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陸輯・捌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陸輯・捌册目録

晉乘蒐略三十二卷・之一　〔清〕康基田撰

〔清〕康基田撰

晋乘蒐略三十二卷·之一

清嘉慶十六年霞蔭堂刻本

嘉慶辛未鋟

晉乘蒐略

霞蔭堂藏板

晉乘蒐略序

自古聖人不易民而治今之民猶古之民也世人動以三代而下治道不能復古為言噫此封德彝之所以見鄙于鄭公也以余所歷四方風俗之厚人心之淳莫如晉其民習勤儉而知廉恥有先王之遺風蓋平陽蒲坂安邑為堯舜禹三聖人舊都其教澤入人深而感之也切故至今風氣獨殊非偶然也適茂園先生出所著晉乘蒐略見示並囑為序余取而讀之見其書雖為晉之文獻而作而上下數千年凡有關

于治道者大小畢載餘則刪不具錄蓋史家著述之體固應如此余尤多其斷自唐虞示化民成俗之要古今無二理其立言足以不朽至夫考証之精詳文字之奧博則海內有識者皆共歎服無庸余之贅贊矣是為序

嘉慶庚午冬至後二日湘浦松筠拜題

序

晉乘蒐略者合河康茂園先生所著也　先生與先大夫同官吳中爲執友駿歷中外爲
天子清德名臣舟車所莅旌節所臨實政著於粵豫齊魯楚吳間者幾六十年迨今春秋八十有四矣嘉慶已巳奉
命來清江綜河工財用爰於暇日取古今事迹之有關於山右者薈萃而條貫之斷以已意疏證旁通始自唐

虞迄於前明上下數千年畫山川以界輿地險隘之防控扼之要可由此以識彼縷指掌而聯臂肩也表風俗以驗民情剛柔之何以異宜淳澆之何以易世可觀政知德備法戒而示塗軌也本諸史乘攷諸圖經彙歷代名人政理之成效讀者瞭然試之確然非徒生晉言晉土風是操垂名山不朽之盛業蓋將輔大化而臻上理俾生平所未盡用於世者於是藉手以報
國家也夫學人仰屋著書足不出戶庭多易言天下事一朝從政如井田車戰周官周禮規古人之陳迹而倣行之往往枘鑿不相入無所成就爲世詬笑　先生服官久而慮事深理河理民見之經猷者卓著一時而大耋之年精心果力孜孜不倦出其緒餘勒成有用之書以信今而傳後信哉仕而優則學通天地人之爲儒矣　兆椿自顧生平學未有得從事于政貿然無所執持惘乎若迷洎來三吳仕轍與　先生相接幸以通家子侍杖屨奉燕閒之清敎顧未足以窺涯涘也因讀是書而更求益於先生其有以訓不敏哉

嘉慶十六年歲次辛未正月上元日雲夢許兆椿謹序

晉乘蒐略序

晉之有乘孟子以與魯春秋楚檮杌並稱而後世不見使其得傳縱不敢望孔子之春秋豈出左傳戰國策諸書下哉近世錄史家者正史之外有雜史傳記地理之目然考漢晉隨唐藝文之志其存于今者十不及一焉典籍文記易泯難留誠好古者所深歎惜也合河康茂園先生蒐輯山西一省山川疆圉人物前人所紀誠史氏所當知而不可聽其泯沒者又以意論斷其得失凡爲若干卷取古晉乘以名之先生

之才足任史事固無愧左氏之流而其爲此書乃當耄耋之年孜孜于撰述君子之不肯棄日如此豈非衛武懿詩之志乎鼐少嘗有意紀述之事迨老無成先生年長于鼐而卒就此書以存數千里疆土中數千年之掌故今以書來令爲之序鼐不勝嘆服先生用志之美而復俯而增媿非徒蒲柳之衰亦志氣之惰也已嘉慶庚午中秋日桐城姚鼐撰

序

晉乘仿於春秋一國之語也而其義通於天下天下大勢始於西北晉居深山太行環衛於左黃河縈絡於右河山之會堯舜禹嘗都之神聖經歷之地風教固殊唐魏之勤儉未之有改也晉宋南渡以後士大夫遷離故居文獻率多淹沒史家執筒操筆未嘗親歷其地考證原委而於地方之夷險紆直人民俗尚之淳漓厚薄或有未盡焉太原迤北雁門勾注之間與翟爲鄰堯時冀北拓地極廣自陰山高闕屬之榆

中今之邊塞皆在封內漢置定襄五原唐置振武天德皆治兵於豐州爲太原重鎮然自漢唐以還北馬南牧雲擾殆無虛日議戰議和議守徵發遣戍餽運之苦傷殘崩析流移之禍震及婦孺我

朝神武遠揚闢地二萬餘里昔之重關雄鎮今不啻堂戶庭宇涵煦育養百七十年民生不見兵革鄉都縣鄙耕稼如雲樵牧相望黃童白叟歌舞康衢前時艱難已習忘之諺云不上高山不顯平地溯前艱而始知隆盛之難逢猶涉危險而方識蕩平之可樂也基

田生長是邦見聞習稔而敬恭桑梓尢不敢蔑汎耳目昧沒原委乃私述晉乘一書自唐虞迄今山川風尙人物時事經體制度邊防規畫咸蒐輯舊聞參稽列史旁採百家薈萃成冊恒以己意援引疏證之文取賅備詞不愛奇用備一方文獻俾知我

朝

聖聖相承教養生息以媲唐虞之盛者其來有自非第如文川武水侈陳鄉里之美而已是爲序

嘉慶十有五年歲次庚午三月既望合河康基田書

於清江學舍之景賢書屋時年八十有三歲

凡例

一晉爲唐虞故都教化先及數千百年間治亂循環不能昧厥源流通志及郡縣志循次類敘例不兼及此書稍補所略

一天文占驗考治得失志悉詮列然晉梓愼鄭裨竈各言晉鄭災而有驗有不驗子產曰天道遠人事邇茲不備載

一神怪之事多涉元異語誕志荒概不列入

一禹貢冀高山大川太行恒霍五臺大河汾澮漳沁桑乾諸山水皆經體之大者書中援証特詳

以次附列

一前代人物舉其傑著見於正史者不分門類循世敘錄不及時賢以俟將來

一九邊要地晉居其五今西北二帶拓境至二萬餘里晉地俱在堂宇無邊可言但歷代邊防爲時事之要故詳述之見前人規畫之難誌我

朝威德之盛

一輿地沿革隨世代列於篇首以便省覽

晉乘蒐略卷之一

合河康基田茂園氏纂述

太原古并州汾水東流帝堯舊都之唐國也表裏河山之間舜禹所都也詩集傳唐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帝堯舊都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魏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

貧俗儉嗇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爲虞虢焦滑霍楊韓魏諸國封並晉獻公滅之有其地今河中府解州是也鄭樵通志古冀州之境西據河河經嵐石隰慈絳蒲六州之境嵐州瀕河皆漢汾陽縣地唐嵐州合河縣治此冀州西境也禹貢既修太原治汾水也堯時黃水壅汾爲患震及帝都汾源出太原北之管涔山流經太原境內南入平陽禹修太原於既載壺口之後重帝都也班志晉陽本唐國堯始都此詩譜堯始居晉陽後遷河東都城記晉陽城北二里唐城堯所築酈季友云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地不越二百里皆在冀州云冀方者指其根本之地言也云陶唐者自其肇造之始言也沙隨程氏曰禹貢冀州之北不可畫五服之地

禹貢冀州河山之會書注冀州三面距河河自西來入中國由豐勝南下千五百里至潼關轉東迄濬滑逆折而北至碣石入海直北燕雲諸山接太行轉東南趨至漳衛復轉而西至天臺王屋與河會太行天下之脊山左旋水右折山水交互迴合故曰河山之

會亦如太極之分陰陽也山右在大河之東曰河東并汾平蒲與雍分界以河爲界也在太行之右曰山右澤潞并代迄大同與豫兗分界以太行之脊爲界也舜分冀北地爲并州以在兩谷之間故曰并太原南北皆古并州地也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山右東據太行南通懷孟西薄於河北邊沙漠其名山則有恒霍太行雷首底柱勾注五臺其大川則外環黃河內絡汾沁其形勢東則太行爲之屏障西則大河爲之襟帶北則陰山大漠爲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爲之內

險南則首陽底柱王屋析城諸山濱河而錯峙汾澮瀠流於右漳沁包絡於左出天井則孟津潼關爲門戸下壺關則彰衛爲坦途踰雁門勾注則燕雲爲捷徑此言山右河山之大勢也至語其地利太行逆折而水皆西流汾平之沃饒其來有自桑乾滹沱清濁漳水之縈繞畿南爲

神京右臂亦若江漢之朝宗也朱文公云冀州山川風氣所會也昔者堯舜禹嘗更居之矣

帝堯元載卽帝位於平水之陽都平陽命羲和治歷

象四時推候皆合積二朞而天有餘度歲有餘日氣朔盈虛而閏生焉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爲一章日月氣候始參會後世章法昉於此春秋文曜鉤云唐堯卽位羲和立渾儀儀象之設其來遠矣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書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後世渾天儀宗此晉張平子作渾天儀以漏水轉之於密室中與靈臺觀天者璇璣所加星之出没合符又轉瑞輪蓂莢於堦下隨月盈虛依歷開落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日隨天而轉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視日入非入亦遠耳當日入西方時下之人亦謂之爲中也四方各以遠近爲出入矣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

有攸屬羲和因之立儀象衡變通其法作渾天地動儀皆遺意也昔伏犧觀象察法黃帝創受河圖始定星傳高陽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帝嚳式序三辰至唐羲和紹治軌遂定古今歷象之宗圖書編冀州古堯都山西太原平陽潞安并州大同汾州遼澤皆古冀州之域其於天文太原參井分野平陽觜參分野潞安參井分野汾州參分野大同昴畢分野澤州觜參分野遼州參井分野沁州參井分野山西諸郡三觜參四參井惟大同爲昴畢堯時畿內地也元

和志稷山縣東北十七里有古義和墓稷山縣志古
義和墓在縣東莊村有廟在墓前
二載帝居平陽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惘下民昏墊崇
儉以爲民先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
子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雖
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
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
矣禹於宮室衣服飲食悉從節儉遵堯之道也
二載置諫鼓立謗木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

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按此開言路以防壅
蔽舜之闢門達聰亦本於此後世英主明辟多宗此
法
二載作戒其辭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躓於山
而躓於垤後世不顛高山顛平地即祖此義按傳元
古務成行云唐堯諮務成謙謙德所興積漸終光大
履霜致堅冰以如天如神之聖而戒履霜樂聞其過
日謹一日則天下無可自是之人人無可自是之日
危微之精在是矣堯首及此所由康衢有謡擊壤有
歌華封有祝德隆五帝尚書獨載堯以來也
史記伯夷列傳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
隱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按孔子
刪書斷自帝堯始百王之道自堯而開其憂天下之
心在於得人成治而僅以徒讓爲事未足測則天之
大也古史考許由隱箕山恬淡養性無欲於世堯禮
待之終不肯就時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
由恥聞之以洗其耳此乃爲徵實之言堯不至輕天
下若斯許由亦何至褊淺如是聖賢行事非凡近所

能窺測往往儗之不於其倫太史公之言曰堯之於
舜岳牧咸薦乃試之以位典職數十年傳天下若斯
之難也讓由云乎哉立論尤爲明確方輿紀要平陸
縣東北九十里箕山相傳堯時許由隱此山形如箕
因名下有清澗即由洗耳處而洪洞之九箕山遼州
東之箕山皆稱爲許由隱處高賢遺跡爭相攀引以
爲重箕山隱遁當在大河以北考地徵信自以平陸
之山形爲近是若遼州則遠出上黨之北矣太史公
不聞經涉其地姑第勿深考也襄陵縣志縣東南三

十里有巢許祠在荆村巢溪上或曰巢父許由友也
又云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明李浴謁巢許祠
詩幽壑映晴巒溪水漾新綠言昔有異人而此寄幽
獨放情凌霄漢浮雲等黃屋濯足清泠濱長嘯響山
谷爲憚都俞煩甘心友麋鹿聲飛天地間誰能嗣芳
躅
皇輿全覽蒲縣東北十五里蒲子山世傳堯師蒲伊
子隱此山上有堯廟廟有臺曰講道臺爲蒲伊與堯
講道處呂氏春秋帝堯師善卷北面問道事與此類

然其說不見經傳惟遺民虔祀思慕不置所在皆有
廟祀即所祀名其山如浮山之堯山是也又有南堯
山北堯山皆在中條山之麓南北各有廟廟各司祀
事魏土地記平陽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臺臺上
有堯神屋石碑寰宇記堯廟舊在汾水西晉元康中
移於汾東浮山縣志縣東北堯山上帝堯廟范氋記
畧云神山縣有堯山柏樹森然廻環十數里其巔堯
祠在焉祠南叢柏中起一臺榜之曰歲寒臺通志浮
山縣天壇山南北山中條支麓也

五載越裳氏來朝越裳氏重譯來朝獻大龜蓋千秋
方三尺餘背有科斗文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時有
草生於庭曰蓂莢十五之前日生一葉十五之後日
落一葉小餘則一葉厭而不落觀之以知旬朔曹植
帝堯贊曰火德統位父則高辛調適陰陽其惠如春
巍巍成功配天則神貫休堯銘云仲尼有言巍巍帝
堯承天眷命罔厥矜驕四德炎炎堦蓂不凋禾孚於
休垂衣飄飄
七載麒麟遊於郊藪帝在位七年民不作忒鵷久逃

于絕域麟遊于郊民氣和樂山海經蒼梧之野有鵷
久注即鵂鶹李時珍曰鵷同鴟惡鳥也
十有二載巡狩方嶽帝臨民以十載周流五嶽存鰥
寡賑荒札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
羅辜曰我陷之故民戴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川嶽
記并州恒山五嶽之一淮南子堯周流五嶽五方之
嶽也在北曰恒山禹貢太行恒山恒在太行之西北
周禮職方并州山鎭曰恒山在大同府渾源州南二
十里即北嶽也寰宇通志恒距岱一千五百里距華

二千一百里距衡五千一百里距嵩二千一百里左太河右洪河翼以霍山五臺當其衡山東紫芝峪有得一峯天一生水於卦爲坎北嶽奠極之義也

帝堯四十有一載虞舜生舜之先國於虞故虞城在河北縣虞山之上堯以女嬪於虞之地也系出虞幕通志虞幕舜曾祖也能平聽協風以生樂而成物有虞氏報焉孔晁云幕能造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於歲之大蒸而報祭之左氏言舜祭幕而風俗通亦謂舜祖幕與呂梁碑合內傳國語胥云自幕至於

瞽瞍無違命然後言舜重之以明德系出於幕明甚幕生橋牛橋牛生瞽瞍賈逵韋昭乃以幕爲虞思直謂爲舜後矣豈確論哉隋書地理志河東縣有歷山在縣南三十里其東爲神嶺兩水夾注內有虞原水經注河東縣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歷山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南曰嬀北曰汭水西經歷山下流注於河歷山或亦謂之薄山垣曲縣志縣東北諸馮山舜生於此通鑑輯覽注在今蒲州府永濟縣後居嬀汭在永濟縣首陽山下孫奭孟子疏不詳其地

帝王世紀堯都平陽於詩爲唐水經注汾水又南逕平陽縣故城東晉大夫趙鼂之故邑也朱子語類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遠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遶直至太山湊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至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泉州常平司元和郡國志平山今名姑射山平水出焉明一統志平山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姑射山之支也臨汾縣志平水自平山麓平地湧出東流爲平湖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

都城在平山平水之陽故曰平陽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平陽堯都也

帝堯五十載遊於康衢五達曰康四達曰衢人民通行湊集之地也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游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問誰教爾爲此言童曰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昔人謂康衢之歌謠堯時之國風也按天以大德生物堯則天以育羣生人日

在天之下而相忘於天猶日被堯之澤而莫能名堯也李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二語深得此意其語本之郭象箋注云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使人遊於化宇而若無事焉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堯之民飲和食德於光天化日之中而忘帝力於何有堯之爲君一天而已矣平陽府志康衢在府城東北二里堯時之衢道也

王充論衡云帝堯之時民擊壤於塗向不知壤爲何物後見李善注文選引風土記云壤以木爲之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臘節童稚以爲戲其法先側一壤於地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太平御覽亦載此事云長尺四寸與文選注小異恐誤以四字置尺字上蓋其形如履使長四尺三寸不復有履形矣合河本古唐地鄉人於重九日斷木如橛長約尺三四寸若如風土記所云四尺三寸則不能擊矣側壤於地而擊之法與古同卽古擊壤戲也謝惠連與袁覬書云至於帝鄉何辱之有

左傳晉居深山堯時水聚於山谷而不下洩平陽首當其患禹貢旣載壺口經始之謂載河自積石而下折而南流龍門爲南出之口壺口爲南下之口首治之以殺河勢疏水源重帝都也漢地志壺口山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吉州地也黃河之水下注形若壺然壺口之北黃河中流曰孟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穆天子傳北登孟門九河之隥孟門卽龍

門之上口也實爲黃河之巨扼禹始鑿此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人謂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積氣雲浮常若霧露沾人竅深魄悸其水巨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迅波頹壘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元和志孟門山俗名石槽今按河中有山鑿中如槽東流懸七十餘尺地理通釋黃河至孟門山是爲入龍門至汾陰縣合河之上是爲出龍門從古津要之所也魏土地記曰梁山

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門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元段克己禹門詩黃河一綫天上來兩山突兀屏風開天生聖人爲萬世驚濤拍岸鳴春雷禹功永賴始此

都城記太原故城北二里唐城世傳帝堯始都於此方輿紀要太原故城在今太原縣治東北古唐國也堯築唐城爲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其北夏禹所都周成王滅唐封其弟太叔虞虞子燮父徙居於晉水旁併理故唐城以唐有晉水改名曰晉亦謂之大鹵

堯始都晉陽後遷平陽府西南二十里平陽城故堯都也詩譜唐者帝堯舊都夏禹初亦嘗都焉堯始都晉陽後乃遷平陽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注陶唐帝堯所治地太原晉陽縣也

水經注善無水歷於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其巖層岫衍澗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襄雷奔雲洩震天動地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禹貢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爲雍州之山晁氏謂冀州之呂梁狐岐山也蔡氏集傳從之書傳會選云梁岐皆冀州山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梁山即呂梁也

黃河惟蘭州有橋保德州天橋峽天然成橋振古如茲皇輿全覽云天橋峽在保德州東北三十五里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兩岸壁立上濶一十二丈五尺中濶七丈下濶八丈五尺共長九十丈冬月積氷成橋因呼爲天橋東萬里之流於一峽中懸水下注濤聲如雷酈道元即以此爲呂梁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歷山尋河乃無過峘至是乃爲河之巨險即古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有餘里通

志道元紀里惟天橋峽可當之錐指不敢定殆昧壁立千仞之爲形擬辭也閻百詩謂天橋去離石四百餘里此又忘古離石山當縣今臨縣赤洪嶺北計里不當縣永寧州治計里也永寧州志黃河由興縣紅石灘積流及州境至孟門折而南河曲縣志河入縣境石壁巉削胥似斧鑿古傳禹跡太原府舊志河曲西北四十里赤崖在河會村古名赤崖村土色俱赤皇輿全覽引舊志言相傳呂梁未鑿時河出此山之上崖上有蛤蚌遺殼皆腐壞不完上古洪水氾濫所

及今離石有呂梁碑漢時人劉耽作言舜禹治水時
事雖碑漫漶可辨者只六十字然碑出離石可信也
羅泌呂梁碑云呂梁碑劉耽作字爲小篆鉤畫譌泐
間可認者僅六十言耽於傳無聞矣据碑之言皇帝
登封之歲蓋秦漢間人也碑中叙紀虞帝之世云舜
祖幕幕生窮蟬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
瞽瞍產舜命禹行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爲可考甲
申秋七月觀於內相郭知章明叔家公異時亦嘗集
錄古刻多六一先生之未見者二百斯其一也有虞

氏之明德千古共被緜數千歲後予得論而次其世
祀天未喪斯文也按呂梁碑出於離石離石去天橋
僅二百餘里由善無歷呂梁與天橋近而天橋又遠
龍門入百餘里河入中國南下至潼關一千五百餘
里行山峽中呂梁在河之上流龍門在河之下流洩
龍門而更洩呂梁上下始無阻遏之處故呂不韋謂
龍門未啟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非無見也今離
石西百二十里有孟門城卽魏吳起所謂左有孟門
者若天橋未鑿水出孟門上呂氏分龍門呂梁宜非
一地爾雅云梁山晉望卽冀州呂梁今介休縣狐岐
之山勝水所出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流經
行之險阨是卽以天橋爲呂梁自古不易其說酈道
元所云信非無據自不得拘泥舊說謂龍門呂梁爲
一地而置上流於不問也

莊子堯觀於華元載建中都議黃河北來太華南倚
北接汾晉西連同華堯時畿內地也堯觀於華華封
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多男子
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

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
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千
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歸於帝鄉何辱之有

書曰洚水警予不曰災而曰警恐懼修省怵於災之
切近也禹平水土水治而後平水平而後土得平天
下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水勢乘高壅於上流而不
得下汾水遏於川原而不得出土爲水所占平陽帝
都無平土矣黃河自西流入中國轉東南下行萬山
中歷千五百餘里皆在河東境內壺口未洩而壺口

以上保德之天橋東其勢壺口以下平陸之底柱過其流水不歸帝都而焉往也當時震驚於帝居之不寧皇皇築隄捍衛增高培厚終年不息殊不知水壅而高則有滅頂之患水激而怒則有衝決之憂所以誓子也禹經始於壺口而鑿治上下之岨阨水下洩而帝都之土得然後功有可施急先務也鯀惟知衛帝都憂河汾之內灌堙洪水河不治而汾益不治禹惟使河水下洩開上源河治而汾亦治成敗所由分也鯀艱難困衡至於九年之久四岳之咨試可之异

猶惜其才卒至敗壞決裂無可如何禹始邇流窮源以斡父蠱河事豈易得於指顧間而可鹵莽以從事哉

書傳堯都岳陽山南曰陽今岳陽縣地帝之所都揚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是也名勝志岳陽在太岳之南澗河縈繞霍山聳峙縣東北有堯城書傳堯都岳陽是其地按霍州志州東三十里陶唐谷有帝堯祠相傳帝堯避暑處有泉飛流如玉曰玉泉岳陽爲霍山之陽與陶唐谷相去不遠三伏炎蒸正河汾漲發之時避暑實以避水或以岳陽爲行宮堯由晉陽遷都平陽無更都岳陽之理可考而知也明陳灝過岳陽詩霍山南去岳陽城城外人家似曉星流水閒雲巖徑白平蕪落日野田青

帝堯六十載虞舜以孝聞舜母早喪瞽瞍更娶生象象傲瞍惑後妻愛少子嘗欲殺舜舜盡孝弟之道日以篤謹年二十以孝聞耕稼陶漁於中條之麓人皆服其化帝堯聞之妻二女以觀其內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內行彌謹二女執婦道九男皆益篤史記瞽

瞍使舜穿井舜旣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爲匿空旁出正義言舜潛匿穿孔旁從他井而出也竊嘗思之不得其理帝王世紀河東有舜井顧祖禹方輿紀要載舜井在蒲州治東南有二井南北相通可秉炬入印史記所云穿孔旁出者山右南北巖麓每有風穴龍洞穿穴旁出曲折可通秉炬而入水泉沉浸忽起忽伏竟有行至十數里不知所止二井南北相連實其一而旁洞可通無待穿也宋眞宗臨觀賜名廣孝宋人詩心知思舜處時見井中天

尚書疏證蔡傳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爲天子實先都晉陽後遷平陽府從不聞有都陶之事眞屬臆語卽書疏左氏杜註孔疏亦不確惟漢書臣瓚注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師古曰瓚說非也許愼說文解字云陶邱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邱陶邱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其解矣杜氏釋例晉大鹵大原大夏參虛晉陽一地六易名閻百詩謂尙不止此昭元年曰唐定四年曰夏虛晉語曰實沈之墟襄二十四

年曰陶唐世本曰鄂詩譜曰堯墟又六名皆是也

鄭樵通志三苗復九黎之亂堯克之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不忘重黎之舊使其後復典之是爲羲和氏羲和能順天之道歷象日月星辰分爲四序以授民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以殷春仲羲叔居南交理南譌以正夏至和仲居昧谷理西成以殷秋中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四時之氣旣正日星之躔無爽則人民之作息鳥獸之孳乳皆可得而理故重黎世叙天地

帝紀帝堯陶唐氏姬姓高辛氏之第二子也母帝嚳四妃陳豐氏曰慶都嘗觀三河之首黃雲覆之娠十有四月生於丹陵曰堯身倖十尺豐下銳上龍顏日角八采三眸聰明密微年十三助摯封植受封於陶明人察物照義崇仁禁詐僞正法度不廢窮民不傲無告底德靡懈百姓和欣於是改國於唐年十有七踐帝位都平陽以火紀德色尙白黃收純衣彤車白馬居於明堂淮南子堯之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舜承堯之治耕稼陶地所

處無不相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元德於心而化馳若神後千餘年虞芮質成卽虞聖過化之地雖由西伯德盛所感而風教固殊矣朱子論蒲地虞舜所都其地磽瘠人民樸儉神聖治迹之所經行薰陶漸染深入於當時之人心至於久而不更其舊陶唐氏之遺民有虞氏之治澤迄至於今猶可想見也

通志諸馮山在垣曲縣北五十里山最明秀相傳舜生此山後巔平廣土人名舜王坪接陽城盤亭山卽鼓鐘山之嶺也方輿紀要諸馮山在垣曲縣東北四十里孟子舜生諸馮卽此皇輿全覽垣曲縣東北諸馮山相傳舜生諸馮卽此孫奭孟子疏諸馮在冀州之分不云山名今蒲州首山乃歷山有舜井名廣孝泉縣東北五十里鼓鐘山有瞽瞍遺冢因以瞽冢名山皆地近諸馮似可傳信並存其說名山記鼓鐘山壁立直上軒舉百有餘丈教水經其峽懸流飛瀑下

注於壑水廣千許步南流歷鼓鐘山分爲二澗一澗西北出一百六十許里山岫迴阻纔通馬步今聞喜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里故溝存焉二水歷冶官西世人謂之鼓鐘城城西阜下有大泉西流注澗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峽

通志隰州蒲子山在州東五十里跨隰蒲二境蒲伊子隱此蒲伊子一名蒲衣渾渾噩噩抱道而晉居蒲谷山中堯聞其賢躬往師之山有講道臺國語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卽在隰蒲之間也

墨子曰舜漁獲澤陽城縣志獲澤在縣西南一十里水經注獲澤水出澤城西白澗嶺下東經獲澤應劭曰澤在縣西北又東經獲澤縣故城南蓋以澤名縣也其水際城東注又東合清澗水水出其縣北東南逕澤城東又南入澤水縣志澤河由縣西南臨澗里東流至縣西南三里坪頭村折而東北繞南郭又東北繞東郭又北至城東北隅始折而東南五里由石門入沁

六十有一載洪水命鯀治之功弗成時河出孟門山

江淮流通無有平土帝求能治水者四岳舉鯀帝乃封鯀爲崇伯使治之鯀乃大興徒役作九仞之城訖無成功翰墨全書太谷縣東南八十里馬嶺上有長城非秦以來之長城也堯時洪水橫流鯀築堤障之延三百餘里程子言河北見鯀堤無禹堤鯀堙洪水無功禹則導之而已禹非無事于堤而先疏以順水性疏之而後防之疏固導防亦導也孟子曰禹抑洪水抑裁也止也防猶孔子法也故昔人謂禹有疏有防鯀防而不疏漢平當賈讓策河不疏不防漢武防

而不疏宋人防自防疏自疏惟漢王景堨流法築堤千里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泱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有滲漏疏防俱得是以東漢及唐無大水災陳平江宗法王景兼漢陳登晉謝安唐李吉甫宋柳廷俊諸人之法疏築並用以纘禹功繇惟有事于帝居而切警予之懼皇皇於崇防如後世汎時之築防禦水而不知水無去路防之高有限而水之長無涯馬嶺三百里之防豈能堙洪濤之勢哉

七十載舉舜登庸帝在位七十載以子朱嚚訟不可授乃詢四岳求遜位四岳羣臣咸舉舜舜內行彌謹帝以爲賢乃命以位金氏履祥曰書稱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若如史記世系則堯之於舜爲同高祖之族而直妻以二女豈得謂之克明峻德故知堯舜不同出於黃帝也

尚書中候堯即政七十載德政清平比隆伏羲鳳凰巢於阿閣楊震傳堯遭洪水而民無菜色兎園策注堯時三年耕餘一年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三年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食謂之太平呂氏春秋太平之時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矞通志五色雲見於長子之南山經日不散因名山爲慶雲博物志堯時有屈軼生於廷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名指佞草又獬廌生於朝張揖漢書注獬廌似鹿而一角人君賞罰得中則生於朝觸不直者世紀典術聖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故瑞應疊出一曰慶雲

左傳襄九年陶唐氏掌火官名火正閼伯爲堯火正舜登庸後則益爲之古者火官最重高辛世祝融能

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調變微權正寓於此觀一藏冰啟冰間尙足和四時而免夭札况火爲民生日用所常需出之內之闗於氣化也

通典并州太原禹治水始於此禹勞身焦思澤行路宿以壓洪水治始冀州理其脊也朱子謂雲中正高脊處脊以西之水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脊以東之水東流入河龍門一啟恒衛既從冀州之水治矣

皇輿全覽垣曲縣東五十里鼓鐘山一名瞽塚山敎水之所經也上有瞽瞍遺塚因以名山水經注敎水歷鼓鐘峽懸洪五丈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壁立直上徑崖秀舉百有餘丈崖間翠柏蔭石丹青綺分望若圖繡山海經鼓鐘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卽此山瞽塚在是中條之尾山也

河渠志序曰禹勤心南畝盡力溝洫以開萬世之利夏氏禹貢合注曰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小水有所支分

則大水不至溢決而水無不治則田無不墾禹之明德遠矣後世舉古溝洫封畛之法盡毀之水何得不興害也

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河又南過皮氏縣西又南出龍門口通典絳州龍門縣有龍門山卽禹所鑿山之東在今龍門縣北西在今韓城縣北河從其中下流木華賦云禹鏟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汲啟龍門之翠嶺闢陵巒而嶄鑿羣山旣略百川潛渫河渠考云美哉禹功萬世永賴微禹其魚遺黎之思

七十有一載帝賓于四門流四凶族帝鴻氏有不才子曰渾沌少昊氏有不才子曰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天下謂之四凶舜投諸四裔于是四門穆穆而無凶人

七十有二載命舜攝位帝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舜行不迷乃命攝位

是載命禹爲司空治水禹與益稷同受命命諸侯輿人徒以傅土禹乘四載行山表木以水患莫大於河濟次之淮與江又次之乃先治河始冀州

柳宗元晉問云平陽古郡堯之所理有茅茨采椽土硎之度故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於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於今好謀而深思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於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於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於今恬以愉吳子曰儉則財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鬭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人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

至乎哉其流被於今唐魏之間有先王遺教劉氏蓮曰自堯至於周千餘年其風化流傳固結於唐人之心故其民間質樸勤儉之習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前漢地理志唐詩蟋蟀山樞葛生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與伯益告戒之辭同條共貫信乎前聖之遺風也

帝王世紀堯命禹爲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經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步不相過人曰禹步吳越春秋云禹傷其父功不

成循江泝河盡濟涉淮居外十三年聞樂不樂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按禹爲萬世功後世震其功之隆尊之爲神而不知其勞身涉勤至于敝肢體而不恤非人所能爲也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沐浴霪雨櫛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修彭蠡之防平治水土公天下而不私其家績用克成帝謂禹克勤于國克儉于家勤儉治家國之本尤爲行水要著勤則有功儉則功歸實用雖有什伯庸衆之才卒未聞舍此而能自樹立者禹當四海溟涬民皆上邱陵赴樹木而以一人身任其勞燒不暇撌濡不給扢奠萬姓之安而已無與猶是道也崇防非儉方命非勤成敗得失之由莫非自致論古得間當于平實中求之也

書禹貢既載壺口吉州志壺口山在州西南七十里黃河之水盡注其中勢如壺然水經注汾水南與平陽合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尙書所謂既載壺口也括地志壺口山在慈州吉常縣西南五十里冀州境也

禹貢既修太原至於岳陽非今之岳陽縣也岳陽本

漢猗氏縣屬上黨郡名勝志太岳卽霍山在縣東北界有堯城書傳堯都岳陽是矣今縣本上黨郡之穀遠縣地後魏之安澤縣也隋始改今名亦後魏冀氏縣及隋和川縣之境

書禹貢底柱析城至於王屋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濩澤縣禹貢析城山在其西南通志陽城縣戰國時濩澤邑境內析城山峯甚高峻上平坦下有二泉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數十步外多細竹寰宇通志山頂有湯王池俗傳湯旱禱雨處池四岸生龍鬚草李

濂登王屋山序其所歷云王屋一名天臺山在陽城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道書名小有清虛之天杜甫詩憶昔北尋小有洞卽此山也其絕頂曰天壇常有雲氣覆之輪菌紛郁雷雨在下飛鳥視其背相傳自古仙靈朝會之所世謂之西頂蓋以武當爲南頂泰山爲東頂並稱三頂云自山麓陽臺宮北行磵道中兩山壁立千仞磵中行里許復上山坡壘巘盤曲乃循石磴入紫薇宮仰視臺殿如在天上至門榜曰王屋山門內爲天王殿榜曰天下第一洞天又一層曰三

清殿對華蓋山如几案然又進一層曰通明殿設昊天上帝像殿中陳列皆宋金元時物復乘山轎僕夫持短組牽輿以上出紫薇宮西上至望仙坡山徑愈峻險轎不可行乃步以上過此則躡瘦龍嶺登一天門歷十八盤山石壁陡絕旋遶而上至躡雲嶠稍上則紫金巖少頃至南天門則愈陡絕手攀鉄索以上謁玉皇殿殿之東曰清風臺西曰明月臺皆巨石也又行數十步至絕頂謁軒轅廟眞君祠東曰日精峯日始出時精彩爛然西曰月華峯月上時光華先見也於是東望海岱西眺崑邱北顧析城南俯黃河如線嵩山少室隔河對峙咸聚目前下視華蓋諸山卑如培塿天下奇觀無踰此者再步至北天門古松十數株環列成行皆千百年物也再上徑險不可行乃下南天門里許至黑龍洞洞前有太乙泉蓋濟水發源處也世傳析城之山升白氣於天落五斗峯爲濕雲自竇中滴水降太乙池云李濂自山麓直窮至頂憶及李太白詩願隨夫子天壇上閒與仙人掃落花超然有遺世之思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濩澤縣禹貢

析城山在西南今陽城西南七十里晁氏曰析城山太行之支山也草木分析曰析山峯四面如鐵甕宇通志析城山頂有成湯廟元李俊民碑

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天子大蜡八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河防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索也大蜡之時索鬼神而以十二月合聚萬物勞農以休息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伊耆制祭所謂三時告勞一日爲澤者重農祈穀之

事肇始於此王崇簡箋記蜡祭八神水庸居其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祭城隍之始城隍之名本此堯時已崇其祀

史記楚世家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邵氏學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周禮司烜氏所掌及春秋宋衛陳鄭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

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

平陽府志稱堯陵在臨汾縣城東七十里俗謂之神林高一百五十尺廣二百餘步旁皆山石惟此地爲平土深丈餘其廟正殿三間廡十間山後有河一道有金泰和二年碑記顧寧人考證堯之巡狩不見經傳而此其國都之地則此陵爲堯陵近理竹書紀年

云帝堯一百年涉于陶今濟陰古陶地也相傳舊有堯城堯嘗所居太史公曰堯作游成陽劉向則曰堯葬濟陰堯之冢定于成陽但堯都平陽相去甚遠耄期之年禪位之後豈復有巡游之事漢去古未遠尚有囚堯偃朱之謬傳難據以爲信也

七十有三載正月朔舜受終于帝始祖之廟以攝位告春秋繁露舜形體大上而圓首長於天文純於孝思初家於冀夙喪其母年二十以孝友聞四海歷陽之耕侵畔乃往耕焉田父推畔爭以督亢授濩澤之

漁爭坻乃往漁焉鮫人巽長爭以深潭與東人之陶苦窳陶于河濱期年而器以利牧羊濩陽而獲玉歷於河巖所至嚮合當其田也旱則爲耕者鑿瀆險則爲畋者表虎與四海俱利是故光如日月而天下歸之灰於常羊什器於壽邱就時負夏未嘗暫息頓邱買貴於是販於頓邱傳虛賣賤於是債於傳虛以均救之編蒲結筥躬耕處苦而民從之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小大說之帝歷試諸艱致以昭華之玉而禮焉假於文祖都於蒲以土承火色尚赤立七

廟水陸修潔致敬於鬼神典韶於大麓之野
舜典肇十有二州分冀州之北爲并州并北有代朔
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皆是也然益稷之書謂弼
成五服至于五千則冀方之北不應僅數百里志言
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著而
居并州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
里其說當有所本
七十有七載巡狩史記五帝本紀舜十一月朔巡狩
至于北岳恒山如西禮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并州山

鎭曰恒山爾雅恒山爲北嶽張嘉貞北嶽恒山碑略
五精同朗辰爲水其味鹹五鎭俱淸恒爲冬其音羽
大哉玆嶽殊於衆山其頂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覿
其足也下捺坤軸元神之都府豈止旁冀魏截幽燕
拒洪河撐大海澒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巉巖
一宇內之標格者也楊述程登恒山記自州南行十
里許至磁窑口兩岸峭削如門大類劍閣諸峽泉流
峽中澎湃奔瀉如建瓴北爲神川此處山光嵐色皆
莽蒼葱鬱不似北方景川之東鑿石壘土草橋木橙

又大類連雲諸棧上有石窟猶餘橫木數千鑿刳欲
盡傳者以爲宋初把守三關處也太原府舊志舜山
在代州南十五里上有舜祠相傳舜時巡北嶽還駐
蹕於此因爲立廟歲祀不廢前人代州舜廟詩虞帝
時巡北嶽還翠華南駐雁門山千秋玉殿臨邊起萬
里龍髯出塞攀亦可爲詩史
馮衍賦云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王伯厚
未詳所出引墨子尚賢篇舜漁雷澤堯得之濩澤之
陽蔡仲墨云中條山之下有水曰雷澤即濩澤也洪

洞縣志臯陶墓在縣南臯陶村東北祀瀨虞士師廟
記略洪洞縣南去城十三里官道之東虞士師臯陶
墓在焉道西原上乃其祠也地可百丐坦平高爽面
離闢戶繚以周垣祠屋三楹制皆粗儉舉其地里祠
墓一以臯陶名冢廟記臯陶墓在縣南三十里臯陶
村有古碑二墓前石虎尚存鬻子禹治天下得臯陶
爲之輔以佐其身而天下治臯陶隱於中條山舜舉
之得舜而親也始佐禹治水禹至攝位止讓臯陶孟
子溯道統亦曰禹臯陶金履祥謂臯陶之學極純粹

禹明德之遠而子輿氏引皋陶與禹並舉獨得危微精一之傳史叙其事作皋陶謨史記皋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鄭樵通志帝舜命皋陶爲夏籥九成嘉其成功也路史皋陶爲士以五服三次五宅三居之法正五刑以消寇賊奸宄陳九德之序以刑輔僇是故畫衣異服而姦不犯其醇又云皋陶初漁於雷澤虞帝求旃以爲士師一振褐而不仁者遠乃立犴獄造科律聽獄執中而天下無寃封之於皋卒年百有六羅平云皋陶當高辛之末事唐虞及禹受禪從

而遜之則年百有六七十矣皋陶洞徹於天人之大原知人安民四方風動佐治由虞及夏不出蒲坂安邑之間没而葬於洪洞以皋陶名村而廟祀之後封其裔於六蓼至六蓼不祀而平蒲之民不忘德之感人深矣子三長伯翳次仲甄次伯偃伯翳受封於費稱大費與禹平水土告厥成功禹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以姚姓之玉女費拜受佐舜訓調鳥獸多馴服賜姓嬴氏翳子三曰大廉曰若水曰恩成

有虞氏定八伯之樂義伯中祀大交霍山貢夏伯義伯之樂和伯冬祀幽都宏山貢冬伯和伯之樂大茂山殿碑云舜皇巡狩詣此山谷正擬登祀值大雪弗能進而遥祀之劉因北岳詩大茂元都閟幽并未了青幽都宏山當郎大茂之元都也

史記益主虞山澤辟路史伯益之字隤敳居高陽子族之三爲唐澤虞佐禹治水周行天下山川理脉土地所宜風氣所生畢究其政跂走蜚動蟲魚疏爲岳瀆山海二經今平陽府太平縣治北一里有伯益碑

再北二里有伯益廟東北三十里伯益墓有伯益墳尸祝久不廢路史辨伯翳出於少昊伯益出於高陽益在虞時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嘗告舜儆戒無虞要之以無怠無荒禹薦於天以功封於梁年過二百

魏土地記平陽地東汾水原上有堯廟今堯廟鎮前有堯井寒泉觱沸爲亭覆之傳爲堯時所築臨汾縣志縣東郭行里帝堯陵又謂之神臨漢志堯陵在濟陰明於東平州以堯陵聞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有

十六歲日知錄云稽之載籍墨子云堯北敎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此戰國時人之說也自此以後呂氏春秋則曰堯葬于穀林太史公則曰堯作游成陽劉向則曰堯葬濟陰竹書紀年則曰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宮於陶而帝在耄期恐亦同蒼梧之傳疑也世紀伯禹夏后氏姒姓名禹一曰伯禹是爲文命其先出於高陽高陽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生是爲伯鯀字熙汶山廣柔人封崇伯納有莘氏曰志是爲修已年壯不字獲若后於石紐服之而孕歲有二月以六

月六日屠副而生禹於僰道之石紐鄉所謂刳兒坪者長于西羌身長九尺有只虎鼻河目駢齒鳥喙聲爲律身爲度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師於大成摯暨墨如子高學於西王悝實懋聖德夢自湔於河西四岳舉之舜進之拜治水土爵司空乃度人徒以傅土勞身焦思周行天下主名山川以利於民山川脈理土地所宜風氣所生畢究其政功之所施名川三百支流三千明德遠矣事詳載經傳史志茲不贅述炎徼紀聞僰人在漢爲犍爲郡蓋南詔東鄙也漢地理志犍爲郡在益州

七十有八載神龜出於洛禹治水時有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自一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蔡沈書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此洛書之數也眞德秀曰禹平水患天乃以神龜負數與之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次爲九疇胡氏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禹因而順之無陽失陰盛之愆所以各得其性也其數連比對待縱橫錯綜左右回環

而樞紐斡運於中是亦自然之序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洛書乃天下之至理禹自有可得之道何疑焉

八十載禹治水成功始冀州次兖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通九川度九山陂九澤任土作貢弼成五服功于是成禹治水始冀州周職方冀州浸汾潞汾源出管涔山東流至太原縣折而西經清源交城文水東南及祁縣西南境歷平遙西及汾州府東又南經孝義介休靈石霍山之西歷汾西縣東及

趙城洪洞之西至平陽堯所都也由府城西及襄陵太平之東又南經曲沃折而西經絳州南西歷稷山河津南至榮河北入於大河洪水方割時壅汾水不得出震及帝都縣極意崇防因汾治汾而不計汾之不下洩如醫之就病治病而不問病所起之源也寰宇記禹治水至龍門巡繞四山龍門一洩而河汾安流嵐石晉絳以下諸水滔滔西流開其源也河道開斯汾水可受禹急河之大而汾治縣急汾之小而河不治胡士行謂縣有治水之才無行水之智洪範曰

堙以物堵之也祭法曰障以人捍之也朱子言河北見縣隄無禹隄雲中之境縣隄纍纍所在崇防東水於兩崖間使汗漫不得順下不獨障汾而實障河矣

八十有一載分十二州析冀州北爲并州并州始置於此分冀北之境大抵恒山以旁之郡也周禮正北曰并州其鎭曰恒山春秋元命苞曰營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夫不以衛水恒山爲號而曰并者蓋以在兩谷之間也漢地理志并州所屬十郡雲中定襄五原代雁門已居其五西河朔方乃武帝新置之都而朔方漢末後置五原則又得其六矣遠於是者南不過上黨太原西不過上郡而已故曰并州大抵恒山以旁之郡也然太原控帶山河踞中原之肩背爲河東之根本曹孟德據其地引五部入內以威令諸侯劉淵之竊據卽起於此恒旁一郡而操天下勝勢自古重之矣

方輿紀要山西古冀州舜分置北地爲并州太原古并州也成王封叔虞於唐此爲晉地天文昴畢參井分野東據太行爲天下之脊中分河東河北之境自

澤潞以北達於太行之東境皆太行也南通懷孟自懷孟西指洛陽東指汴梁懷孟者中原之腰脊也西薄於河河自塞外東北流至廢東勝州西北折而南凡千七百里至蒲州河津縣之龍門山又南歷雷首山折而東河之南卽華陰也又東至垣曲縣之王屋山南入河南懷慶府境北邊沙漠自大同以北去沙漠七百餘里分列戍守故并晉西北之阨塞中外之樞要也

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元和志黃河去河津縣二

十五里即龍門口禹鑿通黃河處高七百丈周二十四里龍門山西與韓城縣梁山並峙壁立中通河流形如門闕鐫跡宛然水經河水又南至崿谷旁又南洛水自獵山枝分東派東南注于河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河津縣志自鄉寧縣東南至龍門爲禹門渡即後周所置龍門關也又折而西南至縣西南三十里爲陶家營渡又五里爲雙營渡又十五里爲夾甸渡新莊渡皆可通韓城縣呂㮚龍門記略望河樓即谷泉子所謂吞吐雲雷樓也樓在龍門左

闕之上蓋梁山中斷而東峙者也樓外俯黃流淩白雲孤山直對而雷首中條渺渺冥冥乍見乍没蹴磴而下至流丹亭亭北倚石崖其南半懸中流下亭就河壖西山東轉北遮河流佇灘環望四面皆山中如院落其前則兩山拱峙自窟穴而出故曰龍門云枝乘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尺之谿所謂江海大魚集龍門下不得上曝腮於此者也

禹貢恒衛既從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入滹沱胡朏明謂恒即滱水衛即滹沱古今異名周禮職方氏并州山鎮曰恒山其川虖池嘔夷嘔夷即後世所謂滱水也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漢志代郡靈邱縣下云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禮記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云惡當作虖字誤也山海經曰士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戰國策蘇秦說燕曰南有滹沱易水漢志代郡鹵城縣下云虖池河東至參合入滹沱別并

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此即禹貢之恒衛也水經注滱水出代郡靈邱縣西北高氏山即嘔夷之水也今渾源靈邱廣昌曲陽唐縣定州慶都祁州博野蠡縣高陽安州新安任邱文安諸州縣界中皆古滱水之所行也元和志滹沱水出代州繁畤縣泰戲山流經繁畤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盂縣靈壽真定高陽任邱大城文安諸州縣界中皆古滹沱水之所行也滱水自何承矩興塘濼以限契丹戎馬之足于是始引水歸北而文安之瀆

遂塞滹沱水自塘濼既興引水歸北遂以濼成之滹沱別水爲滹沱之正流而故道不可復問滹沱在河北羣川中溢決尤甚而從冀州決入漳亦猶黃河之與淮合均爲古今水道之極變而溯禹行水故道恒衛既從太原以北之水無不治矣

禹貢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按此卽沁漳同入于河而太原以南之水皆治也唐六典河東道大川曰沁水源出沁州沁源縣西北百里之綿山東谷西南流經平陽府岳陽縣東入河南懷慶府界歷濟源縣東北

又南經府城北又東南經武陟縣東修武縣西而入于大河司馬孚言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里天時霖雨每致泛濫請蓄洩以時至是覃懷底績沁入河水流歸海河東之大川亦治漳水東注于河有清濁之分濁漳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東流經長治縣西又東北經屯留潞城襄垣黎城平順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東南清漳水注之清漳出山西樂平縣沾嶺南流經和順遼州黎城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與濁漳合流東經安陽臨漳又東北經直隸城安縣入肥鄉曲周二縣界大河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北流而漳東流河從而漳橫故曰衡漳禹治冀至此太原衡漳之南南河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無不治矣

司馬相如追溯禹功爲辭云夏后氏堙洪源灑沉澹菑東歸於海身親其勞躬𦢊骿胝無胈膚不生毛按禹決川距海當斯之勤心煩於慮躬𦢊無胈猶莊子言腓無胈脛無毛也積勞於外水行陸行泥行山行之舟車輴樏無不備風寒暑濕霧雨雪霜瘴癘之無

不親非無險阻愕貽卒以焦心殫力轉敗爲功底於成河防當吃緊之時安危利害轉於須臾非身臨其地心眼俱到曷保無虞當事者安居廣厦畏寒避暍黃水漫槽上灘平槽半槽提坐屢易其故多出上原身歷其間阻於明灘淺水至崖而返殊不思前聖歷辛嘗苦出險濟屯之成績俱從艱難中來不可以安坐治事也

尙書洪範箕子乃言曰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漢志云禹治洪水錫洛書

法而陳之順天而得其理也鯀陻洪水逆理而天不順也水性就下鯀反塞之水失其性水陻而五行皆汨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得陰陽相協之妙使物各止於其所彝倫所以敍也在天惟五行五氣運行於三才萬物之間質具於地氣行於天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陳大猷言百物之生其始皆爲水其終皆爲土相生之義也天一生水水陻而木不敷火不炎土不化金不斂故禹治水告成功首列其事曰敷土水平土得草木茂禽獸伏蓺穀品金相

因而至也通於人事而有五事五紀八政三德之用稽疑庶徵福極之應陽失而塡陰原必塞陰盛而陽虛水必溢職河防者審人事之通塞驗天心之順逆凜當體之休咎綢繆於未事之前敬愼於當事之時警惕於既事之後而水自順治水性順則人心順而天心亦順矣

史記鯀治水九年無功舉鯀子禹使續鯀之業禹遂與益后稷奉帝命興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按方僉之舉鯀也方命圮族如神之智已先知之遲之又久而試可者何也蓋是時鯀習于水諸臣未有習水如鯀者故試其可以治水而始使之也帝之咈岳之异遺往而命之以元首之明股肱之良水土之平已畫于欽哉一言而鯀不能用也違棄帝命功既有緒自任益專拂戾衆議訖潰于成勞天下之民力墮高堙庳及至潰決爲患滋深至禹治之行所無事而功成蓋鯀與水爭地者也禹以地讓水者也事本相反而禹卒能修鯀之功方泛濫時多爲堤防以堙之水性逆故患不息至水由地中行而鯀所爲

隄防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輔水轉敗爲成而所以成敗之原不獨於此也鯀績之敗以方命禹功之成以不矜新書云禹謂民無食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導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鯀務崇防而不邮厲民自恃其才不能以虛受圮族之吁有自來矣禹惟不自滿假孜孜勤勞其始乘四載隨山刊木相度大勢知水患所由起爰曁益稷萟山澤導河濟決江淮濬畎澮治溝洫至人得

平土播奏艱食三聖協心用襄厥成八年而奏績帝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濬哲之帝能知之而能用之此明德之所以遠而功施後世纘禹之績者師禹之不矜伐毋徒恃其才矣

八十有一載封諸侯錫姓氏封禹于夏錫姓姒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契于商姓子氏棄于邰姓姬氏四岳于呂姓姜氏又加賜伯益姓嬴氏是爲秦趙之祖

張鶴騰曰先民有言地者諸生之根菀水者地之筋脉且材也禹治水自冀始而經畫視諸州獨勞蓋玆土崇山複阜其水枯旱而遠墺壖而雜旱所時有流火千里利水若賜飲焉均程釐弊稽先生論之辨矣獨計地有上下田有遠近而百姓一也勺水澍霖誰不紛然待命勢必先上渠數覆波橫方及下流至則苗稿矣孰若一上一下遞後先陽年先上渠而沿下陰年先下渠而遡上庶灌溉均無不公之嘆血脉既通地利自溥將八和天助雨賜亦時若矣

帝舜有虞氏姚姓曰重華淮南子舜二瞳子是爲重明其先國虞曰有虞氏初帝至鄧墟有秀士七人不辟而至謂之七友師紀后拜蒲衣親善卷學於務成旣禪詢四岳輯五瑞齊七政命禹爲司空棄爲后稷播百穀契爲司徒敷五教皐陶爲士明五刑垂爲共工益爲虞伯夷爲秩宗后夔典樂龍作納言九官列而天下治復建大學曰上庠小學曰下庠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鼓南薰而吾民懷罪四凶而天下服勲華繼照如日中天

帝舜元載即位作都蒲坂以土德王色尚赤封堯子朱于丹淵初堯讓天下于虞處子朱于丹淵爲諸侯至是封朱以奉堯祀禮樂如之謂之虞賓示弗臣也地理志蒲坂今平陽府蒲州通鑑輯覽丹淵即丹水在今南陽府内鄉縣唐元載建中都議河中之地黃河北來太華南倚總水陸之形勝鬱關河之氣色唐李山甫蒲關詩紫岡橫捧大舜廟黃河直打中條山山川融結之氣聚於此時而啟一元文明之會者也朱子語類河東地形極好堯舜禹故都今河中府是

也左右多山嵩華列其前或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

帝舜二載作五絃琴爲南風之歌其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蓋爲河東鹽池而作也鹽池圖說中條山有鹽風洞洞口若盆每仲夏應候風出其聲隆隆然俗謂之鹽南風鹽得此風一宿而成夏月驕陽薰蒸南風動盪池底汙泥上結鹽板光澤堅厚形如水晶所謂

南風之薰也風以時至滋生鹽根可勝行立板上水約三寸翻騰浪花落板即成顆粒古謂之澋生鹽今謂之斗粒鹽更時霖小雨則色愈鮮明宜及時撈採若遇大雨鹽復解散故南風之時可阜財也池在安邑之南解州之東長五十里濶七里周迴百有二十里去平地深數仞如盆底水常停蓄滲漏潤下作鹹宋分東西二場明增置中場其地亦分爲三安邑南者爲東池安邑西南路村者爲中池解州東三里者爲西池三場亦以是爲次夏日鹽南風起鹽花纍纍湧出爛若春花結成顆鹽秋冬地冷池枯不能生鹽間或有之硝鹻相雜味亦不正其西北七里即女鹽池據地高阜其鹽淡或苦不可食時或生硝亦名硝池而大小池及靜林諸澗每水溢則奔趨女鹽池爲鹽患鹽藉池水而成每因客水而壞故池外有垣垣外有塹塹外有堰連環百餘里渟蓄滲洩俾客水不入池鹽池北十里姚暹河自夏縣滙衆渠之水入縣界注苦池灘鹽池最忌此水溢入則鹽不成宋元符崇寧間觀察使王仲先於池東西南三面築七郎等

十一堰衛之今環池築攔馬墻又於墻外築禁墻二千五百餘堵高二丈一尺所以拒溢水之入也宋史食貨志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盬鹽也鬻海鬻井鬻鹻而成者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後鹽不生花惟以畦種爲事解州安邑兩池墾地爲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籍民爲畦夫官廩給之復其家歲二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止每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以給軍催斂曰鹽池乃黃河陰潛之功浸淫中條融爲巨浸蓋大河

從西北來至蒲州折而東向轉曲之間漸積蓄滙有此奥衍今陝西花馬池亦近黃河折河處也然鹽精主水以生緣客水而敗故治水即所以治鹽鹽池南枕條山雨水易迫然非淵泉所出且横亘有護寶隄爲仞高厚依山有桑園龍王趙家灣大小李西姚諸堰縱有飛瀑阻遏猶易北面多曠壤平邱與水阻隔故二隅無足爲慮若東西盡處則俱逼禁堰一墻以外即客水所鍾次東禁堰者有壁水月堰及黑龍堰次西禁堰者有卓刀七郎硝池堰水從東西自高而

下禁堰不能受則入池矣黑龍堰之受害原於苦池苦池乃姚暹渠蓄而復流之水也渠出自夏縣經巫咸谷北合洪洛渠東合李綽渠經苦池而迤逕西向自安邑歷解州抵臨晉入五姓湖由蒲州孟盟橋而注黃河姚暹渠首及中股皆狹至安邑與李綽洪洛之水並注於苦池苦池不能受勢必東北泛溢于黑龍入黑龍則壁水小堰月堰不能支而竟衝東禁堰矣硝池即女鹽池也其受害原于涑水涑水在姚暹渠北源出自絳縣爲絳水西經聞喜縣爲涑水又西

受稷山孤山峩嵋坂諸水經猗氏抵臨晉亦入五姓湖而注黃河涑水中尾多窄至臨晉山溪諸水合注之勢不能受必自西北横溢破姚暹而奔騰于硝池入硝池則黃牛七郎卓刀不能支而竟衝決西禁堰矣況東北又有湧金泉亦注于黑龍西北又有長樂灘亦注于七郎故築東禁及黑龍築西禁及硝池治其標者也浚姚暹以導苦池濬涑水并歸五姓湖治其本者也緩于南北急於東西先根本而後標末則客水不侵而主水無恙柳宗元晉問猗氏之鹽晉寶

之大者人賴之與穀同化解慍阜財利至今矣

帝王世紀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故城在臨汾縣南平陽府志帝堯土堦在城南十里淮南子堯身服節儉之行茅茨采椽不剪不斵布衣糲食以風天下唐魏習其化勤儉之風至今猶存然惟儉而中禮儉德乃大凡人皆儉心誤事儉於嗜欲則不貪儉於功名則不矜不伐人心道心由此分通於上下而無間堯之儉如此而其功之大如此德之廣運如此讓天下若釋重負如此陶唐之遺民薰其德而敦本崇實餘

澤孔長矣
五載作九韶樂夔爲樂正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命夔典樂教胄子樂記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劉恕外紀重黎舉夔典樂欲益求人帝曰樂天下之情得失之節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于是作簫韶樂九成百獸率舞鳳凰來儀
嚴粲言唐魏無淫詩古風猶在周世樟云桑中溱洧沃土不材蟋蟀山樞瘠土向義非富不如貧正以逸不若勞民勞則思而善心生也劉瑾云唐風首篇必

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遊於逸矣旣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太康則能不淫於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儆戒無虞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以詩人之勤儉其所憂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詩詞多與伯益告戒之旨同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高朝瓔云首蟋蟀知唐之所以興終采苓知唐之所以替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而禮義由之以生民逸則淫淫則忘善而惡心生是非變亂於讒人之口而上下不能安其位當唐之末造從沃從鵠亦不能無害於人之爲言矣
燕間錄禹貢八州皆有貢物冀州獨無之冀北并州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自古而然詩云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朱子以爲唐魏勤儉土風固然實地本瘠寒以人事補其不足耳堯時重用民力每州必記入河之水俾貢道利運而不擾加以國用簡省賦取足於王畿不專事漕涉三門底柱之險躬行節儉以率下故處瘠寒之地用常足而不爲民累冀三面距河入都貢賦必記其入河之水重民力也民亦服化職思其

所居之事而應乎上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因之此君民一體勤儉之所由來也
通鑑輯覽舜之先國於虞母握登有大虹之感生舜於姚墟後居嬀汭括地志故虞城在河北縣虞山之上酈道元云堯以女嬪於虞之地也北河故城在今平陸縣輯覽注姚墟在今蒲州府永濟縣嬀汭二水名在永濟縣首陽山下南曰嬀北曰汭蒲州府志州北二十里舜原虞舜所生之地水經注軨橋東北有虞原上道東有虞城堯妻舜以嬪於虞者也太原地

記所謂北虞也通鑑注舜都蒲坂在今蒲州府永濟縣亦曰虞都城

禹貢既修太原注修鯀舊功也陳氏櫟謂修鯀之功曰修修太原導汾水也汾水經帝都黃水壅遏不得下積而爲患鯀爲之防而亟治之所謂取息壤以堙洪水也茅瑞徵言鯀於堯都極意崇防尚有遺蹟水流而防止水盈則漫防高而水壅風激則崩禹先疏而後防至河流下洩然後修鯀舊蹟因而善用之鯀所用以障水者轉可用以輔水異用同歸故曰修鯀

之功禹貢敘修太原於載壺口之後壺口啟而後太原可修也始於疏而成於防斯爲幹蠱不可盡以鯀堙洪水而概之也東坡言禹治水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未成時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非先事大爲之防順其條理猝引洪流就下鮮有不潰冒衝突者禹能修鯀之功原無事盡墮息壤未嘗不因而損益之也若動引弗成之績謂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九澤既陂之謂何陂卽防也顧寧人謂伊耆始爲蜡有曰防者後世隄防之始防固堯之法使非堯法則試可之命不終日而褫矣寧俟九年故堯之防鯀之障禹之陂所以成疏之功者益夔稷契諸聖人論之詳矣又云鯀於冀作三仞之城今雲中之境鯀隄纍纍防脊以西之水也孔子曰大防水之所止也以舊防爲無用而去之者必有水敗漢賈讓謂隄防起於戰國使由其言撤止水之防禹之疏者皆塞亦未深思修太原之義矣

舜十有四載景星出卿雲興百工相和而歌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

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十有五載帝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善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

史記垂主工師百工致功路史垂爲宗工辨材楛利器用於是百姓作削鐻修之迹流縣其上輸之宮寢羅苹云共工司空之職使之代禹垂有創物之巧舉極其精故竹矢猶爲後世寶史記伯夷爲秩宗能禮於神以事堯惟寅惟淸以接幽元上下皆讓以龍主

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惟禹之功爲大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劉向列仙傳赤松子輿在堯舜時作木工或云即垂也

堯時洪水之患并晉爲甚堯典敘其浩蕩之形曰懷山曰襄陵曰滔天蓋伏秋時百川灌河水降洞無涯形容方割時之勢非終歲在巨浸中所云皆冀州一方之形也前編曰洪水滔天當時方言形容其勢耳其變多在水潦既降之後秋水盛漲之時禹之疏鑿

則在水泉縮退霜降水涸之日其理固如此河經嵐石隰慈絳蒲六州之境千五百餘里東兩崖間水盛大時下流宣洩不暢壅而爲患漫衍川谷故有浩浩之勢霜降後水落人力可施然後疏鑿今河工堵築事宜水決漫溢一望皆成湖蕩凡凸凹處皆爲水占必俟歸槽後方施疏治否亦須開渠引水別出始可下埽插此定法也神禹治水不能於水中施工淮南子禹身執虆臿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於霜降水落之時相地之宜濬之以利其流順水之性分之以殺其勢所謂行所無事也

周禮職方冀州其山鎭曰霍山禹貢至於岳陽汾水經太岳之陽即霍山也山在霍州東三十里屹然中立與太行接壤屏列作鎭中邦山高百餘丈長八十里周二百餘里其南趙城北跨靈石東界沁源古冀州鎭今爲中鎭霍岳圖考冀域亢邈霍岳隆峻觀堆峯亢絕特喬宇霍山記略由峪口入至中鎭其形勢皆本山分脉合抱繞於前廟在山麓古松數株如青幢鐵幹枝皆東向明徐珵祭中鎭詩天開地闢分鴻

濛玆山作鎭居土中巍然自是羣岳宗崑崙北來勢杳窕太行西下趨關東龍翔鳳翥千萬重維霍峻峙何其雄紛紛培塿俱相從北爲并冀南華嵩扶輿磅礴臨堯封聖人御宇熙天工民物安阜際時雍奉琮函香祀靈宮神庥昭於天聰聰禮成燕享情融融五風十雨昭神功

寰宇通志李汞山川記云汾陽縣萬戶山爲縣鎭堯時洪水泉山皆沒惟此山不沒所濟者萬戶故名萬戶山山在縣西二十里其巔平坦可居萬戶堯時龍

門未闢上流之水無所洩壅而四出伏秋水盛時黃水大溢壅遏汾水及諸山泉河之水不下洩愈積愈高至於滅頂理勢所必至也汾陽受汾源出山之水加以黃流頂阻故衆山皆沒萬戶山頂平可居得免陷溺非傳言之訛也

書言洪水懷山襄陵此冀州一方之形也冀州西境瀕河河經嵐石隰慈絳蒲六州境內本境出山之水悉由川谷注於河汾水亦出其間民人市廛廬舍田牧多在川谷平衍處龍門未洩下流壅遏黃水積高

內灌汾河及南北諸水不得外洩大溢逆行川原滅沒水在山半曰懷懷山如在懷也水與陵齊曰襄襄陵平其陵也山谷之民焉得不巢居窟處冀北立土可爲窰卽營窟之謂堯都平陽河挾汾爲患近在庭戶故曰警予也合河居龍門上游本境南北三大川北曰嵐漪南曰南川中曰蔚汾同入於河河盛漲則川水壅過不洩古今勢畧相等諺云黃水包天猶古語也朱子語錄龍門未鑿時正道不洩一派滚入關西一派滚入河東河之上游爲患尤烈迥異於豫兖諸州也

舜三十有二載命禹攝位禹讓於皐陶帝曰惟汝諧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禹受命於堯之廟率百官如帝之初

史記舜飭下二女於媯汭括地志嬀源汭水出蒲州河東南山舜居媯水之汭許愼云水涯曰汭方輿紀要嬀汭水在州南百里歷山下中有二泉名嬀汭東西相距二里南流爲嬀北流爲汭卽堯降二女處史記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

不敢以貴驕盈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府志蒲坂城外有二妃壇祀娥皇女英今名娥英陵在蒼谷山上

水經注禹貢雷首臨大河蔡仲墨云蒲坂東中條山是也中條山西起雷首東直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一曰雷首山一曰歷山一曰首山唐書地理志河東縣有歷山水經注蒲坂縣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上有舜廟揚雄河東賦登歷觀而遊望兮喜虞氏之所耕非吳越間名柞爲櫪之歷山也雷首山下有水曰雷澤卽舜所漁之地雷首之澤隨地各易

其名皆在陽城縣西北異名同源也蒲州北三十里曰陶城今名陶邑鄉水經注舜陶河濱皇甫士安以爲定陶陶城在蒲坂城北不必定陶始得爲陶也

史記舜冀州人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今其地皆在中條山下中條山居嵩華之中當黃河之曲山川風氣所聚也舜耕歷山而歲熟漁雷澤而瀆鑿陶河濱而器牢御事周知其理精神無空闕處耕則田者讓畔漁則釣者讓長陶則器不苦窳所遇樂與之同度量無隔碍處聖人人倫之至惟舜能行之惟堯能

知之誠貫於中無逆不順無變不常克諧以孝而天下化無不可處之事無不可格之人不然以如天如神之帝聖遽以觀刑嬀汭舉天下而傳之若釋重負哉絕大事業極奇遇合不出深山中矣

通志高辛氏裔子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世稱八元舜舉爲佐季文子曰忠肅恭懿宣慈和惠天下之民謂之八元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之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杜預云八元卽稷契朱虎熊羆之倫高陽氏裔子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世稱八凱舜舉之爲佐季文子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杜預云八凱卽垂益皐陶之倫庭堅卽皐陶字路史載元愷名氏與此互有異同

禹貢導山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此皆大河以北之山并晉之界

疆也河北諸山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爲桑乾滹沱淸濁二漳之水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南出爲析城王屋又西折爲雷首昔人謂天臺王屋之山皆自靜樂之寧化山發脉而來卽謂此也恒山爲北岳東出一支連絡太行南下西折直至天臺王屋包絡西北諸山其間并代汾晉遼沁潞澤諸川之水分流會合當洪水爲害時凡故川舊瀆皆爲水所浸滅不復可

見冀并山水之會先卽高山鉅鎮不爲水所墊没者以爲表然後自西决之使歸於東順流而下則川瀆之故迹可尋此濬川必先隨山而禹之首事於龍門也壺口雷首太岳冀州西河之山底柱析城王屋冀州南河之山太行恒山冀州東河之山其自西北而東南者地勢有高卑山勢有經緯水勢有源流曰載曰治曰修皆不能無所事必順之使就下而後平陽之帝都可安也水經注汾與平水合出平陽西壺口山山在吉州西南五十里地理今釋雷首山西起雷

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大岳山周三百餘里古冀州鎮今爲中鎮續停驂錄嵩山爲中嶽霍山爲中鎮南北對峙而黄河界之平陸縣志底柱石在縣東五十里大河中流其形如柱地理今釋析城山在今陽城縣西南七十里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在河東故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及陽城界山有三重其狀如屋爾雅註北岳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地理今釋太行山東南圍繞山西與直隸河南分界前明一統志堯城鎮在清源縣東南三十里相傳陶唐氏自涿鹿居此今其地有帝堯廟俗謂之姚城亦曰陶唐城綱鑑註今太原府清源縣東南有陶唐城按清源縣本晉梗陽邑後魏爲晉陽地隋初始分晉陽地置縣於梗陽故城後復省入晉陽唐初復置是清源卽古晉陽故地堯始都晉陽清源在帝都之內非有異也

稷山縣志縣南五十里稷王山一名稷神山后稷始教稼穡地也跨聞喜安邑萬泉夏縣界呂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六尺之耜所以成

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前漢食貨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田甽新語云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后稷爲大田師乃列封疆畫畦界以分土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淮南子堯導民利陸處者農陵坂耕田以所有易所無稷承帝命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按史記周本紀稷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教民種樹物土之宜因地也二耜爲耦因人也冷風宜

禾因時也懋遷化居因物也穀賤妨農易所有於所無通變宜民地宜其事事宜其時物宜其用用宜其人功成於堯時教始於稷山尊之爲王敬之爲神以名其山反本道古不忘其初稷以名官五穀之長也縣以稷名始教之地也水經注汾水經稷山北山上有稷祠山下有稷亭縣西稷王城在下廸村故址尚存安邑縣志后稷廟在縣西北原王莊萬泉縣志縣東三十里稷王山稷教稼於此山巔有后稷廟聞喜縣城北關外后稷廟有唐周曇詩云人惟邦本本由

農曠古誰高后稷功百穀且繁三曜在牲牢郊祀信無窮

皇輿全覽絳縣南三十里鳳凰山上有姜嫄祠墓在祠旁金王蘩碑記尚存史記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踐巨人跡心動居期而生后稷古者立郊禖以元鳥至日祀之姜嫄祀郊禖履武敏而歆天所命也書傳引張子言天地之始未嘗先有人也人固有化而生者天地之氣生之也凡物異於常物者取天地之氣多所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神人之生異於常人無足異者絳與稷比鄰没而葬於絳民懷其德而廟祀與明黃維翰詩荒林有廟巢烏鵲粒食何人闢草萊

堯舜時並建要荒以爲藩西北之地極廣三代以后漸淪於外大同之地古雲中九原定襄代郡趙秦漢之所置也趙并代以有代斥胡以有雲中九原而置郡則皆于赧王之十五年于是秦因之爲三郡漢增置定襄爲四郡夫秦漢時天下不過三十餘郡而此地據其四則夫西北之陬豈止是哉故嘗曰三代以

來東南之地漸闢而西北之地漸淪固理勢之自然也今以其故城測之則雲中在勝州榆林五原即廢豐州代爲蔚廢城定襄在今府城西北皆非今府城也以其屬考之則雲中有咸陽陶林沙南北輿之屬九原有臨沃文國武都曼柏之屬定襄有成樂桐過襄陰復陶之屬代郡有高柳鹵城班氏平邑之屬皆非今所屬也然則今大同者雲中之東境定襄之南境代郡之北境而九原之南鄙也是故合其全則四郡不得不紀指其實則代南境爲太原雲中定襄西

北境與九原舉在塞外矣
史記帝舜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
南九嶷路史鳴條在河中府安邑有舜墓蒼梧之葬
漢儒所傳非其實也安邑縣志虞舜陵在陽包村北
鳴條岡南高三尺甃以甎廣四十餘步古柏皆大十
圍舜葬於此上有舜祠昔元結嘗疑九嶷深險舜年
百有十歲何爲來此司馬光亦云舜既倦勤薦禹爲
天子豈復南巡遠渡湘水孟子謂舜卒於鳴條孔安
國注安邑縣北三十里高堠原與夏縣接界曰鳴條

岡先儒謂漢人附會傳疑未可徵信自以子輿氏卒
於鳴條爲確據顧寧人辨正舜冢在安邑鳴條陌之
陽以証漢儒蒼梧之誣舜卒鳴條去所都蒲坂七十
里帝紀亦云河中府有舜塚李太白遠別離詩寓言
皇英二女末云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
痛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深湘水絕竹上
之淚乃可滅特藉以發抒忠愛之忱非竟謂淚灑湘
竹實有其事也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
人安肯泣路旁洒淚留叢筠觀此可釋疑

郡國書曰子輿氏言舜生於諸馮卽春秋之諸浮遷
於負夏在衛地卒於鳴條在河中安邑諸馮負夏鳴
條皆在河南北冀州之地虞帝墓在安邑安邑有鳴
條陌帝紀言河中有舜冢信矣而竹書郡國志等皆
言帝葬蒼梧則自漢失之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爲蠻
夷之地伊訓言亳鳴條三朡豈得越在南夷蒼梧非
五服在虞夏乃無人之境非巡狩所至方堯老舜攝
有事巡狩至耄期倦勤形神告勞釋負而付禹則巡
狩之事禹爲之矣豈復躬親於要荒之外是以劉知

幾之徒得以撫厲王流彘楚帝遷郴夏桀趙嘉之事
而疑舜禹之明德嘗考象封有鼻在今道州故墓在
於始興幽明錄云始興有鼻天子冢世紀云舜三妃
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均封於商女英隨子均徙於
封所而死葬焉故女英之冢在商其餘支庶或封巴
陵或食上虞西城池陽與夫懷戎衡山長沙無錫故
其墓或在江華或在巴陵上虞禹爲天子帝之諸子
分適他國巴陵者登北氏蓋從之故其墓在於巴陵
卽黃陵也登北氏舜之第三妃漢志娥皇葬於陳倉

女英葬商則黃陵爲登北之墓審矣舜之二女一曰霄明一曰燭光登北氏之所生登北氏從徙巴陵則其二女理應在焉故得爲湘之神而光照於百里是皆可得而考者胡得稱爲堯之二女乎虞帝之墳在在有之古聖王久於其位恩流澤普殊方異域無不爲墳土以致其哀敬顓嚳堯湯之墓傳皆數出漢郡國皆起國廟惠帝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亦猶是也是則九疑之陵或弟象之國所崇封爾不然商均窆也大荒南經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叔均之所

葬也而九嶷山記亦謂商均窆其陰是非商均徙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爲虞帝之墳耶集仙錄言帝得修身之道治國之要瞑目端坐冉冉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入于龍門泛昭回之河其中有九疑山焉歷數既往歸理茲山是則九疑之游特夢想之所居者蔡邕九疑碑辭乃云解體而升胡曾且謂今無復墓然則蒼梧之藏有其語而已河中之壠焉可誣也世遠論略諸生苦信蒼梧之言爲出於經李白云重瞳孤墳竟何是虞帝之冢不明自昔爲憾也書云陟方乃死

蘇軾謂陟方猶升遐乃死爲章句後學誤以爲經文書云商禮陟配天惟新陟王故紀年謂帝王之没皆曰陟則在位五十載陟者爲紀帝之没明矣蘇氏猶未見紀年耳是書考定有虞葬地三妃有鼻諸人之墓歷歷著明蒼梧湘妃之誣昭然可見矣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德之行速於以郵傳命袁燮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山時祗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不見父之爲頑及其征苗也自省未

嘗有過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引咎負慝積誠通之而遂格滿損謙益之道也王伯厚謂仲虺之誥成湯召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荆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其諒然哉速於郵傳可證孔子言

困學紀聞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在利天下旱則爲耕者鑿瀆狩則爲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文心雕龍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謂之祠田不知所据此極言舜公天下

之心也

皇輿全覽載靈山記云昔帝堯遭水繫舟於五臺之南陲故以繫舟名山五臺有四陲去臺各百二十里東陲爲無恤臺昔趙襄子無恤登此觀代國西陲爲管涔山卽管涔山煬帝避暑居此因天池建宮北陲爲覆宿堆後魏孝文避暑宿此元遺山詩山上離宮魏故基是也南陲卽繫舟山據古經今北臺卽中臺中臺卽南臺大黃尖卽北臺栲栳山卽西臺漫天石卽東臺山周遭如城其巔風甚烈巨刹悉在谷中五

峰頂皆有積土故謂之臺東臺頂周三里山麓有臺遙見滄瀛諸州日出時下視大海猶陂澤南臺頂周二里名錦繡峰三十里內悉是名花徧生峰岫中臺頂平廣周五里巔巒雄曠有五溪發源二溪左注清河三溪右出裒尸西臺頂周二里危磴千雲喬林拂日又名掛月峰月墜巖巔若懸鏡北臺頂周三里風雲雷雨出自半麓有時下方驟雨其上曝晴嘗有大風吹人墮澗如槁葉東望海氣北眺沙漠元好問臺山詠西北天低五頂高茫茫松海露靈鼇太行直上猶千里井底殘山枉叫號巔風作力掃陰霾白日青天四望開好個臺山眞面目爭教坡老不曾來東坡送張商英詩西登太行嶺北望清涼山晴空浮五髻晻靄卿雲間餘光入巖石神草出茅菅何人相指示稍稍落人寰能令墮指兒蚪髯茁冰顏祝公如此草爲民已痌瘝我亦老且病眼花腰腳頑念當勤致此莫作河東慳杜詩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注續高僧傳曇雲雁門人家近五臺山後住汾州北山石壁元中寺

晉書地理志營室流爲并州分爲衞國并州在恆衞之間恆山以旁之太原十郡皆并州地孔穎達曰禹省并州入冀州復爲九州循地道也洛書之位方自一而次數之勾連錯綜以至於九地道自然不易之數也

陳繼儒恆嶽圖說輿地圖云河北有兩恆嶽在曲陽者廟規城而半之在渾源州者爲虞巡所經白虎通云北方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又曰常山史記夏本紀引禹貢文恆山作常山索隱曰改恆作常避漢文

帝諱也又唐之穆宗諱與漢文同故當時特改恒嶽爲鎭嶽及石晉始復名恒山而宋因之至道後以避眞宗諱乃更名常山名山記恒山在渾源州南三十里左太行右洪河翼以霍山五臺當其案有虞氏北巡所憑也當以在渾源者爲北嶽山高三千九百丈上方三十里周回一百三十里釋家謂之靑峰埵道家謂之洞天福地天水經謂之元嶽漢書郊祀志常山王遷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北嶽廟祀自陶唐封濬時始界華夷而稱帝尊埒四嶽而

號北極宋沈括言北嶽常峇謂之大茂山其半屬遼以大茂山分脊爲界嶽祠舊在山下石晉後改移近裏明御史馬文昇言渾源廟址猶存秦漢隋唐俱於山所致祭宋承石晉割賄之後遂祭恒山於眞定曲陽縣文之曰地有飛來石語涉不經請復故制寢議不行至順治十七年釐正祀典改祭北嶽於渾源州舊址元好問詩大茂維嶽古帝孫太樸未散眞巧存乾坤自有靈境在地位豈合他山尊中原旌旗白日暗上界樓觀蒼煙屯誰能借我兩黃鵠長袖一拂元

都門

漢地理志冀州以北地爲并州古治太原左傳昭公元年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杜預注太原晉陽臺駘之所居此太原之肇始也周興命唐叔以唐誥封於夏墟疆以戎索顧祖禹曰大原縣北有古唐城爲叔虞始分之地叔虞子燮又徙居晉今太原縣北晉陽古城是也太原之名始見於禹貢太原亦謂之大夏齊桓公西伐

大夏涉流沙隱六年晉人逆翼侯於隨納諸鄂桓八年王命立哀侯弟緡於晉杜氏曰鄂卽晉也索隱唐侯之後封夏墟而都於鄂亦謂之大夏其謂大鹵大夏夏墟鄂四易其名實皆晉陽之太原也中國曰太原北翟曰大鹵晉居深山鄰戎翟故疆以戎索也春秋時赤白翟雜處太原山谷間晉人以次剪滅稍驅出塞曹魏居五部於汾澗之濱而太原復被其擾唐開元中奚厥九姓內屬者皆散居太原設重兵鎭之置天兵軍於并州太原舊城竹馬府卽府兵所居亦

疆以戎索之道也
尚書傳虞舜分北三苗隋書註黨項卽三苗後分北三苗別其部落離其黨類以銷其勢也山西通志永寧州古離石地離石有步落稽卽黨項也縣南界永寧羣山錯雜黨項散居山谷中唐張說出合河關擊黨項卽此禹貢西戎卽敘析支渠搜皆在西河外唐虞都山西故詳於西北也

平陽府志安邑故城一名禹王城在夏縣西十五里大禹所都依鳴條岡周三十里西南面遺址猶存中

有夏臺一名青臺有神禹廟以帝啟少康配享前有橋橋下卽橫洛渠水經注安邑禹都也禹娶塗山女思戀本國築臺以望之今城南門外臺基是其地皇甫謐云縣西安邑故城夏禹都此方輿紀要縣西北夏城相傳禹建都時築城內青臺高百丈或謂之塗山氏臺元歸暘禹廟詩茫茫天壤間何處無禹蹟維南瞻衡山有北見碣石東方渤海西流沙四載所經今歷歷昔者下巢上窟昏墊勞人如蛭螾山如蟓齊烟不復分九點安有草木能夭喬八年獨與鬼神語萬里乃見魚龍逃青揚兖雍辨區域漆絲絺紵隨菁茅黃河東流流入海九鼎不傳皇極在先王故國古河東巋然尚有神明宮四海魚龍萬赤子孫孫子子如斯畚豈無一瓣香再拜生成功矧當昔年三過處物不疵癘田年豐翩翩河漢雙飛龍前驅飛廉後豐隆男歌女舞來無窮豈不聞漢家千秋萬歲隆準公魂魄猶然思沛中

水經注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

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謂之三門平陸縣東五十里底柱山一名三門縣志砥柱六峰皆在縣東大河中流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峰而立所謂三門也次於其南有孤峯特起峯頂平濶禹廟在焉其西有立石數枚圓如削成復次其南有三峰東曰金門中曰三堆西曰天柱大河湍激於羣峰間南折而東出兩崕峽水壁立千仞天下之奇觀也王翰三門津記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治東六十里河南山脊峻下其尾屬於北山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爲鬼門中爲

入門次北爲神門又次北爲開元新河又以中爲夜叉門北爲金門新開河爲公主門未詳其說也鬼門逼穿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十五步中流有小山乃底柱也東又十步其水濴洄謂之海眼深不可測神門最修廣水安妥葢唐宋漕運之道山巖上有閣道石牽泐深尺許想見當時負重涉險之危苦矣

方輿紀要陽曲北九十里繫舟山相傳禹治水時曾繫舟於此至今有石如環軸浮山縣西六十里有山

曰浮山相傳洪水時此山隨水消長志乘所載多出後人之附會二說固未可深信然嘗觀北地山崖每層有紋橫界層層相沓有隨水消長之形薛文清公謂爲天地之初陰陽摩盪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層故其形層層相沓玉堂漫筆云混沌初惟有水火二者洎乎開闢火日升水日降山阜從水中洗出層層皆水所漾觀江河間沙洲可見水天下之至高者海底有石山巓有水霜雪雨露之氣自上而下皆水也浮山之說似卽以洪水之消長如浮也水之功用不測山之形迹常存可卽物而窮其理矣

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注禹導河疏决梁山謂斯處也河津縣西北二十五里卽龍門東河津龍門山西韓城梁山兩山壁立中通河流形如門闕河之下龍門駛如竹箭魏土地記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愼子河之下龍門駛如竹箭駟馬不能及水經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東來注之薛瑄龍門記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峯橫出天漢大河自西

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於此爲大由東南麓穴巖搆木浮虛駕水爲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宏麗庭多青松奇木西南一石峰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搆甃甓爲之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峯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烟村霧樹風

帆浿舸渺茫出没太華潼關雍豫諸山彷彿見之
平陽府志臨汾縣南門外西趙村地相傳爲蒼頡故宅宋衷世本蒼頡黃帝史官晉陽三立祠傳蒼頡臨汾人其上世蒼帝都武陽頡觀鳥獸蹄迒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字有六義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轉注五曰諧聲六曰假借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三立祠中祟祀梓里名賢以頡爲首河朔魏敏果公修舉三立祠於晉陽書院推廣河汾三賢之祀得風后以下至伯夷叔齊十有

七人位南向名宦自叔向以下至我朝呂文簡公十有八人西向鄉賢自董狐以下至薛文淸公十有六人東向寓賢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別爲位居鄉賢上先後序列歲時奉祀事題曰三立祠謂不朽也呂柟考定三晉名賢云稽之往籍在黃帝有若解州風后在唐虞有若稷山后稷在夏有若安邑關龍逢在商有若夏縣巫咸平陸傳說首陽伯夷叔齊在周有若平遙尹吉甫介休介子推晉陽羊舌肸董狐西河卜商在漢有若介休郭泰太原王烈解州關羽在晉有若晉陽郭琦在隋有若龍門王通在唐有若太原狄仁傑聞喜裴度在宋有若平陽孫復夏縣司馬光介休文彥博聞喜趙鼎在明有若河津薛瑄三晉於周漢晉唐間名賢輩出然間有斑垢智如士會奔秦而教撓臾駢信如荀息事君而不明嫡庶友如郄攸位高而頗媚權貴忠如霍光溺妻而不正大義王延之孝相劉聰柳宗元之材黨叔文至若祁奚宮之奇段干木周續之周黨溫嶠王績韓通輩雖有懿行不盡純粹故不與諸君子之列夫士論弗正多崇言卑

行奬名抑實故馬融訓詁雖草殺李固猶祀孔廟尹焞正學雖賢如朱熹亦短其致知今定祀惟準大道若夷齊吉甫卜商雖非斯土之產然食於斯居於斯葬於斯魂魄依於斯首陽西河平遙相爲引重與日月爭光不可遺也廣采諸史及土著耆英以定去取風化之大原也
名勝志蒲州風陵堆下有風后墓風陵與潼關相對隔河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亦曰風堆唐置風陵關於縣南風陵鄉以風后冢名寰宇通

志風后廟在解州東南十里帝王世紀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廢而嘆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於是依占求之得風后於解之海隅即今之鹽海也黃帝得風后登以爲相著占夢經十一卷春秋內事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伏羲之道演陰陽之事周公職錄圖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始布九州置十二圖路史風后明於天道因八卦說九宮以安營壘次定萬民之竈大撓正甲子探五行之精而定納音風后釋之以致其

用環濟要略風后爲黃帝侍中羅苹云風后所釋如甲子乙丑伏墓金丙寅丁卯乘象火是也世亦有之命鈐敘謂黃帝使風后爲之以序九宮之法藝文志風后兵法十三篇圖三卷孤虛二十卷按史稱黃帝得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六相而天下治生軒轅邱而爲有熊氏國今開封之新鄭也風后生於解之鹽海陜洛之間河山所會帝開其先風后執政號令天下掃一世之塵垢中天景運已啟其端矣

通志握奇經風后所著也八陣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圓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

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天或圓而爲動前爲左後爲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縱布天一天二次之縱布地四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

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風后出於解梁之鹽海間爲黃帝佐命元老征不服討不庭作爲陣圖分列八宮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忒神不惑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彼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羆昆陽之

虎豹出匣以律我異於是旣而圖成鑽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版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㝠㝠時亡而圖存

顧炎武曰史稱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相傳其遺竈在平定之東浮山予謂此卽後世燒煤之始陸深浮山遺竈記平定之山以浮名者二東浮山卽女媧氏補天之處其煉石竈尚存予嘗疑補天之說今適其地覩其跡土人於每歲上元家置一爐於當戶實以雜石附以石炭至夜煉之火焰上屬天爲之赤謂之補天予於是始悟以爲此蓋史氏之微詞也媧皇之興繼太昊而誅共工是時火德中微生民甚樸想夫茹毛飲血之外固未能盡火之用也况鴻荒初開材木鮮少樵薪之利尚微而附麗之幾猶隱媧皇乃察物宜前民用是故制此以通昏黑之變輔烹飪之宜蓋曰補天之所不及耳後世所謂焚膏繼晷熁火代明亦斯義也媧皇煉石補天猶嫘祖教民治蠶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

也媧皇煉石而天下得烹飪之宜西陵教蠶而天下無皴瘃之患前民利用以開民先後世衣食之道裕於此矣

霍太山爲中鎮山西有觀槌峯載於霍志彘水西流經觀阜北百邑也顧寧人謂觀槌者觀阜之訛也又云水經注有云霍岳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事鼓動則流聲絕則水竭所謂觀槌者豈以鳴鼓致泉而名之乎否耶

顧寧人丹水辨云山海經謂謁戾之山沁水出焉東有

林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又曰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是丹水不出于發鳩也水經注云丹水出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源水山海經所謂丹林之水卽斯水矣泫水導源泫氏縣西北玄谷東南入高都縣古入丹水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南山中丹水出長平北山南流秦抗趙衆流血丹山故俗名丹水由此觀之泫丹本自二水血流成川之說自古而云然矣不爲無據州志謂長平北山爲丹朱嶺解云堯封丹朱于此頗謬又有謂爲丹朱陵者謂

丹朱葬此皆丹林之誤稱也其謂長子爲丹朱封國者亦誤

郡國書曰石炭卽煤也東北人謂之渣南人謂之煤山西人謂之石炭平定所產尢深堅黑而光極有火力宋史陳堯佐傳堯佐爲河東路轉運使以地寒民貧仰石炭以生奏除其稅堯佐先知并州治行卓卓知邊方宜便故爲民利如此

名勝志黃帝封其支子於潞春秋爲潞子嬰兒國晉滅之漢爲潞縣十三州志云潞縣潞水所出流入濁

漳隋於潞加城字上黨記潞濁漳也縣城臨潞晉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是也

十三州志管涔山一名燕京山山自燕西逆折而來重阜修巖有草無水西南夾岸連山聯峯接勢北原上有池曰天池方里許常盈不涸澄渟如鑑卽汾水之源北人謂天爲祁連亦謂之祁連泊相傳其水潛通桑乾卽桑乾之上源池水陰霖不溢無能測其淵深古老相傳嘗有人乘車池側忽遇大風飄入於水有人獲其輪於桑乾泉故知二水潛流通注矣池東

陽阜又有一石池方可五六十步淸深鏡潔不異天池管涔天地之奧區山川精氣融結渟而爲池南流爲汾曲折以達於河北通桑乾上源滙流以歸於海精華皆萃於是誠異境也郡國書曰桑乾上源出天池伏流至桑乾縣西北上下七泉卽溹涫水東南流右會邑川水又東南右合濕水濕水出陰館縣累頭山一曰治水至此相合桑乾濕水並受通稱矣又東逕班氏縣南如渾水注之如渾水出凉城旋鴻縣西南五十里東流逕水關又東南至班氏入濕水以今

考之元魏桑乾縣在今朔州馬邑境內而漢之陰館爲今應州山陰縣亦與馬邑接壤班氏則在應州之東北也是桑乾出馬邑縣右合山陰之㶟水至應州東與如渾水合古則隨地異名今通謂之桑乾矣但今志稱㶟水爲漯水又謂爲溹涫河卽桑乾之源則非也南齊書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界流入海去城五十里號索干水卽桑乾之譌也明一統志桑乾河在大同縣南六十里源出馬邑縣北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蘆溝河地理通釋桑乾河陸路

止八十八里而水程至七百二十七里河之紆曲未有比者

史記天官書自初生民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仰觀象於天俯察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有列宿地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宏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眛趙尹皐魏石申夫天運三十六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

春秋元命包云陰陽聚爲雲氣天官書凡望雲氣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海旁蜄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

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輻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虛耗之氣見也淮南子云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氣多勇澤氣多瘖風氣多聾林氣多躄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險阻氣多壽谷氣多痺邱氣多狂廟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足重土多遲淸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

其氣皆應其類也
通鑑外紀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則而象之乃作易易大傳河出圖洛出書漢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俱以河圖授羲洛書錫禹後說易者皆以河圖說洪範者皆以洛書紛紜膠葛閻百詩折衷於明宋文憲王子充歸熙甫及近時黃太冲具載其說宋文憲濂謂河圖洛書聖人則之但以神物之至著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覩兎亦可畫卦其他可知初不必泥其

圖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疑其爲先天圖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惟劉歆以八卦爲河圖班固以洪範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爲洛書庶幾近之王子充洛書辨云洛書非洪範也洪範九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未始以洛書爲洪範也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歆諸儒始其不可信者有六吾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歸熙甫洪範傳略曰洪範之書起於禹聖人神明斯道天佑之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啟其衷者故箕子以爲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爲天實有以畀禹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洛書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不語怪之旨也黃太冲言易之廣大無不備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田何易道大興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

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易之本意反晦伊川作易收其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易道大定其時康節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亦不過一家之學耳世儒信象數爲絶學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易學仍如焦京時矣按邵子以圖說易通乾流坤戴九履一之數精晰淵微朱子揭五行之要辨體用常變之殊以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合卦範兼通之妙橫縱曲直無不相隨

作本義與易傳並行郃子據大傳之文言數而理在其中因數晰理據理徵數非方伎所能窺測矣

禹貢冀州帝畿也外爲甸服堯都平陽其故城在汾水之西今府治白馬城西南括地志云平陽城東面堯築者是以是爲中東至河南彰德府六百里六百里古五百里也南至河南河南府盧氏縣東南界六百里跨入豫州西至陝西延安府鄜州六百里跨入雍州北至山西太原府西靜樂縣南界六百里東南到河南開封府許州南界亦跨入豫州西南到陝西

西安府鎮安縣界亦跨入雍州西北到延安府米脂縣西北榆林衛界亦跨入雍州東北到直隸真定府如是而後畫然井然號稱甸服有賦而無貢禹以山川定九州之域隨其勢以四方之土畫帝畿惟其形各有取爾也闔百詩論之詳矣

方輿紀要顧氏祖禹論川瀆異同云九水之中黑弱則荒裔之川也河流自塞外經中國迴環半于天下在禹貢九州則雍豫冀兖皆其所經今且折而入徐青侵揚州北境矣江流縈紆廣衍其在禹貢則梁荊揚三州之地其所經也究其源流與河大抵相埒南江北河實所以統紀羣川故于天象亦以兩河分界而中原之形勝胥萃于此焉漢水出梁州之北經荊州之半而合于江淮水出豫州之南繞徐州之境以注于海比之江河源流未逮其半濟出于冀州之南雖經豫兖二州之境尚有青州然大都于淮漢比肩不能與江河並駕也今且湮沒難明在闕疑之列矣渭洛在雍豫中足爲羣川之長然皆以河爲宗如大國之附庸然故更次于淮濟也或曰言渭水以雍州

爲天下險言洛水以豫州爲天下中然其爲川也僅及于境內恐未足以該天下矣是九川之中其條貫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孟子言水由地中行不證以四瀆而云江淮河漢舉其形勢之大者言之也

漢地理志并州十郡雲中定襄[illegible]

前編曰唐虞時聲教四訖生聚教訓冀州[illegible]復荒漠人民日盛舜分冀北地爲并州冀北地壤最濶今之邊塞皆在封內帝作都太原荒服環衞西北之地益廓自陰山而東迄寧朔代雲分而南趨爲河北之脊大河之所以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也禹貢錐指并州西距河起東受降城南東至廢東勝州界折而南經平魯衛及太原府之河曲保德興

縣汾州府之臨縣永寧寧鄉石樓平陽府之永和大寧吉州鄉寧河津榮河臨晉蒲州是爲西河與雍分界卽舜所分并州之西界郡國書曰并州恒山以旁之郡舜始置分冀北境者也一廢於夏初而成周是建再廢於漢末而黃初復仍大抵漢以前之并并之全也十郡隷而北境過其半魏所置之并非并之全陘嶺以北舉棄之雖有新興之名而無其實并州之地南不過上黨太原西不過上郡後人制之以力而不能守烏桓鮮卑之內掠河北郡邑之廢徙雲擾皆在并州太原迤北并州之地半遺荒外非復冀北之舊矣

葉砥晉記云山川雄邃風氣綿厚王伯厚言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漢世所謂繫水土之風氣是也杜牧亦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晉之風氣亦然山泉水極淸而體質重故其人能習勞耐辛苦地氣使然也

困學紀聞成相曰禹敷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

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嘗考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陶卽皋陶也化益卽伯益也眞窺卽直成也橫革卽橫革也皆爲禹輔而皋陶獨得心法之精其曰永廸厥德卽堯克明峻德之義也其言敦叙九族庶明勵翼由邇及遠卽堯親九族平章協和之道也思日贊襄能哲而惠無憂驩兜三苗巧言令色孔壬以克底績執中敷治其道率不外此故孟子叙見知與禹並舉也

禹元歲卽帝位國號夏都安邑禹顓頊之孫鯀之子以六月六日生於茂州之石紐長於西羌封夏伯及卽位因所封國爲有天下之號鄭樵通志帝姒姓名文命黃帝軒轅氏之元孫也母有莘氏女曰脩已長九尺二寸踐位於安邑卽韓國也以金德王仍有虞以建寅之月爲正月色尙黑初禹師於大成摯暨墨如子高學於西王悝實懋聖德聲爲律身爲度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四岳舉之舜進之拜治水土爵司空乃度人徙以傳土周行天下主名山川以利於民山

川脈理土地所宜風炁所生草木企走蜚動蟲魚畢究其政日知錄洪水之後莫急於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爲九官之首顏師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爲穴以居人也亦見漢書百官公卿表注語有所本易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詩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今河東之人尙多有穴居者謂之窯卽古陶字莊子言逃虛空虛空卽穴居今人所謂冷窯也

元歲建學養老國學曰學大學爲東序在國中小學爲西序在西郊鄉學曰校祀先聖先師收而祭養老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俱舉饗禮服燕衣立諫幡揭鐘鼓磬鐸鞀以求諫王以五音聽治爲銘於筴簴曰導以道者擊鼓論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啟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常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恐其留吾門也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

二歲舉益爲相益贊於禹惟德動天至是立作相

四歲復以十二州爲九州收天下之銅鑄九鼎以象

九州圖各州地理貢賦諸法制以示久遠胡宏曰古人制鐘鼎多以載事貽後如晉鄭鑄刑書之類左傳謂圖魍魎神姦使民知避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顧以此爲事而鑄之於鼎邪

國語四岳佐禹治水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帝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也

五歲巡狩王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

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王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王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視龍猶蝘蜓須臾龍俛首低尾而逝

皇輿全覽禹王城在夏縣西夏本安邑所分魏太和初析安邑置夏縣禹王城在其地世紀云禹自安邑徙晉陽漢志自平陽遷安邑復徙晉陽通典并州太原禹所都注云禹都或爲今太原或爲今平陽或爲河東安邑其遷徙之故蹟無考安邑帝都歷少康復

國迄至於桀湯攻鳴條之野皆是其地太原平陽姑勿深考也

吳越春秋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斷髮文身闢草萊而邑焉以奉守禹祀

元歲啟嗣禹即位禹娶塗山氏生啟荒度土功過門不入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啟知五事達君臣義持禹之功光昭夏業

前編元歲甲申二歲乙酉伯益歸政就國於箕山之陰金氏履祥曰三代以來嗣君皆踰年而稱元益歸政在乙酉啟始親政而甲申書元仿胡氏大紀而正所統也

王啟三歲伐有扈時有扈氏無道狎侮五行怠棄三正王召六卿而誓整軍實以征之大戰于甘不勝六卿請伐之王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弗考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朞

月而有扈服按禹誓伐有苗班師而苗格啟師承其道修德以服遠人故能纘禹之績也

三歲大享於鈞臺筮於晉之虛作旋臺於水之陽序九辯九歌禹象功作樂曰九辯九歌啟敬承禹功序其樂而歌之朱子楚辭集注九辯九歌皆禹樂

竹書紀年后啟征西河夏世侯伯有西河國后啟征之啟十一年放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夏臣彭伯壽帥師征之武觀來歸古西河國連荒外套地白翟雜處其間後桓文亦攘翟至此

太康十有九歲王自安邑畋於洛表羿距王於河王不得北歸居河南之陽夏羿於是據冀方之都書曰維彼陶唐有此冀方河北帝王之都故曰冀方夏都本在安邑王不得入國冀方之地皆入於羿

仲康二歲命亂侯征羲和胤侯解州人史記胤侯作徹侯命爲大司馬統六師征之作胤征林之奇曰羿之立仲康也執其權以號令天下羲和黨惡於羿命亂侯征之剪其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逞也

后相元歲徙都商邱依斟灌斟尋氏爲羿所逼也羿

不修民事淫於原獸寒浞因羿歸自田殺之使其子澆弒王於帝邱后緡歸於有仍浞仍據冀都自此至少康得國夏祚中絶者四十年

少康四十歲伯靡誅寒浞立王王誅浞子澆及豷復歸安邑初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有仍生少康臣靡奔於有鬲少康長爲仍牧正惎羿而能戒之羿使臣椒求之奔有虞爲之庖正姚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衆一旅乃布德兆謀撫其官職旋收夏衆而用之慶得四息伯杼曲列龍留季杼俱賢逮事乃俾女艾諜羿季杼誘豷伯靡自鬲收二斟之燼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而伯杼復滅豷於戈復歸故都按至少康奔有虞冀方之地皆爲寒浞所有自河以內無不安於亂賊者觀當日形勢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謀者亦難乎爲力矣而人心不忘夏二賊濁亂冀方天下之民皆欲推刃於其腹故伯靡自有鬲收灌尋之衆四方翕然應之羣起誅浞一舉而滅之也而其時夏之君臣亦可謂爲其所難矣通志榮河古綸地夏少康邑也後漢書黃瓊至綸氏稱疾不進

章懷注綸氏即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引博物記云古之綸少康邑郭璞爾雅注亦以縣有漢水爲古綸據顧寧人考論當日事勢謂寒浞已據夏都使澆用師殺斟灌以伐斟鄩而相遂滅乃處澆於過以致東方處豷於戈以控南國其時靡奔有鬲在河之東少康奔有虞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內亂賊縱橫榮河居河之北少康亦未能安其居而何以布德兆謀也形勢固如此然天命人心所屬靡能滅浞迎王於河南而立之理亦可信

夏道中興後世復國之始少康轉徙河南至是始北歸故都復禹之績祀夏配天天所命也魏禧曰魏絳述窮羿夏少康之興敗云夏故臣靡事羿寒浞滅羿靡奔有鬲氏以興少康靡歷羿浞垂七十年祀夏配天之日靡年當百歲胡宏曰少康靡鬲受困阨而不渝瀕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復禹舊績故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爲冠伯靡亦有夏諸臣之特出者信爲中興之賢佐矣通志夏后氏陵在夏縣北夏王村夏一代陵寢在

焉少康復歸於夏邑仍禹故都而不改故自少康以下陵寢皆在夏王村也夏縣志縣北夏王村有夏后氏陵金建朝元閣於其側

通志安邑縣東北二里有關龍逄墓龍逄安邑人呂柟序平陽遺蹟曰吾於安邑得關龍逄焉死諫忠臣猶墓也鄭樵通志于辛陵轢諸侯左師曹觸龍讒忠良關龍逄引黃圖以諫立而不去履癸曰子又妖言矣於是焚黃圖殺龍逄汲冢張華書謂龍逄諫長夜之宫而薦之以必亡之語桀曰吾之有民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以爲妖言而殺之死而葬於安邑祀於省垣之三立祠與日月爭光矣

桀二十二載公劉遷于豳初舜封后稷于邰稷之子孫實世稷官以服事虞夏傳至不窋值夏道衰失其官竄于戎狄之間再世至公劉乃徙都於豳復修后稷之業周道之興自此

桀四十二歲囚商湯于夏臺既而釋之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

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桀忌而更名之囚于夏臺已而釋之

通鑑夏王桀五十有一歲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達於河商書湯伐桀升自陑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孔傳謂桀都安邑鳴條在安邑西陑在河曲之南從陑向北渡河東向安邑史記吳起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大華安邑西多山阜鑿穿陵通於河違常道矣漢書傳說曰水北方藏萬物者也順事陰氣奉天時得潤下

之性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后桀尸位五十餘年當夏之末造陰逆陽伏不出乃穿鑿山陵通水引河又當冬令水涸之候洩天氣發地藏有爲之言者拒不納天子之都必求舟楫之所可知便轉輸通朝貢因其自然固不鑿也禹舊績沿河通貢如故不聞有鑿山穿陵以濟河者桀乃鑿河安邑之西戾於先王西夏東商之應固其宜哉

路史桀卒於亭山其子淳維遁於北野隨畜牧轉移在西河之外漢書匈奴傳其先伯禹苗裔是也

成湯十有八祀春三月王卽位于亳國號商王歸自克夏咸推王爲天子王再拜而讓三乃卽位于亳帝王世紀湯歸于亳再拜而從諸侯之位曰天下惟有道者宜處之三讓乃卽天子位因所封國爲有天下之號以水德王都亳改建丑月爲歲首歲曰祀十二月建丑得地之正色尙白牲用白牡戎事乘翰朝燕服冔冠而縞衣金氏履祥曰古史不載湯改元劉道原載之非其實也湯之元已立于桀之三十六歲

詩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皇輿全覽安邑縣有昆吾亭湯伐昆吾遂攻鳴條卽安邑之鳴條岡也桀黨於韋顧昆吾故湯伐之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爲相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誓師攻鳴條書序伊尹相湯伐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王師敗績王奔南巢因放焉書傳王出太行涉河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桀淫虐有殊力能伸鈎索鐵生裂兕虎負恃其勇不務修德而武傷百姓商湯進伊尹冀止其暴尹自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王終不聽滅德任威棄義聽讒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

戾於天發令逆其時湯乃伐而放之自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合紀四百三十有九年蘇氏轍曰伊尹以處士從湯及其適夏湯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爲伐桀濟斯世不若使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始舍而歸商耳其後文王事紂至將四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均不欲遽取如此此所以爲湯文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書序伊尹既醜有夏復歸於亳作汝鳩汝方孟子五就湯桀之說本於此輿地考昆吾黨桀敗於鳴條安邑有昆

吾亭昆吾助桀爲蘖者也集傳註苞有三蘖言一本
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
也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宏
曰是昆吾稔之日也寰宇記湯伐桀時昆吾以兵助
桀與桀同日而亡皆以乙卯日故有亭於此史記殷
本紀昆吾氏爲亂湯自把鉞伐昆吾昆吾黨於桀遂
伐桀桀敗奔於鳴條書序湯自陑北渡河與桀戰於
鳴條之野皆在中條山下也戰國策桀居天井天井
踞大行山巔古太行關也桀據險而敗於鳴條險不

可恃也

通鑑外紀成湯北發渠搜水經注河水自朔方轉經
渠搜故城此在西河之外者竹書紀年帝辛十七年
西伯伐翟索隱曰西河郡有白部河西延綏銀三州
皆白翟地此在西河之內者

成湯二十有一祀鑄金幣時大旱七年民無所得食
發莊山之金鑄幣以救旱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
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布於民間爲利歲祲
逐利之民蓄積餘物稽市物價踊騰糶米至石萬錢
湯鑄幣救旱大紀云伊尹言於王發莊山之金鑄幣
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汜勝之書湯有旱災伊尹
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按此亦不得已爲濟
涸之策赤地千里豈一滴所能救治旱久則水泉乾
竭無可汲引得一滴即沾一滴之益救荒宜爾也

史記殷本紀湯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曰古禹久勞
於外有功乎民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
已修萬民乃有居按禹修四瀆河爲宗沿江達淮沿
淮達濟至於河江淮河濟會於一自北而南交相灌

注本有所歸人得平土貢道不閼絕湯數遷不越大
河之南通貢安民故云有居河自黎陽行內黃安陽
出臨漳之東沿河立治中國川原以百數皆會於河
環向帝都殷湯至受六百餘祀河不徙流方貢通於
天下禹之明德於斯爲盛故湯既受命而思禹功也

通鑑成湯二十有四祀王禱雨於桑林之野祝曰毋
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
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
與言未已大雨數千里寰宇志陽城析城山頂有湯

王池東麓地名桑林世傳湯禱雨於此上有成湯廟
按吕氏春秋周封湯後於宋以奉桑林據此桑林當
在宋地析城東麓之桑林或出於後人之附會然其
誠切爲民情辭篤摯足以感發天下後世之人心今
澤蒲間所在有成湯廟奉祀惟謹同深追感卽以爲
析城之桑林亦可驗蒲澤之人心矣澤州志州西一
里成湯廟明馬汝驥詩閶闔開關紫氣分湯王行閣
坐氤氳春鶯啼樹旌旗合古柏含霜劍氣森千里郊
原沾大雨八荒簞食望征雲商孫於赫綿神器請讀

桑林自省文

明道遺書云澤州北望有桑林卽成湯禱雨處澤州
志云伊侯山在城西北二十里成湯禱雨伊尹從之
降毒龍于此上建伊尹祠顧寧人云成湯始都亳後
移偃師去澤州遠甚安得逾大行而禱雨于此穆天
子傳曰天子圃田之路南至于桑野北盡桑林左傳
昭公十六年九月鄭大旱使屠擊祝欵豎柎有事于
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斬
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戰國策張儀說韓王曰秦
下甲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大王之
有矣穆天子傳又曰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
如圃鄭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觀此
則桑林去亳不遠湯之所禱在彼不在此矣按此以
道之遠近證祭之虛實其義猶有不盡也明道治晉
城最久善政宜民美不勝書其見聞最眞斷不隨俗
附會也況大旱經年百姓困敝已極亦難深居置民
疾苦於不問巡祝省方大行爲南北之脊偃師相距
不遠設祭於此黙禱山靈以安輯下民帝王撫育天

下必誠必信況澤屬自鳳臺陽城陵川窮鄉僻壤奉
祀不衰蒲解亦有祠祀者此惟盛德至善深入於人
心至於歷久而不能忘顧寧人援據立議未可爲定
論矣

山海經景山南望鹽澤卽解池也舊制河南秦鳳以
西皆食解鹽修隄堰築牆禁牆高一丈五尺厚如之
環牆闢爲馬路建園門四座設內外門二重以時啓
閉原冷鋪二十六復增置六十聯絡適均古稱解鹽
若通舟楫可食天下非虛語也本草衍義燒剎金銀

鎔汁作藥解州池鹽爲佳
呂氏春秋伊尹曰大夏之鹽卽太原晉水所出也解鹽最良禹貢鹽絺但見青州而不及河東之鹽顧寧人謂解鹽池帝堯時爲洪水所堙池停淤泥鹽不上生至舜時底績已久去淤築堨民用得豨故云解愠理如此也池無水則涸多則溢涸則枯溢則淡而不生池水貴少喜淸惡濁池西北水多淤泥甚忌外湧金泉黑龍潭皆淸流喜收納池外四面皆高中汙下水聚渟蓄積潤作鹹東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水紫

色澄渟渾而不流水出鹽自印成形如水晶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夏月驕陽熏蒸南風動盪上結鹽板光潔可愛卽周官盬鹽不煉冶而成也若大夏之鹽則取鹻土煑煎味稍苦不及解鹽之良漢太原郡晉陽雁門郡樓煩縣皆有鹽官鹽味遜解絮嵐勝廼北食戎鹽同輸官課
通鑑三十祀湯崩葬汾陰太甲元祀伊尹奉王見於祖營桐宮而居之王在桐宮三祀復政注成湯陵在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括地志汾陰故城在榮河北九里俗名殷湯城土地記曰河東郡北八十里有汾陰城北去汾水二里水經汾水過汾陰縣西榮河縣志殷湯陵在縣北四十里百祥村西元癸未淪於汾河以石椁遷葬其縣北十里湯王廟配以伊尹仲虺文獻通考宋太祖初給守陵戶明洪武初建陵寢於其東以便歲時致祭歷代奉祀如初按榮河縣在汾水入黃之間陵濱於黃桐宮在河汾之東去陵百有餘里桐鄉故城可居也或以爲在偃師誤矣
夏縣志縣東五里巫咸山商相巫咸巫賢所隱處下

有巫咸祠旁有巫咸谷中有巫咸水皇輿全覽考證郭璞巫咸山賦序言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而楚辭有云巫咸夕降史遷謂咸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天文家謂殷宜夜之法巫咸爲之當以孔穎達正義君奭傳曰巫氏也以巫爲氏名咸爲正史記巫咸治王家有成伊陟贊言非以巫爲事也初隱於瑤臺山後人以名其山宋趙九經巫谷詩晚晴巫咸谷奇觀眼界寛煙消天露碧霞落嶺塗丹茂樹邀歸鳥微醺赴短闌王維誰喚起寫入畫圖看

鄭樵通志巫咸夏縣人其所居里舊號巫咸里後更爲商相坊今名南商坊殷太戊時伊陟贊言於巫咸咸治績有成作咸乂時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王懼問於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王其修德於是大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商自太甲復辟克終允德昔人謂古今善用權者莫過伊尹爲臣道立鵠樹坊繼之者咎單沃丁信任委用二順伊尹所行之事至太庚始啟亂源小甲雍已不能綱紀庶政伊尹相湯營桐

上繼堯舜之盛德大業寖以衰微唯尹子陟與臣扈戊咸遥接其傳輔王修政書云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大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不敢荒寧遠方慕義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中興之盛前此未有也商道復昌諸侯歸之咸之子賢相祖乙史記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胡氏大紀王之世遷都於耿爲水所圮王懼以巫咸之子賢爲相諸侯賓服天下太和父子繼美輝映前後伊尹善用權而巫咸伊陟諸人一德守正至妖不勝德治功日隆於湯有光矣

書太甲王徂桐宮居憂伊尹曰營於桐宮密邇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居桐三年克終允德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復政於王書傳桐湯葬地元和志聞喜縣桐鄉故城在縣西南舊以爲伊尹放太甲之所今考其地與滎河湯陵相近書傳言桐宮湯墓不稱陵稱陵自後世始也日知錄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左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並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稱邱者楚昭王墓謂之昭邱趙武靈王墓謂之靈邱代北以

名其縣蓋因其山之高大者爲之自趙肅侯起壽陵間有以陵稱至漢遂爲定名太甲居憂桐宮顧寧人謂此卽古人廬墓之始曾子問宗子去他國庶子無爵而祭之禮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此古人祭墓之始漢明帝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明旦遂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蓋一氣之相感情不能已也王居憂密邇原陵朝夕哀思如聞修紀敷求之訓三年克變而復政伊尹保傳之微權也

商世建都多沿於河祖乙遷邢濱河立都前乎此者河圮而遷囂囂圮而遷相相圮遷耿而復圮不一世也書序仲丁遷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於耿作祖乙篇皆逸亡不得聞其詳民居患水而數徙商道復衰而亦有自內變者大紀論曰太史公陽甲之紀云自仲丁以來廢嫡立諸弟子更相代立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實自大庚開其亂源也經世解仲丁運卦當帥薗商作慝亳都河決遷於河南敖倉之地曰囂自是而後廢嫡階亂諸弟爭立外壬以弟繼河亶甲以弟繼內亂相尋帝都再徙而居相祖乙中興遷耿復圮於耿懼而簡相巫賢天下太和書云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賢咸之子也祖辛以來爭習奢靡沃甲祖庚南庚三世有兄弟爭奪之禍臣民蕩析離居陽甲居室崇侈時又有河患民狃於饒沃安土重遷盤庚遷殷作書三篇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而殷邦嘉靖此自大戊祖乙以來又一中興迄武丁而更盛孟子所謂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也故紀河東耿都而通論及此

帝王世紀祖乙遷耿史記殷本紀祖乙遷於邢索隱云邢音耿近代本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括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史記秦本紀惠文王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注皮氏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今河津縣也水經注汾水又西逕耿鄉城北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爲河所毀故書序曰祖乙圮於耿作祖乙前編耿在河中府龍門縣鄭康成嘗曰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逼近山川常圮焉至陽甲盤庚爲之臣乃謀徙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夫曰居耿以後曰民居耿久則商七王胥都耿可知矣觀此則鄭康成必有所據而言商自祖乙以來俱都河北盤庚嘗與陽甲謀徙居湯故都及踐位耿又圮於河爰議遷國其時世家大室習於沃饒之利而民亦安土重遷於是反復誥諭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以慰安其民書疏王柏曰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爲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固沃壤迫隘民淳俗儉足以自固至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日

耗遂爲躭逸圖安之計勢使之然也濱河之地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物饒人所共趨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害雖數有水禍時圮時壞而不悔者政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

蘇氏書傳云祖乙圮於耿盤庚不得不遷然自祖乙踐位至盤庚一百二十五年而後議遷則更有蕩析離居之事非因祖乙之圮而遷也困學紀聞鄭元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毁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觀此則至盤庚時復圮而徙益信書序祖乙

遷耿作祖乙雖不傳其詞而序無一怨咨語何獨於盤庚聒聒也蓋以耿地沃饒易以致富至亳則大半依山生計勞苦遷之則民免水患而巨室無所貪浮言所由起也而祖乙以來之久居於耿可知矣

禮疏商正后稷之祀蔡墨曰稷田正也初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祭法昔歷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家語古之播百穀者惟勾龍兼於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

貨殖傳曰殷人都河內河經殷墟之東故曰河內濱河之境土豐物饒人所共趨知利而不知患往往輕徙殷時河數圮至五遷都以避患不聞有所隄塞猶近循禹跡之故當時河患止於濱河漫溢非如後世之漂潰田廬千里一壑也仲丁河亶甲祖乙遷都各有作以君名篇雖皆佚亡而紀遷國之由述創制之艱蓋莫不以遷都爲重而其時之震蕩離析不得已而圖存可知也括地志耿城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水經注汾水又西經耿鄉城北故殷都也帝祖

乙自相徙此爲河所毁沉溺墊隘民無所定止故書序曰祖乙圮于耿

盤庚元祀遷都于殷改國號曰殷時都河北已久宮室奢侈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王欲徙成湯之故都臣民安土重遷咸相咨怨王乃作書告諭渡河而南復居于亳改國號曰殷遵湯之德行湯之政商道復興諸侯來朝此北亳也商邱南亳也

武丁三祀王既免喪猶不言羣臣咸諫王于是思建良輔夜夢得聖人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

乃使百工圖其像求之野時說爲胥靡築得之見王
王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爰立爲相以傅巖姓之號
曰傅說皇輿考聖人澗卽古傅巖也書序高宗得說
於傅巖水經注沙澗水北出虞山東南經傅巖歷傅
說隱室前平陸縣志傅巖在縣東北兩山之峽其下
有澗源出焉馬跑泉與石嵌泉合南流入河上有傅
說祠其墓卽在馬跑泉上鄉民歲時虔祀王翰詩年
年氏庶思霖雨猶向高巖祠下求蓋紀實也
武丁三十二祀伐鬼方殷謂西北部落曰鬼方卽夏

之獯鬻周之玁狁漢唐宋之匈奴突厥契丹也易旣
濟之三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言遲久而後克也
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宜若易然猶必三年而後克
之武不可黷如是也小人以災禍爲安利生多事之
擾於無事之世舍內治而幸邊功戎狄之禍遠小人
之禍近故著之爲戒欲其持重緩進如未濟之時深
警躁動之失不使用陽剛以求功於外也詩集傳高
宗伐鬼方爲荆楚之地通鑑注北狄夏曰獯鬻商曰
鬼方繹史云易繫鬼方以志高宗之功商自中華衰
微戎狄交侵獯鬻方爲西北患古公猶遷都避之是
卽高宗所伐矣非高宗修德行政剛以用師則不能
三年勝此勞故旣濟之九三高宗以之非傅說柔而
能剛貞固不撓則不能三年終此役故未濟之九四
傅說以之蓋旣濟九三以剛居剛故曰高宗伐鬼方
而戒小人勿用未濟九四以剛居柔震用伐鬼方震
懼也臨事而懼未濟者濟矣此聖人繫易通乎剛柔
之義而大旨不越乎守在四夷也
帝乙元祀命周公季歷爲牧師初古公亶父之妃曰

太姜生三子長太伯次仲雍少季歷季歷娶太任生
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
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奔荆蠻文身
斷髮以讓季歷季歷立是爲公季篤于行義諸侯順
之嘗伐西落鬼戎至是復伐余無始呼翳徒之戎皆
克之於是命爲牧師有圭瓚秬鬯之賜
帝乙七祀周世子昌嗣爲西伯西伯遵后稷公劉之
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
不暇食以待士嘗行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

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固吾其主矣以棺衾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于人乎

紂十五祀西伯得呂尚于渭陽尚四岳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獲伯王之輔於是果遇尚於渭水之陽年七十餘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尚父

紂十九祀西伯伐崇作豐邑徙都之西伯伐崇令無殺人無壞屋無塞井無伐木無掠六畜不如令者不赦三旬猶不降于是攻滅之

紂三十一祀西伯發東觀兵王以費仲爲政費仲善諛好利又用蜚廉惡來蜚廉惡來善讒讒諸侯益疎西伯東觀兵至于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室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西伯曰天命未可乃引師還

方輿紀要平陸縣東三十五里曰傅巖即殷相傅說隱處俗名聖人窟其地亦曰隱賢社史記武丁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注險亦作巖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間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以供食故曰說築傅巖之野傅巖東北十餘里中條山之大阜曰虞山亦曰虞坂左傳入自顛軨是也東西絕澗於中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軨橋橋之東北曰虞原原上道東有虞城其城北對長坂二十餘里謂

之虞坂亦即傅說所築處矣戰國策客謂春申君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謂此處也虞在晉南虢在虞南晉人假道伐虢即此元好問虞坂行虞坂盤盤上青石石上車踪深一尺當時騏驥知奈何千古英雄淚橫臆龍蟠於泥易所嘆麟非其時聖爲泣天生神物似有意驗以乖逢知未必若論美好是不祥正使不逢何足惜孫陽騏驥不並世百萬億中時有一乃知此物非不逢轅下一鳴人已識我行坂路多閱馬敢謂羣空如冀北孫陽已矣誰汝

知努力鹽車莫稱屈

唐呂溫傳巖銘序昔殷高宗恭默思道至誠動天天將報之以說爲瑞審形旁求實得於此貞元九年予繇鎬徂洛息駕於虞虢之間升墟瞰原髣髴其地遠跡雖昧淸風若存乃作傳巖銘路史傳大繇國夏封之在虞虢之間有傳虛傳巖傳說之祠古之北虞今隸平陸地多傳姓平陸縣志傳巖在兩山之峽王思誠詩山頭百折顚斡坂是也其下有澗源出馬跑泉與石嵌泉合南流入河上有傅說祠唐大歷四年平

陸令李同建咸通二年詔重脩以少牢致祭其墓即在馬跑泉上地志傳說冢在中條山東西山環拱迴獻泉源淸瑩馬跑得之王維登河北城樓詩井邑傳巖上客亭雲霧間

隋地理志聞喜有湯寨山一名景山在縣南八十里夏縣鳳凰山東中條分支也寨爲中條極險峭壁數十仞上有湯廟禱雨多應土人稱湯王山下有郭璞書堂山海經景山南望鹽販之澤北望少澤其草多諸薁秦椒其陰多赭其陽多玉郭景純曰鹽販之澤即夏縣鹽地也

漢地理志周分冀州地爲并州周自不窋失官竄於戎翟之間至亶父繼公劉居豳能修世業狄人侵之乃遷於岐改號其國曰周後漢書郡國志美陽有周城美陽故城在鳳翔府岐山縣今岐山縣有周原周之名以此至周公季歷爲牧師伐西戎有功命爲侯伯其後世子昌嗣爲西伯至西伯戡黎乃踰太行入并州之境周與始分冀北地爲并州并州古治太原禹貢既修太原是也周宣王時王命尹吉甫北伐獫

狁至於太原太原與翟爲鄰春秋之世太原山谷間赤白翟雜處其間齊桓晉文攘及於此蓋西北邊境之巖疆也

史記周本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祗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詩大雅虞芮質厥成毛萇傳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

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
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
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爲閑田而退地理志虞在河東
大陽縣晉太康地記虞西北四十里有芮城平陸縣
志縣西四十五里南侯澗儀家溝之間曰閑原一名
讓畔城至今其田民無耕者東南卽虞芮二君墓有
祠縣東北四十里虞城一名吳城卽虞國都是爲西
虞芮城縣志縣西二十里芮故城殷芮國今名鄭村
此北芮城也在馮翊臨晉者爲南芮城左傳桓四年

泰師侵芮敗焉小之也虞芮質成之時文王未受命
卽泰誓尚稱文考而詩言文王蹶厥生者蓋周公戒
成王所作文已追王故也
通鑑輯覽商紂三十有一祀西伯發戡黎祖伊聞之
懼奔告於王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王不
可諫矣書注黎國在上黨壺關之地左傳宣十五年
棄仲章而奪黎氏地注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
元和志潞州城今潞安府卽漢壺關縣也壺關縣志
壺關故城在縣東南壺口山下務本四里自古爲上
黨郡治縣城西南三十里黎侯嶺上有黎侯亭一統
志上黨爲天下之脊壺關又上黨之脊面紫團背鳳
嶺左梯壁右龍山羣峯環合宛如一壺居然雄勝顧
寧人云以關中定天下者先取河東祖伊之恐蓋有
見於此困學紀聞祖伊知周德日盛旣已戡黎勢必
及殷恐懼而奔告於王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
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
必然之勢也通鑑輯覽考定西伯戡黎係武王時事
自史遷以爲文王於是傳註皆從其說金氏履祥曰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遽稱兵天子之
畿且祖伊之言如是其急非以服事殷時之舉動也
吳氏棫以爲戡黎之役在伐紂之時其說誠然因並
引大紀及呂祖謙諸儒之說而以戡黎係武王今從
之按此審時度勢而得間爲不刊之正論溯自季歷
伐西落鬼戎靖河西諸羌之種復克余無始呼翳徒
之戎王命爲牧師錫之圭瓚秬鬯加九命爲侯伯此
爲西伯之始季歷薨而文王嗣爲西伯篤仁敬老禮
下賢者伯夷叔齊讓國不受來歸西伯泰顛閎夭散

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行野瘞無主枯骨曰吾固其主矣天下咸戴其仁及釋羑里而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此專征伐之始初伐密須密須人自縛其君而來繼伐崇令曰無殺人無壞屋無塞井無伐木無掠六畜違者不赦至三旬弗降而後滅之未嘗稱兵於天子之畿也蘇文忠言祖伊奔告意必及西伯不利於殷今人以告后出以語人無一語及文王知周之興原不利於殷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文王之心於茲可見及武王嗣位西伯黎侯近於王畿不恭王命西伯得專征伐因而戡之此因時起事之大勢文王未及於此黎於其時種類日繁雜處於并汾潞澤山谷之間黎侯嶺雄峙一方據上黨之勝勢其故城在黎城縣東北上有壺口關路通河南涉縣即今吾兒峪西伯戡黎蓋以黎恃吾兒峪之險敢拒方伯也淮南子云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猶戡黎之意黎既平而孟津之師莫之或禦秦坑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固有不可忽視者矣

劉向別錄辛甲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適周文王封於長子即為周大史藏王闕者太公金匱云紂嘗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當時六月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懸於野君踐一日之苗民百日不食紂以為妖言而誅之狂暴至此諫亦無益辛甲所以去適周也水經注梁水北流至長子縣故城南慕容垂伐慕容永軍次潞川是也長子縣志長子故城在今城外周二十里辛甲所封地也

史記周武王伐紂飛廉先為紂使北方還無所報乃為壇於霍太山而致命焉水經注霍太山上有飛廉墓飛廉以善走事紂惡來以多力見知周王伐紂兼殺惡來飛廉先為紂使北方還無所報乃於霍為壇致命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汝石槨以葬死遂以葬焉皇甫謐曰飛廉墓去彘縣十五里周人流厲王於彘即此名勝志周厲王陵在霍州城東北飛廉墓在霍州東水經注彘水流經觀阜北故百邑也趙襄子祠三神於百邑是其地徐賁霍山詩霍山古北鎮勢尊出羣麓山深異風景春盡樹未綠居

人多苦寒鑿土爲住屋屋頂土元厚亦種麻與菽乃知此方民猶有上古俗蓋紀實也

周初以建子月得天之正爲歲首夜半爲朔是謂天統國中並立四代之學辟雍居中北虞學東夏學西殷學是爲大學又建虞庠於西郊夏序於州殷校於黨皆鄉學是爲小學俱祀先聖先師

周初封建諸侯之在晉者叔處封於霍諸叔封于郇虢仲虢叔封於東西虢仲雍之後封於夏墟爲虞通鑑注今山西平陽府霍州有霍城處所封地理通釋

霍州西南十六里霍城文王子叔處封於此在晉州霍邑縣皇輿全覽郇城在猗氏縣西南文王第十六子所封之國水經注詩云郇伯勞之杜元凱春秋釋地云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今解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城考服虔之說與俗符詳於杜釋猗氏縣志郇城三面深谷北面入路止容一車相傳晉永嘉之亂有尙小蓋者帥村民保此今名小蓋堡寰宇記絳州西北十五里有荀城古郇國也方輿紀要下陽城春秋時虢邑也穀梁傳下陽虞虢之塞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也杜預注下陽虢邑在大陽故縣東北三十里平陸縣東北十五里即大陽故城東西虢迄陝洛河陰寶雞之境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司馬貞曰夏都安邑虞在其南故曰夏墟即西虞也西虞本舜後所封周以封仲雍後於此

武王十有三年師尙父進丹書於王道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惕

然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機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劍弓矛各有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右端之銘曰所鑑不遠視爾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于忿疐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

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之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之

子孫

通志蒲州府猗氏縣北南景村有周八士故里暨八士墓縣志明隆慶初崖崩石出僅辨八士數字偏旁摹刻邑人何東序有詩詠之正義云八士蓋南宮氏文王時皆為虞官文王詢於八虞是也武王伐商命南宮伯達遷九鼎於洛邑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仲突以下其行事不少槩見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蓋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尚書所謂南宮适即伯适也又宣和博古圖武王時有南宮仲蓋即仲突仲忽也是八士皆南宮氏何東序詩以紀之

武王十有三年殷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山初王伐紂夷齊叩馬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及平殷亂天下宗周恥不食周粟隱於首陽採薇而食古史考夷齊採薇野有婦人曰子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晉志河東蒲坂有雷首山夷齊墓居其陽山南陵柏叢茂即其兆地也石曼卿詩云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宋郭仕

道首陽山行首陽山青龍縱上聳紫蓋陵瑶臺下周林壑盤蒼龍嵯峨自太古崒嵂鎮寰中黃河西來遶其下日夕雲氣開鴻濛恍疑鬼神護又似丹青工諸峯不敢並蒼翠光玲瓏我生癖性愛山水見此奇絕摩雙瞳忽憶武王收諸夏夷齊叩馬來山東風雲變化適際會恥逐龍虎爭奇功歸來守巖穴鬱鬱抱孤忠朝采山上薇暮拾山下蓬渴飲澗中水熱眠雲外松既不學赤松子又不侶商山翁丹誠耿耿照白日勁節凜凜摩蒼空首陽青青萬古色不改夷齊之心

胸直與天地相始終千載扶名教二子功無窮我歌首陽歌未歇泠然八表生清風

莊子云伯夷叔齊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立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首陽之山遂餓餓而死路史餘論夷齊冢廟在蒲之蒲坂首陽山南馬融顏師古之說同而高誘乃以爲洛東北之首陽山通志考論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山者雷首也呂氏書夷齊至岐陽而文王已殁武王即位爲

載書三以其一歸夷齊聞之相視而笑乃北行至首陽餓焉石曼卿云夷齊死揖讓之區亦非洛陽矣

路史汾之西河縣百二十里有比干山山在汾陽縣西世傳商辛令比干築城於此金志西河有比干山孝義有比干臺孔子手書銅盤銘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靈茲焉是寶魏文帝弔比干文扈陽曜而靈修兮豈傅說之足奇但至槪之不可悛兮寧溘死而不移李翰殷太師碑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孝文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禋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

皇輿全覽潞城縣東北二十里有微子嶺嶺下有微子村微子橋嶺上有殷三仁廟潞城縣志潞河源出縣東十五里微子城西北流至西流里入漳魏書地形志壺關縣有微子城寰宇記微子城在今縣東北二十里按繹史辯證蘇子取古史微子抱祭器適周之說如其說果實周滅殷時微子已歸周舍微立庚無是理也孔子曰微子去之初不言其何之微子度

紂終不我聽身爲懿親固不欲爲苟去姑遯避於荒野以俟其一悟周入殷後釋箕子因封比干墓獨不及微子以微子遯荒未之獲也迨武庚叛誅始封微子於宋備三恪微子於此義固不可辭而前此則遠遯於荒野而匿其迹也潞城微子村微子嶺未必非其遯荒處也顧寧人謂微子之於周受國而不受封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爲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至微仲後逮衍及稽始稱宋公書微子之命以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

也今壺關有微子城潞城以名其嶺千百載後猶稱微子而尸祝之紂仇懿親而鄉民虔奉至今禮失而求諸野里巷之傳誦千古之公義也

武王十有六年箕子來朝箕子過故殷墟傷故都宮室毁圮禾黍生焉欲哭不可欲泣則近婦人故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之遺民聞之莫不流涕昔人言箕子止怨狡童而不及周周之命無惡於商可知矣世本箕子箕伯之後也夏世有箕伯虞思後路史箕子之先箕

伯之封小國也春秋猶有箕崇之國姓纂遼之榆社東南三十里古箕城在遼西與瑯琊益都襄邑異榆社志箕子食采於榆社唐因名箕州有廟存焉每年六月十一日土人依期祭享郡國志榆社東南有箕城春秋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於箕即此寰宇記云唐箕州所理也古箕城皆以箕子得名鄉人祠祀至今必有所本非徒引昔賢以爲重而附會其說也澤州陵川縣志縣東二十里西南山麓有箕子山相傳箕子憇此因以名山箕與微志同道同生死去就或異而忠君愛國之忱則一後之人因其寄迹而名其山同祀於山之麓微箕於今不亡矣

書傳武王克殷訪於箕子箕子陳洪範九疇禹治水時洛水有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中禹因次第之以成九疇閻百詩尙書古文考證謂其說出僞孔傳漢書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說洪範者皆以洛書洛書出禹經傳皆無其事於洪範九了不相涉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爲天實畀禹劉歆當莽時尙符

瑞敢爲矯誣傅會聖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祐於冥冥之中故箕子以爲傳之禹而禹得之天至云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水失其性而五行皆汨禹因而順之得陰陽相協之妙無陽失陰盛之愆所以各止於所而得其性初未嘗有取於一至九之數明言數之盈絀如後世洪範五行之說相得而各有合也

淮南子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爲能持滿

蓋亦指太行山而言也太行山列子作太形山海經作五行為天下之脊在澤州南三十里朱子語類河東河北俱遶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連亙一千里、河北諸州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地理通釋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皆指太行以在天下之中、故指以表地勢武王欲建宮於此為設險計顧寧人引周再勳壺關志序言壺邑重關天險俯視中原自昔為秦晉燕齊之門戶商封同姓為黎侯壺關即在

其境內而負固黨惡西伯首戡之祖伊恐以戒紂蓋亦以為最勝之地也武王克商後欲築宮於五行之山眈眈於上黨不置可見憑高扼險以鞭弭宇內雖古聖人不能易也唐樞太行山錄山自北紀雲中發宗行平定州至上黨遼沁潞澤衍亙多起彰衛懷三府南受藩垣中原自是西奔為中條、至雷首東發為燕山至碣石左右行皆其托祖故曰太行又以介省故名省曰山之東山之西太行中原正脉兩腋如華蓋所以冒中原而重其力以太行為名者蓋言意也

詩譜武王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采之於每歲孟春陳之於五載巡守四仲之月詩由人心生各隨五方之風氣以道所欲言而著為詩唐魏之風見於一國之詩者可考而知也首蟋蟀知唐之所以興終采苓知唐之所以替猶季札觀樂而知其國之興衰也漢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張子云周之興也其君子則重稼穡其室家

則重織紝故誦服之無斁之章而志其盛及其衰而有休其蠶織之咏此風之行於上而著於下者也郭子章晉論古之帝王更都三河讀園桃園棘故其民至於今憂國而忠於主有樞有榆故其民至於今喜樂而愉瞿瞿休休故其民至於今長慮而却顧陟岵陟屺故其民至於今孝闐闐坎坎故其民至於今力穡且葛屨見隘惰焉彼汾見貧儉焉陳而觀之然後知風行自上而教化所由先興王之政必及於此也羣書備考云平陽往聖所都氣溫土沃河東殷實漢

唐同稱吏能茹冰蘗可鳴琴治也吕柟送葛平陽序云平陽堯都也今其地猶有陶唐氏之遺風焉溯自風后掃除世垢猶廟於解州蒼頡治官察民猶文於臨汾后稷播時百穀猶地於稷山皐陶明茲五刑猶塚於洪洞於箕山吾得許由焉輕世棄瓢猶溪也於安邑吾得關龍逄焉死諫忠君猶墓也於夏縣吾得巫氏父子焉保乂王家猶峪也傅說之學猶巋乎平陸之巖伯夷叔齊之仁猶茁乎西山之薇虞公芮伯之讓猶閒乎中條之田茲十有三人多平陽之産張

三皇五帝三王之治質乎尚已若漢之尹翁歸唐之裴度宋之趙鼎司馬光皆宗法前人得其遺意平陽人向善服勤守儉知禮修而明之可繼美於前也

朱子詩辨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在三代時可知此言其俗之勤儉而即儒者力學之本也于寶晉紀論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脩煩縟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而飯糗茹草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濟天下而爲萬世帝王之祖也朱子語類言舜之耕稼陶漁夫子之釣弋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皆賤者之事而古人不辟也

鹽鐵論曰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一雨雨必以夜詩興雨祁祁雨欲徐徐則入土民氣和樂而雨暘

時若昔人言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唐風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而征役繁世道由之而衰故元氣爲國本也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其效見於東遷之後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

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昔燧人氏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順天時以救民疾也心者天之大火辰戌者火之二墓季春心昏見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于戌而納之卯爲

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爲季春將出火也司爟掌火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濟民生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季春火出民乃用火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爲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隨食斷煙謂之龍忌蓋本于此

周禮職方氏曰冀州其穀宜黍稷爾雅稷五穀之長穀之貴者先諸穀熟用以祭祀曰明粢陶唐之世名農官爲后稷五穀之神曰稷與社相配五穀不可徧祭祭其長以該之生民之詩曰維糜維芑芑稷之轉音也維秬維秠爲黍稷之黏者也周以穡事開基故詳其種植如此今通稱稷爲黍不復知爲稷矣黍以大暑種故謂之黍北方多種之

詩豳風十月穫稻北方稻米出太原晉祠者佳宋梅堯臣晉祠詩稻苗杷稏曾不枯是也爾雅稻一名稌稻宜於水田并之南北山高土燥不宜種惟河汾之間民人引水灌種或引山泉浹澮諸水然泉微田少亦不多得稻之糯者可釀酒太原桑落汾州羊膏胥以糯爲母味殊精美稻之早者爲秈也

成王元年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夾輔王室分陝而治陝以西召公主之陝以東周公主之文獻通考垣曲縣有皐落城爲周召分陝之地縣志皐落鎮在縣西北四十里皐落山下又西北則皐落城在焉其東有皐落橋晉侯使太子申生伐皐落氏卽此水經注清

水經皐落城北赤狄之都也世謂之倚亳城名勝志垣曲縣後魏之邵郡也邵郡者以召公分陝爲名今縣東北六十里有邵原祠置古棠樹下

成王三年降霍叔處爲庶人以從管蔡挾武庚爲亂而奪其國也初周公以流言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憂武庚必叛作鴟鴞詩貽王居東二年王知罪在管蔡迎公歸三叔懼挾武庚以叛周公誅管叔而不及處者事不起於處也故以奪其爵而止義之盡仁之至也迨後周又續封之如蔡仲之命是

也晉獻公滅霍晉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召霍君奉祀霍公求復其故居霍祀不滅

周成王時樓煩子入朝於京師顧寧人言樓煩子不可考其受封之始或曰夏侯國於今寧武商以來世爲荒服至周初入朝戰國時樓煩與林胡諸部雜處代北考之古牒樓煩已入王會不與林胡爲類上古之時並建要荒以爲藩屏天下有道莫不來王春秋德衰外釁時作葷粥玁狁之裔林胡澹林之類以漸南徙樓煩漸染其習傳世旣久槩名曰胡雖樓煩不

自知也是故周王會有樓煩而無林胡樓煩獨有國號其源未可同也或曰王會何以無代曰代子姓殷之同宗周人蓋不躋之荒服按是時山部雜處內地以漸南徙樓煩獨存國號居嵐州已非樓煩故國後更移於靜樂益徙而南樓煩古蹟遂湮矣

成王七年禾三苗同秀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贄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國之黃耇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中國有聖人乎于是來朝周公致薦于宗廟使者迷其歸路公錫駢車五乘皆爲指南之制使者載之期年而至其國按文王成教於國而虞芮之君易爭爲讓此得於所見者也越裳重譯來朝化及殊俗此得於所聞者也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退同一道也公守不享不臣之義而德洋恩溥物靡不得其所而向化光武之烈猶秉文之德也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引國語叔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是爲祀成王之詩顧寧人云觀賈誼書禮容語引叔向

所言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而周公左右之公成二后之德以光宅天下不獨陝以東之分治矣

成王七年周公留正東都自陝以東河之南北皆公所分正之地也初王至新邑朝諸侯祀淸廟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王歸命周公留後布正其民周公之道行如被堯舜之澤矣

成王七年立大社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黃土凡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

以白茅爲土封故曰受劘土于王唐封茅土制視此
漢郊祀志周興邑立后稷之祠血食天下漢元始中
太師光大司徒羲和歆等議漢興禮儀已有官社未
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
配食官稷後漢禮儀志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特祠
牲用羊承朱志以春秋二仲祭太社太稷爲大祀其
州縣祭社稷如小祀春秋二祭刺史縣令初獻上佐
縣丞亞獻州博士縣主簿尉終獻牲用少牢元豐中
令州縣社立用石元祐中下祭服於州縣

平陽郡志稱藐姑射山在平陽城西二十五里平山
其支阜也平水出焉至襄陵縣城北入汾又名晉水
水經注云汾水過平陽縣南與平水合平水出平陽
西壺口山其水東逕孤谷亭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
汾俗以爲晉水非也平水出壺口山不出於藐姑射
顧寧人考正其說援莊子而反失實也
水經注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絳
縣涑水源出縣東南陳村峪伏流至柳莊復出以其
源出絳縣亦謂之絳水又有涑水別源出橫嶺之乾
洞亦伏流盤東地中至聞喜縣界復出蓋卽水經注
所謂洮水也
史記吳太伯世家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
周章周章已君吳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
墟平陸縣志縣東北四十里虞公故城一名吳城卽
虞國都漢書地理志注大陽縣吳山在西上有吳城
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此是爲虞公按虞城書爲吳城
猶吳仲書爲虞仲也吳越春秋泰伯曰當有封者吳
仲也泰伯無子仲雍立故稱吳仲武王時虞國滅封

周章弟於虞故墟因名虞仲虞吳古通用義自見矣
史記唐叔者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初武王夢帝謂曰
余命汝生子名虞與之唐及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虞
石經古文虞作俠因命之曰虞成王始封叔虞於唐
呂氏春秋及說苑皆以周公因王桐葉戲言贊成之
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以輔王室葢封建之盛
也或謂周至中葉後國漸弱不振以封建故不知周
之所以長世者正以此也驪山之禍危而復存東遷
晉鄭是依春秋盟會以尊王室至七國紛爭猶以爲

共主而不敢取酇唐叔享祀至七百餘年八百年之
基業至夷厲不失封建之爲功大矣晉世家云封唐
叔史佚成之
史記唐在河汾之東百里寰宇記夏后時封劉累之
孫於此至是唐爲亂王滅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爲
珪曰以封若史佚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
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
爲唐侯仍唐之號迨後武公滅晉宗而孔子序詩風
不曰晉而曰唐見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沒唐之

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也括地志唐城在
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封弟叔虞
於此子燮又北徙晉水之陽更名晉春秋大事表唐
本堯後周成王徙之於許郢之間以其地封叔虞春
秋唐惠侯是其裔後爲楚所滅漢元帝時以蔡陽之
白水鄉徙舂陵戴侯仁爲舂陵侯蘇伯阿過之曰氣
佳哉鬱鬱葱葱即此今爲唐城鎮在德安府隨州西
北顧復初詩白水眞人氣鬱葱舂陵帝里舊唐風晉
陽本自伊耆後蕭爽成仇郢市空按顧復初考證輿

地條理分明謂太原縣爲古唐國本堯之後裔周成
王滅唐以封叔虞仍其國號曰唐叔虞子燮父因其
地有晉水始改唐號曰晉至晉穆侯遷都於絳詩譜
云穆侯遷都於絳孝侯改絳爲翼今翼城縣東南十
五里爲穆侯所徙之絳至景公遷於新田亦謂之絳
又春秋輿圖考定晉封唐在今太原縣遷於絳在今
翼城縣再遷新田在今曲沃縣證據確鑿自以春秋
大事表爲定議
詩曹風郇伯勞之集傳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爲州

伯治諸侯有功鄭氏謂文王之子而封於郇郇伯其
後也猗氏縣志郇城在縣西南左傳所云郇瑕之地
是也城三面深谷北面入路止容一車水經涑水經
猗氏縣城北縣南對澤沃饒而近鹽猗頓居此漢因
以猗氏名縣猗氏故城西北即郇城也左傳富辰稱
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春秋大事表云今蒲州臨晉縣
東北十五里有郇城舊有郇國文王子所封亦曰荀
桓九年荀侯賈伯伐曲沃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
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

曰必居郇瑕氏之地卽此郇城亦曰瑕城本一地左氏聯屬言之此河北之瑕也燭之武所云許君焦瑕河外五城之瑕也臨晉縣志瑕城在縣東南水經注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是也輿地志臨晉郇陽東連黃流西距中條揖其南峨嵋峙其後涑水遶池於左湖海停蓄於右表裏山河風氣完萃保障之險封疆之固蓋右形勝之區三晉之襟喉也元郭嗣興詩臨晉河東邑成周魏解梁懸州居舜坂併縣得虞鄉地里時沿革山川

勢渺茫黃流雄滾滾涑水遠湯湯嵋阜踰聞喜中條接太行靈峯齊偃蹇天柱特昂藏

成王十有三年作九府圜法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是爲九府初虞夏商之世幣金三品或黃或白或赤至是太公望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法一定傳於後世今遵其制

漢書周之成康北伐渠搜水經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故城北渠搜葢近朔方之地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史記析枝渠搜氏羌西北之部落唐書党項傳曰漢西羌別種其地古析支渠搜也近西河者爲党項迤北卽土谷渾或曰渠搜當在西域按成康北伐以靖邊必不遠至數千里外穆王遷戎於太原亦必遷其近邊者如漢之南單于也皇輿全覽云虢公伐太原之戎顧寧人謂在今甘肅平凉府固原州以古太原爲名其必遷自近邊可知也及至太原而不安其居虢公之命自不能已周初西旅通貢雖稍有蠢動亦不爲大患矣

史記趙世家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葢增幸於成王而王居之以皐狼之地也按史稱增之父曰季勝季勝惡來之弟而飛廉子也皇甫謐云去豨縣十五里有飛廉冢常祀之增祖飛廉而宅皐狼在霍岳之北至造父復封趙城在霍岳之南由此爲趙氏後卽爲趙簡子邑趙之爲國自宅皐狼始矣通鑑注今平陽府趙城縣有故城在西南卽造父之邑其後爲趙氏至晉趙衰始著永寧志皐狼城在州西北

穆王十七年封造父於趙城王西巡得八駿馬造父

以御八駿功得封史記趙世家造父幸於周繆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趙城志趙城故城在縣西南汾水上寰宇記縣初置在故城內麟德九年爲城內少水移向縣西三里即今治也縣東三里趙簡子城春秋趙簡子居此

穆王三十有五年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初舜竄三苗於三危其後繁熾及夏之衰犬戎入居內地王西巡狩徐戎叛乃命造父御一日千里長驅而歸征克之至是復征犬戎祭公謀

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以文修之使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滋大昔我先王后稷以服事虞及夏之衰弃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遵修其緒至武王致戎於商牧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先王之制戎翟荒服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而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犬戎樹敦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不聽征之不克荒服不至王道遂衰

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太原之戎時出爲患通鑑外紀宣王伐太原戎不克太原遂爲戎狄之居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軍士從征久役作詩怨刺呼祈父而告之曰予王之爪牙胡轉予於恤靡所底止蓋謂此四役也周自穆王徙戎始世有戎禍平王之遷狄爲之也襄王之出狄逐之也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太史公謂小雅憂傷而不亂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淸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通志載王系罕山疏云晉國多山而盤紆嵔鬱中都爲大中都之勢南平北險自北而南百餘里中岡陵起伏而蒼翠拔出罕山爲大罕山在榆次縣北五十里陽曲縣界太行連絡而下層巒千里山獨偉特巔有雲則雨乃榆次之鎭山也東爲冀家山東南爲大方山中爲中林山和合寺寺迤西南爲小方山臥虎山又起爲龍王頭山饅頭山迤西爲草堆山南有龍池一名旱山地形志中都有榆次城壽陽城平譚城原過祠旱山

穆天子傳乙酉天子西巡鈃鐙代州志東陘關有鈃鐙在州西三十里水經注天井水出東陘關西南北有長嶺上東西有通道卽鈃鐙也通典東陘關甚險固與西陘關並爲勾注之險通鑑唐天寶十四載祿山將高秀巖據大同河東太原閉關拒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敗賊兵圍雲中拔馬邑遂開東陘關是也

穆天子傳北登盂門九河之蹬觀於鹽澤注池在解縣山海經孟門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有黃堊涅石吉州志孟門山在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

大禹鑿通謂之孟門實黃河之巨阨也通典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龍門梁山并峙兩山壁立如門

通志平定州承天軍城在承天山上爲太原恒山之界山形峭拔上薄層霄東扼井陘西據太原上游道路交通山上有唐裴度韓愈題名石壁卽承天軍寨山半有老君堂堂後崖上刻韓愈吳丹過此六字當是往鎭州宣諭王庭湊時書也韓愈奉使鎭州夕次壽陽驛詩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

漢匈奴傳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害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此北狄之近太原者所謂拜戎不暇也采薇之詩遣戍役而言其情也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邊塞之防秋也其曰不遑啟居玁狁之故蓋謂上之人非以是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有所不得已而然也程子云毒

民不由其上人懷敵愾之心矣史記周紀懿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古今人物表懿王時政道旣衰怨刺之詩作直以采薇爲懿王之詩然詩意皆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非有所刺而作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蘇文忠謂季札親見周之衰文中子則以文武餘烈歷數百年而不忘采薇一詩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猶文武之遺澤也玁狁孔棘至懿王時已盛風之變則始於懿王矣

寰宇記絳縣東南十里太陰山崖壁峭絕陽景不到唐樞遊太陰山錄絳縣東三十里峻絕競特石壁平峭丹崖橫迤凹特多狀邃塢迴壑巨石幽泉聚流成澗山體本高通邇太行在東尤駕出其上以是晞陽少及故曰太陰葢太行東達中條之過峽也明徐貴詩巍巍太陰山崖壁扳𡾊峭積水嵌層壚覃若太古造東深草木堅偃立勢難撓高寒橫障空陽景未嘗到鄉有義和臺欲問莫可弔如何於此地獨不被臨照至今山中烏無性識晴昊聊爲志其事因之發長嘯

周夷王三年荒服不朝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是時王政不修而戎狄環之昭懿以降北狄大爲民患顧寧人謂霍山迤北大抵皆爲狄地太原之戎也周穆王遷戎居此卽五部之先聲矣左傳晉居深山遠於王室王靈不及而拜戎不暇正以此也通鑑輯覽考證舊說以爲卽山西太原又一說謂在固原州後魏立原州以古太原而名並存之

厲王三十年以榮夷公爲卿士芮良夫諫不聽良夫姬姓伯爵世爲王朝卿士食采於芮今山西芮城縣是其地時王好利說榮夷公芮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專利其可乎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爲卿士諸侯不享良夫忠於周達於事芮世守其祀基此通志芮城故城在縣西十五里中有芮王廟皇輿全覽芮城西枕龍岡芮王廟粱開平元年立芮伯爵而稱王非禮也何南卿言端拱明昌皆有碑俱謂古

史稱爲王彼必有所據芮本圻內錫封之土食采之邑芮伯世爲周卿士見於史志者巢伯來朝作旅巢命時則在武王與六卿同受顧命時則在成王作桑柔詩以戒貪殘時則在厲王與虢仲同伐曲沃時則在桓王良夫風標卓卓光於前後芮城之祀歷秦漢唐宋迄今廟貌愈崇每歲清明中秋享祀不忒宋端拱歲毀香火祉十有一而芮獨存通考謂在馮翊臨晉縣爲南芮芮城之芮今名鄭村者北芮也

厲王三十有七年王出居於彘彘本霍國後爲彘邑

今平陽府霍州有彘城元和志霍卽周厲王所奔之
地王奔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
諫王王不聽故至此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讐而
懟怒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王在彘共
和攝政初周公次子留相王室世爲周公召公之後
穆公虎世輔王室食采於召爲召公至是代王行政
王居彘十有餘年共和輔之相安無言王薨而立宣
復興周室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唐之僖侯褊嗇儉
不中禮漸失唐風之舊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今曰

太原晉陽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
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
侯其封域在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
成侯南徙居曲沃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
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成侯曾
孫僖侯甚嗇愛物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然至王
出居太岳之陽共和協理國事遺風猶不失也
周宣王元年命尹吉甫北伐玁狁至於太原而止按
宣王之有事於太原屢矣九域志汾州古京陵漢京

陵縣地築於北伐玁狁時城冢記平遥縣東七里京
陵宣王北伐時築郡縣記載畧同六月詩註毛鄭皆
不詳太原之地以爲卽太原陽曲說始於朱子顧寧
人辨證在涇原之間然西北地極濶如北部由洮岷
入者應出平涼之涇原由豐勝入者應出晉陽之太
原覘其所入始知所出其出入無時亦非有定地也
太原之名依古未改北翟爲患夏殷曰獯鬻周曰玁
狁秦漢曰匈奴多散處於陰山之南其地負山面河
水草甘美部人往往設幕依據出没於并州境內詩

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卽其所出没之地也毛傳言逐
出之而已不窮追也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不
言其事但逐出太原而止非必如漢時踰五原高闕
遠出漠北也玁狁侵鎬至涇陽及其旣敗而歸不能
久竄原隴由太原出塞卽可歸其巢穴道經平遥築
備堵築勢所必至詩云至於太原乃窮追極至之地
則其所歷過之處已多非困守一隅也周時赤狄散
處於并汾山谷中與中土民雜處種落繁夥廬帳遷
徙無常西出東歸以類相從事所恒有似以宗朱子

說爲是不可以侵鎬及方謂玁狁未至太原而以涇
原爲太原也地志平涼縣本太原屬內割入汾州之
地
山海經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名曰管
涔之山一名燕京山代南北大山結聚於靜樂縣北
之寧化山管涔尤爲奇特山巔天池曰祁連北人呼
天爲祁連上廣五里池方里餘其下潛與龍眼泉通
南流汾水出焉北流伏地爲桑乾泉源水經注桑乾
水出陰館縣西北上下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卽索

涫水也耆老云其水潛承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天池
池在山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桑乾水自源東南流右
會馬邑川水出馬邑西川馬邑縣志桑乾水出靜樂
縣之天池伏流至洪濤山下滙爲七源曰上源曰玉
泉曰三泉曰馬司洪濤曰金龍池曰小盧曰小蒲爲
一流是爲桑乾河之源方輿紀要水經注㶟水出鴈
門陰館縣東北至代郡桑乾縣南與桑乾水合總謂
之桑乾水由馬邑縣西南流轉東至河陽堡入山陰
界東入應州渾河水入焉合流至大同界如渾水武

州川諸水同入焉東流入陽和迄天成達直隸宣化
府懷仁界灌蘆溝之上源也地志㶟水卽灅水
通志圖說河之入中國也自北而南其下龍門砥
柱也自西而東全晉之地二面帶河當其一曲三門
七津皆禹貢次第河入中國轉北南下東岸皆晉地
經合河境百五十里至潼關逆折而東所謂當其一
曲也禹貢砥柱析城至於王屋經行之次第也皆經
陽城境內明一統志底柱山在陽城縣南五十里山
有三峰中峰最高秀若石柱然登其巔俯視黃河若

練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濩澤縣禹貢析城山在陽城
縣西南水經注山甚高峻上平坦下有二泉亢旱不
竭山頂有湯王池池四岸生龍鬚草寰宇記王屋山
一名天壇山在陽城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高三百餘
丈盤踞數十里東瞰濟源西跨垣曲巖巒秀麗四面
懸崖由南天門魚貫而入攀繩而上其巔有軒轅廟
道書名小有清虛之天黃帝禮天處壇之方隅陳八
玉鏡馬戴宿王屋天壇詩星斗半沉蒼翠色紅霞遠
照海濤分折松晚拂天壇雪投僧寒窺玉洞雲絕頂

醮罔人不見深林磬度鳥應聞未知誰與傳金籙獨向仙祠拜老君

晉穆侯七年伐條以條之役生太子蓋文侯也命之曰仇伐千畝有功以千畝之戰生太子蓋桓叔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名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左傳注解州安邑縣有中條山縣北三十里鳴條岡卽條地也正義曰

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按穆侯以仇怨師武名其子於始生之年幾之動於先見者不自知也師服以穆侯愛憐少子取於戰爲名陰識其意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家國故因名以諷諫本大末小之喻預及於此哲人知幾信有然也

宣王中興命尹吉甫北伐玁狁時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命吉甫北伐逐之太原而歸于是有六月之詩按昔人以詩玁狁匪茹整居焦護侵鎬及京至於涇陽之語遂以涇原爲太原而逐之太原之說晦矣然北部南牧之道太原尢爲衝要并存其說可也

宣王六年西戎殺秦仲仲有子五人王召其昆弟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于是與其先大駱犬邱之地爲西垂大夫

宣王八年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爲大官惟農是務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今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困民之財何以用民弗聽

宣王二十有二年王后姜氏諫王姜后賢而有德王嘗晏起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勤于政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成中興之業爲周世宗

周宣王三十八年晉人敗北戎於汾隰汾隰在太原迤南卽太原之戎也初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至是晉人敗之春秋時周德日衰北部漸徙而南至晉荀吳敗羣翟於大鹵而太原始闢其疆是宣王時太

原之地不俱爲晉有也尹吉甫伐玁狁逐出太原以其隣於荒服遂止不前太原之戎北戎也渠搜之戎西戎也六月詩所云至於太原晉與狄鄰非不可至也

路史少昊子般尹在汾州及周時爲尹氏釆邑有吉甫墓平遙縣志尹吉甫墓在縣上東門外城東將臺相傳尹吉甫所築今其上有高禖廟任良才尹吉甫廟記畧吉甫江陽人周宣王時北伐玁狁師次平遙築臺教兵以禦北寇今上東門北隅臺之南有廟廟

東有臺又城冢記平遙縣京陵城周宣王北伐時築元和志京陵城在平遙縣東七里其京尚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汾州於周時皆隸太原魏始劃太原四縣地爲郡邑其地帶山側塞民夷雜處宣王北伐嘗至其地平遙爲尹氏食采之邑祠墓存焉遂置事所恒有尹氏之繫於汾固不可没而宣王北伐至太原亦有故蹟可稽矣

周宣王四十年料民於太原史記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古者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禁牧協職場協入廩協出而又治農於耤蒐於農隙耨穫亦於耤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且無故料民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唐固曰南國南陽也在并州東南初用南陽之兵至是乃料民於太原蓋欲料其數而陰爲備也索隱曰千畝在西河介休縣趙世家造父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

王後漢書郡國志界休縣有千畝聚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皇輿全覽考證謂以千畝屬平陽與索隱異左傳桓二年晉穆侯太子之弟以千畝之戰生解亦指界休杜解補正謂穆侯時晉境不得至界休然宣王戰處之千畝原不限晉境未必不在界休也一說千畝在今山西遼州互存之顧寧人云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也蓋始穆王之征犬戎六師西指無不率服於是遷戎於太原以黷武之兵而爲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車屢征

至夷王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則是昔日所內徙者今爲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三十三年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戰於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於太原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於是關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而入寇蓋宣王之世其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之所由

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檿弧之謠皆適會其時者也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劣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如毛公者豈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哉註云竹書紀年自共和以後多可信蓋必有所傳而論周之世有戎禍原本俱見於此

幽王三年三川震柱下史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天地之氣陰伏而不能出陽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塡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唐固曰伯陽父卽老子也

幽王十有一年晉侯仇與衛侯和合諸侯兵逐戎時申侯以犬戎入寇弒王鄭伯友死之晉衛秦皆以兵來救秦力戰破戎晉侯仇合諸侯逐之立故太子宜臼通鑑注叔虞封唐傳子燮改國於晉八傳爲文侯仇衛侯和卽武公康叔九世孫

平王元年東遷王避犬戎難東徙洛邑秦以兵送王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秦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周平王元年東遷策命晉侯錫以河內附庸晉於是始大書序平王錫晉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曰知錄平王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文侯之命報其立已之功而望之以殺攜王之效也文侯用師替攜王以除其偪而定平王之位非能繼文武之緒者也孔子生於二百年之後蓋有所不忍言而錄

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旨微矣時鎬京爲西戎所有王自申東保於雒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其言昭乃顯祖追孝於前文人推本唐叔之盛而所以望之者切矣呂祖謙言由此而上則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則爲春秋爲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然自東遷以後一綫未絕王室之不振不能無憾於晉也

史記衞武公平戎有功王命爲公公年九十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

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夕以交戒我于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歿也謂之睿聖武公

平王十九年戊申申王母家也遣兵遠戍戍者怨思作揚之水以刺朱子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忘不共戴天之讐反爲酬恩逆理至此亦不能再振矣

平王二十一年秦伯獻戎捷秦伯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此秦霸之始時宗周宮室盡爲禾黍大夫行役過之傍偟不忍去作黍離詩

周平王二十有六年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成師穆侯子文侯弟是爲桓叔晉大夫師服曰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旣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强盛晉室微弱國內大亂昭侯七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國人立昭侯子平爲孝侯孝侯八年桓叔卒子鱓代是爲曲沃莊伯莊伯弒孝侯於翼國人攻之立孝侯子郗是爲鄂侯鄂侯卒莊伯復伐晉王使虢公伐曲

沃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積弱至不振已甚如師服言

詩譜云魏之變風作於周平桓之世魏本堯舜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歷山陶河濱禹菲飲食而孝鬼神惡衣服而美黻冕卑宮室而力溝洫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國人憂之而作是詩徐與喬云君子所其無逸不過知民之依若

魏君釆莫以自課直與民爭利矣勤儉不中禮貪忍皆從此出也魏政之儉非儉也嗇也養財爲儉貪財爲嗇魏風以碩鼠終有以夫朱謀㙔云左辟象揥貴者飾也冬服夏屨女執婦功出自富貴之家故以爲褊伐檀則無臣碩鼠則無民魏之所以不能安其居也

史記貨殖傳周猗頓用盬鹽起周禮鹽人云共苦鹽苦讀如盬謂出鹽直用不練也史記正義猗氏蒲州縣也猗頓居猗氏用盬鹽起河東鹽池作畦若種韭

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即畎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猗頓用之以起也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名馳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謂之曰猗頓魏文侯居河北故城今芮城縣地處河山之間土地逼隘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利若猛獸摯鳥之發嘗自謂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彊不能有所守雖以學吾術也猗頓不獨用盬鹽師朱公畜牸之法蓋亦祖白圭朱公之善治生而有得者水經注涑水經猗氏故城北縣南對澤即猗頓之故居猗氏縣志猗頓故居在縣南二十里王寮村又有陶朱公廟皇輿全覽周猗頓墓在猗氏縣王寮村

燕間錄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故禹貢冀州無貢物詩云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朱子以爲唐魏勤儉土風使然而實地本瘠寒以人事補其不足耳太原迤南多服賈遠方或數年不歸非自有餘逐什一也蓋其土之所有不能給半歲之食不得不貿遷有無取給他鄉太原迤北岡陵邱阜磽薄難耕鄉民惟倚墾種上嶺下坂汗牛痛僕仰天待命無平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魚米之利兼拙于營運終

歲不出里門甘食蔬糲亦勢使之然而或厭其嗜利
或病其節嗇皆未深悉西人之苦原其不得已之初
心也天祿識餘亦引前說庶爲近理

齊語桓西征攘白翟至西河乘桴濟河出於圁洛之
間顧祖禹謂永寧州春秋時爲白翟地桓公攘翟至
西河猶在河西也正封疆以禁寇暴晉之西鄙救寧
管仲相桓之力也初鮑叔受管仲三釁三沐進於桓
立以爲相仲爲政四民不使雜處制國爲二十一鄉
作內政以寄軍令官山海以準輕重立三選以擇賢

分五屬以布憲重農以權國幣贖罪以備器械厚聘
幣反侵地以親諸侯齊侯悉從之故仲得盡其才而
伯功立西征至西河蓄治軍以攘夷狄而安諸夏此
經緯天下匡濟一時之大略得於春秋之世尤難宣
聖所以亟稱之而大其功也

國語管子制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置有
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
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
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
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
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伍之人世
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
足以相識其懽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
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按此卽古者寓兵於農之
意而參用後世之法寄軍令於內政遇有征伐鄰國
不知軍不譁而民不擾此所以爲天下才也晉作六
軍而僭於家仲修內政而藏於國一彼一此公私强
弱之分較然矣

平王五十一年王貳於虢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
入寇金履祥曰以虢爲卿士此鄭伯爭政之由桓王
伐鄭之故通鑑注平王東遷虢仲之後徙於上陽是
爲南虢仲之後又分爲北虢班固曰北虢在大陽是
也大陽漢縣故城在今解州平陸縣

明一統志平定州西北五里鵲山下有平地泉名靈
應池池上有靈應王扁鵲墓池旁有靈應王祠鵲嘗
至周其有墓與祠無考元好問詩古柳輪囷數十圍
鵲山祠廟此遺基是也鵲神於醫而法不盡傳周禮

醫師歲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又次之十失四五斯爲下矣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死夫藥有君臣人有强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强弱則用有半倍古人上醫惟是別衇衇旣精別然後識病而後視其强弱分别君臣而藥之多少隨宜鮮不愈矣平定州祀扁鵲於鵲山之麓廟祀至今醫重於世亦惟稽其醫事而用之也

晉乘蒐畧卷之三

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以王命立其子光拔晉人終不忘晉歷考時事唐俗之醇厚自古然矣晉自成師建國椒聊遠條之嗟憂之遠矣揚之水卒章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嚴粲謂其用意深遠其時有相與爲叛以應曲沃者此微詞泄其謀欲昭侯聞之戒懼而早爲備也其論深得詩人之意曲沃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

逾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侯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聲之於詩使采詩者颺之以諷其君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侯言我聞有命者又以見其事已成禍至甚迫所以激發昭侯者至切也曲沃有篡宗國之謀潘父陰主之而昭侯不知此詩正發潘父之謀所謂從子於沃者指潘父也其言我聞有命謀已不密不敢告人正深於告陽雖爲沃陰實聳晉若眞欲從沃則入潘父之黨必不泄其事以取敗蓋忠愛之忱蓄積而自著者至潘父弑昭侯

納桓叔晉人敗歸而立孝侯曲沃莊伯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奔隨而立鄂侯子光於翼其憂深思遠所以維持而保護之者無不至也昔吳季札觀周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陶唐俗化久而猶淳不獨蟋蟀之好樂思居矣地里志鄂在今平陽府鄉寧縣南鄉寧縣志縣南里許有鄂侯城爲鄂侯故邑杜注翼城縣東南有古翼城晉舊都河東聞喜縣成師所封之邑也隨晉地今汾州介休縣東有古隨城是也

桓公二年哀侯侵翼南鄙陘庭之田此莊伯所由生釁也襄二十二年齊伐晉張武軍於熒庭侵翼鄙用武之地而自開間隙使轉得有所藉口以肆行其强暴初惠公之二十四年封桓叔於曲沃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還歸曲沃晉人立昭侯子孝侯莊伯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至是哀侯侵陘庭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此曲沃及翼名亂之本末也

桓三年芮伯萬爲母所逐出居於魏惡芮伯之多寵人也古芮城皆魏地在今芮城縣西十里商時芮伯封此與虞爲鄰國文王爲西伯虞芮質城是也方輿紀要芮城縣東北七里一名魏城晉獻公滅之以封其大夫畢萬此戰國魏之始漢志河北縣古魏國地屬河東郡元和志河北故城本魏城土人謂卽魏文侯城也水經注河北故魏國也後乃縣之在河之北今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周桓王十有一年晉曲沃敗晉師於汾隰獲晉侯左

傳桓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於陘庭逐翼侯於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卽哀侯光也初晉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武公於是伐翼獲晉侯及欒共叔共叔卽成也武公止共叔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遂鬬而死時晉人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小子侯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弑哀侯四年武公誘小子侯而殺之虢公林父以王命立哀侯之弟緡於晉是爲侯緡至僖王四年曲

沃伯伐晉侯緡滅之桓叔始封曲沃至是凡六十七年按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滅宗國自立國人不與而悍然爲之絶無忌憚者積漸使然也昭侯封成師專封而擅請於王潘父欲納成師而弒昭侯莊伯復弒孝侯而王一無所問及莊伯攻晉王反使尹武助之獎奸誨盜積至篡滅宗邦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皆由王養癰成患由是降爲大夫竊於陪臣勢所必至者矣春秋大事表曲沃縣西三十里有汾水爲晉汾隰地陘庭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東南七十

五里有熒庭城志云卽陘庭左傳齊伐晉張武軍於熒庭是也肇域記曲沃晉城卽新田也亦曰王官城

桓王十四年春秦師侵芮以芮小輕之反爲所敗冬王師秦師圍魏初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內外多寵皆非賢德逐之出居於魏芮人更立君秦師來侵芮人敗之秦恥爲芮所敗知芮伯居魏帥師圍魏執芮伯以歸遲之數年復納之以困芮使其自相爭伐以洩其憤其爲計亦巧矣括地志芮鄉南北故城皆古芮伯國在馮翊者爲南芮在魏者爲北芮

周僖王四年曲沃滅晉盡以其寶器賂王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按武公始并晉其大夫爲之請命於王人不敢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服爲幸而反命爲列侯晉侯與虢公之朝王也侯與公同賜名位不同君子猶以爲非禮禮以異數不輕假人況竊先王之重器而又假王命爲重耶下賊上之異變至唐藩鎭極矣戕其主帥而代之坐邀旌節然皆驕兵悍卒擁立圖利若晉之民心卒未有改也自桓叔至武公沃晉相攻逾六七十載晉人始終不服而假

王靈以壓服衆心目已無王矣唐風無衣之詩著武公無君之罪刺諸大夫之黨惡假王命定晉天子反爲亂人之貪豈曰無衣傲慢見於唇吻兩稱子之衣直不知有君矣其云安吉得此衣而後安至於燠則更久假而居之不疑矣厥後三家分晉王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流極之勢必至於此者大小强弱之形勢已成固難抑方盛之氣猋使之帖然就範也孔子序是詩而不删以見世變之窮而周不復振也

唐俗涵濡之深至婦人女子皆得其遺意唐風葛生

之章婦人思其君子久從征役思之深而無異心蘇氏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是詩足以當之當晝夜永時思念情切生不可得見要於死而同穴言至於此義至情盡然亦心知獻公攻戰不休憂傷於生還之無期蓋亦哀之矣風俗者世道之元氣也陶唐遺俗本厚元氣猶存也而日尋攻戰以斲其本根枝葉隨之道之窮而必變無如何也

左傳桓公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侯伐曲沃討曲沃之叛也當其時周新東遷列侯未甚兼併沈

姒蓐黃在太原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環列四境壤地交錯晉之勢猶未甚大也曲沃叛王命虢公伐曲沃至翼侯滅矣而虢仲芮伯荀侯賈伯同日興師儼有方伯連帥之義而蘉王負得列爲諸侯於是肆其狂猘吞滅小國自武獻之世兼國多矣向所執義聲討合從勤王者晉於其後皆翦而滅之以不赴告故經不書不復可考杜注賈國名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有賈鄉唐書年表唐叔虞少子公明康王封爲賈伯荀國名水經注古水出臨汾西又西南逕荀城在絳州西十五里

日知錄晉自武公滅翼而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其時疆土未廣至獻公始大考之於傳滅楊滅霍滅耿滅魏滅虞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太子居曲沃而公都絳不過今平陽一府之境而滅虢滅焦則跨大河之南至惠公敗韓之後秦征河東則內及解梁狄取狐廚涉汾而晉境稍蹙文公始啟南陽得今之懷慶襄公敗秦于殽自此惠公賂秦之地復爲晉有而以河西爲境若霍太山以北大都皆狄地不屬於晉

文公作三行以禦狄襄公敗狄于箕而狄患始稀悼公用魏絳和戎之謀以貨易土平公用荀吴敗狄于太原於是晉之北境至於洞渦雒陰之間而鄔祁平陵梗陽涂水馬首盂爲祁氏之邑晉陽爲趙氏之邑矣若成公滅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頃公滅肥滅鼓而得今之真定皆一一可考也地理考楊今洪洞縣霍卽霍州耿河津魏蒲州虞平陸蒲隰州屈吉州曲沃卽聞喜絳太平解梁臨晉縣狐廚鄉寧縣鄔祁祁縣平陵梗陽清源縣涂水榆次縣馬首盂盂縣晉

陽太原縣
莊二十五年晉士蔿城聚處羣公子外示寵異而陰
分其勢爲深詭不測之計也林註聚晉邑方輿紀要
聞喜縣東南十里車箱城晉侯處羣公子之所城東
西形長如車箱而名魏書地理志車箱城即南絳故
城南絳郡治交澮川後移理車箱城宋白曰絳縣本
理車箱城後移今治
莊二十六年晉獻公自曲沃徙都絳士蔿城絳以深
其宮作都於此二十八年使太子申生居曲沃亦謂

之新城又謂之下國僖十年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
子謂狐突曰請七日見我於新城西偏即曲沃也杜
註絳晉所都今平陽絳邑是也史記是年晉始都絳
皇輿全覽聞喜故城在縣東南故桐鄉也竹書紀年
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城於翼至桐而還顏師古
曰左邑河東之縣桐鄉其鄉名也元和志聞喜縣在
絳州西南六十里桐鄉故城在縣西南八里俗以爲
伊尹放太甲之桐宮非也水經注左邑故曲沃詩所
謂從子於鵠者秦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秦謂之左

邑漢元鼎六年分左邑地置聞喜縣
周惠王八年晉獻公盡殺其羣公子時桓莊之族逼
晉侯患之使士蔿與羣公子謀諸富子而去之又盡
殺游氏之族城聚而處之即南絳故城也於是晉侯
圍聚盡殺羣公子以士蔿爲大司空按獻公患桓莊
之族逼欲去羣公子使其轉相戕賊然後一舉而盡
之術既詭而禍亦慘豈從沃之流毒至是一洩其氣
耶其與士蔿謀之惟恐不勝先去其富且強者更及
游氏游氏亦桓莊族也并赤其族則羣公子之罪狀

顯著然後城聚而處之使無他出盡殺乃止自古骨
肉相殘之烈未有慘於是者驪戎之禍已胎於此宮
之奇告虞公曰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罪在桓莊
毒流後世而獻公又甚之推刃不顧俾無孑遺循環
之報俱不免焉何晉諸公子之不幸也春秋輿圖聚
在絳縣東南十里絳縣志南絳故城在縣南十里亦
曰車箱城魏書地形志南絳治支澮川後移車箱城
史記惠王九年晉始都絳初士蔿以去桓莊之功爲
大司空士蔿城絳以爲晉都備之於豫也晉獻公既

殺羣公子於聚別築城居之以深其宮亦曰絳一統志晉城在太平縣二十五里晉士蔿所築晉獻公都之翼乘北絳故城在縣東二十里今曰北絳村春秋大事表今翼城縣東南十五里有古翼城爲晉穆侯所徙之絳詩譜云穆侯遷都於絳孝侯改絳爲翼獻公又北廣其城方二里命之曰絳則翼與絳爲一地至景公遷新田仍謂之絳因更名翼爲故絳翼城縣志翼城故城在縣東南三十五里晉故絳都也後命新田爲絳故謂此爲故絳

惠王十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止之方士蔿城絳之秋虢人侵晉其冬又帥師侵晉虢屢伐晉而晉不報所以驕其心也士蔿進言曰虢驟得勝於我必易晉而不撫其民人棄民則失其心是無衆也然後從而伐之彼雖欲禦我誰與之效死哉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弗畜此道而以數戰爲事則妨奪農時而將有饑饉之患兵戈之後必有凶年民饑不可用而戰必潰矣此以不勝爲勝之道將驕則卒惰蕞爾之虢其能當此哉

通志士蔿晉人初仕獻公爲士師因以士氏獻公盡殺羣公子士蔿之謀也論者謂開獻公殘忍之心而導使反戈長驪姬離間之漸而賊其所親皆士蔿啓其隙也呂祖謙言嘗考晉之本末開禍端者非獨士蔿其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桓叔其季也自桓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讐必勦其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啟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侯子孫卽自殺其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然則桓莊之族

雖曰獻公殺之其實桓莊殺之也桓莊親其子而讐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與讐其私已甚及獻公親奚齊而讐申生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讐又私之私矣私日盛則心日狹當桓莊殄滅文侯子孫時其心必謂害既除而吾子孫可享無窮之利也豈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耶當獻公殄滅桓莊子孫時其心以爲除其害而申生可享無窮之安也豈料害申生者乃吾身耶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莫如私天下未嘗有私而能愛者士蔿亦以得君而蔽於私者也

惠王十有三年齊人伐山戎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侯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管子書桓公未至卑耳之溪十里見人長尺而人物具冠右袪衣公問管仲仲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伯王興則見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示從右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及膝乃右涉韓非子桓公自孤竹反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陽夏居山陰蟻壤下至仞有水掘地得水

惠王十五年秋有神降於莘王問內史過對曰以其物往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夫民神之主也虐民而聽命於神不可倖也神居莘六月虢公使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嚚曰虢其亡乎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按昔人謂賜之土田正所以禍之妖由人興也蕩其心於虛無恍惚之中而於其實禍反忘之此所以來虞晉之師而昏不知與月令季春日甲乙祀戶先脾杜注以甲乙日至癸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卽其物也左傳閔元年晉滅耿杜預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史記趙世家晉獻公賜趙夙耿索隱今河東皮氏縣耿鄉河津縣志耿城一名耿鄉城一名耿倉城在縣南括地志耿城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水經注汾水又西經耿鄉城北故殷都也祖乙自相徙此通考耿伯爵嬴姓國在平陽府皮氏縣皇輿全覽皮氏故城戰國魏皮氏邑也史記注皮氏在今河津縣治西一里是也

周惠王十有六年晉封造父之後趙夙於耿畢公之後畢萬於魏萬之後爲戰國魏夙之後爲戰國趙始於此是時晉滅耿霍魏有其地而封之忘其初也故耿國周同姓也今絳州河津縣地武王初封叔處於霍今平陽府霍州有霍城卽所封地元和志古魏城在芮城縣北今解州芮城縣東北有河北故城卽魏城亦周同姓國也地理志河東河北縣古魏國地詩國風列魏於唐前而不言晉者原其始封也朱子云周初封魏後爲晉獻所滅蘇氏疑其詩爲晉作故列

唐前猶邶鄘先衛也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亦
其義也伐檀戒素餐儉以明禮唐汝諤言人生天地
間無益於世即嚴居家食詎非素餐故西山之薇未
可遽食空谷之芻亦難虛受不但仕不苟祿也
左傳閔元年晉滅霍趙夙爲將霍公求奔齊晉國大
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公奉祀晉復穰
焉蓋霍公求之故居也水經注汾水又南經霍城東
故霍國也輿地志霍州西十六里有古霍城舊爲霍
叔處封國晉獻公滅之爲先且居封邑一名霍人晉

悼公滅偪陽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是也按
春秋小國之見於晉境者自霍以外鄍芮魏荀賈虞
耿郇楊皆姬姓也鄂自鄂侯二年入春秋至獲麟後
一百五年靜公爲魏韓趙所滅芮今芮城縣爲北芮
在朝邑者爲南芮閔元年爲晉所滅魏在今芮城東
北七里古魏國閔元年晉滅之以賜畢萬解州有古
魏城亦曰曰衰荀今絳州界滅於晉賜大夫原黯爲
荀叔臨汾縣西南有荀城古荀國臨汾故城在絳東
二十五里賈亦在絳州境州界有賈鄉爲賈國地晉
滅之賜狐射姑爲邑虞今平陸縣東北滅於晉耿河
津縣十二里古耿國閔元年爲晉所滅賜趙夙爲邑
郇今臨晉縣東北有古郇城滅於晉楊在洪洞縣東
南有古楊城晉滅之賜羊舌肸爲楊氏邑餘則冀沈
姒蓐黃皆入於晉冀今河津縣東有冀亭入晉爲郤
氏邑沈姒蓐黃臺駘之後在汾州府舊爲沈姒諸國
地併入於晉至晉滅之赤白諸狄潞氏今潞安潞城
縣宣十五年晉滅留吁今屯留縣鐸辰今潞安府俱
滅於晉甲氏在直隸廣平府鮮虞肥鼓皆白狄別種

在眞定府俱爲晉滅此晉滅諸小國之大畧也
周惠王八年晉荀息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賂虞伐
虢引冀入自顛軨伐鄍三門爲辭虞公遂許之按是
時晉政方亂宮之奇諫虞不親於桓莊桓莊之族以
爲戮於虢何愛焉而公不能用其言宮之奇亦不復
強諫豈眞如荀息所云達心而懦少長於君君輕之
而不聽耶卜偃料虢之亡以理占虢公之奔以數而
其禍實自虞啓之趙鵬飛言伐虢者晉假道以滅虢
者虞春秋首敘虞師著其貪賄之罪也虞之貪賄其

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初以一軍爲晉侯從小國之制至是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趙夙得耿使復霍祀畢萬得魏卜偃謂其後必大趙魏於是始得國按昔人言以出亡而免於難者惟吳太伯夷齊得全其終申生不敢違父之命以全孝而分之都城與趙魏同守其疆天命之矣晉滅三國霍爲文王

子叔處所封耿魏亦皆姬姓狡焉啟疆而不恤周親滅人之國旋自滅其家趙魏得國而卒分晉地天不祚晉微而顯隱而彰歷可見矣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今河津縣地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今霍州地三國皆姬姓也

左傳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方輿紀要樂平縣東七十里皐落山赤狄所居也杜氏曰皐落赤翟之別種山下謂之皐落墟又名靈山下有皐落水南流入於鳴水東南八十里石梯山石磴陡絕如梯又十里爲橫山山勢橫亘西入壽陽界又白巖山在縣東南八十里楊趙水出焉北流合沾水其麓掾馬嶺隘口接北直邢臺縣界五代末爲河東守險之地

僖二年晉荀息曰冀爲不道伐虞入自顛軨至鄍三門杜預曰前此冀從虞至鄍也其城周四里亦謂之鄍塞方輿紀要鄍城在平陸縣東北左傳注春秋虞國之鄍邑也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周武王封泰伯後於夏墟西有吳山秦昭王五十二年伐魏取

吳地亦在其地

僖公五年公子申生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二公子懼而出奔先是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君修其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方輿紀要隰州春秋時晉蒲邑

今州治隰川廢縣也括地志蒲陽故城在隰川縣北四十五里蒲水北蒲子縣卽重耳所居地北屈廢縣在今吉州東北二十一里春秋時晉屈邑卽公子夷吾所居者又晉二五言於獻公曰蒲與二屈君之疆也杜預曰二屈當爲北屈漢置北屈縣應劭曰有南故加北汲冢古文翟章救鄭次於南屈後漢仍爲北屈縣晉猗盧伐劉聰遣拓拔普根屯兵於北屈是也

左傳僖九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方輿紀要高梁故城在臨汾縣東北三十七

里晉邑也水經注汾水自楊縣又西南過高梁邑西故高梁氏之墟也

僖公十四年十有一月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

初秦伯濟河敗晉軍三敗及韓晉侯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敎訓而服習其道唯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壬戌戰於韓原晉侯陷泥中時晉軍將獲秦伯慶鄭以救公誤之晉侯遂入於秦

惠王十九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河東大陽縣下陽故城虢邑也晉假道於虞伐虢虞城北對長坂二十里許自上及下七山相重下陽在虞虢之間滅下陽不獨唇齒之憂直不啻引之入室而患及腹心矣

惠王十九年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夫好勝而懼敗者人之常敗則慄慄畏懼時有戒心而不及於難勝則安意肆志伺釁者衆而變出非常晉

滅下陽幾已先見虢之危可立待猶矜敗戎之功易晉而不撫其民天所亡也蘇文忠公之言曰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曰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人生憂患之來每起於得意時以驕盈而蕩心也

惠王二十二年晉滅虢執虞公晉侯復假道於虞以

伐虢宮之奇諫不聽以族行八月晉侯圍上陽問於
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
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
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
鶉火中必是時也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師還館於
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遷虞虢人而收其地別爲築
城以居其人國語伐虢之役師出於虞宮之奇諫不
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惟忠信者能畱外寇而不
害不忠信而畱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抜其

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日
而虞亡通志宮之奇平陸縣舊辛宮里人墓在縣東
四十里辛宮里宮之奇諫虞不親於桓莊爲言而終
不能解虞公之惑去而虞亡百里奚虞人也平陸縣
東北四十里爲虞國都奚以虞人爲虞大夫知虞公
不可諫懼禍及已而去之秦相秦六七年三置晉國
之君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
干戈卒之日秦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賢者之益於人國如是奚非不能諫以全虞不可諫

而不諫猶之諫也與宮之奇同出一轍亦可以無惡
於虞人矣按虢以驕兵數侵晉之邊邑而求土田之
賜於降莘之神豈聰明正直而爲非禮之享史過言
國將興神監其德將亡神監其惡虢多涼德不聽於
民而聽於神其亡已動於四體而虞亦不明輔車唇
齒之勢固爲中智以下之人而晉所以愚之者亦操
之太蹙矣晉執公書人不書侯罪其專也然晉所耽
耽於虞虢務求必得惟恐不速者其所圖不在得虞
虢之土而驚心於東向之秦也虞虢之間有山曰虞

山中條之大阜也東西絕澗中築道通南北之路左
傳所謂入自顛軨是也石崖險峻一線危棧虞虢不
能守而使秦得而有之自山以東無安枕之日矣故
設計以愚之而求必得以備秦也得虞虢而據殽函
之固秦不得長驅東出其所圖實在於此當晉之圖
虢也王不命方伯聲罪討晉而談笑置之虢入晉而
晉日強周日削矣然自獻公滅虢以後守桃林之險
秦不得東進一步主伯天下者二百年周得以長存
猶賴有晉也水經注虞北長坂二十里道極險謂之

虞坂寰宇記春秋晉假道伐虢卽由此路也杜預注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平陸縣東北大陽故城春秋晉大陽邑也括地志故鄍城在平陸縣十里寰宇記鄍城在平陸縣東北其城周廻四里杜預注鄍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河東皮氏縣東有冀亭河津縣志縣東北十五里如賓鄉冀亭俗謂之上亭下亭鄉寧縣志縣北四十里屈家溝相傳古產良馬處明一統志石樓縣東南四里有屈產泉南山有水發源隰州瀑布奔流元和志石樓縣東南十里龍

泉山龍泉所出山下牧馬多產名駒故號得龍泉

周惠王二十有二年晉殺其太子申生於是公子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初獻公烝于賈君生太子申生及秦穆夫人又娶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繼伐驪戎獲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惑于驪姬欲立其子使太子主曲沃帥偏師伐皐落氏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姬復詭使太子祭齊姜而潛毒其所歸之胙以寃害之並誣譖二公子使獻公立卽命將捕殺至推及天倫而不顧夜半之泣幾斬晉祀葢由獻公喜事勸民好動干戈殺傷過重而又內亂宮闈天卽以戎女搆之使其父子自相戕賊骨肉未寒禍亂迭作蘇子瞻謂用兵之禍物理難逃與唐之武氏報同一轍不然如獻公之梟雄沉鷙智計絕人展拓晉疆立數世覇基較諸唐高宗之庸闇實懸霄壤何致亦爲婦人所弄顛倒昏亂玩如木偶而不自覺豈非循環之報也哉申生守貞而死人哀其志使當伐蒲與屈重耳夷吾亦從亂命晉不其危乎亦有窮而爲轉者矣通鑑注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者小戎允姓之

戎驪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有驪戎城故驪戎國寰域記新城一名晉城卽晉所徙新田亦曰王官翼南鄙邑也在曲沃縣南二里吉州志北屈廢縣在州東北元和志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也隰州志蒲子故城在州東北州本春秋晉蒲邑有古蒲城重耳所居也漢置蒲子縣屬河東郡通鑑注皐落氏赤狄別種皐落其族氏赤狄都於倚亳城恃其巖阻敵不可盡也里克言皐落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微示里克以欲廢申生意也春

秋大事表傳二五言於晉獻公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是時狄侵滅諸國狄地連亘晉境皐落逼近國都虐使太子身蹈危地筮之繇辭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其實不能相容而必欲寘之死也顧復初詩狄之廣莫晉爲都盜邇平陽患切膚是也

周襄王二年秦人納公子夷吾於晉初里克及丕鄭使告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子盍入乎重耳見使者曰父生不得供備灑埽之臣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

罪辱在大夫敢辭呂甥及郤稱亦使告夷吾於梁曰重賂秦以求入吾主子夷吾許諾秦伯使公子縶弔重耳曰喪不可久時不可失公子其圖之重耳見使者曰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起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夷吾如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私謂公子縶曰里克丕鄭與我矣君苟輔我入河外列城五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疑急也公子縶反命秦伯以重耳仁欲與之公子縶曰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可以進退秦伯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侯以諸侯之師討晉及高梁而還按易言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國人之誦曰若翟公子吾是之依人心早有所屬矣而當時置君迎立惟利是視秦納晉君而擇利呂郤圖利而告梁至重耳對使則云父死之謂何而因以爲利稽顙不拜起而不私示遠利也夷吾以利要秦之君臣而恃里丕與我穆公知重耳之仁先置不仁以滑其中而進退之蓋皆以狙詐相傾而無實意也重耳在外十二年閱歷久而更事多堅始固本仁其親

而信於民內不擾大喪大亂之剡外擇所倚以自固雖子犯之善謀亦人心之太順也故入則取威定霸勳冠一時蓋備歷艱險而愼其初也輿地志高梁晉地今平陽府臨汾縣有高梁都亦名梁墟臨汾縣志高梁城在府城東三十里高梁都程黃里晉地道記高梁城卽叔向邑竹書紀年出公二十年晉智伯瑤城高梁

晉語惠公卽位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不更厥

貞大命其傾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配兮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其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有美於中必播於外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諸侯按孔子繫易曰知幾其神幾之見於民者其神也民以翟公子為依天定之矣而又以舅犯言堅樹在始不敢忘親以爭利暮年舉事為霸於天下其非偶然哉

左傳僖公七年晉里克帥師敗狄於釆桑注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釆桑津在今寧鄉縣西大河津濟處也

梁由靡請追逐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按是時狄勢方盛昔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不可厭也蓋厭則怨深而羣黨來報反為民害里克逐狄當狄方合之時也春秋時赤狄白狄種類最繁兼有長狄兄弟三人無種類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皐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白狄之種有三曰鮮虞曰肥曰鼓閔僖之世狄尤橫當時專以狄名者皆赤狄也赤狄最強能役河西之白狄而長狄尤酋豪中之魁異者合諸部為一力大勢盛故能以兵伐邢入衛滅温伐周里克所云無速衆狄正以此也其疆域自蒲屈以東并州山谷中錯雜居處東與齊魯衛為界蓋自平陽潞安汾并以及山東之境縣地千里邢衛齊晉鄭諸國胥被其患而晉尤患在剝膚里克言懼之而已固不能盡剪滅而驅除之也惟懾之使各安其居徐以散離其勢斯為安攘不敗之道也

春秋之世戎翟之雜居於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

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翟於大鹵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以開其道其不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為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易服所以便騎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諫易服而不諫騎射意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矣樊噲傳曰鴻門之會沛公脫身獨騎馬樊噲等四人皆步從騎捷於車也騎利攻車利守衛將軍之遇敵以武剛車自環為營車以為守也

周襄王五年晉麥禾皆不熟薦饑秦輸粟於晉史記

穆公用百里奚公孫枝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疏雍臨渭絳臨汾渭水自雍而東至華陰入河從河逆流而上至汾陰入汾又逆流東行而通絳自雍相望至絳聯舟而進繼至不絕命之曰汎舟之役及秦饑晉閉之糴復乘饑伐之不與所賂地秦穆公使丕豹將自往擊之秦師及韓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謂不可狃遂進師戰於韓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而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

君而西也亦惟晉之妖夢是踐妖夢者狐突夢見太子而有言也至是適如其言王聞秦獲晉侯曰晉我同姓爲請於秦秦伯夫人聞晉侯將至乃以太子與女登臺而履薪焉使人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若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秦伯謂其大夫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憂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必歸晉君公孫枝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乃許晉平饋七牢焉晉侯復歸於

絳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晉於是以河外列城五自華山迤東盡虢之東界中間五城焦瑕其二悉入於秦秦境東至河按子犯有言師曲爲老直爲壯燭之武退秦師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秦之所不釋於晉者也輸粟閉糴同一饑而施報互異曲在晉矣而秦汎舟以重其情繼事以益其過秦已操必勝之權晉處於就敗之道非獨愎諫違卜咎在失幾也史記稱穆公得食馬者三百人聞秦擊晉從軍穆公馳追晉君不能得反爲所

圍食馬者馳冒晉軍解其圍脫穆公而生得晉君以報秦此徒震於施報之殊而未昭晰其曲折之分天所助者順曲以爲直義之所不容也春秋輿圖韓原今韓城縣卽少梁也與河東隔河剡首北徵彭衙之戰皆在河西郃陽澄城白水界內韓城迤南之地

僖公十五年晉作爰田易入公者與所賞之衆也晉語作轅田轅易也易薄爲腴也趙過教民爲代田代亦易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公羊傳注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等上田一

歲一易中田二歲一易下田三歲一易食貨志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更耕者自爰其處顧寧人言田以近郭爲上地遠之爲中地下地先耕者近郭洪武之冊田也後墾者遠郊繼代之新科也一易再易之田多出於遠郊新墾晉中山多田少其平原沃野麥秋尙可兩熟惟山鄉磽瘠之處地旣遠而土亦薄則有一易再易之殊若近郭上山岡陵邱阜禾稼如雲歲獲有收無一易再易之田而不爰其處歷時旣久拓地日

廣而墾種者多也

襄王七年晉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使州長各繕甲兵此繼爰田而修征繕之事欲寄軍令以張國勢也齊作內政猶得寓兵於農之意權穀弊而殺商估之利蓋農夫之事因時所宜爲之制施伯之言曰管子天下才所至之國必得志於天下晉爲喪君有君之謀欲以征繕威天下使好我者勸惡我者懼求有益於國家襲仲之法而所以爲用者殊也

左傳僖十五年晉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旣而不與晉侯之入也賂秦自華陰及解梁城歸而謀之諸大夫皆不欲與使丕鄭謝緩賂按秦征晉河外五城晉人不與雖負秦之約實固國保邦之要著也以虢略賂秦開函谷之道撤桃林之守秦得東向以抗衡於晉後雖有文公不能圖伯晉之諸臣焉肯以疆域之門戶予人使人得倒持其柄也故卒征繕以輔孺子閉關謝秦秦知空名爲質之無用卒歸惠公呂郤諸人不可謂爲謀之不臧矣漢志蒲州東南解梁城春秋之解梁也

周襄王八年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杜注狐廚受鐸晉三邑襄陵縣西南有昆都聚顧復初言府城西北有狐谷亭孔氏以爲卽晉之狐廚邑府城西二里逼近汾水是時狄自西來薄平陽境狐廚受鐸在汾之西而昆吾則在汾東故涉汾而後及昆吾也按晉獻之世以蒲屈爲邊蒲屈爲今隰吉二州之地自此以東皆狄也狄與晉爲鄰狐廚受鐸可乘間而入涉汾並及昆吾蓋赤狄能以威力役其種類白狄之在河西者赤狄之勢亦能役

屬之故得以肆其橫暴而深入內地也春秋輿圖臨汾縣西有汾水狐厨受鐸在汾西昆都在汾東曲沃縣西三十五里有汾水縣南五里有澮水所謂有汾澮以流其惡澮水一名少水

晉語僖公二十四年董因迎公於河公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

之滋必有晉國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濟且秉成必覇諸侯按史記天官書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歲星東方之精歲行一次十二歲一週天歲星盈縮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伐人春秋戰伐每引爲準文公卽位之年歲星在晉始受於大梁纒實沈之次高辛子實沈遷大夏主祖參叔虞封於唐南有晉水傳子燮改爲晉侯故參爲晉星歲運臨之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唐叔始封時歲在大火卽大辰也故謂以辰出參入爲祥而有晉國也此天道自然之數或竊其說爲禨祥不法大史公謂春秋紀異而說不書天道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

左傳蒲與二屈君之疆也吉州志北屈廢縣在州東北元和志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也杜預曰二屈今平陽郡北屈縣二當爲北語意始合

左傳郤缺復歸冀杜注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河津縣志冀亭卽如賓鄉在縣東北十五里水經注汾水又經冀亭南卽臼季過冀野見郤缺與妻相敬而文公復與之冀者卽其地也

晉荀吳率師伐狄毀車爲行敗之於大鹵平邱之役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嗣復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降吳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爾城軍吏疑其獲城而弗取也穆子曰獲一邑而敎民怠將焉用邑率義不爽好義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荀吳偃之

子卒謚穆

襄王十有一年梁亡梁自去安邑以魏子秦已有必亡之勢矣又罷民而役土功語云畏民者王玩民者亡溝公宮而以秦懼民民去而秦兵至一舉手之勞耳安邑之魏豈遽至是哉

襄王十七年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問原守於寺人勃鞮而以趙衰爲原大夫按襄王不許晉隧而割周四邑以塞晉意其非本心可知也陽樊之民不從晉繫心於周可見也原之不服猶是已晉遷守原之伯貫於冀民不服而脅以威威不能屈而引去割王之地而民不忘周其亦有內愧於心者姑假信以要結之也原降而知原之不易守私心有不欲明言者故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惟其心之有所不釋也柳州以守原之大政而謀之嬖近著晉君之罪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議明其罪而未摘其心文之所以爲譎也

皇輿全覽原伯城在沁水縣北即原伯封地

春秋時晉大夫狐突有食邑没而葬於交城縣之馬鞍山其北有山曰狐突與馬鞍山相連縣之鎮山也太原屬內廟祀狐突其來已久見於志乘者有三一在交城縣北爲最盛一在徐溝城南內道村一在興縣西南鄉皆有專祠未詳起於何時祀事至今不廢馬鞍山之麓有狐大夫墓突子毛偃墓亦在焉突竭忠於晉二子毛偃從亡復國功烈最著而突以忠見僇鄉人憐之爲立廟古者鄉大夫殁而祀於社茲猶其遺意與韓佑狐突祠記略春秋時晉大夫狐突并其子毛偃葬於交城縣北之馬鞍山亦曰狐突山縣之鎮山也大夫邦波村人去太原八十里即今交城縣是也邦人思大夫之直祠而祀之蓋有年矣狐突字伯行重耳外祖父爲獻公大夫左傳公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突御戎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文也佩衷之旗也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凉冬殺金寒玦離雖欲勉之其可

盡乎欲行羊舌大夫不可將戰突諫曰昔辛伯云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申生不從敗狄而反讒言益起突杜門不出及重耳出亡突二子毛偃從之懷公立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晉人哀其死而思其德也所在祀之其猶三代之直與子毛從文公出亡反國弟偃稱其賢讓之

公使將上軍城濮之戰毛設二旆退楚右師復與偃以上軍夾攻楚左軍潰偃字子犯突次子初從亡時卜適齊楚偃曰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其惟狄乎狄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近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乃遂之狄處狄十二年偃曰蓄力一紀可以遠矣當是時齊相管仲桓公霸諸侯欲往倚之求善以終乃行過衛及齊齊桓公妻之重耳安焉未幾管仲歿桓公已老偃請去齊不果乃與姜氏謀醉公而遣之過曹至宋及鄭遂如楚楚子饗之子圉自秦亡歸秦伯名重耳於楚楚子厚幣別由間道以送於秦及晉惠公卒子圉嗣晉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援欲爲內應於是秦伯納重耳以兵送歸而復國偃之力爲多也按狐突以非罪致命子偃從亡至一十九年而後返危而復安籌策皆賴其力突爲不死矣而惟仁親一語爲得國定霸之根原天下未有不仁而能自利者亦未有不仁其親而能服人者先仁而後利子犯能言之文公能行之春秋主臣之智謀未有若此之能見其大者其從亡

過衛適齊之鄭不入秦而之楚皆有不得已之苦衷左氏未嘗明言顧復初推論原由甚爲精當時重耳有賢名且多得士夷吾以弟越次而代立其君臣之欲甘心於重耳非一日矣重耳托足無所倚庇齊狄秦楚諸大國力猶足抗晉餘如鄭衛諸邦則晉令朝下夕卽槃獻耳其如齊也當秦歸惠公之明年秦晉方協齊桓下士且之齊求庇迨桓公卒孝公內亂不足恃因更他適歷曹宋至鄭若由鄭入秦必道晉殽函之境如寺人披者百騎邀之有餘趙衰狐偃輩慮

必及此是時楚成恢廓大度送重耳入國巳身任之會子玉有言穆公來迎乃送之秦秦楚別有間道由商雒入武關遠避殽函之衝扼而楚又設兵防衛以備不測使得安至於秦公子返國雖得秦力楚實成之平心推求當日事勢實如此足發左氏未發之覆也

左傳僖二十四年春正月公子濟河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懐公遣軍拒重耳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

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懐公於高梁時懐公奔高梁遣使殺之春秋輿圖高梁在平陽府臨汾縣東北桑泉在臨晉縣東十三里廬柳在猗氏縣西北解州志州西北有臼城晉大夫臼季邑亦謂之臼衰郇今臨晉縣東北十五里入晉爲郇瑕解縣西北有郇城文王世子所封郇國詩所謂郇伯勞之者也春秋釋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之墟也解故城東北有城卽郇故城寰宇記桑泉城在臨晉縣東北注桑泉在河東解縣西春秋時晉邑也方輿紀要解城在臨晉縣東南十八里春秋之解梁城也桑泉城在其東後漢書郡國志解有臼城春秋臼季邑方輿紀要解州西北有晉大夫故邑曰臼季亦謂之臼衰杜注在解縣東南蓋謂臨晉縣之舊解縣也今解州治卽廢解縣基地州城九里有奇門四面石門背鳴條州南檀道山與中條山相連山嶺參天壁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州南二十里曰橫嶺中條之脊也南跨芮城平陸北跨臨晉爲河東要地水經注闞駰曰令狐卽猗氏城今其處猶

名令狐村縣北有廬柳城重耳入晉軍廬柳卽是城也皇輿全覽高梁城又名梁墟在平陽府城東高梁都陳黃里通志臨汾縣高河城北七里卽古高梁也郡國志高梁春秋高梁之墟有高梁亭高梁堰春秋屬晉杜預注平陽楊縣西南有高梁城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年智伯瑶城高梁卽是地也聞喜縣志縣治卽左邑故城也水經注涑水又西南經左邑故城南故曲沃也春秋傳曰下國有宗廟謂之國卽武宮也春秋大事表云今聞喜縣東二十里爲桓叔所封

曲沃歷莊伯武公國之三世凡六十七歲滅晉後仍爲別都一名下國有武公之廟在焉凡外來公子入立及君薨而殯皆朝曲沃武公之廟故重耳入而朝於武宮也及成悼亦然文公殯於曲沃去翼城縣之故絳凡二百里國君五日而殯文公以巳卯卒明日庚辰即出絳蓋以曲沃路遠至殯則五日也日知錄

晉自都絳後遂以曲沃爲下國然其宗廟在焉悼公之入大夫逆於聞喜之清原是次郊外庚午盟而入辛巳朝於武公是入曲沃而朝於廟已酉即位於朝

至絳都平公之立亦云改服修官烝於曲沃後忽爲欒氏邑擅易宗國大夫專恣一至於此

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不及介子推子推弗言與其母偕隱而死史記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山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寒食淮南要畧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南北皆謂之請龍郡國志介休縣有介山緜上聚子推冢在焉介休縣志介山南跨靈石東跨沁源盤踞深厚忌坂在縣西南相傳子推被焚處顧寧人云晉文公時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今翼城有緜山萬泉亦有介山楊雄河東賦介山不專指介休魏晉之俗尤重寒食此龍忌之說也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爲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爲之禁火古無其說夫火神物

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隋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人以雒陽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温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火不改而人不病者鮮矣聖人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以順天也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漢武帝

猶置別火令丞典司燧事後世遵行之石勒不禁寒
食而有風雷冰雹之警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
以爲爲子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爲商星
實祀大火而汾晉參墟參辰錯行不毘和所致晉俗
之所以獨重者其來有自傳聞之誤久而失其實也
懸書諸說存而不論
襄王十有四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
戎居于瓜州陸渾其別部也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
徙之伊川其後遂從戎號爲陸渾縣初平王之東遷

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
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
川皇輿考陸渾故城在河南河南府嵩縣其西有伏
流坂爲伊水伏流處卽伊川也輯覽注辛有虞董父
之裔其後爲董氏
襄王二十年晉侯齊侯宋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
敗績初楚子使子玉釋宋而去曰無從晉師晉侯在
外十九年而得國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
可廢乎子玉使伯芬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

執讒慝之口以蔿賈言而欲吐其氣也楚子怒少與
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
釋宋之圍先軫曰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我則無禮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
旣戰而後圖之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
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以爲報也楚
衆欲止子玉不可晉侯及諸侯之師次於城濮楚使
鬬勃請戰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
子玉以若敖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

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犯陳蔡陳蔡奔楚右
師潰狐毛設二旆退而若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
楚師馳之先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
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
穀而還子玉敗歸及連穀而死按兩軍相見而圖間
執讒慝之口快於一試驕兵不祥宜其敗也朱子言
自齊桓公歿楚侵列國得晉文攔遏如橫流汎濫特
作隄防不然列國爲渰浸必矣獨以伐衛致楚陰謀
取勝爲譎而不正然當狂瀾既倒之時不可無此也

通志胥臣字臼季晉人從文公出亡及返國趙衰稱其多聞可爲輔公使佐下軍城濮之戰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敗之歷官司空始文公在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欲辭臣曰昔少典取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是故娶妻

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按臼季於秦歸女而進言曰取其所棄其理有所未足也納幣大事而必取人之所棄謂以濟大事有所倚於秦而隱忍以相就他日議立君賈季以雍不如樂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以安民而趙盾以辰嬴賤班在九人下爲二君之嬖與季異議季乃獨迎樂於陳是猶復理前說或陰以濟其私未可知也史記注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

襄王二十年五月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莒子盟于踐土晉侯至衡雍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爲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陳侯如會諸侯朝于王所晉文公於是始霸輿地考衡雍即垣雍城在懷慶府原武縣水經注晉文公戰勝於楚周襄王勞之於此

襄王二十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初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

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溫之會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于是置諸深室甯俞職納橐饘焉後晉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侯爲之請納玉于王與

晉侯皆十瑴乃釋衛侯衛侯使周冶殺元咺及公子瑕遂歸于衛

襄王二十有二年晉及秦圍鄭晉語鄭人曰與我詹而師還謂叔詹曾請殺晉侯也詹請往鄭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詹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如忠以事君者與詹同晉人舍之曰欲得鄭君而甘心焉鄭乃令燭之武夜縋而出謂秦伯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爲利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主秦伯遂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而還狐偃請擊之晉侯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亦去之

襄王二十有五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初秦潛師侵鄭及滑知鄭有備滅滑而還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從戎敗秦師於殽獲孟明西乞白乙以歸文嬴請三帥使歸就戮於秦公許之三帥歸秦伯素服郊次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秦大夫及左右皆請殺孟明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復使爲政明年孟

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戰於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晉趙衰言於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又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至秦伯悔不用蹇叔言復用孟明以一其志遂使伐晉有必死之心晉人爲之氣奪而不敢出乃誓軍以申不用蹇叔之謀且曰令後世以記余過按世謂孔子序書列秦誓於周書之末以爲百世可知淺之測聖人矣聖人重在悔過過而能悔則必敬老敬老則必親賢而愛民春秋之世其君臣皆以詐力相傾狎侮老成

至於怙惡不悛殘民以逞臣不以是責之君君不以是責其躬遂至輾轉迷謬爲生靈之大患悔而懼懼而增德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穆公思皤皤之黃髮引咎自責經百折而不回恤民爲君之大原在是聖人具書簡末深原衰世壞亂之由而示以標準不獨用人勿貳得孟明而轉敗爲功以定霸也或竊其似如後世讖緯禨祥之說儒者弗道也

皇輿全覽遼州箕山之陽有晉大夫先軫祠祀起於何時無考而鄉人奉祀如故溯自襄公時軫以秦嬴

一言釋三帥將有後患不顧而唾違禮致懟悔而自正其罪免胄入狄身死以報君惠亦烈矣哉夫軫之受知於文公也與趙衰狐偃賈佗魏武稱五賢從亡備歷艱辛城濮之戰執宛春許曹衛以激楚而走子玉成文公之霸殽之役繫三帥而大襄公之烈竭智盡忠以樹鴻勳卒不能自解而就死者明臣道以示爲臣之戒也人臣不能以道事其君一不遂其志則腹誹怨望及事勢偶有可乘暫得於己往往專權搆難嫌隙交訌三家擅晉六卿分晉遠棄桓文之功近希曹馬之跡僥倖於一時者又先大夫之罪人也大夫尸歸於晉面目如舊凛凛有生氣精神固有不能遽滅者也名傳於後血食箕土死且不朽視夫蔑禮而不能有終者相去何如也遼州志箕山在州東四十五里唐初置箕州於此又因州東儀夷嶺名改名儀州寰宇記箕山有石室方四丈壁中有篆書人莫能識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秦伯師於河上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繼文侯之業而宣信於諸侯卜

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又筮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於是辭秦師南下先是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作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今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隗氏爲后而旋廢之狄怨王遂

畢大叔以狄師攻周大敗王師王出居氾大叔以隗氏居溫晉侯逆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王饗晉侯賜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按是時文公初立秦欲納王而晉辭秦師獨下文公返國賴秦之力實陰忌之必不使勤王之舉得分其功晉之抑秦尺寸不令東進自此時已大爲之防矣秦知文公梟雄不敢覬覦桃林經營武關以爲南出之門戶亦不得有由是二百餘年秦屏伏西陲而不敢出也

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西圁洛之間水經注圁陽故城在神木縣齊語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於石抗河經嵐石東兩岸間勢如建瓴舟行湍急土人編木爲筏渡軍轉糗糧皆用之所謂泭也大曰泭小曰桴乘桴濟河出圁洛間按顧祖禹謂永寧州春秋時爲白翟地自晉敗狄於箕獲白狄子狄已竄入汾晉山谷間矣桓公攘狄至河西文復踵其武逐居圁洛間圁水即無定河延安迤西皆狄所居洛水由洛川經白水至三河口南北皆狄也晉之疆宇踰河而西界於秦春秋大事表晉文公初伯攘白狄開西河魏得之爲西河上郡白翟之地爲今陝西延安府東去山西黃河界四百五十里河西之地犬牙相錯於秦之境內穆公之世未嘗一日忘東向其援立惠公也實貪河外列城之賂以爲東出之謀韓之戰秦始征晉河東未幾復屬於晉秦故不能得志於晉此桓文攘狄之深謀而秦晉交會之一大關鍵也春秋僖之末年赤白狄始分其種類自相携貳各分部曲勢分力弱晉成

公時晉與狄平而藉其力白翟始見於經赤狄盛則晉用白狄赤狄衰則晉圖白狄晉文之攘白狄在始分力弱時也

元和志云解故城在臨晉縣東南十八里此即北解也隋書地理志開皇中置桑泉縣寰宇記桑泉故城在縣東十三里春秋晉桑泉地臨晉縣志桑落泉在縣東北七里汲之不竭決之不流既湮復出靈氣所聚古人以桑泉名其地義亦取此土人取其泉水釀酒精美即以其泉爲桑落酒泉也水經注桑落酒成

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鄉有宿擅工釀者酒熟庶友牽拂相招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索郎卽桑落之反也

寰宇記猗氏故城今名王寮村括地志令狐城在猗氏縣西十五里文七年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卽猗氏地刳首在縣西三十里猗氏縣志古令狐城今猗名爲令狐村又臨晉縣東北十五里亦有令狐村鄰壤相襲也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宜處原遷原伯貫於翼趙衰爲原大夫從被言也按韓非子云箕鄭挈壺飧從文公出亡迷失道不及公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忍飢餒之患而全壺飧是將不以原叛乃擧爲原令此趙衰事也衰有大功於晉而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亦滹沱麥飯之眷思也

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按晉初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辟天子六軍之名已隱樹六軍之幟矣晉始以一軍爲侯至獻作二軍文作三軍及是增置三行與六軍抗迨蒐清原又廢三行作五軍蒐夷舍二軍復三軍至鞏之捷則明作六軍不復忌憚但知僭天子之制而不知種六卿之禍也

左傳僖三十年鄭燭之武謂秦伯曰晉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焦瑕河外五城之二通志瑕城在臨晉縣東南晉大夫詹嘉故邑文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是也

左傳僖三十一年晉蒐于淸原作五軍以禦狄注聞喜有淸原在縣北三里許以漸而高行二十餘里四

圍邱壟中爲平原所謂晉原也通志晉原土厚宜五穀東起曲沃西至黃河其間高下險夷不等大率皆土嶺而間有石又北數里達絳州界其東接紫金山西接稷山界長五十餘里

春秋晉滅虞虢遷其人於茲氏今孝義縣地也寰宇記孝義縣有虞虢二城晉滅虞虢遷其人于此築城居之皇輿考孝義之虞虢二城乃晉遷虞虢之人所居處非二國故都也虞城在縣東十里虢在其北

春秋晉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近鹽服虔曰鹽鹽也土

人引水裂沃麻分灌野川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卽所謂鹽鹺也而味苦號曰鹽田鹽鹽之名始資是矣觀此則今之曬鹽其來亦久而味苦不堪食正所謂鹽也與自生石鹽價當倍蓰矣詩云王事靡盬盬當是苦意靡盬言不苦也近註欠安左傳晉侯夢楚子伏已而盬其腦當是用鹽鹽採入腦中故子犯曰吾且柔之矣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於箕郤缺獲白狄子初缺父冀芮有罪奪其邑臼季使過冀

野見郤缺耨其妻饁之敬如賓歸言於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故邑也按是時赤狄最強自平蒲并汾迄山東之境壤地交錯千有餘里能以勢力役使白狄至舉兵伐晉深入至箕梟張已甚牢孔言晉景霍以為城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翟之民實環之若非大挫其鋒無以懾服衆狄敗狄獲白狄子軍威大震狄皆膽落此晉滅狄之先聲也杜預注西河郡有白部太原陽邑南有箕城晉陽處父邑明一統志箕城在太谷縣南三十五里左傳晉執叔孫昭子館於箕是也河津縣志縣東北冀亭卽如賓鄉左傳注冀亭有上亭下亭或謂之興亭後漢書郡國志解縣有臼城注云博物志曰臼季邑左傳曰晉文公入取臼衰者也解州志臼城在州西北

漢書志晉文公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為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不假塗請擊之遂

要崤阨以敗秦師匹馬倚輪無反者至是惠公賂秦河外五城之地復為晉有以河西為境晉聽先軫之謀結怨疆鄰四被秦寇自襄公至厲公與秦搆難數世不息發端於此矣

周襄王二十有八年秦伯使孟明等將兵伐晉濟河焚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報殽之役也晉人皆城守不敢出遂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作秦誓通鑑注今蒲州府永濟縣有孟明橋卽秦伯濟河焚舟處盟師必克因以名橋王官

城在蒲州府虞鄉縣南近王官谷鄗作郊臨晉間小
邑茅津在今解州平陸縣有沙澗渡亦名茅津渡在
黃河北岸南對陝州卽春秋茅津爲黃河別出之渡
永濟縣南五里蒲坂城在河之曲乃秦晉東西往來
渡河之通津凡濟皆不言地名但稱濟河惟別出茅
津則特舉以見之如南河輔氏之類皆是也
左傳文公四年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
之役按是時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視
隣國之禮有加且曰同盟滅雖不能救其敢不矜吾

自懼也秦方以晉伐不能救江爲憾而晉惟搆王谷
之怨不救江而專事於秦幷令秦亦不得禦楚此晉
之驅秦比楚也而秦於其後卽援楚以敝晉晉與秦
釁愈深秦楚之交益固此春秋勝敗興滅之一大機
關也邧新城秦邑西安澄城有古新城是其地
左傳文公六年晉蒐於夷改蒐於董董卽董澤也水
經注涑水西逕董澤陂南卽古池東西四十里南北
三里文公蒐於董澤卽陂也聞喜縣志董澤一名董
治在縣東四十里卽舜時董父豢龍之所其水南流
入涑杜注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氏陂産楊柳可爲
箭厨武子曰董澤之蒲可勝旣乎卽是地也古池在
涑水西
春秋文六年晉賈季迎公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郫
初晉襄公卒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主議立公子雍賈
季曰不如立公子樂使名公子樂於陳趙孟使先蔑
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而殺公子樂於郫趙孟卽趙盾
也博物志垣縣東九十里有郫邵之阸孔穎達曰垣
縣有召亭是也名勝志垣以地近故垣城而名本後

魏之邵郫周名分陝於此方輿紀要垣曲縣東邵城
亦曰邵郫襄二十二年齊伐晉張武軍於熒庭戍邵
郫卽是地也
文公十二年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於河曲杜
預曰交綏而退也秦晉稱人以微者告也括地志蒲
坂故城在蒲州河東縣南二里舜所都也李好文記
略河千里一曲自龍門而南抵太華遂折而東自臨
晉縣流入州西蒲津門外南流復折而東入芮城縣
界謂之河曲通志圖說河之入中國也自北而南其

下龍門經底柱也自西而東全晉之地二面帶河當其一曲蒲坂正其曲處故曰河曲與秦隔河近攻甚易故交搆不息也

晉襄公卒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使先蔑士會如秦逆之秦伯送公子雍于晉多與之徒衛晉太子母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趙盾與諸大夫皆患嬴氏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夷皐以禦秦師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按晉諸

臣於立國大事不愼始慮終至事有難爲而先後異行自反其所事以背秦疎亦甚矣先蔑之入秦也荀林父止之令以疾辭而懼禍之及諫之切至如此然何不出一言以止盾也自是秦晉河上之師連結不已釁實起於此寇婚媾而長仇讐使南服鯨鯢得肆其憑陵以盡漢陽諸姬盾不能逭其咎矣

襄王二十九年晉使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處父使謂子上曰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不可乃退舍處父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歸王殺子上晉以處父爲太傅按此卽陽子華而不實之實証也兩軍相見而譎以爲知取勝於人非行師之正陽子自多其術之足以勝人而不知爲衆怨所歸其所以自多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襄王三十二年晉使賈它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易中軍以趙盾爲帥它佐之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盾於是

乎始爲國政制事正法辟刑秩禮諸政皆有成法以授處父與它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賈它怨處父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狐氏之族也十一月晉殺續簡伯它懼討而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孥按陽處父以嘗爲成季之屬而私於所知易成命已定之帥名釁實在於此釁由自開而以盛氣陵之純一於剛亢陽之道也君子不欲多上人而奪他人所有以從所欲侵官孰甚焉况華而不實怨之所聚剛以聚怨曷可定身寗贏見及

於此懼入其黨而離於難先機之哲也通志賈它卽狐射姑假子它字季食邑於賈稱賈季與偃同從文公出亡過宋宋公孫固稱其多識以恭敬及反國官太師

頃王四年秦爲令狐之役伐晉取羈馬羈馬晉邑也晉人禦之從秦師於河曲時臾駢佐上軍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士會告秦伯曰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二月秦軍掩晉上軍趙

穿追之不及反怒曰敵至不擊將何及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乃獨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歸勝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趙穿不可而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按兵家進止有常度趙穿之不在軍事秦人已先窺之而使不得固守則可以從容肆志一出一止智者行之而得愚者行之而失也寰宇記羈馬城在蒲州城南三十里涉邱是也杜注夷晉地

通志雍季晉人文公將與楚人戰城濮名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行賞雍季在先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

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按晉楚軍於城濮晉侯懼楚而聽輿人之誦又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氣已先懾而不欲戰子犯鼓其氣以晉爲得天楚伏其罪而柔之而文公猶念楚惠不釋於心子犯復以晉之表裏山河爲無害欒貞子以楚盡漢陽諸姬爲恥然後詰朝相見設二旆曳柴僞遁而楚師馳之乃橫擊夾攻大敗其軍得詐之力也詐者兵法之所有事而文公方布信義於天下故雍季以爲言雍季以晉人而爲久大之論宜見重於文公也

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按是時秦晉相持於河上郇瑕當桃林之衝自潼關至函谷歷陝華二州之城俱謂之桃林塞至秦孝公始置關前此則但云桃林也備兵於此扼秦之咽喉而固其防昔人謂桃林之戍爲趙盾第一功春秋綜言桃林秦晉接壤東卽晉境西盡秦疆內潼關一路與周通爲內外往來要徑秦之入寇始但聘列國以離盟主交繼且圖諸侯以肆東封略其爲中國患者此也桃林戍而秦不得直搗邐澗并不得旁通巴蜀東諸

侯多賴以倖全趙宣一生功不抵罪而此一役非獨利晉亦通利列侯非但利一時終春秋並受其福春秋大事表桃林卽函谷關在今靈寶縣故虢地晉獻公滅虢爲制秦計也晉得崤函而有恃以制秦秦得崤函置關而六國之亡始兆矣水經注瑕城在蒲州

左傳宣公二年趙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山澤之中亦有奇士物色之而不能得也翳桑之餓人倒戟以免趙盾忽見忽隱明其志節而不通名使人如管中之窺潔身遠遯於荒野蓋其時世官擅政王政不行知其不可而去之也

左傳宣二年晉詛無畜羣公子文公懲驪姬之禍而爲詛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使教公之子弟又宦其餘子其庶子爲

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考文公諸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及襄公之孫談在周俱不在本國爲卿大夫而趙括爲公族大夫趙盾爲旄車之族晉之公族無通顯者見傳惟悼公之弟揚干悼公之子慭二人終春秋之世晉公子未嘗見經死之會范獻子執羔春秋會盟征伐列國諸公子見於經者甚衆魯鄭則非公子不約惟晉絕無此春秋變局也晉之申生秦之扶蘇以不用而致亂豈可概論哉顧復初詩云從今無畜羣公子恭懿千秋好作緣

訾祏范宣子家臣實直而博宣子與龢大夫爭田叔
向使宣子問祏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
輿爲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
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貳心及爲卿
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爲成師居太傅端刑法輯訓
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
荊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郇櫟今吾
子嗣位賴二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
非龢於是加寵將何治爲宣子說乃益龢田而與之

和及死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
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爲吾家此以莊論而挽歸於正
也亦有以諷降而動其心者靈公造九層臺謂左右
曰敢有諫者斬晉人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
曰子欲諫邪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
九雞子於其上公曰試爲之息乃作於王前靈公曰
危哉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
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吏人
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公乃壞臺

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
丸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三進及
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猶不改宣子驟
諫公惡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
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
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
槐而死公羊傳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
荷畚自閨而出者盾呼之不至就視之則赫然死人

也其人言膳宰熊蹯不熟公以斗擊殺之支解使我
棄之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盾愬而再拜盾逡巡
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欲殺之使勇士某
往殺之入門及閨上其堂虛無人焉俯闚其戶方食
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大門至閨登堂
皆無人是子之易也子爲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
也吾不忍殺子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刎頸而死
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伏於宮中召盾食之盾之車
右提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趙盾入立於堂下

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利以示我盾起將進劍提
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盾
知之躇階而走靈公嗾獒屬之獒亦躇堦而走提彌
明逆而跋之絕其頷盾顧曰君之獒不及臣之獒也
宮中甲鼓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盾而乘之盾顧曰
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不
言其名盾驅而出提彌明死之按太史公敘游俠言
信行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旣已存亡
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亦有足多者鉏麑提

彌明豈卽其人耶春秋時弒逆頻仍而忠志烈節之
士見於傳記者不乏其人如共叔之守節而死先軫
之自懟而死鉏麑提彌明之負義而死皆能激發志
氣傳於史冊葢其時先王之教未盡湮人知尚節概
當喪亂而不沒其志大史公曰匹夫慕義何處不勉
近世西河郭公仲太原晉仲孺千里誦義然遂遂有
退讓君子之風其義曷可少也魏安釐王問高士於
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
仲連自作其氣非體自然作之不變則自然皇輿考

絳州西北三十里泉掌鎮有晉靈公臺靈公彈于臺
上卽是其地前有大泉一支灌鎮南一支灌鎮西北
又鎮東有水溝溝左一泉名大渠右一泉名小渠其
餘又有活潑泉春口泉王馬庫泉蛇泉

左傳宣七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按狄之侵晉屢
矣前此圍懷及邢而不伐使疾其民而盈其貫然後
殪之至是取禾尤近於內地而故縱之驕其心也是
時赤狄以潞爲國居晉之中於晉有腹心之患往來
侵暴時聞若遽以師武力制之則衆狄懼而必合並

至環攻勢轉不可禦故先爲不可勝以待之使疾其
民而驕其心驕則上下皆有離心俟其勢分而乘之
靡不勝矣此桓子之譎謀然至驕而不降民疾其上
解有不覆敗者狄之滅亡亦起於此也

宣公八年白狄及晉平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
絳市六日而蘇蓋記異也按人国有死而復生者氣
未盡而徐轉其已絕之氣亦可蘇也絳市在晉之都
內人民湊集耳目共見之地殺之不能不盡既盡則
不能復蘇況遲至六日之久耶秦晉相持河上數年

兵民往來熟悉諜之死而復蘇其必有由也
宣十一年晉侯會狄於攢函左傳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於攢函衆狄服也攢函狄地以狄爲會主而晉侯往會之也顧復初謂衆狄疾赤狄而服於晉當狄之分其勢狄之所以衰也蓋以自相携貳分其部曲如匈奴之分五單于而力遂弱自是赤狄白狄紛然見經而狄於以不競矣論者謂長狄白狄各爲一國非也其初皆屬於赤狄後稍稍離異始以名見於春秋文宣之世威令不

行四出侵伐屢見挫衂晉侯敗狄於箕獲白狄子叔孫得臣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後僑如之弟焚如與潞俱滅而其原自狄有亂而赤白狄分力不足以制諸夏而始服於晉漸就滅亡也
公羊傳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皆不詳其立國何地左傳叔孫得臣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杜注鄋瞞國名防風之後僑如即其國君身長三丈穀梁傳長狄橋如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埋於子駒之門以骨節非常而詳其處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宋敗之於長邱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弟焚如桓十六年鄋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絕杜預曰焚如榮如之兄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旣長且壽有異於人僑如之長以周尺六寸計之亦當丈有八尺魯語仲尼語客曰防風氏汪芒氏之君也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

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按關中記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皆翟服時初并六國尚引以爲瑞長狄長而且壽實出非常驚人耳目兄弟徜徉中國似足爲患然嘗聞人之過長大者其力反散而不聚僑如輩非有奇計異智能以勝人又以彝蠻之惷無單于之狡故易制而卒滅之無所倚以自固而其長不足恃年雖逾百亦不能立國而久爲患也

左傳宣十五年秋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時晉新破狄土地未安別遣魏顆拒秦而東行定狄地立黎侯而還黎地先爲狄奪至是歸其地而立之先時赤狄侵晉內入及清已至稷地故治兵於稷以鎮服不庭杜注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今平陽府稷山縣南有稷神山下有稷亭卽晉侯治兵處方輿紀要稷神山在稷山縣南五十里隋因以名縣水經注山在汾水南四十里山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高十三里山上有稷祠下有稷亭山之麓跨萬泉安邑聞喜夏

縣界北枕姑射南帶汾流左連故絳西抵龍門形勝地也杜預注河東聞喜縣北有清源皇輿全覽清原城在稷山縣西北二十里水經注汾水逕清源城北故清陽亭也城北有清原晉蒐於此以禦狄文公蒐作五軍之所皆因地以講武也按是時狄居內地爲患而晉之兵力足以制之狄之見於傳不一均在晉之東北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爲今廣平府永寧縣直出其東而轉攻之則卽一潞氏而疆域之廣亘千餘里初時齊在山東晉在山西遠不相及故齊桓之

覇晉獻不與盟晉滅虞虢齊桓不能討自晉景公滅潞收狄之遺土於是晉地跨有東昌曹濮之境與齊接壤成二年鞌之戰遂平行以入齊都矣郤克欲使齊之境內盡東其畝惟戎車是利蓋以地逼近故也顧復初詩云齊晉東西各樹壇征車盟會路漫漫晉人滅潞收遺地逼近齊疆遂戰鞌

書序文侯之命於帝王書之末望平王而因以望晉平王苟發奮振興晉必能敵王所愾此聖人之不得已而有餘望也春秋大事表晉滅十八國又衛滅之

邢泰滅之滑皆歸於晉景公時剪滅泉狄盡收其前日蹂躪中國之地又東得衛之殷墟鄭之虎牢自西及東延袤二千餘里有山西全省又有直隸大名府之元城縣爲沙鹿山晉所取之五鹿地廣平府之邯鄲成安清河永年四縣順德府治與邢臺任唐三唐俱與衛接境眞定府之晉州趙州冀州及藁城欒城栢鄉臨城四縣山東東昌府之恩縣冠縣曹州府之范縣與齊魯二國接境又河南懷慶府之濟源修武孟溫四縣衛輝府之汲縣淇縣輝縣濬縣新鄉自解

州平陸縣渡河有河南府之陝州閿鄉靈寶桃林之塞在焉永寧澠池偃師三縣後又得嵩縣陸渾地與周接境其西自蒲州永濟縣渡河有陝西同州府之朝邑韓城澄城白水四縣及華州華陰縣又延安府爲晉河西上郡西安府之臨潼縣爲所滅驪戎地商州爲晉上雒及莵和倉野之地俱與秦接境地跨五省二十五府五州當是時據崤函之固啟南陽扼大行孟門之險南據虎牢北據邯鄲擅河內之陰墟連肥鼓之勁地西入秦域東軼齊境天下扼塞險要之

區無不爲晉有然後以守則固以攻則勝擁衛天子鞭笞六國周室藉以綿延者二百年自春秋始於隱公孔子絶望於平王逮曲沃篡晉三家分晉更絶望於晉聖人不得已之心至深遠矣

左傳宣十五年秉仲舉而奪黎氏地注黎氏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書西伯戡黎注黎國在上黨壺關之地通志長治縣潞安府附郭本殷黎侯國漢置壺關縣屬上黨郡名勝志壺關漢縣隋移置潁陽岡唐貞觀又移治清流川即今理也

日知錄晉之滅翟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公十一年伐廧咎如而上黨爲晉有矣昭公元年敗無終及羣翟于大鹵而太原爲晉有矣然後出師以臨山東昭公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于是太行以南之地謂之南陽大行以東之地謂之東陽而晉境東接于齊蓋勞師垂八十年而鮮虞猶未服魏文侯始克中山此晉平翟之大勢也

晉太史董狐祟祀於晉陽之三立祠尊崇其直也周

頃王六年晉靈公虐其下趙盾驟諫靈公怒而謀殺之盾出奔趙穿攻靈公弒之於桃園盾未出山而復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使趙穿迎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是爲成公孔子聞之曰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英賢傳董狐之子受封青氏之田因氏焉

襄王三十年秋楚人滅六冬滅蓼臧孫辰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

哉
定王五年河徙晉三面距河河始東徙絶北而轉東也春秋時晉闢地廣闊太行之址東陽南陽黃河經行皆晉地初禹導河自積石至孟津過洛汭及至大伾乃釃二渠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禹功凡一千六百七十六年至是河始決澹之宿胥口禹河由大伾之西而北流徙河由大伾之南而東流於是禹河北過洚水至大陸之道遂湮東徙漯川逕長壽津與漯别行漯東入千乘大

河東北逕今開州館陶堂邑平原德州吳橋東光至交河縣合漳水復歸於禹故河此黃河大徙之初

定王十年夏六月晉師救鄭時楚圍鄭三月晉師三軍並進軍已及於河聞鄭旣及楚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士會曰善會聞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縠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師遂濟

定王十四年晉使士會平王室王享之殽烝升殽於俎也周大夫原公相禮士會私問其故凡享半解其體而薦之烝則升殽於俎而體解節折故以爲問也王聞之名士會曰季氏而弗聞乎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士會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修執以爲晉法

定王十有五年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侯帷婦人使觀之郤克登婦人笑於房郤克怒先歸請伐齊晉

侯不許於是諸侯會於斷道辭齊人是年晉士會老郤克爲政於是有鞌之戰也通鑑輯覽注斷道晉地今山西沁州東有斷梁城卽春秋斷道也

晉乘蒐畧卷之四

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初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彘子不可使趙括更行人辭以致敵楚子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晉魏錡趙旃以求大夫卿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不備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孫叔曰進之寧我

薄人毋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師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楚軍齊發左右拒逐之大敗晉師按晉之敗於楚楚賺晉而致敗也餌之以俱不欲戰於弢戈息鼓中掩其不備而一戰勝之始則退師許平後卽作宮告成以譎濟其所爲而忍於操戈晉文城濮之勝猶未盡殲六卒也而其故實由林父新將中軍主帥不得人節制多門而號令不行也壁贊何休諸人論之詳矣晉軍嘵嘵聚訟桓子總無一言趙括趙同輩各逞已私不特二憾專命卽知莊韓厥亦成功少而議論多以致節節受愚桓子從趙括之更對信楚求成而許趙旃名盟及楚軍大至縱中軍先濟下軍從之爭舟掬指殲於二拒皆不設備誤之也士季七覆於敖上軍不敗嬰齊具舟於河敗而先濟孰使之然與盟有日矣四字賺自楚人之口卽喜入晉人之心坐令宵風夜月草木皆兵四壁呼號一軍偷渡綱解紐弛爲敵所乘覆軍之罪至不可逭桓子復而景益衰矣

左傳宣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按是時先穀以邲戰不得志召狄爲變而卒攖其禍所謂惡之來已取之矣邲之戰先穀以有敵不從不可謂武原屏亦以惟敵是求附從彘子以及於敗又不自反而召狄以幸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其是之謂與清晉邇絳都晉蒐於清原以禦狄者而狄深入至此非名之不能來也先穀之罪不容誅矣

左傳宣十五年晉伐狄遂滅潞初晉侯欲伐狄伯宗

曰狄棄仲章而奪黎氏地虐我伯姬傷其君目茲益罪也遂舉兵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滅其族晉既滅潞又并盡其餘黨而誅除之明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二月獻狄俘蓋至是赤狄之類殘盡矣馬驌云春秋時狄爲諸夏患東偪齊南隣鄭東南界衛西南界晉一患於莊閔之際齊救邢衛以攘之再患於僖文之際晉敗箕以遏之中國有覇狄所憚也齊桓歿而狄復横晉襄歿而狄益逞僑如獲長狄亦殄其一種而已迄宣之世狄勢亦分衆狄之

中赤爲强赤狄之中潞爲大若晉景爲能殲其類者然晉沾沾於赤狄以逞其志而不免蹊田奪牛之譏所以不競也屯留縣志屯留故城舊治在縣南十三里或曰古純留城在縣西十里之平村一名卞和莊春秋赤狄邑謂之留吁水經注絳水徑屯留故城郎故留吁國今潞安府屯留縣縣南十三里純留故城是也杜注鐸辰當在潞安府境

周定王十七年秋王師敗績於茅戎茅戎戎之別種以處茅津得名在今解州之平陸地頗遼遠晉使瑕嘉平戎於王劉康公以戎既平要其無備而伐之王師敗績於徐吾氏師不以直也水經注大陽縣有茅津亭故茅戎邑也茅戎在河北縣西二十里徐吾氏茅戎之聚落王師與茅戎戰於此公羊所謂晉敗於大陽者也平陸縣志茅津在沙澗之西今縣南之大陽渡也縣西南二里店頭鎮之西崇岡之上有城俗名十二連城延袤七里南臨大河蓋郎古茅城也明王翰茅津晚渡詩夾岸春濤萬丈深喚船人立石巖陰棹聲欵乃連山應旗影悠揚隔水濱宿雨乍收山

積翠夕陽倒射浪浮金南來北去人空老浩浩東流無古今

魯成公二年晉郤克伐齊戰于鞌獻子傷於矢未絶鼓音曰余病喙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目在於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軍事集矣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甲胄而効死戎之政也病未及死祇以解志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按鞌之戰諸

大夫與大衆以雪一笑之恥三郤之憤兵世其嫉之
矣而事亦有適相當者春秋傳說是時楚勢方熾齊
以東方大國亦與楚通晉將復修霸業若不得齊則
魯衛曹邾皆有依違觀望之意故盟於斷道謀楚卽
以謀齊及爰婁旣盟而齊不背晉者二十年楚亦少
斂其鋒晉入世霸之績賴以不墜鞌之戰固非無濟
於事者矣

左傳成公二年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
望汝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

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按文
子不先入而居其功謙德之光實明哲保身之道也
憤兵之怨人皆爲之寒心文子辭而不居守不敢爲
天下先之義故卒免於難也易曰君子以儉德辟難
朱子謂收斂其德不形於外難可避也說苑周公戒
伯禽曰易有一道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小人處
盛滿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
於地武子知免之言其用意深遠矣

靡笄之役晉師齊師陳於鞌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
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
賈余餘勇齊侯曰吾姑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解張矢貫手及肘左輪朱殷
而氣益厲鄭邱緩曰苟有險余必下推車然子病矣
解張曰師視吾旗鼓進退一人殿之可以集事寧以
病靡擐甲執兵鼓而進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
績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齊侯
僅免按行軍惟驕之患大也驕兵不祥故易師之繫
辭曰師貞丈人吉小子凶小子氣盛而易驕丈人知

懼而好謀也驕者退氣發而無餘懼者進氣蓄極而
必奮故行軍者察其辭氣而勝負之機可卜也鞌之
戰齊驕而晉懼曲在齊而甚之以驕其心已蕩而不
守而爲晉所乘晉未能操必勝之權以馬逸而進齊
方有朝食之令以驂絓而止似有天焉人事之窮而
爲變驕暴之氣實有以召之也不然而晉師已深入
齊境兵不多於齊臨淄卽墨之衆賈勇而前晉豈能
以倖勝哉

周定王十九年晉郤克伐廧咎如赤狄潞氏旣滅其

餘民散入廧咎如至是討之廧咎如潰赤狄之類幾盡按春秋時戎狄爲中國患赤狄爲最赤狄諸種族潞氏爲最晉之滅潞也晉君臣用全力以勝之前此狄來伐晉故縱之以驕其志然後荀林父敗之於曲梁遂滅潞晉侯身自治兵於稷以略狄土稷在河東之聞喜曲梁在廣平之雞澤綿地七百餘里嗣復得留吁之屬晉之疆土益遠狄所攘奪衞之故地如朝歌邯鄲百泉其後悉爲晉邑然是時楚方躪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覇業攘强楚以綏諸侯而惟狄是務

摟諸侯以伐之既滅潞及甲與留吁猶思殄其餘黨郤克得志於鞌不知自戢又欲盡敵於不可盡之敵而爲逐利之師忘其大者遠者非王者行師之道也

成公三年十一月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晉舊有三軍至是增爲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卿並作僭王之制其後六卿擅晉卽始於此自是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

史記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向子胥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分祁氏之田爲七羊舌氏之田爲三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按史稱晉卿之見於春秋者十有一族狐氏唐叔之裔也韓欒郤皆公族也趙魏胥先范知中行皆異姓也先氏以先榖召狄見殺而亡狐氏以射姑殺處父奔狄而亡胥氏以胥童道君爲亂而亡郤氏自成景時先後爲政逮厲公之世錡犫至並居卿位欒書譖而殺之郤氏亡而七族益盛知罃范匄荀偃韓起欒黶范鞅魏絳趙武稱悼公之八卿至范匄逐欒盈盈入爲亂欒氏以亡韓起趙成荀吳魏

舒范鞅知盈稱平公之六卿范氏以吉射與中行氏作亂而亡中行氏以與范氏爲亂而亡至定公時晉止四卿矣知氏亦荀氏也荀首食采於知因別爲氏智躒與韓魏趙逐范氏中行氏其子瑶求地三卿三卿滅之至哀公而晉止三卿矣知氏滅而三晉之勢成三晉分而七國之形立讀春秋之終知戰國之始

傳曰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欒郤范荀知氏竊鉤者也韓魏趙竊國者也晉鑄刑鼎仲尼曰守唐叔之法竊鉤者法存竊國者法亡而周不復振矣

周定王二十有一年梁山崩梁山晉望也以傳召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趣令辟傳對曰傳爲速也若族吾辟之則加遲矣不如捷而行問其居曰絳人也問梁山崩以傳召伯宗伯宗曰將若何對曰國主山川川涸山崩君爲之降服出次乘縵不舉策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如是而已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絳人告以禮而不通名奇人傑士之遁於草野者

前漢志成公五年梁山崩穀梁傳曰壅河三日不流

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陰乘陽弱勝强也梁山在晉地自晉而始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弒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尹亂王室董仲舒說略同劉歆以爲梁山晉望非常之異變也

春秋晉侯蒐於黃父杜預曰黃父即晉之黑壤也韓魏封晉君於端氏即在其地以山色黑故名黑嶺宇文周諱黑改爲烏嶺嶺在翼城東沁水西上有東西通道二嶺相對曰東烏西烏明何景明烏嶺詩嶺樹鬱鬱雲深深青山無雨雲陰陰山雲日夕千變化青山有色雲無心仙翁久伴白雲住家在白雲最深處嶺頭日暮斂雲歸破笠輕簑衝雨去

周簡王元年晉遷於新田今山西平陽府曲沃縣有絳邑故城即晉新田地初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今山西蒲州府臨晉縣有瑕城即郇瑕氏故地河東鹽池在其北帝舜所謂南風之薰阜吾民之財者也故諸大夫以沃饒近鹽國利民樂爲言欲得其地而居之獨韓厥以爲不可謂建都

立邑必擇土厚水深之處然後可以育養人民郇瑕土薄水淺不如新田水土深厚有汾澮以流其惡無沉溺重膇之疾至謂山澤林鹽爲國之寶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理固如此而其矢意所屬惟以瑕郇水土淺薄民愁墊隘姑爲探本之論以息衆議而定居非謂林鹽之不可寶也春秋大事表曲沃縣西南二里爲晉新田成六年景公遷都於此亦謂之絳自此以後傳文所書絳皆新田之絳矣顧寧人晉都考晉先後四都春秋時晉本都翼在今翼城縣昭

侯封文侯之弟於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都曲沃在今聞喜縣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士蔿所築城址尚存歷惠懷文襄靈成六公至景公遷於新田在今平陽絳縣後魏始名曲沃當汾澮二水之間於是命新田爲絳而以故都之絳爲北絳

周簡王三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成八年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譖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初趙嬰通於趙朔之妻莊姬趙同趙括放諸齊

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不聽至是以欒郤徵原屏爲亂晉侯討同括殺之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傳注趙夙弟衰成子曰成季衰生宣子盾曰宣孟人言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按左傳所載與史記趙世家程嬰公孫杵臼匿孤復趙事互異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未及趙朔朔已前死朔死而武生從母畜公宮無遺腹之說疑非實事大史公去春秋不遠當時晉亦必有史或有所據而云然與併趙世家所載列於後

史記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賈有寵於靈公至景公時賈爲司寇將作難乃致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

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居無何免身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若號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朔客程嬰謂朔友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乃謀取他兒衣以文葆匿山中嬰出謬

謂諸將曰予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皆以趙氏孤兒良已死而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居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公問趙後厥以實告乃

召趙孤兒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公因厥衆以脅諸將而見武諸將不得已歸罪於屠岸賈且請立趙後遂與嬰武攻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嬰謂武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武泣固請嬰曰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我今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以時奉祀事

簡王四年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之別宮也今沁州城南十里有古銅鞮城晉鄭往來經此按自文宣以來晉楚爭盟伐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使晉能制楚使不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潰莒入鄆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於楚鄭獨無憾於肉袒牽羊之禍乎故昔人謂晉景之執鄭伯有愧於漢武之遣樓蘭也

左傳成公十年夏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

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六月甸人獻麥晉侯使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於廁不及食麥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按昔人言左氏之失誣如實沈臺駘之爲祟爲不可徵見之說以神其技此巫之常難以考信至晉侯夢大厲索報而病亟求醫又夢二豎子言病事甚悉醫至言亦如之將食麥而卒如不食新之言

以示元異非聖人不語之旨也周翼皇云晉侯夢厲謂趙同趙括祖宗報果爾則厲為趙祖彼二豎又將何指耶大抵人窮則反而懼心生氣衰則餒而倖心生懼與倖兼乘結而為夢此卽吾自見吾而一巫一醫非言其幾之神乃誣其理之合也晉侯以殺致夢旋以夢行殺心已死矣欲不死得乎事近誕而理實平均不得以誣字蔽之此於近誣之事斷以理而釋左氏之誣吾自見吾一語直透精微凡事一揆於理虛者亦實事之至異者皆理之至平者也至巫以明

術自殺小臣以言夢自禍技術至精而不保其身占驗如響而反攖其禍隱怪之事儒者難言棄正而妖生古今不易之理也

簡王六年秦晉為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於王城使史顆盟晉侯於河東晉郤犨盟秦伯於河西范文子曰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簡王七年晉敗狄於交剛按此卽與秦伐晉之白狄也今隰州治北蒲陽城重耳所居之蒲邑晉交剛卽在其地白狄錯處秦晉間晉嘗與白狄伐秦秦復通於白狄挈以伐晉至是狄人間宋之盟而不設備故晉敗之自交剛一敗狄之侵暴中國稍褫其氣矣

成公十三年秦焚晉箕郜時晉方有伐狄之舉東行入潞秦乘間擾晉西陲卽呂相絕秦所云利吾有狄難焚我箕郜是也穀梁傳苞人民驅牛馬曰侵秦知其無備而侵掠之也名勝志鵠城舊謂之郜城在祁縣西晉城村其地名東冀里相傳晉大夫解狐所居

周簡王八年晉侯使呂相絕秦初秦晉將會於令狐

以秦晉交兵不和至是為成秦伯疑晉侯先至不肯涉河乃使秦晉大夫會盟於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晉於是使呂相絕秦歷舉秦三公晉五公數十年秦晉交兵事飾之以辭末云君背棄盟誓來賜命曰吾與汝伐狄寡君畏君之威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汝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諸侯備聞此言斯

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若賜之盟其承寧諸侯以退若不施大德寡人不能以諸侯退矣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

按是時晉以諸侯方睦作書以絕秦書辭多誣不足以服秦也前此令狐之戰晉先挑之以致暴兵連禍秦之所以背晉成也桓公既與晉盟又召狄與楚伐晉固不直矣然晉不能與秦好致秦南連於楚亦晉逼之也秦楚合而蠶食之勢成晉始失勢矣李廉言晉霸在靈成景厲之世其權甲於列國矣楚莊乘晉

之衰其事進乎方伯矣然春秋書霸在晉不在楚者存晉國也自文六年盡成十八年凡四十九年爲靈成景厲之繼霸靈公政墮柄分無抗霸業之志成公力弱事淺無伯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外無馭天下之器厲公外彊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

周簡王十有二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初晉侯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夷陽五長魚矯三人俱怨郤氏而嬖於晉侯因譖於公曰必先誅三郤晉侯然之欒書亦以郤至不從己而敗楚師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晉侯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曰此行必敗吾奉孫周以事君欒書請郤至聘於周察其狀陰使孫周見之以實其言於是晉侯信而怨郤至郤錡聞之欲攻公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公使清沸魋助胥童夷陽五長魚矯殺郤

錡郤犨於其位追及郤至並殺之按欒書陷郤至陰謀以寘之於死而欒氏後亦夷滅天道循環無論已郤氏起家於晉絳世爲晉大夫族大人怨氣燄盛於郤克時克之先爲豹豹子芮芮子缺皆仕於晉爲大夫缺以勤治事克郤缺子也景公時爲上軍大夫鞌之戰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敗齊師逐之三周華不注晉成公賜以三命之服郤氏聲勢遂大烜赫於當時錡即克子犨克從父兄弟至克族子也柯陵之會周單襄公見郤錡語犯郤犨語迂郤至語伐

曰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五大夫而語犯則陵人迋則誣人伐則揜人誰能忍之權重疑偪怨多毒深滿而必覆天之道也況以不善行之速之戾已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而竟以一朝併去之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以失人望韓獻子早知郤氏之不免矣昔范匄對秦客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者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陵人者人亦陵之

掩人者人亦掩之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郤至之獻捷於楚也位在七人下而求掩其上怨而階亂溫季之亡單子明言之郤克以一笑逞干戈於兄弟之國無禮於齊之國毋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郤氏驕盈至是已甚禍基於此況不悛而又甚之哉

周簡王十三年晉厲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而弒之以車一乘葬於翼東門之外按賈逵言匠麗氏晉外嬖大夫之在翼者難起社席槀葬於國門而莫敢誰何大夫專兵之禍也厲公內惑於嬖倖外不能察欒書之矯誣一朝而尸三卿劫欒書中行偃於朝而又使復其職位所謂引火自焚也單子謂晉侯目不在體足不步目爲幾之先見語云痛莫大於心死厲公溺於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及大難已作猶事宴遊心先死矣然後動於四體驕盈之蕩其心也數年之間北挫敵於交剛西敗秦於麻隧南破楚於鄢陵勝則生驕驕則志昏而召亂戰葦固郤氏之憤兵鄢陵亦州蒲之痊疾以致蕭墻內變三

郤謀成而匠麗棠難文子所謂外寧而內憂者不諒然哉

左傳成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困乏救

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
時授能任官六官之長皆民譽所以復霸也呂大圭
謂中興氣象已見於此晉自桃林起釁大柄下移至
厲再弒勢尤不振周子逆至京師纔十四齡耳時則
巨室方橫軟媚者不堪馭下躁率者亦易生心惟悼
清原數語操縱一新踰月就政首立十三條命官惟
人鄭子展所謂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即於此基之也
昔人言晉悼霸業勢則艱於文襄而功若葢之五會
以著信三駕以著威九合以著和鄭久隸楚而務在

服鄭以疲於奔命敝楚年未三十而歿悼之所由謚
也

晉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
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
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
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
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
歸令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
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

左傳襄元年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
歸寘諸瓠丘垣曲縣志陽壺城在縣南二里春秋晉
瓠丘是也水經注清水又南經陽壺城城東即垣縣
之壺丘亭晉遷五大夫所居杜預注瓠丘晉地河東
垣縣東南有壺丘寰宇記古陽壺城南臨大河寘魚
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五大夫於瓠邱者明王度
也按春秋不登叛人魚石倚楚據邑要君晉侯合諸
侯討之遷五大夫於垣曲之壺邱可謂義舉黃正憲
謂晉悼初政勵精韓厥當國善謀楚黨逆臣為惡冬

會虛朾春圍彭城北方積衰之世賴此復振矣

周靈王三年冬晉大夫魏絳盟諸戎絳以諸侯新服
陳鄭未和勞師於戎諸華必叛因言和戎有五利戎
狄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以德綏戎邊鄙不聳民狎其
野穡人成功諸戎服晉四鄰威懷無干戈之擾遠至
邇安公用其言和戎以鎮諸華列侯親附遂以鄭賂
歌鐘鎛磬女樂分其半以賜絳三讓然後受之徙治
安邑此魏都安邑之始也按當時晉與楚但爭一鄭
鄭服晉而霸業可成中國之患在楚不在狄即魏絳

和戎意也悼公謂絳和諸戎以正諸夏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絳卽勉其君以安樂而思終君臣之際同心合德因嘉父納虎豹皮之請和諸戎而與之盟修民事田以時內無北顧之憂而外有干城之備用以經營列國一師於襄牛再師於向三師於鄭之東門三駕行而鄭服諸侯親睦順事息民史稱有君子風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卓未免過舉晉文公老於奔走晚年復國而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

忍而持重有回顧卻慮之謀無輕遑輒快之舉亦知以道養心不止和戎一節為繼霸之權輿也

鄭人行成於晉懼晉師也初鄭與晉成楚率師伐鄭鄭及楚平而晉率諸侯伐鄭師於鄭之東氾鄭人懼而求成中行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乃許鄭成師還晉侯謀所以息民者魏絳請施舍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公無禁利祈以幣更

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制三駕而楚不能爭

襄公十年晉滅偪陽以偪陽子歸獻於武宮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杜預曰霍晉邑也使周內史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內史選之者示有王命也方輿紀要葰人城在繁峙縣北葰讀瑣一名霍人晉邑也漢書地理志葰人縣屬太原郡晉書地理志葰人縣屬雁門郡史記周勃世家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註正義曰霍字當作葰葰人故城

在代州繁峙界漢葰人縣也

左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為曹故也初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邱曹人愬於晉故晉執而懲治之也戰國智伯攻趙襄子將出從者曰長子近城完且厚唐十道圖長子城丹朱所築丹朱堯之長子因名方輿紀要純留城在今屯留縣東南十里戰國策張儀勸秦伐韓曰斷純留之道卽純留也漢置縣於此曰屯留或曰古純留城在縣西十里

平村一名卞和莊三家分晉徙靖公於純留竹書紀
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長子是也
晉悼公時使羊舌肸傅太子肸字叔向司馬侯謂其
習於春秋能以德義輔君使傅太子平公即位代士
渥濁爲太傅欒盈之難范宣子并肸囚之以祁奚言
得免仍使傳政相趙武會於宋將盟晉楚爭先肸謂
武曰諸侯歸晉之德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
乃先楚人既盟宋公享武暨楚子木使肸侍言焉子
木不能對歸而語王曰晉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

當之不可與爭景王元年吳季札適晉說之將行曰
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吾子好直必思自
免於難嚮使者在晉歸曰有叔向以師保其君晉未
可媮也五年齊使晏嬰請繼室於晉肸從之晏相與
語齊晉之敝嬰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
肸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
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
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
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將若何肸曰晉
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
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
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景王十七年邢侯與
雍子爭鄐田叔魚攝理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
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
問其罪於肸肸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
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
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

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
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
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按肸以名賢崇祀於晉陽之三立祠德及於人也春
秋禍變相尋假手於師武臣力貴力而輕德肸一秉
於禮以禮自處以禮服人排紛解難於危疑之際不
廢禮而上下皆安此吳季札晏嬰所心折而欲其有
終者也其賀宣子之貧引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行刑
不疚以免於難桓子驕泰奢侈宜及於難賴武之德

以沒其身郤昭子富半公室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身尸宗滅併及八郤五大夫三卿之不修厥德一朝而俱滅又以施德緩刑告其君而戒築臺之不時其言深切肫摯予以定命固存之道德足服人人亦化而德故曰禮政之輿也德身之守也肸歷事悼平昭三公幾四十年以博識嫺禮聞列國政治會盟胥訪而後行而又不隱親不廢刑晉國賴以安宣聖謂爲古之遺直光於晉陽三立祠之俎豆矣

悼公時祁奚爲中軍尉奚晉人果而不淫爲中軍尉

未幾請老公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而卒又問焉曰午也可羊舌職死公問孰可代曰赤也可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備能舉善也平公卽位復起爲公族大夫欒盈之難宣子并叔向囚之平公問叔向之罪樂王鮒以有對祁奚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叔向謀而鮮過惠訓不倦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乃不免其身以棄社稷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政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寰宇通志奚墓在祁縣西高城村祠有二一在郜城村一在祁西關

祁午晉人奚子奚舉午代已爲軍尉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强志而用命守業而不盈其冠也和安而好靜柔惠小物而鎮定直質而無流移若臨

大事其可賢於臣也奚舉其子而不避親君子以爲能舉善舉其類也午爲軍尉平公軍無粃政景王四年午從趙武會於虢午謂武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若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諸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

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武從之後楚遂啟彊論晉人稱午爲諸侯之選午能繼美於奚世有令聞奚所以得祀於祁而不一其地也

晉侯蒐於綿上治兵復大國三軍之制上中下三軍命將將之伐秦欒黶將下軍黶弟鍼與士鞅馳秦師鍼死鞅奔秦秦伯問晉大夫誰先亡對曰晉欒氏先亡其在盈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而黶之惡實章將於是在秦伯以爲知言請於晉而復之

襄公十一年會于蕭魚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

告於諸侯鄭自此不背晉者二十四年按晉悼霸業至蕭魚而盛悼公信鄭不疑不復以諸侯同盟而鄭自此不復叛信哉至誠之足以感人也昔人言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楚遇而不與之戰楚師之屈得善勝之道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盟誓爲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利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爲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名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故謂同一攘楚桓以不戰勝文以戰勝悼不以戰之戰勝以善勝也其得力在用魏絳智武子其失在惧任荀偃前此知罃秉政荀偃亦無能阻功後此荀偃代將魏絳亦不足救敗得人難知人尤難

三駕以前之晉修德息民三駕以還之晉啟大夫專政之漸用非其人而不能無遺議也

左傳襄公十一年秦伐晉以救鄭秦庶長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庶長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按左傳有鐘鼓曰伐穀梁傳斬樹木壞宮室曰伐秦益欲擾晉以救鄭也輔氏爲晉濱河以西要地朝邑西北有輔氏城爲晉輔氏地從輔氏濟河直出晉軍後矣櫟即晉河上邑也兩軍相見輕敵必敗志

滿而備必殊鮑先入晉地以綏敵武別由輔氏濟河以躡其後勝算先得將有不及備防之勢況漫無設備乎將不知兵是以卒予敵也

左傳襄十三年晉悼公蒐於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讓於荀偃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欒黶辭上軍使將下軍新軍難其帥使什吏率其卒乘官屬從下軍晉國之民於是大和按晉悼治兵緜上卽翼之覆釜山下小緜山者晉國都也顧寧人謂悼公蒐於緜上必在近國都之地趙循子逆宋樂祁飲之酒於

緜上是其地非介休之緜上田也悼公以禮服衆由緜上治兵命將而上下皆讓民必和和而後能用命故謙之初六曰利涉大川豫之義利建侯行師舜讓於德而九官皆讓猶是道也悼公以禮風示其下而人知貴德范宣子讓而其下皆讓讓者禮之主人之所歸用之征伐而利用之他事而无不利也傳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讒慝黜遠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晉襄之世秦與楚合而晉衰晉悼之世吳與晉合而楚衰可識其故矣

晉自成公末年至襄公十四年士匄荀罃士魴凡四聘於魯使臣往來報聘者皆嫺於禮彬彬有度穆叔不拜肆夏文王以尊君拜鹿鳴四牡以明禮而以皇華之周咨五善謀事補闕爲禮之大者范宣子之報聘也賦摽梅以重時會而武子歎以承命賦角弓明有親也賦彤弓明有尊也而宣子以受自天王藏於子孫嗣守官以承裕君子以爲知禮惟禮可以服衆

而止爭故親魯而杞朝於晉滕邾小邾以魯得晉而皆朝於魯禮之所及者廣矣悼公以聘問維諸侯則惟示謙德以誠信結列國則務在息民善持勝之道得禮至不爭之義故禮教稱重於時春秋雅頌失所穆叔宣子後先輝映先王大典守在宗盟於其來聘而深予之其旨遠矣

周靈王二十年晉欒盈出奔楚初欒黶娶於范匄生盈范鞅以其亡秦也怨欒氏故與盈共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黶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盈

患之祁懼討怨於匄曰盈將爲亂鞅爲之徵盈素好施士多歸焉匄因其多士也信之時盈佐下軍匄使城著而逐之匄盡殺其黨盈復自楚適齊按盈出奔而范匄盡殺欒氏之黨以洩忿横肆已極盈不能防閑其母爲匄所逐而奔楚冀楚之强大足以庇身復國楚晉仇也君子違不適讎國至楚不足恃而適齊齊助之入曲沃適以成其亂也而齊復伐晉其亦憤於諸大夫之黨惡與

左傳襄二十一年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明年會於沙隨

復錮欒氏也欒盈自奔後晉恐爲他國所納屢會諸侯以錮之按晉錮盈使他國不得受非拘繫之謂也靈石縣志縣東五十里綿山中有地曰欒空四壁高峻中有平原相傳晉錮欒盈於此傳聞之附會非其實也是時韓范荀趙之族羣起而疾盈又極之於其所往是驅之爲惡也盈非有犯上行私之罪徒以范氏私怨爲姣母所譖諸大夫誹激以成其惡期年之間再合諸侯大夫之彊於此已盛平公會不能悟坐使潛入爲亂以至滅亡亦可哀已

靈王八年春宋災悼公問天道於士弱士弱晉人父渥濁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悼公使爲太傅修武子之法士弱嗣守其法時以宋災有天道悼公問其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平陰之役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木竹暨東郭北郭子士文伯食

邑於瑕景王九年三月鄭人鑄刑書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按林注古之火正掌火有功祀爲貴神心大火東方星也咮鶉火南方柳星也季春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季秋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禁民放火是爲內火陶唐氏遷閼伯於商邱主辰祀大火而紀以時宋有失時之災而士弱推其釁之必始於火知有天道也鄭作刑器於火未出之先刑亦火也同氣相求以

類相感而致災文伯之知有火通於人事也天人之
際微矣士弱文伯世守其家法言非無自也
靈王二十有一年庚子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靈王二十有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公羊
傳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
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左傳晉將嫁
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
諸曲沃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午伏盈而觴曲沃人盈
出徧拜之遂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入絳魏氏及七

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使匄奉晉侯如固宮使鞅迎魏
舒匄逆諸階執舒手賂之以曲沃使斐豹殺欒氏之
力臣督戎欒氏乘公門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
從之盈奔曲沃晉人圍而克之盡殺欒氏之族按晉
以柄臣讒盈彊諸侯以不順之令齊莊不服而陰保
盈以欒氏世勳出不以罪也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
誘其下至殺身不避故聞語欒孺子者或泣或歎以
爲得主知有盈而不知有晉君春秋書晉欒盈以明
君臣之分亦憫欒氏爲晉臣而自絕於晉也史謂欒

氏之亡自書啟之書黨莊姬以譖原屏比楚茷以害
三郤而又親弒其君倖免大戮遲久而後示罰積惡
餘殃用絕厥世滅胥者郤而郤復殺於欒讒郤者欒
而欒復逐於范謀人者人亦謀之自是晉之卿族轉
相殘滅如轉圜然顧寧人謂曲沃宗邑范宣子賂魏
獻子以人臣而與宗國之土田聽其所自爲端氏之
封屯留之徙其所由來者漸矣
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
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報平陰之役而還蓋

張設旗鼓築壁壘戍晉地守之封晉尸爲京觀春秋
大事表少水卽澮水在絳縣逼近都是時晉方懼欒
盈爲內應故按兵不動俟其退而使趙勝帥偏師追
之方輿紀要垣曲縣東有邵城亦曰郫邵博物志垣
縣九十里有郫邵之阸春秋文公八年晉賈季迎公
子樂於陳趙孟殺諸郫卽郫邵也孔穎達曰垣縣有
邵亭是也水經注紫谷水西逕熒庭城南翼乘熒庭
城在翼城縣東南七十五里卽熒庭也通鑑輯覽少
水卽澮水有二源一出翼城烏嶺山一出浮縣東北

至曲沃縣合流入汾水經注澮水東出詳高山西逕
翼城南又西南合黑山嶺水注合諸水爲澮交
晉語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方輿紀要絳州西北二十里九原山亦謂之九京春秋晉諸大夫葬此劉裕伐秦秦將姚紹遣兵屯

九原是也李濂記略余巡郡邑至忻州之九原山九原者晉卿大夫之葬域趙宣孟之田邑也世家謂趙孤復立得其田邑如故檀弓國語並載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原蓋即此地土地十三州志九原山在忻州城西其仞有九故曰九原元和志京陵城在平遥縣東七里城塚記周宣王北伐時築漢書地里志太原郡有京陵縣注京陵即九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九京注九京晉墓地水經注汾水又西逕京陵縣故城北春秋九原地其京尚存漢與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按九原數易其說李濂引趙氏田邑爲証韋昭國語解未能確指其處京陵在祁縣平遥之間違於國都顧寧人考證其說云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國都之北不得遠涉數百里而葬於今之平遥志以爲在太平西南二十五里有九原近是顧祖禹云即絳州西北之九原山州本故絳地近國都與顧寧人說相脗合而地稍有不同春秋晉獻公城絳居之其地在太平之南絳州之北顧祖禹謂晉大夫皆葬於絳之九原顧寧人以爲太平之九原同一地而異名

參差其說也若忻州平遥之九原可勿論矣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晉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晉悼夫人有愠言公告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以是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將治之按晉自武獻以下兼國十有八又滅赤翟拓地直至山東境上與魯爲鄰是以復治杞田晉於是啟疆未厭矣輿地考洪洞縣東南十八里有揚城舊爲楊侯國應劭曰伯僑自晉歸周封於楊晉滅揚以賜羊舌肸爲楊氏邑魏獻子分其地以僚

安爲揚氏大夫焦即河外五城之一
靈王二十四年平公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舒蒲州人
任於晉吳季札適晉說舒謂其後將有晉國後代韓
宣子爲政分祁氏羊舌氏之田爲縣以賈辛司馬午
有功於王室封祁平陵大夫徐吾趙朝韓固魏戊不
失職封涂水平陽馬首梗陽大夫諸人皆受縣而後
見於舒以賢舉也舒謂成鱄吾與戊縣人其以我爲
黨乎對曰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
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夫舉無他惟善所在

親疎一也孔子聞舒之舉也以爲義又聞其命賈辛
也以爲忠賈辛爲祁大夫將適縣見於舒舒曰辛來
昔叔向適鄭茂茂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
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
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
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
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子若無言
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汝
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
子聞之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
之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舒卒謚獻子曼侈侈
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滅智伯分其地
水經注祁賈辛邑也辛貌醜妻不爲言與之如皐射
雉雙中之則笑也皇輿考祁大夫祠一在祁縣郚城
村一在縣西關祁縣故城在縣東南七里即祁奚故
邑也寰宇通志春秋祁奚墓在祁縣仁壽村
靈王二十有六年晉趙武至宋尋盟好也初宋向戌
善於晉趙武如晉告武欲弭諸侯之兵武以韓起言

許之向戌亦善於楚屈建如楚楚亦許之遂如齊且
告於秦皆許之乃徧告於諸國爲會於宋趙武先至
宋諸侯之大夫及邾滕之君先後至諸侯從晉楚者
釋齊秦交相朝見將盟楚人衷甲趙武患之羊舌肸
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乃盟
晉楚爭先羊舌肸謂趙武曰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
人盟於宋蒙門之外按春秋時列國之君競以智力
相尚視勢之强弱爲勝負民困於刀兵而日以攻伐
爲事用其威力以制諸侯然用兵而屈以力思將帥

之臣不若弭兵而服其心爲社稷之計也方趙武初立時悼公以武爲文能恤大事至代范匄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志在於弭兵執齊烏餘而歸諸國之邑諸侯以是皆睦於晉此向戌之所由請於晉而武合楚以會諸侯之大夫不戰而服也是以楚衷甲而不敢動晉尸盟而讓楚先自此中夏無大侵伐者數十年蘇頴濱謂晉主盟中夏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所以保霸業而不失者非能用兵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爲難也棠門之役使武有張皇

之氣釁必從之起使有欲士大夫之心爭端自是始惟待之以誠濟之以仁忍人之所不能忍而諸侯賴之晉不失諸侯而趙氏之卒興於晉亦由此也

景王三年鄭公孫僑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喪未見僑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匄讓之對曰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之館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士匄復命使匄謝不敏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修諸侯之館按前此執鄭伯於銅鞮討其貳於楚也至是以禮來歸而舍於隸人非聯好之道若弗致辭重晉之罪而離諸侯之心叔向所謂辭之不可已也子産有辭諸侯賴之矣沁州志銅鞮故城在今州西南四十里春秋晉置別宮於此卽銅鞮宮也

列子說符篇曰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識盜之貌而得其情俄而羣盜盜而戕之晉侯大駭告趙文子曰

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用之爲治本也

景王三年吳季札適晉說韓起與趙武魏絳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起韓無忌弟也無忌爲公族大夫稱起賢讓之平陰之役起與趙武以上軍圍盧還自沂上魯襄公享之於蒲圃賜以三命之服季札謂其將昌阜於晉也平公使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起賦角

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
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起譽之武
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起曰
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遂自齊聘於衛累使秦齊聘
盟昭公使聘於鄭鄭六卿餞起於郊起曰二三君子
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起曰孺子
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曰起不堪也子太
叔賦褰裳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
起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

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起喜曰鄭其庶乎
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
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皆獻馬焉而賦我
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敬王
六年卒子須平公使如齊逆少姜楚人稱之孫固不
信固爲馬首大夫不信之父貞子徙居平陽不信與
魏舒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尋盟令城成周不信臨
之以爲成命荀寅范吉射之亂不信與荀魏二氏伐
之寅與吉射出奔卒謚簡子子莊子代數傳至景侯

與趙魏俱得爲列侯至哀侯與趙魏三分晉國
昭公元年晉荀吳敗羣翟於大鹵即太原也初將戰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
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
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
爲前拒以誘之敵人笑未陣而薄大敗之按荀吳伐
翟於太原崇卒以制勝論者謂毀車用卒爲變法之
始兵法審地勢言兵事者先之鼂錯云曲道相值險
阨相薄車騎之用弗能及也并州以北岡巒起伏澗

道縈迴車不及旋轅舍車而徒升陵下阪用其所長
以擊其所短兵之至要法變而正也況雁門迤西寧
化岢嵐火山諸軍爲羣翟出沒之地山徑險仄轍跡
所不通雖賁育之勇無所施昔趙武靈王易服騎射
而收林胡樓煩之衆事異功同猶勝處敵於肘腋間
者矣孔穎達謂晉中行大鹵之役爲步戰始毀車用
卒自中行敗狄始用之然考鞏敗鄭徒兵晉敗徒兵
於洧上子太叔以徒兵攻萑蒲之盜是鄭久用步卒
非由晉始也且舍車用卒其實卒與車相彷車五乘

得十五人卒伍人爲伍三五亦得十五人雖始用卒翁襄古車戰之法也春秋狄患最烈桓文出而諸狄始有懼心晉敗赤白狄滅潞氏甲氏至敗狄大鹵塵清并汾姜炳璋謂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夏偷安惟覇功有以制之得晉之力爲多矣

左傳昭公二年晉侯有疾卜曰實沈臺駘爲祟公孫僑聘晉叔向問焉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

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按辰爲商星大夏主參此分野之常度宋人襲其說遂謂宋起商邱太原後下參商不相能引以爲拘忌鑿山遷城霍亂人事元遺山作

詩譏之實沈臺駘爲祟或出於卜人之虛誕縉紳難言子產通於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使節宣其氣勿有壅閉儒者之言斷於理而可信也子產號稱博物溯叔虞封唐謂參爲晉星地在太原晉陽史記謂在河汾之間以故絳爲始封之地未可傳信矣周禮四曰禜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病不可爲也是

謂近女室疾如蠱公曰女不可近乎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聲也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內熱惑亂而生蠱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謂蠱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蠱皆同物也不節則煩

陰陽風雨晦明皆足以致疾不獨近女爲患也仲長子昌言北方寒其人壽淮南子養蠶者寒而饑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溫饑飽之驗於物者人寒則內斂熱則外散猶勞則思逸則淫之義也晉侯由驕縱而淫惑勢所必至也物理論曰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陽生陰也醫家則尚溫謂血脉以暖通陰通於陽也陰陽互爲生長通於陰陽而節以和神氣自固矣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者在愛氣閉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董子有得於此內養之心法也

晉語醫和對趙文子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也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德而食蠱也是不昭德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爲蠱吾是以云醫和責文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即上醫醫國之說也

昭公二年晉執陳無宇於中都初韓須如齊逆女齊

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謂之少齊晉以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蓋怪齊不以適夫人禮送少姜也及少姜卒公爲行夫人之服游吉送葬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且言少姜有辭始歸陳無宇晉於是失諸侯矣按晉平以閨闥之愛勤動天下之君大夫以爲哀榮曾昭以嬖封嬖妾之喪親修士弔之禮至河乃復妄悅人而不遠恥二者交譏於世禮義制事之大防人君舉動耳目之所屬而溺於所愛輕於辱身人事之變亦以見世道

之衰也杜注中都晉邑在西河界休縣東南今山西汾州府平遙縣西北十二里有中都古城卽漢文帝之中都也

左傳昭公四年晉侯語司馬侯曰晉有三不殆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先王務修德音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晉

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按兵志馬者兵之用也伯樂空冀北之野晉人取屈產之乘天下精兵尤資馬力表裏山河足以自固故晉侯以爲言然不可恃也

左傳昭公七年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其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爲鬼宜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朱子或問遊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曰遊字是漸漸散去若爲妖孽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鬱結而成妖孽若尫羸病死氣消散已盡豈得更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又如其取精多用物宏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按此言其變人事之偶値而非其常也人者鬼神之會陰精陽氣聚而成物魂遊魄降散而成變人之常道也原始反終而知聚散升降之

大常則不惑於鬼神之說而命自我立矣

左傳昭公八年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又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時晉侯方築虒祁之宮故師曠以爲言按叔向言宮成諸侯必叛此言驕侈而人離理之常也石而能言反其常矣而曰咎由怨作仍斷以理猶龍鬬於鄭曰妖由人興也語怪而不失其常猶不語之旨也晉書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時帝蒙塵魏榆今榆次

唐六典造舟之梁四河三洛一蒲津大陽居其二方
輿紀要山右西蒲於河其重險則曰蒲津左傳秦公
子鍼奔晉造舟於河通秦晉之道也蒲津關在蒲州
府西門外黃河東岸戰國時魏置關於此亦曰蒲坂
津亦曰夏陽津自河東而言曰蒲坂津自關中而言
曰夏陽津唐志蒲州治河東縣乾元初以乾邑改置
河西縣里道記蒲關西去故河西縣十四里
昭十二年晉荀吳僞會齊師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
滅肥以肥子緜歸杜預曰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此

肥子所都之昔陽也鮮虞白翟別種肥白翟也七國
時趙置戍於此方輿紀要昔陽城在樂平東五十里
左傳晉執叔孫昭子於箕以邾人愬於晉而晉執其
行人也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
與之兩冠蓋獻子以求冠爲辭叔孫僞若不解其意
也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
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居館必修葺如始至其狷潔
如此明年二月婼至自晉喜得赦歸故書至也方輿
紀要箕城在太谷縣東南十五里晉大夫陽處父邑

皇輿全覽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有聚落曰師村相傳
爲師曠故里里東十餘步墓在其側冢高三丈周四
十餘步傍立祠爲妥靈之所居民時節薦享罔不虔
肅水旱災疫凡有禱必應師曠字子野河東古羊城
人耳聰於聽悼平之世爲晉樂師時稱聰聖度正音
律測明歷數曠雖隱於樂官實參國議凡所論諫必
本仁義淮南子曰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其
以師爲姓者官號也謂之曰師曠猶稱師襄師摯師
冕云爾非姓之謂後之師姓者因官以爲氏謂之師

師之生也爲晉賢臣如告君以爲治爲學之論止師
涓亡國之音瞽清徵清角之奏狐趙賢否之對公室
懼卑之言以及聞鳥聲樂知齊師遁歌南風不競必
楚無功食笋知勞薪之炊石言慨怨讟之作無不悉
中沒而祀於梓里鄉人以時奉享因祈報焉張守大
洪洞縣師曠廟記云考諸祀典有功德於民者則祀
之昔師曠爲晉賢臣其言行皆有益於當時沒能庇
蔭茲土水旱災疫鄉民趨禱恐後可謂有功德於人
矣洪洞人時祀之猶古鄉大夫沒而祀於社之意也

左傳昭公八年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當時諸侯各自爲侈故楚有章華晉有虒祁皆極一時宮室之盛兩大不相爭而列侯無盟主以是故也水經註虒祁宮晉平公之所構也虒祁故宮在新田絳縣故城西四十里其宮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交會也元和志在縣南六里宮南有澮水北有汾水俱西流至宮西而合絳州志韓獻子故里在州城內省元坊汾澮環流以安其居亦是地也

朱秉器汾上續談云左傳晉城虒祁即潞安襄垣之虒亭驛也前漢書曰銅鞮有上虒亭下虒聚其字正作虒余疑其地去絳甚遠晉侯不宜作宮于此及閱水經注汾水經絳縣故城北又西逕虒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水經又云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西過其縣南又西南過虒祁宮南又西至王澤注于汾水合而觀之虒祁宮在絳縣西南明甚安得以虒亭爲虒祁也

景王使劉子勞趙孟于潁館于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棄神不恤民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景王十有二年使詹伯如晉晉使趙成來致閻田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

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羊舌肸謂韓起曰文之霸也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起乃使趙成如京師致閻田反潁俘王

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按自是王室下夷於列侯綱紀不復言矣天子之尊不與晉爭名分而較是非自卑已甚履霜堅冰時也

景王十六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奢也晉之衰始於此按是時楚方暴橫陵蔑諸侯平公不爲恐懼圖慮而窮土木之華財費役煩以爲安榮其志已卑不足服諸侯之心矣史趙之言可弔賀言也太叔之言天下皆賀畏晉之强而不明言也及成虒祁歸而有貳心知其無能爲也叔向乃欲脅

之以威滋不服矣楚作章華而亡於侈晉成虒祁而替於婾晏安酖毒不可懷也子產言晉政多門國不競亦陵其有遠識哉通典魏榆晉魏榆邑也今太原府榆次縣西北有榆次故城即其地水經注虒祁宮在絳縣故城西臨汾水汾經虒祁宮北有故梁截汾水中曲沃界東陽呈里是其地作宮於都如董安于治晉陽宮也

左傳昭公十三年晉荀吳悉起晉師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城驅衝車與狄爭逐大獲而歸至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按繹史稱春秋二百餘年之際與戎狄相終始潞甲留吁赤狄族也肥鼓鮮虞白狄族也僖文之世狄尤不遑自晉襄公敗狄於箕晉之狄患少息然齊宋魯衛之郊爲患尤劇逮宣公之世狄勢始分赤狄白狄並見於經赤狄盛則晉用白狄赤狄滅則晉圖白狄狄以晉用而分分而衰衰而滅矣交剛之敗大鹵之戰晉獨收攘狄之效焉方狄之彊也長驅至箕既敗之後共去漸遠遠

厲乎兩勝以來狄之要害盡在晉之腹內祝鮀所謂疆以戎索籍談所謂戎狄與鄰者至此多爲晉有昔也滅赤狄而及廧咎如今也敗白狄而及鮮虞懼或滋蔓勿俾遺種而肥鼓與國亟行殄艾晉之謀狄可謂不遺餘力矣惟是滅鼓以後四伐鮮虞師出無功豈一邑之小反能抗大國之兵師老鮮虞有敗無勝由專臣擅命無治人故也齊桓縱狄而覇特盛晉人治狄而覇轉衰晉之末造諸夏盡失平䢵項定之業所由日蹙而不復振也左傳成十二年晉人敗狄於

交剛在今隰州境春秋大事表春秋季年晉竭力攻
鮮虞終不能滅至戰國時僭稱中山王與趙魏並顧
復初詩云肥鼓俱遭晉剪除鮮虞尺土幾紛拏中山
立國開王號界在燕齊抵霸餘
周景王二十一年冬鑄大錢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
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
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
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
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

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
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弗聽此後
世更鑄大小錢之始重謂大錢輕謂小錢大錢爲母
小錢爲子變法以行輕重失度民不適於用於是有
物重幣輕之患行運阻碍而不流通非常法也顧寧
人謂景王鑄大錢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
續之曰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爲失其指矣
景王二十二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
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

以通北方君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按是時
晉方長於諸侯故費無極以是聳之分南北之勢而
楚子遽信從不疑者賁隱自多其一過也從來讒說
之行必伺間而抵其隙寘之遠方以如所欲而因得
售其險二五蒲屈之說讒之禍晉猶是已而此則其
禍更捷其奸伏於幽微而不覺讒人罔極一至於此
周敬王六年晉殺其公族祁盈及楊食我盈巽之孫
午之子也食我羊舌肸子也初祁氏家臣祁勝與鄔
臧通室祁盈執之勝賂荀躒躒言於晉侯晉侯執祁

盈盈之臣殺勝與臧晉遂殺祁盈及楊食我於是滅
祁氏羊舌氏分其田以爲縣祁氏之田七羊舌氏之
田三祁氏獻公後羊舌靖侯後旣滅晉公族殆盡
閻沒晉之賢大夫也梗陽人有獄將不勝魏戊上其
獄梗陽人納女樂於魏獻子將受之沒謂女叔寬曰
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食三歎
魏子問之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恐其不
足是以嘆中食自咎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
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按語云惟善人能受善言而進言有道若事未成而質言之則聽者無地自容而心滋不服惟婉轉以食諫若無是事陰格其心又爲之全其名自樂於聽受此諫賢者之道也

春秋晉羊舌赤食邑于銅鞮赤字伯華職之子悼公使代父任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黙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孔子又嘗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

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子路曰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吾聞之以衆攻寡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周公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皇輿考晉羊舌赤之墓在銅鞮縣南六十里墓高一丈五尺元和志羊舌肸墓在銅鞮縣東十八里肸赤之弟以德義輔君没葬于銅鞮晉人尸祝之郡國書引水經注云鞮水出銅鞮縣西北石磴山東南流逕李憙墓前又東逕故城北城在山阜上下臨岫壑東西北三面岨袤二里世謂之斷梁城卽故縣之虒亭也又東逕銅鞮縣故城北城在水南山中晉大夫羊舌赤銅鞮伯華之邑也羊舌滅樂霄爲銅鞮大夫居此

春秋大事表周時蠻夷戎狄雜處中夏大抵近山者爲戎近水者爲夷廣莫之地爲狄淮夷徐戎赤狄白狄之類先王苐設方伯連帥以統屬之未嘗必欲驅逐剪除而後已也狄以姓名自通於天子者雖大皆曰子北方亦多有之如樓煩子是也晉所滅䣊吁甲

氏陸渾以其來告而後書耳凡諸侯滅國不赴告則不書則知周初執玉帛者蓋萬國也顧復初詩云山川阻奥隔舟車戎裔中華錯雜居晉楚并吞俱失記周初列國萬千餘

左傳昭二十八年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盂也分羊舌氏之田爲三縣銅鞮平陽楊氏也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智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盂大夫樂霄

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明一統志鄔城在介休縣東北二十七里歷隋唐至宋圮於水史記曹相國世家參從韓信擊趙相夏說於鄔東韓信下井陘令參還圍趙别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是也杜預左傳注祁縣東南八里有古祁城卽祁奚邑漢魏春秋魏武建安二十一年居匈奴右部於祁縣是其地史記趙世家十六年肅侯遊大陵括地志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東北十三里春秋晉平陵邑趙曰大陵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十一年秦取梗陽

括地志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縣南本榆次縣梗陽鄉也汾榆次縣地置清源縣左傳杜註榆次縣西南二十里有涂水故城其旁爲武觀城盧諶征艱賦經武觀之故郛是也元和志馬首故城在壽陽縣東南一十五里今爲馬首村盂縣志縣東三十里皐牢城春秋時爲大盂城有盂丙廟丙爲盂大夫有遺愛於民立廟祀之沁州志銅鞮故城在州西四十五里春秋時嘗置别宮於此漢置銅鞮縣今爲故縣鎭平陽府志平陽故城在臨汾縣西南水經注汾水南逕平

陽縣故城東晉大夫趙鼂之故邑也縣在平河之陽堯舜並都之郡縣志楊氏在洪洞縣東南范村又名危城村春秋時楊侯國也晉滅之以賜大夫羊舌肸漢爲揚縣治漢書楊雄傳其先出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揚在河汾之間按魏獻子分祁氏羊舌之田以爲縣大都在今太原屬內春秋之晉陽也顧寧人謂晉自武公滅翼其時疆土未廣至獻公始大滅楊滅霍滅耿滅魏滅虞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太子居曲沃而公都絳不過今平陽一府之境至

春征河東則內及解梁狄取狐厨涉汾晉境益蹙若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不屬於晉自平公用荀吳敗狄於太原晉之北境始至洞渦雒陰間鄔祁平陵梗陽涂水馬首盂爲祁氏邑趙氏始有晉陽似前此皆狄所居尚未有晉陽也嘗考趙自文公始建於晉盛於趙夙續於趙武延陵季子謂晉國之政卒歸趙武韓宣魏獻祁氏羊舌食邑已久是時晉陽方盛不自荀吳北伐始有太原也赤狄雖雜居太原境內不過散處山谷之間未嘗舉太原而有之也至從常山臨

代自東轉西太原逕北千里而逕太原尚在腹内未嘗經營籌度而闢展之也鄔祁涂盂等邑其來已久太原之名今古不易荀吳闢疆之說未可徵信矣
晉世家唐叔虞子燮父徙居晉水旁是爲晉侯都城記云唐城在幷州晉陽縣北二里堯所築也唐叔虞子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卽燮父初徙之處詩譜云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其地卽太原晉陽也晉陽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周敬王語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密須之鼓與其

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籍談亦言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無以獻彝器則晉亦遠在太原也其以唐城在絳州翼城者始見於春秋非始封參虛之故唐城也
郡國志太原晉澤卽臺駘之澤也晉水滙流於此瀦而爲澤臺駘封諸汾川宣汾洮汾水源出靜樂之管涔山南流經會城西太原縣城東折而西經清源交城文水東南及祁縣西南境入平遙界經縣西及汾州府東又南經孝義東介休西入靈石境經縣城及霍州之西又南歷汾西東及趙城洪洞西又南經平陽府城西及襄陵太平之東又南經曲沃西境折而西經絳州南歷稷山河津南至榮河北入於大河
通志太原參井分野明志參伐爲戎索太原保德岢嵐石州等屬皆參分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左傳后帝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實沈參神朱人謂太原分野主

參歸德分野主商因有參商之疑而太原爲參分甚確興縣在太原西北介岢保嵐石之間分星在參無疑惟春秋元命苞參伐流爲益州晉志實沈魏之分野屬益州繫太原於雍州之下入東井二十九度夫魏與益隔數千里而星主則同晉志出李淳風之手非無據也朱之俊分野辨分野之說緣星而紀蜀與晉隔而分野同亦如齊魯接壤而魯屬西方奎婁之分齊屬北方危虛之分中隔亥宮三十餘度宋衛接壤而衛屬北方室壁之分宋屬東方房心之分中隔

燕吳齊三宮九十餘度地近而天遠之地遠而天近之其理甚微七修類槀謂如人之身肝位在右而脉卻見於左手北方北斗天樞在張宿十度而分野反在南方人身脾位在左而脉卻見於右手南斗六星二十五度而分野反在北方精氣所屬變動不居其說似爲近理圖書編太原参井分野與晉志同

通志沁南銅鞮山伏牛山之分支也春秋時晉置别宮以待諸侯子產所謂銅鞮之宮數里是也銅鞮山列宮前山下有隋文中子王通祠通嘗流寓銅鞮讀

書講學於其地州人因祠祀之旁又有李英公祠俞汝爲記畧云沁人祠祀文中子以魏徵房元齡薛收程元李靖李勣賈瓊陳叔達溫大雅姚義等配享春秋祀上丁皇輿全覽考證王通諸弟子自李衛公外如房魏溫陳輩姓名具載文中子世家李英公不預焉當河汾講學之日正英公自言作無賴賊時志記皆爲失實嘗考唐貞觀中李英公守并二十餘年居并日久撫綏安輯民夷懷服并人祠祀之所在皆爲立廟沁之有英公祠蓋由於此後人或因以附會耳

左傳昭二十九年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對曰昔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其後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史記夏本紀夏后孔甲好

方鬼神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聞喜縣志董澤一名董池在縣東北卽舜時董父豢龍之所其水南流入涑縣東鎭北有董父廟水經注涑水西逕董澤陂南卽古池東西七里南北三里春秋傳蒐於董澤是也按豢龍古有其說龍神物也而可豢嘗思之不得其理陸佃埤雅云龍卵生思抱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

有角曰虯龍精於目驪龍之眸見百里纖芥能變水龍火得水而熾神莫神於龍而古有龍醢夫惟可豢是以可醢可豢之物非真龍也君子不欲豢於人而況龍乎陸說似爲近理春秋文公六年蒐於董澤通志董澤一名董泊即舜時董父豢龍處左傳宣十二年廚武子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即斯澤也皇輿考證九州要記云董父好龍舜遣豢龍於陶邱蔡墨云舜封豢龍子於鬷川考陶邱與鬷川俱在今山東定陶境內豢龍事跡宜以定陶爲近而聞喜之董廟或

後人因董澤而附會之也

敬王七年趙鞅與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唯德可以免說苑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援周公自厲而折其言按簡子以車服厲其心謂細人服善則益倨且引傳言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以斂抑之晉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謂人曰吾遇蔡子在坐終日不自安博陵崔湛弔李德林至門減

其騎從曰不得令李生怪人薰灼亦猶簡子不善車服以戒驕之義也

敬王二十三年春齊侯衞侯使師伐晉將濟河邴意茲曰銳師伐河內傳車告晉亦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欲與衞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恐緩不及事寡人請以己車攝代衞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按是時晉失其霸齊與師與衞伐之而謀及於不備

不復知爲盟主矣及聞晉師至乃介而馳固畏晉之强也晉之諸大夫聽其自去自來而不備之於豫邀其惰歸蓋當時柄晉諸臣已志在分晉而不復爲軍國之計矣

周敬王二十三年趙鞅入於晉陽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初趙鞅圍衛衛人懼貢衛士五百家鞅置之邯鄲至是更欲徙於晉陽午許諾歸而告其父兄僉以歸貢士寔諸晉陽爲絶衛之道欲因侵齊懼而徙晉陽以謝衛鞅不察其謀捕午囚

諸晉陽遂殺午午子趙稷以邯鄲叛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不助秦而謀亂董安于知之以告趙孟曰盍備諸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鞅不可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之宮鞅奔晉陽荀躒言於晉侯請并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曼多奉公命伐范氏中行氏不克二子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吉射寅奔朝歌韓魏以鞅被范中行伐乃奔晉陽其罪輕故以趙氏爲請鞅由是得入於絳知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今二子已伏罪而安于尚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將焉用生遂縊而死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按是時晉之紀綱弛矣諸大夫以喜怒爲好惡爲之臣者惟利是視得寵則思竊位失寵則思召亂五子之謀讒說殄行皆之爲禍所以相尋於并吞而未已也春秋書趙鞅以晉陽叛罪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謂無君也書趙鞅歸於晉陽以韓魏爲趙氏請而歸重君命也他日簡子思周舍之直諫謂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之唯唯不如

周舍之諤諤其有悔心之萌然亦未能正其本矣

定公六年秋八月宋樂祁自宋如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初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公使樂祁往樂祁立子溷爲後而行知難而行也至晉獻楊楯六十於簡子簡子飲於緜上陳寅曰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以楊楯賈禍弗可爲已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喪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乃執樂祁按諸侯惟宋事晉而范獻子怒祁比趙氏以私怨而執與

國之使猶鄭朝周而桓王不之禮所以同趨於衰微而不振也皇輿全覽翼城縣西北十五里覆釜山其一名小縣山地近國都故宴使於此

定公八年晉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也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太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明年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之尸杜注大

行晉東南山即五行山也州晉地今之澤州也

史記韓世家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貞子代立徙居平陽韓之先與周同姓姬其後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從伐齊有功晉階六卿之一號爲獻子屠岸賈欲誅趙朔之子韓厥止之不聽程嬰公孫杵臼藏趙武厥知之及賈誅言於景公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祀子宣子及子貞子世爲晉卿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趙魏以此

定十四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秦彊皆黨於范氏者也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定公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按趙稷以父午被難而反於邯鄲中行文子范吉射各以所親糾葛而爲亂而五子之謀即起范中行覆亡之禍兆端於此趙鞅因與爲難齊魏陳鄭諸國救之不及其奔朝歌邯鄲也即伐之於所往鮮虞納寅於柏人即伐及於鮮虞窮

追捜討必滅之而後已大夫稱兵境內干戈不息韓魏爲之請而遂歸於晉三家分晉之大勢已兆端於此矣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於鐵鄭師敗績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皆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使桓子觀細小之橫木以明止使不絕之功按君子不欲多上人讓美德也簡子不讓下而自伐識量固淺矣鞌之戰范文子

後入以國人屬耳目而不欲代帥受名文悼之時其臣多讓善於人箇子欲掠下之善以爲功而下亦不復讓焉一彼一此處功有厚薄之分晉之由盛而衰亦可見矣

左傳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注潞縣東有壺口關長治縣志壺口山在縣東南十六里兩峯夾峙中虛狀類壺口舊縣治此齊取晉八邑此其一也按壺口古黎地西伯所戡也後滅於翟復并於晉又爲三晉裂而有之先屬趙後屬韓爲別都野王之役復

歸於趙秦上黨郡治壺關今之長治潞城黎城平順皆其故地也居天下之脊壺關山延袤百餘里東接相州崖徑險隘府據高設險藩蔽唐李抱真言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當河朔之咽喉倚太原而履河津自戰國以來攻守必爭之地若無上黨是無河東也故齊伐晉首事於此荀子有言韓之上黨方數百里而趨趙趙不能有故秦奪之制齊楚三晉之命若是其扼要也春秋列國兵爭晉不弱於齊而齊遂能取之者晉初并潞子之國戍守不嚴而趙鞅方圍邯鄲伐鮮虞未暇及此齊得乘間而入之也

郡國書曰代志云穆天子至鈃隥東陘山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謂卽鈃隥考水經言汾水南過平陽縣東又南過臨汾縣東酈道元注云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東西有通道卽鈃隥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鈃隥西南至鹽是也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總成一川西逕堯城南又西流入汾蓋言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北入汾耳其山在臨汾縣東南與鹽澤相近故云天子西絕鈃隥西南至鹽

其非在代州可知也

春秋時壽陽縣爲晉馬首邑地枕連恒嶽聯絡太行爲晉藩左輔韓固爲大夫治政於此祁氏故邑也方輿紀要馬首城在今壽陽縣東南十五里今仍名馬首村春秋時晉之馬首邑今榆次縣之東境隋開皇十年改受陽爲文水而於故壽陽城置今治

世紀平陽於詩爲唐國故城在府西南二十里故堯都也春秋爲晉邑趙朝始邑於此其後爲趙貞子所居漢初封曹參爲侯邑昭帝時亦封范明友爲平陽

侯平陽郡治此水經注平水一名晉水水源出西南
平山下流至城西五里爲平湖東逕狐谷亭北春秋
時狄侵晉取狐厨者也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平
陽城葢在汾水西也劉淵自謂堯後徙都平陽亦曰
堯城改諸城門皆用洛陽門名括地志今晉州城因
平陽城東爲之明初加修
國語子夏教授西河汾州志云在其境內顧寧人引
水經云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注云南北有二石室
側臨河崖即子夏廟室也又云横溪水出三累山東

流至于峪谷溪側山南有石室西北面各有二石室
皆因阿結牖連扃接闥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豐周
瓢發似是栖遊隱學之所西河設教當不在汾州境
內也
名勝志榆次故城在今治西北隅城西南隅爲孟母
宅子輿氏之母仉氏并入其地有三徙鄉縣西南二
十里涂水故城即徐吾爲大夫所居之地榆次縣志
涂水源出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八礡嶺下西北流至
縣東南合流村又會小涂水入洞渦左傳昭八年石
言於晉魏榆服虔曰魏晉地榆州里名後謂之榆次
史記秦莊襄王使蒙驁攻趙拔榆次即治西北榆次
故城也
春秋時仇猶國今盂縣地盂縣志仇猶城在縣治西
一里韓非子曰智伯欲伐仇猶鑄大鐘遺之仇猶除
道納之國遂并於晉寰宇通志盂縣東原仇故城隋
置原仇縣後改爲盂縣縣治在府東北二百四十里
治東三十里皐牢城即盂丙爲盂大夫所居之邑也
晉世家晉伐翟翟亦擊晉於齧桑晉兵解而去當此

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曲水經
注河水南經北屈縣故城西又南爲采桑津田世家
秦使張儀與諸侯會於齧桑即采桑津也在吉州西
南州控帶黃河有龍門孟門之險爲河東之巨防關
內之津要今州治即吉鄉廢縣漢北屈地
史記趙世家趙自周穆王賜造父趙城由此爲趙氏
數傳至叔帶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叔帶以下趙
家益興春秋時趙簡子居趙城附趙邑而廣晉人趙
人祠祀之皇輿全覽趙城縣東北三里有趙簡子城

周三里春秋趙簡子所居趙城縣志縣東北三里有
春秋趙簡子墓墓前有祠
詩地理考太行山連亘河北諸州爲天下之脊史記
齊桓公曰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齊語卑
耳作辟耳桓公懸車東馬踰辟耳之谿拘夏韋昭曰
拘夏辟耳山之谿也方輿紀要卑耳山在平陸縣東
齊桓公經此索隱曰卑耳山在河東大陽縣春秋時
虞國地後爲晉地漢爲大陽縣屬河東郡天寶初因
開漕瀆得古刀篆文曰平陸遂改今名大陽故城在

平陸縣東五十里以在大河之陽而名
魏世家武侯二年城安邑戰國策城渾曰蒲坂平陽
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襲之安邑不知史記秦孝公八
年衛鞅將兵圍安邑降之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
地東至河安邑近秦於是徙都大梁秦紀昭襄王二
十一年左更錯攻魏魏獻安邑置河東郡戰國策秦
有安邑則韓必無上黨三晉之禍蓋始於失河外而
成於亡安邑
史記魏伐趙斷羊腸坂正義曰羊腸坂在太行山上
南口屬懷州北口屬潞州今所由萬善星軺驛路也
羊腸坂有三一在晉陽西北之嵐州一在壺關一在
太原北水經注汾陽縣北管涔山有羊腸坂置倉積
粟於斯漢地理志壺關有羊腸坂長三里曲盤如羊
腸皇甫士安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按太
行羊腸坂通南北之路嵐州之羊腸遠於太行壺關
羊腸亦非出大行之驛路太原北之羊腸隋煬帝鑿
石棧以通管涔之汾陽宮者均非太行羊腸坂也
呂氏春秋天下九塞勾注其一戰國策張儀說燕王

趙王欲并代與代主遇於勾注之塞又蘇厲爲齊謂
趙惠王秦反巠分先俞於趙孔氏曰巠分卽陘山先
俞卽西隃史記趙襄子踰勾注而破并代又趙世家
趙有代勾注之北西北形勝地也方輿紀要勾注山
在代州西北二十五里一名西陘山亦曰雁門山爾
雅北陵西隃雁門山海經雁門飛雁出於其間郭璞
曰西隃卽雁門也河東記勾注以山形勾轉水勢注
流而名亦曰陘嶺與寧武偏頭爲三關雄鎭呂氏春
秋雁門九塞之一趙將李牧常居代雁門備邊單于

不敢近趙塞是也

周敬王二十三年晉趙鞅奔保晉陽晉陽趙氏之邑尹鐸之所治也鞅以范中行氏攻而奔於此荀躒奉晉侯伐范氏中行氏寅與吉射將伐晉侯國人助晉侯寅吉射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於絳朝於公宮按晉陽爲秦漢之太原郡治武靈言簡王不塞太原而及上黨倚太原爲重也邯鄲之變鞅奔保晉陽以晉陽爲根本而守之民之所和也寅吉射敗鞅以韓魏請奉命入絳盟於公宮猶附於名義矣

敬王二十四年孔子將西適晉見趙鞅至河而反史記孔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余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於陬鄉作陬操以哀之操辭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畱慘予心悲還原息陬通志竇犨字鳴犢舜華晉人皆賢大夫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其死而反子貢趨而問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邱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尙知辟之而況乎邱哉乃還晉志集說鐸鳴狠孟人竇犢犨亦游於狠孟皆爲晉大夫趙襄子欲專天下名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卽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子至河而反子路趨問語略加前按趙襄子言趙有犢犨晉有鐸鳴鐸鳴與犢犨爲兩人與前說異或鐸鳴卽舜華然無可考竇鳴犢在狠孟有穿渠利民之事民因而祠祀之今其祠尙存裂石山中裂石與

狠孟相去不遠皆在陽曲境內明一統志竇鳴犢祠在陽曲縣西北裂石山谷口古祠猶存于謙裂石挽竇鳴犢詩列國難逢世主賢孤忠非命亦堪憐臨河不返宣尼轍未必聲名萬古傳括地志狠孟城在并州陽曲縣東北六十里今名黃頭塞

趙簡子問晉大夫羊殖於成博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博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而不知何也博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

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敬王二十有四年孔子自衛適陳過匡匡人圍之史記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邢疏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尅爲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顏尅時與虎俱匡人遂止孔子孔子貌又似虎圍五日益急聖人與天爲一援天自信全體自然流

露而中有不傳之妙用須領會入微而後可得其旨也當其時匡圍日急弟子惶懼莫釋使稍有張皇急遽形於言動匡人不及審察必以爲眞陽虎而並進矣惟以斯文之得喪自任而援琴和歌以安門人之心彼見其若無事也而從容相視因疑得信其圍自解蓋天下眞假不相掩少定自見也不然若如夫子之遺桓司馬何以不云桓司馬其如予何而此又何以不微服過匡也一彼一此易危爲安聖人之心天理流行常則主靜變則達權得其環中流於象外無往不適其順應之妙也合二事參觀之可以得不言之旨而聖人之全體見矣

周敬王二十五年晉人圍朝歌公會衛侯於脾上梁之閒謀救范中行氏時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二子皆黨范氏者也

敬王二十七年郵無恤御趙簡子與鄭人戰於鐵剿絕能止因敗鄭師無恤一名良字伯樂晉大夫以善

御名嘗從簡子適晉陽簡子怒尹鐸增壘培欲殺之良力諫之簡子以免難之賞賞鐸淮南子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容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程畢安勞樂道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通志考天駟星旁有王良星其占王良策馬車騎滿野世以郵良善御故稱王良孟子使王良與嬖奚乘卽其人也

程本晉人嘗遇孔子于剡而贈之以束帛趙簡子爇幣聘之爵執圭而殺鳴犢舜華本不應而去弟子問

之本曰夫彼名我者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爲
人之所處者不得亦其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愼於所
以處也肯者吾反自剡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
心孔子之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
轍環於河滸而弗肯以濟援琴寫志命之曰臨河之
操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之所以行也之齊景
公不能用館于晏氏簡子卒而歸晉時已老矣遂不
復仕以卒著書十卷曰子華子

敬王三十有一年孔子去衛復如陳絶糧於陳蔡之

間史記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
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絶糧於陳蔡本義考孔子阨
於陳蔡之間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
孔子蓋爲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絶糧於其間也通鑑
輯覽辨證時陳蔡臣服於楚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
夫安敢圍之據論語絶糧當在去衛如陳時也

史記季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去
魯凡十四歲自衛而反魯終不能用孔子乃敘書傳
禮記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
穆編次其事刪詩正樂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
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
之缺始于衽席故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
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
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序易孔子晚而好易韋編三絶
正義云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
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

敬王三十有九年春魯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
商獲麟以爲不祥棄之郭外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爲

來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襟曰吾道窮矣叔孫聞而取
之端木賜問曰夫子何泣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
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是年孔子成春秋元
和志大野澤一名鉅野今山東兗州府嘉祥縣有獲
麟堆嘉祥本鉅野分置

敬王四十有一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孔子蚤作負
手曳杖逍遥于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
人其萎乎旣歌而入當戶而坐端木賜聞之曰夫子
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

殯于東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余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年七十有三葬魯城北泗上皇覽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今孔林在曲阜縣北二里背泗面洙繞以周垣圍徑數里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哭各復盡哀或復留

唯賜廬于冢上今孔林中有一室東向相傳爲子貢廬墓處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孔子卒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居魯後居于衛

晉乘蒐略卷之五

貞定王元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宏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將攻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智伯按天下未有以所不欲施之人而以爲固然者驕極而爲肆也瑶其時目已無王而不敢遽思并晉干天討而援其所善使大權俱歸於一而後安

意肆志不復有所制然惡不積則禍不深正所以厚其毒而速之戾也天人交惡不獨無恤之惎矣

說苑趙簡子遊於西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詹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韓詩外傳平公遊於河而樂思得賢士晉人盍胥在舟中起而對如說苑所載皆美河山之固而思守險之人語意相同並存之

通志盂縣東北七里原仇山上有仇猶廟周時姬于晉太子封爲仇猶伯有遺愛於民民立廟祀之贊曰於昭我孟姬君封邑惠及當時德垂後世自古迄今人心攸繫仇猶之臣曰赤章曼支智伯欲伐仇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闢險途納之赤章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兵必隨不可不聽遂納之曼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

趙世家趙西有太原太原趙之分封趙之先與秦共

祖至孟增幸於周成王爲宅皐狼在永寧州地孫造父御穆王有功賜以趙城爲趙氏趙於是始得氏造父以下七世至叔帶事晉文侯始居晉國五世而生趙夙晉獻公十六年滅耿霍魏賜夙耿二世至趙衰事文公爲原大夫居原歷盾朔武景叔四世生鞅鞅子無恤立是爲襄子與智伯韓魏盡分范中行地復與韓魏滅智伯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襄子卒子浣立是爲獻侯始列爲諸侯三傳至敬侯與韓魏共分晉地太原地入於趙歷成昭至武靈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立子何爲文惠王自稱主父遇李兌平章之亂又二傳至幽繆王降秦太原地入於秦置太原郡此太原置郡之始魏至武侯與韓趙分晉歷惠襄哀昭安釐景湣假七世滅於秦韓至哀侯與趙魏分晉歷昭宣惠襄釐桓惠暨王安七世虜於秦此綜三晉始末而類記之

說苑趙襄子見圍于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張孟談曰晉陽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惟赫

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甚矣驕之爲害也書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楊誠齋送子聯云好官難得忙不得好人難做須著力著力處政是聖賢階級若少有異於人輒責十百之效於外一不我應悻悻然扼腕之不暇做人卽不著力矣賞赫一節可援爲鑒

荀卿名況趙人生長於趙至年五十始遊學於齊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荀卿三爲祭酒因讒去齊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復以讒歸趙仍適楚春申君死而

荀卿廢荀卿嫉濁世之政亂亡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排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客謂春申君曰荀卿天下之賢人也

晉語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按土木過盛爲妖土木之氣盛人氣不足以呼吸之每不能安其居如太原王宅窮極

奢麗終非我有不必求多於物也

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于問故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按是時趙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鞅之奔晉陽也韓魏爲請而入於絳知伯以董安于發范中行之謀而歸其罪安于死然後趙氏定晉國寧當其時勢已岌岌矣簡子獵吾之喻懼智氏也故思周舍之直懷鄂鄂之臣有懼心而後能用賢簡子由是附趙邑而懷晉人克保趙宗所謂生於憂患也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欲殺鐸而後入謂昭吾讎也以郵無正言而賞尹鐸按古大臣引君當道時以水旱盜賊告其君使常有所警懼而不懈於事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臨淵集木之思也人情思樂而喜思難而懼尹鐸以委土爲師保而增修之使不忘射鈎有所鑑而鳩趙宗愛君之道也簡子聞無正言而悅之且曰

微子言吾幾不爲人矣尹鐸之愛君無正之善言簡子之受善一事而三善備用以繼文景之業而不墜厥宗也

呂氏春秋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不變也按尹鐸以質君於人中而激發其心明愛君之苦衷而其義有不盡也古有抗言直陳於

大廷廣衆之地明斥其非而不諱者其事之有濟與否不必盡同辱人於衆君子所忌況在君父之前有深愛者必有沉諫率爾出之言反不易入不入則後難更進轉無所施以爲受善之地非全忠之道唐人詩避人焚諫草言已用而不欲昭著其言於外使君有進善之樂而已不居諫行之名純臣事君往往如是有尹鐸之心而後可以言其言有尹鐸之得君而後可以盡所言皆本於學問非薄識淺衷所得竊其形似也

晉語趙簡子嘆曰雀入於海爲蛤雉入於淮爲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曰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人之化也按簡子以物化爲言有侈心焉犨引歸正論以勗之

晉語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旣繫矣求援旣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按此以諧語點破俗情聞者足戒人心本自泰然薰於利欲則昏晉魏以後雅尚門族援引葭莩之親以爲榮利至下同市井太原王爲北方望族咸思繫援覩此可當一噱顧寧人引韓文公作王仲舒神道碑文云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寧人謂其語有斟酌並引通典言北齊之代并州王氏近將萬室一登科第則爲一方雄長同譜之人至爲之僕役此不可爲訓也

通志春秋時董安于理晉陽宮宮在故唐城內今大

明宮即此張孟談趙氏宰也昔智伯陰結韓魏將伐趙襄子名孟談告之且曰吾安居而可孟談曰董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襄子從之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名孟談曰吾城郭完府庫充倉廩實矣無矢奈何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至於丈發而試之其堅則菌簵之勁不能過也襄子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對曰臣聞董子理晉陽之宮皆以銅爲柱質發而用之有餘銅矣備守已具三國之兵

來乘晉陽三月不能拔都邑記太原有大明城古晉陽城也左氏謂董安于所築城中有宮曰大明宮卽董安于所理之晉陽公宫也唐姚最述行記晉陽城西南有小城内有殿號大明宫是也皇輿全覽齊神武建都晉陽與鄴城並立因安于舊治置晉陽宮隋煬繼脩治之唐高祖因以克長安定天下宫城東有起義堂倉城有受瑞壇則天後爲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劉氏皆以此興宋以參辰不兩盛遂改爲平晉寺而行宫始廢

史記趙世家智伯率韓魏攻趙趙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今絳州南七里是其地過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乃夜使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智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按昔人言國將亂聽命於神趙未亂而以神道愚人簡襄之世何神應之多也朱書有數丙戌有日百邑有約果爾則前定之數可筆之書而期以日要百邑之祀而明立約豈有作鎮中邦聰明正直之神而市恩索報如曰中之交易所有耶霍太岳之神自隋唐以來歷有符驗豈皆踵相慕效而爲之與太史公叙五帝系姓以

薦紳難言而斷自唐虞獨於趙先後所遇詳著其神異豈實有靈奇不可思議難以常道律者與其後武靈思襄子并戎取代之略西略地至榆中滅林胡樓煩奄有河宗如朱書所言此所謂神靈是耶非耶人道邇神道遠太岳秩祀諸侯明其歲祀而勿瀆人之道也穆天子傳云河宗在龍門河上游嵐勝二州之地正義休溷諸貉皆狄地在河宗以北南伐晉別伐晉之別邑謂韓魏也黑姑卽戎黑河地

列子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

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向之所出所涉者皆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

史記趙襄子踰勾注破并代以臨胡貉今大同府一帶是其地皇輿紀要大同府禹貢冀州地春秋時爲

北狄所居趙破并代而有其地東連上谷南達并恒西界黃河北控沙漠秦并天下分爲雲中鴈門代郡至漢沿邊置戍遣將頓軍備非常後漢末棄爲荒檄拓跋猗盧從劉琨求得之遂建都於此并有中夏及後棄代都洛六鎮之亂遂及顛覆周齊之間突厥漸强唐設軍屯以藩衛河東咸通以後四郊多壘沙陀入據并有盧龍專制河東石晉歸其地於契丹宋不能復遂基靖康之釁蓋大同據天下之脊川原平衍三面臨邊自昔爲重地也

周元王二年晉趙無恤滅代史記趙世家貞定王十一年趙襄子北登夏屋請代君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君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以枓擊殺代君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代君夫人無恤姊也聞代君死泣而呼天磨笄自殺代人憐之名其所死地爲磨笄之山魏土地記代州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姊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死按襄子殺代君而有其地代君非有大故而襄子狡焉啟疆掩取於杯

酒之間不顧其姊豈習聞簡子翟犬之說狃於當道之言而假以爲天授與常山實符求無所得而毋卹言從常山臨代代可取遂以爲賢而立之其亦黙會陰謀神其說以服衆安代人之心與銅枓之心不可問而磨笄之義烈炳於千古矣漢書地理志夏屋山作賈屋山今名賈母山在代州鴈門東三十五里西與勾注山相接磨笄山在其東入廣昌界晉勾注碑北方之險有盧龍勾注飛狐爲之首魏晉時並以勾注爲塞

貞定王十一年晉荀瑤與趙韓魏滅范氏中行氏而分其地以爲已邑初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號爲六卿六卿强而專權晉侯卑弱不能制至智伯與韓趙魏共滅范中行氏晉侯告於齊因請伐四卿四卿反攻其君晉侯出奔齊道卒荀瑤立昭侯之曾孫驕爲晉君晉國之政皆決於瑤按史稱荀瑤有并晉之心而未敢遽發立君而專其政晉君不得有所制瑤遂獨有范中行地其視韓趙魏猶范中行也視韓趙魏之地如寄也其曰難將繇我直須時

耳驕盈已極晉陽城下之阨胚胎於此智果獨於幾先別族爲輔氏知智宗必滅謂瑤之賢於人者五而甚不仁恃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藍臺之宴戲韓虎而侮段規一宴而恥人之君相韓魏知其驕而驕之使離其衆而厚其毒人皆聚而親我因衅擇便圖之此韓魏爲必勝之深謀而曰不敢興難哉

貞定王十五年智伯帥韓魏圍趙晉陽韓魏反與趙謀殺智伯於晉陽之下初智伯求蔡皐狼之地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攻趙氏襄子走晉陽智伯決晉水而灌之晉陽之城不浸者三板沈竈產鼃民無畔意初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晉陽爲遠必以爲歸至是歸保晉陽晉陽民爲趙死守此保障之明效也至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始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謂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襄子夜使

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殺守隄吏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擒智伯遂滅智氏而分其地按蔡即藺在永寧之西皐狼在永寧東北與合河比壤重山合抱巨川四達控帶疆索鎖鑰汾并趙所恃以自固也使智氏求而得之足以弱趙非所求而求曲在智氏乃利人之有而欲以力取卒反自亡其國甚矣天道之好還也豈獨智氏爲然追論晉之始末無不皆然晉文侯分河內附庸之地以益其封由是晉始

強大而王室衰越二十餘年其子昭侯封桓叔于曲沃而自弱國本由是潘父弑昭侯納桓叔矣孝侯立而桓叔之子莊伯弑之莊伯之子武公弑哀侯並小子侯及其弟侯緡伐而滅之以其寶器賂王始命曲沃以一軍爲晉侯自桓叔始封凡六十七年而文侯之弱王室以爲子孫計者其子孫反自弱之卒尋於亂亡武公歿子詭諸立是爲獻公惠王五年獻公盡殺其羣公子初以桓莊之族逼命士蔿去富子殺游氏二子又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城聚而處之於

是晉侯圍聚盡殺之惠王二十有六年晉侯自殺其世子申生夷吾奔屈重耳奔翟其後獻公卒立奚齊里克弑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秦納重耳殺懷公於高粱天道禍淫輾轉相尋不假手于他人而假手於其子使自殺之并其子之賢而孝者不少卹焉獻公之子九人其與存者幾何及文公朝王於溫而又取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於是大啟南陽而晉益強王室益弱至其後尤而效之東晉陽之甲分三晉之地逮及幽公獨有絳與曲沃餘皆入於三家三家廢

其君爲家人併絳與曲沃分之而晉亡矣如是竊於公亦如是爲所竊一彼一此異世同轍亦大可繫已

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皋狼縣又有藺縣古藺字與蔡字近似方輿紀要永寧西有藺城戰國時趙邑也武帝封代共王子罷軍爲侯邑後漢因之皋狼城在永寧州東北史記趙世家孟增幸于周成王是爲宅皋狼索隱謂居以皋狼之地也漢置皋狼縣屬西河郡武帝封代共王子遷爲皋狼侯邑于此狼譌作琅後漢亦爲皋狼縣魏廢

戰國策智伯之臣豫讓欲殺襄子爲智氏復仇襄子出豫讓伏所過橋下卽太原縣東之汾橋也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必豫讓也問之果豫讓襄子數其先事范中行氏而不爲報仇豫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故國士報之乃請襄子之衣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可以報智伯矣遂自殺元和志汾橋在太原縣東一里汾水上卽豫讓欲刺襄子處橋長七十五步廣六丈四尺魏土地記太原城東汾水南流舊有梁清洴濵於梁下豫讓

死於津側亦襄子解衣所在也豫讓橋傳聞不一其處名賢古蹟所在爭爲引重皇輿全覽考證豫讓刺襄子處在太原之汾橋爲是蓋晉陽三城橋臨水湄晉陽爲襄子往來必經之地豫讓伏於橋下當即是其處按臣子致身事君以忠忠之盡而爲愚其忠可見其心不可得也豫讓矢國士之報至漆身吞炭入宮塗厠終爲橋下之伏知其不可爲而必爲之者其心有所專屬於是而非有二也宣聖於楚令尹陳文子許其忠清而不信其仁就其見於事之一節以爲

非人所能未必其心之盡出於誠而所爲皆合於義也士有竭志盡忠爲天下之所難忍人所不能忍行事卓絕於一時君子高其節而疑其心謂其所以爲之者矯焉奮勉圖報於將來有所爲而爲之也若豫讓之於智伯無所爲而爲之者也胡致堂曰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使智伯有後而豫子奮不顧身爲之報仇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托矣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故曰眞義士也非特可爲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外是矣襄子知其如此而終殺之何以爲人臣不懷二心者之勸前史列讓於俠士淺之乎知讓矣胡氏追論其心獨出正論讓學問雖未必底於純而其心則光昭人寰可以爲二心者愧也猶未知其深矣

周貞定王時晉河水赤三日按是時晉河絕於扈水沴之變陽在陰下也變極而水赤水火相射爲交尅之象不數年龍門河水赤亦如之沴氣屢變而加厲

蓋是時韓趙魏三分晉地晉君反朝於三家下賊上非常之異變也

史記趙世家獻侯十三年城平邑今靈邱縣西北平邑城戰國趙邑獻侯所築也初獻公即位治中牟在河北牟山之側襄子弟桓侯逐獻侯自立於代旋卒國人復迎立獻侯此趙居代之始也地理志代郡有平邑縣王莽曰平湖十三州志平湖城在高柳南戰國策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以井陘趙地軍行必出此也趙侯難之趙利曰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

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有中山是用兵者魏也得地者趙也按戰國策士機智多類此田忌引兵救趙擣梁之虛而圍自釋此移步換形而解趙圍也魏拔中山而不能有此形格勢禁而收其利也策士之重於時其以此矣

周考王四年晉侯朝於韓趙魏氏晉哀公卒子柳立是爲幽公時晉獨有絳與曲沃餘皆歸三家晉侯畏反朝焉按昔人謂三家分晉廢其君罪在韓趙魏而啟之者曲沃也至僖王命曲沃伯爲晉侯而簒臣無

所忌憚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之道也然曲沃以庶孽奸大宗三大夫則以庶姓賊六百餘年之建國未可概論矣

晉魏斯以吳起爲西河守初起聞斯賢往歸之斯問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則司馬穰苴弗能過也乃用爲將使守西河起於西河築吳城以拒秦城在汾陽縣西南七十八里其地控帶山河肘腋秦晉秦趙相持往往角逐於此起將兵擊秦拔五城其爲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羸糧與下卒同甘苦能得士心守西河鎖鑰秦韓不敢窺有險可恃也顧祖禹言賊近據吳城從向陽峽窺汾州即是其地

晉魏斯始行平糴法歲有上中下熟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大熟倍四收六百石餘四百石中熟倍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上熟糴三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歲饑則視饑之大小量發上中下熟所斂之數而糶之不使穀貴傷民穀賤傷農後遵行之

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於底柱按此西

河東圯也龍門水壅不流異變也春秋書不及河河順軌入海一國之史不及境外獨於梁山紀異以志變周起雍州壅龍門至砥柱雍州之氣不通於中州而河洛穀平堰鞏緱之氣塞西周孤危之象著黃河自入中國折而南行千五百餘里兩岸皆崇山高嶺河出其中如行石峽間龍門水壅河不下洩爲山嶺所東不能徙流沿河民田廬舍千里同患前時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絳人言國主山川千仞之山水竭則崩氣已竭也梁山晉望患不獨在晉矣至是晉之

河岸亦崩當晉之末造坤載爲之不寧衰而必竭也是時晉侯反朝於韓趙魏晉獨有絳曲沃餘皆三家瓜分號三晉晉侯柳獨坐孤城亦可哀已而柳亦有自作之孽者以國君之尊重而宣淫於外夜竊出邑中爲盜所殺陽陷於陰人事變異有下賊上之應極至朝於三家定位倒置山川亦爲之不寧矣天人感應如影隨形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晉展轉擴奪以至於此天命固有不屬而人事之敗壞實亦有難與爲言者矣

吳梅村春秋地理晉論曰春秋紀晉特詳此聖人不得已之書也聖人之望晉至矣尚書文侯之命爲東周作也周既東矣文武成康之澤庶幾賴晉以不墜逮文侯不能匡周昭侯日就削弱曲沃叛王伐翼翼五君而被弒者四王又不正其罪而使曲沃爲晉是以夫子刪詩有唐風無晉風所以惡晉亦不忍曲沃之爲晉也然曲沃爲晉晉日興而王室微諸姬盡於是惡晉者不得不轉而望晉望晉之可以王也若孔子爲東周舍晉奚適矣晉終不王而文武之道幾息則從而咨嗟嘆息之故春秋之紀晉不得已之書也晉始封河汾間百里國耳虞虢焦滑霍楊韓魏其同姓也鄗冀荀賈其四鄰也沈姒蓐黃先世有功茲土者也晉皆滅之有絳太原曲沃以爲之宗有蒲二屈以爲之輔有梁山華山以鎮之有汾澮潞沁以浸之自文襄以下盟主五君拓地千里海內莫敢與爭守函谷武關成皋則秦兵不出崤函楚兵不上商雒鄭人不敢服秦楚而有貳心又南有軹道東有壺口東北有井陘以縮衰周而搤燕齊天下之鎖鑰在我矣

中都者西河也白翟者上郡也從汾洮介休以有西河然後西河之外丹鄜綏坊就我疆索跨上郡而奄河宗南可以通同華北可以制嵐勝天下之形勢在我矣高平上黨天下之要害也擒潞子嬰兒併甲氏留吁鐸辰滅鼓滅肥當是時晉地河山方數千里淸原之蒐五軍强逾諸夏矣晉武之穆也伯叔兄弟之親也若以晉之强世有令德內修臣禮外行王道諸侯從之百姓歸之挾三分有二之勢以纘八百未盡之基何不可王顧先君以簒弒得國後人以狙詐定

覇文旣曰弗服給靈厲不君僅一悼公而剛克中壽是以晉終不王而朝聘征伐之事周居其名晉享其實姬姓猶足自强迺三川震而周亡梁山崩而晉亡夫子將適晉臨河而嘆遂不濟蓋歎晉之為趙氏而宗周其顛須也三家之分晉也韓得上黨魏得西河上郡而皆失之秦趙踰常山取代越番吾取中山全晉所不能取者而趙收之是以秦取趙趙子弟之爭而死者數十萬秦首擊趙諸侯救趙以禦秦由趙形勝為之助也三晉自趙得代跨雁門飛狐之險形勝

稍偏於東北外以制邊徼內以爭中原劉元海據蒲子平陽并州為戎馬之場高齊以晉陽為根本唐起晉陽閱三百年而復唐仇恥者終賴晉王復起代與割據者訖宋初始息其先全晉據河華上流處秦腹心而挈其領度秦勢不能抗晉而晉之力可以包秦而卒併於秦自曲沃武公二十一世至靜公去獲麟百九年而滅初則爭雄四海後獨有絳曲沃旣於端氏放於屯留以遷為家人而已人事使之然也合河為太原邊陲先儒謂晉封太原沿唐堯之故俗仍用夏正顧復初春秋大事表引杜預載汲冢書記曲沃莊伯之十一年為魯隱之元年正月其紀年篇首皆用夏正孔子論為邦首及之太原承唐堯之後土風淳厚春秋闢展晉疆藉可有為於天下而敗於曲沃之轉相弑逆加以三家分晉魏割河外上郡十五城予秦秦始得乘間以制東諸侯故因并代邊要錄梅村論晉始末著其成敗得失所由其以尚書文侯之命為望晉明其不得已之心也

竹書紀年周威烈王時晉國大旱地生鹽按此因亢

旱日久驕陽燥蒸斥鹵之地鹽生彌野太原南北多有之明李敏疏言太原地瘠不毛者强半人皆瀝土取鹽以供賦稅太原諸屬水性土脉多鹹遠望之似水近即之似積雪人率刮取實水池中於池前埋小甕以濾鹽汁汁成入鍋煎三晝夜鍋得鹽可斗許色微黃所謂天生曰鹵人生曰鹽者是矣徐溝水土差甘鹽率繇井水取味鹽井又尠有鑿井得鹽泉者置地畝餘為土場汲水灑土得日晒水味入土乃濾鹽汁雨濕則味退必再灑再晒乃注水濾汁如前而汁

之淡者仍置之煎十晝夜每鍋得鹽可七升土人名小鹽又名末鹽七修類藁山西忻嶂平原彌望皆若霜然土人刮而熬之爲鹽地近滹沱鹹淖成鹽沙漠鹽澤河東鹽池皆天然生成不假人力陳水南常言山西太谷榆次地高産鹽斥鹵之地疑不可播穀而尋丈之間復能種植而茂盛謂不可以常論而其實皆理之常也天地之元氣寓之於水而土司其成生氣既厚泉脈不泄種植亦茂地高土厚之故也

威烈王十有六年命韓啟章趙浣伐齊時三晉自通

王室亦如列國浣無恤子是爲獻子啟章韓虎子是爲武子魏駒子斯爲文侯是爲三晉建國之漸

戰國策韓趙相難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二國不相伐皆文侯和之俱朝魏按文侯當戰國兵爭之時安居河北師事子夏親禮段干木田子方人稱其賢趙與韓離而秦得乘其間文侯獨見其大而安全之舉兄弟爲言陰以至誠感動其心使二國卒免侵暴而皆附於魏不賢而能若是乎於此見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

威烈王十九年晉魏斯以李悝爲上地守悝盡地力爲法地方百里除山澤居邑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終以具律商君受之以相秦按詩魏風十畝之間横渠謂魏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十畝園圃逼窄而無餘地魏山瘠土磽多不能成井之田山頭地角墾熟

開荒以利貧民唐魏勤儉率由於此而李悝即因是爲盡地力之教水經注河北故魏國也故城在河之北今芮城縣北五里魏文侯城址猶存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二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魏風著十畝之詩亦紀實也悝因地開阡陌使盡地力山坡土嶺纖曲爲利然利在近小而先王可大可久之規横末之計也商君受其法更推廣其用數千年之經界一朝蕩廢追溯源流咎有攸歸後世雖循平糴之法而不貰壞法之罪矣輯覽考証李悝皐陶之後爲

魏臣以盡地力爲李克者非是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速進之畜侍以仁義欣侍以舉賢使能越侍以節財儉用烈侯說乃進畜欣越而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按尙書說命曰啟乃心沃朕心啟以廸其所未發沃以滌其所

易蒙人主親宦官宮妾之日多接賢士大夫之日少則易私於所見畧於所不見人臣事君之義治其源不治其流進賢於君使君心有所持而自近於正則邪不能勝道之消長轉移在人故歌者之田不止於公仲之諾而不與止於君之廸然親賢而自不與也古大臣以人事君引君當道務崇大體而不爲小廉曲謹苟以邀一時之譽其道率不出此
周威烈王十九年晉魏斯受經於卜子夏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魏文侯受經藝爲師學者皆受業於子夏是時獨魏文侯好學索隱曰子夏爲魏文侯師通鑑晉魏斯受經於孔子之弟子卜商以爲師又師事田子方過段千木之廬必式魏自悼公時徙治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安邑故城是也皇輿全覽段千木家安邑其故居有二一在安邑縣東南曰下段里今有墓有祠一在縣西南曰上段里故文侯過里必式也淮南子段千木晉之大駔而爲文侯師呂覽魏文侯見段千木立倦而不敢息史記魏世家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

爲禮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文侯名聞天下以能禮賢仁下爲列侯所重秦亦以此不加兵於魏故雖以段千木田子方之抗禮而屈體事之文侯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亦非眞能受遺經於子夏者特舉以風示强鄰而圖安耳胡致堂謂文侯與子思同世而不知師不能自得師而臣其所受教其所成就

甲近蹇淺然自河汾之教行而士勵節概文侯能下交以成其高河汾之間居然禮讓上功之衆不至斯猶濁世之賢侯而河汾教化之沾被信有可徵矣至田子方以狐白裘遺子思而子思不以其身爲溝壑而拒之亦非能師子思者猶循戰國之餘習耳

皇輿全覽靈石縣西四十里文學里西河底村有卜子夏祠子夏爲魏文侯師退居西河設教此其遊寓之地禮記檀弓篇曾子責子夏云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是子夏之講學於西河

信矣文水縣志縣西南隱泉山一名子夏山山石崖絕險中有石室去地可五十餘丈惟西側一處歷級可升頂上有泉東流注於山下亦名東津渠隱沒不恒流故有隱泉之名兩澤豐注則通於文水其石室亦曰子夏室汾陽縣志府北四十里謁泉山一名子夏山皆稱子夏設教於此三縣壤地相接爭引爲榮水經注下陽梁山下有二石室子夏教西河疑卽此而無辨之者是時酈道元已不能確指其處矣姑存其說

高士傳段干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閭而軾僕問故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趣勢利隱居窮巷聲馳千里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至旣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晉有漁者亦高士

也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中有漁者導出之曰臣願有獻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維網釣射之憂今公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公何以名爲公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周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臣亦與焉否則內外無親舉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按漁者數語陳義甚高規戒尤切此亦避世而未忘世者也

史記魏世家文侯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注襄陵城在今南平陽縣也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卽其地魏書地形志襄陵縣治襄陵城

魏文侯時解梁爲魏地租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戸口不加而租賦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冶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也文侯斯桓子之孫有賢名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稱賢侯

薛一鶚曰芮之田賦最重然民力農作自足供之但溝崩水衝及久逃失迷爲人所侵者則有糧而無地新墾山澗久退河灘其沃壤特甚則有地而無糧貧家賣地欲其易售則以有糧作無糧以平地作坡沙於是地去而糧存黠者買地稍增價銀則以有糧作無糧以平地作坡沙於是糧少而地多此田賦所以不平而徵納者兩難也除弊之法惟在均地糧而賦易輸又曰民逃之由有三曰歲凶無儲蓄之素曰牧民者不能節省而里甲之費侈曰逃亡者之賦役不爲豁免而責見在者之代償丁逃則令戸代之戸逃則令甲代之甲逃則令里代之是也今有大家令僕夫十八者各舉百斤之負一孱者力不能支潛逃去此宜暫置其負以招徠其人或另補其人可也乃併其負於九人人愈少則負愈重於是又有遁去者則併其負於八人於是又有遁去者則併其負於七人而亦遁病民而至民無可病如皮不存而毛無所附未可忘本而苛責矣

史記魏世家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注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括地志故城漢垣縣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通志四山圍列黃河南繞故曰垣曲東濟源阻王屋西聞喜阻中條南沔池阻大河北沁水負太行水經注安邑禹都也故城在夏縣西十五里據鳴條岡周三十里西南面遺址猶存中有夏臺一名青臺有神禹廟以啟少康配享廟前有橋橋下卽橫洛渠也源出縣東北周村方山諸谷西入白沙河

威烈王二十有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爲相初魏斯擇相質之李克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將今置相非成則璜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斯釁然曰吾之相定矣按人臣以人事君視其所舉爲至要然必視其所親所與而後舉不濫視其所不爲所不取而後舉不私季文子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諸葛武侯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而後皆能忠於所事唐之杜黃裳盧懷慎才望不侔而杜以富厚蒙議盧以清貧見褒視其所不取也

戰國策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問故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敬聞命按文侯爲衰世之賢者折節於子方子方逆折之而敬其言所以能賢也嘗與虞人期獵而天雨又當飲酒樂甚仍赴期身自罷之此賢者所爲得師友之益多也說苑載翟璜謂田子方曰

公孫成進先生而君敬之好賢之實也自威烈王迄安王之末此五十年間壞法亂紀上失司馬九伐之法下爲盍旦求晝之鳴而文侯汲汲於禮賢能得師以自捄於末俗故敦信以治國而不失期於虞人修睦以善鄰而常交歡於韓趙以至巽受直言韓官有戒謀將相於里克而皆得其人矯然獨出於一時魏居雷首之北大河之東河山之會强秦逼處而虎視文侯以禮屈之而不受甲兵豈非得於師道者多而受進賢之益與

元和志魏文侯墓在孝義縣西五里勝水在其南縣治南有廟存謝景初魏文侯墓碑云考圖牒魏文之墓在孝義縣西五里復於郡園池見唐開元二十年孝義令楊仲昌所作魏文侯碑在焉其旁記墓在勝水之陽至大中十年刺史崔騈自孝義移於此并叙魏世系始卒於下因訪求得魏文侯之藏蓋楊氏所建文侯墓側載述之詳也惜人知愛其碑恐暴露毁折而徙之不知碑徙而墓夷也於是使孝義李令改石別刻楊氏之碑與其所記墓所之周環高大并列

於石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斯爲文侯籍浣之子爲烈侯虔啟章之子爲景侯魏自畢萬受封至魏舒始爲正卿三世至斯趙之先造父至叔帶始自周適晉至趙夙封於耿趙盾始爲晉正卿六世至籍韓自韓武子事晉封於韓原至韓厥爲晉正卿六世至虔三卿竊晉之權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崇獎奸名犯分之叛臣先王之禮掃地盡矣通鑑始此以謹名分司

馬公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周之衰也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然文武之祀猶緜緜相屬者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也周之地不大於曹滕周之民不衆於邾莒歷數百年宗主天下晉楚齊秦之强不敢加者徒以名分尚存也今三家剖分晉地天子不能討而又寵秩之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也三晉雖强天下猶得請命天子大義聲討至天子自許之受天子命爲之他尙何說焉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禮壞而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爲諸侯者相繼泯絶三晉亦由之俱替矣綱目於此大書而首揭之繼晉史之絶筆取綱領節目之大者以爲之說曩時曲沃并晉詩人徒知請命於周之美而不計傾覆宗國之罪今三家分晉自立爵以邦君他日復有篡奪之臣亦移其命三晉者命之齊之田和是也周固持此取悅惟視勢之强弱不顧理之順逆不知陪臣可以并諸侯諸侯亦可并天子事勢所必至綱目正綱常之本示人道之端而書以爲萬世戒也胡

致堂曰天地陰陽之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芒忽毫釐以至不可禦圖治者憂未然固當以幾爲戒故拆勾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千丈之堤不能固矣三晉之欲剖分宗國不自今始也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親政之志怠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彰荀躒出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陰凝冰堅垂及百戰韓趙魏居然裂土而南面周雖不命其誰與抗彼三家者非有愛而後求非有忌而少待也王之命之蓋不得已焉是不得與

文公請隧之舉同直田和曹丕之事耳和距祖常猶曰四世丕之於操至近謂操畏名義而不敢禪漢則丕才非操比烏敢遽爲之操自校尉爲丞相挾天子以至受殊錫乘副車其漸已逼矣使其未死則黃屋左纛不俟五官將而後取也故謂亂臣賊子勢足以逐君自爲而卒於不敢非力不足心不忍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善爲天下國家者謹之於微孰敢闇干以取戾至亂已成而欲制之難已韓趙魏之爲諸侯孔子所謂末如之何者矣

安王元年秦伐魏秦晉自魯襄公十四年書叔孫豹會十三國伐秦之後終春秋世秦晉無復兵爭自後亦無大侵伐至是垂二百年始有伐魏之舉於時魏方分晉不爲無罪然秦實未嘗致討特爲盜邊之計耳綱目發明凡聲罪致討曰伐當王室盛時征伐爲天子大權諸侯無交伐之理而此亦以伐書之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尙故用兵交伐備書於冊以著其變亂王制黷兵首禍之罪而秦并吞天下之端已兆於此蓋是時三晉之勢已分而魏有可乘之隙得魏而後可東制諸侯此卽蠶食六國之深謀非尋常侵伐之常道也

周安王三年虢山崩壅河地里志虢山西臨黃河在大陽之東此北虢也平陸縣志縣南臨黃河晉之大陽邑隋之河北縣也括地志虢山下臨黃今臨河有岡阜是頹山之餘水經注虢山崩水湧起數十丈父老云石虎載銅翁仲至此沉没水所以湧洪河巨瀆宜不爲翟梗流蓋魏文侯時虢山崩所致耳河北故魏國也城南西二面臨河元和志河北故城本魏城

晉滅以賜畢萬者也地與平陸接壤皆在虢山左右魏都安邑而山崩壅河坤載震動未幾徙而去之兆已見於此

虞氏記趙武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築一大城其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遊於雲中乃卽其處築城工竣因名爲雲中城秦始皇十三年立雲中郡縣曰服遠方輿紀要雲中城在大同府西北四百餘里東北至榆林郡城四十里至唐徙治振武城內舊城始廢冀州圖

經雲中城周十六里北去陰山八十里南去漢長城百里皇輿全覽雲中故城在平魯衛西北本雲中成樂二縣漢初雲中爲雲中郡治成樂爲定襄郡治二郡分治不相混也自後漢始以成樂屬雲中郡元魏初以盛樂爲都自後盛樂遂專有雲中之名而雲中縣之爲雲中反晦矣隋時改故雲中置大利縣尋又置定襄郡自是雲中反有定襄之名元和志通典新舊唐志所云唐初之定襄城皆漢故雲中縣也其大同忻州崞縣諸處雲中定襄之名皆魏末隋唐時所

改置道里遼遠改徙瞭然惟此二地相去不及百里互相更改易致混淆故詳辯之盧柟雲中曲燕代河山黑水分黃沙北望接氤氳系乾斜映龍山月碣石遥通魚海雲

周安王十五年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按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言此爲魏武侯言之欲其修德以守險恃險而德不加修險亦不足恃非謂險之不可守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亦乘勢也勢之所在我得之可以制人人得之可以制我邊疆河山之固險在我者尺寸不容讓人起之守西河也秦人不敢東出以窺諸侯且謂據西河而秦可必得功不難就及魏舉西河予秦起去西河痛惜其功之不能成至於泣下沾襟悲險失而國將隕也夫同一起也而語其君則如彼重視西河則如此悲西河之入於秦而泣又如此設險守國之彰明較著者矣魏武侯之寶吳起之泣同知險爲我有乃一以有之而不能守一以欲守而不得

守使秦安坐得之魏既喪地於西秦卽據險而東三晉之亡自此始秦并天下亦自此始魏之不能都安邑其小焉者然魏亦非在德不在險之說有以誤之也使其修德亦不肯捐國之利器輕以與人矣

周安王二十四年狄敗魏師於澮按此白狄也自春秋以來漢之上黨西河上郡狄皆居之所謂狄與之鄰也魏之勢分狄之勢合所以敗也狄與魏錯雜於河山之間魏不能勝狄而狄反橫侵及安邑魏都是時魏已逼於秦有日蹙之勢故狄乘間而侵奪之也

水經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山西過絳縣南又西南過虒祁宮南又西南至王橋入汾水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

周安王二十六年韓趙魏共廢晉靖公爲家人而分其地按三家瓜分晉地各自立國趙分地在山西境內者太原汾州遼沁并代及定襄雲中五原上黨初爲韓地旋歸於趙又北分直隷之真定常山中山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南至繁陽內黄都邯鄲魏初封在山西境內者自蒲州蒲坂盡河東河內都安邑

河外北及上郡延綏諸州大河上流抵西河之境南有陳汝及汝南之邵陵許鄢新鄭昆陽西華長平潁川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衍外黄遷都大梁韓分地自太行西北澤潞等州及上黨又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陽河南之新鄭及成皐滎陽潁川之崇高城陽初都平陽徙陽翟滅鄭後徙都新鄭唐叔受封六百餘年至是始不祀亂起於曲沃極於分封春秋局凡三變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曲沃竊大宗晉之宗盟未改也至三家篡晉而絕唐祀世運流極於此矣王海秦上黨郡今澤潞遼沁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總有之七國時趙得遼沁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後俱歸於趙

周烈王四年魏敗趙師於北藺班志西河郡有藺縣史記正義曰在石州其地於趙爲西北故曰北藺今永寧州地趙之西邊也魏與爲鄰伐而敗之趙魏相仇秦之所利也

周烈王七年韓趙合兵伐魏戰於濁澤大破之遂圍安邑時魏罃與公中緩爭立公孫頎以魏內亂請韓與趙共伐之趙侯欲殺罃立公中緩割地而退而韓侯則欲分魏爲兩使不彊於宋衛韓終無魏患謀不和而解去於是罃殺公中緩自立按是時魏有爭立之釁韓趙乘間伐之兵臨城下危可立待魏南鄰於韓趙在其北割地則趙益南而逼韓兩分魏則魏益弱而韓可制皆圖自利而不能協於一也武侯不立太子而召亂韓趙因而乘之故謂君終無適子其國

可破魏營因而得國亦倖矣太史公謂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然營卒喪地於秦則更甚於分營以不仁處之覆敗宜矣括地志濁水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濁水近魏都故敗於濁水而卽圍安邑也史記齊世家田和與魏會濁澤趙世家成侯六年伐魏取濁澤皆其地

周顯王五年秦敗三晉之師於石門石門山一名白徑嶺在今解州東南左右壁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

道通陝州亦曰白徑時河華以東齊楚魏趙韓燕彊國有六淮泗之間宋魯鄒滕薛郳諸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會盟秦孝公嗣位發憤修政得衛公孫鞅行變法之令而强秦矣

周顯王七年魏築長城自濱洛以北有上郡史記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今華州東南魏長城是也上郡漢屬并州隋唐之綏州延州秦漢之上郡地也按魏有上郡築長城北抵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爲塞漢五原郡地北卽榆溪塞趙之西邊也嵐勝二州七國時爲趙邊魏築城直接於此備防不可謂不周矣然勞於築城而秦攻之益力不數年間衛鞅圍固陽降其衆爲東嚮先導向所勞而致者秦竟以逸而獲矣郡縣志五原謂龍游原乞地干原青嶺原岢嵐正原橫槽原漢武帝改九原爲五原郡

周顯王八年秦孝公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北平晉亂以河爲界三晉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且欲東伐復穆公故地修其政令寡人居竊思念常

痛於心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鞅入秦言於孝公曰凡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論於法之外也乃定變法之令嚴其令以督責之國以富彊於是降稒陽收上郡沿河之地東伐趙敗從約三十九年圍魏之焦曲沃明年渡河取汾陰皮氏又明年取魏蒲陽以雪三晉奪河西之恥按是時山東之國莫彊於趙秦不先伐趙而收魏沿河之地使魏不得躡其後然後據河山之固東鄉以

制諸侯此商君之深謀也商君天資刻薄令民什伍相收上功懲闘重本抑末法令嚴急守徙木之信以約東其民故民皆勇於攻戰怯於私闘非三晉師武臣所能禦昔以河爲界者且踰河而東矣楊子法言曰張儀蘇秦同學鬼谷術而習縱横言卽使讀孔子而爲儀秦行猶鳳鳴而鷙翰也而儀尤鷙之大者儀之禍中國甚於秦矣

周顯王十年趙與韓魏封晉君以端氏越數年復奪端氏徙於屯留按史記趙世家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靖公於端氏至肅侯元年趙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端氏本戰國晉邑今沁水縣端氏鎭卽晉端氏城也城東隗山左爲東輔右爲西輔山上馬邑城秦趙拒戰築此東鄰翼都北接趙境屯留本狄所居晉滅留吁而有其地以其地居晉君旣遠於故都復闢趙疆故趙奪而有之韓魏亦樂得而奪之也沁水縣志縣東九十里端氏鎭西北有漢端氏城亦名西城屯留縣志縣東南十里純留城春秋時潞子國晉滅留吁爲邑謂之純留三家徙靖公於此

史記趙世家成侯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注正義曰蓋在石隰等州界也皇輿全覽石阿城在石州北左帶蒲山右控黄河秦攻魏渡河及此石阿地利天成趙人所必援也後周韋孝寛置大城卽在其北史記魏世家魏惠王八年魏敗韓師趙師於澮時公叔座爲魏將與韓趙戰於澮北禽樂祚魏王悅賞田百萬祿之座再拜辭曰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橈而不避者吳起餘敎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者王之明法也臣何力之有王曰善於是索吳起後賜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且曰公叔旣爲寡人勝强敵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豈非長者又加與田四十萬及病惠王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座對曰座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舉國聽之王默然公孫曰王若弗用卽殺之毋使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先爲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卒不

去及座死歸葬乃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日以强魏日以削按公孫座讓能而不居功以退遜結主知識見有過人者至請用鞅而有不用即殺之請又以其言語鞅而戒使速去鞅亦知王之不能害已也久而後入秦反手覆手之機心紛紛何足論也而謂魏以國事聽鞅即能益魏是正不然鞅之相秦也進功利之策棄仁義而用譎詐事孝公極身無二法令如牛毛擾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加以重刑峭法至水流渭赤徒知爲秦成帝業而不知爲秦開亡道也蘇

公言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使以其術施之於魏地瘠民疲勢不能俯首從令若驅使就法將有國其無人之懼移其禍秦者更轉而禍魏矣傾危之士其可與謀天下事哉通鑑注自戰國已來大夫之家有中庶子

史記趙世家成侯十三年魏敗我澮取皮牢正義皮牢在澮之側翼城縣志皮牢城今爲牢塞村在縣東二十里寰宇記澮河在縣南二十里一名翼水翼水有二源一出烏嶺一出佛山下合黑水入於汾

周顯王十六年魏伐趙齊使田忌救趙孫臏爲師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見之使者竊載以歸田忌客之進之齊君齊君問兵法遂以爲師至是齊欲救趙使忌爲將而臏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引兵疾走魏都衛其方虛彼必釋趙以自救趙圍自解魏果還與齊戰

大敗魏師按魏圍邯鄲相持於太行之東齊穿太行西入魏都此所謂攻其無備也蓋兩敵相鬬力所不及之處擣之則雖欲鬬而其勢不能不解形格勢禁如庖丁解牛之迎刃而解也後來善言兵者多用此法

史記秦紀孝公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固陽降之按秦孝公十年周顯王十七年也通鑑紀秦大良造鞅伐魏諸侯圍魏襄陵襄陵在今平陽府臨汾縣東南三十五里與安邑相距數百里史記秦紀衛

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是時魏都安邑甲兵猶强安邑何以遽降於秦卽秦逼魏已甚魏有岌岌之勢而亦不得以降言然大梁之徙已兆於此時矣括地志固陽在銀州銀城縣界魏築長城至稒陽爲塞是也襄陵在今臨汾縣東南爲趙襄子葬地并以晉襄公陵於此因名

顯王十八年韓以申不害爲相不害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以其術干韓侯韓侯用以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不害之身國治兵彊索隱曰黃老

之法清簡無爲君臣自正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之書有八十一篇不害與韓非俱善刑名世稱申韓

顯王十九年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并諸小鄉聚集爲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更賦稅之法計畝定賦朱子言阡陌便是井田一橫一直如遂上有塗便是陌洫上有路便是阡自阡陌之外有餘地以閑之先王所以如此乃是要正經界恐人相侵占今商鞅却破開了遇可作田處便作田更不要整齊而闢治之也

史記趙世家魏獻子遊大陵大陵卽平陵也獻子封司馬烏爲平陵大夫觀政於此通志大陵故城在縣東北春秋時晉平陵邑趙曰大陵括地志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三十里

顯王二十三年衛服屬三晉貶號曰侯初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問故子思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隨其順逆而禍福之則善安

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之謂也按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闇莫甚焉而自矜明察以昭示於外羣臣屬而和之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君好諛而不察是非臣用佞而惟取容悅至不能自立乃復自畀以求媚於人而服屬於與國之大夫亦可恥已是時三家方欲併晉未遑計及而姑容之然强大之陵暴弱小亦有不能自主之勢矣

史記趙世家肅侯十六年遊大陵出鹿門大夫戊午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按

司馬烏治平陵即大陵也由大陵出鹿門至孟大夫封地適當農時車馬所經勞民妨農恤民之力以重民食戊午言之而肅侯皇然下謝非實心爲民者不能勇於從善若此也故綱目於其没也書卒以予之

皇輿考孟縣北三十里神泉村即白鹿山古白鹿誌也孟丙爲孟大夫有善政孟人祀之

秦孝公闢地爲田誘三晉人入關耕秦地先是孝公用商鞅法廢井田開阡陌地益闢展可耕之田甚多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

優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是以兵強國富周禮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計商鞅行苟且之政以阡陌占地太廣人有餘力則闢阡陌以耕之使地無遺利改制二百四十步爲畝至墾闢地日廣秦人力不能遍及河東山多地少人戶稠繁民有餘力誘之使耕豐其利養秦人各分半耕練以爲兵食兼足之道由是悉除禁限聽民兼并買賣使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雖獲一時之利而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蕩然矣按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敎以富國强兵有三十二篇在法家其敎已行於魏不始於秦也古者内爲田廬外爲溝洫伏險於順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

非一日之積子駟爲田洫而喪田者以爲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爲謗積重難返之勢自昔已然而商鞅乃一舉而空之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切近民田又必有占據自私稅不入公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尺土悉爲田疇聽民自治爲永業稅皆入官三晉人得而耕之亦得而有之利在一時而害無終窮矣

周顯王二十八年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用孫臏計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

委國于齊齊因起兵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臏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境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俱發涓果

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

周顯王二十九年魏獻河西地於秦去安邑徙都大梁秦商鞅之將兵伐魏也紿公子卬曰吾始與公子驩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及既盟而飲伏甲襲卬虜之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遂去安邑徙大梁先是鞅言於秦孝公謂秦與魏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卽秦并魏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若因魏敗於齊而伐之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制東諸侯秦君如其言而得地按是時秦因魏敗乘敝東出拓土開疆非利其所有利其地之扼要足以東嚮而爭天下也魏作都安邑山嶺阨塞河流曲抱據山河之固足以禦秦而衛山以東之諸侯今蒲州中條以東汾晉之險隘皆在魏之境內秦間窺虛喝不敢深入懼韓魏之議其後而黃河之險魏猶得專據今入河西而去安邑則河東沿河之地取之

如寄韓趙無相依之勢秦因得而蠶食之此秦并天下入門之始扼要開先之大機而張儀遠交近攻之詭謀也

顯王三十一年秦人誅衛鞅滅其家秦孝公卒子駟立公子虔之徒告衛鞅欲反發吏捕之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嘆曰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內之秦秦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鞅以魏人賊魏而卒滅於魏豈非天哉

顯王三十三年孟軻至魏是時魏兵數敗卑辭厚幣思招賢能以雪恥孟子至梁言仁義則見爲迂遠而濶于事情於是去仁卽不仁而亡無日矣

史記趙世家曰西有林胡樓煩正義曰林胡樓煩卽嵐勝之北也括地志林胡國名朔州嵐州以北春秋晉北地也如淳曰林胡卽儋林爲趙武靈所滅史記匈奴傳曰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今按河曲正在晉北嵐朔二州之北南去岢嵐州一百八十里東南去朔州三百里然則謂河曲之爲古林胡地也是矣岢

嵐州本胡地樓煩王所居元魏置嵐州因山爲名又按文獻通考火山軍本嵐州地劉崇置雄勇鎭宋太平興國七年建爲軍有雄勇偏頭董家橫谷桔槔護水六寨屬河東道

周顯王三十六年燕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請一韓魏齊楚燕趙以擯秦初秦以燕近趙先爲燕計而親趙謂趙蔽燕南秦兵不至而趙攻燕在百里內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燕必無患文公從其言使至趙說趙王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彊于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將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規禍必中于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案諸侯之地五倍于秦度諸侯之卒十倍于秦而衡人日夜以秦權恐喝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願大王熟計之也請令諸侯之將相會盟洹水約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不如約者共攻之秦必不敢出函谷而害山東矣趙侯大悅厚賜資

之以約於諸侯於是說韓韓從其言說魏魏聽之又說齊及楚皆許之以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按是時魏敗於秦去安邑徙大梁秦乘破竹之勢逼處於此六國不能不合以併力圖禦而秦乘之以爲利適當其時也然秦不能爲六國深謀遠慮以固其本而一其志不旋踵而秦以勢力脅齊魏之師伐趙而從約遂解敗於一朝詐謀之不足恃也蘇軾言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以謂事之甚難者當是時也

秦人併吞之勢已形六國之君皆不能如孟子所謂行仁政脩忠信以撻其堅甲利兵則爲目前救急之計者捨合從之外亦未有他策蘇秦適逢其機故不旋踵遂合於一借乎秦之爲謀徒能押闔其說以利而啗六國爾天下大勢利害所在彼固不能深言之也游說之徒偷取富貴以焜燿一時而不愼始慮終爲持久至計秦所患者惟趙而離齊魏以孤其勢間隙一開而人心渙散卽隨之策士眞無策矣

周顯王三十六年趙肅侯築長城西至嵐州北盡趙

界備山部也元和志開皇城起嵐州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跡修築因肅侯之舊而加修也郡國全書曰余嘗至雁門抵嵐石見諸山多有劖削之處逶迤而東隱見不常大約自雁門抵應州至蔚東三澗口諸處亦然問之父老則曰古長城迹也夫長城始於燕昭趙武靈而極於秦始皇燕昭所築者自造陽至襄平武靈所築者自代并陰山至高闕始皇所築者起臨洮歷九原雲中至遼東皆非雁門岢石應蔚之跡也及讀史顯王三十六年有趙肅侯築長城事乃悟蓋是時山部尚强樓煩未斥趙之境守東爲蔚應西則雁門耳故肅侯所築在此則父老所謂長城者乃肅侯之城非始皇之城也迨武靈破山部則并陰山至高闕始皇旣并天下則起臨洮至遼東所保者大則所城者愈遠也顧炎武曰關志秦并趙築長城於嵐州柴塞則是以秦塞爲岢嵐偏頭間也夫秦之所備者大起臨洮則四境全歷雲中五原則咸陽以後安至遼東則宣大之南雁門偏頭之北俱爲內境矣必不復於嵐州別爲塞也然則何以曰嵐州柴塞曰

趙肅侯備山部築長城嵐州之塞築於是時劉伯莊言長城從蔚州至嵐州卽肅侯之嵐州塞起於合河者也

史記韓世家秦拔我陘城汾旁正義秦拔陘城於汾水之旁陘故城在絳州曲沃西北二十里汾水之旁水經注汾水又經絳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五年絳中地坼西絕於汾汾水西逕虒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逕五尺裁於水平蓋晉平公故梁也物在水故能持久不敗

顯王三十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楚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秦使公孫衍欺齊魏以伐趙趙肅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解前時六國合從齊魏在焉至是甫踰年而秦得以其師伐趙何合之難而敗之易也秦之勢足以脅之事固有必至者矣論者咎六國不能以土守合從之約遂爲秦有而不知三家分晉已不能全力制秦合從亦一時權謀不能固人心而持之永久綱目發明統論天下大勢謂自漢以前王澤未泯一宇宙也自漢以後王

澤盡斬又一宇宙也所以然者秦併天下盪滅古制故其流至此極耳夫秦在諸侯爲後封之國介在西戎當春秋時雖嘗與諸國會盟然始焉與晉媾聯既更韓原之戰亦未遽絕迨重耳反國秦繆奔走好會無役不與翊成晉霸未幾晉文卽世肉未及寒遽有于殽之役自此晉秦交惡迭相攻擊蓋自彭衙至河曲略無寧歲秦亦未始得志於晉覯厲公麻隧之戰呂相絕秦之言則可見矣至春秋末年悼公復霸大合諸侯之衆敗秦于棫林由是秦不復振終春秋世

擯斥不通秦所以莫能肆狼虎之暴者皆晉之力能制其命也夫晉爲姬姓之屬藩屏王室據形勢之要表裏山河屏蔽東諸侯之國秦界處其西俗混戎翟雖有狡焉思啟封疆之意制於晉而不得逞固不能捨近而致遠是以范雎謂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於此見晉之地勢足以控秦而秦之所患莫晉若也自三家分晉重以魏罃繆戾遂失河西秦始得以蠶食山東卒併天下向使晉國不分以全力制秦秦豈能越晉而併天下哉由是言之六國之滅不係于

合從不合從而係乎晉之分不分晉不分爲三雖不合從秦不可得而有晉既分爲三雖合從秦不可得而拒蓋晉未分則形勢强既分則形勢弱況晉國既分之後韓魏趙各以一國之方倘能抗秦若三國爲一必無秦患不待智者而後知秦不能併吞諸侯則先王遺制猶有存者萬一他國得志亦恐未必如秦之暴故夫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始三家之分關國統之離合此固天地之大機也

周顯王三十九年秦伐魏圍焦曲沃魏入少梁河西地於秦明年秦伐魏渡河取汾陰皮氏按此則踰河而東矣桃林之塞焦瑕之版至此皆不足恃汾陰皮氏皆沿於河秦取之如寄也按顧寧人言以關中制天下者必先取河東秦旣得河西鼓行而東河東州邑不復有外蔽而孤危之勢成矣是時晉楚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卒并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近在五城之內者猶未足攝天下之勢而扼其背也於是變計以求所欲釋爭而

言禮舍近而圖遠將欲取之姑先與之取魏以執天下之樞而後爲席捲之大計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出迭入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繼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及遠不至於盡不止也秦愚魏而東出成於張儀之反覆眞傾危之士哉

史記張儀列傳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尙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然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令儀求通於秦及儀之趙謁見蘇秦乃誡門下人絶不與通儀怒而入秦蘇秦乃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能用秦柄者獨儀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樂小利而不遂

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奉車馬金錢隨所取給用遂復得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蘇秦之舍人辭去儀曰方欲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及秦死儀先後說六

國振暴秦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諸侯畏秦之威復散約事秦及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悅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之羣臣日夜惡張儀而齊讓又至於是因爲秦計去之梁使齊伐梁而秦因以其間入三川出兵函谷臨周按圖籍成王業秦王以爲然儀入梁齊果興兵伐梁儀又使其舍人以其故告齊乃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

史記公孫衍列傳公孫衍號犀首魏之陰晉人也衍素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

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按大史公言三晉多權變之士、言從衡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魏與秦壤地相錯中界一河聲息相聞非魏併秦則秦併魏儀衍諸人生其間熟習情事秦之勢足以制諸侯六國之衆日夜懼秦於是巧利之徒乘間生心蘇秦得志於六國張儀反其道以取悅於秦儀去而衍復相皆爲利來也故成事易而敗亦速術不重於世而詬病多也儀秦皆習於鬼谷問道三年始去夫鬼谷遁跡山林崇尚清虛儀秦學之而縱橫其故何也蓋其潛心日久不能忘情於利欲則以其沉摯之思用於急功謀利而爲惡亦有力毫釐千里爭於一念利中人心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綱目摭實引一統志云鬼谷先生春秋晉平公時人姓王名詡嘗入雲氣山採藥得道顏如少童居清溪之鬼谷而

蘇秦張儀嘗問道三年辭去子曰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鬼谷處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

史記趙世家肅侯二十二年趙疵與秦戰敗於河西秦取我藺離石方輿紀要離石故城在永寧州治東二里藺城在州西永寧重山合抱大川四通控帶疆索鎖鑰汾晉西踰黃河卽延綏邊地秦趙分界於此爲攻守之所必爭秦踰河取離石斷趙之右臂太原如在目中矣

周顯王四十一年秦張儀伐魏取蒲陽旣而歸之魏盡入上郡十五縣於秦先是魏以陰晉爲和于秦旣而秦伐魏魏獻少梁地未幾秦又伐魏取汾陰皮氏拔焦至是張儀爲秦客卿將兵伐魏取蒲陽請秦復以與魏而使公子繇質焉儀因說魏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無禮于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秦秦併歸焦曲沃於魏按魏築長城界秦自鄭濱洛至慶州洛源鄜坊丹延等州東北至勝州固陽自南迄北鎖鑰完固今舉十五縣地盡入於秦秦之與魏者小魏之謝秦者大復將已取之焦曲沃歸魏以啗之使魏貪近而忘遠儀之計殊巧而曲意飾辭以愚魏必得上郡而後已者河東之勝勢在太原有河西十五城蔽之則太原終不可得得上郡而趙之籓籬撤矣蒲陽焦曲沃直寄於魏若玩弄嬰兒於孤掌之上不逾年伐魏取曲沃平周直接趙境而魏之所得復失戰國策士傾危人國未有刻急如儀之甚者河西之入於秦也吳起去西河而泣曰使畢我能秦必可亡西河可以王言其形勢不可失也蘇轍言秦與諸

侯爭天下多在韓魏之交秦有韓魏腹心之疾也魏形勝勢足以控秦秦耽耽之視首在於是勞師屢出必得而後已自魏以上郡十五縣予秦而趙有脣亡齒寒之患秦始得渡河以制東諸侯之命於是收上黨以絕韓定太原以服趙然自河西入秦趙猶能以區區并代抗秦數十萬之師至一綫將絕而李牧尚屢挫其鋒雖曰人力亦形勢使然也司馬公以列國天下大勢在三家分晉而魏甘以河西予秦開金甌一隙爲禍始也顧復初詩云韓原戰勝賦河東不久

歸還晉尙雄魏獻河西十五縣空敎吳起泣成功

周顯王四十七年張儀相魏秦伐魏取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按此儀之用誦以懾魏也秦使儀相魏令魏先事秦以爲諸侯倡魏不從而恐喝之曲沃卽桐鄕之故國霞及宗邦平周爲介休之西鄕通於離石使魏有腹心之患且言梁地無名山大川之限四平爲戰塲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刧衛取陽晉則趙不南梁不北從道絶而梁危魏乃倍約歸秦儀復棄魏相秦戰國策士之反手覆手至儀爲已極

矣秦自穆公以來并天下之心未嘗一日釋也而中隔於魏自西而東沿河內外皆魏地魏居河山之間設險固守秦所不能窺也以力制之而韓趙卽隨其後故令彼此交攻以離其勢欲取姑與而愚以術愚之不已而令儀相魏以移其志向堅魏之事秦以散其從約及從約既解而儀復歸秦魏不能自立而韓趙隨之矣然則亡六國者秦也而魏開其先亡魏者儀也驅之以必亡之道而禍遂及於天下衡人之罪浮於從人矣

戰國策韓魏易地樊餘謂楚王曰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按是時魏已棄安邑徙都大梁上黨鞭長莫及而易南陽三川之地足以廣國韓得兩上黨與澤潞爲一亦足以自廣而敵趙然於西周則慮偪楚亦忌魏之强趙尤懼韓之并故以兵亟止其易皆以利言尺計寸計而不相下也

戰國策田需貴於魏哀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一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按昔人言樹德務滋如樹木之滋生不已也樹在我者爲德樹於人者爲私在我者人不能拔在人者朝樹而夕拔我不能爲政也至倚左右爲進退風斯下矣戰國言利之習惟圖自利至於顚倒而不省也

史記楚懷王二十年昭睢曰秦破韓宜陽而韓猶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也韓世家襄王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釐王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秦紀武王四年拔韓宜陽涉河城武遂孔穎達曰武遂城在平陽城西東去平陽七十里正義武遂本屬韓近平陽或云今平陽之武遂非秦之武遂當在宜陽左右間並存其說

後漢郡國志秦置界休縣漢并中都鄔城入焉鄔城

在界休縣東北二十七里春秋時晉邑也司馬彌牟邑於此志云故鄔城圮於水鄔城泊與平遙縣接界流汾中鄔水注於汾史記曹參從韓信擊趙相夏說於鄔城東是也

戰國策趙武靈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方輿紀要原陽故城在大同府西北境故趙邑也漢為原陽縣屬雲中郡水經注芒干水出陰山南經武皐縣又南逕原陽故城西是也武皐漢縣屬定襄郡東部都尉治此其北武要城亦屬定襄郡武要西北即石漠矣

趙武靈王十五年南攻中山北破樓煩林胡攘地至代為謀秦也按史稱武靈驅林胡以空其地置雲中九原直達秦中為謀非旦夕矣然易服之令初行而大陵之夢已兆函關之符甫出而沙邱之禍遂行事起于憎愛之微變發于肘腋之近後世憤秦虐者往往感焉豈非正已之功疏而治人之欲速開家之道歉而謀國之願已違耶故嘗曰齊桓伯而不王其功至于反左衽被髮而不能立一王之治武靈夷而不伯其功至于闢地千里而不能合天下之從管仲伯

佐也強國止于其身肥義夷佐也身卒不免于難雖然下甲九原直窺秦中示天下以形勢禮遇樓煩藉其兵力得處變之權宜隱然操其勝勢則秦有腹背之虞而外無連橫之患矣

慎靚王二年魏君瑩卒孟軻去魏適齊魏惠王薨子襄王孟子入見卒然一問無可復言遂去梁適齊宣王意重桓文而孟子稱王道居久不能用赧王二年孟軻去齊是時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處士橫議於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

心息邪說爲己任是以所如不合致爲臣于齊而歸及卒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其所言爲書七篇綱目發明自顯王之三十三年孟子適魏旣而去魏適齊至是蓋二十三年矣齊魏之君方惑於遊說賓禮捭闔之人至命世之才則棄而不用正所謂好畫龍而不好眞龍也通鑑雖載孟子與時君荅問之略而不紀其去魏去齊之時至綱目始詳而書之著其與時不合之實嘆息於王道不復行天下未平治生民之患無已故前書孟軻去魏以病襄後書孟軻

去齊以病宣云

愼靚王三年趙楚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出迎五國之師皆敗走

愼靚王四年秦敗韓師諸侯震恐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守亭障者不過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於洹水之上結爲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刼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按秦之謀魏顚倒於張儀之一手始則謀其地以踞天下之勢繼則謀其人以爲列侯之倡齧桑之還免相入魏令魏事秦魏不聽而取曲沃平周以脅之陰厚張儀益甚爲謀之巧愈曲而愈辣往年儀嘗伐魏取蒲陽矣繼又伐魏取陝矣瘡痍尙在

前之接刃爲仇敵者復轉而相我至從約倍而復相秦儀之反覆固不足言魏之君臣豈竟忘前事而冥心相就甘使玩弄如嬰兒婦孺大愚不靈一至於此豈天欲亡魏以一天下而奪之魄與

藺相如從趙王會澠池而歸以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之勞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

望見廉頗引車避匿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頗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况將相乎臣等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門謝罪

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按相如本爲趙宦者繆賢舍人而能明軍國大義當廉頗氣盛宣言時相如稱病不與爭列塗遇而避匿之先國家之急而忘廷叱之辱威信敵國退而讓頗頗自不能無愧然以此遽謂相如之功業出頗上相如非頗匹也相如所以爲功者出於口舌意氣之間倖得成事一節之善也頗之排大難建大功訓卒厲兵而强敵不敢生心舉國干城之寄也王世貞言世稱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强

暴不能陵趙者相如之功然其能自立於强暴間者廉頗方在位而國治兵强也和氏之壁懷握之玩得之不足以爲重失之不足以爲輕而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取之有如秦王赫然增怒肆其强暴逞其毒螫菹醢相如移兵攻趙是爲趙王愛數寸之玉喪國士之賢貪無用之器貽宗廟之憂人臣愛君果如是哉澠水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缶於秦王秦王不可則挺劍刼之必得當而後止是何異賈豎小人矜豪恃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使

相如能相趙王示微弱以驕秦忍小恥以怒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從而仆之濟黥首於塗炭救赤子於虎狼其功烈豈不偉哉而於樽俎之間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亦不足重矣趙王以其小策遂策大勲駕廉頗而上之固爲失當而相如之於頗忍人之所不能忍受人之所不甘受蓋亦有學問爲相如一舍人耳而明經國之大勢先公後私不惜屈已以赴國家之急度量之相越蓋亦遠矣君子有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故損卦以懲忿爲

德之修國風以不忮爲行之善顏氏以不遷怒孔子稱其好學門弟子皆不及也據高位執大權可以生人殺人而怒之不治則事得其倫人得其所者鮮矣夫廉藺攻戰之士口舌之人耳道諸儒者之前孰肯許身而自比哉觀其克己降心平難平之氣以義相動昨日隙爲怨敵今日驩如平生則學於聖人之門者未易及也後世比肩事主離合之迹有愧於二子者多矣蓋惟涵養不深未能變化其氣質而局於一時之事勢則爲形氣所役而光明空洞之智昏矣智

有時昏於所宜受者而亦不受況於所不甘受者而肯委曲相就耶此士君子之所難能而可貴者不可輕量於所處之地而忽之也

史記廉頗列傳廉頗趙之良將也惠文王十六年爲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秦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頗與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是歲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攻魏防陵安陽拔之及長平之役使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頗不肯戰趙王使趙括代頗將軍遂大敗後五年燕栗腹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爲信平君拜假相國頗免長平歸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

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居六年趙使頗伐魏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奔魏之大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不復召之楚而卒於楚

晉乘蒐畧卷之六

周赧王元年魏人叛秦秦伐魏取曲沃歸其人明年秦右更疾伐趙拔藺虜其將莊豹按魏信張儀之言倍從請成於秦儀去而復背之秦之所不適也是時秦已得河西之地軍行坦途故近則直攻其腹遠則兼扼其背曲沃晉之故國直入其郛而戍之所以擣魏之腹心也離石趙之西邊拔藺而虜其將所以斷趙之右臂也魏已徙居大梁趙復遠出邯鄲直不啻批亢擣虛而陰制其命也蓋旣讓勢於人無以為固防之計矣

周赧王四年張儀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得乎莫如與秦約為兄弟之國趙王從之按是時趙强於諸國先舉勝勢以驕之甘言以悅之然後徐申其說此術士揣摩之常道而其意在離韓梁齊以孤趙因以聳趙駕言韓梁稱藩齊獻魚鹽終以塞午道軍成皋澠池使齊軍邯鄲驅韓梁於河外攻趙以懾伏之而趙始不敢不從命儀真傾危之士哉鄭元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地在趙東齊西

戰國策張儀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蓄按韓地居太行西北澤潞諸州在萬山之中岡巒起伏石多土少土宜

菽菽即豆也山民煮豆和菜為羹歲時用之歉歲不厭糟糠量其有無多寡以自節其用而張儀即以是形容其不足謂秦之兵多糧足韓民藜藿不充以喝韓然其地本磽薄民習於勤勞重禮義矜名節古所稱瘠土民勞莫不嚮義者是以地雖險惡民安其土而弗去也

赧王五年秦張儀復出相魏儀詭說秦武王復入於魏相魏一歲而卒按儀與蘇秦公孫衍及秦弟代厲皆以從橫之術游諸侯致位富貴人爭相慕效山之

東山之西辨士如雲徂詐如星持衡御從如羣兒一餅競獲自矜周最樓緩之徒紛不可紀而儀秦術最著於是天下競稱儀秦之辨然夷考其時合從者六國之志也連衡者非其本心勉强從之而旋復畔其情可見也詐謀之士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勢利哎軋讒誣傾奪惟務欺誕而不能持久以求有濟於事儀秦之稱雄亦祗爲煊赫一時之計豈果以辨勝哉

赧王五年秦魏會于臨晉張儀在魏也地志河中有臨晉縣今屬府一統志云臨晉古地春秋時爲晉桑

泉地秦築壘以臨晉地因名臨晉漢爲河東郡解縣地

赧王七年秦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譖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拔之索隱鯀盜息壤以堙洪水史記有地長之占柳宗元云地長隆起爲息壤秦武王迎甘茂於息壤乃其地也

赧王九年趙君略中山及外地遣使約秦韓楚魏齊并致外兵十年趙伐中山取數邑中山復獻四邑以和按趙旣取數邑又要割地乘一時之勢而必饜已之欲於此亦太甚矣異時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太原上黨趙又割地以和前後如出一轍反復之理固有如是其不爽者已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十九年與燕易土燕以平舒與趙今靈邱縣北故平舒城戰國趙邑西北至渾源州皆平舒地也按自獻侯復立於代城平邑武靈易平

舒於燕以廣其居其北卽狄之襜襤復滅於趙者也
方輿紀要靈邱故城在今縣東十里趙武靈王葬此
因以得名史記趙世家孝成王以靈邱封楚相春申
君是也

趙世家武靈十九年略地中山遂之代北至無窮西
至河登黃華之上思襄子并戎取代攘狄之烈與肥
義謀變服招騎射以備邊公子成稱疾不朝趙王自
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
秦韓之邊無騎射之備何以守之先時中山負齊之

彊引水圍鄗侵暴吾地寡人欲變騎射備四境之難
報中山之怨而叔惡變服非寡人所望也成聽命乃
易服而出今大同郡志大同春秋時爲北狄所居趙
襄子踰句注破并代以臨貉是其地府西南百十里
黃瓜堆卽古黃華也水經注桑乾水與武州水合經
黃瓜堆南北齊破柔然於黃花堆是也方輿紀要黃
河入中國經朔州西界爲西河以在平城西也

周赧王八年趙武靈王西略外地至榆中林胡王獻
馬歸使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用樓煩軍按此中國
用外兵之始嵐勝之北故樓煩外地武靈王逐林胡
有其地致樓煩之兵用以攻伐嵐勝以南離石藺爲
趙邊鄰於秦東鄰上黨韓地卽武靈所謂趙西有林
胡樓煩秦韓之邊也方輿紀要崞縣東地有樓煩故
城晉所置也樓煩故地在陘北趙武靈王滅樓煩王
而用其人以其人自爲一軍踵牧野用庸蜀羌髳外
國之兵藉以謀秦不挫於强鄰而鮮卑突厥回紇沙
陀自此接跡於并代矣通志靜樂縣城南有趙王城
武靈自代至陰山守樓於此

戰國策趙武靈王破原陽以爲騎邑趙人牛贊曰國
有固籍兵有常經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
器今王以破卒散兵奉騎射臣恐攻獲之利不如所
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賢人觀時而不
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昔先君襄主與代交地築
城境上爲之封城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
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
之事非子所知牛贊稽首聽令遂易服率騎出於遺
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俓之險至胡中闢地千里

按是時代西皆林胡樓煩王所居嵐勝二州邊外林胡錯處武靈驅出幕北西略外地至榆中變服騎射以備樓煩秦韓之邊賜周紹變服衣冠具帶以傳王之命將軍大吏皆貂服王改服以金璫飾前前插貂尾爲貴職靴用長勒如式并引諺言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雖易常經固籍亦能稱雄於代北矣方輿紀要原陽城在大同府境故趙邑水經注芒于水南經原陽城西是也

赧王十二年秦取魏蒲坂陽晉封陵又取韓武遂按

秦之窺魏無已時也先以甘茂伐魏而武遂歸韓之讒與茂舍蒲坂而止其役昭襄初嗣魏冉爲政威震於時乃復伐魏取魏沿河之邑復取韓武遂以如所願蠶食之謀自魏始矣史記世家晉陽作陽晉其地在蒲坂之東風陵之西大河之陽本晉地也故謂之陽晉括地志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水經注函谷關直北隔城有崇阜巍然獨秀世謂之風陵唐志河中府河東縣南有風陵關臨汾縣志武遂城在縣西南史記秦援宜陽涉河城武遂是也

史記魏襄王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

按此陰逆陽伏極而爲變也陰陽二氣順則行而逆則變通於人事而有桴鼓之應張儀入魏賊壞天下之大局相魏以愚魏陰盛於下二氣相感而變生轉女爲男此大變也而人事亦有適合者當時儀與公孫衍皆生於魏而賊魏人趨而奉之大丈夫名稱驚世駭俗而不知爲妾婦之道也然儀竟以其道亡魏強秦世以爲大丈夫當如是實無異陰極而變陽也司馬公大書異變於簡編蓋亦有微意焉迨漢劉聰

僭位平陽內史女化爲丈夫聰之矯誣暴戾氣於是一變明嘉靖間畔人趙全等詖附諳達建板升於歸化城敎之攻戰屠毒人民歸化城東南即左右衛也嘉靖二十七年右衛馬祿女化爲丈夫明年左衛女子吳拾亦化爲丈夫同出於叛人肆逆之地與前事相符諸皆見於史志徵應如一儀之流毒中國則劉聰之反於長安也儀本魏人入秦復相魏而亡魏則趙全諸人之叛入北也蓋天地一氣之流行氣不順而沴戾生陰陽之變人事之窮如影隨形矣

趙世家成侯三年魏敗我藺武靈王二十三年秦拔我藺又武靈王曰先王取藺郭狼郭狼卽皋狼皆趙地方輿紀要永寧州西藺城戰國時趙邑也漢置藺縣武帝封代共王子罷軍爲侯邑是也皋狼城在永寧州西北漢置皋狼縣武帝封代共王子遷爲皋狼侯是也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晉取泫氏濩澤方輿紀要泫氏城在高平縣東十里漢縣置此濩澤在陽城縣西北十里墨子云舜漁於濩澤漢以此名縣水經

注澤水出白澗嶺經濩澤城南又東注於沁水卽濩澤也隋置澤州亦因以名

史記魏世家惠王九年伐趙敗韓師趙師於澮趙世家成王十三年魏敗我澮取皮牢魏武侯九年狄敗我於澮皆是地也方輿紀要皮牢城在翼城縣東北今爲牢塞村又志云在縣西三張村春秋時鄭太子奔晉居此亦曰壽城括地志澮有澮山翼城縣南十五里澮高山是也山形如鳥翼一名翱翔山唐置錢坊二處於此又有巖洞泉窒之勝

史記魏世家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雕陰卽上郡鄜州以北盡魏地與趙隔河按秦所早夜圖謀孳孳而不釋者在河西地也意在河西而切之以威嚴兵耀武敗龍賈全軍於所欲得之地使之驚心動魄而不復有圖存之念以搖其本根而復取汾陰皮氏直擣腹心之地亂其耳目以恐喝之及既得所欲而姑以所得予之使魏不得不入其術中河西折入於秦雖有智者不能爲魏謀矣史記注皮氏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方輿紀要龍門城今河

津縣治戰國魏皮氏汾陰故城在蒲州汾縣北

史記魏襄王二十年秦復與我河外及封陵以和正義封陵在蒲坂南河曲中亦謂之封谷方輿紀要蒲州南五十五里風陵堆相傳風后堆也亦曰封陵皇輿全覽後魏永熙末魏主西入關高歡克潼關而守之使別將庫狄温守封陵是也括地志風陵在蒲坂西南河曲之中杜佑曰風陵堆南岸與潼關相對亦曰風陵山一名風陵津曹操征韓遂自潼關北渡卽其處也

周赧王十五年趙武靈王復攻中山攘地自代至雲中九原北至陰山下高闕爲塞置雲中雁門代郡西畧胡地至秦上郡以北按此武靈之所以謀秦也方其始立秦與韓魏大敗趙兵武靈深憤而陰圖之故西置昭襄以結好於秦南使仇富通知於韓魏內招騎射之强外闢山部之地禮服樓煩以致其兵用以下甲九原直窺秦中使秦受腹背之敵而斷其連衡其事雖不就而雄視天下之形勢隱然在我亦偉矣哉地志高闕塞在廢豐州河西河外陰山橫界中外

山峯對峙若闕然闕口有城跨山雄踞昔置高闕戍地輿廣志趙襄子定代國武靈置代郡趙武侯築雲中城武靈復治之雁門在勾注之東蔚州之北郡縣志敬木古城在中受降城四十里賈耽古今述曰以地理求之前代九原郡城也匈奴傳趙武靈王置雁門郡李牧常居代雁門備匈奴山海經雁門山無草木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注云卽北陵西隃雁之所出因名在高柳北水經注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雁門水東南流逕高柳故城北舊代郡治武靈所置也王海雲中郡今勝州單于府地

赧王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初趙王遊大陵夢有女鼓瑟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華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王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納其女娃嬴有寵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吳娃卽孟姚也括地志大陵城在文水縣東北春秋晉平陵邑也

赧王十七年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

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時田文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王使公子池以河東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乃退按戰國從人橫人輾轉爲禍從猶圖利六國橫則專主利秦從難合而易解至已合復解而橫隨之矣田文以免相怨秦合齊韓魏之兵攻秦敗其軍於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僅乃得免是從非不可合秦非不可攻也蘇轍謂秦以詐力相侵要之割地百有餘年無有能制伏者田文借楚爲名兵至函谷秦人懼而求和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然

田文非眞能爲韓魏計久長直脅秦以求楚東國欲自利耳是以出師之名索然遽盡卒之東國不可得而韓魏名怨於秦攻伐不已屢遭挫衄魏入河東地四百里於秦矣韓入武遂地二百於秦以自贖矣秦之所割僅存虛名韓魏之所入不啻剜肉醫瘡坐以待盡然當時惟不遇桓文秦始得用其詐力耳

趙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註言致其人而用之也按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散居谿谷自有君長春秋不入版圖趙武靈王破滅

之致其人以强兵其人皆善騎射驍健有力復拓近邊之民習騎射練其技勇是以楚漢之際多用樓煩人別爲一軍武靈致樓煩之兵欲從代西直南襲秦嘗由直道南下詐爲使者入秦覘秦地形觀秦王爲人而秦王未之知也比疑其貌偉使人追之主父已脫關矣英偉之槪實出非常所以爲世雄也通志合河關北晉林濤塞爲林胡澹林所據武靈復之古樓煩關在管涔山北靜樂縣馬莊東有樓煩王城址王海林胡樓煩在嵐勝北嵐勝之中黃河津要古稱河宗其南離石之藺與皐狼爲汾晉門戶趙之邊也郡國書曰樓煩乃趙西北邊之國其人强悍習騎射自趙武靈王致兵於西河漢初起多用樓煩人高祖功臣侯年表陽都侯丁復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爲樓煩將而項羽本紀漢有善騎射者樓煩則漢有樓煩之兵矣灌嬰傳擊破柘公王武斬樓煩將五人攻龍且生得樓煩將十人擊項籍軍陳下斬樓煩將二人攻黥布別將于相斬樓煩將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齊受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則項王及布亦

各有樓煩之兵矣蓋自古用外裔攻中國者始自周武王牧野之師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而晉襄公敗秦于殽實用姜戎爲犄角之勢大者王小者霸於是武靈王踵此用以謀秦而鮮卑突厥回紇沙陀自此不絶於中國中外之防蕩然矣方輿紀要樓城在故代州西屬雁門郡有樓煩王城址漢置樓煩縣其在崞縣東北者晉所置也高祖九年周勃擊韓王信軍於硰石破之遂攻樓煩三城正義曰硰石故城在樓煩縣西北漢初韓王信反灌嬰擊之破胡騎於硰石

是其地
史記趙世家趙西有林胡樓煩初趙武靈王謀易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昔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今將騎射近可便上黨之形遠可報中山之怨於是人皆聽命攘地北至代西至雲中九原太史公曰代北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而武靈王益厲之拔勇稱雄寰宇記嵐州晉國之分晉滅後爲樓煩王所居趙惠文王滅樓煩而有其地以爲縣時武靈已傳位自稱主父故闢地至此王氏曰

今岢嵐州以北故樓煩地寧武府治其故址也
吕氏春秋天下九塞句注其一趙襄子踰句注破并代遂有代句注之北句注今之雁門也趙使李牧守雁門備匈奴李牧者趙北邊良將也牧居代以便宜置官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牧牧稱病不出王強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卒日得賞賜皆願一戰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入牧乃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載不敢近趙邊按北部無親而貪示之以弱則驕不可制而利心熾窺邊遂無已時晉悼公時魏絳和戎賜以金石之樂當時諸侯新服和諸戎以震動四鄰其言戎翟薦居貴貨易土而土可

賈邊鄙不聳民狎其野因使穡人成功而又得以德綏戎遠至邇安之義法非不善也然久與狎則易驕驕萌而釁起萬衆佃耕於荒漠之地一二奸民乘機煽惑或至猝起爲難而我反無備和不如守之爲安也然必得士心而後能用其死力寬其日用之需優其休息之地使其氣常若有餘日勤訓練使其力得以自奮而又外示以弱不輕攖其怒偵其驕縱而亟治之御久練之精卒作無前之士氣出奇制勝一發不須再舉於是滅襜襤降林胡右名將臨戎常勝之

機要卒不越此若牧不獨爲趙將之良抑亦爲邊守之鵠不徒以和爲上計

周赧王十九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風陵以和按是時諸侯以秦人歸楚懷王之喪皆不直秦以蘇秦爲從約長合五國之力擊秦秦人不接戰而歸前所取韓魏之地非輸心於韓魏也姑與之以寬諸侯之兵徐散離其勢耳還於鹽氏固不足制秦也當是時秦人倂吞之勢已形六國不能自爲計不得已而從秦之謀合合

從之外別無他策蘇秦適逢其機而其計遂行蘇文忠公言秦之爲謀徒能押闔其說以利啗六國天下大勢利害所在彼固不能深言之也未幾從約皆解而秦反以齊魏之師攻趙則秦亦偷取一時富貴非眞能爲六國深謀遠慮者合從六國之利也秦之說趙肅侯曰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故從解而秦卽用齊魏之師攻趙未幾卽踰河取魏之汾陰皮氏秦之說非不信然而未謀慮深遠以固其心故張儀亦得以韓魏稱西藩斷趙右肩爲言反縱爲橫此術士之智謀顚倒用之而無不適合者當時之形勢使然也括地志鹽故城一名司鹽城在蒲州安邑縣鹽池之官因稱氏年表秦與魏封陵與韓武遂史記注河外陝虢曲沃等地在古蒲坂縣西南河曲之中武遂平陽地也

赧王二十年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弑主父於沙邱初主父以愛少子何廢太子章封於代而立何嗣吳娃死王愛弛背朝羣臣主父從旁窺

之見故太子傫然也反北面而詘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沙邱異宮章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宮主父開門納之成兌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兌相與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餓死按自古奇傑之士履艱濟變爲天下之所難或以不能忘情一女子致敗溺於所愛而

易惑也女戎之禍起於至微成於至鉅武靈岸偉有奇氣志畧非常不挫於强隣爲人之所不能爲而惑於吳娃廢長立少復欲兩立卒以名變所謂不顛於高山而顛於平地也開門納章爲致禍之由至被圍困餓雖有棲頻之軍亦不得用豈不惜哉

赧王二十一年秦敗魏師於解通志解面石門之嶺背鳴條之岡外則砥柱之險內則鹽池之饒秦所必爭也解州志州南五里西起蒲州雷首迤邐而東直接大行南跨芮城平陸北跨臨晉州南二十里曰橫

嶺中條之脊也歷爲防守要地漢鄧禹擊樊參於解南文公入境取白衰扼其衝也秦魏角逐於此魏不勝而北入之門戶已啟欲不割地不得矣明楊愼望中條山詩征馬長鳴向北風崎嶇廻首暮雲東太行過盡中條出一路青山白雪中

戰國策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虞不聽宮之奇諫假道於晉與晉伐虢晉反而收虞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强於趙秦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魏卽趙之虢趙卽魏之虞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按此喻言趙魏相依之勢明白曉暢無易其說者孟嘗君謂趙王曰趙之地不歲危者以西爲魏蔽也趙不救魏魏入秦而與趙爲界則趙危趙王用其言約燕合兵攻秦秦懼割地請講罷燕趙之兵此卽虞虢之說趙用之而抑秦安危强弱之形勢豈不較然哉

史記魏世家昭王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注索隱曰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是也河津縣志岸頭亭卽古岸門也皮氏戰國時魏邑秦渡

河卽龍門是時秦已得魏河西地踰河而東卽河津之岸頭亭也

赧王二十五年魏入河東地四百里於秦按是時秦用白起將兵屢敗魏師解南之戰已奪其氣因獻地求安割沿河地四百餘里盡撤西南之藩籬無異開門揖盜欲自守而不得也蘇代言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而火益熾於薪其諒然哉皇輿全覽平陸縣春秋爲晉大陽邑縣南大陽渡縣東茅津渡皆沿河津要蒲州戰國魏蒲坂邑州西蒲津渡爲要衝解州外

臨黃河砥柱安邑縣記畧黃河千里之曲北抱原勢

河東沿河地方四百里盡入於秦

赧王二十六年秦以垣與魏易蒲坂皮氏初秦取魏蒲坂復與之繼攻魏取垣至是以垣易蒲坂皮氏按秦自穆公以來未嘗一日不思東嚮以爭天下也東嚮必徑魏地故其於魏攻圍甚力攻之不已而愚之愚尤甚於攻也先取蒲坂予之繼取垣亦予之以結其心然後復以垣易蒲坂皮氏而魏不得辭矣蒲坂爲沿河通津皮氏當禹門古渡秦易而有之得以東

出魏據而守之足以禦秦垣猶在蒲津之南僻處邊隅尚非所急用以易蒲坂皮氏津梁之上可無警急是以愚魏而取之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以地與人爲欲取先與之計秦之術愈巧魏之勢日蹙自是安邑亦不能守矣此秦蠶食之所由始也

周赧王二十九年秦司馬錯擊魏河內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歸之魏按是時魏入河東沿河四百里之地於秦秦嘗以蒲坂歸魏矣以蒲坂啗魏而圖得河西地蒲坂仍取之如寄也至是魏已徙都大梁復擊河內則又以河內喝梁而欲盡河東心腹之地也及魏獻安邑出其人發兵守之東諸侯無復有蔽其外者秦得以次蠶食之并天下之規模起於此矣

唐雎魏人魏安釐王十一年齊楚約攻魏魏使求救於秦秦不至時雎年九十餘矣請西說秦昭王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非計矣夫魏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事秦稱東籓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而秦救不發必待其急而救之彼急則割地約從失

一東籓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王何利焉於是昭王發兵救魏魏始定按唐雎以九十餘歲之耄年而爲魏却敵陳得失於立談之頃遂易危爲安功高於魏魏之禍敗由於范雎之遠交近攻雎本魏人從須賈使齊而辨於齊魏相惡而笞之至於折脇摺齒而不死及入秦爲秦謀秦信而伐魏漸至滅魏魏之亡亡於魏人雎不但爲天下之罪人亦魏之罪人也如唐雎斯爲無愧於魏人矣

赧王三十年秦王會趙王於中陽班志中陽縣屬西

河郡水經注文水逕太原茲氏縣故城之東湝爲文
湖文湖水逕中陽縣故城東皇輿全覽曹魏移中陽
縣於茲氏地唐初改曰孝義宋改中陽復爲孝義
周赧王三十四年秦取趙藺離石永寧州志離石廢
縣即今州治戰國時趙邑也州西有藺城亦趙邑趙
世家成侯三年魏敗我藺是也按前此秦拔趙藺再
拔梗陽窺趙屢矣卒不踰時而返魏間之也魏納上
郡十五縣於秦自鄜延盡河西麟勝之地趙之籓籬
已撤所由致秦兵也至是取藺離石又啟太原之鑰

矣方輿紀要永寧州重山通川藩蔽汾并春秋時白
翟竄居於此後爲秦魏二國之邊境自魏河西入秦
直接趙邊秦攻趙數出於此
戰國策秦攻趙拔藺離石祁趙以公子部爲質於秦
而請內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於秦趙背秦不
予焦黎牛狐秦昭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令鄭朱
對曰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寡人社
稷之不敢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寡人有不令之
臣實爲此事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秦王怒攻閼

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
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按西周
策蘇厲謂周君曰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
此舉乃白起將秦以全力取之也戰閼與攻幾皆因
於此秦使胡傷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攻閼與而敗
於趙奢師還擊幾廉頗復敗之秦之攻趙無遺力矣
其拔藺離石窺太原也不得於西轉東攻閼與亦欲
啟太原之門戶也秦輾轉不釋於此定太原之謀起
於是時矣注閼與上黨涅縣正義幾在相潞之間藺

離石祁今永寧州及祁縣之地
周赧王三十四年秦白起敗趙軍取代光狼城按此
秦之窺趙邊也先拔石城趙之西邊單外又移兵於
南取代光狼城今高平縣西光狼故城春秋趙之邊
要也按秦爲蠶食之謀取石城而更及光狼撤趙之
外蔽在太行迤北或謂史以代光狼聯而書之其地
當在代趙武靈王滅中山始有光狼地白起取代光
狼當自上郡九原下兵東北至光狼兵行之路無傳
其道至代紆曲遼遠疑非當時所急正義引括地志

謂即高平之光狼城地名秦趙村今名強營村通鑑輯覽從其說論當時形勢自以取高平之光狼為得勢也然史書代光狼亦別有見互存其說

戰國策蘇厲說趙王曰韓亡三川魏滅安邑韓魏窮而禍及於趙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趙邦屬而壤接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南非王之有也按七國時趙得遼沁二州之地合并代二州皆在勾注之南故厲以為言雖為齊計而實有同患三晉合而秦弱三晉

離而秦強事勢所易見也秦據魏求安邑齊趙應之秦得安邑舉安邑塞女戟趙之太原道絕復與趙數擊齊下齊必及於趙趙邊於齊也趙得書謝秦不擊齊為齊實為趙也秦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韓趙魏諸國日在秦玩弄中轉為秦用而自蹙其勢也豈不惜哉

史記魏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以備秦也秦昭襄王十五年白起攻魏取垣復與之十八年復取垣方輿紀要垣曲故城在今垣曲縣西北二十里故魏邑也一名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

史記秦本紀秦孝公八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初孝公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東平晉亂以河為界三晉攻奪我河西地諸侯畀秦醜莫大焉思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衛鞅入秦謂孝公曰魏居嶺阸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蓋揣合其意而進謀魏之策也至是伐魏降安邑首事於魏以窺六國事始於此司馬貞云大河經中條之西

自中條以東連汾晉之險隘謂之嶺阸其名山則有雷首一名中條山在蒲州東南十五里首起蒲坂尾接太行南跨芮城平陸北連解州安邑及臨晉夏縣聞喜之境名山記中條以中狹不絕而名上有分雲嶺天柱峯及桃花元女諸洞谷口蒼龍等泉其瀑布水自天柱峯懸流百尺而下出臨晉縣之王官谷入於大河正義曰以河為界即龍門河也

趙世家趙與秦數擊齊蘇厲遺趙王書畧云物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

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亡韓秦獨擅之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勾注之南非王有也踰勾注守常山代馬胡犬不東下崑山之玉不出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强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按是時蘇厲統舉秦與燕趙韓之大勢而權其遠近離合之形爲齊而實爲趙也韓亡三川魏亡安邑不待智者而後知其禍已及晉之初分澤潞儀沁四州之地韓總有之至是時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有

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犬牙相錯趙已有不能獨立之勢若從秦攻韓無異自拆籓籬使秦得入而倒持其柄攻趙之澤潞豈特羊腸之西勾注之南非趙有哉齊亦不戰而自屈矣戰國策士愚人多以恫疑虛喝而此猶近理適事爲排解之大計故趙一聞言而謝秦也正義云河北之地安邑河內羊腸之西則沁州勾注山迤南儀并代三州地

趙世家惠文王十一年秦取梗陽地理志云太原榆次有梗陽鄉正義云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縣南百二十步分晉陽縣置春秋晉大夫祁氏邑也皇輿全覽清源縣春秋梗陽邑漢爲榆次縣地隋始於梗陽故城置清源縣南有梗陽鄉晉大夫魏戊所治也通志清源縣堯城鎮相傳陶唐氏自涿鹿居此今有帝堯廟俗謂之姚城左傳襄十八年晉中行穆子見梗陽之巫臯又梗陽人有獄魏獻子不能決皆是地也

史記秦伐魏取汾陰方輿紀要榮河縣北九里汾陰城戰國時魏邑一曰殷湯城以城北有湯陵故名高帝封周勃爲汾陰侯卽此城北有邱曰脽邱上有后

土祠晉大興初劉曜討靳準於平陽軍屯汾陰是也

史記趙世家孝成王十八年延陵助魏攻燕趙與燕易土以龍兌三縣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邢子勵趙記云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夏風出南秋風出西冬風出北謂龍兌也平舒故城在靈邱縣北九十里方輿紀要延陵城在大同府東北塞外戰國時趙地也當城西北有延陵鄉

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九年與楚王會襄陵魏世家文侯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惠王十九年諸侯

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徐廣曰襄陵在今南平陽縣也方輿紀要襄陵故城在今襄陵縣東二十五里春秋時晉郤犨食邑也縣西北有晉襄公陵故名水經注汾水自平陽南經襄陵故城西縣東南二十五里有郤犨城其東西圯於水餘三面尚存遺址

秦昭襄王三十年發卒軍汾城旁卽臨汾城也漢置臨汾縣屬河東郡方輿紀要臨汾城在太平縣南二十五里亦曰汾城括地志臨汾故城在絳州正平縣東北三十五里蓋境相接也隋改平陽曰臨汾而故

城遂墟

秦紀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司馬貞曰爲浮橋於臨晉閒也蒲津爲關河之巨防王氏有言武關以限南諸侯臨晉以限東諸侯秦所倚以爲固者春秋時造舟於河未及作橋河橋蓋始諸此後世隋起河橋通河中唐於蒲津西岸開東西二門造鐵牛以維浮梁皆踵秦制而益固其防也

周赧王四十二年趙人魏人伐韓華陽武安君救韓敗魏軍於華陽之下沈趙卒二萬於河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魏地盡矣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則火不滅王之地有盡秦之欲無窮是薪火之說也王以已許不可更對曰王獨不見博者之用梟耶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何用智之不梟若也王曰善乃按其行按秦用衡人嚂口虛喝使東諸侯恫疑而不敢進割地求和爲自安計眞救火以薪也薪將盡而又益之寢處於積薪之上而火其下薪有盡而火無窮不至盡其

薪不息也魏卒以南陽和秦不戰而地已削地不盡秦不和終賣於欲璽者矣

赧王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今遼州和順縣地山徑險隘趙王問趙奢奢曰道遠險隘譬如兩鼠鬬穴中將勇者勝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築壘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入趙軍奢善食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已遣閒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師聞之悉甲而

往趙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必厚集其陣以待之奢曰諾歷復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按是時秦以威力懾天下皆恫疑虛喝而不敢攖其鋒秦之軍閼與也王召廉頗樂乘而問焉頗以道遠險狹爲言樂乘對亦如之蓋踞勝勢而難與爭鋒事勢之常也而奢賈其勇以期必勝卒敗秦軍馬服君之名震於秦關奢初爲趙田部吏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而租出及治國賦而

賦平民富府庫實內有以固其本而將勇者勝穴中之鼠可鬬也秦自武王以來四十餘年間伐國二十六未有不得地者至是再攻閼與不拔敗軍而歸數十年罕見之事而得於將勇之一決亦可爲不戰而割地者一吐其氣矣水經注梁榆水東北逕梁榆城南卽梁榆故城也司馬彪袁松郡國志並言湼縣有梁榆聚盧湛征艱賦曰訪梁榆之虛郭弔閼與之舊平梁松亦云閼與今梁榆城是也和順縣志縣本春秋晉梁餘子食邑漢上黨郡沾縣地北齊分樂平縣地置梁榆縣卽韓閼與邑今縣東五十里有趙奢壘括地志閼與聚城今名烏蘇城在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今沁州地別爲一說

赧王五十年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却之遂以趙師伐燕取中陽伐韓取注人是時齊救趙却秦師反用趙兵取燕韓之地以義始而終以利戰國之積習也

赧王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取南陽攻絕太行道按秦伐韓而斷太行道韓之援兵已絕可安坐而取之矣綱目于攻取之際有關成敗之大勢者必特書之

故漢元初元年書羌斷隴道初平二年書斷斜谷閣唐中和二年書斷峽江路皆特筆也

赧王五十三年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太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於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

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强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强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之封其太守為華陽君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越明年秦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益依據上黨地險引援上黨之民而拒守也

赧王五十五年秦王齕攻拔韓上黨上黨民走趙趙廉頗治軍長平因按據上黨民王齕急攻趙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廉頗怯不戰數讓之按此即反間之所由起也廉頗斂兵以守險堅壁以待秦伺有可乘之機而後發秦人欲戰不能久無所得師老而自敝此萬全之道也而以頗為怯數讓於軍則廉頗易與且降之間易入矣趙括易言兵而不怯則獨畏馬服君之誑言亦信矣此所以代將而如響也昔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為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此即廉頗堅壁之意而秦之所以勝括之所以敗皆出於此武安君佯敗而走以利誘之也括乘勝追造秦壁秦即絕趙壁而以奇兵躡其後此所謂離其故以奪所愛也秦愈譎而括愈敗長平四十萬衆坑於讀書之手矣兵貴知合變後陸遜破昭烈於猇亭亦得此秘也

長平之役趙王聽秦反間以趙括代頗將秦乃使武安君為上將軍王齕為裨將令軍中有敢言武安君將者斬初以括代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父書不知合變也括至軍中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刼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括令築壁堅守以待糧至秦益發兵遮絕趙救兵及糧道趙軍食絕四十六日急來攻

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以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盡坑之按上將臨戎必決力致死與士卒同甘苦魯仲連之告田單曰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横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括爲將東嚮而朝軍吏無敢仰視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日視便利田宅而市之此致敗之本而其母能知之不獨易言兵事而知括之必破趙軍也用兵

在得士心將軍有死之心則必撫愛士卒愼重周密以保其生一遇大敵無不奮臂敢戰無生之氣惟其固結於中心者不可解也若徒執紙上空談馳騁其說以爲人不我難遂傲然自爲天下莫當誤盡天下蒼生百身莫贖曷可易言哉

赧王五十六年秦王齕攻趙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趙請和割韓垣雍趙六城罷兵按白起之坑趙卒於長平也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使歸言秦之兵威以破趙人之膽爲乘勝進取之計當是時趙人心膽俱落草木皆兵上黨之民不戰而氣已懾故取上黨如寄也上黨爲秦晉燕齊之門戶重關天險俯視中原自古撥亂反正之君多惓惓於此而不置謂可憑高阨險以鞭弭宇內據天下之勝勢長平一坑而山東之國以次兼并上黨實爲虎豹金湯壺關之門戶不可敵也時應侯不樂爲武安君功蘇代因言秦嘗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

功也應侯言於秦王而許之按秦取上黨踞破竹之勢趙已岌岌不可終日矣而是時秦兵久駐趙地師老思歸故以應侯一言而定和議其約割地也樓緩以疑天下慰秦心爲言虞卿言秦力攻其所不能取而倦歸若以六城賂齊使秦反媾於趙則猶愈於以所不能取者送於秦助秦自攻也因使卿如齊未返而秦使已至策士以因彊乘弱之說傾危人國如樓緩者固不勝誅韓趙旣失武安皮牢太原上黨又責獻垣雍六城秦之無厭甚矣曩時趙取中山亦如秦

之誅求不已反覆之理亦可畏哉
秦武王末年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異人質于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以爲此奇貨可居說之曰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乃買奇玩西見夫人姊以獻于夫人因譽異人賢且言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宜早自結於諸子中舉以爲適異人賢而得國夫人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乘間言之

立以爲嗣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悅而獻之期年生子政異人遂以爲夫人按秦曰以伐趙爲事謀六國以移其所守而秦亦潛移伯翳之祀於穿窬之雄其事仍起於趙天道神明如是
趙王將約事於秦割六縣以虞卿言易其說秦之始伐趙也魏大夫皆言秦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則吾承敝而擊之時子順相魏言曰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何敝之承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同於燕雀矣子順爲政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者咸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始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謗乎相魏凡九月陳大計不用以病致仕人謂何去之速也子順曰死病無良醫今

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尚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爲秦乎子順聖裔知不可爲而去之也自此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凡三十八年胡三省注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子上生子家子家生子京子京生子高子高生子順孔子六世孫也
赧王五十八年魏公子無忌敗秦師存趙遂不敢歸

魏與賓客留居趙聞趙有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招之不至公子乃間步從之游平原君聞而非之公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而救之趙今所與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不我欲也而乃以爲羞乎爲裝欲去平原君免冠謝乃止平原君以魯仲連不肯帝秦欲封不受又以千金爲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也遂辭去

赧王五十八年秦益發卒軍汾城旁蓋平陽臨汾縣

之城旁也初王陵攻邯鄲亡五校以王齕代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齕戰不利數却故秦益發卒助齕汾城去邯鄲尚遠而屯兵於此者隱爲齕聲援而截援軍之道也信陵君救趙大破秦師於邯鄲下齕敗走鄭安平將二萬人降趙按秦以遠交近攻爲得計至狃於長平之勝攻趙於千里之外四面受敵取敗之道也武安君之言曰諸侯怨秦日久救兵日至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虛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必破秦軍故武安君辭不赴代王自命而不行知其有不可勝之勢也信陵君卒敗秦師於邯鄲下非信陵之武主客之勢殊分合之形異也王稽守河東而通於諸侯鄭安平困於邯鄲而舉軍降趙亦其勢有不行也武安君之言驗矣而杜郵之禍即起於此死於應侯一言死非其罪而長平寃魂由此稍洩其氣應侯保任王稽鄭安平而俱以叛降誅死由是得罪亦天理之昭彰者矣

秦昭襄王五十三年秦將軍摎伐魏取吳城吳城即

虞故國帝王世紀秦昭王伐魏取吳城是也按是時摎伐韓取陽城伐趙取二十餘縣韓入朝於秦魏舉國聽令惟趙獨據險稱雄於西北秦之所不能釋者趙也攻趙必假道於韓魏而吳城在虞虢之間阿陵險阻故先取吳城以開北上之道意不在魏而在趙也然至韓魏皆附於秦而趙已外失所蔽亦有不能久安之勢矣

昭襄王五十四年燕栗腹將兵攻鄗卿秦攻代初燕使栗腹約歡於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反而言於燕

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發二千乘使栗腹卿秦分道攻鄗及代趙廉頗爲將敗栗腹於鄗敗卿秦於代燕令將渠處和趙師乃解去按戰國時策士縱橫捭闔顛倒一世之人不復知有信義矣故燕方結歡於趙以五百金飲人之王旋以趙新敗兵弱而乘其敝人心已不可問不獨趙爲四戰之國其民習兵而不可欺也先處於必敗之勢而失隣歡甚無謂矣地志鄗今眞定栢鄉地與代爲鄰

秦莊襄王二年蒙驁拔魏高都澤州志高都城在州

東三十里按唐書高都夫行之險屏蔽全晉西連砥柱析城羣峯周圍絕險千里太行爲河北之屏障高都又太行之首衝范雎說秦王曰塹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戰國時地屬於韓秦爭韓魏往往角逐於此下天井而趨河北高都爲扼要之地秦拔高都太行之雄固河東之藩垣俱撤而韓魏有日蹙之勢矣元劉秉忠詩雲冷天高天井關太行嶺上看河瀆九州占絕中原地一塹攔廻左界山王覇分爭圖未捲英雄鏖戰血猶殷華陽春草年年綠汗馬南來不放閑

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魏王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虎狠之國貪戾好利不顧親戚而王與秦共伐韓臣甚惑之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至於今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而禍若是況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周韓之間阻去大梁百里禍必至矣今韓受兵三年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雁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

休矣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其功多於與秦共伐之也存韓安魏而利天下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韓必德魏愛重魏而不敢反魏河外必安矣按秦之愚魏從秦伐韓與愚趙以從秦伐齊同一術也秦以恐喝蠶食諸國之地而復使其自相攻擊散離其勢已得入其中而陰收其利爲計已巧而心亦狠毒矣無忌之策魏與蘇厲之說趙同一排難解紛之上計爲韓而亦爲魏無如魏已失勢韓又逼於秦不能禦秦之強雖明知秦之欲無窮展轉爲

所玩弄而同歸於盡爲可惜也
戰國策張相國在趙嘗愼梁而鄙趙魏公子牟說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膠漆至黏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而不能自舉飄於清風則横行四海今趙萬乘之强國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强秦四十餘年秦不得所欲今君易趙而慕思不可得之梁竊爲君不取相國由是重趙人善趙俗相安於趙按相國居趙而鄙趙去梁而懷梁有越思矣固非安身利

用之道亦恐岐視趙魏不能合以禦秦齊人李伯守代郡或告伯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告者數至而王終不應由是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有疑猜而一其心惟其信也居趙思梁不可信矣不亟反之豈能安於趙哉
秦莊襄王二年秦伐趙定太原取三十七城悉拔上黨諸城置太原郡前此司馬梗取趙中都西陽即由中都入太原盡有韓上黨留兵戍守至是蒙驁再定太原取榆次狼孟新城三十七城初置太原郡上黨以北三十六城皆太原地也綱目書法自上黨降趙於是十有七年凡五書太原上黨上黨天下之脊秦得上黨而并天下之勢成矣故鄭重書之也地理志太原有中都縣括地志中都故縣在汾州平遥縣西即西都也西陽即中陽也在汾州隰城縣南
秦莊襄王三年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關而還初蒙驁伐魏取高都汲魏王患之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以毛公薛公言歸魏魏以爲上將軍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爲將皆

遣兵救魏信陵君遂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追至函谷關而還綱目書追至函谷惡秦也自昭襄以來山東之得志有三田文之伐書河渭絕無忌之救書大破秦軍於是書追至函谷雖終無救於亡而綱目疊書之亦惡秦而已矣括地志高都故城在澤州城東三十里河外河南岸也
秦莊襄王二年晉陽反是年秦攻得晉陽置太原郡未久而秦有莊襄王之喪故反始皇元年蒙驁擊定之按秦甫得晉陽未幾即反者晉人不樂爲秦氏亦

猶秦盡有上黨而上黨之民皆反爲趙也蘇代雖以天下不附秦請休士卒以間武安君之功而當時之民情亦大可見矣趙民不歸秦而秦挾韓魏以驅之秦不能取趙而趙反助秦以送之使官窮於智計民困於刀兵如三晉之割地求安何也晉壤於分而秦始利於并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人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

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人陰使迎之頗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按廉頗去國而思趙人亦如吳起之去西河李牧之守雁門有不能釋於心者而悼襄無端易之及已去復思而又阻於讒頗牧並去而趙速之亡殆有天焉將不知兵以卒予敵得將難用將尤不易知兵如頗魏用之而不信楚迎之而無功不得所用而所謂才者不才矣頗思趙人思趙之能盡其用也蓋大將臨戎須得士心得其心而後可用也歷久相知而後心可得也古之善治兵者必使兵知將意將識兵心對敵如臂指之相使往無不克廉頗之用趙人熟習久而變化神也使以救孤危之趙頗雖老其功業豈出人下哉而以其事趙者事楚勢不同矣以其用趙人者用楚人不一矣勢不同而忌其功成人不一而士不用命心與手不相得而智絀終不忘趙頗之本心也趙於七國時力足以抗秦前有廉頗後有李牧威名震於天下皆能得士強兵安邊定策頗去而趙敗牧死而趙亡存亡之際

安危係之豈不以人哉

荀卿趙人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曰用兵之本在乎一民臨武君曰兵所貴者勢利所行者變詐孫吳用兵豈必附民哉荀卿曰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其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銳則若莫邪之利鋒圓居而方止若磐石然其民之親上歡若父母芬若椒蘭有事則急難故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桓文之

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仁者愛人義者循理何以詐爲哉按虞卿以當時殘暴百姓爲正論以救之使列侯內修政外聯好以備秦卿言非不可用也然世方迂闊仁義以卿之賢而止爲令其言固如方枘圓鑿之不能入矣

秦人自河外敗還忌信陵君使人行萬金以求間於魏因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魏王秦亦使人賀信陵君得爲魏王否魏王信之使人代將按秦何熟於用

間用之而輒效也魏倚信陵君延晷刻之命而秦以反間去之猶趙李牧之因間而死也秦善用間而趙魏善信欲不并於秦不得矣

周赧王五十六年秦入寇王獻地於秦周民東亡秦取九鼎遷西周公于憚狐聚韓王入朝于秦魏舉國聽令于秦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莊襄王使相國率師滅之遷東周君于陽人聚周遂不祀周自武王至赧王及東周君共八百七十四年一統志憚狐聚在河南府城外五十里梁新城之間括地志汝州之外古梁城即憚狐聚陽人聚在汝州西四十里

韓非者韓諸公子也善刑名法術之學數以書干韓王不能用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人觀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韓使非稱藩於秦說秦王曰大王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請斬臣以徇王悅之未任用李斯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王此人情

也久留而放歸自遺後患不如以法誅之王然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飲藥而死按韓非作說難憂說之難合也楊子法言云君子禮動義止合則進否則退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非一出而求合欲得秦之歡而先覆其宗國李斯謂爲韓不爲秦者猶以人情之常爲逐客之說而如非所言則直非人情而反乎天理之正所謂憂不合而無所不至者也而卒死於說司馬公謂其罪不容於死其心固

可問哉

秦王政二年趙李牧大破匈奴滅襜襤降林胡匈奴至幕北按是時匈奴黨類繁衆勢力漸大自白狼以北大山重谷皆戎居之趙邊於戎屢有侵掠李牧練兵習戰蓄勢料敵一戰大破其衆匈奴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襜襤在代郡之北林胡介嵐勝之間降而滅之塵清漠北古今名將無踰此者方輿紀要靈仙廢縣即今蔚州治漢代縣地唐橫野軍治此其北則有襜襤之戎李牧滅之嵐勝之北七國時趙邊

李牧降林胡樓煩闢地至代今之岢嵐寧武等郡邊北之地皆是也

秦王八年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略屯留蒲鶮之民反於上黨秦舉兵擊之蟜壁屯留自殺於壁壘之內軍吏皆誅死遷屯留蒲鶮二邑之民於臨洮括地志屯留故城在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漢屯留吁國也徐廣曰鶮一作鶻屯留鶻陽皆趙地

秦王九年伐魏取垣蒲班志蒲子與垣縣皆屬河東郡括地志故垣城漢縣治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今垣曲縣地也蒲故城在今隰州蒲縣北四十五里按自始皇嗣位之初秦已北收上郡以東兼有河東太原上黨諸郡而趙據邯鄲不下故取垣及蒲以斷其援又當屯留變亂之後加以兵威懾伏其氣而爲蠶食之謀也

秦王九年夏四月大寒民有凍死者前漢志始皇時秦以太原爲毒國河東關右風烈氣寒霜下早故恒寒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氣常寒至四月當純陽之候寒至凍死異之甚者或尚因周歷眚在

子明然陽氣上升猶凍至死亦異變也漢書謂始皇時以太原爲毒國始皇既冠毒懼誅作亂始皇誅之斬夷數百家大臣二十人皆夷滅其家秦法酷急天則應之尚書洪範五徵常寒君行急則常寒此之謂也

秦王政十三年王翦攻閼與轑陽閼與當太行之險攻閼與以窺趙地初秦攻閼與爲趙奢所敗繼使胡傷攻之不能至是復舉兵攻之并及轑陽十三州志轑陽在上黨西北百八十里唐樂平郡地今之遼州

閼與今和順縣地與轑陽比壤今遼州之屬縣也按括地志稱閼與聚落所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爲今沁州地以地理考之其說不確閼與轑陽古今異名和順地本接壤遼州居太行絕頂西與霍太山相連摩天嶺峯巒削拔上下逕路陡峻石磴盤折俗呼爲十八盤正趙奢所謂道遠險陿如兩鼠鬬穴中者是也沁州尚在腹內與遼陽相隔不應先及於遼遼州卽趙之轑陽漢涅氏縣地和順漢上黨沾縣地郡國志言涅縣有閼與聚司馬彪袁松辨之詳矣銅鞮

之說可不論也方輿紀要梁榆城在和順縣西乃閼與之舊都也北齊於此因置梁榆縣明徐貢十八盤詩土谷旣深入高山復嶒岏微徑纔百尺下轉十八盤俯臨澗壑險勢險不可看亂石關磊砢置足恐不安長鑱那可托藤蔓無由攀寸步每千慮舉動如躡躡心膽掉欲碎毛髮亦爲豎平生行路心此日方知難

秦王十五年秦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

李牧鎮雁門匈奴不敢南牧先聲奪人秦人不敢戰而還蓋惟訓練精而不輕用其鋒愛養士卒而人樂爲之死故雖以虎狼之秦危如累卵之趙牧左右其閒而措於泰山之安後世言邊事者莫及焉當是時秦挾其詐力天下莫敢誰何宜安之敗牧以孤軍摧秦數十萬之師秦人知牧在而趙終不可取也而以術惎閒之知趙君臣之必售其閒也牧可不戰而殺之牧去而趙亦隨之亡矣自是築長城除直道塹山堙谷西北騷然邊民塗炭未有烈於此時者也綱目書牧敗秦及秦遇牧而還著牧存趙之績書秦滅趙

著趙致滅之因存滅係于一人趙自壞長城矣

寰宇記狼孟故城在陽曲縣東北七十里秦莊襄王二年取趙狼孟是也水經注狼孟故縣王莽之狼調也左右夾澗幽深南面大壑俗謂之狼孟澗就斷澗爲城有南北門門闕故壁尚在通典漢狼孟縣故城一名黃頭寨今之黃土寨是其地路通忻代趙之北邊也秦取狼孟啟代北之門戶雲中九原在望初操離石窺太原至魏以河西十五城予秦由是自離石至狼孟迄於趙邊此秦蠶食之譎謀也顧祖禹云趙

之强以晉陽及雲中九原而外蔽以魏之河西安邑韓之上黨至魏以河西地入秦而晉陽之右臂空矣秦人復得安邑即拔韓之上黨而晉陽之左輔缺矣使三晉能知天下之勢其於安邑上黨如扞頭目而衛腹心合與國以爭之上也舉國以爭之次也於安邑上黨固尺寸之地即爲晉陽死亡之命奈何揖冦入門割已肥敵使秦人得以坐待其斃然非三家分晉猶不至此即李牧一軍猶足以抗其鋒合三國之勢聚全晉之力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爲可慨也

肇域記潞澤之交横亘一嶺起丹朱嶺至馬鞍壑有古長城一道歲久傾頹然遺蹟尚在登高望之宛然聯絡中有營壘以詢土人皆曰梁晉交兵築以相拒考之五代史記一夾寨書一甬道書未有長城百里而不書者今陵川呼此山爲秦嶺以爲秦築以事考之則長平之役秦人絕趙救兵及芻餉而築也當時秦爲客趙爲主客居主地設伏出奇引四十萬人入於計中四十七日至於盡降盡坑略不相聞非其勢壓山川安得咫尺千里計此城必此時築以限趙之南北也按史記秦攻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謂屯兵以據援上黨也趙軍築壘自守廉頗堅壁不出以老秦師及秦用反間趙括代將出兵擊秦秦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當是時趙之糧絕軍分後軍不得進上黨援軍之道亦塞而秦發河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聚數十萬不習戰之民遮趙軍其必非用以攻擊資其畚插築長圍也築城至百里

之造圍困四十五日之久趙軍南北聲息無聞上黨之援不至使四十萬人各不相知而俯首就坑迨後項羽師起故智坑秦卒二十萬人於新安城南如出一轍爲禍莫烈於此至謂長城爲梁晉交兵所築或當時因舊跡修守鄉民習近而忘遠也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城之左右沿山亘縣南北五十餘里東西二十餘里悉秦趙故壘遺壁舊存當即其所築之城也唐地理志高平有省冤谷即白起坑趙卒處本名殺谷

明皇幸潞州過之詔更今名至今天氣常陰有泉色
赤於其下立丹井寰宇記省冤谷在高平縣西北二
十五里西面百步東南北各六十步即白起坑趙降
卒四十萬露骸千步積血三尺處唐胡曾長平詩長
平瓦震武安初趙卒俄成戲鼎魚四十萬人俱下世
元戎何用讀兵書澤州志高平縣棄甲苑在縣西北
即店頭王莊諸處耕夫常於土中得戈頭箭頭其質
皆銅較今製爲大鋒甚銳傳爲趙軍所棄者唐李賀
長平箭頭歌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銅花白

翎金簳雨中盡直餘三脊殘狼牙我尋平原乘兩馬
驛東石田蒿塢下風長日短星蕭蕭黑旗雲濕懸空
夜左魂右魄啼肌瘦酪瓶倒盡將羊炙蟲棲雁病蘆
筍紅回風送客吹陰火訪古汍瀾收斷鏃折鋒赤璺
曾封肉南陌東城馬上兒勸我將金換簝竹明劉基
長平戈頭歌長平戰骨煙塵飄歲久遺戈金不銷野
人耕地初拾得土花漬出珊瑚色邯鄲小兒强解事
枉使泥沙埋利器四十萬人非少弱勇怯賢愚一朝
棄陰坑血冷秋復春朽壤食盡蒼蛇鱗湮淪長愧杜

郵劒廢壁空憶椿喉人故壘中宵鬼神入雲愁月暗
戈應泣鳴呼當時豈無牧與頗戈乎不過可奈何
周禮職方正北曰并州其大川曰汾曰沁黃河逶於
西汾西流入於河沁南流由豫入河東流爲直隷之
大川曰漳曰滹沱曰桑乾滹沱發源於泰戲桑乾發
源於洪源皆出古并州境內而漳源則有清濁之分
又有西漳之合東出爲大川源發於并州禹貢合注
漳水有二出大黽谷爲清漳出鹿谷山爲濁漳地理
志清漳出樂平縣西北少山大黽谷北流十八里復

折而西南名爲溯流水魏書地形志濁漳水出發鳩
山一名廉山一名鹿谷山山海經山多怪木即精衛
啣以堙海者沁州銅鞮水出伏牛等山一名西漳水
東南入襄垣界至甘河入於濁漳清濁二水至鄴西
合流歸東唐六典沁水爲河東道大川不與漳合流
諸泉水獨流南入於河沁源縣志沁水一名洎水漢
志注沁水出穀遠縣北山上世靡谷穀遠即沁源也
過郡三行九百七十里寰宇記沁有二源一出綿山
東谷一出縣東北馬圈溝俱南流至交口村而合經

縣城東南注受諸水入岳陽界東至武陟入河漳水發源之鹿谷少山高廣險曲可通東西之道寰宇記鹿谷山有大道入壺口關東出達襄國西登奚斯巨嶺以達河東徑阻千里福地記少山在樂平縣沾嶺高八百丈爲恒山佐命此并南川谷之大勢也

秦王政十六年趙王遷五年代地震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胡三省言樂徐平陰皆代地水經注徐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大嶺下東北流經北平郡界樂徐之地當在徐

水左右平陰即趙獻侯所築之平邑也代郡王莽曰平湖十三州志平湖城在高柳南百八十里水經注代郡道人縣城北有潭淵而不流俗謂之平湖平陰之地蓋在此湖之陰也按是時韓魏皆獻地於秦而趙自代以北固守不下代自桓獻立國趙之根本在是地震於此變也震而坼大變也應於所立之國不三年而遷虜於秦變不虛生、爲之兆矣

秦王十八年秦王翦伐趙下井陘趙殺其大將軍李牧初趙使李牧禦翦秦陰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令趙葱顏聚往代牧不受命而殺之牧死軍中震懼王翦遂下井陘大破趙軍殺趙葱顏聚明年遂克邯鄲虜趙王遷還從太原上郡歸按史稱翦善撫士卒與同飲食軍中投石超距爲戲視其可用出之所向必克然翦非牧匹也翦以戰勝而牧能以不戰勝翦用衆以力而牧服衆以心番吾之師遇牧而還知其不可勝而反間之秦之計行而趙之防廢矣故秦不勝於王翦而勝於用間趙不喪於强秦而喪於人亡不啻自斷其臂也漢書甘延壽投石拔距

絕於等倫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能手投之晉魏犫距躍三百是也

秦王政二十五年秦王賁滅代虜王嘉初王翦旣滅趙趙公子嘉率其宗族數百人奔代自立爲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王賁師還攻代虜代王嘉滅其國自是代亦不祀矣輿圖考蔚州東北代王城周二十九里九門遺址俱存方輿紀要代王城在蔚州東北二十里古代國也趙襄子定代國武靈王置代郡治兵代王城而其後不能守也

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更號皇帝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爲謚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抜秦以殘暴亡六國視天下非人所得有也湯武除暴救民不有天下者也秦據爲已有重兵栖上郡長城塹邊陲偃然以爲磐石之固計數一傳至萬迄於無窮而沙邱之陵遲旋至望夷之戟者不誰以此始者亦以此終欲爲

黔首不得矣

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銷兵器徙豪傑於咸陽初李斯議變制易封建爲郡縣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在山西境內者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雲中九原鴈門與三川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琊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鉅鹿邯鄲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及內史合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命民曰黔首收天下兵器銷以爲鐘鐻鑄金人十二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于咸陽十二萬戶漢書五行志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始皇以爲瑞銷兵器作金人以像之

始皇二十六年定爲水德以十月爲歲首初齊人鄒衍著終始五德之運各以其勝爲行漢賈誼司馬遷從衍相勝之說劉向父子則以相生爲言主相勝者以火能滅金即以火勝金金能尅木即以金勝木論相生者則曰帝出乎震故庖犧氏始受木德後以母

傳子終而復始始皇采相勝之說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于是更命河爲德水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爲紀事統尚法史注水成數六故以六寸爲符六尺爲步水陰陰主刑殺故尚法令

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治馳道于天下漢書賈山傳曰秦爲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漢命諸侯

有制得行馳道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
始皇二十八年帝東巡封泰山禪梁父遂遊海上求神仙南渡江乃還始皇東行郡縣祠鄒嶧山頌秦功業召魯儒生至泰山下議封禪始皇以其難施用遂絀儒生除車道上自山陽至巔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于梁父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遂東遊海上祠山川八神南登琅琊作臺刻石初燕人宋無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銷化之術自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

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皆在焉至是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祀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浮江至湘山自南郡由武關歸史注封泰山積土爲封負土于山上爲壇而祭之除地爲墠祭於梁父梁父泰山下小山
始皇二十九年帝東遊至武陽韓人張良狙擊誤中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初張良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爲韓報仇始皇東遊至武陽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始皇驚求弗得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按是時秦之網密矣偶語者棄市鞭笞四海威振殊俗而良以一布衣欲狙擊之擊弗中而大索弗獲固良爲謀之密而秦人亦無有與同仇者議者謂良乘危冒險出萬死一生之計自謀亦疎程子言欲報君仇之急固不暇自爲謀韓已亡而良心繫乎韓謀雖不就而岸然偉然

爲天下奇士秦并吞天下猶餘一韓人不得而有之天理之所以常存也通志張良平陽襄陵縣張相村人其先仕晉爲大夫三家分晉遂相韓秦滅韓良求客擊始皇不中走下邳因遊圯上遇老人授以太公兵法後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侯
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自惠文王十二年初臘至是改曰嘉平茅盈内紀先是邑有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欲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欣然有尋仙之意改臘曰嘉平月令注臘卽周禮蜡祭也歲終

大祭縱吏民燕飲曰臘
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邊從上郡渡河入并州北收河南地自榆中并河以東屬之陰山爲四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始皇得圖書曰亡秦者胡也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地在大河之南秦爲新秦中漢爲朔方唐爲勝州豐州明爲河套鄂爾多斯地踰河郎并州西界恬將數十萬衆鎮上郡三十餘年邊徼挽運軍食

差重役繁并之民力竭矣
史記蒙恬傳秦并天下使蒙恬北逐匈奴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又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按王伯厚言以水佐耕者豐以水佐守者固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昔人謂溝洫壞而長城興從未有塹堙數千里如秦之甚者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關而阡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至戰國井田始廢而車變爲騎於是寇抄易而防守難不得已有長城之築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肅侯十七年築長城從雲中以北至代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至秦一天下始大廓其規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

北假中伊古以來未之有也至後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太武帝太平眞君七年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城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齊文宣帝天保三年起長城自黃櫨嶺北至社干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

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而斛律羨傳云羨以北鹵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推戍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並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立亭障西自雁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

武築長城東距黃河西至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六年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大業三年發丁男百萬餘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四年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此皆踵秦之故轍而盛於漢延於魏齊趙而極於隋者也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始皇因其敝而更擾之楊子法言謂恬塹埋山谷毒痛天下雖忠於秦不足言也及恬受命而死曰恬罪固當死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無絕地脈乃恬之罪也太史公言恬阿意興功輕百姓力壞於中以彊於外不得罪地脈也司馬公言恬為始皇使以虐民不仁可知而擁重兵在外守死不貳猶明於為人臣之義然竭天下之脂膏以填巨壑不獨害在一時已為後世階之厲矣

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初淳于越言請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李斯議以前時諸侯并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是古非今惑亂黔首

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令下舉世譁然始皇聞盧生侯生議使御史按問之諸生轉相傳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按自是秦之暴無復加矣寃骸積於空谷簡牘化為烟塵生民之理泯焉幾盡而秦之族亦無遺類太子公主盡芟除於肆志廣欲之胸而望彝難作一朝共盡更不須時故曰族秦者秦也

皇輿全覽代州東北二十里殺子谷秦太子扶蘇死此有恨斯水源出谷中水流石罅如呼李斯聲後人名之以志恨初始皇坑儒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及始皇道崩趙高李斯矯詔數扶蘇上書誹謗怨望賜死扶蘇發書泣蒙恬請復請而死扶蘇曰父賜子死尙安復請即自殺代人哀之名其谷以志恨按扶蘇將三十萬衆之權俯首受命與申生之無罪而死千古同慨然此正天之所以亡秦

也始皇以法令鑴磨鍛鍊其民視天下無不可縱之欲無不可滅之衆長城築愁阿房築怨若罔聞知遇民若薙氏之芟草旣濫祟之又行火焉慄慄黔首口噤心悸視天夢夢然天道之禍淫惡不積則禍不深先壞其本根而後落其枝葉以扶蘇之賢足以任軍國之重使其尙在左右趙高之奸謀不得逞胡亥不得立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宴如也乃天奪之魄使扶蘇獨持正論爲伏禍之根而卽以禍儒者禍其子扶蘇出而鬼蜮之計得始斥之遠方終寘之死地而秦隨之亡矣劉友益言秦所以亡以立胡亥也胡亥所以得立以扶蘇在外也扶蘇所以在外以諫坑儒生也然則秦亡之禍自坑儒始而以是傾其家國紓天下士民之氣天道神明幽隱難測固如是哉崞縣志縣西南四十里有秦太子扶蘇冢宋致和八年建祠於代州東二十里陝西延綏境亦有扶蘇墓後人哀之所在援引爲重唐陶翰殺子谷詩扶蘇秦帝子舉代稱其賢百萬猶在握可爭天下權束身就一劍壯志皆棄捐塞下有遺蹟千齡人共傳疎蕪盡荒草寂

歷空寒壇到此應垂淚非我獨潸然

三十七年九月葬驪山下錮三泉冶銅錮塞至三重之泉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葬旣已工匠爲機者盡閉之無復得出

二世皇帝元年殺諸公子公主二世謂趙高曰人生居世間猶騁六驥過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

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意皆怏怏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高曰嚴法酷刑誅滅大臣宗室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令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于杜相連逮者不可勝數

二世皇帝元年陳勝吳廣起兵于蘄勝自立爲楚王

以廣爲假王擊滎陽是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乃相與謀共殺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攻蘄蘄下徇蘄以東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陳守丞戰死遂入據之初大梁人張耳陳餘在陳爲里監門陳勝既入張耳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二人賢見之大喜陳中豪傑父老請立勝爲楚王勝以問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皆殺其長吏以應勝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捕逐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勝以廣爲假王監諸將擊滎

陽廣尋爲裨將田臧所殺

二世皇帝元年劉邦起兵于沛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爲人隆準龍顏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爲泗上亭長單父人呂公好相人奇其狀貌以女妻之旣而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

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季亡匿芒碭山中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勝起沛令欲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聽願召諸亡在外者以刼衆乃召劉季季衆已數十百人令悔閉城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爲沛公蕭曹爲收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旗幟皆赤按古稱高祖不由尺土崛起風埃之中誅無道秦其名義甚正秦不得而臣之故綱

目於起兵後卽以沛公名之當其時四海鼎沸蜂屯蟻聚楚齊魏趙韓燕及三秦爲國有九臣無定主而高祖一舉將相兼得張良欲復韓未知所從遇沛公於畱卽以爲天授而屬焉由是知人善任腹心良平股肱蕭曹爪牙信布與項羽西嚮爭天下豁達大度寬仁愛人天下皆以漢王寬大長者宜先入關言於懷王而遣之及入咸陽還軍霸上與父老約法三章悉除秦苛法如救焚拯溺深得弔民伐罪之義叛亡亭長而能若是天命之也子輿氏當甚夢胥漸之時而定以不嗜殺人一語立萬世之宗於此信而有徵至哉言矣

二世皇帝元年楚項梁起兵于吳項梁者下相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欲應陳涉使梁將梁使籍斬通乃召故所知豪吏喻

以所爲起大事舉吳中兵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自爲會稽守以籍爲裨將籍時年二十四按楚漢之際天下並起誅無道秦項王之力爲多功亦偉而不能免於垓下之厄者嗜殺人也洹水之約夜坑秦降卒二十萬人於新安城南彭城之戰漢軍十餘萬人入穀泗水又殺漢卒十餘萬人於睢水睢水爲之不流羽以喑啞叱咤之氣飄忽震蕩如風雨當之無不披靡殲之惟恐不盡自起兵八歲身歷七十餘戰未嘗敗北敗於垓下一戰遂不能保其身天之亡秦力

無所施數十萬肝腦塗地之怨氣鬱結而發也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殘民以逞霸王之業豈果可以力征得哉殘民者殃必及身惜未聞子輿氏不嗜殺人之旨也

二世皇帝二年三川兵起二世誚讓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祿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行督責之術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成仁義之塗

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爲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閒高曰請候上閒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邱之謀丞相與焉亦望裂地而王其子由守三川楚盜皆其旁縣子公行過三川聞其文書相往來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高罪二世曰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

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斯又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四邊戍轉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爲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按罪斯自負其辯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責斯與子由反狀收捕宗族賓客榜掠千餘斯自誣服而從獄中上書自陳前功高棄去不奏又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來覆訊斯斯更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

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按李斯見倉鼠之食粟知所自處惟在擇利利心一熾沙邱之謀忍而爲之後復以非所當議者亦利在託命而勉就其謀至三川兵起而阿二世以督責之法督責嚴而死者相望於道彼固以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而趙高之所大不安者在斯必寘之死而後快者也昏冥之時親邪忌正彼已逢惡得君而以邪攻之反不能勝則引歸所忌以正論以愚之俟其淫昏而壓之使言果觸其

怒然後乘間行讒言亦易入未有矯變若是之極者李斯之奸惡惟趙高得攻發之如醫之療毒毒甚而良藥不能濟以毒攻毒而毒可治也如吏之捕賊賊大而捕人不能近以賊攻賊而賊可得也趙高之甘心於斯更進一法使其自窮斯之以法斃人者轉而自斃矣斯死而高相指鹿爲馬望夷肆逆而卒亦伏誅夷族如斯同歸於盡高本內宦之廝役後世權閹皆竊其術以流毒萬世之罪人也

二世皇帝二年楚遣沛公西入關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是時秦兵尚强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且楚進取數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喻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西

二世皇帝三年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虜其將王離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

羽曰秦圍趙急以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有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

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羽晨朝義卽其帳中斬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莫敢枝梧共立羽爲假上將軍遣使報命於王王因以羽爲上將軍鉅鹿兵少食盡張耳數召陳餘餘不敢前耳又使張黶陳澤讓之要與俱死餘使二人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没齊師燕師及耳子敖來救亦未敢擊秦羽乃使蒲將軍將二萬人渡河絕秦餉道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

戰皆破之章邯引却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惴恐旣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

二世皇帝三年沛公入武關趙高弑帝于望夷宮立子嬰爲王九月子嬰討殺高夷三族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畏之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攻屠武關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至是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乃與其壻咸陽令閻樂謀詐爲有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遂殺之射郎宦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鬭旁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對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爲計二世

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願爲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樂曰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爲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苑中九月高令子嬰朝見受璽子嬰稱疾不行高自往請子嬰遂刺殺高三族其家以徇

楚漢之交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魏時封爲甯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

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下魏地欲立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請立魏王後乃迎魏咎於陳而立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請救於齊楚齊楚遣兵隨市救魏章邯擊破諸軍殺周市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秦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從項羽入關至是羽欲有梁地徙豹河東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豹請歸

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按此欲守蒲關之險以拒漢也豹爲楚所立而從擊楚非其本心及敗歸而輕漢知漢不可恃絕河津以待之而不知楚漢之交天下糾紛前無所倚後無所援河東雖有山河之險而孤立難守卒爲所擄也

前漢書敘傳始皇之末班壹避地居樓煩値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富於財稱雄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師古註馬邑人聶壹之類也數傳至况生伯斿穉伯少受學通大義家本北邊志節慷慨哀帝時穉爲西河屬國都尉穉生彪彪生固彪著西漢書固續成之其弟超出使西域安集五十餘國蓋自其先家本北邊耳熟邊事故能奮起一時垂成大功晉志古樓煩在寧武以北隋於靜樂界置樓煩郡因漢樓煩縣爲名元和郡縣志嵐州靜樂合河皆漢汾陽縣地東漢時太原郡無汾陽縣并省入樓煩班氏避地樓煩世有令德漢時孝廉方正等科樓煩班氏屢膺其選邊方文學自漢已啟之也

漢書地理志代郡靈邱縣滱河至文安入大河歸并州川水經注滱水即温夷之水也出靈邱西北高氏山上有石銘題冀州北界世謂之石銘陘靈邱縣志滱水一名温夷水又名唐河在縣南自渾源州流入東入廣昌縣界即古嘔夷水也水經注滱水在縣南流入峽謂之隘門設隘於峽以譏行旅元和志隘門山高峯隱山深溪埒谷壁立直上層崖刺天自古道極險陘後魏置義倉之所今呼爲龍門又西南滋水亦入唐河元和志滋水出縣西枚廻山懸流五丈湍

激之聲響動山谷樵伐之夫咸由此渡巨木淪胥久乃方出或落崖石無不粉碎皇輿全覽枚廻山與高氏山相連故山海經謂滋水出高氏山下入唐河與滋水合而爲一矣高氏山東卽龍泉山下有龍泉明馮如京過龍泉山詩嵱嵷窺虎穴縹緲望龍泉山迴青霞繞天低白日懸野人忘漢代古木自堯年好息風塵累來茲結靜緣

晉乘蒐略卷之七

漢地里志正北曰并州其山曰[illegible]昭餘祁[illegible]畜宜五擾穀宜五種并州屬太原郡領縣二十一晉陽葰人界休榆次中都于離兹氏狼孟鄔盂平陶汾陽京陵陽曲大陵原平祁上艾慮虒陽邑廣武時定襄未置郡統入太原領縣三十一

漢地理志并州所屬十郡雲中定襄五原代雁門已居其五西河朔方乃武帝新置之都朔方漢末復治五原逺於是者南不過上黨太原西不過上郡故顧

寧人謂并州爲恒山以旁之郡春秋元命包曰營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不以衛水恒山爲號而曰并者以在兩谷之間也

平陽郡漢初爲魏都項羽徙魏王豹爲西魏王都平陽高祖遣韓信擊魏虜安邑虜豹定魏地凡五十二縣漢三年始置三郡河東太原上黨

漢二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卽絶河關漢王使酈生往說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爲

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假左丞相曹參從韓信取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及妻子悉定魏地凡五十三城班志注夏陽在韓城界木罌缻之大腹小口者以木押縛罌缻以渡也通志龍門河裁廣七十步至胡蘆灘下乃廣十餘里韓信於臨晉關東陳船爲欲渡之勢而潛軍上流由夏陽急渡今禹門渡口欲其易渡敵不及

覺臨晉東河面大廣兵形易露計所必及也

漢三年韓信擊趙駐兵楡關遂下井陘皇輿全覽平定州有上城古楡關也城建於西南隅岡上即韓信下井陘之故寨通志韓信擊趙駐兵於此因高阜爲寨以楡塞門因名楡關今之上城也初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信與張耳去國遠鬬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糧食必在其後如出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深溝固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二子必成擒矣成安君不能用其言信始以計下井陘破趙軍及得廣武君東嚮坐而師事之按廣武君生長於潞熟悉地理出入情形韓信張耳以數萬衆擊趙軍於井陘口山險谷深有進無退況千里餽糧於崎嶇艱難之地師不宿飽兵家所忌敵若堅壁不出絕其糧道進退兩無所據坐守窮山不戰自屈廣武君勝算無踰此者然反爲所擒何也言不用而敗無如何也才足以制三軍不用則一

匹夫而不能保其身廣武之善兵猶不若淮陰之善將也屈體下賢仇敵反爲我用歐陽公所云興國所用亡國之臣由是道也左車潞安人牧孫父汨秦詹事子退爲趙郡李氏祖代西廣武故城即其封地

漢三年韓信知趙不用廣武君策乃引兵前進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使萬人先背綿蔓水而陣信出戰佯敗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信耳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所出奇兵乘趙空

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不能得利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以爲漢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斬之不能禁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按人皆稱信之拔旗易幟謂以奇勝也危信之背水爲陣謂非倍山陟左水澤之常也然當時出奇制勝有必置之死地而後得其用者設策之機與時遷移應物變化非佯敗無以空趙之壁非死戰無以動歸壁之心非信與耳復入水上軍軍有所恃而立於不敗則不能堅士卒必死之志趙

軍乘勝逐利至進無所利而歸壁迷於赤幟亂而遁走勢所必至不戰而自屈其兵謀勇兼之矣荀悅謂趙兵出國迎戰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所以決勝勢使然也至張耳從信立功因人成事其與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嚮者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利中於心而不之顧恤市儈所爲宜其後不能有終於趙也史記正義綿蔓水自并州北流入井陘即信背水陣處漢書地理表上艾縣有綿蔓水東至蒲吾入滹沱水水經注綿蔓水北流至井陘關下注澤發水沾水并入焉黃克纘榆關懷古詩榆關之前勢偪窄小徑盤空僅盈尺車難方軌騎難列一夫當關可坐扼成安義兵二十萬眼底全趙如磐石深溝高壘計莫施二將之頭旬日獲堪歎儒生恥詐謀避敵弗擊恐非策三萬奇兵不暫假二千旗幟變成赤信乎是豈爾之能左車有計空爲畫乘機遺會易反掌須臾破趙三千柵神龍幾乎困豫且敗將曾奪上將魄千金生購解其縛坐之東向爲上客摧燕拉齊數語間漢家元勳今猶赫

楚漢之交韓信既定魏與張耳引兵擊趙代信破代兵擒夏說於閼與初張耳陳餘擊趙將李良立趙後歇爲趙王耳爲趙相嗣復以耳從入關有功立爲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至是信復與耳北擊趙代擒夏說收其精兵按信之下魏破代也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拒楚漢倚信如長城而畏信如虎狠功隆而忌益甚先時廣武君言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

安君威震天下若以此時遺咫尺書於燕燕必不敢不從燕已從而東臨齊破竹之勢也信從其言懾燕伐齊盡定齊地立張耳爲趙王因自請爲假王以鎮楚信於此時無高危之懼有盈滿之患嫌隙已開不能自爲計矣和順縣志縣卽韓閼與邑今縣東五十里有趙奢壘史記趙世家注閼與聚落今名烏蘇城在銅鞮縣西北二十里而水經注又以梁榆爲閼與故城地本相接未能確定並存其說

史記曹相國世家曹參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

戚將軍出走追斬之參出師常與淮陰侯俱攻城野戰之功爲多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一切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名爲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治道尙清淨不擾獄市見賓客欲有言輒飲以醇酒人有細過務掩覆之百姓離秦之酷參與休息無爲天下稱其美賜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二十戸號曰平陽侯介休縣志鄔城在縣東北歷隋唐至宋始圮於水今爲鄔城店東北三十二里辛武村有大澤曰鄔城濼卽古昭餘祁也周禮職方并州藪曰昭餘祁漢書地理志鄔城縣有九澤在北爲昭餘祁水經注汾水於大陵縣左迆爲鄔澤水自汾出爲汾陂其陂東西四里南北一十餘里陂南卽接鄔東合於祁吕氏春秋謂之大陵又名漚夷之澤

漢三年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急紀信自請乘漢王車黃屋左纛以誑楚曰食盡漢王降楚軍士皆之城東觀漢王得乘間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信爲羽焚死後立祠賜額忠祐信趙城人事漢王爲將軍捨身殉

難鄉里重之寰宇通志趙城縣有紀信祠祠後有墓趙城縣志紀信祠在縣南十七里上紀落村唐周曇詩爲主堅能不顧身赴湯蹈火見忠臣後來邦國論心義誰是君王出熱人

漢王以韓信爲大將還定三秦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後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貌釋不斬與語悅之言于王以爲治粟都

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亦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或言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不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

乃欲拜信爲大將何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信亦以爲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强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强以威王之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願大王王秦于諸侯之約大王

當王關中民戶知之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章邯迎戰敗走廢邱漢王至咸陽塞王欣翟王翳皆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志而北擊齊

漢三年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放桀武

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爲臣妾大王南面稱霸楚必歛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酈生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爲軒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

楚惟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漢四年漢立韓信爲齊王韓信使人言于漢王曰齊邊楚反覆之國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乃欲自立邪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涉謂信曰漢王興兵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不休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輒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足下雖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然項王今日亡次即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我

得至于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相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徹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智勇俱困兩主之命懸于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彊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

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豈可向利而倍義乎徹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去佯狂爲巫

漢四年初爲算賦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年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治庫兵車馬自是遂爲常法綱目

於漢高帝算賦則書初武帝權酤則書初桓帝田稅錢則書初晉孝武稅米則書初唐定租庸調則書初德宗兩稅則書始間架陌錢則書始稅茶則書初皆重其始取民也

漢五年三月漢王卽皇帝位帝陶唐氏裔劉累之後春秋時在晉爲范氏士會入秦還其處者爲劉氏後自秦涉魏徙于豐帝以布衣起沛八載而成帝業卽皇帝位于氾水之陽因初王漢遂建爲有天下之號禮謚法無高以帝功最高爲漢太祖故特起名

漢五年帝西都洛陽五月兵皆罷還家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漢五年置酒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

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鎭國家撫百姓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吾禽也羣臣悅服

漢五年召故齊王田橫時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聞召謝不至帝再召之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廄置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

南面稱孤今乃北面事之其恥已甚且吾烹人之兄亦不能與其弟並肩事主遂自剄令客持頭從使馳奏帝爲流涕葬以王禮横既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帝復使召五百人至聞横死皆自殺

漢五年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爲郎中賜姓劉氏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並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于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

都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皐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絶傷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與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案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卽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賜姓劉氏號奉春君良

從上入關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强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按子房始以爲韓報仇誅無道秦秦滅而引身去就分明心跡顯然其云從赤松子遊者智也不盡然也功名極盛震主爲嫌人臣極難處之時良棄之不顧帝所稱爲三傑而自得者淮陰誅夷蕭何繫獄良超然獨存明哲保身之道也嘗考通志良平陽張相村人其先仕晉爲大夫三

也昔韓康子都平陽襄陵乃其近邑號小韓國邑龜山內掘地得艮墓碑又按史記艮對漢高曰臣始遇陛下於陳留若艮爲陳留人又何以言遇耶太史記載暨邑內遺址昭然艮爲襄人無疑也自古名賢里居所在爭爲引重因而附會者多通志艮平陽張相村人襄有遺址考證詳明廣輿記留侯墓在襄陵縣龜山麓

漢六年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王之備邊都晉陽漢王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精兵處信

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移都馬邑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求和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責讓信恐誅以馬邑降匈奴隨冒頓引兵南踰勾注攻太原至晉陽按馬邑故城在朔州西北唐之大同軍也逼臨邊塞秦逐匈奴取河南地爲新秦匈奴畏秦北徙楚漢之際匈奴復熾乘間南渡河思復故地大爲邊患冒頓初起彊於諸部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南并樓煩白羊河南二王悉收復蒙恬所奪匈奴故地時漢方與楚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强

威服諸國自將萬騎鳴鏑善射南侵代朔圍馬邑久不解信孤軍無援兵敗懼誅遂降與匈奴連兵南下冒頓之勢方盛固非一使所能和解漢復因而怵之遂成北入之勢而朔代南北西迄朔那膚施無完土矣元和志史記圍韓王信於馬邑卽今朔州治是也建安中又立馬邑縣屬新興郡遼地理志朔州順義軍本漢馬邑縣地馬邑故城在今州治東馬邑郡舊置朔州治善陽方輿紀要大同府朔州以北故林胡地秦置馬邑縣漢因之邊外絕塞與敵爲鄰也

漢六年以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喜卽帝兄仲也明年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赦爲郃陽侯立皇子如意爲代王班志如意卽戚夫人之子後徙王趙者也郡國書曰蔚城東二十里許有故墟焉俗呼代王城週迴二十五里九門遺趾俱在金波泉發源其地夾城東南流長老曰昔有代王者居是城與燕約相救置傳鼓爲信胡大入傳鼓燕救不至代王出奔國爲墟又曰廢城南數里小山卽鼓臺也余尋之果然今仍名擂鼓墩言有證據

而不知所謂代王者何人也一統志蔚東有代王城即漢代縣故城文帝封代居此郡舊志亦云夫文帝封代固矣約燕相救胡至出奔文帝無是也史記文帝都晉陽遷中都其幸太原也復晉陽中都三歲租而蔚無聞焉高帝以代地居恒山北數有邊寇難以爲國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立子恒爲代王都晉陽後遷都中都蔚代故都也漢高衆建王喜因之其謂數有胡寇難以爲國者以喜之奔還也取太原之地屬代則代南矣雲中以

西爲雲中郡則雲中不屬代矣漢文有代郡亦不屬代虛存其名此後人所疑也是故知文帝之封代而不知其未嘗至蔚也知晉陽中都之復租而不敢援以爲證也知文帝之未嘗被寇出奔而不敢爲之辨也附會之說紛然矣王喜之封也與盧綰同時草昧之際披荆棘立城邑日不暇給燕代與國土壤接近宜相爲救燕救不至王喜必奔長老所傳信而有徵也鑒王喜之失國而徙都因代之南徙而置郡此高帝之籌代因之而南也而以代王城爲文帝居代不深考矣

輿地考蔚州東代縣故城古代國也史記項羽徙趙王歇爲代王歇更立陳餘爲代王皆是其地蔚州南關有漢文帝廟州西三里薄家庄漢文帝母薄氏宗族所居皆原其始封而稱重之後漢移代郡治高柳則在陽高迤北雁門之東境也尹耕代國考自漢以來代國有三曰山北也山南也山東也山北之代舊國也始於商湯歷代因之齊桓之所服趙襄之所并代成安陽之所封公子嘉之所奔趙歇陳餘之所王

夏說之所守王喜之所棄陳豨之所監皆是也今蔚之廢城也山南之代徙都也始于高帝十一年分山北爲郡而稍割太原地益之以自爲國文帝之始封中都之所徙入繼之所自臨幸之所復以及子武子參之所分後武徙淮揚子參之所合皆是也所謂晉陽中都也山東之代再始於武帝元鼎中徙代於清河以常山爲阻此代先後立國之大略也顧寧人言考之前漢代所領縣十八代爲蔚靈邱廣昌爲今靈邱廣昌延陵平舒爲今廣靈廢安定縣馬城爲馬邑

陽原爲宏州桑乾參合高柳皆近塞地中都都尉治鹵城近參合當城直桓都皆不在南後漢所領縣十一皆前漢之故而無延陵未嘗南及代州自烏桓鮮卑之雜居而邊土漸夷建安黃初之不競而邊郡多廢自兹以降元魏屬之司牧齊人止置靈邱而代遂不郡矣唐初代陷於突厥因隋改雁門爲代郡置代於雁門後周置蔚州於靈邱後復僑治於陽曲又僑治於秀容皆非舊也迨貞觀破突厥置郡靈邱仍蔚舊稱天寶更名後號代郡仍爲雁門舊地自此以後

更變不常要不出此遂以代爲代以蔚爲蔚而不知蔚之舊爲雁門也

漢王六年十二月帝會諸侯于陳執楚王信以歸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上書告信反者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信用陳平計乃僞遊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信謁帝于陳帝豫具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還至洛陽赦信爲淮陰侯信知上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按信之聲威使噲跪拜稱臣赫奕之勢已薰炙於人心而乃曰羞與爲伍矜伐又甚焉此帝之所以畏惡其能也長樂

鐘室之禍兆基於此

漢六年命博士叔孫通起朝儀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毋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于是通使徵魯諸生所徵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

于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明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張旗志郎中俠陛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于是皇帝傳警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法酒諸侍坐者皆俯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于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以其弟子皆爲郎史注

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

漢七年冬十月漢王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水經注銅鞮水又東逕故城北城在山阜之上下臨岫壑東西北三面岨袤二里世謂之斷梁城卽故縣之上虒亭也銅鞮水又東逕銅鞮縣故城北城在水南山中晉大夫羊舌赤銅鞮伯華之邑也漢高祖破韓王信於此銅鞮水又東南流逕頃城西卽縣之下虒聚也上虒亭卽北里下虒聚卽南里虒亭雖不甚憑山險而爲潞北門控小漳水之全勝故高帝阻此以敗韓信也

前漢書周勃傳勃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轉攻信軍於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信晉陽下之復破信軍於沙石信亡走匈奴其將曼邱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聚兵謀攻漢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連戰破之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之二三按樓煩迆北地苦寒冀州圖經大同縣東三十里紇真山夏恒積雪故彼人語曰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向生處樂又有神泉人歌

曰紇干山頭有神井入地千尺絕骨冷永寧州志州東北有漢高山高帝大破林胡於晉陽追至離石復破之林胡復聚兵樓煩帝乘勝追至此後以名山立廟祀之今廟址尚存高帝威加海內而窮追餘寇不遺餘力至於山深林密苦寒之地亦爲乘輿所經蓋西北邊防之重漢初已爲急務漢都長安太原雲中定襄皆屯宿重兵蓋以并北爲重地而鎭撫之也前漢志陰館有樓煩鄉今代州城西三十五里地里志

樓煩鎮漢立雁門郡樓煩縣元魏建樓煩宮隋唐立樓煩郡在今寧武靜樂縣北

漢初灌嬰擊韓王信於馬邑降樓煩以北六縣斬左代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大同府志武泉城在府西漢雲中郡屬縣也酈道元曰武泉水出武泉縣故城南其地俱在白道北周勃擊破胡騎於此景帝中六年匈奴入雁門至武泉是也

漢七年塞北左右賢王信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兵大敗之追至於離石復破之帝

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地在勾注之北邇於平城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毀軍而誘漢兵使者但見老弱羸畜皆言匈奴可擊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婁敬使匈奴還言匈奴外設以愚漢使力陳不可擊之形狀時漢兵已踰勾注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漢王於白登漢王在圍中七日中外不得救餉用陳平計厚遺閼氏閼氏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冒頓亦疑王黃趙利期不至開其一角漢令彊弩傅兩矢從解角突出帝出圍至平城漢大軍亦到匈奴騎解去漢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漢書匈奴傳注白登在大同縣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水經注白登臺名平城旁之高城若邱陵然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臺也臺南對岡阜即白登山也雲中志去白登山二十里娘子城俗傳漢陳平以美婦豔冒頓激閼氏過而信宿於此世傳陳平秘計乎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畏奪己寵因言於匈奴開其一角按

圖畫美女之說出於桓譚新論顏師古謂檢亦以意測之而奇其說徐化溥白登詩其知孤注險謾道六奇高曲逆侯常言吾多陰謀道家所忌後不復起亦知奇之不足貴矣史注六奇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信五也合解白登之圍六也土地記漢高出平城之圍還軍至忻州北境六軍忻然因名其地曰忻口在州北五十五里兩山相夾滹沱水經其中山西有忻口城相傳

卽漢高所築明林魁詩莫道鐵衣寒到骨千金須記買龍泉

漢高帝初平封越騎將軍華無害於曲沃爲侯國縣南對絳山面背二水五朝志曲沃有絳山喬山絳山西下東高獨受夕陽西南接中條王屋喬山太行之支山也太行自澤達翼再折而西爲喬山雙峯壁立萬仞犖山胥斷嶄然削成南北可三四丈東西少廣中有石洞窈然無際山覆洞上如橋故以喬名二水澮滏二水也曲沃縣志澮水西南與絳水合淸水入

絳在上裴莊絳水入澮在下裴莊古文瑣語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於澮上見乘白驂八駟以來有犬貍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首陽之神有犬貍狐尾其名曰耆飲酒得神則徵之蓋於是水之上也

漢七年械繫婁敬於廣武城初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以愚使者因俱還言匈奴可擊帝復使婁敬往敬還報曰臣徒見羸瘠老弱此必詐我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帝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及出平城圍還至廣武斬前使十輩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爲建信侯代州志廣武故城在州西四十里陘口之南卽漢械繫婁敬地按高帝以百戰之餘而困於部人之詐誘驕兵之爲患也帝狃於晉陽追擊之屢勝氣盛而不能持故聞婁敬伏奇爭利之說詬以口舌得官而械之也追至出圍始悔而封之猶不失君臨之大度矣

漢七年二月徙都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

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怒甚謂何曰天下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

漢八年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史記平準書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

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蓋崇本抑末恤民節用之一道也

漢八年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婁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力服也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爲太子冒頓生則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

治也帝欲遣長公主而呂后不從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言河南白羊樓煩二王去長安七百餘里輕騎一日一夜可至秦中新破地肥饒可益實願陛下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以實之於是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萬口按樓煩白羊在嵐勝之北密邇關中此趙武靈致樓煩而窺秦秦蒙恬之常居上郡也是時冒頓方强未能與爭而姑以結和親實關中爲固本之計矣

漢九年春上解平城還至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王也乃說敖曰皇帝遇王無禮請爲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悞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已而上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貫高等壁人于廁中欲以要上上欲宿心動而去至是貫高怨家上變告之于是逮捕趙王敖

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剄貫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詣長安對獄言王實不知吏榜笞刺爇身無完膚終不復言上問曰壯士誰知者使泄公持節往問之箯輿前仰視泄公勞苦如平生歡泄公因問張王果有謀否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于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爲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爲趙王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

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絶亢而死

漢高帝十年九月陳豨韓信合兵寇代雁門大尉周勃將軍樊噲擊之於樓煩大破之復定所刼略州縣

漢十一年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初信匈奴入居參合將軍柴武遺信書令急自歸信報曰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遂戰武擊斬之輿地志參合漢地在今山西大同府陽高縣東北朔州定襄縣界

漢十一年周勃誅陳豨悉定代郡雁門雲中地初漢

以陽夏侯陳豨爲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及守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千乘趙相周昌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於外恐後有變帝令人察豨賓客居代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與王黃曼邱臣等反自立爲代王刼略趙代帝自將擊之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刼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聞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多有降者購王黃曼邱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之豨將趙利守東垣城下亦降陳豨奔靈邱將軍周勃斬豨於當城漢書周勃傳勃轉擊韓信陳豨得豨將宋最雁門守圂因轉攻得雲中守遬丞相箕肆將軍博定雁門十七縣雲中十二縣按世皆多貫高之始終白王不反爲賢於趙午諸人然伊考其時豨以賓客不法連豨豨懼而生變非必因遇王無禮而欲殺之也且敖齧其指出血謂是言無復出諸口其時亦非有必不可已之勢也徒以懼罪憤激致亂而假箕踞慢駡爲亂階陷於叛逆

而不悔罪無可逭至王得白而以死自責適當其辜耳十三州記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

漢十一年淮陰侯稱病不從擊豨其舍人上變告信與豨通謀欲反狀呂后詐言豨已得死紿信入賀斬信長樂鐘室皇輿全覽靈石縣東南韓信嶺上有淮陰侯廟廟後有冢嶺去縣二十五里本名高壁以信易名相傳漢高后殺信遣人函首詣帝所會帝征陳豨還駐蹕於此遂葬其首於嶺上後人即其冢立廟祀之按淮陰不死於高祖而死於呂后爲兒女子所

詐固不及料也而隙有自開功高疑偪加以矜伐而又甚之必觸其所忌凌其所親噲呂后之所親也以椒房之親而有功信乃羞與為伍呂后所不能堪也怨毒既深轉疑而畏之勢必訣心於此乘其無備而以計取之不待高祖返轅忍於一決此亦如劉文靜之死於裴寂也唐祖與寂相習親而近之文靜忌寂功名出己上而辱以言梗以事於稠人廣衆之中寂之所不能忍即高祖所大不適也欲以事除去而未決決於寂之一言雖太宗不能為力也飛鳥狐兎之

喻當時皆咎蕭相國不為營救若以太宗之反復陳說卒不能貸文靜之一死蕭相宜無責焉然何終無一語後不能無遺議也或謂高祖欲殺信已蓄於封齊時蕭相亦曾與躡足之謀故授意於后而殺之然當時信已釋兵無能為役高祖亦未明言也昔人有詩云逐鹿中原漢力微登壇頻蹙楚軍威足當躡後猶分土心已猜時尚解衣畢竟封侯符剷徹幾曾握手到陳豨英雄漫灑荒山淚秋草長陵下夕暉唐殷堯藩韓信廟詩長空鳥盡將軍死無復中原入馬蹄身向九泉還屬漢功超諸將合封齊荒凉古廟惟松柏咫尺長陵又鹿麋此日深憐蕭相國竟無一語到金閨二詩足以明心一說曹參擊夏說於鄔說阻雀鼠谷信據嶺以扼之後祠祀於此信與嶺常存矣皇輿全覽樊噲從高祖攻韓王信於代道過交城後人立祠以祀交城縣志縣西五里瓦窑河東有樊噲廟鄉人歲時奉祀按噲從高祖攻信道過交城何以遽服交人之心而祀之也信引冒頓攻太原至晉陽交城在太原屬內兵行所及噲從高祖破信於銅鞮

還降太原六城下晉陽交人德噲於此時未可知也史稱噲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陳豨別將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所將卒斬韓信擊豨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大僕解福等十八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論功亦偉矣而噲之大節尤有過於此者當沛公入關欲留居秦宮時諸臣未嘗有言噲獨正色進言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諸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將焉用之願急還霸上沛

公不能聽張良復言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不宜入秦卽安其樂願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此漢有天下安危轉變之一大機括得噲一言歸於正與排闥直入同一忠愛班馬不紀其事司馬公特表出之以明節概祀於交鄉猶未盡也

史記周勃世家勃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正義霍作葰葰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漢葰人縣也名勝志繁峙縣東百里漢置鹵城縣故福都也郡國書曰繁峙界二山之中北控平刑團城大安凌雲

北樓大石小石茹越馬蘭十口南對五臺漢時縣城在渾源州西南十口舊在山前唐移今治十口在山後謂之後口明時設平刑關守備總領之嗣北樓復設守備分凌雲迤西屬之平刑止隷其四北樓舊設遊擊改設參將領兵三千備宣大三關調遣總管十口其地延長三百餘里村莊百餘十口形勢大石小石茹越馬蘭爲最衝北樓凌雲次之平刑四口皆總於長柴嶺磁窑口其南五臺一帶繁峙居民甚少往時流民開墾爲田遂成村落山內有義口南峪口白坡頭三路皆可通龍泉關而道路紆廻數百里緩不及事縣治雖十八里而東西南北周圍數百里軍民雜處地里寫遠亦不易治也

漢書酈食其說齊王曰漢王涉西河破北魏出井陘誅成安君杜大行之阪距飛狐之口後服者先亡澤州志州東南一百里有漢高城漢屯兵於此遺址尚存元猝罕敗王士誠等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以杜太行諸道猶是也皇輿全覽碗子城在太行山巔北與柳樹隘相接兩崖壁立中有城如鐵甕相近有磨盤寨一名孟良寨皆險要處也

漢十一年冬帝自代還立子恒爲代王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匈奴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外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擇可立爲代王者從羣臣請立子恒爲代王都晉陽復遷中都按漢都長安太原雲中定襄皆屯宿重兵以鎮撫北方立子恒爲代王重邊備也邊警多在近邊出沒無時防守不易高祖知近邊之難防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

移都內地使寇不敢深入鑿於喜之棄郡而歸也自古輕敵者必敗近邊遇警援兵不卽至每陷於敵雖以高祖之雄略馳逐於黃沙白草中亦有不得自主時開邊未易爲力矣顧炎武日知錄漢高祖破陳豨立子恒爲代王都晉陽孝文紀云都中都如淳以爲先都晉陽後遷中都今榆次縣城東一十五里有中都城文帝爲代王所都又立子武爲代王都中都則今之平遥縣矣漢書文帝紀立爲代王都中都又立子武爲代王都中都括地志平遥縣西南十二里有

中都故城

漢高帝十一年始封靳彊爲侯國彊其先西河人後徙曲沃從高祖擊項羽破鍾離昧封汾陽侯漢書注汾陽北山汾水所出漢靳彊始封於此漢時太原郡附郭爲晉陽汾陽狼孟三縣地汾陽幅幘廣大管涔以西至合河皆漢汾陽地也明一統志汾陽城在太原府西北漢高帝封靳彊爲汾陽侯邑後漢省通考宜芳有古秀容城距縣治三十里漢汾陽縣治此置倉屯農積粟於斯謂之羊腸倉石磴縈逶若羊腸然

皇輿全覽嵐縣古汾陽縣地今縣西南三十里舊宜芳縣也

高帝十一年以絳之長修縣爲侯國封莊怡長修故城在今絳州西北水經注汾水又西南逕長修故城修水出縣南流入汾汾河在絳州南門外自太平縣流入經州東折而西入稷山界卽詩所謂汾曲也唐德宗時州守韋武嘗鑿汾水漑田萬三千餘頃

皇輿全覽漢高帝封沂陽侯夏侯嬰爲茲氏侯茲氏故城在今汾陽縣南十五里鞏村秦所置也漢因之

屬太原郡三國魏於此置西河郡治茲氏城分割太原四縣以爲邦邑郡帶山側塞西北要防水經注文水又南逕茲氏故城東爲文湖東西十五里南北三十里世謂之西河在縣直東十里

漢十二年燕王綰謀反遣樊噲討之陳豨之反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豨求救於匈奴燕亦使張勝於匈奴爲言豨軍已破故燕王臧荼子衍在北謂勝曰燕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欲急滅豨豨亡次亦至燕矣勝以爲然還告綰綰乃使勝爲間

於匈奴而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欲令久亡連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言之帝名綰綰恐謂其幸臣曰今上病呂氏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遂稱病不行語頗泄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爲燕使胡狀於是帝曰綰果反矣使樊噲將兵擊之綰亡入匈奴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會帝崩綰遂入北居歲餘死胡中

漢十二年上還長安疾益甚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自使滅祀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休吾直戲耳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不易太子

漢十二年四月帝疾大漸上擊黥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復問其次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五月葬長陵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令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石室金匱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

漢惠帝三年春與匈奴和親時匈奴冒頓寖驕爲書遺太后辭極褻慢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唫未絕傷痍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匈奴卽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太后曰善令報書遜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以宗室女爲公主嫁之

漢高后元年封所名孝惠子武爲壺關侯此因欲王

諸呂而封孝惠子以爲名也元和志潞州城卽漢壺關縣也壺關縣志壺關故城在縣東南壺口山下務本田里水經注漢立後宮子武爲侯國卽壺關侯也漢地理志壺關縣東南羊腸坂長三里曲盤如羊腸史記正義秦上黨郡今澤潞儀沁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總有之至七國時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沁州在羊腸坂西

高后稱制五年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令戍卒一歲而更按北邊遣戍之苦至秦爲已極秦雹用其民北

築長城戍卒連年不歸死者枕藉於道至此始令歲更遣將發卒治塞民稍得替代然遠方之民守塞一歲地非素習有係虜之患羣視爲畏途秦時戍卒不耐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秦先發吏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後復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更入閭取其左秦法復除者居閭之左至發役不供復役之刼之以威此戍卒之起於大澤也晁錯建議募民徙塞下營邑立城製里割宅爲築室家民執

肯輕去故鄉而處危難之地也天之所以限中外者在善所守而已若所守不愼而以徙民爲長策後爲塞下之荒郡其明驗矣

孝惠帝六年夏留侯張良卒諡曰文成良常謝病辟穀學道欲輕舉高帝崩呂后德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强聽食至是卒良亡匿下邳時遊圯上遇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已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

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幷葬黃石

八年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諸呂時產祿居南北軍太尉不得主兵酈商子寄與祿善勃與丞相平謀使酈寄紿說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祿然其計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會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時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紀通持節矯納太尉北軍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

左袒軍中皆左袒平乃名朱虛侯章佐勃章入宮門見産廷中遂擊殺之斬長樂衛呂更始勃遣人分部悉斬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呂后崩諸大臣相與謀陰使人入代迎代王代王居中都以孝敬聞天下中都爲龍興初地代王爲諸王之最賢者諸大臣使至中都代王猶豫未定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具知所以迎立意乃自代發命宋昌驂乘馳至渭橋羣臣拜謁代王下車答拜太尉周勃跪上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至代邸羣臣

請上尊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乃即位安雅冲和雍容揖讓李溥光詩從容三讓登車後韡韡炎劉四百年名勝志漢文帝迎立時猶豫不決逐日游思臥於樹下遂寢日過樹影不移今即其地建白楊廟皇輿全覽考證謂魏孝文事非漢孝文也唐令狐楚白楊廟碑云雁門郡四十里白楊有祀實代之主也昔魏孝文由一成而宅九有起雲中而馭天下厥初經營由此途出繫馬其下歇鞍於茲威靈所憑神異斯著中書令燕公說摹詠其事代人神而祠之

漢文封代都晉陽後遷中都實未至代也即位後以龍興重地而分其封則白楊在蔚而不在太原可知也冀乘翼城縣西感軍村雙泉並湧上有漢文帝廟世傳漢薄太后從文帝之代衛士渴甚太后禱天得泉以誌異翼城在太原之南蓋不以代爲蔚矣

漢志班壹其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楚滅遷於北邊以壽終北方多以壹爲字壹樓煩人秦時居晉代之間因以班爲氏避地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故壹得以財自娛子孺生長

長生回以茂才爲長子令回生況況生三子伯斿稚占數於長安樓煩其發跡之地也

文帝元年立皇子參爲太原王都晉陽三年上自高奴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留遊太原十餘日以示不忘故居之意亦如高祖過沛飲酒高會也今太原府漢文帝廟址當起於此

文帝前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其地南直上郡西接氐羌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白羊王昔居於此蒙恬所收衛青所奪皆是地也右賢王侵盜

上郡保塞蠻夷殺掠人民帝遣灌嬰發車騎詣高奴擊之右賢王走出塞帝因高奴幸太原濟北王興居因失職奪功怨望乘間起兵反帝使柴武擊之興居兵敗自殺按文帝頗嚮邊功西北偶一騷動卽命將行師親詣高奴匈奴聞而遁走聲威足以懾之由高奴幸太原而起濟北之師罷西北行兵命將將兵擊之而氛自靖然以細功名變開陳無人不無遺議綱目謂帝於興居亦少負矣故不書討也

孝文帝二年癸卯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者侯騎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于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輔弼之臣亡直諫之士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麻德今已在朝廷矣乃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騁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百官之墮于事也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振貧民禮高年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臣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

道定萬世之基古者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于天子之廷臣竊愍之帝嘉納焉

文帝二年封皇子武爲代王治中都揖爲梁王治睢陽與太原王參同封後揖卒無子武徙睢陽參徙代并有太原

文帝三年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擊之匈奴走出塞上因幸

太原宴故羣臣賞賜有加復太原中都民租畱游太原至秋七月始還宮初誅諸吕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以梁地王興居帝旣立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王之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常怏怏至是上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且自擊匈奴遂發兵反欲襲滎陽帝聞之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擊之遂還長安八月武擊虜興居興居自殺

前三年丞相絳侯周勃就國勃食邑於絳爲侯國帝以列侯多辭未就國令勃以重臣率列侯之國勃旣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敎引爲證薄太后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吕綰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亦見勃獄辭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括地志絳邑故城漢置絳縣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秦之舊馳道也史記周勃傳勃食絳肇域記絳一名晉城晉所徙新田也亦名王官城

高帝時孟舒爲雲中守坐虜大入雲中免文帝初立名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是時舒坐虜大入免上曰虜入雲中孟舒不能堅守士卒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貫高謀反詔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孟舒自髠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是乃所以爲長者上曰賢哉復名舒爲雲中守容齋隨筆云孟舒守雲中虜大入坐免田叔對文帝曰匈奴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敺之哉上曰賢哉復名以爲雲中守洪忠宣謂田叔與孟舒同髠鉗隨張王叔指言舒事幾於自薦而叔不自以爲嫌但欲直孟舒之事文帝不以爲過一言開悟爲之復用君臣之誠意相與如此至虜入雲中士卒爭臨死敵出入鋒鏑之中豈能敺之就斃哉其平日撫愛肫摯深入人心而後及於此賢可知矣仍不易所

守帝之明也

漢書袁盎列傳淮南厲王居處驕爰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讁削地上弗許淮南王益橫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盎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辠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毁名上曰吾高

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顓制然陛下從代來六乘傳馳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盎由此名重朝廷

漢文帝四年匈奴絶和親大入雲中代屯勾注後復以三萬騎入雲中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勾注勾注內外之塞設險於此一統志勾注山一名西陘與東陘並列昔置關通典東陘關甚險固與西陘同爲勾注之險水經注天井水出東陘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卽鈃蹬也穆天子傳天子西巡鈃蹬是也野史代北層巒疊嶂節節高上關外卽沙漠之地也

文帝四年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有言布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

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毁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毁去臣臣恐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文帝四年以張釋之爲廷尉釋之嘗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上曰吏不當若是耶詔釋之拜嗇夫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上曰長者釋之

曰此兩人言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也上曰善乃不拜嗇夫以釋之爲宮車令

文帝五年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罪黥然鑄錢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

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姦數不勝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銅布于天下其爲禍博矣故不如收之上不聽當是時吳王濞卽豫章銅山鑄錢鄧通賜蜀嚴道銅山鑄錢以故吳鄧錢滿天下

文帝六年匈奴單于請復故約以安邊民且言卽不欲匈奴近塞亦詔吏民遠舍帝報書如約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强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旣至降單于甚親信

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不如湩酪之便美也又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漢或訾匈奴無禮義說輒窮漢使曰匈奴政猶一體雖亂必立宗種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疏則相殺奪以至易姓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佔

佔所輸匈奴繒絮米蘖令其量中善美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汝稼穡耳匈奴信其言所以窺邊無已也

史記孝文帝本紀封趙兼爲周陽侯又孝景帝本紀封田蚡弟勝爲周陽侯周陽故城在聞喜縣東二十九里水經注其城南臨涑水北倚山原水經注涑水自聞喜縣城西注水側卽狐突遇申生處水流急濬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不能流移束薪左傳成十三年伐我涑水是也涑水東合洮水水經注

洮水東出清野山大嶺下西流出謂之峪口西合涑水司馬彪謂洮水出聞喜縣王莽以縣爲洮亭也又縣北有清原通志晋原土厚宜五穀東起曲沃西至黃河其間高下險夷不等大率皆土嶺而間有石所謂北倚山原也

漢文帝置板谷關於孝義縣西北三十里獨村與白壁關對峙以爲戍守寰宇記板谷在孝義東北三十八里路通雀鼠谷漢置關孝文帝居中都時熟習其險要故置關於此以重防守水經注漢劉淵側臨汾

水築左部城於其南蓋險要地也

文帝六年淮南王反於谷口地在長安北路多險阻淮南王謂伍被曰此北尙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此爲黃榆黃澤壺口虹梯玉峽𣗳林柳樹盤子城言也平順縣志縣東八十里玉峽關舊曰風門口在隆慮萬山之巔爲兩河三晉之界蓋天作之險下通河南林縣兩山峭立若玉峽然上有玉峽關明夏言爲銘以紀勝玉峽關西來百餘里近蟻尖砦千峯壁立中通峭峽狀如風門而小下則無底之壑石磴齒齒盤廻霄漢望之若虹霓然山徑如雲梯舊名洪梯子在縣東南柏木都明時靑羊之寇馮負以拒汴師縣人陳卿馮負以拒官兵皆以此上有關夏言易其名曰虹梯通志鳳臺縣城南九十里太行絕頂羣山環繞兩崖夾立中建小城隱若鐵甕卽宋大祖負石地也縣東南北十里柳樹隘路通淸化鎭由鐵㯭山西十八盤至柳樹店又東北至陵川奪火店盤繞山谷而行文獻通考黎城有故壺口關馮衍遺田邑書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

關西爲國蔽三關謂上黨壺口石陘列爲三也遼州志州東南百二十里黃澤關十八盤山路通河南武安縣十八盤東西一徑盤旋路有十八轉卽黃澤關州東九十里摩天嶺峯巒峻絕勢欲摩天崎嶇難行和順縣志縣東七十里黃榆嶺路通順德府山勢巉峻直上二十里南連淸風岵北接馬嶺口爲太行絕頂東疆第一險隘嶺有重關巖高木密黃榆古戍卽此皆河東守險之地

文帝十三年五月除肉刑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

刑詔逮繫長安意有五女臨行意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所使緹縈傷父言乃隨之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詔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過爲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于是丞相張蒼等定律以上

當髡者爲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者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其城旦舂者各以歲數以免制曰可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網疏闊是以刑罰大者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焉

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時匈奴老上單于以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畜甚衆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詔發車千乘騎卒十萬上親勞軍勒兵甲教令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爲將軍擊逐出塞卽還按綱目大書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美其不黷武也發明其義謂與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者同出一轍亮哉其言之也夫侵邊犯境驅而出之盡境卽止詩出車篇薄伐曰城彼朔方以守不以戰乃止戈爲武之道衛霍功高世猶

訾其窮黷況於無功而召亂哉

文帝十六年立汾陰廟於脽邱時以辛垣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汾陰有金寶氣鼎將出乃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鼎出方輿紀要榮河縣北九里汾陰故城城北去汾水三里西北隅有邱曰脽邱上有后土祠漢汾陰縣亦在脽上汾水經脽北入大河故曰汾陰

文帝時匈奴寇邊數爲患太子家令鼂錯上言臣聞兵起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

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西北地寒秦之戍卒不習其風土憚於見行因以讁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憤怨秦威刼而行之非以衛邊地而救民也欲務爲廣大也匈奴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匈奴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匈奴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中國困敝而民不安矣今遣將發卒以

治塞令遠方之民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予冬夏衣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帝如其言行之錯又言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置器物焉使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

其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古之制邊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十伍爲里四里一連十連爲邑皆擇其邑之賢材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敎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還踵矣錯又言令民入粟塞下拜爵除罪其略

云明主貴五穀而賤珠玉今農夫五口之家耕不過百畝收不過百石耕耘收藏四時無日休息又私送往迎來弔死問病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賦斂不時朝令暮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使民務農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募天下入粟縣得以拜爵贖罪損

有餘補不足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時帝方亟意邊功故錯言募民徙邊以便防守入粟於邊以廣儲備相時勢而爲濟變之策也

文帝過郎署復魏尚爲雲中守西漢雲中郡在豐勝之間南拊榆林之背北通白道之川單于所出沒處也初帝思趙將李齊之賢以問馮唐唐曰臣大父趙人趙之廉頗李牧齊不如也帝拊髀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耳唐曰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

責成功故牧得盡其能今魏尚爲雲中守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帝說令唐持節復以尚爲雲中守按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爲首功尚所上首虜之數差六級無大故而撤邊護唐之言信矣而帝沉思用武不忘鉅鹿之意固結於中實有入耳輒動者往時賈誼言匈奴嫚侮侵掠不敬漢歲置金絮綵繒以奉之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欲行三表五餌之計鼂錯請徙民塞下入粟實邊帝皆寵答而亟行之蓋其憤怒激烈志在雪恥故注意邊事思將帥之臣復魏尚守用賈誼鼂錯言至欲躬親北伐帝好黃老論南越則卑其辭待吳王則賜几杖而於此獨拒諫直行朱黼謂帝爲仁者之勇亦有由然歟馮唐代人

文帝後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漢之上郡今綏德州地北連雲中帝勞軍至霸上棘門軍直馳入之細柳先驅不得入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帝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

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帝改容式車成禮而反曰嗟乎此眞將軍矣霸上棘門若兒戲可襲而虜也月餘匈奴遠塞易云師出以律令嚴則兵整而有律有律則力齊難撼匈奴知不可撼而遠塞也時帝方嚮兵重亞夫而鼂錯疏陳兵法帝亦嚮之錯之言曰用兵之急有三曰得地形曰卒服習曰器用利兵之至要有四器用不利以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國予敵也匈奴之所習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

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若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匈奴之足弗能給也然行師必圖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義者數千騎之堅甲利矢益以邊郡良騎令明將畧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遇險阨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

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此萬全之術也按錯立法之意最爲明備而行之有實用者尤在用法之將將知兵而軍政嚴明三千人如一心然後其法可用也若亞夫爲將而匈奴遠塞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文帝知亞夫爲眞將軍以錯爲智囊大可有爲之權畧已備於此雖未及身見功而其志昭示來許漢時用兵俱在西北武帝之命將四出其來有自矣

通志漢文帝於交城置牧地巢印駒城西山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浮雲赤電絶羣逸驃紫鷰騮緑螭驄龍子麟駒絶塵號九逸蓋帝當時留心邊事嚮用疆場之臣物色驪黃整齊士馬故築城置地勤於畜牧如此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北邊以郎爲苑監官嵐州樓煩皆有牧苑靜樂縣樓煩鎮及管涔山北天池元池各置監俱在漢汾陽境内地志太原郡有家馬官曰家廐一廐萬匹備邊用元鼎中令民得畜牧於邊縣官假母馬三歲而歸及息後改家馬官曰挏馬至景帝時始置牧苑雁門雲中上郡沿邊皆有苑以備軍用雁門迤西水草甘

美宜畜牧宋崔臺符得古牧師地三千二百頃移沙苑馬五百牧於美稷城即漢牧師城也自漢以來西北邊備之重如此

文帝更元後匈奴連歲入邊殺畧人民畜産甚多雲中最甚殘害萬餘人上患之乃遣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與匈奴和親按是時雁門雲中之患亟矣文帝於備邊一事早夜勤求未嘗稍去於懷李飯念李齊拊髀思頗牧按轡行細柳重邊功而赦魏尚外雖和親而内不棄自治之策待其旣入而後

擊之至出塞卽止與蒲伐獵犹同一休養生民之意而和親終不足恃雖以帝之盛德而侵掠無時然帝終不以窮黷爲事三代以下之仁主也

文帝後六年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是時匈奴分道入邊殺略人民畜產所過擄掠殆盡初賈誼言代北邊匈奴與强敵爲鄰難以自完鼂錯亦言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冬必來南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帝患之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

使當戶報謝復與和親然不足信也至是大舉入寇帝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屯細柳以備之注秦滅義渠置北地郡句注在雁門山皇輿全覽飛狐口在廣昌縣北二十里山北諸州之襟喉也兩崖峭立一線微通迤邐蜿蜒百有餘里其地東走宣府西趨大同紫荊倒馬兩關恃飛狐爲外險邊陲重地文穎曰邊方備寇作高土櫓上作桔槔頭兜零以薪火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焚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卽焚之以望其烟曰燧烽燧通於長安千里同警西北之地騷然矣

文帝後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遺詔曰萬物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賴天之靈方內安寧朕常畏過行羞先帝遺德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奚可哀念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布告天

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夫人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葬霸陵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嘗假借納用之張武

等受賂遺金錢覺賜御府錢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
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孝景帝元年減笞法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
內實殺人笞五百者率多死是歲詔曰加笞重罪無
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
曰二百既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
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
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畢一罪乃更
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

之按帝以獄係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雖文致於
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減笞法定箠令又以獄
疑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治獄以寬爲令恤
刑之政至再至三此亦曹參不擾市獄之意而當暴
秦酷烈之餘繼行寬政養元氣之和雖刑輕易犯而
因時更治不疑其過寬矣
景帝後元年匈奴入雁門至武泉方輿紀要武泉城
在大同府西漢雲中郡屬縣也漢初灌嬰破胡騎於
武泉又周勃擊破胡騎於此酈道元曰武泉水出武
泉縣故城西南又南流西屈經北輿故城是也其地
俱在白道之北蓋沙漠地也
景帝五年匈奴寇雁門李廣爲上郡太守嘗從百騎
出卒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騎
士欲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如以百騎走匈奴
追射我立盡今諸將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
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敵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
彼必以我將大軍之誘不敢擊解鞍以示用堅其意
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

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
縱馬臥至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以爲漢有伏軍於
旁欲夜取之夜半皆引去此廣智以成奇也熟於虛
實進退之道而猝至不驚非鹵莽者所能鎮定也地
理志雁門漢郡治善無在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南
漢孝景帝本紀六年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漢書注
馳道在曲沃史記周勃傳勃食邑於絳括地志漢置
絳縣絳邑故城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或以爲秦之
舊馳道也肇域記一名晉城晉所徙新田也亦曰王

官城曲沃縣志詩唐風從子於鵠卽鵠邑也在曲沃
縣南二里安鵠村春秋晉新田地卽此

景帝後元年以御史大夫衛綰爲丞相綰代大陵人
初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他孝
景爲太子時名綰稱病不行文帝嘗屬曰綰長者善
遇之及景帝立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驂
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
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綰爲中郎將郎官
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帝以爲

廉忠實無他累遷御史大夫至是代劉言爲丞相朝
奏事如職所奏上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爲丞
相三歲武帝建元中以不任職免後薨謚曰哀括地
志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十三里史記趙肅侯遊大
陵是也

景帝時郅都爲雁門太守都初以郎事文帝景帝卽
位除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爲人勇有氣公
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嘗稱曰已背
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遷爲
中尉丞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欲得刀筆爲書謝
上都禁吏弗與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
家至是景帝使使拜都守雁門令便道之官得以便
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卽爲引去竟都死不近雁門
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誅死城冢記漢郅都墓在
代州東墓傍古柏五十餘株號郅都君柏代州志漢
郅都墓在州東五十里

漢景帝中三年中尉魏不害屯高柳塞以備邊通志

高柳塞在陽和北八十里爲今開山口擅風崖迤北
卽唐青坡道蓋所以東應帷臺嶺北偵威寧海彈汗
山而西控平城縣之平原曠野也

漢中元中匈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按是
時復置關用傳出入雁門雲中皆有關以備非常而
任外部闌入去不邀其歸取苑馬如寄千百爲羣散
出於巖關險隘間邊防之弛廢也夫牧苑設以備邊
至爲切要匈奴馳驟往來衝突內地蹂躪民人恃有
苑馬爲之備禦若聽其擄去何以爲折衝之資此匈

奴陰弱中國之道也而帝於倚爲長城之亞夫寘死
不恤他尚何計哉
景帝後二年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
材官屯鴈門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蓋以
重民食而崇節用也孝景遵孝文之治恭儉宜民史
稱漢言文景比周之成康司馬遷曰漢興接秦之弊
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
齊民無蓋藏孝文時莢錢益多輕更鑄四銖錢令民
得自鑄錢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而鑄錢之

禁生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當食
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得拜爵至大庶長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募轉輸而裁其價以招民及
輸粟縣官以除罪文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
年之間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
滿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
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羣乘字牝者擯而不得
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
姓號故人知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辱自孝
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景帝後三年置陰館於樓煩鄉屬鴈門郡魏移鴈門
郡徙治廣武壽還陰館營上館城宋白曰今州城爲
上館城陰館爲下館城魏收志原平有陰館樓煩等
故城下館即故陰館城也
漢景帝時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帝號奮
爲萬石君奮父趙太原人趙亡徙溫萬石君無文學
恭敬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

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因長
者肉袒謝罪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
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敬聞於鄉國建元
二年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
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
子慶爲內史慶嘗醉歸入外門不下車奮聞之不食
慶恐肉袒請罪不允舉宗及兄建肉袒乃罷建在上
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上以
是親之石氏家法以孝謹爲鄉國所重雖齊魯諸儒

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

漢初因秦之舊置上黨郡銅鞮縣屬焉今沁州爲漢銅鞮穀遠等縣地州南四十里銅鞮山西卽銅鞮故城漢置縣於此縣西北銅鞮水一名漳河一名小漳河有二源一出伏牛山一出滑山至交口合爲一川東南流經虒亭至襄垣縣甘村合於濁漳銅鞮縣有上虒亭下虒聚其流經沁東北斷梁城者古之上虒亭也流經襄垣縣西北者襄垣之下虒聚也唐韓雄詩官柳青青匹馬嘶回風暮雨入銅鞮佳期別在春

山裏應是人蓑五葉齊歐陽雲紫巖山歌混元崛起雄三晉上干女虛躔彩應靈氣蜿蜒宿冀寧太行盤鬱擅形勝南自澤來跨潞東轉北折西美無盡氣窗霞絢映六符銅鞮宮號虒亭鎮兌宮主管白藏神坤維演出龍蛇陣旣如拱揖欲將迎又若端詳求定靜風藏水聚氣凝結縉綺嵌繡精神發山容至此頓殊姿非赭非頳惟紫色初疑紫蓋覆寵嵸又疑紫鸞翀旁魄石疑運自紫河車泉疑紫袍偕卓錫香爐日照生紫烟紫闥排開襯紫綿沁水自西漳水南合流襟帶紫巑岏

郡國書曰平城有三皆在冀北一曰平城古城也漢高圍白登之所至者爲今大同一曰新平城拓拔倚盧新城也其子六修之所居者在今馬邑縣地一曰小平城亦古城也秦蒙驁之所拔者今神池稍南寧武關地也小平城見吞於秦而兩漢無聞新平城見據於六修而魏不復見俱廢久矣獨平城魏以爲都後復爲鎮東有高柳塞西有參合口防大同北境之平曠壯左右翼以維持之至今顯焉地之興廢有數

抑流峙形勢固有不同耶

山西通志平定州西北五里鵲山靈應池上有扁鵲廟趙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卽此史記列傳扁鵲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名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之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神應如此賜田當於是時通志宋

許希以鍼進而疾愈命爲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衣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嚮拜上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與扁鵲廟上爲築廟於城西隅封靈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大醫局於其旁元好問扁鵲廟記略扁鵲隨俗爲變過咸陽爲無辜醫邯鄲爲帶下醫洛陽爲耳目痺醫蓋嘗至周其有廟於此則不可考也廟以元豐八年成里之人事之惟謹鄉豪張乙居其旁葺而新之土木有加焉正大元年

之八月也按扁鵲廟永濟虞鄉樂平皆有之皆昔時鵲所曾經涉之趙地也虞鄉廟建於開元八年自唐以前祠祀相沿廟不始於宋也扁鵲能見垣一方人此醫之通於神明者簋乎尚已然醫者意也許允宗不著方劑而隨氣用巧無不應手或勸其著書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藥與病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兎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吾不著書以此數語親切洞徹淵微如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沈難診餌液不可進允宗以黃耆防風煑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薰薄之是夕語此即以意之明效進乎技矣不必高談元妙也

晉乘蒐略卷之七終

晉乘蒐略卷之八

漢孝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文[illegible]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策上覽其對而異焉再策之仲舒復對于是上三策之仲舒又復對對既畢上以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王相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復相膠西王王尤縱恣素聞仲舒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敎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按帝崇禮儒學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正誼明道不雜以功利之私使學者知尊孔氏發漢世所未發程明道謂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錄其實矣賈長沙才器儁異視此尤遜其深醇也

建元元年六月以代人趙綰為御史大夫上雅嚮儒術綰與郎中令王臧請立明堂不果乃言師申公上使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以招致至則命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按申公力行一語亦微窺帝好文辭而不實致於用故為勸進願望之語以待其來至棄醇儒於侯國退申公而推萬石君之不

言躬行猶非好儒之實也蓋惑於家庭黃老之說循儒之名而遺其實汲長孺言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洞中病源宜其後之一變而不復也

武帝建元二年以衛青為大中大夫陳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寖衰上嘗過姊平陽公主悅謳者衛子夫主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皇后恚幾死者數矣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氏為侯家騎奴名為建章監侍中旣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

建元三年帝始微行起上林苑上招選天下文學材

智之士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朱買臣吾邱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皐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等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絀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皐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而朔時爲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爲微行與左右善騎射者期諸殿門以夜漏下十刻始出旦明入南山下馳射至夕還大驩樂之是後數出私置更衣十二所然上以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于是使大中大夫吾邱

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南山陸海之區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下奪農業馳騁于深溝大渠之中甚不可也上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切諫帝是其言而不能用

建元六年以汲黯爲主爵都尉黯字長孺先世嘗爲衞大夫食采于汲遂以爲氏初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

貧民傷水旱萬餘家父子兄弟或至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已遷爲東海太守黯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不苛小臥閤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爲主爵都尉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

終不愈最後莊助爲請上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賁育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黯以嚴見憚大將丞相燕見上或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敬禮如此初學記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黯多疾賜告者數謂使得休假

也

武帝建元五年詔發卒萬人治雁門阻險按雁門古勾注西陘之地關在雁門山上曰雁門山東西峻嶺峭拔中有路盤旋崎嶇絕頂置關昔人謂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勾注爲之首以分別內外呂氏春秋所云天下九塞勾注其一設險於此者治險之道有二挑塹築牆據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通道令平易以便軍行使我得內出而敵不得外入然至武州之詐自開邊隙雖治險阻以備之其後兵連禍結至不可

救治險在外者何足恃也郡國書曰雁門重巒疊巘霞舉雲飛密邇雲朔接壤沙漠昔置關關外大石牆三道小石牆二十五道北爲廣武站隘口十八東爲水峪爲胡峒峪爲馬蘭爲茹越爲小石爲大石爲北樓爲太安爲團城爲平形西爲太和爲水芹爲弔橋爲廟嶺爲石匣爲陽武峪爲元岡爲蘆板口各有堡後又增築土堡十有一座在關東者七在關西者四復於通敵大路斬崖挑塹間以石牆廣武當朔州馬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峙諸郡縣之路敵從大同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爲兵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樹鵰窩莫非要害雁門警備自古爲急也

武帝元光元年以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雁門六月罷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堠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息然亦未嘗遇害

程不識言李廣軍極簡易無以禁虜之猝至其士卒亦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按當時人皆樂從廣而苦程不識有李廣之才匈奴畏其略士卒亦多樂從廣然不可爲常也從廣之法非獨不能備倉卒而先無以安不識之軍滋之亂也兵事以嚴終邊太守得人而理將兵有名事既切近易行衆亦安於從令奚事簡便爲司馬公言師出以律治衆而不用法非法之正也其諒然哉

元光元年冬南部助漢扞戍分屯五原雲中定襄代

雁門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
元光元年虔人羌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
顧祖禹曰穀羅城在永寧州北合河縣南界也時羌
衆出没於合河之石樓山至是始平
元光二年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李少君以祠竈
却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爲巧發奇
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黄金蓬萊仙者可
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
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黄

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
恠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集覽加淳曰祠竈以
致福禮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缾說文周禮以
竈祀祝融綱目發明祀竈之事倣於文帝之祠雍然
文帝雖有作俑之失原其本心實出於事神敬天之
意而武帝特爲己私而設故綱目大書遣方士求神
仙于下以譏之爾況祠竈賤事尤非郊帝之比而武
帝親之則其失有甚于祠雍多矣
元光三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王恢言匈奴可誘以
利伏兵襲擊韓安國以勿擊便恢力言可擊遣韓安
國李廣王恢爲將軍將三十萬衆匿馬旁谷中陰使
聶往誘之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見畜布滿
而無人牧乃攻亭得雁門尉吏知漢兵所居引出塞
漢兵追弗及罷兵恢以罪下吏自殺按自武帝即位
之初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
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未聞犯塞也而無端妄動生
事邀功以中國行詐於外裔無以明著信義而服其
心於是絶和親攻當路塞雖尙貪樂關市嗜漢財物

漢亦關市不絶以中其意而心滋不附惟利是視寇
盜時聞武帝窮兵之禍實起於此文帝時匈奴入寇
遣兵擊之出塞而還未有先爲不直之舉自貽伊戚
也顧寧人云漢元和初匈奴入武州塞夫秦塞遠矣
大抵在陰山高闕間也史記曰蒙恬斥逐匈奴河南
地爲四十四縣是時雲中五原爲郡長城在其北宣
大之南雁門寧武偏頭之北皆爲內境武州尙在腹
內漢所謂武州塞非秦塞也輿地志武州塞今平魯
衞東北武州故城是其地朔州志武州城在州西一

百五十里本趙武州塞漢爲雁門郡武州縣遼志趙文惠王置武州塞在偏關五寨之間舊有武州城本趙武州塞也

郡國書曰大同之地古雲中九原定襄代郡趙秦漢之所置也趙并代以有代斥胡以有雲中九原而置郡則皆於赧王之十五年於是秦因之爲三郡漢增置定襄爲四郡秦漢時天下不過三十餘郡而此地處其四西北之陬蓋廣遠矣故嘗曰三代以來東南之地漸闢西北之地漸淪理勢之自然也今以其故

城測之則雲中在勝州榆林五原卽廢豐州代爲蔚廢城定襄在今府城西北皆非今府城也以其屬考之則雲中有咸陽陶林沙南北輿之屬九原有臨沃文國武都曼柏之屬定襄有成樂桐過襄陰復陶之屬代郡有高柳鹵城班氏平邑之屬皆非今所屬也然則大同者雲中之東境定襄之南境代郡之北境而九原之南鄙也是故合其全則四郡不得不紀指其實則代南境爲太原雲中定襄西北境與九原皋在塞外矣史志大同府西北三百餘里盛樂故城漢所置也漢初置定襄雲中二郡定襄治盛樂雲中治成樂遼於盛樂置豐州領振武縣背負陰山前帶黃河大同府西北四百餘里雲中故城北去陰山十里在定襄之西二郡相去不及百里易致混淆平魯衛西武城桐過大駱諸故城西北武要武追武皐及定襄故城漢於此置縣屬定襄郡秦立雲中郡所屬楨陵沙南沙陵陶林原陽武泉北輿諸城均在平魯衛西北漢置縣隸雲中郡其後之移改易名皆非故處也

漢書地理志雲中郡楨陵縣緣胡陰山在其西北今平魯衛西北是其地郎中侯應言於漢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謂此地也

尹耕磨笄山辨云代郡磨笄山代子夫人磨笄自殺代人憐之以名其山也磨笄之辨諸家不同有謂在保安州東卽雞鳴山者有謂在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者有謂在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者要皆求之於典籍而不稽其道里轉增疑惑夫代爲蔚地其去濟南遼絕甚矣長清之山本名馬頭可無辨也雞鳴山在

蔚東北百五十里其去恒山則又倍矣豈所謂自上臨下可見之地耶況保安上谷屬邑春秋之際東胡據之原非代壤而謂夫人望夫於此自殺於此謬矣考之魏土地記曰磨笄山在代郡東南二十五里一名馬頭山夫代郡廢城在蔚城東今其東南二十五里馬頭山者人皆知之但不知其卽爲磨笄耳又括地志云磨笄山在飛狐縣東北蔚州去山近舍之不言飛狐去山遠取以爲較遂使考者不循其故不玩其徵求之於蔚東北之道里則以雞鳴爲是求之於

馬頭之名稱則以長淸爲疑蓋瑣瑣於典籍文字之間而不求之於道里徒步之下也

元光六年匈奴數盜邊遣將軍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雁門將兵各萬騎擊匈奴關市下衛青至匈奴祭天大會之龍城得首虜七百人時兵興用詘始算商車用鄭當時言穿渭渠漕關東粟主父偃上書言秦使蒙恬將兵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乃發天下丁男守北河兵帥暴露十有餘年終不能踰河而北勢不可也又飛輓天下芻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百姓靡敝始畔秦也高帝略地至邊聞匈奴在代谷往擊之遂有平城之圍乃使劉敬結和親約始得稍安自古匈奴難制虞夏殷周弗程督曷不觀虞夏殷周之統以安民也

武帝元朔元年寇入雁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雁門獲首虜數千級明年匈奴復入寇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靑擊走白羊樓煩王於河南遂取河南地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

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制外之本帝用其言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拔自衛青走樓煩白羊二王取河南地因河爲塞兩漢以來皆北守黃河唐初與突厥以河爲界固常守河矣朔方軍卽今河套地也黃河自寧夏西折而北經三受降城南至廢東勝州西折而南入府谷縣境其中謂之河套迴還數千里土地肥美武帝收河南地阻河固守以别內外匈奴失所依據不敢南牧得以善守封疆此漢

之所以强中國之所以盛也唐置天德軍於振武亦猶此意至宋明委而棄之邊境始無寧宇說者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有段頭山地最沃腴且宜馬即史所謂牛頭朝那者明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不能守回思武帝之略偉矣惜其時爲之不以漸轉輸耗費山東皆被其勞因以病民也

元朔元年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境初廣屏居藍田南山嘗夜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

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廣拜右北平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帝弗罪也廣猿背善射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

元朔元年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爲郎中主父偃臨淄人始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略曰昔秦吞戰國務勝不休使蒙恬將兵北伐辟地千里天下飛芻輓粟起于負海轉輸北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天下始叛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今不上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

時偃同郡嚴安以故丞相史上書言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臣願爲制度以防其淫又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之境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無終徐樂

亦上書略云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何謂瓦解吳楚七國之兵是也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間者關東數不登重以邊境之事民不安其處而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上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三人惟偃尤親幸一歲四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史記天官書晉之彊場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塡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正義曰辰星參罰皆北方西方之星故晉占候也河華以南者爲中國爾

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八蠻謂之四海之內中國從河山東南爲陽也日爲陽歲星屬東方熒惑屬南方塡星屬中央天街二星主畢昴街南爲畢星之國畢主陽街北爲戎狄之國昴主之爲陰從河山西北及秦晉爲陰月陰也太白屬西方辰星屬北方皆在北及西爲陰韋昭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猶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正義中國山川東北流行山首在崑崙東北行達隴山至華渡河東北盡碣石黃河首起崑崙東北行出隴山東入渤海

史記河渠書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轉運西入關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越人徙居者習水利以田予之稍少其稅入之於少府按是時鄭當時爲大農引渭穿渠渠下民

田萬餘頃得資灌溉漕大便利而益肥關中田故番係仿爲之然引黃通渠易淤難久歲時疏濬爲費不貲渠下盡緣河灘地水大則出渠漫灘水落則流緩停沙舟行不利溜勢盤旋他徙故渠爲棄地武帝窮兵黷武國用大匱乃思引水爲利利微而不能塡無涯之壑也括地志皮氏故城在龍門縣西百三十里自秦漢魏晉皆治此今河津縣地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汾水自并州西南流至蒲絳入河顧寧人考證河津縣在大河東岸

元朔中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一歲取課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漢舊儀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掌故治禮之官以有文學習禮儀者爲之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漢武帝元朔二年更秦九原郡爲五原郡治九原縣建武中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邊外荒寒與匈奴雜處漢崔實政論曰僕前爲五原太守土地不知

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寰宇記九原有前後雞延城及郎君城漢改五原通典勝州五原縣漢置度遼營屯此有原五曰龍游曰乞地千曰青嶺曰岢嵐正曰横槽唐歐陽詹詩五原東北晉十里西南秦是也

元朔二年封代恭王子劉忠於離石爲侯國王莽之慈平亭也永寧州本趙離石邑漢置離石縣屬西河郡州志離石故城在州治東關北隅州西北川河即赤銀水杜佑曰石州離石縣有赤銀水即離石水永寧州志北川河源出赤堅嶺西南流合東南二川入河州受三川之水山高水猛地多衝没

元朔三年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共友略千餘人又轉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四年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右賢王數侵朔方遣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合蘇建公孫賀李蔡李息張次公所領軍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

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輿地志高闕在大同縣西北五百餘里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雲舉望若闕焉入塞圖五原郡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沃野鎮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高闕

元朔六年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以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六將軍咸屬大將軍斬

首數千級而還休士馬於定襄雲中鴈門四月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漢兵且盡信故匈奴小王降漢封翕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八百降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囚建詣行在赦免贖爲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于是封爲冠軍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

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詔令民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錢十七萬凡值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七級曰千夫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漢書武帝封代恭王子郢客爲土軍侯方輿紀要汾州府石樓縣西三十里土軍城漢置土軍縣於此亦曰吐京城音之譌也狄多竄居山中曰吐京胡高帝十一年封宣義爲侯邑至是改封寰宇記土軍城在團圓山下其城圓而不方俗謂之團城其下土軍川源出團圓山西達大河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郢客爲侯周益公列文苑英華校正以爲楚元王子郢客爲侯不當爲代恭王之子王伯厚引漢書王子侯表土軍侯郢客代恭王子以正之著其實矣

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道去病深入

二千餘里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斬獲甚多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所從裨將太原人趙破奴及高識僕多爲侯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皆不如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北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寥落不偶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西河舊事焉支山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同匈奴失此二山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元狩二年秋匈奴渾邪王降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

王數爲漢所殺虜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旣而休屠王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降漢大行李息馳傳以聞詔票騎往迎之票騎旣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斬其不欲降者獨遣渾邪王乘傳詣行在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其裨將四人皆爲列侯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

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五屬國五郡者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也自秦使蒙恬奪匈奴地邊關益斥秦項之亂冒頓南侵與中國關於故塞及衛青收河南而邊關復蒙恬之舊所謂故塞外其地在北河之南也自是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漢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張安世具識其事無所遺失安世字子孺湯之子平陽張相村人其先與留侯同祖少以父任爲郎博學善書帝奇其才擢爲尙書令遷光祿大夫事武帝三十餘年忠謹如一日昭帝卽位霍光以安世志行純篤薦爲右將軍輔政宿衛不怠加封富平侯後與霍光徵昌邑王復立宣帝有安社稷功嘗有所薦舉不使人知至人有過多爲包容雖居尊位身常弋綈夫人親紡績後以年老致政帝復欵留視事及薨賜印綬錫以朝車介士謚敬侯子千秋延壽彭祖皆極貴顯自宣元以來功臣之盛

未有如平陽張氏者也按史稱安世繼湯之後能以寬厚治事以儉素律身滿而不溢善蓋前愆湯以酷烈爲聲阿主意與俱上下爲世所訾郅都抗直爭大體而與義縱並以酷稱卒亦不免湯子安世一反其道子孫貴盛太史公序傳至酷吏而湯別傳易曰幹父之蠱安世有焉

元狩中武帝迎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黯請間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今反虛府庫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人庇

其葉而傷其枝竊謂非宜帝從其言釋不問徙降者
於西北塞外爲五屬國上郡雲中塞外皆河套地厥
後部人入居河套孳端於此匈奴遠徙幕北而迎渾
邪入居近邊處肘腋之間武帝好大喜功矜長駕遠
馭而不虞後來之輾轉爲患開金甌之一隙矣
史記唐人都河東晉陽王者所更居也土地小狹民
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其俗纖儉習事西賈秦翟北
賈種代翟郎隰石等州之步落稽延綏銀三州之白
翟交易互市於河東邊境種代被邊賈亦如之猗頓

興於猗氏轉運河東盬鹽畜五牸於猗氏之南其息
不可計貲然皆自食其力因地爲利非專民之利而
自利也武帝元狩中有司言用度太空富商大賈財
或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造錢幣以贍用而摧
浮淫兼并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
舉大事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造銀錫爲白金三
品以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白金之
品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值五百
小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命銷半兩錢鑄三銖錢更

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磨鋊錢盜鑄者論死私
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
隱度其財物之多少爲名籌送於官率緡錢二千而
一筭民有車船者皆筭又置均輸法諸州郡所嘗輸
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
還於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其法大抵
皆出張湯而孔僅爲大農令桑宏羊爲大農中丞董
斡天下鹽鐵置大農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
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

準令丞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
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夫覈
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而毋留貨民便
於轉輸如烏氏畜牧漠北谷量馬牛代北近邊師行
委輸時有奇羡皇皇求利庶人之行也今官自爲之
郡國率以官作鹽鐵苦惡價貴彊令民買之而船有
筭商者少物貴卜式具言於帝而帝不悅也又因歲
旱帝令求雨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桑宏羊
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乃雨按太史公謂

式違迹羊豕之間遇時致位質直同於汲黯而固有說也人臣之居職視其始進始進以正者久而思固爵祿則轉而擇利始進以利者久而欲爲名高或反而持正卜式志爲公卿而恥於入貲易其名曰委輸以佐軍自言不願爲官及擢爲齊相願與習舟者擊南越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遷至三公乃始正言百姓利便請烹桑宏羊希世邀名以稱高位展轉於名利間相爲輕重利重則趨利名重則競名市井所爲而用於廊廟有識恥之

然其從市井來者習處人民輳集之地則於民生之利病閭閻之甘苦無不得於目而熟習於心故其言皆切中事理君子不以人而廢其言況其時鹽鐵病民算船病商坐市列肆販物取利無一非縣官所當爲天下之人疾於心而口不能言舉朝襲高爵擁厚祿者思保爵祿箝口結舌而不敢言式以新進之臣盡言直陳於前斯亦難已自是武帝亦不悅式以與始進之意相違而不計其變而出於此也然其言可用則節取之而不復追論用人之道固有不廢其言者矣

元狩三年關東饑被災郡國凡十餘人相食史記平準書山東災民多饑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賑平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國用大空而商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黎民重困有司言古者聘享用皮幣金有三等錢薄而物貴益多

煩費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朝覲聘享之禮束幣加璧通行爲用又以重法禁民之盜鑄金錢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益至於不可勝數于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宏羊以計算用事三人言利事析秋毫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雜而多賈人矣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算皆如前法至民間車船出入算亦如之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皆由張

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至忘食焉
元狩四年以卜式爲中郎初式數輸財助邊上使使
問式欲官乎曰不願有寃欲言乎曰無所欲言如此
欲何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
者宜輸委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
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
下使明知之式先牧羊山中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及
爲郎不願仕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
布衣蹻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而善之式曰非

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
羣上奇其言以爲緱氏令民便之未幾擢爲齊相
元狩四年大發士卒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靑票騎將
軍去病擊匈奴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
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
屬票騎票騎出代郡大將軍出定襄單于悉遠北其
輜重以精兵待幕北靑旣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
自以精兵走之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令武剛
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萬騎

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
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度不能戰遂乘六騾冐
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大軍隨其後行二百餘里
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
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積粟而歸票騎將
軍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絶大幕直左方兵獲其王
將相及都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
瀚海南斬七萬級兩軍之出塞官馬凡十四萬匹而
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是時漢所殺匈奴合八九萬

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冐頓
取蒙恬所奪匈奴地列置王庭於幕南者至是盡北
徙而空之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
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
不復出大擊匈奴矣按張商英題霍岳詩云欲知雄
氣象衛霍出平陽太岳居嵩華之間巍然盡出雲表
雄視中原衛霍生長平陽雖出於微賤而建不世之
奇功空河南之地使匈奴不敢南牧畜産田牧之饒
裕以利民生豈霍岳雄秀之氣鍾毓而生者與靑材

力絶人遇士大夫有禮與士卒有恩故人樂爲用所
至成功去病爲人言不泄有氣敢往帝嘗爲治第令
票騎視之對以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亦可謂忠於所
事者然史稱票騎少貴不省士卒車餘粱肉而士有
飢色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大將
軍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均不滿於人望功蓋
天下而無恕詞紫陽於衛霍入出沙漠志其窮黷於
入寇應兵則叙其功賞師出無名則并書所至以著
其窮追深入之實而深譏之罷中國以事外裔而所

傷已多也語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兩人不能尸其功
矣
漢武帝元狩四年用桑宏羊等言興鹽鐵之利天下
鹽官二十八河東安邑爲首永始四年祀汾陰幸安
邑觀鹽池柳宗元晉問猗氏之鹽晉寶之大者也人
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
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匀匀渙
兮鱗鱗邐瀰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交灌互
澍若枝若股委曲延布脉寫膏浸潗濕滑汩瀰高掩

庳漫瀧冒塊決決没没遠近混會抵値隄防瀴瀛霈
濊偃然成淵漭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
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
無聲無形熛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鬣鬣
奮債離析鍜圭椎璧眩轉的皪乍似殞星及地明滅
相射冰裂雹碎巃嵸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
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
數斗於是裒斂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
皦乎溁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

推也然後驢贏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
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
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
漢書地理志雁門郡沃陽縣鹽澤在東北有長丞沃
陽本漢武周地屬雁門郡爲西部都尉治今之左雲
衛也左雲北塞外有鹽池沃水注之水經注沃水東
逕沃陽縣故城南北俗謂之可不塗城鹽池西南去
沃陽故城六十五里路池水澂渟滿而不流東西三
十里南北二十里右衛亦漢武周地移玉林衛於城

內又名右玉衛今右玉縣也北至殺虎口東南至左衛西南威遠城俱爲要衛玉林山在衛西二十里又西三十里爲大青山爲黃土山南大河兎毛河繞流境內

三代州域表冀州鎮霍山卽太岳在河東平陽境內衛霍皆河東平陽人也大將軍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生青於平陽侯家之衛媪因從母姓霍驃騎去病生於平陽侯家之少兒父卽仲孺與光異母同父衛霍皆出平陽功名顯赫而其度量固有殊焉班史

贊云蘇建嘗說青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招賢薦士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仿此意爲將視此二公當聲勢赫爍之時而以招權爲忌善處功名之際可謂貴而能賢矣去病旣貴幸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光時年方十歲從此入朝樹大勳於天下去病與有力焉皆一世雄也

元狩四年帝自夏陽東幸汾陰時帝始巡郡國河東守不意天子猝至供具不能備自殺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明年五月得鼎汾水上漢書注脽在河之東岸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脽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脽之北西流與

河合

武帝元鼎四年幸汾陰祀后土帝親望拜如上帝禮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於靈壇一夜三燭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今年租賦六月得大鼎於魏脽后土營方汾陰巫錦掊地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欵識怪之告吏河東太守以聞帝以禮祠迎鼎至甘泉時羣臣皆言得周鼎吾邱壽王言天祚有德而鼎自出此漢寶非周寶也於是作寶鼎之歌吾邱壽王字子

贛趙河東人也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
中郎復徵爲光祿大夫公孫宏奏言禁民毋挾弓弩
便下其議壽王對大不便其說甚覈宏絀服及汾陰
得寶鼎羣下皆上壽而壽王陳言如此不爲苟同晉
人之矯矯者通鑑輯覽注汾陰本魏地故曰魏脽在
今蒲州府榮河縣
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
破喜而分左邑之地爲聞喜左邑卽晉曲沃邑秦改
曰左邑今縣治卽左邑故城也桐鄉其鄉名聞喜故

城在今縣東南故桐鄉也潘岳云河汾之寶有曲沃
之懸匏聞喜卽故曲沃也唐盧綸詩炎天故絳路千
里麥花香董澤雷聲晩汾橋水氣凉
武帝元封元年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
帝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詔曰南越東甌咸
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陲躬秉武節
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
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
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北闕單于能戰天子

自將待邊不能卽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苦寒之地
爲單于怒畱吉然亦讋漢兵威終不敢出按隋煬帝
虛美呼韓屠耆之至而侈言漢天子空上單于臺言
未能係單于之頸而待其來也然其聲威自足以懾
之帝於此時已有驕兵之盛氣矣元和志單于臺在
雲中縣西北四百餘里張濱詩邊兵春盡迴獨上單
于臺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沙翻痕似浪風急響
疑雷欲向陰關渡陰關曉不開通典河自九原以北
謂之北河

漢武帝時郡國鹽官盛於河東首重安邑郡國書曰
解鹽池乃黃河陰潛之功堯時洪水方殷池受淤泥
是以禹貢鹽絺但見靑州周官盬鹽不煉而成晉人
謂郇瑕之地沃饒而近鹽蓋解鹽也史記貨殖傳猗
頓用盬鹽起與富於猗氏天地自然之美利亦通於
民秦取之以自豐其利二十倍於古漢置鹽官首重
安邑蓋沃饒之區取用固有不竭者王思誠猗氏縣
詩郇瑕宣撫地秦晉戰爭區黎氏如欲富何必問陶
朱猗氏縣志猗頓故居在王寮村村中有陶朱公廟

元封元年置鹽官三十八郡解鹽尤擅其利湯沐鹽池渠堰志云解鹽藉水而生喜主水忌客水主水乃池泉之停蓄斥鹵之膏液客水乃山流之漲泛渠瀆之衝浸世知是鹽成于風日不假煎漉不知隄防少虧決注已甚潔者汚醇者漓凝者紓矣故不治水不可得也然客水有遠近其設防有疎密貽患有大小而施功有緩急池形地本窪下四面皆受水之區易迫於潦水恃東西禁堰爲杜禦患之切近而最甚者首在於姚暹渠次卽涑水二水皆自東北而西南隄

堰之備防施功之次第必有所事而不失緩急輕重之衡使主水不侵於客水則鹽利不竭邊儲永濟矣

漢元封元年桑宏羊建議榷鹽鐵鐵官凡四十郡太原大陵河東安邑絳人安民平陽皆是也漢法禁民私鑄博士至郡國矯詔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通志山西府州產鐵之地十之八九太原澤州陽城高平尢勝漢制郡有鐵官不出鐵者置小鐵官大鐵官鑄生鐵小鐵官打熟鐵畢振姬鐵議生鐵伐鑛熾炭爲之鐵成而加薪乃熟熟可剪刀耒耜鋤钁鐮鎌釘鑷打作之屬利熟生可礮砲鐘鼎鍋則生熟兼鎔也

元封元年置大農部丞分部至郡國置均輸鹽鐵官初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及役利細民多沮事之議咸陽孔僅專領鹽鐵事河東安邑爲首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爲牢盆與之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至是以卜式上言郡國多不便用桑宏羊議置大農部丞分部置官然當兵連不解財力告竭而取足於徵逐

之利固難填無涯之壑矣

元封三年霍去病出代二千餘里與匈奴左賢王接戰左賢王敗遁封狼居胥山而還漢書去病去代歷度難侯之山濟弓盧之水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還軍方輿紀要狼居胥山在漠北去代二千餘里卽宋武帝云覩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謂此事也

元封三年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史記秦二世作角抵優俳之戲戰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

名角抵戲兩兩相當角力抵技藝射御西域傳贊曰漫衍魚龍之戲魚龍爲含利之獸先戲於庭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比目魚躍水作霧畢化黃龍出水戲於庭張衡賦巨獸百尋卽漫衍也漫衍獸名

元封三年遣將軍趙破奴擊樓蘭虜其王姑師遂擊車師破之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北已而歸漢爲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至匈河水無功至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封破奴浞

野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請徙流民于邊上以爲石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慶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請者慶上書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責讓之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太原人爲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卒

漢官儀云歲八月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虜太原邊郡也秦變封建爲郡縣每郡但置一監一守一尉而此上無統治之者漢百官表雖言守治郡尉典武職而實守兼掌之邊郡太守典兵尤異他郡也

元封五年以宗室女嫁烏孫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作黃鵠之歌天子聞而憐之間歲使人問遺昆莫欲使其孫岑陬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方欲與烏孫共滅匈奴詔報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昆莫卒代立乃以昆彌爲王號云是時漢使西踰葱嶺

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于漢諸小國皆隨漢使獻見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大角抵出奇戲聚觀者散財帛賞賜以示富厚令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以傾駭之大宛左右多蒲萄可爲酒多苜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種之輯覽注大鳥條支國大鳥其卵如甕犛靬西域國名眩人卽幻人顏師古曰今吞刀吐火之類是也

漢武元封五年巡南郡霍山禮天柱峯以南衡遠阻卽以霍爲南嶽通志霍山之陽中條山麓有霍光別

墅焉中條山在浮山縣東四十里南通冀城東接鄔嶺北達岳陽草峪嶺山水西流爲丞相河以有別墅爲名也其北爲諸葛河源出中條山西流經柏村合南王澗水丞相河西至馬臺界與南河會亦名馬臺河又西合黑水入汾南河在縣南一里源亦出中條自東南環城西北流合丞相河皆霍之靈氣也

元封五年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謚曰烈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收河南地再益封并三子爲侯凡二萬二百戸子伉坐法免自衛氏興青

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爲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衛氏遂滅

漢書武帝紀始立后土於汾陰脽上世傳軒轅祭后土於汾脽之上王崇古詩峻宇壓汾湍軒轅掃地壇是也武帝仿而行之元封四年親祭后土光集靈壇至宣帝承祀神魚舞河神爵翔集唐宋開元祥符間祀汾陰亦言榮光出河黃氣繞壇天子有事封禪必及於此歷代皆踵其事而盛於元封時也

元封中帝北出蕭關自代還匈奴自衛霍度幕後希復爲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甘言求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單于愛之佯許其太子入漢爲質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單于復諂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築邸於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

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值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邊而邊郡復多事矣

元封六年春作首山宮三月行幸河東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爲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注昆田首山之下田也山海經薄山

卽首山也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中條雷
首隨地異名首陽稱首山猶太華曰華山匡廬曰廬
山也跨芮城平陸解州及臨晉夏縣安邑之境
元封間司馬談爲太史令掌天官不治民談絳州龍
門人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仕
武帝始建漢家之封而談留滯於周南不得與從事
子遷使巴蜀返見談於河洛之間談執遷手而泣曰
子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
事後世中棄漢興海內一家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

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談卒遷復爲太史令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游
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
齊魯之郊過梁楚以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拾遺補
藝成一家言藏之名山遷既被刑爲中書令尊寵任
職報任安書云鄙沒世文采不表於後世又曰草創
此書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蓋其雅志也
遷卒後書稍出宣帝時外孫楊惲祖述其書傳於世
二秦記河津一名龍門後魏置龍門縣河津縣志縣

西十五里漢司馬遷墓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晉永嘉
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爲之建石室立碑樹垣水經注
河水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太史公自敘曰遷生
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張孟兼遊記並河之東爲
太史公墓前爲廟有晉殷濟樹碑今皆圮於河
武帝太初元年築受降城於塞外初匈奴兒單于好
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
漢遠卽兵來迎我我卽發帝乃遣公孫敖築塞外受
降城以應之嗣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

破奴將二萬騎期至浚稽山旣至左大都尉欲發而
覺單于誅之發兵八萬騎圍破奴獲之急擊其軍軍
吏畏亡將而誅遂沒於匈奴輯覽浚稽山考浚稽山
去漢朔方二千里在今喀爾喀土喇河及鄂爾渾河
之間所謂龍勒水在浚稽山南余吾水在山之北者
是也塞外受降城在今吳喇忒旗北
太初二年三月帝行幸河東祠后土籍吏民馬補車
騎馬
太初三年遣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築亭障

列亭西北至盧朐匈奴中地也是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盡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按自趙破奴兵敗將沒而至此復大入者仇其變詐而思逞也兵將既不足恃而築亭障於塞外荒遠之地難守易破適為敵人所輕恃紛飾之計為安徇末遺本竟何益矣

水經注河北縣城北河水有洹津之名說者咸云漢武微行柏谷遇辱竇門又感其妻深識之饋既返玉階厚賞賚焉賜以河津令其鬻渡今竇津者是也潘

岳西征賦酬匹婦其已泰何厥夫之謬官袁豹諸人並以為然按芮城縣志涇水出縣東北中條山麓南流至陌底渡入河陌底渡即古洹津渡亦名竇津路通河南靈寶閿鄉洹水南入於河故有洹津之名即以為竇門猶有疑議

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初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困匈奴會匈奴呴犁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於是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置幣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衛律而刧單于母閼氏歸漢人告單于時律為丁靈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

節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即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

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生死不
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
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
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
始矣律白單于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
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
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
別其官屬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給掘野鼠
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

雲中志居延川在朔州北廢雲州內蘇武常困於此
皇輿考證居延見漢書史記有二皆非此處而蘇武
困留絕域又遠在北海亦非居延澤也居延其一在
今陝西甘州漢書地理志張掖十縣九曰居延居延
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師古曰闞駰云武帝使伏
波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居延路博德傳以強弩都
尉屯居延李陵傳詔出遮虜障陵將步卒五千出居
延北行三十日軍敗轉戰引南令軍人持二升糒一
半冰期至遮虜障也其一在漠北見武帝紀將軍去
病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師古曰居延異域中地
名韋昭以為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所以
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也若史記云李陵將八
百騎嘗深入二千餘里過居延及稱去病踰居延者
蓋皆指異域中之地也又云陵出居延北可千里及
書去病本傳云涉鈞耆濟居延者蓋又指張掖之居
延也支雖錯出循之了然考朔州當漢為雁門郡異
域不有其地安得云去塞三千里三十日也居延川
地名偶同非其故處也

天漢二年復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貳師出酒泉擊
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
多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
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十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
創詔徵詣行在所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
天漢二年詔李陵出遮虜至東浚稽山龍勒水上陵
李廣孫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
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帝
使貳師擊匈奴欲陵為貳師將輜重陵言所將皆荊

楚勇士奇材劍客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
復有是命陵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圖所過
山川地形以聞營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
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
聞金聲而止虜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
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
斬首三千餘級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
軍中縱火以自救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

夜引吾南近塞得無伏兵乎欲去會軍候管敢亡降
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
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矢如雨下陵軍南行未至
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俱盡陵太息曰兵敗死矣令
軍士各散期至遮虜障相待虜騎數千追之陵曰無
面目報陛下遂降軍得脫至塞者四百餘人帝聞陵
降怒甚羣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
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且陵提兵卒
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雖古名將不
過也身雖陷敗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
遷爲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
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
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方輿紀
要浚稽山在武威塞北有東西二山東浚稽山在龍
勒水上匈奴嘗分居之

天漢二年以暴勝之爲直指使者勝之河中人時泰
山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勝之至官分部
逐捕威震州郡素聞雋不疑賢延見之不疑曰凡爲

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勝之敬其言
因表薦之

天漢三年秋匈奴入雁門太守坐畏愞棄市發天下
七科讁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
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
會遊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
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之悉遣
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
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鬬十餘日遊擊無

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通鑑注七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征和元年巫蠱起明年衛太子兵敗亡壺關三老上書白太子寃武帝感悟通志令狐茂壺關人卽壺關三老魏書地形志壺關縣有令狐徵君墓元和志壺關三老墓在縣東北一十九里封龍壺關三老墓碑記略孝武時壺關三老茂上書史失其姓邑之古蹟雖載郡志然未得其地壺關令張友直訪得故碑於

縣之崇賢村取視則唐大曆令狐璋墓誌也其序世系則曰昔先祖茂光翼漢朝封爲壺關三老謚曰徵君以茂爲遠祖茂之姓當爲令狐矣顏師古注三老茂云荀悅漢紀稱令狐茂不知於何所得及考漢紀乃止云壺關三老並失茂字不知師古復何以得此又漢書郡國志引上黨記亦云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去郡六十里卒葬其山卽武帝末年上書訟戾太子寃者前史失其姓亦無徵君之號據璋志則號與上黨記合而師古未爲無據矣元和志潞州城卽漢壺關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南壺口山下務本四里壺關三老墓在縣東北二十九里

武帝征和三年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邱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商邱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强引去貳師將軍出

塞匈奴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陿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貳師適以詛祝獄成憂懼思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與漢兵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煇渠侯謀曰將軍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士亂貳師遂降單于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

自是武帝始思匈奴失一狠走千羊之言悔于厥心而有輪臺之詔矣按武帝初年嚮正求治外撫諸夷自王恢詐誘匈奴入武州塞單于始離心背義出入於雁門定襄雲中之間寇掠不已帝乃發憤爲雄漸至縱欲窮黷海内虛耗及巫蠱難作骨肉誅夷然後下哀痛之詔禁止苛暴與民休息翻然改過無制委靡之習蓋其天資本高始未嘗不勇於願治一導入迷途輾轉謬戾遽失初意綱目於富民侯搜粟都尉大書於冊以見帝非不可有爲而爲生事邀功者誤

也

武帝後元末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傑行北邊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苦之至是以國喪擾邊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矯單于令立左谷蠡王爲壺衍鞮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去居其所不復肯會龍城匈奴之法歲正月諸王長少咸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二王以怨望不復會而匈奴始衰矣

郡國書曰漢武帝改桐鄉爲聞喜桐鄉古沃地改聞喜而曲沃之名晦矣歲久不復知有曲沃不可無辨今之聞喜古曲沃也今之曲沃古新田也史記晉昭侯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註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漢武改曰聞喜也蓋曲沃後改爲桐鄉桐鄉後改爲聞喜此不及桐鄉者省文耳晉語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遠縣韋昭解曰曲沃晉宗邑今河東聞喜是也春秋魯襄公二十二年晉欒盈入于曲沃林堯叟註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前漢地理志河東郡縣二十

四有聞喜註曰故曲沃後漢郡國志曰聞喜邑本曲沃晉地理志曰聞喜故曲沃文選潘岳笙賦曰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註引漢書曰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綱目集覽曰聞喜本絳州曲沃縣漢武改聞喜此聞喜爲古曲沃之明證魯成公六年晉遷于新田曰有汾澮以流其惡至後魏始置曲沃縣亦猶武帝改修武爲獲嘉其後又另置一修武也今曲沃人識其邑里皆曰新田郡而汾澮二水見在其境内曲沃志亦曰卽春秋晉新田地此今曲沃爲古新田

之明證或曰詩傳既曰唐侯子燮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則曲沃卽晉都矣又曰昭侯封成師於曲沃豈以新都而封成師曰史記不云乎曲沃邑大于翼翼晉君都邑也蓋是時晉自曲沃遷都于翼而以其故都曲沃封成師是爲桓叔也其後桓叔之孫武公卒滅晉而代爲諸侯仍都曲沃至其子獻公始都絳卽今絳州也至景公復自絳遷于新田復命新田爲絳而以故都之絳爲故絳山西新通志于曲沃絳縣皆曰春秋晉都新田地誠是也至漢始以絳爲絳縣未

有曲沃也至後魏始置曲沃縣卽析絳縣地而置之也要皆古之新田也知此則三縣之沿革甚明而曲沃之新志多誤後見曲沃人李廷寶執韓獻子汾澮流惡之說謂澮在沃南汾在沃西聞喜則去汾澮遠矣故通考以曲沃爲晉都新田之地余謂寶言今曲沃卽古新田是矣然非桓叔所封之沃其地乃古曲沃也既以今之沃爲新田又以今之沃爲古沃是以新田古沃爲一地若然則晉人謀去故絳當云復都曲沃何以言遷於新田也又不辨而自明矣

漢書武帝紀勸民種宿麥帝自輪臺悔過思富養民敎民爲代田勸種宿麥利民食也通志麥五穀之最貴者汾州南諸屬白露前種芒種後收種收隔歲故名宿麥汾州北諸屬自春分前種處暑後收名春麥并北地寒故不能種宿麥麥有大小二種大麥作粥飯殊滑蘖可爲餳有露仁不露仁諸種小麥皮薄多白食之宜人又麥之別種曰燕麥俗稱莜麥夏秋種性寒宜邊地太原大同朔平寧武及吉隰澤汾近山諸屬胥有之曰蕎麥秋種有紅黑斑三種諺曰中秋

有月則蕎麥多實諸屬胥有之漢歷律志度律以上黨羊頭山黍度之爲尺以定黃鐘羊頭山黍卽秬黍也累百滿尺可以累律非其地則不驗明時採之以定樂律又蕭翰使西域得西瓜種歸今出榆次中都東郝西郝三村一種黑皮黃瓤絳子一種綠皮紅瓤黑子子有文名刺麻瓜一種綠皮紅瓤紅子名密瓜味殊甘美今以入貢陽曲劉璋榆瓜賦序其種得之刺麻其地得之榆次其圓如日其大如斗色如胭脂味如瓊漿其子之文如古鼎之篆文焉

始元四年秋令民勿出馬詔曰比歲不登流庸未還往時令民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減之於是流移他處及傭作於人者皆得還家時霍子孟知時務之要納杜延年言修孝文時政示以寬約儉和從賢良文學議罷鹽鐵酒榷不與天下爭利復文景之業遣使行郡國問民疾苦復減口賦錢什三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人二十三錢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賦以補車騎馬自高帝始立口賦法人六十三至是減口賦什三民賦益輕按

張南軒謂霍子孟當政述文景之業以培國本知海內虛耗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少游集云始元元平之間漢室多故子孟擁昭立宣政由已出前後十餘年百姓充實海內厭服帝亦倚任之方上官桀之詐爲燕王書誣光也光聞之卽止不入召見免冠謝上曰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時帝年方十四耳卽能照奸得情俾魍魅讋於震霆雨雪消於見晛使天假以年成康不足侔而光之功益偉奈龍馭上昇光亦不能卒善所事惜哉

始元六年蘇武還自匈奴以爲典屬國掌蠻夷降者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及陵降匈奴單于使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于前陵見

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矣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海上語武以帝崩武南鄉號哭嘔血旦夕臨數月及是匈奴國內乖離恐漢兵襲之于是與漢和親乃歸武及馬宏等李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全其老母庶幾乎曹柯之盟宿昔所不忘也今復何顧哉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乃起舞作歌泣下數行遂與武決武壯出使留北十九歲及還鬚髮盡白

昭帝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
入市吏不能禁尹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翁歸字子
兄河東平陽人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爲市吏、
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河東太守田延
年行縣至平陽悉名故吏閱視問及翁歸奇其才除
補卒吏案事發奸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
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兩部閎孺部汾
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人雖獲罪莫有怨者累遷
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

縣各有記籍先少緩之及吏民小懈輙披籍收取黠
吏豪民案致其罪吏民皆恐懼改行東海大治以高
第入守右扶風治如在東海緩於小弱急於豪强京
師畏其威嚴翁歸爲政雖任刑而清潔自守語不及
私、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元康四年病
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
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元鳳元年匈奴發左右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爲寇
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
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導之北擊卽西北遠去不
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匈奴亦遣九千騎屯受
降城備漢爲橋伊吾水令可渡以備窘急奔走避漢
常使左右風漢使者求和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漢
亦羈縻之而已漢書注甌脫掘土爲窖西北多有之
郡國書曰山西土瘠民貧村落細民不能屋宇就高
地鑿土爲窖居之夏凉冬温孟子所謂上者爲營窟
漢書所謂甌脫是也

元鳳三年冬烏桓反初冒頓破東胡餘衆散保烏桓

及鮮卑山爲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
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北平塞外爲漢偵匈奴動靜
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
衆漸絶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略數千
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
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
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
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趙
充國以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匈奴希

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邀之招寇生事爲非計而范明友獨言可擊於是以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匈奴聞漢兵至引去明友之發也光誡言邀匈奴不及卽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因乘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論者以明友之得勝爲天幸究以營平之言爲正未幾烏桓復犯塞再興度遼之師匈奴亦數侵漢邊攻伐相尋無已矣

漢書地理志廣昌縣東接紫荆南連倒馬關山險隘深峭倒馬關西十里至岳嶺口路極險仄武經總要岳嶺口西北直界首東至三會口又東南至龍泉鎮西至古道口北至石門西北至分劈嶺山路濶處約

一百步狹處約十步自分劈嶺西至界首約二十里惟通單騎當宣大之咽喉紫荆倒馬龍泉岳嶺皆形勝地也郡國書曰雲中京師右屏迫近外地關隘戍守九加嚴密具錄邊要以見設險守國奠於磐石之安也廣昌縣志淶水與巨馬河合流成河經紫荆關入淶水界縣南六十里唐河卽滱水自靈邱流入過縣南水經注滱水東逕嘉牙川又東逕倒馬關關水出西南長溪下東北歷關注滱滱水南東北二面岫巖高深霞峯隱日水望澄明淵無潛甲倒馬關西十里至岳嶺口又東至龍泉鎮路極險仄并北要地

班史霍光傳贊昔霍叔封於晉晉卽河東光豈其苗裔耶光父仲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光爲人沈靜詳審長纔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顲出入進止有常資性端正年十餘歲去病將光西至長安初爲郎稍遷諸曹侍中

後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甚見親信上欲以孝昭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上病篤光以嗣問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遂受遺詔拜臥內牀下是爲孝昭帝時帝年方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襁褓之托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

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論定策功宣帝詔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烝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於是權寵日甚不自檢攝致增顚覆史以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盈溢之欲闇於大義不學無術爲光病光誠難自解免然其爲宗社定大計

樹非常之勳世稱伊霍不可没矣浮山縣志縣北有霍光別墅又西爲丞相河以有光別墅爲名縣北十五里平寧村有霍光墓皇輿全覽云霍光陪葬茂陵墓不當在此想以霍光別墅而附會也寰宇記臨汾縣西南有霍將軍祠唐天寶間建

宣帝本始二年遣常惠使烏孫惠太原人隨蘇武北使拘留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拜光祿大夫至是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言願發精兵五萬騎助漢擊匈奴時匈奴數侵漢邊於是大發兵遣田廣明將四萬騎出西河范明友將三萬騎出張掖韓增將三萬騎出雲中趙充國將三萬騎出酒泉雲中守田順將三萬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里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昆彌自將五萬餘人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獲三萬九千人及馬牛驢驘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時漢五將皆無功以惠奉使先獲封長羅侯復因霍光風諭還攻龜茲合烏孫兵三面環攻責以前殺漢使王謝曰我先王爲貴人姑翼所誤耳遂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爲典屬國趙

充國卒以惠爲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卒謚壯武侯

宣帝時張敞爲太原太守郡故多盜敞至一郡皆清按部察治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凡盜之熾必有窩主以爲逋藪有酋魁以爲指縱滌其藪制其魁盜源斯塞敞負才智以經術自輔亦嘗表賢願善不獨弭盜有方非如趙廣漢之徒事鉤距也

本始三年正月大將軍光妻顯欲貴其小女成君會許后當娠病顯使女醫淳于衍投毒藥去之后免身後衍即擣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

頭岑岑也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
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卽具語光曰旣失計爲之
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
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按光聞顯言而曲爲庇隱
且助成之直不啻與聞其事史稱光沈靜詳審乃至
於此古人言富貴生不仁被以大惡之累而弗辭矣
地節四年以朱邑爲大司農邑少爲桐鄉嗇夫廉平
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
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惇厚篤于

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
供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
斤以奉祀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
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
死子從其言桐鄉民果爲起冢立祠歲時祭祀不絕
地節四年九月以龔遂爲勃海太守時勃海歲饑盜
起遂時年七十餘名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
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
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

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
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
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
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發兵以迎皆遣還勑屬
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
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敎令卽時解散棄
其兵弩而持鉤鉏于是悉平乃開倉廩假貧民勸民
務農桑躬率儉約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其善導如此是皆承武帝

虛耗之後知時務所要而休養生息之治民如龔黃
鄭名俱勤民事務儉約漢之循吏於斯爲盛云
元康四年大司馬富平侯張安世卒安世謹愼周密
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
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
不調自言安世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其匿跡如此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帝與後將軍趙充國議
欲因匈奴衰弱擊之魏相上書曰臣聞恃國家人民
之衆大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驕兵不祥間者匈

奴所得漢民輒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不足致意聞諸將欲興兵入其地今邊郡困乏不能自存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奈何不憂此而欲發兵報纖介之怨於遠方願與有識者詳議乃可帝從相言而止相爲中興賢相謨謀經畫獨見其大爲帝陳陰陽四時之道凡郡國逆賊風雨災變不時奏聞以求寅亮天地爕理陰陽之實效可謂大臣矣

宣帝時丙吉爲相吉有馭吏生長邊郡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匈奴入雲中代郡遽歸見吉白狀因曰恐匈奴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匈奴所入郡吏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對如流遂見爲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初馭吏嗜酒嘗醉臥丞相車上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遂不去至是得其力厚德之感人如是

神爵元年幸河東祀后土頗修武帝故事遣諫議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鷄之神帝以褒有俊才令作聖主得賢臣頌其略云聖主必待賢臣而宏功業俊士必竢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忻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渺然絕俗離世哉是時帝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

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率其衆降漢至渠犂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詣京師上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遂拜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上封吉爲安遠侯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督察康居烏孫等三十六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神爵四年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及比郡爲守見其以鳳凰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出也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至是以怨望誹謗坐不道棄市初延年

毋從東海來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責延年曰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敎化有以安全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按自孝武之世政尚嚴刻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緩故入之罪急縱出之條其後轉相效尢至嚴延年酷烈極矣網密於法吏而心存於巾幗延年之母見其報囚責以爲民父母好

刑殺人至謂天道神明卒不爽其言賢哉母也其心與儁不疑之母適相同耶不疑錄囚還母輙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是皆鍾天地之元氣知大德之在於生也然不疑以嚴而不殘終其天年延年怙惡不悛卒及於難彼以陰鷙爲能者聞賢母之風可以少戢矣

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尢多於是賜爵關內侯延年守河南比潁川故聞而忌之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以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以爲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前單于慕化向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兵不以義動恐勞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如遂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帝從其議望之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立議體用兼備非經生言也

宣帝五鳳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右谷蠡王入侍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時以邊塞無寇減戍卒什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時穀石五錢穀賤傷農請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谷以供京師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給京師用卒六萬人若糴近畿及河東上黨太原之谷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國計民生兩有利益復推廣其用於常平令邊郡皆築倉視穀貴賤而增減其價以和之唐李泌亦行此法省轉輸緩急有備

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

下初五單于爭立互相吞併郅支單于攻敗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引其衆南款五原塞願朝詔議其儀蕭望之以爲宜待以不臣之禮於是定議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所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至長安七郡二千騎爲陳道上以爲寵衛來朝贊謁稱藩而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高昌侯董忠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

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朝漢後咸尊漢矣按蕭太傅以外夷稱藩中國讓而不臣爲羈縻之誼謙亨之福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也權時之宜而以客禮待之用昭寵榮俾留幕南保塞班史贊匈奴乖亂宣帝能朝呼韓邪而存之走郅支使遠遁推亡固存信立威播北夷稽首稱藩可謂中興之主矣通鑑注五原塞在今勝州榆林界武帝遣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因謂之光祿塞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北

宣帝時以匈奴傍塞遣後將軍趙充國屯五原朔方雲中代雁門定襄右北平上谷漁陽將四萬騎以備邊是時聯九邊爲一總統一大將開府於雲中五原而西北邊陲宴然者充國持重愛士先計而後戰遂將無敢輕出邀功九邊之帥受命調遣敵若闌入則開平大寧足以搗其巢豈勝足以邀其歸一擊而首尾俱應大權併歸於一指臂相使轉運皆靈敵始有所忌而不敢逞充國之言曰用兵之道貴謀而賤戰百戰百勝非計之得也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暇則屯田謹烽火繕郵亭減騎兵內不損威重敵亦難乘間斯爲上計昔命將四出而不免於危者敵得用間而牽制我師故充國將兵以四萬而足後以數十萬而不足也神爵元年遣充國擊先零羌亂於義渠安國之縱兵合擊充國至上書陳利害畧言先零欲叛故與罕幵解仇嘗欲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今先擊罕幵先零必助之交堅黨合迫脅諸小種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計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不設備望見

大軍皆散走斬獲甚衆遂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
牧田中罕羌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來歸罕竟
不煩兵而下充國之遣還豪靡也護軍以下皆爭之
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充國不
爲窮武盡敵惟在離其黨與屯田待敝而已將奏屯
田子卬懼使客諫充國嘆曰何言之不忠吾以死守
之蓋欲敝先零以留田也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
馬牛食月用糧穀二十萬斛鹽千六百餘斛茭藁二
十五萬餘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他夷猝有不虞

之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卒也計羌虜臨羌東至
浩亹羌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
郵亭多敗壞者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
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
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月用穀二萬
七千三百餘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
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
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三十晦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
國胡騎各千副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

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
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復上狀曰帝王之兵
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蠻夷習俗雖殊然其欲
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
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
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今羌前
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羌虜
瓦解坐敝之勢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

行一也排折羌虜令不得居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
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
也軍馬一月之費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
四也至春甲士循河湟漕穀至臨羌眎羌威武五也
閒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令反虜竄
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
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
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幵小
幵使生他變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

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時以罷騎兵爲疑議出兵帝以問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多筭勝少算留卒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土崩可立待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爲寇亦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必且死解於所處之地不戰而自破也至鹵小有寇盜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刄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若釋坐勝之道貶威重而自損大

兵一出不可復留湟中繇役復發轉運煩費傾籌備匈奴烏桓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以爲非計竊惟自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其言之誠摯深切如此老成謀國動出萬全惟不爲不忠之利而運必勝之籌故義渠安國以驅羌使合而楊玉等叛充國散羌使離而楊玉等誅安國之所以失充國之所以得也

郡國書曰漢聯九邊以充國一大將統之今九邊之騎不止四萬而不可以一將統者豐勝之淪於西大寧之隔於東也此就形勢立言而明地利之不可失也充國屯田塞上有可乘之勢固守以待其敝故能聯爲一體非如後世之自撤藩籬也陰山以南地勢平易又負山多登高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交聯不絕便兵弩飭鬭具烽火一通合勢併力以逸待勞爲全師保勝之道周官車甲卒徒卽寓於井邑邱甸管商雖變古法猶師其意用致富强秦漢以

來屯田倡自充國諸葛武侯用以拒魏唐府兵之制近古而不講屯田勢不能行之久遠充國料敵制勝如弈者之無遺算因羌之情以制羌故能操不戰之勝赫然成中興氣象明時東勝內徙大寧淪北自失其勢故至坐受敝困東西赴救之不暇也

宣帝時張儆守太原儆字子高河東平陽人治左氏春秋長於吏事能治煩亂初以切諫昌邑王賀顯名擢豫州刺史宣帝徵爲大中大夫並平尚書事以忤大將軍霍光出爲函谷關都尉嗣渤海膠東盜起徵

拜膠東相敞至官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詔守京兆尹京兆自趙廣漢誅後尹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敞視事問長安父老知偷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敞召見責問因貰其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言若召詣府諸偷皆驚散願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汚其衣裾吏坐里閭閲出汙赭者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

所犯治以法由是市無偷盜其治太原年餘一郡肅清風聲所樹不煩自理敞治京兆略循廣漢之迹而以經術自輔其政頗近儒雅京兆言治績者惟敞與廣漢久任能於其職敞弟武拜梁相梁王驕貴民多豪強號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武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吏白敞敞笑曰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敞孫竦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

漢元帝初元元年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轉穀二萬斛以給之

建昭三年郅支徙堅昆怨漢不助已遣使求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貢禹匡衡皆以郅支嚮化未醇止令使者送至塞而還吉願送至庭既至爲郅支所殺郅支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引兵而西遠去康居呼韓邪單于民衆益盛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塞下禽獸盡近塞射獵無所得久之引歸北庭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皆困辱之不奉詔陳湯乃與甘延壽謀襲郅支矯制發城郭諸國兵

及屯田四萬人引軍前行得閉弁爲導至郅支城都賴水上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在前戟弩在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外射乃發薪燒木城郅支披甲乘城堅守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夜數奔營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大呼乘之鉦鼓

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賫帛書斬郅支首送京師懸槀街蠻夷邸閒匈奴呼韓邪王聞郅支旣誅且喜且懼上書請入朝延壽湯之破郅支而還也延壽以不取顯姊宿怨議其矯制湯以外國財物闌入邊關按驗吏士宗正劉向疏言郅支殺漢使者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忘延壽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

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服呼韓稽首勳莫大焉昔齊桓滅項而上尊周之功貳師征大宛勞費經年不錄其過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倍百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且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爲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懸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疏上帝赦罪加封延壽爲義成侯湯關內侯按郅支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至殺之以逞忿剽悍之氣固難下矣陳湯以郅支威名遠聞使由康居降伏烏孫大宛得此二國如虎傅翼久之必危城郭爲患中國故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陰結康居而敺烏孫衆兵以壓之使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自保一舉而散離其勢攘外卽以安內其識見誠有過人者非欲生事邀功也當時在

廷惡其矯制匡衡亦有異言未權衡於大小輕重之分而律以常道也矯制固非臣下所宜至不得已而用之決疑難而成大功矯小而功大也延壽湯萬里振旅消未然之患於將起之先揚威塞外讋服諸夷匡衡慮不及此自以宗正之說爲通論也

元帝永光元年周堪爲河東太守徵詣行在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因命傳朕貢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

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瞻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其徵堪詣行在至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石顯管尚書堪希得見帝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

元帝永光二年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之

奉世上黨潞人也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奉使大宛聞莎車殺漢所置沙車王遂以節告諭諸國發兵進擊莎車威震西域至是隴西叛命奉世言羌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請討之帝問用兵之數奉世言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時以民方收斂發萬人屯守之奉世曰邊境守戰之備久廢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寇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將相扇而起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爭之不得詔益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分屯三處奉世至隴西上其地形部衆多少之數請益兵三萬六千人帝賜璽書曰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今發三輔河東宏農越騎跡射佽飛彀者羽林等六萬人兵凶器也必有成敗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謀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

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於是兵至隴西各路並進羌虜大破斬獲甚多餘皆走出塞留吏士屯田備防而還

漢書馮奉世傳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歷官至左將軍光祿勳女媛爲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子譚野王逡立參至大官哀帝卽位傅太后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參以同產相坐宗族徙歸故郡又外戚傳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二年以選入後宮上幸虎圈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皆

驚走馮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傅倢伃忌而怨之哀帝時誣令自殺奉世五子譚野王逡立參皆列通顯譚初舉孝廉爲郎從父征西羌有功野王初爲令有聲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爲左馮翊遷大鴻臚御史大夫選人野王行能第一帝曰剛强堅固淡然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卒避後宮親屬之嫌不與選復出爲郡太守行能高妙京兆尹王章譏王鳳專權薦野王代鳳帝初納其

言而後誅章野王懼不自安告病歸逡通易察孝廉爲郎嗣舉茂材爲美陽令累遷隴西太守治行廉平立通春秋竟寧中以王舅出爲五原屬國都尉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智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後徙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跡卒官參學通尚書少爲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爲人矜嚴以嚴見憚永始中超遷代郡太守徙安定太守綏和中以中山王舅封宜鄉侯詔留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有加禮而以傅太后追究參姊宿怨遂至陷以祝詛之罪參以同產名詣廷尉參自殺漢書贊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卒死於非罪哀哉按上黨記黎城縣東五百里有漢馮奉世墓又東二里爲昭儀墓墓前有祠奉世上黨潞人其先馮亭爲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韓不能守馮乃入上黨城守於趙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

將括拒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爲官帥將官帥將子爲代相文帝時馮唐即代相子也奉世世居於潞初徙杜陵後以詛祝相坐宗族徙歸故郡此馮氏之所以卒爲潞人也中山太后生於潞當熊事義烈聞於時巾幗中之卓卓有志行者而以忠烈招傅婕妤之怨卒誣以死當令史責問時馮太后無服辭令史大言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由知之欲陷我故也遂飲藥自殺宜鄉亦死非罪天

下聞而憐之上黨之人敬之重之故祠墓至今猶存
奉祀不衰也
元帝竟寧元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單于聞郅
支既誅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至則言願婿漢氏
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出塞
方輿志大同府西北塞外有青塚王昭君墓也地多
白草此冢獨青因名杜佑曰唐金河縣有王昭墓宋
宣和五年金將斡離不等襲遼主於陰山至青塚是
也吳雯天章蓮洋集明妃詩云不把黃金買畫工進

身羞與自媒同始知絕代佳人意即有千秋國士風
環珮幾曾歸夜月琵琶惟許託賓鴻天心特爲留青
塚春草年年似漢宮
元帝晉寧初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
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下有司議
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上言臣
聞北邊塞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
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至孝武斥奪
此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
守之然後邊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
匈奴來寇少所隱蔽從塞以南徑深谷遼往來差難
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
乘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也前已罷外城省亭
隧纔足候望通烽火不可併此復罷單于亦難必其
衆不犯約中國設塞徼置屯戍亦爲諸屬國降民恐
其思舊逃亡近西羌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
畜産妻子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子孫亡出從其親戚邊人奴婢

愁苦時有亡出塞者盜賊亡走北出則不可制起塞
以來百有餘年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
徒築治功費久遠議者欲省繇戍猝有他變障塞破
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復一
旦罷戍省候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
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非
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奏上詔勿議罷
邊塞事按自漢以來吏民苦乘塞久矣一旦罷撤休
養人民宜所樂聞然欲爲久長之計必深慮其始終

侯應熟悉邊事其言夷險豐嗇往來順逆之形中外大勢瞭如指掌自來言邊事者莫踰此矣輯覽陰山考陰山橫障漠北起寧夏賀蘭山當河套北亘吳喇忒歸化城之境蜿蜒而東隨地易名蓋數千里

成帝建始元年罷汾陰后土祠作南北郊匡衡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往者孝武帝於雲陽立泰畤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於汾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與古殊制宜徙制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從其議作南北郊於西京始親祠

南郊祠后土於北郊罷后土祠於汾陰脽上按自宣帝神爵元年幸河東祀后土修武帝故事其後因而不改歷孝元初元永光間循舊章祠祀汾陰至是從匡衡言罷祠及成帝永始初復祀汾陰如故時以大風壞甘泉行宮時中樹木十圍以上者百餘帝問劉向對以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誠未易動遂復汾陰后土祠祀至綏和二年帝大漸復詔罷汾陰諸祠及哀帝建平三年帝以寢疾盡復前世所與神祠七百餘所歲三萬六千餘祠於是汾陰復祀如故夫以汾陰后土之祀忽舉忽廢旣舉復廢已廢復舉者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其難也以劉向之賢猶不免溺于習見況於其他其後唐元宗宋眞宗皆躬祠之金章宗元世祖皆遣官致祭各有取爾也谷永言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亦本匡衡之意而申言之也地輿考河東汾陰縣治脽上脽在河之東岸特堆𡾰長四五里后祠在脽

西汾水西流與河合

成帝河平四年匈奴單于來朝初呼韓邪單于死子雕陶莫皐立遣伊邪莫演奉獻旣罷伊邪莫演曰言欲降谷永杜欽以爲單于稱臣無有二心今旣享其聘貢之獻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也若使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從之至是單于遂入朝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郤退上聞而嘆曰眞

漢相矣
成帝時復尚讖緯術士多穿鑿附會盛於哀平至東
京尤熾有非讖者至比諸非聖無法罪殊死嘗詔東
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當時能心知其非而
力排之者惟桓譚張衡耳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
以難諸言讖者及條奏帝前仍復附會圖讖以成其
說二百載後忽有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
涉者悉焚之如隋之代又有乞取九經正義刪去讖
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如歐陽氏之請

而讖緯始不行於世書之興滅亦各有時矣
成帝時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云願賜尚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張禹帝怒
命下廷尉寘死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
臣得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復何如
耳以辛慶忌力爭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
而輯之以旌直臣雲之在元帝時也五鹿充宗方貴
幸爲梁邱易與諸家論充宗乘辯口諸儒莫能折雲
獨與論難連拄之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

其角及是復言張禹遂不復仕敎授弟子卒於家
漢書匈奴傳贊漢興匈奴爲患忠言嘉謀之臣運籌
策於廟堂之上高祖時則劉敬吕后時則樊噲季布
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
宏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異同然總其要歸兩科而
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
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始終也自漢興以至于
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
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

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
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
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
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
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
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
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
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
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

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没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

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防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繇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

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擾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匈奴辟居北垂塞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召寇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

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之常道也
成帝河平四年罽賓遣使來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奏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時為所侵盜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

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涉危難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云集覽顏師古曰烏秅國有縣度國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縣度者谿谷不通縣繩相引而度危害不可勝言

漢成帝河平中使班伯持節迎單于於塞下伯樓煩人況子少受書於師丹又受鄭寬中張禹金華之業講異同於許商至是奉使出塞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帝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惟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銘膏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

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為榮長老紀焉既至與許商師丹竝為侍中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伯弟斿舉賢良方正早卒弟穉為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平帝時使使者采頌聲穉無所上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罷咎穉生彪彪生固超女昭皆有名聞於時山西通

志班氏故居在今寧武府寧武縣班氏秦時遷晉代間至壹避地樓煩曾孫左曹越騎校尉況徙昌陵況子伯爲定襄太守過故郡上父祖冢北州榮之漢書叙傳秦末班壹避地於樓煩致馬牛羊千羣以財雄邊世有令德孝廉方正等科樓煩班氏屢膺其選文學盛於漢時閨閣尤擅女宗扶風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班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八表天文志未及竟和帝召昭踵成之名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作女誡

七篇語語切近精實條列其義允助內訓其辭云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女人之常道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備而名稱可

聞黜辱可遠矣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故禮貴男女詩詠關雎夫不賢無以御婦婦不賢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今但教男而不教女蔽於彼此之義也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至於學獨不可依以爲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

之謂也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德言容功之四行德不

必才明絕異也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工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

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爲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淫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陜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舅姑之心不可失也物有以恩自離者有以義自破者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思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而不能和之以求親蔽亦甚矣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必然之勢也嫂妹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求叔妹之心莫尚於謙順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得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

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此大家訓女遺規令書一通以自修省實爲女宗之典則北州慕班氏之名多以壹爲字悅班氏之不忘故土引以爲榮若遵女誡以閑有家徽美未殊慕不虛而榮可久安在閨閤之不能成教也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詔流民欲入天井關者勿苛留晉書地道志高都縣有太行關亦名雄定關關前有天井溪關南即羊腸坂也唐韋莊天井關詩太行山上雲深處誰向雲中築女牆短綆詎

能垂玉磴繚垣何用學金湯劚開嵐翠爲高壘截斷
雲霞作巨防守吏不敎飛鳥過赤眉何路到吾鄉文
翔鳳羊腸坂詩旣出井中天旋向腸中盤磲子谷往
且復磨盤寨環而曲不堪牛難又巒層欲脫馬牢翻
澗複自朝兼至日中晨周遭只在山之腹
漢成帝元延二年幸河東祠河東后土因遊龍門登
歷觀歷觀卽歷山也方輿紀要歷山在蒲州東南百
里相傳卽舜所耕處上有歷觀漢成帝登此郡國志
河東有三軬山北曰大軬西曰小軬東曰苟軬三山

各距城三十里舜耕歷山謂此地云括地志河東縣
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名山記中條以中狹不絕而名
上有天柱峯瀑布水自天柱峯懸流百尺而下出王
官谷周處風土記舊說舜葬上虞耕於歷山始寧剡
二縣界上舜所耕田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
櫪故曰歷山然假木異名附山殊稱前人非之當以
揚雄河東賦爲定論矣
孝哀之世劉歆序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
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胡致堂

曰歆言九流猶仁義之相反相成也而仁義未聞有
相反之禮也曰法則慘刻曰名則苛撓曰墨則二本
曰縱橫則妾婦之道是皆五經之棄也歆博極羣書
先知讖文自成帝時已更名秀冀以應之又補綴周
禮附會成文王莽困苦天下征財斂怨泥古名亡者
是書之用十居六七歆學博而不正諸此類也
建平二年匈奴烏孫皆來朝是時西域五十國佩漢
印綬者凡三百七十六人帝許單于來朝以息邊萌
而烏孫諸國以次服屬武帝於西北兩陲兵行二十

餘年卒不得如志至宣元成平無意武功乃坐享其
成渭上盛儀單于執國珍襲冠帶稱臣贊謁稽首而
朝是武帝所願欲而不得者而得見於孝哀之世昔
人言漢旣衰矣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印五十
餘君爲中國榮觀譬猶大木支條遠揚枝葉繁茂而
蠹生心腹幹將顛矣如火之將滅而有餘燄也縱通
道於九夷八蠻亦無補於本之先撥矣
哀帝建平四年關東民訛言行籌民皆無故驚走持
槀或掫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或披髮徒跣

或夜折關踰墻或車騎奔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司馬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張揖曰狀如人豹尾虎首戴勝而處鮑宣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陛下舉直言退外親拜孔光覺寵躬過惡衆歙然悅吉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

言自進賞賜竭盡所藏厚之反所以害之誠宜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人心與太平之福按此因災變而陳得失言之親切易見者而時當積習既久方夢夢也自成帝委政外家治道顛錯故有訛言大水之恐至哀帝承緒政事愈益乖舛人情皇惑是以妖氣乘之震動不寧世變見於此矣

哀帝建平四年黃門郎揚雄疏陳單于歸義之宜雄平陽洪洞人時匈奴請朝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每來朝輒有大故由是使辭去未發雄上書言臣聞單于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築長城以界之漢初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高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發三將軍屯棘門細柳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深維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幕

破寘顏龔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北狄中國之堅敵未易可輕今單于歸義欲離其庭陳見於前奈何拒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使疑而隙之歸怨於漢因以自絕威之不可諭之不能得不為大憂乎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都護三十六國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書奏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前漢書揚雄傳雄先世出自周

有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居河汾之間地理志揚縣故城在洪洞縣東南范村又名危城村漢揚縣治此郡縣志洪洞縣春秋時揚侯國也晉滅之以賜大夫羊舌肸漢置揚縣屬河東郡其地前霍後澗左箕右汾同入於河河汾之間靈氣所聚也

哀帝初大司空何武薦鮑宣爲諫大夫宣少受歐陽尚書學於平當好學明經及爲司諫常上書直諍其言少文多實、帝每以宣名儒優容之遷司隸校尉以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欲捕從事

閉門不肯納宣坐距閉使者下廷尉獄博士弟子千餘人遮丞相孔光自言又守闕上書遂抵宣罪減死髡鉗宣得罪後從之上黨以爲其地宜田牧少豪俊易長雄遂家於長子王莽秉政諷州郡案誅忠直不附已者、時捕隴西辛興興宣婿許紺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宣妻桓氏字少君初適宣時裝資甚盛宣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按閨門爲萬化之源其能忠於國者必刑於家能善其家者必昌其後宣爲司隸以忠直獲罪并以不附莽而致死爲善者沮矣然潛德久而彌光子永孫昱後先嗣美使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天語揚休豈不美哉少君專心正色守禮從義倡隨之際雍雍諧和家道正而天休至昱既得君嘗從容問少君曰大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否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

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此即僕射仁不遺舊忠不忘君之所從來也教起於家成於國易曰閑有家蓋可忽乎哉阮勤鮑宣墓記略長子縣東十餘里有漢司隸校尉鮑宣墓公字子都渤海高澄人、因摧辱權幸徙上黨、家於長子、新莽秉政風州郡以罪法案誅豪傑公死遂葬斯地世祖即位褒表蔭子孫祠祀於墓僞新時太行山有劇賊盤踞倚山爲固時出剽掠遠近患之上黨太守戴涉聞鮑永子昱有智略乃就謁使署高都長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

通昱字文泉少從父學客授於東平遠心守正頗有父風自破山賊由是知名建武初爲泚陽長德化流行境內清淨歷官所至皆有善績中平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累官至司徒奏定辭訟決事都目若干卷以息邊訟晉太尉卒於官昱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南陽太守政化清醇歲多災荒南

陽獨豐穰士民號爲神父修黌舍備俎豆饗老崇儒觀者勸服人皆稱忠良之門爲神父也徵拜大司農卒於官鮑氏自宣後累世皆有清德稱忠良之門其來有自矣

王莽建國三年并州兵起初單于聞莽立歷告左右部諸王近漢邊者入塞寇略并州當其衝漢書王莽傳莽遣王況出五原王巡出雲中李翁出西河皆經并州境內諸將在邊須大衆集吏士縱恣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五原代郡皆被其毒數年之間村落爲墟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但稱巨人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闋而已長吏牧守皆自亂鬬中兵賊非敢欲殺之也是時緣邊大饑如普行邊還言軍士久屯塞上邊郡無以相贍而王業以粱肉視莽不復爲意矣

天鳳二年五原代郡兵起時衛卒二十餘萬人久屯寒邊三歲不得代穀糴常貴仰衣食於縣官歲大饑人相食盜賊蜂起數千爲羣轉入旁郡莽遣兵與郡

縣合擊歲餘乃定單于利掠入寇不絕并州牧宋宏遊擊都尉任萌等將兵至邊止屯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時嚴尤上言曰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尤甚調兵未集先至者聚居暴露邊郡空虛不能餉軍內調郡國不相及屬運米至軍非牛力不能勝北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荒外秋冬甚寒春夏多風軍行齎釜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代北伐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不

能也輕銳者牽於輜重敵遁不能疾追幸而遇敵又
爲所累如遇險阻銜尾相隨敵要遮前後危殆不測
今旣發兵宜縱先至者深入霆擊先加創艾不聽時
匈奴寇邊甚急莽令郡縣皆養保馬博募有技術可
攻匈奴者又考建國以來諸軍及沿邊吏大夫以爲
爲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
助邊急死亡係累邊郡略盡按是時莽遣王況等分
道四出甲卒三十萬轉天下穀帛詣邊每郡以百萬
數并州牧將兵至邊須各道大集止屯逾年內郡困

於徵發民流亡爲盜賊并州尤甚孝宣時南單于欵
五原保光祿塞藩賓漢庭六十年間邊城晏閉沿塞
守境之民數世不見干戈同安熙恬莽無端搆難撓
亂中外易璽分封之舉不堪一噱而輕馳三十萬之
衆齎三百日之糧屯守窮邊食糒飲水內有委輸之
累外有疾疫之憂加以比歲不登人饑相食或亡爲
奴婢流爲盜賊怨毒入於骨髓禍害延於再世漢時
邊患起西北南單于久習內地并邊雖有長津之限
徵發急如風雷衝突旁及關砦有必然矣伊古以來

禍變之作世所常有然或處非其地或時當其值而
如莽之非理肆虐奇聞駭聽邊郡之人身受剝膚至
今千有餘年傳爲賽會播爲歌謠詬詈而賤辱之生
其時者宜何如哉按世言篡竊者曰莽操夫莽非操
比也莽純以虛聲自愚而操則稱之爲能雖其弒逆
之罪同而所爲則異然莽名外變以罷中國操引五
部入內地爲亂階變故相尋西北士民痛心疾首故
比而同之以著其首禍之由方莽之遣五威入匈奴
易漢故璽也更其印文曰新匈奴單于章匈奴以去

璽加新與臣下無別仍請故印而印已椎壞於是轉
相怨恨分道入寇莽募卒三十萬人久屯邊界內郡
轉輸兵穀困於徵發流爲盜賊北邊久不見烽警人
民熾盛牛馬滿野及莽與匈奴搆難邊民死亡繫獲
數年之間邊境虛空莽無端撓亂爲禍一至於此曹
操欲威制諸國以匈奴爲援引五部之衆入居晉陽
汾澗之濱方其時鮮卑連年入寇定襄雲中五原朔
方等郡并流徙分散操集荒郡之戶聚之九原界居
西河於離石居朔方於太原患非一日之故矣輾轉

流毒至數十百年而未已千載而下考尋故迹追溯源流莽爲禍酷於西北操則亂延於後世操尤烈於莽也莽操之同類其道其起於西北哉不然依古亂賊多矣操方以周文自喻而與莽並列謂之何也

王莽天鳳三年遣并州牧宋宏遊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按史稱是時緣邊大饑人相食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久屯塞苦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屯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邊郡無以相贍五原代郡糜爛尤甚時河岸崩壞水湧而莽羣臣方

謂河圖以土塡水爲匈奴滅亡之祥命將將并州兵徑擊以應之誕誣至此無復人理抑莽之誕妄使之也

漢書王莽傳羊頭之阸北當燕趙羊頭山在長子縣東南五十里安帝時羌寇河東以任尚爲御史擊羌破於羊頭山是也地理志羊頭山世鹿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行九百七十里水經沁水出上黨湼縣謁戾山南過穀遠縣又南過猗氏縣注沁水卽涅水也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三源奇注逕瀉一隍又南會三水歷落出左右近溪參差翼注之也今沁源縣本漢穀遠縣地羊頭山在縣東北卽古謁戾山穀遠故城在縣南門外連州西嶺舊址猶存上黨記羊頭山產秬黍其南陰地黍白其北陽地黍紅春風堂隨筆羊頭山秬黍可以纍律河內葭莩灰可以布管非其地則無驗長子與河內相連屬而嘉種乃獨鍾於斯地魏書地形志羊頭神農泉北有穀關卽神農得嘉穀處

王莽時太原人郇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族

里初越與同族昆弟相並舉孝廉茂材數病去散其家貲弟相莽徵爲太子四友病卒莽太子遣使祝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人皆稱之

新莽時天下兵起更始將廉丹辟馮衍爲掾丹敗衍亡命河東歸鮑永衍上黨潞人鮑永行大將軍安集北方事衍以計說永言并州外通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永素重衍以衍爲立漢將軍領狠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

甲養士扞衛并土後邑聞更始敗遣使詣洛陽獻璧
馬即拜爲上黨太守遣使者招永衍永衍不肯降而
忿邑背前約衍遺邑書言上黨四塞之地東帶三關
西爲國蔽奈何舉之以資彊敵蒙降城之恥邑報書
言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
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兵威屈辱國權日損欲摧泰山
而蕩北海事敗身危應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
隨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
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婿張舒誘降涅

城衍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由是
與邑有隙後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
於河內永以功見用衍獨黜頓之爲陽曲令斬劇賊
五千餘人而賞不行初衍爲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
令狐略略讒之遂不得入見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
自陳疏云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據位食祿二
十餘年財產歲狹居處日貧今遇清明之時而怨讎
叢興議議橫世疏遠壠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顯志
賦云瞰太行之嵯峨兮觀壺口之崢嶸悼邱墓之蕪
穢兮恨昭穆之不榮章懷注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
山在上黨東衍之遠祖馮亭爲韓上黨守以上黨降
趙趙封亭三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
潞州上黨縣西後漢書注并州太谷縣有大谷自太
原趣上黨之道也彘即故永安地三關謂上黨壺口
石陘三關也

漢張況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沒常山關
即倒馬關也廣昌縣東南七十里路通唐縣水經注
倒馬關山險隘最爲深峭如詩人高岡之病故關受

名焉蘇祐云紫荊關北自沿河口至倒馬關吳王口
止最爲緊要二關山雖險絕河流中斷外恃宣大爲
犄角梁斗輝邊防議倒馬龍泉等處增置敵臺使烽
火相望

更始三年徵鮑永爲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
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字
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事後母
至孝初爲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太守
苟諫擁護名以爲吏永數爲諫陳興復漢室剪滅篡

逆之策諫戒丞曰幾事不密禍倚人門丞深感之至是以徵安集河東馮衍以書說丞云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皇帝以聖德靈威奉宛葉之衆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據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期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風修文武之絕業樹恩布德易以周匝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

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蟊賊況萬里之漢大將軍爲之棟梁誠不可忽也且吾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強胡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得其人以承明問山澤之人咸思爲用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相其土地水泉制屯田習戰射用使威風遠暢人安其業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有事以建大功伊望之策也丞擁兵屯太原太原人李仲房與之同心同力因擊青犢大破之及赤眉害更始光武持節徵丞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問兵衆所在丞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後屢立戰功建武十二年徵爲司隸校尉過更始墓引車入陌或止之丞曰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中大夫張湛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仁不遺舊

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按東觀記云丞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皂襜褕道路稱鮑尚書兵馬訓練撫綏得士民心史稱丞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殊寵衍以義直見屈初與田邑書謂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舉上黨資強敵開天下之胸假仇讎之刃爲非計及委贄屈而不用衍引晉妻之譬得矣而怨義情難故不能得之於光武也

晉乘蒐略卷之九

後漢郡國志并州刺史郡九太原上黨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縣九十八太原郡十六城晉陽刺史治界休榆次中都于離茲氏狼孟鄔盂平陶京陵陽曲大陵祁慮虒陽邑上黨郡十三城長子屯留銅鞮沾涅襄垣壺關泫氏高都潞猗氏陽河穀遠西河郡十三城離石平定美稷樂御中陽皐狼平周平陸益蘭圜陰藺開陽廣衍上郡十城膚施白土漆垣奢延雕陰榆林定陽高奴龜茲屬國候官五原郡

十城九原五原臨沃父國河陰武都宜梁曼柏成宜西安陽雲中郡十一城雲中咸陽箕陵沙陵沙南北輿武泉原陽定襄成樂武進定襄郡五城善無桐過武城駱中陵鴈門郡十四城陰館繁畤樓煩武州汪陶劇陽崞平城埒馬邑鹵城廣武原平彊陰朔方六城臨戎三封朔方沃野廣牧大城

後漢河東郡屬司隸代郡屬幽州河東郡二十城安邑揚平陽侯國臨汾汾陰蒲版大陽解皮氏聞喜絳邑永安河北猗氏垣襄陵北屈蒲子濩澤侯國端氏代郡十一城高柳桑乾道人當城馬城班氏狋氏北平東安陽平舒代志稱中興以後郡縣多改異前志有縣名今不載者世祖所并省也前無今有者後所置也建安二十一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

光武建武元年鄧禹擊定河東初禹圍安邑數月不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劉均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解州本兩漢河東郡之解縣其南即中條山橫嶺山在州南五里

西起蒲州雷首迤邐而東直接太行南跨芮城平陸北跨臨晉州南二十里曰橫嶺者中條之脊也大陽渡在平陸縣西南二里崇岡之上南臨大河樊參度大陽攻禹已踰橫嶺禹敗之於解南蓋用武之地也禹既斬參王匡成丹劉均等合兵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遂定河東拜李文爲河東太

守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於是田邑以上黨降卽拜上黨太守鮑永馮衍罷兵詣河內按顧祖禹言河東東連上黨西界黃河南通汴洛北接晉陽景霍以爲城汾河涑澮以爲淵所謂表裏山河者禹先得之大勢已定是時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至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禹停車住節以勞來之此王者之師開國之規模氣象具於斯矣猗氏縣志縣東北十五里神羌堡巽峭坡漢高密侯鄧禹圖安邑定河東屯兵於此

建武元年盧芳據安定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五郡之地北結匈奴芳以天下咸思漢德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誑惑安定間自立爲上將軍西平王外結匈奴匈奴以漢中絕劉氏來歸當如漢立呼韓邪令尊事我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爲漢帝嗣五原人李興等迎芳入塞居九原與匈奴稱兵侵苦北邊按是時竇融據河西五郡謂河西殷富阻黃河之險固又爲精兵所聚天下有變杜絕河津足以自守爲遺種處而不結匈奴卒歸漢明順逆之義盧芳連匈奴而卒死於外可謂不知順逆者矣

建武元年隗囂聚衆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士大夫避亂者多往歸依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馬援往歸之囂以援爲將軍援少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遂於北地牧田常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按伏波初事畜牧卽大獲

養種之利小用之而無不效旣積復能散度量超越丈夫氣槩已見於此北地宜畜牧所謂牛頭朝那者卽河套地也孝武逐匈奴於幕北空河南之地民人得畜牧其中土田肥美畜產饒裕邊境無業貧民往往藉以餬口利益甚廣伏波早開其先矣

建武初河內太守寇恂北守天井關南拒洛陽後漢書王梁傳梁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戰國策范雎說秦王塹大行之道

則上黨之兵不下謂此也宋崔伯易賦上正樞星下開冀方逢胥而畢自柳以張鷊乎甚尊其名太行挾大河於楚東瞰北嶽其在旁其高也登蹑千里昂目而前望駭實與夫天當其深也繚繞盤辟馳朔東而左轉垂三月而見脊盛連延乎碣石坳然若鞍者曰鞍山突然若竈者曰竈山色黑者曰黑山形方者曰方山如此之類名何可殫墨翟察而知驥之貴尸佼過而知牛之難穆王升由翟道而出世宗行自大河而還孝明嘗登幸上黨郡章帝以遊至大井關孟德

北上紀摧輪之恐謝公西顧引愛生之端阮籍失路而詠懷劉俊懷友而發歎歸晉陽子惠之便道對二版祖濬之詳觀開元賜問於逢車武德置縣而當頻奠荒有神開祉有伯以風主威以雲主澤翻手熯陽覆手霹靂軒后以來至於成王自時建都遷徙不常遠近表裏其陰其陽春秋封國惟晉爲强燕趙中山衛韓與魏或城其隈或據其會如羆斯林如虬斯蟄左顧右眄瓜牙鋒鍔乘閒薄人以搴旗鹵將而爲樂險之所依惟有德者能之

建武元年六月卽皇帝位於鄗南時已定河東降上黨改元大赦卽位之初先訪求循良卓茂名重當時年已七十餘詔曰大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有爭競哀平閒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汝自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言耳茂曰凡人有仁愛禮

義知相敬事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且歸念之按帝王除暴救民之後必濟以休養生息舉一循良而人皆聞風慕效舉事於撫育危者以安勞者以定天下始帖然此務本知先之道也光武藉羣策力以定大業而先拔忠厚循良以安人民此所以世有令德而綿休祚於久長也

建武元年竇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趙萌求爲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得其歡心及更始敗推融行河西大將軍事河西民俗質樸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羌胡咸服流民歸之

建武初隗囂以馬援爲綏德將軍援字文淵其先本潞人趙奢爲趙將號馬服君子孫因爲氏武帝時徙

茂陵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兄況奇之嘗受詩不能守章句辭況出爲河南太守次兩兄爲吏京師見家用不足欲就邊郡畜牧會況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畜牧援父仲嘗爲牧師令兄員爲護苑使故人賓客皆依援役屬數百家財產盡散與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轉遊隴漢間至是隗囂據天水以援爲將軍與決籌策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視援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爲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延援入交拜禮畢就客館爲援立舊交之位述磬折而入援謂其客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與圖成敗乃修飾邊幅如偶人形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囂使援奉書至洛入見帝祖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因曰當今之世非特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

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已遣使送歸隴西按伏波居茂陵而畜牧邊方卽今河套地也套中水草甘美宜畜牧種必倍收太原以北邊民多養種其中孳生繁富沃腴多黍每獲饒裕伏波田牧豐腴積而能散身衣羊裘皮袴丈夫處世原非財利所能繫累而卓然之識磊然之氣昂藏獨出所以見重於時而有國士之目也

建武二年赤眉二十餘萬攻太原郡太原晉陽人劉茂爲郡門下掾背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盂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求天下義士福言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劉茂負臣踰城出保盂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元高宜蒙表擢詔卽徵茂拜議郎累遷至侍中卒官

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

訪英俊問以策謀戍見太原祁人温序奇之薦爲侍御史六年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序曰分當効死義不貪生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因以節撾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汚土遂伏劍而死光武歸葬洛陽除三子爲郎中後長子壽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卽棄官上書乞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章懷太子注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元和志温序墓在祁縣西北十四里祁縣志序墓在縣西北十四里修善村漢初因春秋晉祁邑置祁縣屬太原郡祁縣故城在今縣東南七里卽祁奚邑

建武二年光武徵范升拜議郎遷博士升代郡人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邱易老子教授後生王莽大司空辟爲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與升奏記田邑邑雖然其言而不用升乞身不允因乘傳使上黨遂與漢兵會留不還至是徵拜遷博士上疏曰

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邱易二臣年並老經學深醇而臣不以時退慚負二老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由是重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升言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無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與歆及許淑等辯難竟日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言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立詔下博士後還鄉里卒於家

建武二年光武親幸河中登崑崙臺因古祠致祀封爲風伯雨師之祠重民事也河中屬邑曰萬泉近邑之山爲綿山山巔有古祠祠下即崑崙臺也祠跨綿山之陽其地尊大高明山勢異奇杉松栝柏參天蔽日木蘿松鬣罥人衣袂而莫敢剪伐民旱則禱之水則禱之人疫則禱之歲時致祭祠前雙泉湧出泫澄渟滀冬夏不竭立風雨神祠春秋祈報於斯所謂成民而致力於神也

建武三年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

桑榆帝親勒六軍嚴陣以待赤眉驚震乞降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因得傳國璽綬時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旦陳兵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初赤眉樊崇欲立劉氏宗族號令天下求城陽景王之後盆子等三人書札爲符盆子探得符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羅拜恐畏欲啼乘符還依劉俠卿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以慰安之盆子見赤眉殺亂下牀解印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吏入貢獻輒見剽刼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吾無所避死諸將皆惶恐謝罪各閉營守三輔翕然

傳頌至是乞降詣約帝曰待汝以不死乃肉袒降帝憐盆子賜榮賜均輸官地爲列肆使食稅終其身夢溪筆談云俠卿爲劉盆子製半頭幘即空頂幘上無屋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今通謂之帽帽名猶冠義取蒙覆其首本纚也古者冠無帽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因帽於冠或裁纚爲帽宴居皆服之江左時已著帽人士亦往往而見但無頂圈後乃高其屋云南史沈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唐書五行志長孫無忌以烏羊皮爲渾脫氈帽古今制亦

差等五代史前蜀世家王氏晚年爲小帽僅覆頂今
彷爲之白居易詩垂裘暖帽寬氊履北州之服也
建武初儲大伯爲諫議大夫大伯河東人時鮑永守
并州帝使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收繫
大伯封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使馳至長安旣
知更始亡乃出大伯因節信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
罷兵按鮑永等初聞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行大將
軍事與狠孟長馮衍信之屯兵介休移書上黨以更
始在堅守并州不肯降下聞更始已亡乃罷兵來歸

曰誠慙以其衆幸富貴其忠義之節凜然可稱光武
不能顯而用之聞其言不悅永後以他立功見用而
衍終身擯斥羣臣亦無爲之言者洪忠宣謂光武始
臣更始及定河北始貳焉更始方困於赤眉而光武
下河東即知其才不能成大事自爲逆取順守之道
而不錄衍之忠義無解於始事之初心不無遺議矣
建武初鄧禹擊定河東遂渡河破左輔十萬之衆諸
將皆欲徑攻長安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
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入長安財賦方盛鋒

銳未可當夫盜賊羣居無終日計變故萬端非能堅
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
糧養士觀其敝乃可圖也于是引軍北出所至郡縣
皆開門歸附將軍馮愔宗歆爭權愔殺歆帝命宗廣
持節降之黃防縛愔併王匡成丹等至安邑盡誅之
建武中鮑永破青犢賊於襄陵縣寰宇通志浮山縣
本漢襄陵縣地唐武德二年始割襄置浮山縣永旣
破青犢賊報曰賊已平國已寧名其地爲平寧里
建武五年徵處士周黨嚴光至不屈黨太原祁人光

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呈願守所志詔曰自古明王
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
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光少與
帝同遊學徵至不受爵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
於家時太原王霸亦隱居養志被聘到尚書拜不稱
臣問之答曰天子有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遂以疾歸
霸字儒仲廣武人昔人言人君以嚴威儼恪常施於
爪牙甲冑之士折其驕悍難使之氣以柔巽謙屈常
施於林壑退藏之人厲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

人材表正風俗光武之於周黨與子陵同遂其高所以能成其大也王霸亦矯矯者矣名勝志祁縣東南十里小韓村漢周黨宅墓在焉後漢王霸列傳霸少有淸節王莽篡位棄冠帶絶交宦建武中徵到稱名不稱臣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中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胡致堂曰美哉光武嚴陵君臣之際也范仲淹論之詳矣光武於是時當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子陵於是時當蠱之上九衆方

有爲而獨不事王侯子陵之高光武之大相濟而成光武之威行於壽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君而不行於嚴光周黨王良王成猶高祖威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威行於匈奴西域而不行於汲黯若公孫述招李業諸人不至或劫以兵或飲以酖或械其妻子而威不能行於吳漢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當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先儒或因呂望同載之事而論子陵謂聖賢遇合自有時潔身亂倫非所取也此未足爲知光者王良友人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斯言所箴亦衆矣惜史失其名其賢矣哉

前書曰太原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爲難化故閻陽謂太原俗黨儒中頗有其風此以北方風氣爲言而節概固有不同者太原人士矜尚氣節當王莽篡竊時士皆裂冠毀冕攜持同去雁門廣武之間奇人傑士隱居蓬戶棄冠帶絶交宦若周黨若王霸若譚賢若殷謨居相近趾

相接皆能以挺持之節守硜硜之志蟬蛻囂埃之中致身寰區之外烈士徇名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及光武側席求賢纁帛蒲輪之責相望於巖穴黨乃短布單衣穀皮綃頭以待引見伏而不謁願守所志霸徵至尙書稱名不稱臣天子有不臣諸侯有不友帝皆嘉納而曲成之至譚伯升殷君謨皆薰德同風甘心畎畝守節不仕於王莽之世建武中與並徵不至廣武一方風氣固殊矣下至閭閻亦美志行霸以子對客有慙色妻乃謂之曰君少修淸節不顧榮祿

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遂與終身隱遯此與鮑
宣妻之歸服御、挽鹿車提甕出汲修行婦道者同一
節、尚豈非唐魏遺風、見於婦人女子者、久而猶存耶、
觀廣武諸君子太原俗黨未可一概而論矣
建武中封縯子章爲太原王太原近畿之股肱郡也
帝感縯功業不就撫育章等恩愛甚篤封王太原又
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其愛重如此
後漢書建武中徙封景丹子尚爲余吾侯、余吾春秋
晉邑、又名純留漢置屯留縣屬上黨郡明一統志余

吾城在屯留縣西北十八里周九里故址猶存屯留
縣志古純留城在今縣西十里之平村一名卜和莊
春秋赤狄邑謂之留吁張翼記略上黨望高天下、其
風土人情、鍾天地之醇厚實大行壺口霍山漳水間
一大都會也、距府之北平原曠野大澤中有地崛起
巨石嶙峋下有亂泉芳林菰蒲鷗鷺溪山之勝張才
翁有林間掃取馬蹄蹤之句表其勝槩
建武中燉煌太守裴遵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居
安邑安順之際徙聞喜此聞喜裴之所自始也曾孫

燁爲并州刺史度遼將軍燁子茂靈帝時歷縣令郡
守尚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
封列侯茂子通顯者三人長綰官至尚書令其族爲
中眷次輯獻帝時工部尚書其族爲東眷又次潛爲
代郡太守時代郡烏丸王及大人凡三人專制軍事
前太守莫能治正命潛守代將授精兵討之潛辭曰
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據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
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單車之郡撫之以靜、遂悉令
還前後所掠而案誅郡中大吏通烏丸者十餘人北

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
褒稱之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代者事
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以
勢料之、代必不靖、後數十日而軍書至乃遣鄢陵侯
彰征之其熟於邊情如此蓋自其先守并將兵素習
西北之形勢也
建武中并省汾陽入樓煩帝以邊境遭難戶口耗少
令縣不足置長吏者并之後漢郡國志并州治晉陽
雁門郡屬并州領樓煩應劭曰太原屬無汾陽縣世

祖所并省也古樓煩在近塞北河之南今樓煩在靜
樂境為漢汾陽縣地玉海太原郡省縣五省汾陽入
樓煩地理志建武中省五原朔方入并州世祖承荒
亂後與民休息文字概從簡省汾陽近邊凋敝併入
樓煩

建武五年以侯霸為大司徒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
而辟之仲叔名貢德望著聞鄉里咸重之霸徒欽其
名而貢至不問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嘉命
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耶

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建武五年盧芳入居九原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
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匈奴單
于遣使與興等和親使迎芳還漢地芳將尹由守繁
峙將軍杜茂等擊之不利引兵屯樓煩雁門人賈丹
霍匡解勝為尹由所掠由以為將帥與共守平城聞
芳敗遂共殺由詣太守郭凉上狀皆封為列侯後芳
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其朔方太守田颯雲
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令領職如故芳攻雲中久不
下其將隨昱守九原欲脅芳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
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詣闕降詔以昱為五
原太守封鐫胡侯

建武六年馮異擊盧芳匈奴兵破之北地上郡安定
等郡皆降異擊破盧芳將賈覽并敗匈奴奧鞬日逐
王兵威大振沿邊州郡皆降芳漸有窮蹙之勢矣

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立博士十有四家易
有施孟梁邱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
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

聖凡十四博士設甲乙之科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
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文學掌
故以勉學者

後漢書建武九年驃騎將軍杜茂與賈覽戰於繁峙
左傳以偪陽子歸納諸霍人即繁峙也史記周勃世
家勃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注霍作葰郎
葰人故城漢書地理志葰人縣屬太原郡晉改屬雁
門郡代郡鹵城滹沱河東至參合入滹沱別過郡九
行千三百四十里周禮并州其川滹沱九域志繁峙

縣有茹越大石義田興治實興軍瓶形枚回麻谷等寨極爲險固

建武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率王常等四將軍擊賈覽於高柳初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遣將軍杜茂等擊之不克代郡太守劉興擊賈覽於高柳戰歿至是遣吳漢率王常等擊之又以王霸爲上谷太守備匈奴擊覽於高柳大同府志高柳故城在陽和衛北漢置高柳縣屬代郡爲西部都尉治後漢爲代郡水經注雁門水東南流逕高柳縣故城北舊代郡治今

陽高縣地秦擄趙王遷以國爲郡城在平城東南六七十里於代爲西北也高柳之北雁門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聯山隱隱東出遼塞後漢書鮮卑傳檀石槐立庭於陽和衛北彈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是年遷雁門吏人於太原

十年上谷太守王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將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陳訢將兵爲將軍鋒塞北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而還

建武中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西擊隗囂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爲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殺數十人武常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賊不得追皇輿全覽陵川縣東南五十里馬武山漢馬武嘗屯兵於此陵川佛山之高黃河可睫五度之險一夫可守四塞爲固武屯兵依險於此當在西擊隗囂時也李惟馨紫團山圖序云山水佳麗武夷爲最次則太行東南壺關陵川之間也壺關鄉曰紫團乃太行絕頂若武彝之幔亭峯也産人參曰紫團參洞中有潭曰白龍

泓澄渟滙其遠近淺深皆不可測或云達壺關之紫團洞盛夏雲雷出其中東逾百里而近百丈原康節故居稍南孫登長嘯之所少北則隆慮也峯石峙靈草木秀潤翠松蒼檜凌雲千丈修竹茂林與山無窮葱蒨醲郁擬拂雲霞羣山竦立芒角峭拔森若劍戟瀑布水簾垂虹噴日使人神移目眩應接不暇一溪一壑一盤一曲丹崖翠壁疊嶂巑峯上接霄漢下瞰烟靄元好問言陵川太行之巔天壤間清凉境信不虛矣

建武中帝數引公卿郎將列於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守令皆久於其任故漢世循良為最按政畏張急理善烹鮮平陽尹翁歸茂異著聞聲施後世杜詩任延並以仁愛篤誠歷久而信於其民用以感物成化移易風俗蓋久則與民相習浹於肌髓故無赫赫之名而有去後之思若觀政於郵傳責成於期月則必以掩飾為美追逐為能束縛而馳驟之入於陿隘酷烈而民不堪矣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人亂寬其時日而後清和咸理也而其所以不能疾

速之故蓋必須時焉易曰已日乃孚為之有漸也如天地之化至速者也而寒暑運行亦以漸而布化寒不遽寒也伏一陰於暑盛之時然後由清風凉風以至霜風栗日暑不遽暑也生一陽於寒極之時然後由溫風暖風以至炎風烈日蓋以仁義化導其民必漸之摩之非朝夕所能驟入如孺子之驅雞緩則順行急則驚舉若以武健嚴酷為勝任愉快雄張閭里逞其不撓之威表其難測之智雖得所欲於旦夕而為烈火之所逼及者不可勝言矣

建武十一年省朔方牧併并州以郭伋為并州牧伋受命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伋在莽時守并州結恩德於民及入界部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禮耆德雄俊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童兒數百騎竹馬道次迎拜事訖送至郭外問還期伋計日告之比還先期一日伋止於野亭須期乃入按是時塞北未安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警欲使伋久於其事伋知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堠明購賞

以結衆心芳將隨昱遂謀脅芳降伋芳亡入塞北并土以安賢人君子當亂離時以德惠及民詠勵豪強而陰用之因以止暴固非俗吏所能為也兒童竹馬事宋王伯厚引史通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方輿紀要晉陽有竹馬廢府在太原舊府城中唐居府兵十八府之一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非無竹也事之虛實不以竹之有無為定衡閻百詩云騎竹馬之童兒乃西河郡之美稷也美稷唐為鄉在隰城縣今汾州古并州地後割并州四縣為郡伋牧并在未割

之先則仍并州屬也故竹馬廢府猶存其名循艮勝
蹟久而不忘未可輕議也
建武中河東盜起杜詩奉命往捕至大陽聞賊楊異
等規欲北渡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
趨擊斬異等賊遂剪滅詩誅暴立威善於計略性節
儉愛民省役所在政治清平其守南陽造水排吹炭
激水用力少見功多又修治陂廢拓土田南陽謂之
杜母詩貧乏無田宅卒之日喪無所歸河東人鮑永
上其事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平陸縣志漢置大

陽縣縣南二里有大陽渡水經注陝城河北對茅城
茅戎邑晉敗之大陽者也
後漢書王霸傳建武十三年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
寇邊詔王霸與杜茂出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
與單于大小百餘戰終不能克茂墾晉陽廣武間田
以驢牛轉運鑿治飛狐道築亭隧自代至平城三百
餘里遣馬武屯兵滹沱河備匈奴飛狐東走宣府西
趨大同即廣武君所謂杜飛狐之口也前漢書秦法
十里一亭亭有長漢因之不改前書音義邊方累土

作臺臺上竪桔槔頭有兜鈴實以薪草寇至則燃火
舉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有警則燔之望其煙曰燧
此即李牧烽火料敵之遺合河南北山梁土臺鱗比
率五里十里古制猶存廣雅兜鈴籠也籠或以角爲
之燃燈避風雨
建武十四年匈奴寇并邊鈔掠日甚州郡不能禁遣
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雁門代郡上谷吏
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避之匈奴乘間遂
以左部居塞內增沿邊守兵數千人由是犯邊無寧

歲嗣復省五原郡徙吏人置并州由河外渡河入嵐
州境時吏民入塞遠避匈奴襲居塞內四出勦掠馬
援奮然請擊之曰男兒要當效命疆埸以馬革裹尸
安能偃臥牀上死兒女子手中耶帝遣援與謁者分
築堡塞稍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援
將三千騎擊白山無功而還地志白山即白狼山在
朔北曹操與烏桓戰敗於此所謂叕敗北山也
漢建武中邊民內徙置常山關於飛狐岌兩鎮三關
志宣大入廣陽惟有二門居庸直其後紫荆當其前

由後必於鷄鳴山由前必於黑石嶺卽古飛狐道也大同府志飛狐口今之黑石嶺也飛狐縣東北與黑石嶺連界古代國地尹耕曰古以常山關爲重卽飛狐岌也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時刺史太守多不奉法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民皆病之按世祖起自田間熟習民間利病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北州亂離復歸之後更淆亂無紀詔州郡

檢覈此定法也以奉法無人反爲民害而其弊實有不起於一時者自秦孝公隳經界立阡陌雖獲利一時而啟兼并踰僭之端阡陌既弊乃爲隱覈隱覈之法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而人無所從矣况有近臣近親豪右之隱占守令嚴明者少隨風而靡至度及廬屋風斯下矣

建武十六年盧芳復入居高柳今大同府陽高縣地也吳漢將兵五萬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救之漢兵不利遣馬成繕治障塞十里一堠漢制每塞上要險處別築爲城因置吏士爲障蔽以捍寇謂之候城卽障也時雲中太守喬扈已舉郡降漢芳攻雲中久不下懼其將隨昱有二心內不自安亡入匈奴匈奴復寇河東大掠而南徙鴈門代郡吏民避匈奴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增緣邊兵軍戍守之至是盧芳復入居高柳張堪擊破匈奴於高柳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遣芳還降芳卽使使請降帝立芳爲代王因使和集匈奴既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賞遂不行匈奴由是大恨入寇更深芳

入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之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匈奴遣數百騎迎之出塞芳留匈奴中鬱鬱而死按并代北接塞垣自來據并代者多倚匈奴爲援然其赴援皆爲利來利盡則止盧芳倚匈奴爲安卒反以陷利而爲其所謀外援何可恃也

建武十八年以馬援爲伏波將軍討交趾援斬徵側徵貳進擊餘黨嶠南悉平援既平交阯勞饗軍士從容謂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有大志嘆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爲郡縣吏守墳墓使鄉里稱爲

善人足矣至求贏餘徒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念少游平生語何可得也

建武十九年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

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

建武十九年帝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按光武以日復一日為辭大哉帝王之言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謙沖不自勝慄慄畏懼而後可以安天下之民非靳數年田租公天下之理本如是而亦不敢康之意也始皇欲以一萬至萬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給三百年其愚一也正所以速之亡耳

建武二十年匈奴寇上黨及天水扶風馬援自請出擊語孟冀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

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至是帝如所請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曰凡人富貴當可復使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按援以松父友而為親切訓言少年意氣非所樂聞後卒敗於松衽席戈矛可不慎與

建武二十年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入寇代郡以東尤被烏桓之害其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害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邊陲蕭條無復人迹加以荒亂之後郡國戶口耗少土田稀

曠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乃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省十置其一

建武二十年秋鮮卑入寇先是鮮卑約烏桓匈奴合勢寇邊無寧宇至是鮮卑復大舉率萬餘騎入寇遼東太守祭肜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鎳身散走後不復窺塞嗣肜復討烏桓大破之斬其渠帥塞外震讋東西皆內附悉罷沿邊屯兵時烏桓乘匈奴之

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軍威既振而繼以懷撫安邊之道也

建武二十二年西域復請都護不許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能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

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內外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聖主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

讓白雉太宗之郤走馬義兼之矣按帝於都護之請至於再三而堅持不許非中有定見卓然不爲所移未有不侈言邊功也前此罽賓來獻猶有皮山之行帝力矯前非而盡反之不勤遠略務修文德此所以克承墜緒而開四百年無疆之業也顏師古曰烏秅西有縣度國縣度者谿谷不通懸繩相引乃可度西陽雜俎其土人壘石爲室接手而飲互相牽引如猿引也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西域有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坂過之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也孟康

曰龍堆白龍堆也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

建武二十四年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願永爲藩蔽如孝宣故事臧宫以匈奴分爭請以五千騎破之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中郎將耿國言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時祭彤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外部駱驛欵塞偏何等卽擊匈奴斬首二千餘級詣郡受賞其後歲歲相攻自是匈奴衰弱邊

無寇警鮮卑烏桓竝來朝貢史稱彤爲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招撫適宜

建武二十五年南單于遣其左賢王莫將兵萬餘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卻地千餘里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人歸南單于南單于求使者監護乃遣中郎將段彬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詔令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

建武二十五年新息侯馬援卒於軍詔收其印綬先是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棄日費糧不如從壺頭搤其咽喉遂不用舒議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觀之左右哀其壯意咸爲流涕舒與兄弇書言伏波類西胡賈客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弇得書奏之帝乃使中郎將梁松往代并責問援會援卒松因宿恨遂

搆陷援帝怒追收新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譖之者以爲昔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方知所坐賓客故人莫敢弔者援同郡雲陽令朱勃詣闕上書訟之帝意少解按史稱援與松父友松嘗候援獨拜牀下援自以父執不答松由此不平嗣援戒諸子書有杜季良豪俠好義父喪致客數郡畢至之語季良保字也保仇人卽執此書爲據訟保亂羣惑衆而梁松與之交結帝

以詔書示松松叩頭流血乃得不罪松由此益恨援上書搆之松之陰邪猜忍不待言矣伏波與松同官於時松以父執拜牀下援自居尊而不爲禮亦非主敬之道至以書戒諸子庭訓之常而傳聞於外奸人即藉以搆陷且戒子弟言人之過而不覺先已自言人過賢者無心之著白流俗援爲口舌而尤悔隨之人心險陂亦可畏也朱勃訟援僵死軍事名滅爵絶而帝始稍釋以帝之仁明任賢而勳舊以讒削爵雖熘火無損於大明而纖塵難容於明鏡世祖晩年措

施失當仁明之累茲其一端也

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且等率部衆九千餘詣闕封其渠帥爲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西及北平漁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爲漢偵至永平中烏丸欽志賁帥種人叛鮮卑還爲寇害遼東太守祭肜募殺志賁遂破其衆至安帝時烏丸率衆王無何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略代郡五原乃以何熙行車騎將軍發緣邊七郡兵擊之

建武二十六年冬詔南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初單于遣子入侍賜冠帶璽綬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使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千人持弓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歲盡遣子入朝漢遣謁者送侍子還單于庭賜單于及閼氏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歲以爲常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道補治城郭邊民還者賜以裝錢轉輸給食時城郭邱墟掃地更爲上始悔前徙之失至是復以

北單于騷擾邊庭單于拒戰不利令入居西河使段彬王郁留屯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千人助彬衛護冬屯夏罷以爲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部王助漢扞戍使骨都侯屯五原餘分屯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諸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拔南單于徙入西河美稷即偏關迤西之河西地也武帝徙邊郡吏民於內地省五原徙入并州河內匈奴始得襲居塞內其後雖有南單于之屏藩而鮮卑烏桓大擾并邊即起於此故貽謀不

可不愼也載記建武時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之左國城單于所徙庭也胡三省曰漢宣帝時稽侯珊來朝稱呼韓邪單于光武時日逐王比亦稱呼韓邪單于

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求和親臧宮馬武以爲宜乘虜困荒命將臨塞喻告高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云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

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荒殘之政雖成必敗今災變不息而欲遠事邊外北狄尚彊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不能剪滅大寇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乞和親遣使貢馬及裘并請音樂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臣見其獻益重其國益虛歸念愈數爲懼愈多今既未獲助南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彪因立草稾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携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

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欵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遣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

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篌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時北單于亦懼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明年遣使求和親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其言不受使是時北虜

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旣去鮮卑悉衆擁居盡有其地此鮮卑强盛之始張溥言匈奴之分爲南北也繇單于輿殺弟知牙師而立其子烏珠留單于之子比怨而自立也北單于暴則南單于興南單于興則北單于衰中國右南則北滅立北則南叛若並恩兩護必交背分散王者有事於彝狄也中國之勝負專視彝狄之盛衰當其盛明王圖之不足高祖困於白登當其衰庸主制之有餘成帝受朝正月至後助南滅北已滅而復立之滅北之利在一時復立之憂在百世患以積漸而至可不思其所由然哉

中元元年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初上以赤伏符卽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

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屛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按光武晚年聽信讖文用以決疑讖書

出於哀平之世張衡已採其原本反覆申明義類初未聞有性與天道之說也而桓譚以所不得聞者比合而著其理謂其理爲巧慧所僞托則其所托者猶倘有在雖推而遠之實不啻引而尊之宜其言之不入也文武周公孔子聖而神者讖書不出於數君子虛僞之徒要世取資而光武遽以聖尊之且欲誅戮正士蔽於讖文而牢不可破也往時帝欲以讖斷郊祀而怒鄭興之不爲讖夫讖之名有自來也易曰神以知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知來之驗也易道旣

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分流別派其說浸廣要必歸之於正易理圓神方智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尙書大義夷考其行事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是而不受正言王者父天故祭天于陽位報本反始所必當爲者古禮散亡詔學士大夫考古定制奉以周旋讖何爲哉鄭興一被詰責遽出孫言君子非之光武晩年承平日久放蕩漸生用精神於渺冥恍惚之地而開來世之宗法矣

中元二年始罷河陰后土之祀前此立郊社於城南至祠后土則仍如河東祀於汾陰脽上不改其舊至是凡三十四年初立北郊祀后土罷汾陰之祀史稱帝明愼政體舉無過事卽位之初首擢卓茂以褒德而當時多循吏天下略定卽起太學而儒學盛徵三處士而末造多節義之士所以祀漢配天垂二百年之基者在此初作壽陵謂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始終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

福今制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邱隴同體凡所設施皆可爲後法

明帝永平中始求佛法於天竺得其書及沙門以來立白馬寺於洛城中國所在立寺雁門之清涼寺由此而起華嚴經疏清涼山卽雁門郡之五臺也中有清涼寺肇啟於漢之明帝山有積雪無炎暑故曰清涼言寺宇者首重清涼明帝肇啟崇基後踵事日盛增宇剏稅清涼遂爲靈奧異境山脉自祁連大青奔湧而來至是結爲五臺西北諸部貢獻朝拜者趾相

接歲時不間曲渚舊聞清涼寺始見於華嚴經爲文殊示現之地靈鷲峯有文殊寺寺創始於漢靈鷲之麓顯通寺建自漢明帝永平中李邕碑記亦漢時卜中箭嶺用肇造清涼寺是也清涼山志大寶塔在靈鷲之前五峯之中漢明帝時摩騰法蘭始至此土初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佛者漢言覺言覺悟羣生也沙門者漢言息謂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也其言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貴修練精神

以至爲佛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大啟梵宇清涼其表著者矣按魏收言佛道流通之漸自武帝時已開其漸帝獲休屠王金人列於甘泉宮焚香禮拜佛道始漸流通及元壽時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亦未盡了至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傳毅遽以佛對遣郎中蔡愔等至天竺寫浮屠遺經習沙門跪拜之法歸以術傳立寺宇崇奉之此佛教流行之始也紀纂淵海臺山上有五峯高出雲表山境磅礴數州七百餘里左鄰恒嶽千峯右接長河一帶北臨絕塞南擁汾陽雖積雪夏凝而名花萬品寒風勁烈而瑞草千般山中圓光不時呈現蘇軾答張商英詩亦如訶佛丹霞老却向清涼禮白毫坡公雖未至其地而已心向清涼矣

永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雲中南單于擊却之按自南匈奴內附分南北匈奴南單于聽其入居雲中爲立庭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復以北單于追擊徙居西河發兵助護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民野無風塵至是復入因屢乞和親不許知其

無備而思逞也南單于擊却之得屏藩之益矣

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拜馬武爲捕虜將軍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嘗屯兵於陵川縣東南五十里之高山後人名其山曰馬武山其北有馬武巖山陰積雪經暑不消旁有黃團山孤峯插天登之可見黃河有洞深邃莫測旁通壺關縣之紫團洞芮城縣志縣東北二十五里有馬武寨東西陌村有馬武墓武其先南陽人流寓芮城故沒而葬於此

郡國書曰漢興亦以山澤爲利武帝元狩中兵連不解乃以鹽給度支元封初置均輸鹽鉄河東安邑之鹽甲天下鄭當時舉齊之鬻鹽者鹽在官始悉宣帝地節四年减天下鹽賈元年初元二年罷鹽官尋復之明帝時官自鬻鹽肅宗建初中又議復鹽官鄭衆諫不從和帝即位罷鹽官獻帝建安置使者監賣鹽而法令滋章矣

周禮不煉而成鹽解池之鹽也章帝時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

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爲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爲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其後商人輸邊支鹽號長股鹽或納銀運司參支號存積鹽或令商人報名於官先輸價銀然後支給號曰搭賣先課後鹽杜侵蝕之弊而有無力之憂矣

郡國書曰黃河在蒲津門外禹道河至龍門經河津滎河臨晉而來東折至芮城南二十里走平陸過底柱入豫河臨晉縣北五里有大安池居民引以溉田餘流入黃河西北三十里有嬀汭二水在歷山東西相去二里南北分流流至河轉折處合流入黃河西二十里爲蔔萄澗南入黃河其西北十三里有地黃泉流經魏文侯故城合通澤泉亦可溉田伏流入沙少東有龍泉在古魏城中西北隅上有五龍廟旱禱必雨又東北八里有鹿跑泉一名靜深泉在中庄里

平地上清澈見底大旱小减霖雨不溢居民引水溉田其別出之大抵皆沾河潤黃河之湧溢也鹿跑泉北三十五里有恭水源出甘棗山流入黃河北二十二里有輿祝泉在中條山北麓石巖流出相傳魏文侯自安邑率軍至此泉渴文侯默祝以鞭指之乃得泉故名東北三十五里有逗泉出中條山清京寺古洞中南入河一名逗澤縣北五里有三汊澗其源出中條山東西二溝流與澗合故名可溉田餘流南入于潢河河東二十里有聖人澗一名沙澗發源傳嚴

下南入黃河涑水河在聞喜縣南十餘步源出夏縣橫嶺下西流經縣治南稍東合甘泉引爲四渠西流經夏縣界西三十里卽司馬温公所居地又西至安邑縣北二十里又西入猗氏縣境南入臨晉五姓湖過蒲州孟盟橋入黃河是水舊經解州三婁里數爲鹽池患御史會大有導之使北去湧金泉出夏縣牆下村經流安邑陶村西入黑龍潭鹽澤得之則滷液生花有裨鹽池如淡泉此蒲津南北之水能以美利前民用者也

郡國書曰中條山在鹽池南五里起蒲州雷首延袤數里東接太行南跨芮城平陸諸縣北跨臨晉安邑夏縣聞喜絕巘奇峯層見疊出拱揖運司南門天然圖畫也迤西有王官谷東二十里有靜林寺高峙翠微古柏森蔽東十五里爲桃花洞東上八里爲直坌嶺少東爲菘子谷又少東爲五龍谷在解池正南五里其東岫有石巖巖水飛灑而下俗云石巖噴雪其巖上有酒島子谷口西上南十里爲橫嶺卽中條山脊其下爲弓張溝又東爲堡子谷又東爲元女洞其中積水成潭名黑龍潭雩禱有應潭東十里爲大虎谷中有將軍堡堡後有鳳凰嘴嘴西過連雲棧至橫嶺有楊闕寨寨下有膽礬窟其旁有百藥草又東南爲檀道山其下爲檀道谷中有盎漿泉亭涵不流亦膽礬窟路通洹津渡又東南爲白徃嶺雙石壁立左右參天又東十五里爲分雲嶺嶺巔出雲東西分布世傳濩鹽澤者也稍西有風谷洞若半井投葉卽飛風出川飛沙拔木其旁有鹽風洞洞口若盆仲夏應候風少其聲隆隆俗謂之鹽南風池水得此成鹽其

上有天井山又其東爲車輞谷谷有銀沙洞禁不採又東爲二郎谷嶺多古洞又東爲虞坂在安邑東郭坂東爲巫咸頂俗曰瑤臺頂商相巫咸隱此孤峯峭拔蒼翠摩空又東十五里爲柳谷唐陽城處此又東二十里爲鳳凰山其東爲陽山上有湯廟山亦産銅湯山東爲秦王嶺上有鎮風塔又東二十里爲盤盤山又東二十里爲紫金山又爲鳳凰原由東而上爲峨嵋嶺高二里形如峨嵋土厚宜五穀由北而西爲玉鈎山狀如玉鈎又西爲鳴條岡卽湯伐桀地北峨

嵋坡東至曲沃西抵黃河其陽跨聞喜夏縣安邑猗氏臨晉榮河運城北屏也又北爲孤山下爲安邑之相里又北爲稷神山上有稷神廟山陽多夏縣聞喜之地又南爲紫金山在池北二十里舊產人參峨嵋坡在池東五里鹽池北岸逍遥坡在運城西北四十五里女鹽池北岸雷首山南迤東三十里爲舜所耕之歷山在芮城縣北歷山東北三十里爲青龍洞洞有青龍泉旱禱必雨洞東二十里爲甘棗山甘棗東十里爲石鍾洞世傳石鍾煉士脩道于此頂懸一石

如鐘水注其下又東五里爲清涼寺又東十里爲娥英廟又東爲虞芮二君祠下有讓田又東爲吳山中條山之支其山高平山皆民田西麓有吳泰伯廟故名東爲傳巖卽殷相傅說隱處旁有聖人澗澗東十里則爲砥柱峯東岸爲積津西有禹廟又東四十里爲箕山山峯高峽形勢頗箕故名山下有許由塚清澗在其山之南卽巢父洗耳處東有白玉竅號錫窟東北則爲王屋山矣中條名谷峻巘不能縷析此其大都云

承平中郡縣學校行鄉飲祀孔子猶未立廟也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按此禮之通行於天下者州縣皆得祀之而未有專廟廟始立於梁天監中至唐貞觀四年始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天下郡邑均有廟始於是時自漢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諸侯卿相至先謁廟然後從政人始知聖學之崇太史公適魯觀孔子廟堂仰止高山遂定至聖之稱古之學者必有師師道立而後民知敬學師者人所由以入學而修不可離之道也昔文叔之母語文叔曰君子不學詩書射

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枝葉之庇蔭人也近而一身遠而家國天下莫非是學姚鏞冰壺說曰凡身之動皆心之形大哉此心至神至靈至明至清徇意則昏私爲之蔽惟不汨其本體而後如玉壺之冰故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此學之本也漢祖以馬上得天下戎事未息先禮師儒唐之太宗明之太祖皆有所師仿而爲之是以廣教化而開數百年清寧之福也

永平中北單于遣使求和親遣鄭衆報之南單于自
孝宣時屏藩漢廷并邊人民休息數十年建武以後
猶循故事至是北單于求和親蓋爲反間於南北也
衆乃上言曰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
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令西域歸化者局促狐疑
絕望中國南單于居漢久具知形勢分間離柝旋爲
邊害今有度遼之衆揚威北陲雖勿報荅不敢爲患
帝不能從初衆使單于單于令衆拜衆不爲屈復以
兵圍脅之衆拔刀自誓乃放還至是復遣衆衆言前

奉使爲單于恚恨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誠不忍持節
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强不聽促衆
行衆於道連上書固爭追繫廷尉後知衆與匈奴爭
禮意氣壯勇復召爲軍司馬衆謹修邊備匈奴不敢
犯按鄭衆深明南北大勢審量彼已情形敵無歸附
之誠而我有固防之道敵在目中矣衆通春秋易詩
周知事物之變而不爲術愚不爲勢屈唐殿侑使回
鶻韓愈序之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衆諤諤在廷而
能奮節北陲弗貽國恥其有得於經者深矣

後漢郡國志涼氏縣長平亭秦壘在焉上黨記長平
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
城左右沿山亙濕南北五十里東西二十餘里悉秦
趙故壘縣西五里頭顱山一名白起山秦坑趙卒四
十萬人收頭顱築臺於壘中因山爲臺崔嵬桀起今
仍號白起臺坑卒考云趙括追造秦壁卽今之省寃
谷是也其谷四圍皆高山聯絡前有一路僅容車馬
形如布袋趙兵既入戰不利築壁堅守秦因建空倉
於西山以給趙軍趙軍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

殺之卒四十萬入解甲降武安君誘入谷口盡坑之
考邑坑卒之處故城在縣西北二十里王報村是其
遺蹟大唐傳載高平縣省寃谷西南百步東南北各
六十步坑趙卒處本名殺谷明皇幸潞州過之更名
至今天氣常陰有泉色赤於其下立丹井碑李濂詩
髑髏山下合秦軍穉子坑降獨不聞落日沙原重回
首長平雲接杜郵雲
漢書地里志銅鞮有上虒亭下虒亭朱秉器汾上續
談云左傳晉城虒祁今潞安襄垣縣西六十里褫亭

驛卽其地也顧寧人疑其地去絳遠甚晉侯不宜祚宮於此考證水經注汾水逕絳縣故城北又西經虒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水經又云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西過其縣南又西過虒祁宮南又西至王澤注於汾水合而觀之虒祁宮在絳縣西南明甚今稷亭古銅鞮縣地也

元和志高平縣東十里米山一名大糧山趙將廉頗積糧此山山中多邃谷積雪深春不消下有米山鎮北有定林泉明李楨詩積雪如山夜唱籌廉頗爲將

破秦謀將軍老去三軍散一夜靑山盡白頭

永平八年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先是帝許北單于合市遣鄭衆往報命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叛密使人詣北庭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先是大司農耿國請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不從至是乃置度遼營令吳棠將營士屯五原備之漢官儀光武以幽冀兵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

明帝永平十六年夏以王敏爲司徒敏并州隰城人世居西河累遷至大司農至是司徒邢穆有罪免敏接代十七年二月卒於官以鮑昱爲司徒昱上黨屯留人永子也

永平十六年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時烽火日通遠近震驚故事寇過五千人移書旁郡吏以衆少欲移書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

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按用兵以智勝則力少功多竇憲窮追呼衍於數千里外取伊吾盧地而還卒不能禁匈奴之不入范運籌帷幄不動聲色而能以少勝多使敵不敢南牧雲中宴然此以多算勝也若如衆議移書旁郡求救救未至而先受敵矣治軍治民惟在適事所宜不以張皇生事范之守蜀也舊制以防火禁夜作范惟使之儲水而民自便爲之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夜民安作平生無

繻今五袴此亦行所無事而宜民與護衛雲中事異
而用同也伊吾盧今哈密地唐於此置伊州爲伊吾
郡
永平十六年征北匈奴太僕祭肜與度遼將軍吳棠
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出高闕肜與南匈奴
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信妄言以爲
涿邪山不見虜而還肜坐逗留下獄免出獄數日嘔
血死肜先爲遼東太守威信行於烏桓鮮卑死後烏
桓鮮卑使至京師過肜冢皆拜謁號泣吏民爲立祠

四時祭之
永平十八年北匈奴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却之北單
于破車師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謂匈奴曰漢家
神箭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若沸大驚會
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
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
引兵據之已而匈奴復來攻壅絕澗水恭於城中穿
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整衣服向井再拜身
自挽籠有頃飛泉湧出恭令吏士揚水示之匈奴大
驚復引去胡三省曰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
國城也
章帝建初三年罷治滹沱石臼河初顯宗時治滹沱
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役
連年無成帝以鄧訓爲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
括知其難成具以上言詔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
億萬計全活數千人按訓高密侯禹第六子也史稱
禹內行醇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
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訓習閭庭訓稔悉民間疾

苦變通盡利知石臼之難成也治滹沱石臼河欲由
滹沱鑿山通水入汾滹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
五臺山北又東流過定州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
必入汾而後可至羊腸也通典嵐州宜芳縣即漢汾
陽縣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臼河亦曰
穢河自直隸眞定府平山縣北東流入滹沱若由滹
沱至羊腸通漕勢必入汾逆流西上司馬彪郡國志
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常山蒲吾縣有蒲吾渠永
平十年作常山滹沱河蒲吾渠通漕船蓋欲乘滹沱

之水轉山東之漕自都慮至羊腸倉憑汾水以漕太原也班固地理志太原郡上艾縣註曰綿曼水東至蒲吾入滹沱水又蒲吾縣註曰太白渠水首受綿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洨則知此漕自大白渠入綿曼水自綿曼水轉入汾水以達羊腸倉也通漕經上艾汾陽之境皆在太原屬內太原東西重山阻遏非人力所能開鑿水道難成不如陸運之捷便訓以勳臣之後而通達治體善政宜民不墜家聲矣

建初初詔廩贍飢民以見穀賑給實覈其尤貧者計

所貸并與之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分離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屬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時政尚嚴切故昱言如此

建初中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校書郎楊終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宣帝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于是下詔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臨決作白虎議奏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建初八年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

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留之非忠也按李邑譖超帝乃責邑而遣使受超節度超遭遇之隆何幸如也而超終不以人言留邑體帝責遣之意尤為微至慮事磊磊明明褊衷者當以為法

元和元年詔議貢舉法章彪言求忠於孝凡人才行少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

貢舉貴得其人又言尚書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帝納之

元和中以毛義守安邑令初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帝下詔褒美賜義均穀各千斛後均賜尚書祿以終其身至是義擢守安邑時南陽張奉在坐府檄適至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元和二年詔賜民胎養穀戒俗吏矯飾者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為令又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後漢元和二年帝幸安邑觀鹽池初武帝興鹽鐵之利河東安邑為重至是臨池察旺耗之由漢志池在安邑縣西南長五十一里廣六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呂忱曰宿沙氏煮海謂之鹽宿沙炎帝時諸侯始煮海為鹽富溢他國河東鹽池謂之盬今池水東西七十里南北七里紫色澄渟渾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凝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惟暴雨霖澍潢潦奔軼則鹽池用耗公私共竭水徑防其淫濫其廣狹淺深古今盈縮時有不同又有安鹽池在解州西北十五里

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其西南為靜林等澗服虔曰土人引水沃畦水耗土自成鹽處也亦謂之鹽鹺味小苦不及大池或號為女鹽澤亦曰鹽田鹽俗言此池亢旱鹽即凝結如逢霖雨鹽則不生水經注鹽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經巫成山北又經安邑故城南又西流注于鹽池鹽出向有例禁初平中放散鹽禁建安四年曹操從魏覲言復遣謁者僕射監鹽官以其利招服關中其後皆設鹽官董其事因以為利也

元和二年二月帝東巡帝之爲太子也受書於東郡太守汝南張酺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禮使酺講尙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三月至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于卿家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私榮也帝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元和三年帝北巡以太牢祀北嶽山見黃白氣者有

朱魚躍出十數輿地圖云恒山在渾源州左太河右洪河覆以羣山五臺當其案有虞氏北巡狩所式憑也高三千九百丈上方三十里周回一百三十里北史魏道武發卒萬人通直道鑿恒嶺至代五百里吳伯輿許略北嶽居并代之間臨絕塞之地八山旋而環結二水合而渾流蓋靈境也陳繼儒恒嶽圖說北嶽在渾源者爲近是皇輿全覽渾源州漢置繁峙崞二縣崞縣故城在今州西橫山左側東西有水自山兩腋而出遇雨則山水泛漲土地鹵濕民不堪居徙

築東境即今州治繁峙故城在州西南元魏置繁峙宮於此皆今渾源州境也

皇輿全覽漢平城縣地在今懷仁縣境內縣治西懷仁故城本漢沙南縣地遼置縣於此懷仁縣志縣西境羣山聯列大峪山爲諸山之冠自大峪口西北有王平蘆子石井鸞毛窩窩諸墩皆在山之東麓自大峪口西出轉北有寶蜂蓮花劉元張家崖懷長流四老諸墩皆在山之西麓昔時戍守要地

雲中志鹵城在應州本漢縣穆天子傳絕鈃之隊北

循虖沱之陽注在今雁門鹵城縣續通典應州以龍首雁門二山相應而名元好問過應州詩平野風埃接戍樓邊城三月似窮秋人家土屋纔容膝驛路旃車不斷頭隨俗未甘嘗馬湩敵寒直欲御羊裘十年紫禁烟花繞此日雲山是應州

肅宗時馮豹爲河西副校尉豹字仲文上黨潞人衍子也豹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鄉里爲之語

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
奏事未報嘗俯伏省閤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
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數加賞賜至是以方平西
域豹有才謀故有是命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已
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
西稱之復徵入爲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章帝章和元年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時北匈奴衰
耗黨衆離叛南單于與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兼受
丁令西域之侵陵不能自存而引去至是鮮卑復大

破之斬優留單于北庭大亂於是屈蘭儲等五十八
部詣雲中五原朔方降

章和二年以鄧訓爲護羌校尉擊迷唐破之初張紆
失信衆羌大動公卿舉鄧訓代紆迷唐率五萬騎來
至塞下未敢攻訓先脅小月氏訓擁衛諸胡令不得
戰開城悉驅羣胡妻子納之嚴兵守備羌即解去諸
胡告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得鄧使君待我以恩信
乃是得父母也咸懽喜叩頭曰惟使君命訓於是使
羌轉相招誘降其種人因發羌兵擊破迷唐散離其
衆按禹之定河東也河東之民扶老攜幼滿於車下
鄧訓服西羌於其卒也吏民羌人旦夕臨者日數千
人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爭爲立祠父子
繼美前後如出一轍而訓之得於見聞宗守家法以
克嗣前徽者其來有自矣

章和十三年春正月帝幸東觀漢聚書處也帝覽書
林閱篇籍召見諸儒魯丕賈逵黃香等相難數事帝
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
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

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于前故精思不
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
令幽遠獨有遺失也

章和十四年徵班超還京師超久在絕域自永平十
六年出西域至是凡三十一年年老上書云臣不敢
望封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超妹曹大家復爲超
上書求哀乃徵還八月至雒陽拜爲射聲校尉九月
卒超之被徵也任尚代爲都尉謂超曰小人猥承君
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

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如超言

和帝永元元年夏六月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時以憲得罪太后令北擊匈奴以贖之憲與耿秉出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鄧鴻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分遣精騎大破之於稽落山

單于遁走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命班固紀漢威德刻石勒功於稽落山南之燕然山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兵兮建隆竭熙帝載兮振萬世按是時北匈奴未嘗犯邊憲以邀功贖罪而出無名之師於數千里外殘民以逞上干天和所以卒不免也孔穎達言征伐詩未有顯言日月者六月詩首次章均言六月盛夏出兵明其急也烈日與師兵家所忌憲當六月治軍而誅伐無罪至遠出三千餘里長途觸暑濕蒸被野殃民已甚後復追擊於金微山窮兵遠討自漢出師所未嘗至者而必極之於所往其云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侈言其功綱目具書窮追之地以著其實而惡彌彰矣方輿紀要涿邪山在漠外山在高闕塞北千餘里稽落山在涿邪山北匈奴傳燕然山在匈奴中北史注在兎園水北地里志稒陽在大同縣西北五百餘里古豐州境漢爲稒陽縣王莽之固險也章懷注金微山在漠北去朔方五千餘里

和帝永元三年北單于右谷蠡王於除鞬將衆數千

人欵塞竇憲請立於除鞬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袁安任隗等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安又上封事言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空盡天下爲非策憲與安更相難折帝竟從憲策按當時形勢令南單于反其北庭併領降衆袁安持議甚堅南單于

亦懇請北歸此安內攘外之大計無有易其說者南
單于歸德四十餘年而更立新降失信所養招烏桓
鮮卑之怨百蠻不能保誓卒至相尋侵伐使如安言
令南單于歸領降衆南北一家歲省無益之費民獲
熙恬之安以光昭四十餘年之業豈不偉哉而憲險
急負勢格議不行至北庭旣空鮮卑因此轉徙據其
地匈奴餘種及遁歸之衆十餘萬落皆附號鮮卑鮮
卑由此益盛拓跋氏亦於此時自北荒南徙矣自是
鮮卑大擾西北歲無寧日邊郡流徙分散幷州爲戰

爭場者殆二百年始終皆憲爲禍胎雖伏屯衛之誅
未足償邊民之慘矣
和帝永元六年使匈奴中郎將杜崇等殺南單于安
國立左賢王師子爲單于諸胡不服北匈奴降者夜
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降胡轉相
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子逢侯
爲單于遂殺略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
欲度幕北初單于屯屠何死弟安國立以師子爲左
賢王師子勇黠多智數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

賜天子亦加殊異由是國中盡敬師子不附安國諸
新降者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多怨之安國欲
殺師子遂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
五原界每龍廷會議師子輒稱病不往會南單于安
國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
令斷單于章崇與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
親近新降謀共殺左賢王師子起兵背畔請西河上
郡儆備下公卿議僉以宜遣有方略者之單于庭與
崇徽責其部衆爲邊害者共平罪誅爲權時方略而

崇徽乃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棄帳而去
舉兵誅師子師子先知悉驅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
至城下門閉不得入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
急追之安國舅喜爲等乃殺安國立師子至是降胡
皆反脅立逢侯叛走出塞詔鄧鴻等擊之逢侯解牧
師城圍去向滿夷谷鴻等追及大城塞逢侯遠遁漢
兵不能追而還方輿紀要龍城在漠北古單于庭匈
奴祭天大會諸部處今以所居爲龍城非其故處曼
柏縣屬五原郡地在今吳喇忒黃河北漢書注邊郡

有牧師苑養馬美稷牧師城卽其地滿夷谷在其西北榆林縣東北大成城卽大城塞赫連勃勃掠秦民置大城是也

和帝永元十三年詔邊郡舉孝廉是時邊郡荒殘選舉寥寥帝以外撫諸夷應需人材詔曰幽并凉州戸口率少邊役衆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爲本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殤帝延平元年河東垣山崩章懷注垣縣山也垣縣

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史記魏世家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括地志故城漢垣縣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二十里按是時郡國三十七大水陰盛陽微已著其象山崩於王垣豈以垣因王屋爲名而徵變與帝甫及歲而殤亦異變也名勝志垣縣春秋之鄆邵後魏之邵郡周名分陜理此

永初初并州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老弱相攜南走官司不能制詔并州刺史赦長吏諭還本土是時河東地陷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地陷大變也終綱目止二書地坼至百有餘里亦止二見變之尤甚者按自安帝卽位十三年以來郡國地震無虛日永初元二三年郡國震凡四十一十三至九五七兩年郡國震凡十至十八元初元年郡國震凡十五三四五六年郡國震凡九及十三十四至四十二至後震亦不已郡國無不震之地震不踰年而復然地坤道也而不寧一至於此地震異變自鄧后臨朝史不絕書地道主靜宜靜而動反地之道以著其

應太后專制於外加以閻后妬忌縱恣於內陰盛而閉結陽伏而不宣外戚豪盛君道微弱天警著明若此而帝方冥冥決事也

永初元年諸羌復叛詔將軍鄧騭校尉任尚討之初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會罷西域都護發羌數千騎迎之郡縣迫促發遣羣羌頗有散叛諸郡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于是諸種愈驚同時奔潰先是燒當東號子麻奴降居安定及是麻奴兄弟與先零別種滇零及鍾羌俱叛大爲寇

掠斷隴道時羌歸附已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將五營及諸郡兵討之

永初二年任尚與先零羌戰於平襄尚軍大敗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粟石萬錢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龐參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鄧騭宜且振旅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

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正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于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

永初四年以虞詡爲朝歌長討縣境羣盗平之鄧騭以前議惡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温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問其所以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刼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詡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盗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

得百餘人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永初中省薦新物二十三種詔曰凡薦新味多非其節或蓄火土中蒸鬱而養之強使其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非所以順時育物自今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綱目書世祖有太官勿受異味和帝詔太官勿受珍羞至是書省薦新物皆可

美者也
安帝永初五年侍御史任尚擊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初先零羌寇河東百姓相驚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羌旣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州縣以避寇難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撤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刧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至羊頭山之戰大殲其衆人心始稍安定按是時先零

羌近居塞內久亂并涼西河上郡已各內徙自雲中五原匈奴並據其地近塞悉爲荒郡并州居其大半羌衆雖經摧折而寇鈔無常郡縣以徙避爲安而棄地部落以擄掠爲利而內侵郡縣不內徙則寇不深入邊彊不治民不能安居馳騎鳴鞭卽至强弱之勢固有不同矣任尚之擊羌也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敵皆馬騎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無功宜罷諸郡兵各令出錢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鹵追尾掩擊其道自窮尚卽用其言破羌衆罷孟津屯昔人言制羌之道有二鄧訓撫養敎諭沒而羌胡願死恩信之效也光武議棄金城而馬援爭之鄧隲議棄凉州而虞詡爭之城郭屯田之效也力求猛敵不如淸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邊將失於綏御至難生而徙民避寇豈爲國爲民之道哉

爾雅梁山晉望太平寰宇記呂梁山在離石縣東北山有呂梁碑劉躭作小篆書於登封之歲去古未遠也離石之西有孟門關呂覽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上水經注湳水左合一水西流歷呂梁山層

崖崇竦壁立千仞峽口不踰十丈萬里之流東於一峽酈道元觀其奔騰洶激之形謂卽大禹所闢以通河也今之天橋峽懸水下注由開鑿而成兩崖形迹宛然此卽呂梁矣鑿龍門不並鑿呂梁上流水仍不洩龍門呂梁不一地也顧祖禹引孔氏說治梁及岐卽呂梁山皇輿全覽證辨引禹傳會選言梁岐皆冀州山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春秋梁山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也可折衷其說矣

安帝永初五年并州大饑人相食冬十月南匈奴反
雁門烏桓鮮卑及南匈奴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
戰於高梁谷漢軍不利南單于圍中郎將於美稷初
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旣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
潦人民饑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詔以何
熙行將軍事龐雄爲副將王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
又詔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慬行度遼
將軍事雄夔擊南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南單于圍
耿种數月梁慬耿夔擊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單于

自將迎戰慬等復破之單于遂引還虎澤何熙遣慬
及雄將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怖恐
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
乞降南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
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
入匈奴中者是年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
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班志西河美稷縣屬國都尉
治故城在美稷縣界虎澤在西河郡穀羅縣西北
安帝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
皆作塢壁設鳴鼓備叛羌也元初二年校尉龐參以
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降參遣詣闕賜侯印遣之參
始還治令居通河西道一統志云河西漢之郡右本
月氏國之地後爲匈奴所據武帝始置酒泉武威張
掖燉煌金城等郡以斷匈奴右臂時號河西五郡通
河西道通隴右蘭州西河之道也
元初三年修理太原舊溝灌溉公私田謂晉水也晉
水源清乘高下注南有滂池左右有平田池深可蓄
水田平可引水土性融結不漏立牐節宣之以均其

利雖利源不廣祗及近地渠口穿石爲孔均勻分灌
上下咸沾歲獲有收禾稻之美甲於通省自漢以來
修治隨時周禮地官所載豬防溝遂之法甚詳當是
時天下無適非水利也先王疆理井田之制壞而後
水利之說興魏史起鑿漳河秦鄭國引涇水漢鄭當
時王延世皆嘗試其術而有功者山右岡嶺縈廻山
泉之水分流曲注太原懸甕山泉源最盛山腹巨石
如甕晉水出其中泉流下注晉祠穴廟垣以出有二
泉北曰善利南曰難老支行股引公乘艮翤治其事

記云晉水灌田以十分爲率其七分循石趾南行一分由奉聖院折而東入於郭村又一分湊石橋下入於晉祠又支分東南入於陸堡河合得三分數其七分之數自正東以入於賢輔等鄉者四循石趾而北通聖母池入太原故城至郭村者三凡水之所行二鄉五村民悉附水爲溝激而引之漫然於塍隴間各有先後無不周者已而皆會於汾河其溉田以稻數計之得二百二十一夫餘七十畝合前爲三百三十四夫五十九畝三分有奇碾磑之具鱗次而動以屋

計之得十[illegible]五區有利於民而自以爲事於是不趨不期晉水之利無復有遺倍加於昔咸安樂利宜民之善政也顧炎武曰晉地山澗之水流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跬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湍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堰堨耳予行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間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既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惰亦復不知所事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之遂成世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按山澗之水聚亂石爲堰蓄而成渠以資灌溉擇地之利因人所宜爲之有成或可邀利然山泉大抵源微入沙易滲伏秋潦水漲發挾沙石而行坎窞悉塡平滿隨漲隨涸罕有存蓄沙石所經遂至不毛閩越水淸無沙石之侵地不同也卽間有一二可治之地而土非一姓利之多寡厚薄不能均平人之識量各殊不能齊心齊力勢難獨力修舉太原迤北大朔寧代諸郡土旣多沙

泉亦甚微桑乾滹沱之水行山峽中不能爲用太原東南漳沁之水穿澗谷而下爲利亦微太原迤西黃河入境千五百餘里兩崖壁立平灘受水之地寥寥無多惟太原迤南并汾平蒲諸郡汾澮諸水交流其惡曲折可引太岳中條之靈秀泉源亦旺而引灌無多未若太原之左汾右晉疏引各得其用也

安帝時南部檀叛使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雁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爲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三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

故城萸鞬曰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
鮮卑攻其右寇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
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衆鮮卑馬多羸病
遂擅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
安帝元初五年代郡鮮卑入寇初鮮卑數百騎寇代
郡郡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虜營烟火急趣之
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諫止不聽顯蹙令進授不獲
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没於陳顯拔刃追散兵
不能制虜射中顯墮馬主簿衛福以身擁蔽虜并殺

之發緣邊甲卒黎烈衛要備寇未幾鮮卑寇馬城塞
殺長吏度遼東將軍鄧遵率南單于追擊大破之
元初中日食既帝自即位以來日食凡九至是食既
陰盛已極綱目書日食既十二無有不應者
建光元年鮮卑入寇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功曹
楊穆以身扞嚴與俱戰歿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氣轉
盛控弦數萬騎未幾復寇雁門定襄十一月寇太原
深入内地延光二年鮮卑其至鞬自將萬餘騎攻南
匈奴於曼柏萸鞬曰逐王戰死殺千餘人其勢愈盛

按是時北單于數敗遠徙鮮卑轉得竊居其地兵甲
强盛入寇代郡初牧代守敗死南單于自是益無忌
憚出入於雁門定襄太原代郡西河之間并州被邊
首當其衝禍無止息史稱數十年間西北雲擾軍旅
之費即用二百四十餘萬億府帑空竭邊民及内郡
死者不可勝數并凉二州遂至虚耗鮮卑屢肆侵掠
乘虚内入生民塗炭至是爲已極矣
皇輿全覽臨晉縣北二十五里有漢張衡墓按後漢
書張衡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西鄂故城在今鄧
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碑載崔瑗爲文鑿

有證據臨晉何以有衡墓也史稱安帝雅聞衡善術
學徵拜郎中復拜尚書卒而葬於此或別有故與
安帝延光二年北匈奴連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
閉玉門陽關以絶其患時北單于呼衍王勢已微弱
東畏鮮卑不敢還故地但結車師鄯善以擾河西故
呼衍一部常爲河西患帝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屯
柳中及車師六國悉平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
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呼衍王徙居枯梧河上

延光四年王聖伯榮徙雁門初遣乳母王聖女伯榮於甘陵陳忠言聞使者所過修道繕亭威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賂遺無算女使威重數十郡水灾由此徙聖母子於塞邊以厭人心

安帝時太原郭泰游汝南過袁閬不宿而退從黃憲談論竟夕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

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袁閬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爲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同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暫到京師卽還年四十八終終不入仕同郡亦有不仕如憲者汝南薛包名爲侍中不拜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于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賜告歸拔自建武以來士大夫競尙名節風聲所樹巖居穴處之士

皆矯然自拔於俗而或未能括囊以遠禍如郭泰之明哲保身夐乎尙已叔度孟嘗亦皆見幾而作者也叔度澄之不清則不以清自見得清之大而免於清流之目孟嘗不得於所生至敲扑不去廬居里門積誠以動其親產讓諸弟而不居讓名孝友純摯如此其不慢惡於人可知也又均以不仕韜光先幾之哲有獨神者與泰同揆也賢人君子不幸當其時引身而退不以口舌爭一時之是非而獨自勵其廉節若范滂張儉之徒以身殉者未可云全是矣

後漢張衡傳順帝初張衡爲太史令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非徒傳記之說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元其興矣其與瑗書言如此漢自光武善讖顯宗肅宗因祖述焉中興以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

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理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簒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蓺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簒永平中淸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

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切禁絕按自宛人李通以圖讖說光武後遂宣布於天下言士皆穿鑿附會通儒以爲宜見擯衡力言僞妄規於正以靖人心中世推爲陰陽之宗持或有效於事史稱極數知變而不詭俗至哉言矣

順帝永建元年鮮卑數侵南單于時西北障多壞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鄣塞詔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中郎將張國以南單于兵擊鮮卑其至鞬破之稍挫其鋒然其勢方張沿邊荒廢日久至大敵來臨始議置障列屯亦不及之勢矣

順帝永建三年詔復上郡安定北地還舊土按自永初五年鮮卑入寇殺長吏人民流離徙三郡民於內地至是虞詡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頃遭羌亂郡縣兵荒二十餘年

弃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公卿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從之於是令謁者督徒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浚渠種田省費歲一億計諸郡儲粟周數年三郡流民更得安宅所謂仁言利普也

順帝永建四年詔復沿邊徙郡初羌寇河東百姓多南奔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羌既轉盛邊郡守長皆言徙郡縣避難河東民使趨孟津屯並州沿邊亦各內徙自雲中五原匈奴並據其地其自河以西安定由臨涇徙美陽北地自富平徙池陽上郡自膚施徙治衙沿邊郡縣既空羌衆出入塞內益肆陵暴殺長吏馬續等發兵掩擊大破其衆梁商言馬續素有謀謨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開誠布公相所宜布置宣示德意明爲期約懾服其心帝乃詔續招降

陽嘉元年立孝廉限年課試法尚書令左雄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强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乃得應選若有茂

才異行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眞僞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順帝陽嘉四年冬十月烏桓寇雲中遮截商賈牛車千餘兩度遼將軍耿曄率二千餘人擊之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烏桓遂圍曄於蘭池乃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之烏桓始退史注雲中郡沙南縣有蘭池城大同府志蘭池城在平魯衛西北古勝州界衛西北雲內州淨州砂井黑沙靜遠諸城樂寧伏遠橫水諸鎮柵皆戍守地

通志裴遵解邑君陵裔孫始由安邑徙居聞喜遵初
自燉煌太守恪守邊疆從光武平隴蜀隴蜀人被略
者皆免爲庶民曾孫爆并州刺史爆子茂歷官縣令
郡守尚書以軍功封列侯茂子綰輯濳徽儁綰官至
尚書令輯官至工部尚書儁字奉先自幼知名於蜀
官至光祿勳濳初爲代郡太守威服北邊累遷至尚
書令徽爲吏部侍郎與兄濳皆仕魏別有傳

永和中使匈奴中郎將張耽馬續率鮮卑到穀城擊
烏桓於通天山時匈奴吾斯立車紐爲單于引烏桓

西羌寇邊遣中郎將張耽將兵討之匈奴引烏桓盤
踞通天山耽率鮮卑至穀城分道急擊大破之方輿
紀要穀城在永寧州北漢屬西河郡後漢廢石樓山
在興縣東北五十里一峯孤聳峭壁端直百丈有餘
俯視羣山若邱垤然四圍不可攀援向北一小徑盤
廻可達峯頂一名通天山按烏桓據通天山山孤高
荒磽無宿穀糧糈轉運不便故難守而易破也是時
烏桓西羌寇邊移西河治離石穀城石樓皆在離石
之北寇抄所必及者或謂石樓山卽石樓縣東南之
山此似是而非也魏書顯祖討山部築壘於石樓南
白鷄原此土軍之石樓也以穀城考證土軍之石樓
南下三百里而遥通鑑註穀城卽西河郡穀羅縣城
今永寧州地永寧與興比壤由穀城至石樓不過數
十里匈奴引烏桓由穀城竄入勢甚易便土軍不相
及也考定穀城卽知石樓所在顧祖禹引胡氏說謂
穀城卽永寧之穀羅城通天山卽岢嵐州興縣之石
樓山非無所考據而云然也

永和五年陳龜爲使匈奴中郎將龜字叔珍上黨洨

氏人家世邊將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
廉五遷五原太守至是拜使匈奴再遷京兆尹龜治
三輔属威嚴平理怨屈名大震會西羌寇邊桓帝以
龜知邊俗拜爲度遼將軍上疏請更選匈奴烏桓護
羌中郎將校尉除并凉歲租帝乃更選幽并刺史下
詔爲陳將軍除并凉一年租賦龜既到職州郡重足
震慄鮮卑不敢近塞梁冀譖其損威邀譽不爲敵所
畏徵還乞歸復徵爲尚書疏請誅冀帝不省知必爲
冀所害不食七日死邊民外部咸舉哀弔祭其墓

順帝永和五年四月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長吏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兵掩擊破之帝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迫令自殺降者遂更狐疑梁商言馬續典兵日久素有謀謀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帝詔續招降商又與續書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

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宣示購賞爲明約期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左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順帝永和五年匈奴句龍吾斯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數萬人攻殺上郡都尉遂寇掠并州諸郡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遣中郎將張耽將烏桓兵擊車紐戰於馬邑車紐兵敗乞降而吾斯猶與烏桓寇鈔耽復同馬續率鮮卑到穀城擊破烏桓遣人刺殺句龍吾斯亂始定

永和六年東西羌大合入寇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者爲東羌居隴西漢陽金城塞外者爲西羌東羌騷動必及於并西羌轉寇入京遂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凉州刺史以禦之機等虐刻多所擾發羌遂復反馬賢與羌戰敗沒賢初到軍稽留不進馬融上書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必深入侵寇大爲民害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事與

古反臣懼其將士離心將有高克潰叛之變皇甫規亦以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帝皆不從至是果敗賢及二子皆沒時郡將以皇甫規有兵畧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戰羌遂退却按是時兵連不解西羌變幻無常民不安枕規以一布衣而慷慨陳詞隴西之變規早知征西諸將不恤士卒人心不固必變而出於此也師出無功懸師之費至百億計軍士困於猾吏進不得決戰退無所得食此規所扼腕長嘆而欲假屯列坐食五千之衆與趙冲共相

爲首尾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而可滌患納降者
也至言不用羌遂寇北地轉寇武威帝以羌寇充斥
凉部震恐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遂以徙郡
爲長策眞無策矣
順帝漢安元年吾斯復反與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
大掠并州中郎將馬寔募人刺殺吾斯進擊餘黨烏
桓七十餘萬戶皆詣寔降是年并凉地震凉州自九
月至十一月地百八十震山谷圻裂敗諸城寺民壓
死者甚衆自東西羌寇暴以來并凉幾無完土非常

之異變也而天變作於上與人事相應地震至百八
十之多極至山谷坼裂載籍之所稀罕變之至異而
反常者古未有也而當時之民何以堪也
順帝建康元年春趙冲討羌戰歿冲初以破羌命督
河西四郡兵衆羌諸種前後三萬餘戶悉降至是冲
追叛羌遇伏戰沒而冲前後多所斬獲羌亦衰耗矣
建康元年九月太原雁門地裂水涌土裂此亦由西
邊之大震餘氣所及者西北邊境之不寧至是爲已
甚矣

後漢書周舉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
宗初舉茂才爲平邱令上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稍
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至其亡
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
食莫敢煙爨老幼不堪致病舉旣到州乃作弔書以
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
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靈石
縣志縣東三十里綿山之麓曰神林晉文公求介子
推弗得縱火焚之子推同母抱樹而死其樹名黃蘆

惟此山獨有大小俱半枯半榮鄉人即其地廟祀之
拾遺記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鵶遶煙而噪
晉人起一高臺曰思煙臺種仁壽木木似柏而枝長
柔軟其花堪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之
菜焉即此是也太原俗以子推三月三日燔死故有
寒食禁火之說唐祖起自晉陽尚仍舊俗清明日爲
蒸食如饅頭而方其角名曰子推以志不忘惟淸明
日爲之餘日則否通鑑輯覽考證被焚之說因莊子
稱子推抱木燔死而附會之當以左傳求之不獲史

記閒其入綿上山中環山封之爲可據至寒食禁火以子推三月三日燔死而禁清明寒食初無定日不盡以三月三日且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日也引日知錄證辨甚悉周禮火禁制同藏冰先王以助宣氣義自周足諸說存而不論可也

順帝時改王莽之黃城曰永安其地故彘縣霍伯之都也五朝志霍州有霍山有彘水彘水出汾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即霍太山也汾水又南經霍城東故霍國也山有岳廟上有飛廉壇

元嘉元年地震詔舉獨行之士崔實以獨行舉論世事名曰政論其略云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淸節奏哉司馬氏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實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實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

永興元年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爲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宦者趙忠葬父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于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抗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

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振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上疏稱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夾輔王室書奏不省

建和元年六月以杜喬爲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朝野倚望然每與冀忤皇后之立冀欲以厚禮迎之喬據舊典不從復言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

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乖濫
傷政職爲亂階疏入不省由是怨毒日甚宦者唐衡
左悺等共譖杜喬帝亦怨之會劉文等謀立清河王
蒜事發蒜坐貶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
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趙承等數
十人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
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其終爲已害乃更奏前
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固遂死獄中臨命與胡廣趙
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固

身已矣于義得矣復何言哉廣戒悲慚長歎流涕冀
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按
冀爲弑逆而立帝帝不討賊而又德之以益其封已
非春秋之義固推舉侍醫喬陳益封之謬冀閹所不
容亦帝所心忌也是以均寘之死而不惜二君皆忠
於漢室而無辜死於閹豎之手百世稱冤綱目發明
大義謂其忠有餘而識不足冀負弑逆之誅肆其凶
悖卽討之力不能勝而聲其罪於天下死之可也不
討逆而隱忍以死死亦無補咎其不達大義而失職

亦春秋責備之義也

建和三年前朗陵侯相荀淑卒淑少博學有高行李
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嘗舉賢良對策譏刺貴幸梁冀
忌之出爲朗陵相莅事明治稱爲神君子儉緄靖燾
汪爽肅專並有名時稱八龍命其里曰高陽李膺簡
亢惟以淑爲師同郡鍾皓以篤行稱引與爲友皓素
與淑齊名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
皓兄子瑾好學退讓膺謂瑾曰弟何太無皂白耶瑾
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

耶爾道爲貴

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道衰缺無以致
鳳乃羽蟲孼耳吳孫亮建興二年有大鳥五見於春
中時以爲鳳凰改年爲五鳳孫亮未有德政與桓帝
同事瑞應圖云大鳥似鳳而爲孽者非一鸑鷟之類
皆是也

桓帝建和中袁著上書劾梁冀著太原人與同郡郝
絜胡武友善三人皆危言高論嘗連名奏記三府薦
海內高士而不詣大將軍梁冀冀銜之至是著劾冀

凶縱冀笞殺著移檄捕絜武絜仰藥死武並罹禍及冀詠詔以禮祀著等三人

元嘉中京州諸羌一時俱反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刈之也時童謡云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鼓嚨胡不敢公言私咽語也

桓帝永壽元年鮮卑復招南單于烏桓分掠邊郡詔張奐復鎮并州督度遼烏桓校尉二營諸部聞奐至

相率降初奐爲屬國都尉南單于猝引羌衆圍美稷奐至壁中唯二百人即勒兵出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羌衆因據上郡隔絕其勢使南單于不得交通諸羌遂約羌豪共擊薁鞬等破降之郡界以寧羌豪遺奐名馬金鐻奐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威化大行按奐初爲都尉時前此八都尉率好貨財部衆啗以利遂一切縱之奐至人不能干以私始皆怗服凡外裔不靖率由邊將貪黷部人黠者如所欲予之因得肆意横行劣將之禦邊實所以開邊也奐正身潔已以懷遠而遠人從風聲教不通之地無不回心嚮道先王耀德不觀兵不得已而後用之若徒侈兵力恃攜貳以求勝則曲先在我邊將更以市利損國威此北部之所以輕中國而負固也奐至則降服奐去復叛再至復服叛服隨奐去留爲轉移是匈奴之叛服視諸將之控馭有明徵矣蓋夷情本重利貪得而我復以貪濟之則無以懾服其心而不奪不已觀張奐之守并州任邊陲者其可徒以攻伐耗竭

諸夏濟其功利之私哉

桓帝永壽二年秋鮮卑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爲度遼將軍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推以爲大人立庭於彈汗山去陽高北之高柳三百餘里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餘里匈奴餘種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益盛緣邊抄掠朝廷患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曰甚彈汗山密邇大同出入俱在并州境内故并州抄掠無時至是入寇策膺爲度遼將軍禦之膺故烏

桓校尉也前為校尉時鮮卑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敵甚憚懾膺到邊恩威並濟賞罰嚴明邊庭素仰威風所至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後以桑羊元羣罪論輸左校陳蕃力言膺威著幽并遺愛度遼當三陲蠢動天威未振請加原宥以備不虞賢人君子至於此時進不得展其用退不能保其身亦有難於自立者矣

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

煒曄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絜白若用灰水焉東方朔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續其毛織以為布按梁冀以火浣布為奇誇示賓客而物理固有之海外有大山國其山火常燃火中白鼠時出求食人取其毛作布塞下有火井源深不見底火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其山火從地出而無火鼠嘗見河工盱眙鱗比遇有回祿煙燄上騰隨風猛烈火光燭天中有數十小鼠如蝙蝠出入飛舞火熄鼠亦不見不知去向鼠形雖不似南荒之大亦其類也水火互為之根陰極陽生火出地中猶北荒窮陰之地而生暖木也北位在坎鼠屬水坎中有離火極而鼠隨之出互根之義也南荒炎天極熱之地鼠大毛長皆理之可信者不能拘方隅之見矣

後漢末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

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娶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注其籍給廩日五升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為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埽其中營木為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

語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值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恒不著衣臥不設蓆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汚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爲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

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時以爲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按焦隱者絕迹離羣於人所不能釋者而皆去之非人情不可近矣然受武陽之德而不忘報其亦非絕遠於情者而以通玄守寂之體爲遺世獨立之行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汙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皇甫謐謂其以天地爲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物之表閉口不言而游於形骸之外殆有覯於其微而未可以常情測者與

王喬河東人也嘗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履也卒葬葉城東百姓廟祀之號葉君祠

後漢末移太原府陽曲縣治於汾東晉地紀黃河千里一曲此當其陽縣西北四十里汾河東流出水之口曰冽石口其上爲冽石山一名冽石谷有祠祀春秋晉之竇鳴犢祠後山麓出泉活活有聲一泓澄碧其下田塍橫從交錯曲折流灌山水相涵淨明如畫鳴犢祠出其中歷數千年不易名勝志陽曲縣三交寨竇鳴犢所置路通北荒地近冽石戎翟出沒之所鳴犢置此備邊善政宜民之一節民是以不能忘與于謙冽石挽竇鳴犢詩列國雖逢世主賢孤忠非命

亦堪憐臨河不反宣尼輟未必聲名萬古傳蓋附驥而顯理如是也祠有辟蝇木在神龕中狀如沉香蚊蝇不敢入不知爲何木載在明一統志

永壽四年晉陽趙津爲小黃門貪暴放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於赦後殺之時南陽太守成瑨以富商張汎交通內侍依勢縱横收捕亦於赦後殺之並戮其黨二百餘人後乃奏聞中常侍侯覽與宦者因緣譖訴帝怒徵瑨瓆並下於理俱死獄中按是時閹豎惡傷其類瓆瑨志除奸邪其

所誅剪皆快人心而羣小交媾煽惑嚴譴憂國之臣天下同憤太尉陳蕃抗章爲請并及翟黃浮進沒侯覽財物案誅徐宣皆巨惡大憝掃除不遺餘力顯與閹黨與仇而蓄力爲扶持於是公論持之愈急怨毒結之愈深而甘陵又分南北之部此黨禍所由起也瓆瑨之誅津汎以遇赦而愈急亦猶李司隷之誅張成於赦後也而讒即由此而入以易入之言爲專命之誅而禍遂及於無窮或又以持之過急致生大變謂諸君子不能辭其責然人臣守正不阿無所辭避唯所遇之有幸有不幸耳申屠嘉遇文帝來名責之請戴宣遇光武而得折主之賞諸君子忠而獲罪亦所遇非人而當不可爲之時也黨禍之烈自太尉司隸益甚固由不仁之疾而致巳甚之亂也

晉乘蒐略卷之十

延熹元年五月晦日食雲陽地[illegible]食之變咎在梁冀冀收拷授死獄中帝由是怒冀此冀伏誅之始及冀誅而單超等五侯出閹勢更張

延熹元年南匈奴諸部並叛結烏桓鮮卑寇并州以張奐爲中郎將討之時度遼將軍屯五原匈奴烏桓燒其軍門屯赤阬煙火相望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隴西人董卓從奐征并州有功拜并州刺史

河東太守五原人呂布初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軍中號飛將有警急追寇鹵輙在其前卓誘令布殺原并其兵卓與叛部前後十餘戰皆克之尋奐坐梁冀故吏免鮮卑聞奐去復招南單于烏桓分掠邊郡時西河上郡已各內徙鮮卑入據其地詔奐復鎭并州督度遼烏桓校尉二營諸部聞奐至相率降

桓帝延熹元年更選并州刺史除并州二年租賦初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西州地瘠民貧數更寇虜屢被灾荒雖含生氣實同枯朽牧守不良招致灾害胡虜因衰緣隙而將帥養奸玩寇使倉庫空竭功業無効宜改任牧守更選將校赦并凉今年租更掃除更始疏上乃有是命史注更謂卒更錢也漢律更有三品曰卒更曰踐更曰過更

桓帝延熹二年西幸楡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田子封送之渡河

賈人猝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事上聞於帝曰君子也名其津爲君子津河曲縣志津在縣北黃河濟渡處北史昭成帝南巡君子津魏道武西渡君子津大狩於薛林山西北通津之要道也

延熹二年以种暠爲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虜質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宴然

延熹時太原郭泰游雒陽符融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爲友後歸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毋餘半庋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而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決勸令游學陳

留申屠蟠爲漆工鄢陵庾乘爲門士泰奇之後皆爲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

延熹二年徵處士徐穉拜太原太守辭不就陳蕃之薦也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其敬重如此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常豫炙一雞以酒漬綿白茅藉飯以雞置前醊畢留謁不見喪主而行蕃嘗薦五處士姜肱韋著袁閎李曇及穉皆不至東漢士大夫重名節類如此

延熹三年詔求故太尉李固後初固知不免遣子基兹燮歸鄉里燮年十二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

與二兄謀豫匿燮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基兹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得濟宜杜絕交游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從其教成卒以禮葬之四節設上賓位祀於家焉

按昔人謂古之君子有不願受知於公卿者非必以高蹈爲異也蓋一名爲知已則義難中絕而遲回遷就雖賢者亦有不能自拔者矣李固之無辜受禍猶是已其禍出於梁冀而自爲從事時已伏其端固知商和柔自守不能有所整裁而因災進言欲使整王綱立忠節踵伯成之高商不能用而依違其間李固之失比於楊震及冀爲河南尹商讓之而怨毒於赴告之呂放執而滅之固自荆州徙泰安也荆之賊授首泰之賊解散杜喬奏固政爲天下第一而以發太

守高賜之贓私冀千里移檄固持之愈急遂易地而東固於其時豈不能暴發其奸而隱忍不言以冀之頑嚚凶暴繼父執柄固尙居鼎鉉遲回不去徒以門生故吏謂可久于其位雖有昌言至計崎嶇獻納竟無所就以陷危禍胡致堂謂固忠則忠矣仁則不知有由然也固嘗誚樊英曰夷惠之間聖賢居身所貴也必待堯舜之君是無時可行其志矣由是觀之固之所以自處者乃其所以不終也厥後推舉之意方起策免之詔已下遂及於難曷可行其志哉

東漢士大夫以名行相推奬而管寧法眞不與焉寧名行高潔人望之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化服不矜名而名隨之眞博通內外圖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言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引爲師法綱目於寧書卒於魏於法眞書徵不至皆錄賢也

桓帝延熹三年河東太守左勝至郡皮氏長趙岐棄官歸隱初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規僕從賓客刼掠行旅濟北相滕延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誣以

事訴帝延坐徵廷尉免左悺兄勝守河東趙岐恥之即日棄官西歸知不可爲而去也皮氏今河津縣

桓帝時河東太守史弼舉孝廉以裴瑜入選瑜河東人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淸論所加必爲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至舉孝廉弼爲侯覽所誣檻車徵之吏人莫敢近惟瑜送至崤澠之間大言於道旁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弼滅死一等論輸左校後瑜位至尙書

延熹三年閏月西羌寇張掖段熲破降之先是燒當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至是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薄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

延熹三年冬羌圍允街段熲將兵破之按段熲之破羌可謂不遺餘力矣割肉食雪於數千里外至旬有餘日誅其醜類而已去復來既敗復起勢不能盡絕

皇甫規之撫諸羌也入庵巡視條奏牧守貪暴殺降老不任職倚恃權貴者數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此所爲治其本也徒以力勝未爲至計矣

延熹四年羌寇并涼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叛歸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寇患轉盛皇甫規上疏曰臣生長邠岐昔爲郡吏再更叛羌願備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坐觀數十年備悉情形前變未遠用竭愚忱詔以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擊羌破之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規素惡絕宦官不與交通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規上疏自訟曰臣前奏李翕等五臣支黨連及百餘人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費巨億賄交權門名成功立今臣稍捐費以懷叛羌而衆謗陰害乞賜鑒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

論功當封而徐璜左悺欲從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等陷以前事遂論輸左校按皇甫規之受降獲譴與段熲之破羌下獄同一冤誣羌之叛也始於吏及其降也誣於閹易賞爲罰反正名變諸賢雖欲同心戮力而不得司馬公云羌之所以叛者由州郡侵擾故也叛而不卽誅者將帥非其人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牧之則疆場之臣也御失其道而叛責之邊臣邊臣既盡其責而降服之矣又屈於權閹漢世宦官爲禍寧獨邊事爲然哉

延熹四年冬十月先零沈底羌與諸種羌寇并州時諸羌盤踞河套南單于導之時出爲患五原雖有度遼諸營而威化不行無異養癰患及腹心而不思變計并民之所以流亡也

後漢列傳賈淑郭泰鄉人也淑嘗爲舅報讐吏捕繫獄遇赦不宥泰言於郡而原之終成善士奬進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邱季智郝禮眞等六十人並以成名童子郝昭請於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誠哉是

言泰於其時信足坊表一世矣

桓帝延熹九年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蓋檀石槐之强暴鼓動諸部也初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詔復以奐爲護匈奴中郎將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鮮卑地廣兵强加以檀石槐之悍暴不爲屈服自領部衆出塞去帝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爲王欲與和親檀石不肯受寇鈔滋甚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領之是時外部亦有城邑檀石槐盡有匈奴故地闢展數千里控弦之衆數十萬是以侵掠不休也

延熹九年初斂田畝稅錢綱目重取民每謹書之是故高帝爲算賦則書初武帝榷酒酤則書初桓帝斂田畝稅錢則書初晉孝武增民稅米則書初唐定租

庸調則書初德宗作兩稅則書始行間架陌錢則書初稅茶則書初皆謹其始取民也而是時鮮卑屢寇鴈門兵食不濟吏窮於籌計民困於轉輸蓋并代危急之秋也

延熹九年殺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瓆瑨以捕誅閹黨爲羣閹譖訴死於獄綱目書殺甚其辭以著惡也具其官明無罪也黨錮諸君子公忠爲國議者或疑其過激書法惜之而哀之有微旨焉

延熹九年捕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

下獄策免太尉蕃初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爲司隸收捕逢宥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郤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實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遁逃不獲皆懸金購募陳

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名非人策免之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臣昔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不問按皇甫規恥不與於黨人之列而身自訟言此西北剛勁之氣激於義憤使然而非其正也黨禍初起搜捕嚴急岑晊所在逃匿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此因時立言也在易之否聖人象之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當是時羣陰用事天下無邦正當否塞之時君子括囊遠遁猶懼不免乃欲以一簣之微力障頹波橫流之衝雖復明目張膽延頸就戮何益於事綱目發明其義於膺密書捕皆不去其官部黨書下獄太尉書策免皆不言其罪亦悲其所遇之艱夫豈樂予之哉

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荀爽至孝爽字慈明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至是拜郎中對策云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

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温暖之氣養生百木冬則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漢舉孝廉以孝爲先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三年之喪所以增崇孝道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遺詔以日易月此不可施之萬世昔翟方進備位宰相母喪三十六日而除失禮自上始古者大喪不呼其門所以篤化厚俗也通喪可如舊禮臣聞夫婦人倫之始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

吉婦人謂嫁曰歸言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觀法於天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崐山象夫卑澤象妻違取諸物近取諸身無不皆然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今承秦制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非宜應更其制

延熹九年以皇甫規爲度遼將軍規欲求退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違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

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按是時皇甫規之心亦苦矣進不得有爲於時而與閹爲仇退而不得自潔其身而與敵爲難至不得已居微罪以自訟而才爲世用并州當衝之地焉肯自撤藩籬芳爲朝廷愛才深明欲去之苦心宛轉以通其意賢人君子當末流之世進退兩無所據亦可傷已

桓帝時賈彪爲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爲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刼害人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驅車北行曰寇賊殺人常也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案致其罪於是人皆舉子名賈曰此賈父所生按天地之大德曰生父子尤以恩勝反常則爲逆理令行而民從此亦如陳太邱之以德化民而無不服也

延熹九年荀爽對策陳養生之要略云聖人建天地之中謂之禮禮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泉禮之中昏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後世

不以禮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按此爲溯源之論也養生之道説亦多端淮南子墬形訓云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北方山高風寒人遇寒則氣內斂南方暑多寒少人遇暑則氣外洩故以夭壽爲言仲長子昌言篇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又通於瘠土沃土之說而以寒溫饑飽驗於人物者爲修短其理誠然而義有不盡北人以山土高厚而延齡南人以火燠水漳而損壽此言其形似而北方非無短折南方

亦有耆年物理論曰道家則尙冷以草木用冷生賢
家則尙溫以血脈賴煖通士以寒窗而心淸梅以衝
寒而生香如冷生之義元氣煖則和冷則滯和然後
下降上升而氣淸肺爲淸虛之府其理一也上古之
人多壽人得先天之氣獨厚俗又淳而不漓後天更
得培養此統先後天言之不可以方隅論而荀爽舉
義尤爲切近也通鑑爽知董卓必危社稷與王允共
圖之會病卒
延熹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郭泰夙負

重望而隱居不求聞達四方歸之奉爲人師泰字林
宗太原介休人世居介休縣東北郭村少從成皋屈
伯彥學博通墳籍善談論同郡祁人王允泰奇其才
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
周遊郡國李膺見而異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
林宗者也遂相友善由是名震京師而不求仕曰吾
夜觀天象晝察人事時事至此不可爲也遂不應舉
泰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
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泰及汝南袁
閎得免遂閉門敎授及門以千數泰尤篤於梓誼鄉
里有憂患者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晉陽人王柔
及弟澤共候泰訪才行所宜泰曰叔優當以仕進顯
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如其
言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子師韓文布李子政
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邱靈舉季智
郝禮徵等並以成名子師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餘
多典州郡鄉人賈淑性險害邑里患之泰遭母憂淑
赴弔人皆怪之泰曰淑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

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言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此則枌榆之薰德而善良也至適陳留則友符偉明
交黃叔度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後
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
皆章章效於事者建寧二年卒於介休之郭村故宅
四方赴弔者接踵自宏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
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涂蓋有數萬
來赴介休縣志郭泰故居郭家村今縣東北華嚴寺
卽其宅地也墓在縣東三里同志者共刻石立碑於

墓前蔡邕爲文以紀其實邕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碑無愧色耳其文云先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

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德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忘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没而德音猶存者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

景行俾芳烈奮於百世令聞顯於無窮按泰周游郡國以躬行實踐表率羣倫魏昭請於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逢願給灑掃其德性之及物可知也茅容爲南州高士徐孺子具酒脯孺子爲飲食容問家國事不答更問稼穡之事孺子乃答之泰曰孺子爲人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泰言孺子如此則其立心制行軼世獨出隱然可見時方以高尚相標榜泰隨地澤物而不襲其

迹申屠蟠絕迹梁碭處濁世而怨禍不及司馬公謂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友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真確論也元和志周武帝時除天下碑惟林宗碑詔獨留介休縣志縣東三里郭泰墓在焉故宅在郭家村水經注介休城南有郭林宗宋子浚二碑通志宋冲字子浚介休人以有道司徒徵不就

郡國書曰周禮鄉大夫最重其次黨正里宰皆得與鄉黨州里之政秦漢以來亦有三老嗇夫鄉亭掾民善惡民有但聞嗇夫不聞郡縣者鄉里之論議往往成爲風俗故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陳陽無節不爲州里所稱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爲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漢光武尊崇節義敦厲名實舉用經明行修之人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

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謂西京文學之美不如東京名節之邵桓靈之間君道粃僻朝綱日陵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所爲也曹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下令再三權詐迭起董昭太和之疏謂年少不以學問爲本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而以趨勢求利爲先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爲之一變夫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毀方敗常之俗變始於孟德一人而名義遂泯此風俗盛衰之根由也

通考正平有澮水汾水龍谷水澮水一名少水源有二一出翼城澮高山烏嶺西南過絳縣合絳水西過虒祁宮一出絳縣大交鎮西流入曲沃縣境經州西南横橋莊入汾水經注汾水又西逕魏正平郡南故東雍州治又西逕王橋澮水入焉又西與古水合西經長修縣故城南修水出縣南流入於汾左傳所謂

有汾澮以流其惡者也澮水西經翼城南又西南與女家清水及絳水景明諸水合謂之澮交金地理志絳縣有澮交鎮水經注澮水西南與諸水合謂之澮交又有賀水東出至澮交入澮又有高泉西南至澮交入澮澮水經翼城有渠十一道大石喬莊石橋段莊冶子堯都下陽合雲等村胥引澮河俟水漲乃能溉地旱暵輒涸坼不能引龍谷泉在絳州東北十八里龍香村左傳龍見於絳郊即此疏渠引溉海頭南韓等四十村田約定晝夜時刻更番輪溉

郡國書曰蒲解當黃河轉曲處精英所聚帝舜陵在縣西北鳴條岡之陽陵高三尺方廣四十餘步甃以磚古柏數十章皆大十餘圍闕壯繆故居在州東十八里常平村今改爲廟其先塋卽在村南隸安邑者縣西里許有魏豹城魏文侯所築後魏豹居之故名縣南五里有韓信城信屯兵于此以虜豹者縣東南十三里有張良城今名張良村東南十八里有婁室城則金將婁室所築也縣南二十里距鹽池二里許有蚩尤村相傳黃帝殺蚩尤身首異處故別葬于此

而其跡已湮闕龍逢墓在縣城東北二里段干木墓在邑之上段村衛瓘墓在王范里衛玠墓卽在其西虞坂在縣東郭南三十里俗名青石槽晉人伐虢假道于虞卽此地明侍御張士隆鑿道以通鹽車焉之所夏縣有夏城今爲禹王城在西北十五里夏禹所築城內有青臺高百尺上出重霄登臺可以望遠後人立禹廟於其上司馬溫公故居在城中墓在西北二十里鳴條岡其祖父十七墓俱在其地此皆古跡之可據者也

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陳蕃旣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竇武霍諝等使訟之武與諝先後疏陳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于階下甫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

以天時宜赦六月大赦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誣蕃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使鄭颯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數千人屯都亭下蕃聞難突入尚書門王甫使劒士收蕃送北寺獄殺之復矯詔使張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與奐合營府素畏服中官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按蕃武

以將相大臣合謀協力而不能去刀鋸之賤機事不密遂至禍延家國忠有餘而謀不足也然自是一跌不振貽患愈深漢亦以此而亡固天之所廢非人力所能爲矣

建寧二年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更相標榜爲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一世宗曰三君又有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稱方古之八元八愷宦官疾惡之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下州郡考治

膺詣詔獄拷死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按此范滂諸人之自矜名節而隨聲者引以爲高也黨人生非其時忘明哲保身之道以議論招禍君子於此有痛心焉郭泰知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而憂爰止無所申徒蟠有見於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辟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而伏處於梁碭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超然免於評論滂之遇赦而歸也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于旁應對賓客一彼一此喧寂異致得失昭然綱目前書部黨繼書黨人至此則書鉤黨言其相爲鉤引隱寓垂戒范滂張儉不得列書於冊不滿諸賢之意見於言外宋明道先生言新法之變吾輩有以激成之粹然儒者之言中正和平渾然無氣矜之習斯眞學問也

靈帝建寧初先零羌叛服不常帝以皇甫規張奐各擁彊衆不時輯定令校尉段熲參思術略頻言先零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餘寇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而久亂并涼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將騎步進攻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因使內徙郡縣得反本土願竭駑劣伏待節度帝如所請熲將兵萬餘與先零羌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令

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强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則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馳騎奨擊虜衆大潰熲乘勝晨夜兼行連破之羌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羌種難盡宜以恩降詔下熲復言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蛇虺於室內也殘寇將向殄滅軍不內御願卒斯言熲遂進營至羌所屯凡亭山遣騎追擊羌衆潰奔復聚射虎谷熲分兵守谷上下門不復

令散走谷西結木爲栅遮之分遣田晏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里許又遣張愷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窮山深谷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蕩平熲在邊十餘年未曾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凡百八十戰一舉滅之從來所未有也按史稱先王之於外裔叛則討之服則懷之驅而出之塞外不以盡誅爲快謂段記明之爲將雖克捷有功亦爲君子所不與此經常之大義其說固自不易而匈奴東羌自延熹以來侵掠內地殆無虛日始由郡縣御之不以其道至蠭起爲寇守長不思禦防惟以徙民避寇爲事并凉之民屢遭創毒流離死亡於道路者不可勝紀矣無有能起而剪滅之者熲平定兩羌窮其所入而殲之亦可爲已死邊民下慰幽魂秉使匈奴膽寒戢其狂暴雖所爲過當而因其反覆欲計久長視養癰貽患者相去天淵巽懦怯退之徒不得藉口也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合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時有羣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嚙人蔡邕封事曰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

靈帝時皇甫嵩爲北地守嵩字義眞萬泉人少有大志好詩書習弓馬及守北地討張角斬角弟梁及寶平黃巾嵩能卹士卒與同甘苦故所向有功以功領冀州牧嘗請以冀州田租一年贍飢民民歌之嵩旣破黃巾威震天下復詔嵩與董卓討王國嵩獨進擊

大破之卓噺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初平元年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子堅壽與卓善叩頭流涕而請乃得免後以病卒嵩爲人愛愼盡勤前後上章陳諫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人皆附之堅壽亦顯名世有令德曾孫謚以著書爲務人稱爲元晏先生

靈帝時置鴻都門學鴻都諸生皆出辟舉多無行趨勢之流其所取者文賦尺牘下至鳥篆無益於教化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

君子皆耻與爲列焉旣而詔爲鴻都文學樂松等圖像立贊尙書令陽球諫曰松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俛眉承睫徼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願罷鴻都之選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按興學育材善政也而爲之或非其人則以淸華之選而進浮薄不根之人反不足維風敎而勵士氣至中士羞爲伍而文學掃地矣綱目凡立學皆書而美之而於劉表立學宋立四學及鴻都門學則有譏辭鴻都固不足以爲學也鴻都立而西邸復開桓帝猶未至此矣

熹平元年春帝謁原陵司徒掾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按周禮冢人凡祭於墓爲尸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塚三年魯世以時祀孔子塚墓祭之禮古而然矣明帝孝心所發至不能已胡氏謂墓藏魄而致生之爲不智廟宅神而致死之爲不仁禮專廟享而不祭於墓歐陽公亦力持是說然禮由人心生人子之於親視其桮棬而不能擧視其琴瑟書冊而

不相越矧於體魄所在而恝然禮自有不忍省者今士大夫祠祀以時而墓祭如故併存而不廢矣

熹平四年立石經於太學門外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使後學取正焉碑始立觀模寫者車乘日千餘兩藝文志太史試學童以六體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顏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隸皆秦使程邈所作篆有大篆有小篆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簡易施諸徒隸也

熹平四年鮮卑屢寇幽并大爲邊患是時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已復立三互法姻戚及兩州人士不得交互爲官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并二州久缺不補蔡邕疏言幽并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闕職經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逾三互十一州當取二州又或限以歲月遲淹逾時兩州懸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臣願䌊除近禁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不從按司馬公云叔向有

言國衰必多制百官之任不能擇人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閡文不賞爲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亂作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適足爲笑苟悅申鑒曰覩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許渾詩遯跡驅雞吏言不可束縛而馳驟之也而况以避忌曠親民之吏哉

蔡邕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元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既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與雲即降甘雨按形閉而氣專爲夢晝之所爲夜或因以成夢心之精神結而成象中條山之靈通於神明由人心生也昔劉昆爲令有異徵人問所致對曰偶然耳君子謂其言朴而文淡而有味偶然之感通適有得於事而不以爲常也

熹平中袁隗爲司徒光和初袁逢復爲司空逢隗與兄成皆爲太尉湯子太尉安之孫成子即紹逢子即

術也時以中常侍袁赦用事引爲同姓故袁氏貴寵於世按袁氏自安以窮巷起家子孫湯世德相承至逢隗依中常侍袁赦得居顯秩而德日衰成子逢子術驕奢所由來也始進不正而又不能以德受福此袁氏所以不能有終也

光和元年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爲雄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中時又有異氣墮溫德殿東氣如龍長十餘丈詔問消復之術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上天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

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讒諛
驕溢門史霍玉城社爲姦今道路紛紜復云有程大
人者將爲國患宜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聖
朝既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
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
于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
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呂強力爲
伸請詔減死一等髡鉗徙朔方按自是災變已極矣
雌化爲雄猶前之青龍見御座也南宮恩禮不接而

豔妻煽處閹尹專權鴻都不次受寵賢士妄塡溝壑
陰盛極而變屢見天垂象示警至於再三而昏冥不
知覺悟此楊賜所爲反復陳詞申明虺蛇之孽使其
見怪修德也然當陰極之時羣邪熾盛蔡邕既以言
獲罪而賜復能陳正論於危疑震撼之日使斷絶尺
一徵鶴鳴之士亦可謂碩果不食矣

光和五年作列肆于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
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于西園弄狗著
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郡
國獻貢先輸費呂強力諫不聽按列肆後宮甘爲闤
闠猥賤之事古未有也呂強不受美爵而進善言綱
目深予之終綱目宦官可取者三人呂強以賢楊復
光以功張承業以忠此中未嘗無人也

光和中詔公卿舉吏二千石爲民害者時太尉許馘
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
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
六人吏民詣闕陳訴按自光和以來荒亂極矣官以
賄進刺史二千石皆非其人邊遠小郡爲指目所不

及往往賢喆托足其間取與不苟惠澤及人吏民相
與安樂之刺史二千石不免於貪者賄所爲也以賄
進者害必及於民帝既令反所好而下所舉乃取清
修有惠化之吏以塞其責張玼所謂放鴟鴞而囚鸞
鳳公道不行於濁亂之時矣

靈帝光和二年鮮卑寇幽并二州三年夏鮮卑寇幽
并二州按鮮卑盡有北單于之地單于降者十萬餘
戶皆號鮮卑東西種衆日多緣邊莫不被毒檀石槐
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當幽并之中西北入幽州

東南入并州控弦十餘萬鳴鞭卽至東西衝突相連繼至幽并之人日不聊生未幾檀石槐死子騫曼與兄子魁頭爭立衆遂離散勢衰出入漸稀矣後漢書鮮卑傳彈汗山在陽和衛北去高柳三百里

靈帝時裴爆爲并州刺史度遼將軍爆河東聞喜人燉煌太守遵之曾孫也遵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居安邑安順之際徙聞喜聞喜之裴自是始盛爆守并州當鮮卑雲擾之時謹守邊備不爲大害子茂字巨先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後以功封列侯茂子

綰次輯並有時譽氏族繁盛綰官至尚書令其族爲中眷輯屢遷至工部尚書其族爲東眷傳暢裴氏家記叙奉光文季皆有高才遠度宜久而不衰也

靈帝時太原人王烈以義行聞於時烈字彥方少師事陳實尚義獨行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

靈帝時大將軍何進令并州從事張揚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賊進敗揚遂以所將兵攻上黨仍略諸縣衆至數千時諫大夫劉陶上疏曰方今三郡之民皆已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章懷注三郡河東馮翊京兆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

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靑徐幽冀荊揚兗豫莫不畢應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州郡官府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角弟子唐告發捕捕角等馳敕諸方一時並起俱著黃巾爲識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挾邪教鼓惑愚民因而成變者郡縣釀成之也初以邪術誑誘愚民至

其信服遠近傳聞遂相宗法司牧者於其敎之初起考察源流捕治渠魁然後廣爲宣示致惑之由散離其黨久而自定若不以地方爲事至旣發而諱匿之及惡迹彰聞反爲餙說謂以善道敎化爲民所歸以致日引日盛始於一鄉由鄉及國遍於天下延於後世溯流窮源不能爲郡縣逭其責矣

中平二年斂天下田畝錢時南宮雲臺災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

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幸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以侍御史劉岱疏救得免歸田里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誅求無厭宮室連年不成乃令西園督趣工役凡牧守等官遷除皆責助脩宮錢當之官者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按是時郡國復增私調百姓怨嗟樂安鉅鹿二守負罪直陳至以死諫康固績之孫不墜其家聲直亦素有淸名其不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恤民爲君之意則同也而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使承流者或以讁或以死忠良無自見之地而徒以身殉亦可哀已

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收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置田起第於河閒初帝每笑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董太后乃使帝賣官求貨遂開西邸斂爲內藏后亦自納金錢盈滿堂室至是更造萬金堂以遂其欲帝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

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强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致大鳥矣按鴻都西邸名器至此掃蕩盡矣而帝笑桓不能作家偃然如市井之擁貨自多恃富驕人直欲陵駕桓帝奇爲諧語以見意而不自知其所爲更有桓之所不會爲者謬已甚矣漢書楊震傳震死時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悲鳴淚下葬畢乃飛去

中平二年凉州兵亂不解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爲宜棄凉州詔公卿會議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凉州國家藩衛烈爲相乃欲割棄以資

强鹵社稷之深憂也按凉州之蔽并代也烈初由西園進而遽欲撤西北籓籬讓地於外覥然出於相國之口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

中平二年封楊賜爲臨晉侯張角之初起也賜上言宜敕州郡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至是帝閱故事得賜所奏乃封臨晉侯復擢爲司空居位一月卒時宦官極橫諸賢得免如賜者鮮矣綱目特書官爵以幸之

中平中赦黨人時張角掠冀土黃巾擾潁川帝詔羣

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呂强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科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嵩規之子蒲州人

中平中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角走廣宗植築圍鑿塹因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還減死一等遣董卓代之

中平中黃巾圍皇甫嵩於長社依草結營會大風嵩勅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陳賊驚亂犇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

按史稱皇甫嵩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盧植而已不有焉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不爭

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危履亂而終能獲全者亦可貴已

中平二年黃巾餘黨趙宏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宏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艮計也因急攻不克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

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斬之又攻破餘黨孫夏拔其城於是黃巾破散按史稱朱儁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功成師尅威聲滿天下其智略實有過人者方賊之困而求降也衆皆欲受而儁獨聲明形同勢異之故謂秦項之際賞附以勸來黃巾之逆納降而更縱及進兵圍攻而開一面以待其來使其氣散而易制知兵家彼已之形謀勇兼之而卒狠狽於虎口爲可惜也

中平二年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徵下獄允破黃巾發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之奸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恨允切骨中以法赦還故官讓恨未洩以他罪捕楊賜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張讓凶慝難量幸爲深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旣至廷尉中危法何進與楊賜袁隗其請之得減死論按自是而天理不復存國所與立之道先亡也盧植討破張角檻車名還王允討破黃巾下獄減死張讓

不出國門其賓客又與賊交通乃反以討張角受封綱目於此書封宦者不沒其實賞無功之可書也夫有功者獲罪而無功者錫爵漢之刑賞如此如病已亟矣更反其寒熱虛實之症而逆其所施適以速之亡而不救也

中平二年黑山賊褚燕降燕輕勇趫捷軍中號曰飛燕趙郡上黨諸山谷賊盜多附之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多鬚者號于氏根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部衆寖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出沒無時河北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遣使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

熹平中南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雁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按鮮卑自分爲三部地廣兵强非雁門之師所能勝也鮮卑出入并邊二十餘年人民死傷焚掠未有如檀石槐之甚者綱目於其死也特書於冊亦幸之也蓋鮮卑寇邊歲無虛日其於并代爲患

尤烈矣

王允列傳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世仕州郡爲冠蓋受知於同郡郭林宗林宗嘗稱爲王佐才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爲一縣巨患允討捕送郡殺之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太守劉瓆帝震怒徵瓆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經三年乃歸郡人路佛少無名行太守王球召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由是廢棄允少好大節有

志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請除黨禁討黃巾別帥大破之與皇甫嵩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與賊交通書具發其奸帝責怒讓讓挾忿以事中允下獄赦還旬日復以他罪捕允出就檻車大將軍何進大尉袁隗司徒楊賜上疏言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勳請加賞爵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賞輕罰重有虧衆望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疏救減死及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爲司徒時董卓專權朝政悉委允允尤屈意承附卓亦推心不疑允見卓毒深逆兆與校尉楊瓚執金吾士孫瑞謀誅卓潛結卓將呂布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卓將校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時百姓訛言將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在關東者皆擁兵自守卓部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合謀爲亂攻陷長安城允之誅董卓也以同郡

人王宏爲右扶風宋翼爲左馮翊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傕等欲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約翼舉兵討君側翼不從宏不能獨立俱就徵下廷尉傕遂收允允及宋翼王宏並遇害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种迫促殺之按允以孤危之身當主少時艱董卓雖戮外兵方興所謂禍福安危繫於呼吸之際而允驕心遽生不赦卓兵李傕郭汜無自新之門禍發所忽身死國亡忠烈雖彰功業莫紀爲可惜也祁縣志王允墓在縣西北修善村

後漢末皇甫規領度遼屯五原鼓厲將士擁衆立功
在事數歲北邊威服嘗言羌戎潰亂皆因邊將失於
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
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
進不得快戰以邀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酋豪驚懼
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力求猛敵不如清平
勤明孫吳不如奉法規熟悉邊事志自奮效威惠並
行羌人翕然反善規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
記及規卒時妻年猶盛美容色董卓爲相國承其名

聘以軿輜百乘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
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
曰孤之威教何有不行況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
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
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
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
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加重
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規厲戎行
妻守烈節、交輝並美規與張奐段熲、並樹功邊境時

稱三明然奐爲閹豎所欺、熲黨附宦官、獨規保全身
名、無瑕釁可摘其智意足以自衛也
靈帝熹平中匈奴連歲寇并州或一年數寇抄掠不
已烏桓校尉夏育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
請徵諸郡兵出塞擊之於是以田晏爲中郎將遣育
出高柳晏出雲中各將萬騎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
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
初議出塞時蔡邕言自匈奴遁逃鮮卑强盛據其故
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

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
於匈奴今育晏慮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
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
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瘙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
方今郡縣盜賊尙不能禁況此强敵而可伏乎天設
山河以別內外苟無蹷國之患則可矣今乃欲以齊
民易鹵部皇威辱外裔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
不可量耶帝不能從以及於敗按命將行師必權彼
已之情形及所值之時勢爲準鮮卑立庭於彈汗山

歃仇水上在大同陽高之北三百餘里逼近內地出
入皆在并州境內至於無歲不寇無寇不及并州靈
帝建寧元二四年迄熹平元二三四五年間連歲寇
抄且有一歲兩至者并民糜爛至此自無不議請出
擊之理無如夏育既無將畧田晏祇求贖罪出塞二
千里不能抵鳴鏑之衝奚勢所必至宋袁樞通鑑紀
事云鮮卑初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至南單于附漢
北鹵孤弱鮮卑始通驛使和帝永元中竇憲擊破匈
奴北單于遠去鮮卑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亦

號鮮卑其類漸盛至檀石槐兜桀非常部落畏服闕
地愈廣爲患益劇晏育請討敗歸緣邊被毒種衆日
多鮮卑名號不尊於單于土地不大於幕北歷歲征
討未獲一創論者莫不咎建寧以降國無人焉然西
域不靖鄧訓綏之東羌未滅段熲平之東漢威德著
聞豈謂無人師非其會將非其人所以敗也是時諸
夏空虛并州被寇十餘年千里爲墟豈能復當強敵
況權閹當國命將無人邕相度時勢而爲言也
靈帝中平五年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西河白波谷
屠休各殺并州刺史張懿遂與南部合南單于於扶
羅與白波賊合兵寇太原河東是時賊依單于爲聲
援單于倚賊爲嚮導并晉沿河無完土矣元和志太
平縣東南永固村白波壘卽白波賊入寇時所築
靈帝末并邊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
民竝流徙分散盡雲中雁門之間遂空曹操集荒郡
之戶以爲縣聚之九原界立新興郡領九原等縣屬
并州按史志新興郡領九原縣自晉以後謂之北朔
州猗盧封代公徙馬邑卽其地西距洪河北臨廣漠

壯雁門之藩衛爲雲中之唇齒屹然巨防曹操據有
并州不能當西北之衝安集邊氓唯有聚之九原濟
其私圖并州自建寧後歷熹平光和迄於中平鮮卑
連年入寇無虛日并邊騷動沿河壘砦爲戎馬衝突
之地伊古以來未有遷變如漢末之甚者而禍不自
靈始也孝安一遇先羌卽徙安定而雁門太原之震
驚無聞移民逃寇喘息求安至元嘉而匯行覆轍居
西河於離石居朔方於太原何異開門揖盜也自永
壽延熹而荒亂無紀矣靈帝特亂之尤者耳

獻帝初平二年董卓駐兵河東何進召使將兵詣京師使前并州刺史丁原將兵寇河內以誅宦官爲言卓陰使丁原部曲五原人呂布殺原而并其衆初進使雲中人張楊募兵并州及進敗楊以上黨之衆歸紹於河內時紹領冀州牧令與南單于屯漳水及是南單于刼楊以叛歸卓卓兵大盛未幾呂布殺卓如丁原部曲之殺原也

獻帝初平三年南單于於夫羅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抄略郡縣初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

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衆留中國至是因天下撓亂與白波賊合橫掠爲寇曹操將兵擊之敗其衆安輯太原

初平四年程緒爲幽州牧劉虞從事緒代郡人時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攻瓚將行緒免冑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殺之虞兵無部伍戒士卒毋燒民廬舍攻圍不下瓚簡銳卒縱火衝突執虞戮於市

獻帝興平二年董承楊奉遣閒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李傕等大破之於是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衞乘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爲拒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宏農東澗承奉議夜潛渡河帝走陜北渡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初以兵敗事急議令帝

御船過砥柱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爲陜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帝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皇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疋董承使孫徵從人閒斫之血濺后衣乃取德絹連續爲輦使校尉尙宏居前負帝以絹縋而下餘皆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旣至河邊士卒爭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之舟中指可掬帝

乃御船同濟者皇后宋貴人后父完及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其宮女及吏民不得渡者皆爲兵所掠奪死者不可勝計既到大陽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貢餉帝御牛車至安邑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及至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糧盡宮人皆食菜菓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張楊自野王來謀以乘輿還洛陽不果楊復還野王沮受說袁紹乘時迎法駕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而曹適乘其時所以爲梟雄也通志平陸縣南二里太陽渡有太陽故關即

茅津白波賊黃巾餘黨起西河白波谷因以爲號

建安中袁紹督冀青幽并四州自領冀州牧以甥高幹爲并州刺史與曹魏爭戰田豐說紹曰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將無及按此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謀出於萬全紹不能用而授曹以柄正所耽耽於是者也辛毗言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志在收河北以威天下也袁氏勝算既失使冀方烝庶暴骨原野不待譚尙併爭而知其無能自立矣

建安四年夏侯淵督徐晃擊太原攻下二十餘屯郡縣皆震高幹力不能支後以并州降操操復以幹爲并州刺史幹好客延接遠近知名之士山陽仲長統至并州過幹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戒也幹雄

自多不悅統言初牽招說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宜以并州迎尙幹不從而詣操至是降操按天下强弱分形惟在得勢勢之所在得之足以勝人而自固并州河山之會踞天下之肩背北連燕代操所力圖而求必得者既得而復予幹知幹無能爲而姑寄之也仲長統謂幹無雄略固不能用牽招之說矣豈惟幹不能用即袁紹亦失計於此方紹之領冀州牧也沮受勸紹因冀州之衆總攬英雄迎大駕以號令天下誅討未服功高易舉遲則他人必

有先我而爲之者矣紹亦嘗語操以據河及代兼戎狄以戡定中原操皆先紹而爲之紹好謀寡斷繼以譚尙交爭使操得乘間據形勝以威刼天下高幹何足云也

建安五年曹操敗袁紹軍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紹病死子譚尙交爭譚攻尙并其衆操進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運命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攻譚殪之冀州平遂領冀州牧至是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適如與紹前議鋒不可

當矣

建安六年袁尙遣郭援高幹徇河東發使與馬騰等援兵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援攻之急城將潰父老與援約不害逵乃降援欲使逵爲將以兵刼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乃囚於壺關著土窖中蓋以車輪逵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耶而使義士死此中乎有祝公道者適聞其言乃夜往盜引出逵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中都孫資列其事薦於朝逵性愷悌多智思倜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國語爲之解詁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擢守豫州勤於民事造陂引水通運之法無不精備民懷之按逵得民之深民愛逵之篤並美於時而其與曹休一節忍人所不能忍抑尤難已逵與休有宿嫌逵釋忿而以糧濟休休反欲以後期罪逵而逵終無言此人所不能忍也昔人言賢士外身而下物嫌忌之名無自而生有嫌忌之名必與物爲對存勝負之

心於在已者也若以私憾敗國殄民臧獲之心耳未有能濟勝者歐陽公題跋賈逵碑引魏志逵傳云逵爲絳邑長爲賊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爲將逵不肯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云援捕得逵怒其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囚於壺關土窖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逸之與魏志不同而此碑所載但云爲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事如傳所載不獨逵有德於絳

人而絳人臨危能與達生死亦可謂賢矣
建安七年袁尚遣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攻河東曹操使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時南單于呼廚泉居此圍攻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至馬騰將應之傅幹說騰曰袁氏背王命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伐罪將軍爲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一舉而斷袁氏之臂解一方

之急德莫大焉騰乃遣子超將兵與繇會初諸將以援兵衆盛欲釋平陽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破之援繇之甥也校尉龐德於鞬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何謝之有南單于遂降其後河東衛固作亂繇又率諸將擊破之水經注汾水又南逕白馬城平陽郡治又南逕平陽縣故城東臨汾縣志今汾河上有西橋嘉泉吳村等渡皆東去城二三里
九域志代西崞邑漢所置境內崞山雄峙因以名縣相傳漢世建邑時有神出入山麓至今祠之宋張忱崞山廟記崞山橫亘二十餘里五峯高聳俯臨滹沱嘗周覽四顧其崇巖宏嶺連峯疊障四隅環合列岫森然周圍拱抱若城郭山以西北爲主而峻極最高若城之馬面狀俗因以馬頭山呼之舊有神廟居山

之陽崞東石鼓山一名天涯山山形森秀如芙渠繇岫溫和雪落隨消其麓有石鼓神祠元好問詩九州上游推大鹵獨恨山形煩椎魯天涯一峯今日看快似昂頭出環堵狀其絕特如此漢地理志崞縣有樓坂揚武石峽土登四寨自昔戍守要地縣南三十五里原平故城又南唐林故城縣東十五里樓煩故城縣西三十里石城故城皆漢時所置
建安十年高幹據并州入濩澤河東太守杜畿守濩澤幹攻城不下曹操徵馬騰等引兵會擊之

建安九年春曹操攻袁尚進軍至洹水上黨沾氏縣通鄴之要道尚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運操圍鄴敗尚軍尚將馬延臨陣降尚走中山初袁尚遣從事牽招至上黨督軍糧未還招說高幹以并州迎尚并力觀變幹不從招乃詣操復以爲冀州從事高幹聞操拔鄴以并州降操復以爲并州刺史及聞操北出討烏桓幹乘間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閉關拒操操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操自將擊之圍其城起土山於城西城內築界

城以遮之今城內有子城周圍三里卽其攻守地也

壺關口在府城南十三里延袤百有餘里按壺關口崖徑險狹形如壺口形勢險要南北所必爭上黨爲天下之脊壺關又上黨之脊當河朔之咽喉山東有變上黨常爲兵衝東下壺關則至相州西下太行則抵孟州故操於此自將攻擊用全力擠之以求必克幹知力不能支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時尚熙已出塞歸單于幹亦往從之初袁紹語操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爭天下時三郡烏丸冠邊略漢民十餘萬戶數入塞爲害而紹皆立其酋長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已女嫁配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爲紹所厚卽紹所云兼戎狄之意也及操旣破譚平冀州熙尚俱奔烏丸恃以爲援而卒爲所賣幹往求救亦不受壺關城圍三月外援不至亦降向所經營而倚以自固者其何能濟也幹不從牽招之言以并州迎尚并力觀變而東歸詣曹伺間復叛歸叛袁又叛曹反覆無常爲兩地之罪人小人之尤宜其敗不旋踵也操於此時得有上黨壺關據天下之

勝勢矣杜牧曰上黨倚太原而跨河朔形勝甲於河東五代梁團潞州晉王存勗曰上黨河東之屏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

建安中曹操居烏丸部人於晉陽以示羈縻之意北部烏丸王曾昔挈家居於此曹操恐其擾邊使屯池陽昔有愛妻在晉陽昔思之遂以其部五百叛還并州留餘騎置山谷間單騎獨入晉陽取其妻出張景募鮮卑善射者逐之昔馬負其妻鮮卑追及攢箭射死

建安中馬超下冀城殺剌史韋康據郡自稱州牧時
姜叙爲將軍楊阜見叙曰君統兵而不討賊此趙盾
所以書弑君也叙母慨然謂叙曰人誰不死死於忠
義得其所也勿復顧我叙乃與趙昂等謀討超會超
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其妻曰吾事必成然奈月何妻
曰雪君父之耻喪元不爲重況一子哉叙昂乃進討
之超敗南奔按漢世風教之懿至後漢而尤隆忠孝
節義生人之本樹之風聲自士大夫下及婦人女子
莫不同風然當危急存亡之秋能得於奇男子烈丈

夫而不能得於柔懦之巾幗化有所不及也君子覩
於叙母昂妻之慷慨就義而喟然曰風教之感人固
如是乎州將典是邦適然之値耳非必久居於此者
也而其屬吏事之即有君臣之分爲之仗節排難不
敢愛身太守遇害一郡憤耻相與勸戒必期於報仇
雖柔懦之婦人亦以忠義勅厲其子英風勁氣凛凛
然與秋霜爭嚴矣蓋自光武明章隆儒術敦禮讓又
擇循良之人久於其任化澤之覃敷深入於民心故
能厲淸節成美俗也豈偶然之故哉

後漢徐晃列傳晃字公明河東人初爲郡吏從楊奉
討賊有功拜騎都尉說奉扈駕還洛陽奉從其計及
到洛陽奉歸魏武奉後悔晃遂歸魏武擊破原武賊
別降呂布將趙庶李鄒等斬眭固於河內又從破袁
紹軍拔白馬又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至是從
征蹋頓拜横野將軍以河東爲晃梓里屯汾陰以鎮
撫之并賜牛酒令上先人墓遂將軍渡蒲坂津擊走
梁興大軍乃得渡與魏武會安定平鄜夏陽餘賊斬
梁興降三千餘戶嗣後遣領軍助曹仁屯宛時漢關

公圍仁於樊城又圍呂常於襄陽晃以難與爭鋒前
屯陽陵陂魏武遣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
乃俱前敵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敵
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敵圍三丈許前
後遣殷署朱益等十二營詣晃敵圍頭有屯別有屯
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漢軍見四冢
欲壞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
破之魏武令曰敵圍塹鹿角十重將軍攻戰全勝遂
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

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
過於莒郎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還摩陂魏武
迎晃七里舉巵酒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功也時桊
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
動魏武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晃性儉
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堠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
利士不暇食常歎曰今幸遇明君當以功自效何用
私譽爲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卒謚曰壯
後漢末張遼爲盪寇將軍遼自歸曹說下昌豨於東

海從討袁尚袁譚於黎陽有功復從破鄴招降緣山
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別將徇海濱破海外賊柳毅還
魏武自出迎引共載加封盪寇將軍擊斬蹋頓於柳
城又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及征張魯
敎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孫權率十
萬衆圍合肥乃發其敎曰若權至張李將軍出戰樂
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
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敎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
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

諸君何疑於是夜募敢從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
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
二將大呼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走登高冢以
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衆少聚圍
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
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
人馬皆披靡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
心乃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
獲權魏武大壯遼拜征東將軍黃初二年會建始殿

親問破吳意狀上嘆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虎也
後破權將李範卒於江都
建安中孫資參丞相軍事資太原中都人博覽傳記
講業太學同郡王允見而奇之歷縣令魏武爲司空
辟之以家難避地河東友人河東賈逵勸應本郡命
苟彧表留爲尚書郞辭還至是命參丞相軍事魏初
轉右丞與劉放並掌機密漢諸葛亮出南鄭時議大
發兵資曰昔武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
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

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濁軍之辭也又武帝聖於用兵察蜀棲於山巖視吳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費力廣大誠宜深思乃止時內圖禦寇外規廟勝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上朝臣會議擇其善者推成之衆人有譴過輒爲請解征東將軍滿寵涼州刺史徐邈竝被譖資皆盛陳素行卒使得保其功名者資力也初資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豔

皆妬害資而揚豐黨豫搆造謗端資終無恨意豫等遂結爲婚姻資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爲長子宏取其女及田豫老疾獎其子爲孝廉揚豐子後爲尚方吏將置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資溫官勤愼自修優於劉放然多將順抑辛毘而助王思至密陳損益亦多有裨不可沒也

後漢末王凌王昶同出太原郡俱知名於時昶兄事凌凌字彥雲太原祁人司徒允兄子允遇害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爲發于長遇事當髡魏武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選驍騎主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辟丞相掾屬魏初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刺史從張遼伐吳逆擊吳將呂範等獲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轉青州布政使敎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從曹休至夾石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獲免難徙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敎意義甚美初凌與司馬郎賈

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迹後以同甥令狐謀迎楚王彪事泄司馬懿軍掩至百尺凌面縛水次至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遂飲藥死子廣弟金虎並才武過人初懿嘗從容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濟退而悔之金虎工書法人得其書皆以爲法走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仰舉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廣及金虎皆遇害晉泰始元年詔聽使立後祭祀不絕

建安中曹操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後復設鹽官於解州董其務立鹽禁漢書食貨志王莽時下詔曰鹽食肴之將凡爲肴用作將帥名山大澤饒衍之利以備民用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卬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爲設科條防禁犯者寘於法至是倣而行之設鹽官水經注鹽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經巫咸山北又經安邑故城南西流注於鹽池鹽得水而成薄山中條之異名也經野呂氏曰予嘗三上中條東至平陵西至芮城陌底鎮見黃河自龍門南來轉而東

行密邇條山之陽而鹽池正當其浸滙處又嘗歷尋條山北面泉谷若五龍莪子白龍黑龍黃花靜林王官谷又東至黑龍潭苦池湧金泉橫洛渠未嘗不窮其源而溯其流水脈皆汩汩奔赴鹽池日夜不息疑亦黃河之所漬也夫鹽池正如尖底盆其中自有數泉然亦諸溪之所萃故夏旱多鹽若遇雨水則池已不暇自救又增以諸泉安能成鹽故鹽池非水則涸多則溢涸則枯溢則淡而不生故池水貴少客水之入貴清而惡濁故池西北水多淤泥池甚忌之苦淡泉并其外湧金泉黑潭泉皆清流也池所喜故世謂鹽得此水方結若潭邊置一木閘因池水之涸盈以爲開閉亦種育之道也其池西卓力七郎黃牛硝池諸堰甚爲鹽池要害一遇震雨暴風立圮費財無紀官民勞無虛歲若欲一勞永逸官爲出上價作石堰畱閘口亦視鹽池水之多少以爲儲泄則雖烈風震雨不能蕩損又北濬姚暹渠使深至丈有五尺寬三四丈水不能南潰則其堤堰亦可省築又或於中條山麓諸澗之水傍山勢西導三十餘里使派入民田

遇旱令入硝池此可使花永遠生結者也

杜氏新書平虜將軍劉勳爲魏武所親貴震朝廷嘗從河東太守杜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勳敗魏武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竈者也漢志文帝詔羣臣曰棗味美者莫若安邑御棗爾雅注御棗甘美輕脆後衆棗熟陶宏景曰世傳河東棗與青州江東臨沂金城不同梁簡文帝詩巳聞安邑美永茂玉門垂通志明初督民種棗以三百二十三株上供歲徵鈔六十四錠有奇赴平陽府交納其不種者戍之後廢

後漢書杜茂傳建安九年杜茂與雁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尹由於繁峙芳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樓煩城

建安十一年曹操自將擊高幹降其衆并州平初曹圍壺關不下令曰拔城皆坑之連月不能下曹仁諫日圍城必開之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將卒自以爲守且城固而糧多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寇非計也操從之遂降其城幹走入匈奴王琰捕斬之操征幹時北上大行苦寒行云北上太行山艱

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雨雪落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拂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絶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建安十一年操使陳郡梁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荒亂之餘胡狄雄張吏民亡叛入南單于部落豪右擁衆各爲寇害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令諸將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誅討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諸部名王稽顙服事供役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長者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如習者習乃貢達名士避地州界者河內常林楊俊王象荀緯及太原王淩之徒操悉以爲縣長後皆顯名於世初南匈奴部落皆在并州境內高幹不能擇人善治所至

擾亂民無所歸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語幹以擇人爲務幹不能用統遂去之幹死荀悅舉統爲尚書郎著論曰昌言其言開創繼體之大勢推明中國擾攘之根原謂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治亂周復如左傳美惡周必復常然之大數世皆誦其言

建安十一年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遼西烏桓蹋頓紹皆與爲親厚數入塞爲寇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渠以通運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通

河操紀云鑿渠自滹沱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說文泒水出雁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注泃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西北流過平谷縣而東南流又南流入於潞河又東合泉州渠口皆操所鑿也引漳水入白溝河南北漕道皆通矣十三州志潞亦爲冀州浸卽漳水也上黨記潞濁漳也潞城縣城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潞故城在縣西楊升菴曰冀州之浸曰潞有東西東潞今之張家灣潞河西潞山西上黨之濁漳也

建安十二年曹操領冀州牧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烏桓由是少衰初蹋頓助熙尙數入爲寇蹂躪民人及於冠蓋操遣使名田疇於徐無山中疇卽至時方夏霪雨濱海道不通疇曰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擒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鄕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尙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猝與虜遇操登高望虜陣不整縱兵擊之張遼爲前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尙熙奔遼東公孫康誘而殺之初公孫瓚之滅劉虞也疇爲虞奉章入長安比歸虞死疇謁墓陳表哭泣而去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

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計衆以爲然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召疇於無終又卽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然每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欲討之而力未能及操定冀州遣使辟疇卽戒門下趣治裝隨使至無終匿晝道路平險之宜徑涉虜庭克敵

擒王論功行賞以五百戶封疇爲亭侯疇曰吾始爲劉公報仇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貪盧龍之塞以爲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操知其志許而不奪是時北州荒廢人民散離無依疇至而歸之如流水所居成都者人心厭亂已久而疇之公正足以服人也又爲立法制明禮讓使荒僻遺黎亂離時復見承平之休亦盛事也

建安十四年太原商曜以大陵叛大陵境內隱泉雙峯諸山石崖峭絕壁立險固賊據其地安屯立寨時出爲患操使徐晃擊之斬賊帥商曜晃河東人用兵有智謀操遣領兵助曹仁解樊城襄陽之圍操舉酒勞之謂有周亞夫風方輿紀要大陵城卽晉之平陵也司馬烏爲平陵大夫卽是其故地趙曰大陵史記趙肅侯遊大陵漢置大陵縣故城在文水縣東北

建安十五年曹操下令求才初操以崔彥毛玠爲曹掾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

吏入宿朝服徒行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爲哉丞相椽和洽言于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敎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途勉而行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僞矣操善之下令求才

建安十六年曹操西擊馬超韓遂遣徐晃屯汾陰以撫河東晃河東人也操至軍與超等夾潼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朱靈度蒲坂津據河西爲營徐晃謂操曰公盛兵潼關而賊不復守蒲津知其無謀也今假精兵渡蒲坂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梁興夜將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初操從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超超軍亂取牛馬操乃

得渡河循河爲甬道而南大破超軍山陽公載記曰曹軍在蒲坂欲西渡馬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遂至於敗史記曹參傳參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卽蒲津關也蒲州志蒲津關在黃河西岸山陝要隘州西門外蒲津橋起於秦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是也黃河流至州西門外南流復折而東謂之河曲黃河九曲此其一也通典河東有風陵關與潼關相對郭緣生

記漢末之亂魏武征韓遂馬超連兵於此今際河之西有曹公壘水經注河水南過蒲坂縣西又南逕雷首山西又南涑水注之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

建安中五原人呂布爲曹操所縛將死之際乃語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殺之洪忠宣謂田橫義不臣漢韓退之道出橫墓下爲文以弔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凜凜有生氣布之材未必在橫下而忍恥事讐東坡詩曰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蓋笑之也

漢末黃巾之亂天下震擾士大夫莫不擇所從以爲全身遠害之計然非豪傑不能也荀彧少時以潁川四戰之地勸父老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往冀州袁紹禮以上賓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去而從曹操其鄉人留者多爲賊所殺汝南和洽依荊州劉表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其留

者多爲表所害曹操牧兗州陳留太守張邈與之親友郡士高柔獨以邈必乘間爲變率鄉人欲避之衆皆以曹張相親不信其言柔舉家適河北邈果叛諸人識見如此安得困於亂世哉

建安十六年河西韓遂馬超等十部叛命時杜畿守河東宏農馮翊縣邑多應之河東民獨無異心軍食一仰河東及超等破餘蓄尙二十萬餘斛操乃增太守杜畿秩中二千石

建安十八年省并州入於冀州時并十四州爲九州

操領冀州兼有幽并二州并之雲中定襄樓煩等郡皆內徙爲荒郡操置一縣領其民時曹加封四縣讓還三縣但食武平萬戶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人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爲豪强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更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

其志也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破降黃巾又討擊袁術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彊盛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爲人所禍旣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二萬何德堪之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但食武平萬戶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按操巧爲善言以愚天下而竊竊彝鼎之術老而愈辣是時據有冀州兼幽并二州邊境皆鄰於外雲中定襄五郡任其流離分散而引五部之衆入居晉陽汾澗之濱安內攘外之道安在也用術不規於正而惡心生惡不極不止而貌爲正論以原其心所謂欲蓋彌彰也時已迎乘輿動以朝廷爲辭四縣之封皆由已出辭亦虛有其名而以是求諒於人蓋亦謬矣昔人謂操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志在河北兼戎馬之衆南向而鋤羣雄卒至毒流後世操爲首禍不能逭其罪矣

建安中劉表徵聘士大夫河東人裴潛亦爲表所禮重潛私謂王暢之子粲及河內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於是操以潛參丞相軍事時方用兵故丞相府置參軍事通鑑注職官分紀漢三公府有參軍事蓋亦謂此時所置耳

建安中袁氏諸將率諸郡守背袁向曹幽州別駕韓珩不與盟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弟焉至是袁氏將焦觸驅率諸

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盟曰違命者斬衆以次歃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乃捨之魏武亦高其節屢辟不至卒於家

建安中曹操以杜畿爲河東太守初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請留邑實陰與幹通謀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將爲深害河

東被山帶河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賢鎮之時幹據并州與馬騰韓遂往來交通皆由河東或稱畿勇足當難智足應變遂命守河東衛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杜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軍討固等未至畿曰河東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兵迫之急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爲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固爲人多計無斷吾單車直往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鄖津渡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以募兵止之又言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緩急召之不難固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

諸縣殺長吏固等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乃出單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固等與高幹共攻不下略諸縣無所得及操徵馬騰等至會擊斬固赦其餘於是杜畿守河東遂成善治

建安中鑿渠自滹沱河入汾名平鹵渠逡出鄔憑汾水以漕太原屯守西北也其地山嶺盤結疏鑿不易故難行之久遠宋張齊賢禦契丹契丹從胡盧南河而西胡盧南河即滹沱河之譌也

漢武內傳上黨人王真字叔經年且百歲視之濯濯

有光澤似猶未五十者嘗自云周流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法嗽舌下泉咽之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眞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噏如在胎之中也同時上黨人孟節亦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揺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二人皆有室家不絕房室節尤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公亦甚重之蓋猶方技中之不詭俗者同時沛國譙人華佗曉養性之

術年且百歲猶有壯容精於方藥療病合湯數種語以節度一飲即愈鍼炙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須刳割者隨宜飲以麻藥如法斷截除去穢惡縫合敷以膏數日輒愈其方不傳然陀本作士人負其絕伎以醫見業意常自悔亦不能拾去曹操積苦頭風眩召佗鍼之隨手而差後佗託妻疾辭去召之不至廉知其詐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與索火燒之又有雒人郭玉善鍼石著鍼經診脉法傳於世嘗

言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是皆精於修養而得其傳亦能濟世所謂極數知變而不詭於正斯深於數術者也曹操信用華佗而復殺之殘賊已甚佗以伎精而死於伎亦伎成之累也

建安中杜畿治河東時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有訟者畿爲陳大義遣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父老自相責敎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敎自是少有辭訟頒

下屬縣擧孝子順孫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鷄豚犬豕皆有章程民漸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敎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宫親自執經敎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旁郡多擧縣邑應之惟河東民無異心兵興軍食一仰河東常供外餘蓄尙二十餘萬斛又轉運他所運者率自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魏晉五代之間濡迹兩朝臣節多不足稱畿歷事曹魏才足定難德

足集民易亂而治既富而教吏道幾備固不可没也歐陽忞言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自魏晉以降文學盛興由杜畿執經教授河東特多儒者地理志自古豪傑之士皆出幽并前代以來多文雅之士太原古并州入文所聚杜牧言幽并之人沉鷙多材力重許可尚氣節唐魏遺風不專重文辭也然畿以文若知蔦興禮讓文學於兵燹之餘鎮撫荒殘宜不負蕭何寇恂之望矣

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南匈奴入朝於魏曹操始分爲

五部入居塞內與編戸同而不輸賦浸難禁止立中貴者爲帥左賢王豹居離石爲左部帥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歲給絹綿錢穀散居太原茲氏蒲新興大陵分屬五部實皆家於晉陽汾澗之濱西接離石諸山兼依山谷以聯其勢此引北部入居太原之始方操之初起兵也與袁紹議方面之據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北部之衆南向以爭天下操雖不明言而心已然之矣及領冀州即分五部於并州境外示懷柔之義實利其戎馬而陰據之以濟其詐力世言奸回並稱莽操莽設五威以亂匈奴操分五部以擾內地爲害皆酷於西北然莽旋自滅亡害在一時操方假智術以驅策羣力流毒延於數世太原承其敝矣故推原本而論及之寰宇記嵐州古秀容城劉元海築按秀容與離石只隔一山在汾水之陽淵築城於此以收部衆故部人附之

建安中築羌城於京陵縣以居羌人京陵地與羌鄰築城居之爲屬國也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有京陵縣

注京陵即九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晉墓地也皇輿全覽平遥縣本春秋晉九京地漢置京陵縣屬太原郡冀州圖經縣西三十五里曰來城後漢來歙所築西北四十里曰羌城築於建安時

圖經魏武築開柵堡於文水縣北二十里當文峪口今開城柵是也開東西都堡周四里高一丈六尺據文峪口兩峯相去丈餘殊號險固今爲文峪河侵僅存其半

建安二十三年四月代郡烏桓反曹操以子彰爲中

郎將夏侯尙爲參軍擊之烏桓數千卒至時兵馬未集彰用田豫計因地形回車結圜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寇不能進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騎射敵騎應弦而倒前後相屬戰至半日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桑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地士馬疲頓又受節制不得過代不可深進彰曰率師而行惟利所在何節制乎遁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夜相及擊大破之大同府志桑乾城在府

東北五十里漢縣爲代郡治後漢仍屬代郡魏土地記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因以爲名去城十里有温湯亦名温泉可療疾魏和平末侍中司徒治疾於代郡温泉卽其地水經注魏任城王彰以建安二十三年伐烏丸入涿郡遂北逐至桑乾止於此

漢書地理志有地名異音者如太原之慮虒爲盧夷上黨之沾爲添西河之鵠澤爲梏澤代郡之狋氏爲權精郡邑之名與本字大不相同皆不可求之於義訓字書亦不盡載顏師古以爲土俗各有別稱者是也

後漢末曹操進位諸侯王上仍領冀州牧如故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操以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爐火上耶羣臣請正大位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司馬光曰風敎國家之急務爲益大而收功遠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尙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旣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臨雍

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淸修之士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汚穢之人不容於朝廷亦見棄于鄉里自三代旣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混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

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卲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頹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讐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邱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

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程子亦言後漢名節成於風俗廣敎化美風俗安可忽乎哉

輯覽注高陵卽西陵在臨漳縣西南

魏武時温恢爲揚州刺史魏武謂張遼樂進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恢字曼基太原祁人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鄉一朝盡散家財賑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爲廩邱鄢陵廣川令長所在有聲嗣出守揚州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今春水方生子孝懸軍無遠備荆州關將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詔果召潛及豫守呂貢等潛等緩不進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遂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

如恢所策恢累官領護羌校尉卒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爲朕執事忠於王室賜恢子爵關內侯恢子六人恭生艮儉克讓並知名號六

建安初河東人焦先有奇節同鄉安定守董經思見其人而與先非舊識因事過視至其舍爲如與之有舊者曰阿先濶乎念共避白波時否先熟視不答經因復曰念武陽否耶先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應經歎以爲賢東漢士大夫崇尚名節獨

行之士矯矯不爲苟同而世亦以此重之風教之益
人多矣
建安時王卓爲河東太守有治聲卓字世盛臨晉人
父毛河東太守征西大將軍卓沉毅有氣節累官河
東太守兩世同至其地嗣父之績不苟於治事遷司
空封猗氏侯年七十七卒
建安中張遼從征柳城卒遇寇氣甚奮魏武壯之自
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蹋頓遼字文遠雁門
馬邑人也少爲郡吏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

召爲從事後遞屬何進董卓呂布魏武破布遼將其
衆降屢立戰功遷盪寇將軍至是斬蹋頓復遣屯長
社臨發軍中夜驚亂起火遼謂左右曰勿動是必有
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
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殺之命討陳蘭
梅成斬蘭成於灊天柱山下魏武論諸將功曰登天
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又從征合肥麾圍直
前所向披靡權幾爲所得魏武大壯至合肥循行遼
戰處歎息良久後破權將呂範卒於江都文帝爲流
涕詔曰合肥之役遼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
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
日知錄秦分天下置郡世謂罷侯設守始於秦然以
晉論雲中雁門代郡則趙武靈王所置魏有西河趙
有雁代當七國時已有郡矣吳起爲西河守馮亭爲
上黨守李伯爲代郡守魏有蒲守不始於秦也
日知錄魏武帝令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
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
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火食若犯者家

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卒太子丕立自爲丞相冀州牧
按史稱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僞隨才任使皆獲其用
行軍臨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及决機乘勝因事設
奇變化多端勞賞不吝不濫性尤節儉不好華麗故
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然性刻忌諸將有計畫勝已
者隨以法誅之故人舊怨亦皆無餘用法峻急有犯
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其爲丞相領冀州牧
如故始終以河北戎馬爲自固之計至易世不改猶

貲爲用殁葬於高陵疑塚在彰德講武城外凡七十二處森然彌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臨終猶呫呫爲賣履分香計平生奸僞至此盡見使尙不死必將以大不臣終矣劉元城語錄温公曰曹操微意隱見於遺令當其時身後事莫大於禪代遺令數百語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子區處詳盡獨無一語及禪代意若曰禪代是子孫所爲我未嘗敎爲之是欲嫁簒逆之惡於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也此意歷千古無人識得又曰歷觀曹操生平之事無不如此

夜臥枕圓枕啗野葛至尺許飲酖酒至一盞皆此意也唐太宗自爲文祭魏武帝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蘇軾言魏武長於料敵而不長於料人此皆以舍蜀輕吳遽反斜谷之兵議其才識有未至也陳壽稱操決幾乘勝用軍若神特以偶爾驕盈遂成三分論其事勢如此然其晩年用天子車服出入稱警蹕儼與至尊無二曷嘗不耽耽於是哉以勢有未可而緩圖之圖而得之可以少安故欲爲周文王之意顯自表暴於外其時目中已無吳蜀矣

建安二十五年王烈卒年七十八烈以德化其鄉人胠篋易行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終于遼東按史稱烈秉方不忒臨義罔惑惟此剛絜果行育德而士大夫處衰世之末流正不以剛果獨行也爲善于鄉以德化其鄉人鄉之人薰其德而善良漢時介休郭有道太原王彥方皆卓卓表著於時者然有

道以道自處而不入於淸流之目彥方韜光自穢而克免於危亂之軏一則正已而物自不染一則匿跡而人莫能干所用不同而道則一皆有得于明哲保身之道而不徒以淸潔爲高也

建安中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飢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羽林監棗祇請建置屯田操從之以祇爲屯田都尉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

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

建安二十五年魏徙冀州士卒家實河南初丕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丕意甚盛侍中辛毘求見丕作色待之曰卿謂徙民非耶毘曰誠以爲非丕曰吾不與卿議毘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丕不答入內毘徐引其裾丕奮衣而去良久乃出曰佐治卿何持我太急耶毘曰今徙旣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爲寇故臣不敢不力爭丕乃徙其半

[illegible]

晉乘蒐略卷之十一

昭烈帝章武元年漢中王正位[illegible]初立爲漢中王羣臣勸進表首列[illegible]將軍漢壽亭侯臣關某侯仕漢封漢壽亭侯漢壽封爵也以漢爲國名而書壽亭侯者誤也程敏政封爵考曰考之史漢壽本縣名史稱黃祖遇害於漢壽而唐人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花漢壽者封邑亭侯其爵也東漢之制有縣侯鄉侯亭侯皆以寓食人之多寡而以壽亭爲封邑失其制矣若以漢爲國名則勸進表不當錯置於職名之下此通論也侯輔漢誠貫金石義協天人封還曹操所賜告辭書云切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則輔主存則歸新受曹公之寵顧久蒙劉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劉公舊義恩有所報義無所斷今主之耗某以知望形立相覓迹求功刺顏良於白馬誅文丑於南坡丞相厚恩滿有所報每留所賜之物盡在府庫封緘伏望臺慈俯垂鑒照與張遼書云曾仲連東

[illegible]

海之匹夫耳爲齊下士然且恥不帝秦職爲通侯列漢元宰獨可使負漢耶復曹操書云明公布大義於天下而速取自樹非某之所敢知若猶是漢也某敢不臣漢哉敢拜嘉命之辱又復曹操書云劉豫州有言尉佗泰之小吏猶獨立不詭某啞啞飛鳴翔而後集寧甘志終小人下耶使明公威德布於天下斡旋漢鼎窮海內外將拜下風慕高義獨某兄弟哉歸昭烈謝曹操書云愚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曩所以不死欲得故主之音問耳今故主已在河北此心

飛越神已先馳惟明公幸少矜之千里追尋當不計利害謀生死也子女玉帛之睨勒之寸丹他日幸以旗鼓相當退避三舍意者亦如晉重耳之事秦穆公者乎詞義嚴正凛凛有生氣宣聖所言無慾之剛子輿氏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配道義塞天地而常存者也諸葛武侯箋侯云孟起兼資文武雄略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絶倫逸羣也武侯人倫之鑒侯之浩氣流行出於其類當時已有不可逼視者矣王世貞前將軍漢壽亭侯贊云嗚呼故主之誼表於奔袁討賊之忠見於許田樊城一師炎燼幾然前無衡操後有伏權天耶人耶公則奚懟精誠所鬱金石失堅川停嶽摧風車電鞭君臣大綱如日行天我懷威神頌公萬年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吭於前而不虞奸於掖七軍甫渰六師遂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賤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

離亂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通志解州中條之脊黃河轉曲處河山所會州東南十八里常平村爲關聖故居今建廟祀賽甚盛其先塋即在村南明許讚關聖故居賦序略義非勇不足以濟勇非義罔克以成蓋忠義之性本乎天植剛大之勇萬折彌勵者也是以人心仰止於神歷萬世亘古今而不變六合之內八荒之外奔走望祀咸罔不同祠廟遍天下凡通邑大都名山勝地固肅虔盡敬以

禮神郎郊野林坰亭徹驛障靡不有地以宇有像以肖也讚奉天子命視學汾晉道出解梁實維侯之故居在焉迺迴車屏徒振衣肅謁廟貌若存千秋恒凛顧瞻祠宇遐想威靈徘徊慨嘆欣慕彌深遂作賦以志高山之思云

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也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以牽招為護鮮卑校尉田豫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初魏祖既克蹋頓烏桓寖衰鮮卑大人軻比能步度根素利彌加厥機等因入貢求通市魏祖皆表以為

王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廉平為衆所服由是威制諸部最為彊盛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分地統御軻比能部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步度根檀石槐之後也入貢內附為保塞

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鴈門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為冬至後百有五日也容齋隨筆今人謂寒食為一百五日以自冬至後至清明歷節氣六凡為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為寒食故云杜老鄜州詩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峯勞夢魂是也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皆舉三月清明為言而周舉傳云太原舊俗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舉以盛冬禁火殘損民命示革是謂寒食在冬中非節令二三月間也傳聞之誤不可為信矣

易曰先王設險以守其國古來言地險者以趙魏據大河晉表裏山河兼河山之固皆足以立國守險然

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并四州曹操晚得兗州終能滅袁平并破壺關上黨之險收河東安邑之衆紹以所守非人而敗操以知人善任承其後也河東未定以杜畿為太守而衛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習為刺史而邊境肅清豈以得險而遂為安哉昔人言若使關山能限敵赤眉何以到吾鄉亦同此意然曹以詐力定海內日夜窺伺神器而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非智力謀慮所可為如唐太宗元武門稱兵而武后已生於并州此天理所以常存也

黃初初以賈逵爲魏郡太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世爲河東著姓逵兒時戲弄常設部伍祖習異之口授兵法數篇言爲諸生好春秋左傳以郡吏爲絳邑長堅守河東力盡爲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詞不屈吏民呼救得免魏武擊馬超以逵領宏農太守召與計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至是魏武卒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世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文帝卽王位月餘遷守魏郡嗣遷豫州刺

史逵到官數月考竟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舉奏免之上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以豫爲法豫南與吳接逵明斥堠繕甲兵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戈陽陂通運渠二百餘里名賈侯渠黃初中征吳破呂範於洞浦又開直道以圖東關屢敗吳軍太和二年督諸軍直向東關至五將山而曹休出皖求深入又令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聞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

諸將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出其不意而進先奪其心賊見吾兵至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難制乃兼道疾進多設旗鼓爲疑兵吳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黃初中嘗沮逵假節至是微逵休軍幾不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逵終無言時人尢多之卒年五十五論曰肅按曹休以私憤誤公初則亂其謀至兵敗得逵之力復振而猶欲以後期罪逵小人無良不惟忘國

家之安危併已之利害亦忘之不以公義爲急而蔽於私也習鑿齒言人有嫌忌而爭勝負者卽能勝人已亦無利今忘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堂義愧於敵人之心濟彼危難以成我之勝不計夙憾以服彼之心義成而利宏斯謂善爭逵忠勳昭著吏民追思而祠祀之明帝入祠愴然於碑像而詔示之少帝復親臨修治義通於人心徹於上下傳於無窮常勝之道也若休所爲必敗之道也

魏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謂上陽施而不下通下陰施而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劉向曰冰者陰之盛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按天地間萬物由氣以成形由水以化生天氣也地質也陽在上而氣行陰在下而水潤陽無形而陰有迹天一生水水由氣生氣自下上升爲雨氣之化也水自高下降成冰陰所結也木爲少陽陰伏而不升故脅木凝寒而質著於地氣雺而水結矣水流而氣消矣原始反終天地之道也

三國志華陀傳陀字元化沛國譙人也常時往來晉中晉人崇奉之陀兼通數經舉孝廉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語其節度舍去痛輙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到某許若病者言已到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洗滌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世咸稱爲神其後刳割之法不傳針灸眞傳亦失醫家隨病合藥未能神明其用故世有不服藥爲中醫之說而修養之道則在於人陀嘗語其徒曰人體須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食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不朽是也李東垣亦祖是說以胃受水穀脾氣運動而後腐熟水穀化生血氣故人獲脾胃壯而病不作脾胃屬土土動則生眼瞼屬脾開眼則瞼動瞼動則脾應之而亦動四肢屬脾箬則四

肢動而脾應之脾胃相資當以運動爲功用故服勞爲養生之要義朱丹溪以腎水爲主腎水足則血氣盛而病不生血氣之用多寓於視聽經曰心爲血主而肝則藏之肺爲氣主而腎則納之肝竅目也腎竅耳也目之司視血爲之用耳之司聽氣爲之用周章萬變皆本於耳目人之氣血盛則視聽易用男子八八六十四歲女子七七四十九歲氣血既衰耳目之聰明減矣養之於少壯省耳目之好息之於既衰絕耳目之欲愼耳目所以養腎水也李主脾胃屬動朱

主胃水屬靜動靜交養氣血勝而脾胃壯卽華元化之證治也若本體失養而聽命於醫醫如人何哉

蜀漢建興中魏司隸崔林上考課法林河東人初魏主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但當有以驗其後耳今考績以毀譽爲進退虛實相蒙非法也歡納其言詔劉劭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至是林議言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康王

而下遂以陵夷蓋法存乎其人也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若大臣任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黃門侍郎杜恕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大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法之善者司馬公言唐虞之官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非若京房劉劭校米鹽之課責效旦夕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矣

魏黃初中移雁門郡南度句注置廣武縣牽招爲雁門太守鮮卑步度根泄歸泥等將部落三萬附塞招又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時雁門郡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遠汲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源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皇輿全覽廣武故城在代州西十五里漢屬太原郡爲都尉治史記正義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

魏黃初三年冬十月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務

從儉薄不藏金玉一用瓦器制云堯舜禹葬市廛不變農不易畝壽陵因山爲禮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邱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魯季孫以璵璠歛孔子歷級而救之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忠臣孝子所以安定君親使魂靈萬

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六年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史稱文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嘗言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又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鮮矣陳壽稱其博聞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以曠大之度公平之誠克廣德心則近於道良有以也

建興中魏牽招守雁門教民戰陣復郡中烏桓五百餘家租調使爲偵候鮮卑來犯輒破之又搆其大人

步度根泄歸泥等令與軻比能爲隙建興四年招率泄歸泥擊比能於雲中故郡敗之時比能已入居代郡矣

魏黃初間復置并州改太原郡爲太原國自陘嶺以北並棄之以勾注爲塞至晉因而不改郡縣志陘嶺即勾注上有石銘題冀州北界嶺上東西有通道即鈃陘也

帝禪建興二年魏黃初五年也夏四月魏初立大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其法始於漢武帝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內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東都五經立十四博士皆以家法教授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順帝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初平以來學道廢壞漢制不復至是始立太學置博士依法課試人知嚮學

漢建興三年魏黃初六年也步度根將其衆萬餘落入塞保太原雁門詣闕貢獻一心守邊不爲寇害初鮮卑軻比能誘步度根兄扶羅韓殺之羅韓之子泄

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步度根由是怨軻比能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不如還我我與汝骨肉至親豈與仇等歸泥遂將其部落逃歸比能追之不及遂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弱始以其衆入塞保邊而軻比能衆遂彊盛出擊東部素利護烏桓校尉田豫乘虛掎其後軻比能使別帥瑣奴拒豫豫擊破之軻比能由是攜貳數爲邊寇苦害并邊并州太守梁習擊之大敗其衆并北稍安

建興三年魏太和四年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兖冀并凉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間爲界初吳主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於漢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讐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

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兢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按自曹操引五部入內地民之思漢久亮之北出也天水南安安定皆應亮西北之人矯首嚮風然懸師北出而南來有擣虛之患蒐兵東趨而許洛有西土之憂惟吳足以制其敝而防其患故亮亟亟於是也三分之局定順之則安逆之則危其所籌於彼已之情形者已熟也

魏太和四年司徒董昭上疏略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深疾虛僞竊見方今年少合黨連羣互相褒歎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爲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耶但慮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人何患其不已知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甚哉言之誕肆也夫互爲羽翼而惟恐羅之不博則不復有人道矣俗情好諛而以諛柔服調順則不啻吞之以藥矣不以孝悌淸修爲事而惟趨勢遊利以毀譽爲

弋獵之具而愚人以術不復問本心之明敗俗傷化濁亂治典疏上帝乃令郎吏學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

按士人一時之趨尚關係數世之安危其氣習使然也然其爲之有漸而壞於幽微兵亂以來經學廢絶後生進趣不由典謨然猶不敢顯然自叛於名敎至結黨營私顚倒賞罰甚至吞之以藥出於士人之口此市井愚人之故智而衣冠恬然安之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風俗益不可問矣

後漢帝建興五年魏太和六年也將軍郝昭鎮守河西昭字伯道太原人爲人雄壯鎮河西四十餘年民夷畏服魏使昭築陳倉城諸葛亮至圍攻之不能拔亮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遥説之詳太原人素識昭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告亮亮使詳重説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時昭兵纔千餘人亮有衆數萬

乃進攻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火燃梯上人皆燒死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外用土瓦塡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横截之晝夜急攻二十餘日救至始引退及還帝慰勞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爲將耶資太原人字彥龍幼孤長於兄嫂會兄爲鄉人所害資手刃報仇乃挈家避地河東尋爲本郡所命辭不就友人河東賈逵勸之行始往應之到署功曹計舉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承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爲尚書郎辭以家難復還河東黃初初擢給事中賜爵關中侯專掌機密明帝卽位加散騎常侍進樂陽亭侯前後掌機密三十餘年北州雅重鄉里故兩軍引以爲重也是時北州爲鮮卑烏桓所擾塞下人民離散定襄雲中五原朔方等郡皆爲荒郡荀彧謂北州喪亂賢智零落蓋以此也

漢建興九年五月丞相亮敗魏司馬懿於鹵城初懿

斂軍依險兵不得交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中飛矢卒亮屢出師蔣琬運糧無匱亮每言琬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至攻祁山命李平主督運平恐糧運不繼呼亮東還亮旣退軍又稱糧足表言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亮悉表其過惡免官治罪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爲吾說正方腹中有

鱗甲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

建興十二年丞相亮伐魏初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用木爲之以機行止運米積斜谷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衆十萬由斜谷發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通鑑輯覽木牛流馬詳見諸葛氏集杜佑通典備載之山西通志明時興縣孝廉康敬依法造製能走數步而不能長行機法尚未盡得也

魏黃初中毋丘興爲武威太守與河東聞喜人守武

威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及討鹵有功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民夷雜處數有兵難毋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衆卒使柔附爲官效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踧脅張掖太守杜通張睦張掖番和驪靬二縣吏民皆棄惡詣興興皆安卹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於是加封興高陽鄉侯入爲將作大匠卒子儉字仲恭襲父爵爲平原侯文學明帝初爲尚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靑龍中以儉有幹策徙幽州刺史遼西護留等率衆五千降公孫淵儉拒戰不利明年偕太尉司馬懿討淵以功進安邑侯正始中督步騎萬人出元菟討句驪王宮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連破走六年復征宮宮奔買溝儉遣王頎追過沃沮千餘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穿山溉灌民田民賴其利累遷鎭東都督揚州吳諸葛恪

圍合肥新城儉與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禦之恪還初儉與欽情好欵洽欽亦投心無貳正元二年協謀罪狀大將軍司馬師移諸郡國舉兵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至樂嘉子俶分爲二隊攻師軍師軍中警擾欽後期不應會明俶退欽亦引還儉軍傳欽戰敗衆潰至愼縣儉與弟秀藏草中安風津都尉張屬射殺儉秀重走入吳儉子甸爲治書侍御史初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今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甸知儉謀將發私

出將家屬走靈山師別將下靈山句遇害

郭淮列傳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父緼鴈門太守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累官至雍州刺史討安定羌大帥辟跣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知欵曲訊問周至咸稱賢明太和二年漢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淮攻詳營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號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漢出鹵城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

食用足青龍二年亮出斜谷田蘭坑時司馬懿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言於懿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實欲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漢將姜維出隴西淮進軍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撫柔氐三千餘落徙實關中隴西諸羌相結攻圍城邑南招漢兵凉州治無戴復應之淮進軍狄道斬羌餓何燒戈降者萬餘落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嘉平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今以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正元二年卒追贈大將軍諡曰貞

蜀建興十二年丞相亮進軍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

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繁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繁其能久乎八月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於軍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于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

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在漢中府沔縣定軍山下其陳聚細石爲之各六十四聚別有二十四聚作兩層每層各十二聚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按武侯爲治有儒者氣象其忠義之行節制之兵雜耕渭濱而居民無所苦東坡謂爲三代之佐王者之師皆根抵於學問故經天緯地一時之英而其自喻乃惟在謹慎二字史稱亮爲相國撫安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刑政雖峻用心平而勸戒明故廖立李平奪其職而猶思其恩此謹慎之實也而尤慎於討賊陳壽言亮用兵不戢以後無有能馳騁中原者原其心也故進軍斜谷分兵屯田不復爲退歸之計亦以時不再來深入客地雜耕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閑司馬仲達懾不敢動甘受巾幗之辱惟以亮食少爲幸固不待兵刃之交而懿已披靡矣至亮亡

而後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向使亮在一戰勝敵長安以東破竹而下非必無之事至此而後可以歸之於天然其志在必勝不忍坐而待亡蓋慎於所事然也王伯厚謂君子小人之天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表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胡致堂曰人生於世饑食渴飲冬裘夏葛室屋可蔽風雨而已而必爲爭奪不饜者俗尚奢靡流而不返

遂生誇奪之心若思以轉移風俗必自有位故范宣子讓則其下皆讓城中大袖則四方全帛在上者無欲心則下自化而從儉孔明身都將相手握强兵專制一隅勢通四海亦何求不得全蜀之富皆可充物其家而三十年間止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以爲子弟衣食之奉不別治生增長尺寸逮其死也內無餘帛外無贏財其靈臺湛然不累於物如此賢哉遠矣亦何愧於伊尹周公耶夫勢力可以專利而不奪利則利之所覃者廣而受惠者多復以法制行之則可

使人均被其澤亮既死蜀人久而歌思猶甘棠之思召公此其效也若乃據權怙勢盡利以遺民王莽梁冀李林甫楊國忠元載之徒皆是也利之所聚者廣而受害者衆復以刑辟取之則雖銅山金埒亦有餓隸之患故莽冀等既誅或斥賣家財免民租稅而百姓提挈切食若此其效也故君子喻於義而不肯爲者惡其事之如彼其沃而畏其效之如此其酷也有志於建功立事以武侯爲矜式其庶幾乎

後主延熙十二年魏以冀州刺史孫禮復守并州初

禮以清河平原爭界不決辨詞剛直曹爽不適移守并州禮往見司馬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耶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禮雖不德豈以是爲意本爲明公匡輔魏室以報明帝之託今社稷將危天下洶洶此所以不悅也因涕泗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爽所親李勝出刺荊州過辭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沾胸聲氣纔屬言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并州近胡好爲之備且以子師昭爲托勝曰還忝本州非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爲本州好建功勳勝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於是懿與師昭謀矯太后令以爽與所親謀逆收爽及爽弟羲訓彥並用事之何晏鄧颺李勝等付廷尉考實俱夷滅晏性喜修飾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書與夏侯元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颺自謂三公可至管輅

語以非禮不履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怒以爲狂及何鄧敗輅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之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形如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退福之象後如其言

後主延熙十四年魏分匈奴爲二國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留單于呼廚

泉於鄴分其衆爲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爲左部帥部族最强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此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宜加其子一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集覽去卑左賢王名其後大夏赫連氏即其裔也使居民表居羌胡於編氏之外也

蜀漢建興十年魏青龍元年也鮮卑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與深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史畢軌表出兵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爲比能所誘非實有二心軍出則驚合爲一矣軌軍愼勿越塞過句注也時集塞下荒地置新興郡自陘嶺以北並棄之以句注爲塞故爲此言比詔書到軌已進屯陰館遣將蘇尙董弼先出塞而比能果遣子迎度根與尙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敗沒步度根遂與泄歸泥部落皆叛出塞是時軻比能子已進陽方口然而不南入者魏兵强也步度根與軻比能寇鈔并州帝遣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軻比能乃走幕北泄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落來降拜歸義王居并州如故步度根尋爲軻比能所殺已而王雄使人刺殺軻比能種落離散邊陲遂安一統志句注一名西陘又名西隃自漢中平以後陘北之地皆爲荒外魏晉時並以句注爲塞

水經注魏黃初二年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文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

分割太原四縣以爲邦邑其郡帶山側塞矣王以咸寧四年改命爵土其年十二月離石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勒碑述勳德碑北廟基尙存通志西河故郡治茲氏城今汾陽縣黃初二年下疑有衍文

魏明帝青龍四年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兖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昶生長太原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而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

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勝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基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尙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也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延熙二年魏正始八年也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

縣爲平陽郡郡東連上黨西界黃河南通汴洛北阻晉陽宰孔所云景霍以爲城汾河涑澮以爲淵子犯所云表裏山河者也秦漢以降河東多事平陽常爲戰地魏分汾北十縣置郡於此襟帶河汾翼蔽關洛推爲雄勝杜畿云平陽披山帶河天下要地是也柳宗元曰晉之故封大行倚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爲關中之肘腋河南之背肩故城在臨汾縣西南堯都於此春秋趙朝爲平陽大夫卽其處府城東北二十里白馬城魏刑白馬而築之者城東三十七里高梁城在高梁都程黃里卽叔向邑春秋齊伐晉及高梁而還者也縣西南武遂城秦拔宜陽涉河城武遂是也府城西南二十里劉淵城淵築此爲都者縣西北四十里西平城劉聰以其子驥爲征西將軍築平西城居之者也水經注平水在平陽故縣西南東逕狐谷亭北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臨汾縣志平水自平山麓平地湧出東流至縣西五里爲平湖郡城在平山之陽故以爲名

延熙十年魏嘉平二年也雁門新興二郡兵變初陳

泰請并州并力討諸葛恪兵未集而二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是時并北大擾收合散亡聚之新興等郡宜不足恃也

後帝景耀三年追謚故前將軍關某曰壯穆侯嘗考傅羅張萱辨曰季漢謚帝以壯穆侯陳壽易穆爲繆謂名與實爽曰繆失其義矣余閱志趙翊軍之謚順平也張新亭之謚桓也馬西平之謚威也黃漢升之謚剛也諸公皆出帝下者皆得美謚侯之忠勇蜀之朝野誰不傾心禪雖昏庸豈昧於侯當議謚時景耀

三年也姜伯約輩豈皆有憾於侯而加以不美之謚考之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禮記大傳以序昭繆古本作穆左傳穆多作繆是穆繆古文皆通謚帝以此亦猶秦穆魯穆或作繆耳布德執義中情見貌孰有過於帝而以穆爲繆戾之繆橫生訾議甚矣壽之闇於謚也公之威靈所被至於窮荒遠裔下及婦稚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孰使之然哉方孝孺寧海廟記略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得其靈奇盛著則爲偉人當其生時揮霍宇宙

頓挫萬類叱電噫氣雄視舉世故發爲忠義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抑鬱以沒其炳朗明爽不與衆俱泯則復爲神明無所不之固其理也唐順之常州關帝廟記云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繼亂東南天子命出師討之師駐嘉興軍中若見關帝靈響助我師者已而師大捷明年倭寇復亂師再舉過常州軍中復見帝靈響如嘉興未幾渠魁徐海等復就擒乃請於朝立廟常州帝之廟盛於北而江南諸郡廟帝自今始王世貞太倉州關帝廟記略云故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帝祠廟遍天下幾與學宮浮屠埒其在吾州太倉者無慮十數而城西之巽隅最著自癸丑甲寅春島寇內訌擁兇我郛郭而睥睨之間若有攝其魄而祛之者諸將吏人士虔餙廟貌而病呰窳前逼狹遷不稱於是闢展宏寬殿宇巍煥而颺言曰帝之孤忠亮節夫人能言之帝之殁威靈著於遠邇禦大災捍大患與祀典脗合夫人能頌之仰之獨帝之神所以久且大者弗盡知也今夫吳相胥城陽景王漢朱虛侯劉章至俠烈也吳與

憤王西楚項羽至伉猛也伏臘封醱之所覡巫之所揚詡世史之所載記何斑斑赫赫也然不數百年而漸銷淪無遺響者激生一念之發氣用於一時非精誠爲之也傳不云乎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而高明以麥城之役帝穆然而就冥若無聞者垂五百年而始爲開皇一顯於玉泉之刹而尚泯泯也又垂五百年而爲崇寧再顯於蚩尤之戰而後著自是而又垂五百年帝若以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爲一心而趣帝其

邺捍之靈與供奉之虔略相當蓋上而侯王君帝下
而紅女嬰孺近而都掖遠而魋結侏離之鄉無不心
儀帝者帝之所以久而大則誠也無論其英武卽所
謂孤忠亮節皆誠爲之也誠可以貫金石耀三光終
始萬物又何疑焉按三公記載皆能道其源流余惟
侯之精忠亮節事業未顯於當時陳壽之志猶有微
詞千五百年而祠廟徧天下天爲之發其光也浩氣
塞天地靈爽在人心天地亦氣之彌淪而侯得其正
至於終古不沒者一氣之流行也陳壽何足語此侯

子興字安國少有令聞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
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至虎賁中郎
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

漢時周將軍倉遇侯於臥牛山倉平陽平陸人有武
勇板肋虬髯儀容甚偉初爲張寶將自恨事非其主
比遇侯於山翻然曰匹夫失所依今遇將軍如披雲
霧而見青天願步隨雖千里不辭也遂相從當樊城
之役漢水暴溢魏將龐德乘小舟欲還營倉深知水
性驅大筏而來衝翻小舟生擒德上筏其驍健如此
後守麥城忠勇益厲聞侯遇害遂死之按自建安以
來曹操爲冀州牧竊權擅國司馬氏與之同力三晉
之士有名稱而仕於魏者雁門之張文遠河東之徐
公明以至裴潛溫恢王卓諸人皆能以智勇爲其爪
牙而或因梓里而圖存或感知遇而効命皆未能卓
然於名義而得正所歸關壯繆於兕棼胥漸之時獨
持春秋一書伸大義於天下此卽尼父知我罪我之
深衷接心傳於數十百年之後如合符契萬古綱常
由以不墜者也與張遼書云魯仲連東海之匹夫爲

齊下士然且恥不帝秦職爲通侯列漢元宰獨可使
負漢耶其心明如日月浩氣充塞故久而益發其光
而倉以平陸鄉民自得所歸至死不渝其節壯繆忠
漢而將軍忠主其亦人傑也哉

魏明帝初秦朗爲驍騎將軍朗字元明新興人青龍
元年將兵討步度根寇走漠北十月步度根部落戴
胡阿狠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遷給事中步度根
檀石槐之後也初効順入塞保邊軻比能誘之以叛
青龍三年幽州刺史王雄使人刺殺軻比能種落離

散邊匯遂安

蜀漢景耀四年鮮卑索頭貢質於魏索頭鮮卑別部姓拓拔氏黃帝子昌意之苗裔北史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后爲拔故以爲氏索頭世居北荒至可汗毛始彊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七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數傳至可汗鄰分統部衆爲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詰汾死力微立是爲後魏始祖神元帝徙居定襄之盛樂部衆浸盛諸部畏服之至是始遣其子沙漠貢於魏因留爲質此拓拔見於中國

之始時力微年已一百四歲沙漠汗以親老歸國衛瓘密賂諸部大人譖而殺之力微死子悉祿立三傳至祿官分國爲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祿官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㐌弟猗盧統之已而猗㐌度漠北巡因略諸國降附者三十餘國晉人多往依之此拓拔强盛入中國之由也集覽注濡水卽今灤河自獨石口外發源東北流與熱河會又東入遵化界至樂亭縣入海參合陂在陽高縣東北邊牆外盛樂故定襄郡治故城在今歸化城南

漢後主景耀五年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鍾會聞康名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

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毋邱儉與安皆有盛名于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敎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隱者孫登嘗語康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按詩議相鼠禮嚴跬步未有放蕩於禮法之外玩世而能自全者況復以誹謗行之難已管寧之居魏也名行高潔而因事導人于善初望之邈然若不可及卽之熙熙和易人皆化服年登上壽及其卒也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陳太邱上封事輙削其草以拱默自晦上下各得賢人君

子處末世而能自立者皆然也寧必以放蕩爲高哉
曹魏時令狐邵爲宏農太守邵太原人出守宏農所在淸潔時郡不知經學乃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者遣令詣河東樂詳受學由是宏農學業轉興子愚白衣時尙有高志衆謂必興令狐氏族邵獨以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甚不平及愚仕進有名稱從容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今竟云何邵熟視不答私謂妻曰公治性度猶是也不知我當坐之否邪必逮汝曹矣愚祁人王凌之甥凌遷司

空進太尉假節鉞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凌愚密協計以楚王彪有智勇欲近都許昌會愚病卒凌謀滋甚遣楊宏告兗守黃華華及宏白司馬懿懿軍掩至百尺凌面縛水次飲藥死凌愚家並及於難時邵已歿十餘年前言果驗
魏武時衛凱爲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凱字伯儒河東安邑人少夙成以才學稱辟司空掾屬除尙書郎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至長安不得進遂留鎭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凱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荒亂民徙頃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無以自業若皆引爲部曲兵强有後憂鹽國之大寶也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必日夜競還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魏武從之凱屢建大議魏武益重之至是典制度文帝卽位徙漢侍郎撰文誥明帝初進閿鄉侯時百姓凋敝役務方殷凱上書言遺民困苦千里無煙若不善留意將遂凋敝不可復振武帝時

後官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今宜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勾踐滋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尙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有求於雲表之露猶尙見非今無求於露仍設露盤無益而糜費聖慮所宜裁制也其獻忠言率如此凱受詔典著作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卒謚曰敬子瓘嗣
正元中毋邱儉討司馬師兵敗遇害子甸及家屬同

時並被害於靈山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及吳平宗兄弟皆還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奧巴東監軍益州刺史儉河東聞喜人

魏明帝大和初王昶爲兗州刺史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昶兄事凌爲魏世子文學後爲洛陽典農所開荒萊墾田特多遷刺兗州至是加將軍賜爵昶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

其意著書戒之魏嘉平初奏陳治略五事又奏乘釁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爲橋渡水擊之敵奔南岸鑿七道竝來攻昶使積弩同時俱發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敵望見以喜之取所獲鎧馬甲首馳還城以怒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許茂旻振旅而還遷昶征南大將軍諸葛誕反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援誕敗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卒追謚曰穆子渾嗣

王渾字元冲太原晉陽人昶子沈雅有器量襲昶爵京陵侯晉初爲徐州刺史歲饑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始中轉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豫與吳接境屢擊破吳軍伐吳之役王濬破石頭渾濟江督率所統徑逼秣陵使皓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摧敗張悌

平定秣陵復鎮壽陽渾處斷明允撫循吳人虛懷綏納江東悅附惠帝初加侍中令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言元會詔文相承已久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寃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弊者使盡意陳詞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上然之詔錄尙書事渾所歷前後著稱遂居台輔卒謚曰元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

祀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魏正元中爲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尋遷尙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至鎭深尋善政按賈逵以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從之敎將吏子弟敎學九郡士咸悅道敎俗爲一變沈以才望名顯當世創業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諮謀焉泰始二年卒謚曰元沈素淸儉不置產業前以功封郡公辭不受咸寧中復封爲郡公

魏咸熙初衞瓘以廷尉持節監鄧艾鍾會軍事瓘字

伯玉河東安邑人凱子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學問深博襲父爵閿鄉侯累轉中書郎甚爲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至是伐蜀爲監軍蜀平詔檻車徵艾瓘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平旦瓘乘使者車徑入艾臥內執其父子置之檻車會至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就擒遂決意謀反初姜維知會有異志欲搆成擾亂以圖克復乃說會因艾承制專事與瓘密謀白艾有反狀及詔收艾遂圖反使姜維爲前驅自隨其後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會因悉召諸將稱太后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親信代領諸軍所召羣官悉閉諸曹屋中瓘詐稱疾篤出就外廨會信之無所復懼及暮瓘檄告諸軍旦共攻會及維殺之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爲變遣兵至綿竹夜襲殺艾父子於三造亭朝議封瓘讓不受咸寧中拜尙書令加侍中性嚴正以法御下太康初遷司空爲政淸簡甚得朝野譽勅子宣尙繁昌公主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瓘每欲啟而不敢會侍

宴凌雲臺瓘陽醉跪晉主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眞大醉耶遂悉召東宮官宴密封尙書疑事令太子決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直以意對泓卽具草令太子自寫晉主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踧踖衆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衞瓘老奴幾破我家及楊駿誅瓘輔政或譖瓘謀廢立賈妃使帝詔楚王瑋收瓘輒殺瓘及子孫九人後追瓘伐蜀勳封蘭陵公謚曰成

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監運諫議大夫寇玆帥五千人歲脩治砥柱平河岨砥柱在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自蒲津來折而南砥柱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之陽其形如柱植立中河昔禹治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桀出勢連襄陸其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洄環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漢以來疏治石沒水中不能復

出至是加修以通舟楫按三門之勢險於三峽唐宋時通運於此人漕没溺於水者不可勝紀矣雖屢鑿治而石仍棄入水中激湍更甚金源氏修禹廟旁及三門新開河東口涉水上山有龍神祠祠簷下二石狀如碑蓋金興定年修禹廟因及於此碑記其事也自大禹鑿山通河始有砥柱之稱三門之南有孤峯突起峯頂平闊禹廟在焉三門植立河中時暴雨河漲是柱頗偏西岸蓋冬後則東流倒於西岸而是柱正當中爾

晉地理志太原國晉陽陽曲榆次于離孟狼孟陽邑大陵祁平陶京陵中都鄔上黨郡屯留壺關長子泫氏高柳銅鞮涅襄垣武鄉平陽郡楊端氏永安蒲子狐讘襄陵絳邑濩澤臨汾北屈皮氏河東郡安邑聞喜垣汾陽大陽猗氏解蒲坂河北西河國離石隰城中陽介休樂平郡沾上艾壽陽轑陽樂平雁門郡廣武崞汪陶平城葰人繁峙原平馬邑代郡廣昌平舒富城新興郡九原定襄雲中廣牧晉昌考晉載記晉郡無樓煩漢末陘北人民流徙僑置九原縣於靜樂

界內當省樓煩入九原也漢魏春秋曹操集塞下荒郡之地置一縣領其民合爲新興郡惠帝時并州之地盡爲劉元海所有劉曜都長安平陽以東入石勒爲後趙地冉閔滅之地入於魏尋屬前燕苻堅於河東郡置并州地入於秦後苻堅僭號晉陽尋爲慕容永所并慕容垂破走永取晉陽地入於後燕魏道武克并州有其地復爲太原郡

泰始二年晉禁星氣讖緯之學自光武宣布圖讖東漢圖讖之習盛曲學煽惑人心有關世道至是禁之

棠陽以武帝知所取舍大書以予之
晉武帝泰始七年匈奴帥右賢王猛叛出塞還寇并州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警報告急時朝廷皆以杜預明於籌略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會并州刺史劉欽將兵擊破匈奴監軍何楨潛以利誘其左部帥李恪恪殺猛以降預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皆切於事情預幽州刺史恕子河東太守畿孫也史稱畿守河東治政爲天下最預覩其方略明於興廢之道杜氏仕於晉魏守其家傳流澤遠矣晉書杜預列傳預平

吳功第一民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以功封當陽侯子耽爲亭侯榮寵及於再世其來有自立功後從容無事乃沈思經籍爲春秋左傳集解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春秋會盟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左傳亦孤行預嘗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不虛矣
泰始九年晉主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又取良家女及小將吏女五千餘人入宮選之母子號泣於宮中聲聞於外
泰始十年山濤典選甄拔人物奏之時稱山公啟事濤奏郭奕高簡有雅量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初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魏咸熙中爲相國主簿武帝踐阼以奕爲中庶子咸寧初進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假赤幢蓋曲鼓吹奕有寡姊隨奕之

官姊僮僕多有姦犯爲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不問奕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帝時委任楊駿奕表駿器小不可任以社稷不聽後果誅大康八年卒諡曰簡
咸寧五年十二月晉馬隆破鮮卑禿髮樹機能斬之初胡烈討鮮卑樹機能戰死至是入寇陷涼州晉主臨朝而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晉主許之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

山路阨隘乃作扁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隆轉戰而前殺傷甚衆鮮卑大人奉萬餘落降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凉州遂平史注樹機能之祖母相掖氏在孕時寢而産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即南凉禿髮烏孤之五世祖也

晉咸寧五年以匈奴爲左部帥居西河離石劉淵始見於此初漢世以女妻單于南匈奴五部在并州者自謂漢所出冒姓劉氏晉書載記光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轉至五原今離石左國城單于所徙庭也

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汾晉之間蕭然十六國春秋於扶羅子左賢王豹即元海父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部族最强豹卒淵嗣居左國城幼而儁異博涉經史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輕財好施傾心接物文學武事並皆工絕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賞晉人歸之者衆淵亦引鄉誼深自結納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深相結納太原王渾尤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雁門范隆曰吾嘗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泰始後淵爲侍子在洛陽渾屢言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孔恂楊珧進曰元海之才今無其比若假以威權平吳之後恐不復北渡也時部帥樹機能陷凉州帝疇咨將帥於上黨李熹對曰陛下若以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指日可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

患方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人謂之飛豹與淵友善淵謂彌曰王李以鄉里見知每相稱引適足爲吾患耳因縱酒長嘯歔欷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劉淵不除并州不能久安王渾曰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任子帝是渾言而不問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

晉太康元年詔罷州郡兵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

人小郡五十八人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以示單虛帝不聽及永寧之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武帝太康二年鮮卑慕容涉歸入寇初檀石槐分其地中東南三部中部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氏爲大帥晉書載記魏時燕代多冠步搖冠涉歸之祖好之遂襲冠焉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音訛爲慕容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棘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涉

歸遷遼東之北世附中國至是始叛寇昌黎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近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生荒服之制萬世長策也不聽欽西河人身處其地故言之親切如此

晉志晉作河橋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固請爲之及橋成晉主從至察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集覽河橋說文水梁也以舟相比爲梁而渡杜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孟津地名注見漢帝更始二年一統志云河橋在河南府孟津縣晉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難之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卒成之

太康六年以王渾爲尚書左僕射渾太原渾子濟爲侍中嘗坐事免官久之帝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責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疎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黙然集覽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文帝即位長自以最親驕蹇不奉法被廢處蜀不食而死民作謡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今王濟援此以喻晉武不能用齊王攸也

晉初李憙爲并州別駕憙字季和上黨銅鞮人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司馬宣王辟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毋疾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徒還遂遭喪論者嘉其志節至是爲并州別駕嗣景王命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憙到引見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憙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景王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攻毋邱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

強禦百寮震肅薦樂安孫璞時稱知人嗣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晉初行司徒事副太尉鄭冲奉策泰始初封祁侯憙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既謚詔考竟友濤等勿問而深嘉憙曰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憙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憙家無儲積親舊故人分衣共食惠及梓里卒謚曰成

晉初詔河南尹杜預爲黜陟之課預言古者黜陟擬議于心不泥于法末世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于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舊制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其有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事竟不行

晉初設官董解池鹽迫後爲富強所奪鹽利亦耗郡國書曰鹽產於池惟河東爲然蓋四面高阜而地最汙下水之流聚停蓄積久潤而作鹽理則然也但池止四十餘里水多而泛溢氣味自薄雖日曬風飄鹽終難成故池之四圍築立禁牆池外隨宜各爲渠堰所以防客水也其曠間灘地遠池東南延袤稍廣所以殺水勢護池且備渠道崩潰頓防水患也積年以來渠堰稍堅水患漸免灘地之低窪者蘆葦盛生高燥者五穀可播是以凡其勢之可得有爲與其力之

可以能行者俱假佃種之名以遂侵占之非雖嘗領之于官司而實據之爲已有雖嘗認納其籽粒而實未入于倉廒本以官地之所出反爲私家以益其富天時旱澇不常而人情向背有偏當其澇也下隰者不利則暗開近牆之小堰以泄水及其旱也原田必傷則又暗開通流之大渠以灌溉惟知利田以圖己私之便而不知隄防少滲水之就下勢漸莫遏衝激奔潰未免瀰漫浸及禁牆爲鹽池之患如以地產養人惜其遺利當于渠堰稍遠之處置土以爲封墩立

石以定界限盡收官宦舉監生員吏丞之占種者入之官聽民願耕者佃之隨民力而給之頃畝計田畝以科其税糧仍造爲冊籍編爲排甲亦如黃冊格式其佃民秋夏之所輸入卽以充本司官吏俸給原派安邑縣倉糧存命改派別倉亦可養人大灘佃地之小民必不敢越法以侵決渠堰恃頑以拖負公税渠堰固而客水不侵入是池之大患暗消也公税足而俸給有所出辦是地之餘利兼溥也原派倉糧更充他用除一害而三利興則是可行耳

孫楚列傳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質性英邁不羣遇事敢言太康五年龍見武庫井中時有青龍二見於井帝觀之有喜色楚上言曰龍遊蒼昊而蟠於坎井宜疏壅滯起沉淪楚才器卓絕而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洋洋數千言楚負其才氣頗侮易于苞因此嫌隙遂搆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遂湮廢積年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交好起爲參軍

遷衛將軍至是上疏言事惠帝初爲馮翊太守太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纂子綽洵子盛並知名

孫盛字安國太原人博學善言擅名一時嘗詣殷浩談論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由是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為參軍庾亮又引為征西主簿轉參軍時南蠻校尉陶稱讒搆亮與王導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又引為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桓溫仍留為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

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眾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力拒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累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數十篇盛子放字齊莊年七八歲與父從庾亮獵亮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

太康中僕射劉毅上疏請罷中正略云中正之設損政遺才高下隨彊弱是非視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敘各任愛憎以植其私謗議橫于州里嫌隙結于大臣使人皆懈德行而習奔競甚不可也按史稱毅陵傲憤激而忠直之氣自不可

沒桓靈一對犯顏不諱疏論中正尤為諄切帝初留心聽納以傳元皇甫綯為司諫毅為僕射元捧白簡臺閣生風毅綯並以質直見容遂定天下於干戈爛熳之餘可謂有明主風矣而自海宇合一遂生驕志以驕成泰耽樂忘憂三楊專政親賢遠出夕陽亭一語遂啟五王之禍富貴生不仁良可惜已而由是劉淵首禍石勒符洪姚弋仲慕容廆之屬乘間並起而作難也邵康節詩云有刀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梟元海頭禍由夕陽亭一語上東門嘯涙悠悠寄慨深矣

趙至列傳至字景眞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覗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年十六游鄴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康每曰卿頭小

而銳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有遼西之行乃與蕃書敘離并陳其志情文相生至論議精辯有縱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嘔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魯勝列傳勝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昌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日影經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正天地之紀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張華勸其更仕再徵博士郎舉中書郎皆不就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墨辯存墨辨有上下經經各有說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

秦秀列傳秀字元良新興雲中人也少敦學行以忠

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何曾卒下禮部議謚秀議定謚繆醜聞者懼焉性忌讒佞疾之如讐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詣所親者曰充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師所親戒勿多言及孫皓降於王濬充未知之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僉以秀爲知言及充死議謚秀請謚荒公雖不從八皆是之王濬有平吳功而爲王渾所譖毀秀抗疏力言其非秀性悻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王湛列傳湛字處沖太原晉陽人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龍顙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於墓次服闋閉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

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嘆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荅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

崔遊列傳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靜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氐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爲廢疾泰始初武帝錄敘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僭位

命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杜門晦迹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郭琦列傳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荅曰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武帝太康十年四月鮮卑慕容廆降以爲鮮卑都督

廆字奕洛瓌涉歸之子也鮮卑別部曰宇文其俗謂天爲宇謂君爲文故號宇文部遂以爲氏涉歸與宇文部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至是廆遣使請降詔以爲鮮卑都督時宇文氏段氏方彊段氏亦鮮卑別部段日陸眷招誘之叛其衆漸盛遂與宇文數侵掠廆廆卑辭厚禮事之遷於徒河之青山後廆以大棘城爲顓頊之墟復徙居之胡三省曰宇文氏始見此

太康十年十一月以劉淵爲北部都尉居新興漢之汾陽縣地時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中部居大陵北部居新興淵居北部五部皆歸之劉氏雖分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寰宇記嵐州宜芳有古秀容城劉元海築以居部人者元海感神而生姿容秀美故名其城魏土地記汾陽東去汾水六十里以道里考之宜芳爲漢汾陽無疑晉載記所稱五部歸心於淵淵築城以統攝之尤輕財好施傾心接物陰收豪俊爲用幽冀名儒多往歸之及楊駿輔政以淵爲匈奴五部大都督按永寧州新東關北隅東漢末爲南部庭劉淵居離石之左國城也與嵐州秀容止隔一山淵爲北部都尉築城居部人於此五部皆散處晉陽汾澗之濱離石之聲勢已集雖奉命居新興仍以離石爲根本陰置部衆於晉陽汾濱聯絡其氣以啟汾晉之鑰東窺太原南下平陽實肇基於此是以起事離石作都舊城秉成者不自爲政反遷授大都督是何異傅之羽翼雖欲安居部內不可得矣通志趙武靈王破林湖始築離

石城一名左國城即此十六國春秋劉氏之先有羌城之號平遥縣西十里羌城漢建安中築

武帝時王濟爲驍騎將軍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老莊文詞秀茂有名當時與姊夫和嶠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中書郎母服闋起用累遷侍中與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每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曰朕左右可謂濟濟恂恂矣濟善清言修飾辭令然性峻厲明法繩之出爲

河南尹未拜免被斥後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尤善解馬性嘗乘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杜預謂濟有馬癖其所愛惜如此也

惠帝初温羨爲豫州刺史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號六龍羨少以朗悟見稱齊王攸辟爲掾遷尚書郎至是拜豫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

累遷尚書齊王冏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冏議復張華官羨主其議華竟得追復爵位後從討成都王穎有勲封大陵縣公出爲冀州刺史范陽王虓自領冀州牧羨乃避之惠帝幸長安以羨爲中書令不就永嘉初遷司徒卒謚曰元

惠帝元康九年裴頠薦韋忠於張華忠平陽人孤潔自守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就之哉頠河東聞喜人宏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周弼見而嘆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横一時之傑也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王衍樂廣等皆宗之尚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相慕效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廢弛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于是立言虛無謂之元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

夫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于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于已有之羣生哉然俗習已成頠論亦不能救又著辨才論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頠甚惡之請求皆不許由是深爲倫所怨倫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

裴潛列傳潛字文行聞喜人茂子潛自少感所生微賤又爲父所不禮折節仕進初避亂荆州劉表待以

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才乃欲西伯自處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荊州平參丞相事魏武問曰卿以劉備才略何如潛曰若乘閒守險足以爲一方主時代郡烏丸王及大人凡三人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以潛代守其郡將授精兵鎭討之潛辭曰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據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逼也單車之郡撫之以靜遂悉令還前後所掠而案誅郡中大吏通烏丸者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

理曹掾太祖褒稱之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代者事加寛惠彼素驕恣過寛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以勢料之代必不靖後數十日而軍書至乃遣鄢陵侯彰征之明帝初入爲尚書出爲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爲尚書令奏正百五十餘條喪歸拜光祿大夫時遠近皆稱服之正始五年卒遺令薄葬墓中惟置一座瓦器數枚贈太常諡曰貞潛居官清省恪簡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織藜芘以自供在兗州嘗作一胡牀及去留以挂柱其家教似石奮魏興少能及者

裴徽字文季潛少弟也有高才遠度善言元妙爲吏部侍郎時王輔嗣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曰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无无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徽累遷冀州刺史安平趙孔曜謂其垂神幽藪留精九皐薦平原管輅於徽徽曰便相爲取之莫使騏驥更爲凡馬荊山反成凡石卽檄名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淸論終

曰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至雞向晨然後出遂連轉輅鉅鹿從事治中别駕又舉爲秀才徽嘗問輅何平叔一代大名其實何如輅以爲少功之才徽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徽子黎康楷綽皆知名按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夢化等情洪忠宣謂其所明往往與

佛經相參且言林類謂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亦參佛說諸所云虛寂生滅空有入無即空王家言何晏諸人倡爲清談士大夫皆慕效逃禪風氣使然也

晉書列傳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不交當世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服闋廬於墓所司空裴秀器異之命子頠造焉忠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樂道自如頠爲僕射數言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太守陳楚迫爲

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箭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以身代身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負楚以歸後爲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按韋忠不受茂先之辟而捍孫楚之難去就之際惟義所適而卒死疆場不屈其志古人言非死之難所以處死者難忠不隕節於苟合而履危授命死得其所晉書列入忠義豈徒然哉

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也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於易少與王戎齊名初爲相國掾遷尚書郎武帝選參軍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爲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羣臣皆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太悅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右

軍將軍轉侍中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物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歲請梁趙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其行已任率皆如此晚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疾篤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其神儁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卒史稱楷機神儁發目以清通爲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元康中猗盧西擊烏桓諸部皆破之雄于北方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之說猗盧招納晉人猗盧悅任以國事時猗盧居定襄之盛樂故城兄猗㐌居代郡參合陂之北晉人附者愈衆按衛操箕澹以晉人外依拓跋爲之招接叛亡使非迫於叔季之亂政孰忍捐棄桑梓遠逐水草漢以來邊禁綦嚴乃當時關吏不聞究詰朝廷不以爲虞晉之無政於茲可見矣遼史豐州振武縣漢定襄郡盛樂縣後負陰山前帶黃河元魏常都此參合陂漢參合縣在代

郡之北

永興元年并州刺史東瀛公騰與幽州都督王浚起兵討穎初王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至是稱詔徵之浚遂與鮮卑務目塵烏桓羯末及并州刺史同起兵討穎穎遣石超擊之時東海王越奉帝征穎超率衆拒戰帝頰中三矢嵇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入殺紹血濺帝衣後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幽并兵至鄴王浚東瀛公騰合兵敗石超於平棘乘勝進軍穎將數千騎奉帝御犢車南奔倉卒無齎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二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食以瓦盆至温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張方迎帝入宮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永興二年劉琨說冀州刺史温羨讓位於范陽王虓虓遣琨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千餘人遂引兵濟河與范陽王虓擊穎將石超斬之温羨太原祁人恢之孫

永興元年八月劉淵自稱大單于反於離石初淵爲五部大都督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

表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倫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太原王渾見而奇之一時名士無不與交穎以聰爲積弩將軍右賢王宣謂族人曰自漢亡以來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是人也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呼衍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不許乃令攸先歸告宣使召集五部及雜虜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王浚東瀛公騰起

兵淵說穎曰今二鎭跋扈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爲王還說五部赴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離石

永興元年十月劉淵自稱漢王初淵阻穎還洛及聞穎敗曰不用吾言眞奴才也然會與有言不可不救將發兵劉宣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爲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爲漢高魏武

呼韓邪何足效哉遂遷都左國城淵自以爲漢氏之甥建國號曰漢依高祖故事卽漢王位以崔游爲御史大夫游固辭不就游淵之師也能以師道不爲淵屈得守節不變之義亂離時之矯矯者又以同門生范隆爲大鴻臚朱紀爲太常淵始爲北部都尉招新興人陳元達不至及淵爲漢王或謂元達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知其人彼亦諒吾之心不日驛書至矣其暮徵使果至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淵能要結人心如此

晉初遣監運大中大夫趙國都匠中郞將河東樂世帥衆五千餘人修治河灘水流湍洴濤波尙屯及商舟是次鮮不踟蹰難濟故有衆峽諸灘之言五戶灘名也有神祠通謂之五戶將軍不知所指鄭康成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乃閼流也

儒林傳范隆字元嵩鴈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緦功之親疎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敎

書爲立祠堂隆好學脩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祕歷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游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于劉元海元海以隆爲大鴻臚紀爲太常並封公

晉書陳元達傳元達字長宏新興郡人也少而孤貧

躬耕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僣號徵元達爲黃門郎旣至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顚臣恐大王賜處非分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元海大悅在位屢進忠言焚諫草雖子弟莫得知也及聰嗣位忠諫如故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對曰臣誠闇劣賴陛下恩顧使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遥可汲黯之奏佩隆漢道桀討誅諫幽厲弭謗亡也忽

焉願陛下揖商周覆國之弊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後王沉等搆逆聰爲所愚誅綦毋達公師彧王琰田歆陳休卜崇朱誕等皆羣閹所忌也侍中卜榦泣諫謂因左右之言一日尸七卿何以示四海因叩頭流血陳元達復與劉易劉敷極言沉等殘毒忠善且言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灾皆沉等之由聰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復訪粲粲盛稱沉等忠清乃封沉等爲列侯太宰劉易復詣闕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

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旣不能復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人皆寃之

永興中漢王淵寇壺關陷之淵使王彌與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軍救之不克越遣河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拒之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承險間出且當阻水爲固以量形勢曠怒曰君欲沮衆耶遂踰太行與聰戰於長平大敗皆死壺關降漢

永興元年劉淵以劉曜爲建武將軍寇太原取中都

曜淵族子生而眉目有赤光幼聰慧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落拓高亮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曷足道哉淵敗東瀛公騰於大陵騰乃乞師猗㐌率并州二萬戶下山東所在掠食猗㐌與弟猗盧合兵救騰率輕騎數千破淵於西河斬漢將綦毋豚匈奴國人有綦毋氏勇健好鬬此其種也明年騰又遣司馬瑜等攻劉淵次於離石淵遣劉欽等拒瑜四戰皆敗之振旅而

歸是歲離石饑遷黎亭就邸閣穀留軍守離石運糧以給之按武帝時郭欽言劉元海居離石勢不能安江統憂并州作徙戎論曰并州之族散居六郡咸熙之際分爲三帥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結連外寇今五部戶至數萬天性驍勇弓馬便利若有不虞并州可爲寒心離石之變當時論者皆逆知之而王渾李熹輩徒以文學相矜誇引重梓里曲事矜全遂使狂焰一熾并州爲戎馬之場牽延至於百有餘年載記序云郭欽箴武帝江統策惠皇皆憂并

州諸部言猶在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毫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豈不諒哉杜佑曰文水縣漢受陽縣大陵城址今改隸交城境內通志長治縣城南三十里黎侯嶺卽亭址後漢志壺關有黎亭書西伯戡黎卽此

晉永興元年劉淵遷都於左國城胡晉歸附者數萬淵謂羣臣曰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終弟及乃建國號曰漢率衆攻并州與刺史東瀛公騰戰於大陵騰兵敗帥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并州荒亂淵乘勢寇掠攻擊旁近郡縣遣劉曜寇太原取泫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又遣喬晞攻西河取介休淵進據河東寇蒲坂平陽太守棄郡奔河東河東太守路述戰死上黨太守以壺關降并州之地皆爲淵所有南攻谷陽不利撤蒲坂之戍還於平陽言者以專守偏方聲威未震戡定河東鼓行而西克長安都之爲上計然是時淵雖據有平陽聲振河東而蒲坂尚爲晉守關中得以息肩蒲坂河山之會東西之噤喉故淵不能西入功卒不就至趙染以蒲坂降而聰曜始得乘間入關定都形勢使然也

晉永興二年并州大饑盜賊公行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往來搜捕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遣將掠羣胡兩胡一枷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時年二十餘亦在掠中賣爲茌平人師懽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馬牧勒乃與牧師汲桑結壯士爲羣盜勒有膽力善騎射時成都故將公師藩等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赴之桑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藩以勒爲前隊累有戰功攻陷郡縣此石勒進身之始史稱勒居武鄉縣北原山下草木皆

有異象人參葉茂天地之異氣結而成象徵應於荒山窮谷中不爽其節候梟雄之生亦出非常惟勒與郭敬謀誘諸胡就穀冀州因執賣之而已反爲騰所賣天道好還雖小不爽況其後之輾轉朕賊至無遺類哉

光熙元年兗州刺史苟晞擊斬公師藩桑更聚衆以勒爲前驅所向輒克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奔馬牧勒奔樂平勒自料兵單非其所敵於是始收餘軍奔劉元海晞屢破彊寇威名甚盛其從

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爲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固求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其嚴峻如此

光熙元年以劉琨爲并州刺史太傅越表琨鎮并以爲北面之重時并州饑荒數爲淵黨所掠郡縣莫能自保東瀛公騰自晉陽鎮鄴吏民萬餘人隨騰南下就穀號爲乞活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路道斷塞琨募兵得千餘轉鬬而前至晉陽府寺焚燬邑野蕭

條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琨撫循勞徠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民稍安集都邑記太原舊城晉并州刺史劉琨築舊太原郡城左汾右晉潛邱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丈琨築以禦漢

晉永嘉元年晉師斬汲桑於平原勒降漢是時太原平陽壘壁皆降北部大張匐督馮突莫等擁衆數千壁於上黨石勒往說之諭以禍福匐督隨勒單騎歸漢烏桓張伏利度有衆二千壁於樂平淵屢召不能

致勒僞奔執伏利度以其衆歸漢淵使勒助聰攻琨勒敗琨護軍黃秀於石田執而殺之遂下壺關又使其將率騎詣并州山北說諸部曉以安危諸部憚勒威名多來降附王彌及其黨劉靈同降於漢靈能力制奔牛走及奔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至是與彌歸漢漢主淵以勒爲護漢將軍平晉王使靈彌治軍事勒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并州諸部多往從之以張賓爲謀主賓常自比張子房及見勒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

如石將軍者詣軍門請見勒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動靜咨之勒與劉靈帥衆三萬寇河北三郡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簡其强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已有方張之勢矣集覽北部一部之長呼爲部大姓張氏名匐督

晉陽秋永嘉元年劉淵築鷰城於清源縣東南時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鷰飛出蒼色者冲天白色者不能飛止於此淵以蒼色者高舉爲北部騰上之象引爲已瑞築城應以慴服諸軍今爲鷰城營又築城於

宜芳名其城曰秀容與離石相應又築城於文水縣南十里曰阿干城令其兄延年居之北部謂兄爲阿干也時淵衆雖分屬五部實皆聚處晉陽汾澗之濱并州境內皆五部之聲援矣

晉永嘉二年劉淵徙都蒲子稱皇帝改元永鳳國號漢是年五月汾水中得玉璽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物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字而獻之淵以爲已瑞改元河瑞漢太史令宣于修之言於漢主曰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兼附唐舊都請徙都之淵從其議由蒲子徙都焉并州諸郡皆附淵并州刺史劉琨獨保晉陽按曹操居單于五部於并州境內晉之亡卒起於此劉淵一倡而并雍之族乘時四起而發大難操實爲禍始矣括地志蒲子故城在今隰州蒲水之北即重耳所居蒲城劉淵自離石徙都蒲子是也方輿紀要劉淵徙都平陽自謂堯後平陽城亦曰堯城是淵所都即平陽城矣括地志今晉州城因平陽城東西爲之郡志劉淵城今名金店其地皆在今郡城西意故城潤遠劉淵

城即因平陽舊壤改築寰宇記劉淵時有韓媪者於野田得嬰兒養之及淵築平陽城屢築屢崩兒應募築之立就遽化爲蛇投入山穴使人掘其穴忽有泉湧出激流奔注與平水合平陽城在平水之陽平水自平山麓平地湧出東流逕平陽城西豬爲平湖淵時導平山諸泉水分流上官中官下官北磨等河溉劉村等二十二村田萿沃衍之區也

晉永嘉四年漢劉聰光興元年也聰殺淵子和僭位於平陽改元光興以石勒爲并州刺史封汲郡公時

晉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爲漢司馬遷立碑樹垣於河津縣太史公墓前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太史公旣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龍門山南也皇輿全覽引三秦記云河津一名龍門後魏太平眞君七年置龍門縣復於河東置龍門郡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河津縣西北三十里卽龍門山與韓城縣梁山並峙兩山壁立中通河流呂柟龍門記畧梁山中斷而東

峙者龍門山也薛瑄龍門記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峯至是山斷河出葢皆以河東之龍門山爲河津地也太史公又敘自直道歸達於龍門也史記序河東聞喜人裴駰作史記解駰父卽宋中郎外兵曹參軍松之注三國志者里居相近聞見最確故爲表而出之縣志縣西十五里漢司馬遷墓墓前有廟廟前有碑卽濟所樹也水經注河水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張孟兼遊記並河之東爲太史公墓前爲廟有晉殷濟樹碑

永嘉中司徒王導辟王濛爲掾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少放縱不羈晚節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事諸母甚謹奉祿貧產推厚居薄喜慍不形於色善隸書美姿容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濛初舉掾出爲長山令徙中書郎簡文爲會稽王常與孫綽商略人士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

有會簡文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把麈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嘗稱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二子修蘊

王蘊字叔仁太原晉陽人濛子孝武定皇后之父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出守吳興晉陵所在有德政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封建昌侯固辭不受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復辭以謝

安言乃受命鎮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蘊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在會稽以和簡爲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子恭往省之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聯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年五十五卒

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才地高華美姿容或目之云濯濯如

春月柳嘗被鶴氅涉雪而行孟昶見之曰神仙中人也與王忱齊名友善忱嘗過訪見恭所坐六尺簟求之恭輒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生平無長物其簡率如此初起中書郎除吏部郎累遷至中書令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袁悅諂附王道子恭言於上誅之道子置酒東府尚書令謝石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術衣黄衣道子令與賓客議論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道子甚愧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恭每正色直言國寶從事緒欲因恭入覲殺之國寶不許道子亦深布腹心於恭恭多不順抗表陳國寶罪且引趙鞅與甲誅君側之義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於市又以庾楷言合謀起兵上表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遣牢之督顔延先據竹里道子子元顯唱牢之以重利牢之斬顔延遣其婿高雅之子敬宣將軍擊恭恭敗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其弟履單騎奔曲阿至長塘湖湖浦尉收之遂於倪塘與五男及

弟爽爽兄子秘書郎和等皆遇害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嘆爲性不宏以闇於機會在北府爲政簡惠而不閑用兵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髩神無懼容曰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餘財惟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初見執時遇故吏戴耆之囑寄庶子於夏口桓元撫養之後贈侍中太保謚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腰斬湖浦尉等庶子曇亨義熙中給事中

永嘉四年鐵弗氏與白部附漢初劉猛死衆無所歸

匈奴劉虎居朔方肆盧川自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帥衆來附聰以虎爲宗室封樓煩公晉將趙染守蒲坂以圖望不遂怨憤率衆舉蒲坂歸聰聰自此窺長安矣建元元年曜進攻上黨敗劉琨之衆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聰遣使諭以長安爲急召曜還屯蒲坂時河東大蝗平陽饑甚民流叛死亡者十六七勒遣其將石越帥騎二萬屯於并州招撫流民聰使晉請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爲鼎峙之勢司隸部人奔於冀州者二十萬戶聰與勒皆以并州爲重而不

相讓也已而曜由上郡入長安懷帝蒙塵聰之惡逆爲已甚矣

永嘉四年并州刺史劉琨自將擊劉虎虎居肆盧川爲并之外藩而與白部叛附於漢琨答太傅書曰劉虎搆爲變逆西招白部遣使致任稱臣於淵殘州困弱內外受敵因討之初匈奴劉猛死誥升爰代領其衆誥升爰卒子虎立居新興慮虒之地號鐵弗氏虎以五部方盛招引白部同附於漢琨惡而討之地志慮虒今五臺縣地

十六國春秋劉曜淵海族子也形質異衆恐不容於世隱迹於管涔之山其山重阜修巖有草無木西南夾岸連山聯峯抜勢曜居其中惟以琴書爲事嘗夜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三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名曰神劍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按史稱曜美儀觀能文章自比蕭曹其志固不小矣獻劍之說元異不可信使果誠通神明亦不至顯露如此况曜何足以致之此猶篝火魚

書之故智譎言神異攝伏庶衆而陰用之未必實有是事縉紳先生難言之漢鄭興與光武論郊祀事光武將斷以讖興曰臣不爲讖正論爲世所稱劉向湛深經術前後抗疏誠諒忠蹇粹然儒者之言而其少時以父德所得鴻寶祕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上之試不驗繫吏世多以此少之追論宿告他如仲舒繁露頗近禨祥康成經訓間雜讖緯橫渠早歲亦喜談兵而其後立說一歸醇正年少好奇逞博固不爲累然擇術不可不慎也

晉永嘉四年并州刺史劉琨表猗盧爲代公初拓跋
祿官分其國爲三部使猗盧居盛樂統其西部猗盧
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
匈奴烏丸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
立碣與晉分界至劉淵反於離石并州刺史司馬騰
乞師於魏猗盧舉兵助之大破元海衆於西河上黨
與騰盟於汾東而還及猗盧嗣位遂總攝三部爲一
統時白部叛入西河鐵弗劉虎應之攻晉新興雁門
郡琨乞師猗盧使鬱律將騎六萬助琨擊白部攻劉

虎屠其營復遣使言於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石不
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劉虎收餘衆西渡河居
肆盧川與白部附聰琨表請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
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
自雲中入雁門從琨求句注陘北地時樓煩馬邑陰
館繁畤崞五縣已遷改陘南遺民猶在陘北琨徙其
民於陘南更立城邑盡以五縣地與猗盧其地東接
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數百里猗盧徙十萬家以充之
遠居馬邑由此益盛此中國割地之始按志稱古樓

煩在西河之北今崞縣東十五里太陽都有樓煩城
址琨所徙也漢馬邑代之北境即唐之大同軍城裴
行儉置以防突厥南去代州三百里陰館廢縣在州
西北漢初爲樓煩鄉景帝後三年置縣自猗盧求陘
北之地縣遂廢後亦曰下館城北史魏神元帝本紀
帝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文帝酒酣文帝仰視飛鳥
飛丸落之魏書地形志下館即古陰館城也通鑑輯
覽陰館城在今勾注山西北有下館城故陰館縣也
繁畤故城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崞故城亦在渾源州

方輿紀要漢初置繁畤縣於武州建武九年杜茂擊
盧芳將賈覽於繁畤晉咸寧三年代王什翼犍僭位
於繁畤置繁畤宮通志渾源州西四十里有古崞城
州志崞縣故城在今州西橫山左側頹墉尚存五縣
故地皆在陘北今陘南所徙地非其故處琨雖得魏
之援而魏已據險窺太原道武由是取并州如寄也
其後劉虎子務桓至衛辰及赫連勃勃據大夏入至
吐京石樓各以類聚此羣梟之所以相視而起也
永嘉五年石勒殺王彌并其衆漢主聰遣使讓勒然

猶加勒鎭東將軍使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初勒與
王彌外雖相親而內實相忌會其將徐邈叛去彌兵
漸衰聞勒擒苟晞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
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
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
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時彌與劉瑞相持甚急請
救於勒勒未之許賓曰公常恨不得王公之便今天
以王公授我矣勒乃引兵擊瑞斬之彌大喜謂勒實
親已不復疑也勒請彌燕酒酣而斬之并其衆苟晞

漸謀叛勒勒殺之勒之初爲人掠賣也與其母王氏
相失劉琨得之并其從子虎送與勒因遺書招撫授
勒爲車騎將軍襄城郡公勒不受而報書曰君當逞
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厚禮其使報以名馬珍寶謝
而絕之琨長于招懷而短於撫馭遠近歸者日至而
去者亦相繼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猗盧遣其子
六修將兵助琨戍新興琨牙將邢延以碧石獻琨琨
以與六修六修復就延求之不得執延妻子延怒以
所部兵襲六修遂以新興附漢馭之不以道也

永嘉中劉元海攻平陽李矩素爲鄉人所愛推爲塢
主矩平陽人兒時聚戲便爲其率計畫指授及長爲
吏從征有功封東明亭侯謝病去劉元海攻平陽推
矩爲主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太尉荀藩假矩滎
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石勒襲矩矩令散牛
馬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大
破之斬獲甚衆藩表加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
盡心撫䘏百姓賴焉劉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率其
屬來歸劉聰遣從弟暢攻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

矩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矩密使郭誦及督
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襲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
數千級暢僅以身免郭默弟芝來援分軍爲三道夜
追賊復大獲而旋聰將趙固守洛陽率騎一千來降
矩還令守洛劉粲率步騎十萬屯孟津遣劉雅生攻
趙固於洛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張皮夜渡
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苦戰二十餘日矩使壯士泛
舟迎皮突圍而出洛陽百姓相率歸矩洛中遂空後
勒遣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

爲賊所執賊遺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石勒將屯洛陽大掠河南矩軍大飢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至魯陽縣墜馬卒葬襄陽之峴山

永嘉中鄧攸爲河東太守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祖殷亮直彊正鍾會伐蜀爲主簿賈充伐吳爲長史皆有勞績攸七歲喪父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稱殷有賜官勑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爲孝廉攸曰先人

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賈混混示攸訟事攸不視引孔子聽訟語以對混奇之妻以女初舉文學轉吏部郎至是出守河東永嘉末没石勒將殺之門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上之勒重其辭乃不殺勒長史稱攸於勒以爲參軍有德攸者遺攸馬驢及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遇賊掠牛馬步擔兒及弟子綏度不能兩全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絶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從攸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於樹而去至新鄭投李矩荀組以爲汝南太守愍帝徵尚書左丞不果攸與刁協周顗厚遂至江東時吳郡闕守人多歸心於攸卽授職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郡大饑攸表賑貸未報輒開倉臺使劾擅出原之攸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百姓有送迎錢數百萬攸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牽船乃小停夜中發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敝衣周急賑乏後遷尚書僕射卒攸妻不復孕妾復不

育卒無嗣綏服攸喪三年時人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襄陵縣志鄧伯道故居在縣東南北鄧村李輊詩依稀遺愛橋邊柳郄訝當時繫子初

漢劉曜寇并州襲陷晉陽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琨署爲晉陽令驕恣不法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潤譖盛於琨而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馭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已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以泥爲鄉導會雁門烏桓復反琨自出禦之粲

乘虛襲晉陽琨將郝詵張喬戰死太原太守高琨以
晉陽降琨還救不及奔常山遣使求救於猗盧粲曜
入晉陽令狐泥殺琨父母聰以劉豐爲并州刺史鎮
晉陽猗盧遣子賓六須及衛雄箕澹范班率衆數萬
爲前鋒攻晉陽猗盧自率衆二十萬繼之琨收散卒
數千爲之鄉導曜及賓六須戰於汾東曜墜馬中流
矢身被七創傅虎授曜以馬扶上驅令渡汾自還戰
死曜入晉陽夜與粲及豐掠晉陽民家踰蒙山遁歸
猗盧率騎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斬其將邢延擒

劉豐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
爲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因請進軍猗盧曰吾
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州境已復吾之
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遣琨馬牛羊
各千餘車百乘而還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是
時琨雖復晉陽而屈於力弱徙居陽曲城以收合亡
散通志蒙山在太原縣西北十里劉禹珪蒙山記峪
通馬首地管羊腸宋白曰壽陽本漢榆次縣地晉置
壽陽縣藍谷在蒙山西南今太原縣地

永嘉五年劉琨遣劉希招兵於代郡代及上谷廣甯
人多歸之衆至三萬王浚遣胡矩與段疾陸眷攻希
殺之驅掠三郡士馬而去琨不善撫御一日之中歸
者數千去者亦相繼不獨爲浚所掠也時浚攻石勒
於襄國勒於北城鑿突門二十餘道疾陸眷攻北門
命孔萇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軍
門爲勒衆所獲萇乘勝逐北疾陸眷以鎧馬金銀賂
勒請末柸勒遣石虎與疾陸眷盟結爲兄弟召末柸
與之燕飲誓爲父子由是段氏專心附勒浚勢遂衰

勒復奉表以驕浚送質以愚琨而浚亡矣末柸附勒
合匹磾而琨亦亡矣勒眞梟雄也哉

永嘉七年漢立其貴嬪劉娥爲后后新興人劉殷女
也漢立爲后起鵷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命
左右曳出斬之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羣臣求救不
得劉后聞之密勅左右停刑手疏上言略云今宮室
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
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
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

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臣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社稷阽危者由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爲之使後世視妾猶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聰覽之變色引元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堂曰愧賢后本出衣冠之族劉殷可謂有女矣史稱殷博通經史齊王冏辟爲新興太守甚有政能值亂遂沒於漢聰擢任至侍中太保

殷不爲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良多嘗戒其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以壽考終殷有七子各授一經史漢諸書稱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縣志列殷於人物而不詳始末豈淵起離石收召文學合河毘連離石殷與共選而因得進於聰與然終以晉臣仕漢大節有虧不幸生於所值之時地而不能自立爲可哀哉

胡致堂曰劉殷戒子孫事君當幾諫夫謂諫必貴幾義猶未盡人臣之義當正色立朝以事匡救舜命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諍臣之常道也若殷之本志不得已以事昏暴惡聞其過者而不抗言激論危其身若遇聰明好諫之君而亦用是道乎或曰殷納二女四孫爲貴人不避宗姓非禮也曰太宰延年太傅景嘗詰劉聰之問謂殷自以爲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殷慮此審矣聰之命不得違殷不能拒而納之然匈奴豈姓劉耶此殷之志也

永嘉六年漢以石勒爲冀州牧勒稟命於平陽故有是命初劉琨以兄子演鎮鄴石勒濟河演保三臺以自固勒諸將欲攻之張賓曰攻之未易猝拔捨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擁兵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西稟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勒遂進據襄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運穀以輸襄國漢以勒爲冀州牧此勒陷并州之根由也

永嘉中劉琨表温嶠爲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立戰功嶠太原祁人父憺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弟稱風儀秀整善談論初舉秀才爲上黨潞令琨深禮之進守上黨琨遷司空以嶠爲右司馬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埸嶠爲謀主琨深憑恃焉元帝初鎮江左琨謂嶠曰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説社稷無主天人係

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顗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於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復何慮屢求反命未許會琨爲段匹磾所害嶠上表原之辭略云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值惠帝擾攘之際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明面縛社稷光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琨實爲隆其後并州刺史瀛公以并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戸

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羣逆縱逸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天子沉辱情非所安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爲自守計則聖朝未必加誅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以初附之衆卽圖征討使從箕澹不可便用之議晏然并土必不忘身燕薊也蓋爲琨剖白曲至如此而又申明遇害之由卒加大

尉之贈可謂不負所知矣初嶠爲琨奉表詣建康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絶裾以去其後母亡因阻亂不獲歸葬及拜散騎侍郎固辭請北歸不允乃受拜嶠忠摯有遠略知王敦之謀而結錢鳳僞爲聲色之加而杜讒口卒能謀敦剪峻奮節匡時史稱太眞性履純潔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旣而辭親蹈義言念主辱祗赴國屯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旋軫卒復夷庚之蹈若非忠誠懇至國祚幾移至爲琨表原忠節猶其餘事耳

晉書禮志建武元年以温嶠爲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値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元帝詔曰温嶠不拜朝議頗有異同古人腰絰而服金革之役者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未得逕進而嶠以理閡疑不拜命其令司省會議荀邃等議以昔伍員挾弓去楚志在報讐不苟滅身嶠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讐惡萬里投身將欲因時竭力展其素志而道路未通師旅未進固難中辭王事遂其私情又下辛未令書依禮文二親分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

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非官制所裁宜遵令書嶠不得已乃拜按晉武帝承漢魏之後既葬除喪猶深衣素冠卒行三年之禮稱情立哀明恕而行允爲後法禮有直而行曲而報原情即事終歸於正嶠之辭不拜情之正也人子之情固有難忍迴思牽衣泣别絶裾以去而卒阻於亂聽依無時中夜徬徨當有寸裂衷腸聲淚俱下者司省議以王事爲重而抑其情心猶未盡也至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雖未大違於禮而終天之恨無已時矣

永嘉中漢靳冲卜珝寇并州遂圍晉陽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漢兵敗走卜珝之卒先奔靳冲擅收珝斬之聰怒斬冲晉書卜珝傳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珝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珝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珝曰吾此雖當有

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珝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珝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珝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珝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兹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珝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悦署珝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

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爲琨所敗琊卒先奔
冲併殺琊竟如其言

永嘉末王嶠攜二弟渡江元帝教曰王佑三息始至
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崇飾叙嶠字開山太原晉陽
人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武帝時歷官北軍中
候嶠夙有操尚并司交辟不就至是渡江給錢帛米
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王敦請爲參軍爵
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嶠獨曰中原
有荻庶民採之若禁人樵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

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
戮諸名士以自求生敦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平除
中書侍郎頻遷吏部御史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拜
盧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疋錢十萬尋
卒謚曰穆

晉書孝友傳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
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毁逾禮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
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殷問而知之時年九歲慟哭
於澤中視地有堇生焉而進食又嘗夜夢人謂之曰

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云七年粟以
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所感
爭以穀帛遺之弱冠博通經史性倜儻有濟世之志
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鄉黨宗
族皆稱之郡邑徵辟俱以供養無主辭不赴齊王攸
征南將軍羊祜名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勸
殷就徵殷以王母在堂色養無主宣甚敬之遂以女
妻殷宣子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
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

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
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汝謹事之張氏性亦婉
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及王氏卒殷夫婦毁
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
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自是
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禮聘殷以母老固辭趙王
倫篡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雁
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
曰君何能屈也殷曰殿下神武駿姿除殘去暴嚴威

滋肅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不敢不至罔奇之時拜新興太守屬永嘉之亂没於劉聰二女四孫女悉爲聰所得寵傾後宮當時有違嫌之議而殷亦改節事聰爲世所嗤綱目書納劉殷女以示譏晉書列於孝傳不没其素行並錄存之

永嘉中北州喪亂王延隨劉元海遷於平陽延西河人九歲母喪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涕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常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

盛冬思生魚叱延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于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冬則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母終服喪居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遷居平陽農桑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倦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之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鄉間重之按史稱魚薦延元擊鮮就養融融和協回親心於凉薄之時柔色承顏於溫凊之候非至性肫篤而能若是乎延與劉殷同里殷之事其王母也盛冬得菫西籬掘粟動天地而感神明有同符焉當中原鼎沸之時并之北鄙紛如亂絲矣而延與殷獨能遵六教而緝貞規至誠上感明祇下降大哉孝之爲德也延之非耕不食與殷之逃奔雁門非無潔己之思而逼於時勢君子於此有惻心焉延於農桑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牽犢送犢光明磊落其亦孝思之所積而流者懿德善行足厲澆風矣

王鑑禹貢考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有四星池是爲靈湫爲漳水之源其山蒼秀挺聳諸峯四面如列屏然水經注出麓谷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苞山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散蓋水入焉同出一山但以山南北爲別耳鹿谷其別名也宋王大定靈湫廟記縣西發鳩山之麓有泉漳水之源也宋政和元年夏旱禱雨祠下未二日雨得霑足奉勅賜名靈湫廟

永嘉中衛恒爲太子舍人尚書郎秘書恒河東安邑

人安邑衛氏自高祖嵩漢明帝時以儒學從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葬之子孫遂家焉恒璀子善篆隷書爲四體書勢略云字有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之六義指事上下是也象形日月是也諧聲江河是也會意武信是也轉注考老是也假借令長是也秦用篆書焚典而古文絶漢世孔壁得蝌蚪書秘而藏之魏初邯鄲淳傳古文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初汲縣人盗發魏襄王

塚得策書十餘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彿卷內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說之謂之字勢籀篆蓋其子孫隷艸乃其曾元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世謂之籀書東遷後家殊國異文字乖形秦李斯趙高胡毋敬皆取史籀大篆省改爲小篆程邈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出邈爲御史使定書邈所定乃隷字也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著書七曰殳書八曰隷書甄豐校定

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卽孔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隷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旛信也許愼說文用篆書爲體例秦李斯爲二篆漢扶風曹喜少異於斯邯鄲淳師焉韋誕師淳而不及也蔡邕採斯喜之法作篆勢云頹若黍稷之垂穎藴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擊鷹峙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水濃末若絶若連彷彿其妙秦用篆字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隷人佐書曰隷字漢

因行之獨符印璽旛信題著用篆隷書篆之捷也梁鵠以勤書自效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弟子毛宏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宏法也爰作隷勢鳥跡之變乃惟佐隷煥若星陳鬱若雲布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蝹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絶纖波濃點錯落其間秘奧不傳略舉大較漢興始有草書章帝時杜度崔瑗崔實皆稱工書宏農張伯英轉益精巧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世寶其書謂之草聖

崔瑗作草書勢云草書之法因從簡略逢時卒迫兼
功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嵊
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狀似連珠
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遠而望之摧焉若沮
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
楷書之法作於王次仲靈帝好書時多能者今從其
宜自古有作恒論字勢詳備如此至衛以賈滅瓘恒
同時被害後追前勲瓘封蘭陵郡公謚曰成恒贈長
水校尉謚蘭陵眞世子二子璪玠

永嘉中衛玠爲太子洗馬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年
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
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
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
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
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元理親友時請一
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瑯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
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
子絕倒及王元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
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
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至是拜太
子洗馬時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
寶去也玠啟諭深至爲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扶輿
母轉至江夏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
妻以女時王敦鎮豫章長史謝琨雅重玠引與敦言
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
江表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
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

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
居物上恐非爲國之忠忱移向建業京師人士聞其
姿容觀者如堵以勞疾卒年二十七改葬於江寧王
導謂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祭以敦舊好
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司馬否
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
寶神清其爲有識者所重若此仲寶名璪襲瓘爵玠
之兄也

永嘉二年王彌與劉聰共攻上黨圍壺關以石勒爲

前鋒都督晉并州刺史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來救聰敗述於西澗敗肅於封田皆殺之會晉王曠兵復敗於長平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

永嘉五年劉曜遷帝於平陽初洛陽饑困人相食苟晞表遷都倉垣今祥符縣也帝將行而衛從不備無車輿乃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度支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右漢主聰使呼延晏將兵寇洛陽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焚東陽門帝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劉曜自西明門入殺

太子詮發掘諸陵焚宮廟納羊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帝居平陽二年劉聰卒弒之時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雋悲憤號哭聰惡之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聰遂殺珉雋併及帝荀菘謂懷帝天資清劭若遇承平足爲守文令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然亦千古未有之奇禍矣

惠懷之際郭璞筮之投策而嘆曰黔黎將湮於匈奴桑梓其剪爲龍荒於是結姻交遊欲避地東南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學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及也璞門人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璞既過江宣城殷佑引爲參軍王導見而奇之引參已軍事元帝爲晉王時導使璞筮有得鍾之應及帝即位擢爲著作郎時

陰陽錯謬刑獄繁興璞上書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愼始故分至啟閉以觀靈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依歲首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有壅滯去冬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大白金曜犯之刑理失中壞其所以爲法也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益陛下旰

食之勞也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又日出山六七尺精光潛昧色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璞復上疏清理刑獄帝皆納之遷尚書郞璞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温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又以好卜筮爲縉紳所輕著客傲以申懷璞與桓彝友

善彝嘗因醉後詣璞逢璞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卿來此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又將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按太史公論六家之要云觀陰陽之術太詳使人拘忌多畏魏徵藝術篇析陰陽技術而舉其尤者多產於晉郭景純晉之最著者史稱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强記爲中興才學之宗而語怪徵神宦微於世禮薄於時亦技成之累也修短有數安常待終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陰陽術數之學

有其理而不著其事按數以求儒者難言之蓋天地本一氣之彌綸氣所流行處有定數也易始於伏羲之一畫祇言數而未明言理文王周孔演之爲象爻象而理始大著周程張朱推明其理而數在其中非心知其數研理有不盡也惟聖人知有數而不言依中庸以自盡於日用之實而所以見於事者莫非是也山人墨客得小數以自高而於世無益下至術士炫鬻求利亂人之耳目愚民信從者衆而邪教起由近及遠爲害生民然後知聖教之爲天下後世者旨

意深遠所以教學者從事下學切近精實不使騖遠而荒其心也自漢以來朝廷信圖讖之說言士皆馳騖穿鑿景純指陳象數皆有徵應極伎術之能事有異人之才驚世之術而無周身之智得自免於難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術固不可恃而習其術者犯造物之忌干天地之和務爲趨避以全生適所以戕其生也攻異端斯害宜聖明言之矣

晉永嘉中猗盧總攝三部并州刺史劉琨遣子導爲

質乞師猗盧使其子鬱律將騎二萬助琨擊之大破白部次攻鐵弗劉虎屠其營落懷帝封猗盧爲大單于邑於代

建興二年代王猗盧城盛樂爲北都治故平城爲南都王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灅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使其子六修居之統領南部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山陰縣志黃華山一名黃瓜堆魏築新平城於此水經注灅水卽濕水經陰館自朔州流入元許衡

黃華山詩鏡臺聳百嶮瀑布落千丈山水勝地也

建興元年六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於陘北謀擊漢琨進據藍谷猗盧遣普根屯於北屈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漢王聰遣大將軍粲等分道拒之琨等聞之引還永寧志州有盧山故城刺史劉琨拒劉曜築

晉愍帝建興二年有流星隕於平陽化爲肉流星出牽牛入紫微光燭地隕平陽北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平陽漢地聰竊據中土淫虐不已故星隕於所都之地以警之又有如日隕於地別有三日相承東行日或夜出高三丈皆從來未有之異變聰方以陰陽無關人事而不畏也

建興二年石勒遣使送質於劉琨請討王浚自効蓋懼琨襲其後也琨得箋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南襲平陽除僭逆且謂積誠所致及至請兵猗盧不果赴約始知勒無降意大懼上表曰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惟臣勒據襄國與臣隔山朝發夕至城塢駭懼雖懷忠憤力不從願按勒欲討王浚而愚琨以術浚敗而琨之勢愈蹙而琨方務爲夸大

及事機已失惶惑失據專閫大將而輕遽若此宜其敗也然琨善遇猗盧屢得其力而拓跋因此得自進於陘南蓋亦有數存其間矣

建興中猗盧進爵置官屬因請并州從事莫含於劉琨含雁門繁峙人也家世貨殖貲累巨萬居近塞下常往來相見代王愛其才器善待之至是請含於琨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强敵問者代王力也吾所以竭貲質子而奉之者冀爲朝廷雪恥也卿奈何矜細行而忘徇國之大節乎

含遂赴代參軍國事後琨徙五縣民於陘南含家獨
留含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
晉建興四年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於沾城漢沾縣
今樂平縣地縣南沾山高出雲表清漳水出焉恒山
之佐命也東南馬嶺關五代末爲河東守險地王世
貞馬嶺關詩一線地排爲北戒雙輪天捧作中原
建興四年愍帝賜猗盧食代常山二郡國勢大振猗
盧欲立少子比延使長子六修拜比延六修不從輒
舉兵攻之兵敗爲所弒普根討之自立尋卒鬱律立

按是時猗盧方以嚴刑峻法御其下諸部人多以違
命得罪後期者舉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攜赴死所人
問何之曰當就誅不敢犯其威嚴如此北俗本寬簡
猗盧晚年忽易常性刑誅險急無異赤壽陽之山禍
變之相尋亦有動於四體而不知所由者矣
建興四年石勒寇樂平劉琨救之大敗樂平遂陷石
勒圍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時代人來歸琨新得
猗盧之衆欲因銳氣以討勒箕澹衛雄諫曰此雖晉
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難信用不若內收
鮮卑之餘穀外抄寇賊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習兵
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無不濟矣琨不能從悉發
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前驅琨屯廣牧爲聲援石勒
聞澹至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
澹戰佯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
大破之澹雄奔代據棄城走并土震駭
建興四年十二月劉琨長史以并州叛降石勒勒置
守宰而還琨進退失據段匹磾遣信邀之初匹磾與
琨歃血同盟翼戴晉室至是琨聞信帥衆從飛狐奔

薊見琨甚相親重與結婚約爲兄弟匹磾推琨爲大
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柸
等共討石勒末柸說辰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
各引兵還琨匹磾不能獨留亦還薊大興元年段疾
陸眷卒段末柸襲殺涉復辰自稱單于五月段匹磾
殺太尉廣武侯劉琨初琨子羣爲段末柸所得末柸
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襲匹磾密遣使齎
羣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磾邏騎所得琨屯征北小城
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

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雪國家之耻若兒書密遣
終不以一子負公忘義匹磾雅重之初無害琨意將
聽還屯其弟叔軍諫之遂留琨會代郡太守辟閭嵩
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收琨縊殺之從事盧諶等帥
琨餘衆依末柸朝廷以匹磾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
不爲琨舉哀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
恤乃加贈太尉謚曰愍按琨之死於匹磾由末柸以
計殺之而實勒使之也琨志在翼戴初奉命鎭并州
屬承其敝晉陽之民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當萬難之

時處孤危之地自守則稽聰之誅進討則勒襲其後
而琨枕戈待旦志靖逆氛馳騁東西用兵不戢梟鷙
如聰勒輩所憚惟琨今臨汞閒尚有經營遺蹟事雖
不濟亦可哀已然琨不能自宏遠畧專己好勝內蔽
於晉陽令之奸而使令狐重受其枉坐致骨肉罹殃
良由自取及得猗盧之衆羸師復振而又以未習恩
信之軍輕於嘗試拒箕澹之諫攖難犯之鋒卒至一
軍覆沒受制于人以及敗亡史稱琨長於懷撫短於
控御觀此非特控御無術抑不知懷撫矣聞琨當晉
陽圍困時登樓清嘯中夜奏邊笳賊聞皆欷歔懷土
棄圍引去事元異不可信王右軍言暫廢虛遠之懷
以救倒懸之急斯濟時正論琨持節征討以淸韻爲
勝算難矣或謂琨素奢豪嗜聲色雖時自矯厲輒復
縱逸此猶金谷餘習要以提孤軍抗强賊獨保晉陽
志節卓卓固猶碩果之不食哉史注漢末置廣牧縣
於陘南樂平縣西南有漢坫縣城址

建興四年魏主鬱律嗣位都於木根山初六修弑其
君猗盧猗㐌子普根討之自立尋卒鬱律嗣史志五

原有木根山此山在河東故曰東木根山孝文嘗言
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平文鬱律
謚也及嗣位劉武據朔方來侵西部魏主大破之西
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士馬將百萬聞劉
曜篡弑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曜遣
使請和不納石勒自稱趙王乞和請爲兄弟斬其使
以絕之晉元帝遣使加崇爵服並絕之曰講武事志
平南夏遇難不竟其志北史晉大寧二年[illegible]
以諸部未服築城於東木根而徙居之地[illegible]

晉乘蒐畧卷之十二上

東晉元帝建武元年立太學征南軍司戴邈上疏言
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消膏莫之覺也貴游之
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
使之講學道義良可惜也若倏時平後修則廢墜已
多今王業肇興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按此亦反本
崇實爲思治之道也晉方掌雖江左微弱劉石雲擾
其間不得已援立瑯琊憑依舊業乘勢就事不遑别
議以係屬人心而立國之本在學兵燹之世人皆習

於馳騖於是有縱横之說技擊之業以相矜誇而風
俗由以日薄建辟雍成均以廣敎化危冠縫掖之人
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
倍之色闘爭之聲又賤詐謀以一其志軌度其信壹
以待人使貴游子弟陶鎔其中習與性成故曰勇則
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二心風俗日厚亂
可漸息章一代敎學之功延數世師儒之緒此因時
立敎之意也昔李因篤嘗以通鑑不錄文人謂詞章
非資治之要學貴躬行實踐原非徒以循誦習傳矜
尚浮華也戴邈首言及此亦可謂知治體者矣

建興初并州刺史劉琨與段匹磾盟共討石勒并約
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會勦匹磾東郡鮮卑人
也種類勁健世爲大人父務目塵助軍有功王浚表
爲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以結鄰援懷帝卽位以務
目塵爲大單于匹磾爲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務目
塵死弟涉復辰以務目塵子疾陸眷襲號王浚遣王
昌率疾陸眷及弟文鴦從弟末杯攻石勒勒敗還壘
末杯追入壘門爲勒所獲勒執末杯求和疾陸眷以

鎧馬金銀贖末杯還仍令文鴦與石季龍結爲兄弟
遂引騎還至是檄涉復辰等共討勒勒懼遣間使厚
賂末杯末杯既思報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
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從子弟一
旦有功匹磾獨收之涉復辰等以爲然引軍還匹磾
亦止會疾陸眷病死末杯宣言匹磾將簒出軍擊敗
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
爲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往
依之復與匹磾盟俱討石勒嗣匹磾爲末杯所敗士

衆離散懼琨圖已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初續附石勒匹磾以書邀續同歸江東續爲平原太守石勒圍續匹磾舉兵救之勒乃引去至是往依續以圖再舉已而後趙石虎攻續執以歸虎使續降其城續呼而謂之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於是續子緝等固守虎復攻匹磾姚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文鴦出戰力盡被執匹磾欲單騎歸朝不得至襄國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敵也虎

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即起拜之於是幽冀并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爲勒屈終年常持晉節久之與文鴦邵續皆見殺按史稱匹磾出自遐方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磾之取戮季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速而不爽綱目於劉琨遇害大書段匹磾殺太尉廣武侯劉琨具官予琨惟其乃心帝室亦以誅匹磾也匹磾不思戮力共功之義戕害督將遂至人心不附迄爲石勒所虜而死天道昭彰理固可信而琨以荷戈負弩之軍抗衡强敵枕戈長息投袂邀功崎嶇汾晉之間獨禦鯨鯢之鋭其志可憫而其所爲則無益於時而有損於國也當時聞雞起舞之雄擊楫中流之輩皆可引爲同心力治中原而獨力肩荷守一隅之孤軍抗節樹名遂至推心異國覆敗相尋史稱琨當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節借箸馬倫之幕望塵之友二十四人習尚佻巧卽其不引同志而契外戎抑猶佻巧之習有未忘者與胡致堂曰劉越石志欲効忠而識量不足惠懷之間淵聰營

于西石羯營于北琨安輯晉陽當據太行之險臨孟津之會以援洛邑及二帝囚虜三川邱墟琅邪建業阻江淮自固而以殺諫破亡復振之衆盤礴并土欲吞劉漢則不能敵欲臣石勒則不受命將何爲哉所當觀時度變糾率願忠之士渡河而南受命建康如此則氣勢連接又得祖逖輩協力同事縱不能盡復舊疆而雍豫青徐必爲晉有矣失此不圖崎嶇胡羯之間與猗盧段氏相依仗戎狄無信竟爲所害此其量淺而識不長也考其所主之人皆無稱焉可知已

或曰碑本夷人竭誠晉室至死不易守亦君子所嘉綱目書後趙陷幽冀并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死之予以全節而具其官功罪不相掩也

晉太興元年劉曜僭位於平陽國號趙漢主聰卒子粲立靳準弑粲而曜代之改元光初明年始徙長安遣使拜石勒為大將軍進爵趙公勒進攻靳準於平陽命張敬率騎五千為前鋒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巴及羌羯降者七萬餘落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是時準據今查石樓

即劉元海故城也曜使征北將軍雅鎮北將軍策進屯汾陰與勒為犄角之勢準遣卜泰請降於勒勒囚泰送於曜曜善諭之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決準將喬泰馬忠等殺準推靳明為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曜曜大悅勒聞之益怒增兵攻明明遣使求救曜使雅策迎之勒攻拔平陽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人來奔曜命誅明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使雅迎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而歸葬焚平陽宮室修二陵收粲以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元帝初王敦舉兵武昌劉隗刁協勸帝盡誅王氏王導帥其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曰伯仁以百口累卿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及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既又上表明導無罪導不知恨之帝召見導導稽首曰賊臣逆子不意今日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宏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以為前鋒大都督敦據石頭帝命百官詣敦以敦為丞相呂猗說敦除周顗戴淵敦問導導不答敦收顗淵殺之導後檢中書見顗救已之表泣曰吾雖不殺

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敦不朝而還武昌按典午中微瑯琊南渡刁元亮劉大連等以為股肱耳目而不能抑王氏之權至王與馬共天下或反抗旋犯順思逞志於城狐社鼠帝無慷慨謀國之誠而僅僅自保是時祖士雅擊節中流陶士行朝暮運甓劉越石枕戈待旦溫太真絕裾南來相與戮力王室而卒不能窺侵疆之咫尺者帝自為封殖而明斷不足也朱子謂元帝與王導不曾有中原之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所以責之者深且切矣

大興元年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詔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上疏略言梓宮未返羣臣不以讐賊未報爲恥用人不料實德當官者以治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誕爲達士驕蹇爲簡雅世所樂者陸沉泥滓時所喜者翺翔雲霄朝鮮爭辨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今取士光祿不試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奸無所懲疏入不省

大興二年石勒稱趙王是爲後趙自劉曜西遷平陽

以東地盡爲勒有滅段匹磾并其衆奄有幽冀并三州之地遂卽位稱元年以將軍支雄等主胡人辭訟禁胡人不得陵侮華族遣使循行州郡勸農課桑悉名武鄉者舊詣襄國歡飲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孤方兼營天下豈讐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都尉賜甲第一區通志武鄉縣南二十里有谷內有一村卽石勒與李陽所爭者

晉書石勒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勒爲人傭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勒自攻拔平陽盡有并州地信任張賓事總朝政呼佑侯而不名出則倚徐光爲籌畫嘗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王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常使

諸生讀書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聽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昔人謂勒爲一時凶豪然其識見志趣天然頡異殆如劉琨所云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山川異氣之所生者

太興中趙立太學選民之可教者千五百人擇儒臣以敎之後趙使張賓領選事復命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淸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並立考孝秀試

之制是時西河已徙離石治隰城勒於離石荒廢處置永石郡卽今永寧州地合河之南界也

太寧三年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附趙後趙將石佗自雁門出上郡襲之俘三千餘落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怒遣中山王岳追之曜亦長驅至西河金鼓聲沸河動地岳及佗戰於河濱敗之斬佗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獲振旅而歸按永寧州有安國王城址卽羌所居地雁門至上郡出合河關合河諸砦瀕河卽岳及佗戰地也

晉成帝咸和五年秋七月石勒遣石虎率衆二萬出軹關來攻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次蒲坂曜東救蒲坂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退追之八月及於高候大戰破之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以萬億計遂自大陽濟攻石生於金塘決千金堨以灌之襄國大震冬十二月石勒自率衆來拒曜自恃連勝不撫士卒專同嬖臣飲博臨陣昏醉馬陷石渠被執亡曜在位十三年而敗淵以晉惠帝永興元年僭號西河至曜三世凡三十有五年并州地入後趙

大興四年代弒其君鬱律子賀傉立拓拔猗㐌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子賀傉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魏於此時幾一綫未絕矣

孫綽列傳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楚子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會稽佳山水綽與謝安王羲之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

東土相與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常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腮矣所居齋前種一枝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耶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于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于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咏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

吹也嘗作天台山賦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宫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揚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王羲之引爲右軍內史累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温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温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書云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北戎交侵

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地不可守而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信順協于天人萬里長江畫而守之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踧于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梁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飧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傾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安所取裁自古今帝王作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家有三年之積始可謀太平之事臣愚以爲直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貲實者先鎭洛陽於陵所築三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淸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于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則

旣固中夏而又於暇日練甲兵以養威重使貧者植其財怯者充其勇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桓温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耶綽少以文才稱于時温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名焉年五十八卒按桓温有不臣之心倡議徙都朝野疑懼咸知其事不可爲而無人起而言之者迫於勢也綽獨慷慨直陳權事勢以立言忘觸諱之嫌著匪躬之節亦猶遂初之獨行其志也不徒以摛

辭揚藻遊放山水爲足盡其生平矣

晉咸和五年石勒僭位稱帝改元建平勒初封并州後爲勒中郎將王騰襲據降趙石虎攻騰於并州執騰殺之坑士卒七千餘人復并之舊盡有其地建平三年勒斷晉俗寒食之禁夏四月忽暴風大雨雹起西河介山大者如彈丸平地水深三尺洿下丈餘歷太原樂平武鄉以北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大驚以問徐光光對曰晉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爲其忌故不舉餉食介子推帝鄉之神也歷

代所尊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乃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俗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祀故從其議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亦不得亂也尚書定議以聞有司奏請普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常謏言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洩爲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也此陰陽乖錯所爲爾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皆川池之側氣洩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緜介之間奉之爲允勒從其議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

晉咸康四年魏主什翼犍即位於繁峙改元建國始置百官分掌衆職自濊貊西及破落那莫不款附朝諸大夫於參合陂議定都灅源川連日不决乃移都雲中之盛樂宮初拓跋賀傉以諸部人情未順築城於東木根山徙都之嗣後以石季龍侵邊部舉衆禦之不利遷於大甯至是再議遷都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時中原大亂帝語諸將曰石胡衰滅冉閔肆

禍中州紛梗莫有匡救吾將親率六軍廓定四海勅所部各率所統以俟大舉諸大夫諫曰今中州大亂誠宜進取如聞豪彊並起不可一舉而定若或留連經歷歲稔恐無永逸之期或有虧損之憂乃止嗣以劉衛辰附秦舉兵討之衛辰懼而遁走帝督率兵親征時河冰未成乃以葦絙約澌俄而冰合乃散葦於上冰葦相結若浮橋衆軍利涉出其不意衛辰與宗族西走收其部落十有六七而還辰奔秦堅送還朔方代自猗盧卒後國多內難部落離散什翼犍雄勇

有智略能修復舊業始置百官分掌衆務號令明白政事淸簡百姓安之名代人燕鳳不至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人曰燕鳳不來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鳳字子章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以禮迎致之鳳不應聘至是往見昭成與語大悅待以賓禮拜代王長史參軍國事又與許謙授明帝經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學代王令兼掌文記嗣爲代王郎中鳳之爲長史也苻堅遣使朝貢令鳳報之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對曰寛和

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强則退走安能兼并鳳曰北人壯悍馬上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儁率服北土控絃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敝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爲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堅曰卿言馬多是虛辭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多未盡堅厚加贈遺謙初從行唐公鎭和龍以親老辭還歸魏主珪嗣以爲右司馬慕容寶來寇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率衆來援珪命謙爲書遺嵩明順逆之義嵩得書倍道兼行謙與嵩盟寶敗佛嵩乃還明年慕容垂復來寇太祖謂謙曰非卿豈能復致姚師卿其行也謙未發而垂退并州平以謙爲陽曲護軍按善人國之紀也古未有不得人而能成大業者魏作都於代燕鳳爲代名宿不肯輕造而密邇北庭亦難竟絕其請至羅而致之不辱使命固其宜也謙

同授獻明帝以經以經術佐治太祖太宗之世入講經傳出議朝政元魏立國之規模皆起於斯所謂國有與立者此也

咸康六年代始徙都雲中魏書昭成帝紀三年徙都於雲中之盛樂宮水經注白渠水西逕魏雲中宮南考白渠水卽今歸化城之黑河雲中宮卽魏之盛樂宮也地志雲中郡有白道川自白道而南卽雲中城也漢置定襄郡於朔州北北魏之雲中郡也西漢雲中城在唐勝州榆林東北非魏之雲中也

晉咸康中代王什翼犍會諸大人於參合陂議都㶟源川㶟源即桑乾河源也桑乾水自靜樂縣之天池伏流至馬邑之洪濤山山在邑西北一名累頭山㶟水出焉下滙爲七源曰上源曰玉泉曰三泉曰司馬洪濤曰金龍池曰小盧曰小浦合而爲一是爲桑乾河之源倚盧築新平城於此即其近地也

咸康七年晉以劉翔爲代郡太守翔不受初慕容皝破還趙師遣長史翔來獻捷以翔言封皝爲燕王使翔守代翔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奢縱相尚嘗

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黎民塗炭此乃廟堂焦慮之時而諸君晏安江沱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及翔北還公卿餞之翔曰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併壽據形勝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謀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翔所見甚大持議光明故不受代守之封也

魏立護軍於汾澗之濱初秀容部人徙居汾陽立秀容護軍治之東去汾水九十里護軍治部人兼治軍

魏土地記太原界置陽曲護軍治其水西南流注於汾洛陰水經陽曲灣入於汾陽曲山谷崛㠑列石最爲靈秀崛㠑山由縣城踰呼延村西上羊腸鳥道復上石磴徐徐不能旋足行寖近峯勢巍嶷崛㠑寺懸林杪閃出陟巔名山莊頭俯視諸巒如拱如揖幽泉怪石間不聞聲歲秋季卉木色胥赤所謂崛㠑紅葉也朱彝尊崛㠑寺題名記崛㠑寺在太原府治西三十里亂山中聞其地與竇鳴犢祠相接思覽其故迹

丁未二月望王公子千之期予偕游並馬入山寺詢病頭陀則去鳴犢寺尚遠遂不果往日亭午童子行五里沽燒春還注之僧盋兩人對酌千之問崛㠑字義予謂其初必無偏旁疑村夫子强加之郭忠恕有言飛禽即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俗書滋謬二語盡之崛㠑左近即洌石谷山罅出泉傍有龍井所謂洌石寒泉也史純記英濟廟之右有數泉出於蒼崖石脚間旱焉不乾水焉不溢湛然澄澈可鑑毫毛深疑神物窟宅隱伏于中距數步則洪流奔涌滔滔然勢

不可遏惜地多沙潰逼於河汾不然則鑿渠改流灌溉民田濟物之功不在汾陰昭濟下晉司馬孚典河內水利表云臣被明詔檢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衆谷走水小口漂迸木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外方石數萬餘枚以爲水門旱則增堰進水溢則閉防斷水雲雨由人暫勞永逸願敕大司農府給人工匆使延緩詔書聽許於夾岸累石結以爲門溉田頃畝之數事見門側石銘此

引山泉爲一隅之利所沾不廣也

咸康中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初張軌及實茂保據河右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强遠近稱爲賢君綱目書請北伐予義也

建元二年趙徵諸州兵南行時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趙王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而東南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於是大宴羣臣集諸州兵百餘萬大閱而罷

永和三年趙築華林園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財物猶爲未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趙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遂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園及長牆于鄴北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

永和中秦并州刺史尹赤降於姚襄襄爲桓温所敗北走踰太行奔平陽赤爲襄故將以衆降襄遂據襄陵温嘗自北伐登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辭其責袁宏曰運有廢興

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殺以享軍寓言見意所以譏之者至矣

永和五年夏四月趙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爲大將軍燕王斌張豺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恐斌不利于太子與張豺矯詔免斌歸第尋殺之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遣之遵涕泣而去虎卒太子世卽位太后劉氏臨朝稱制石閔等討梁犢還遇遵于李城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爲嗣末年惛惑爲張

射所誤今若聲豺之罪鼓行而進誰敢不應遵遂舉
兵趣鄴以石閔爲前鋒耆儁羯士皆出迎之豺亦惶
怖出迎遵命執之擐甲耀兵入升前殿擗踊盡哀斬
于市夷其族假劉氏令以遵嗣位封世爲譙王廢劉
氏爲太妃尋殺之以石閔爲都督中外軍事世在位
凡三十三日時沛王沖聞遵殺世起兵討遵遵遣石
閔擊之獲沖賜死輯覽注石閔虎養子本姓冉字永
曾內黃人

永和五年趙石鑒弒其主遵而自立初趙主遵發李

城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太子既而立太子衍
閔不平閔素驍勇復總內外兵權孟準勸遵誅之遵
召鑒密議鑒出告閔閔遂弒遵及衍推鑒卽位遵在
位凡一百八十三日按大史公言項羽謂霸王之業
欲以力征負其力以摧天下凋敝之民坑殺無厭而
身亦不免勒善戰嗜殺亦幾類是而虎又甚之其應
更酷蓋惡積而爲殃出爾反爾之義也以其事言之
勒病遺二王之國虎酉之勒不得知也虎病以二王
輔政妻逐之虎不得知也虎視勒叔父也殺勒子及
其母遵視虎親父也亦殺虎子而及其母以類應也
虎將兵攻伐前後坑斬無慮數十萬人而愛民惠術
百不聞一馴至諸王相屠假手冉閔盡誅其種二十
餘萬石虎三十八孫靡有子遺惡氣所感皆以其類
其假手於人者不啻自殺之曾子之戒曾不聞也司
馬氏骨肉相殘而漢得之聰耀相繼亡滅而趙得之
勒方笑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
天下而不知其後之奪而戮之者殆有甚焉皆天所
爲抑豈謂非人事哉

晉永和六年冉閔守并州弒其主鑒而自立改國號
魏并州地入於魏魏土地記冉閔初爲并州刺史嘗
置臺壁於榆次之張平村以禦秦至是卒有其地閔
魏郡內黃人父瞻爲趙將死於軍虎撫之爲養孫本
姓冉卽位後復姓冉氏閔謀勇善戰所將皆精銳威
名振於諸軍以功封武興公鑒弒遵自立以武興公
閔爲大將軍李農爲大司馬錄尚書事鑒忌閔農密
圖之不克閔農廢鑒殺之誅虎子孫殆盡封子允爲
太原王大單于以降胡一千配之閔敗賀度之衆整

旅而歸也戎卒三十萬旌旗鉦鼓綿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初立鑄金爲已象以卜成敗壞而不成其爲丞相時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饑疫死亡能達者十祗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耕者按世謂石氏窮極兇惡假手於閔以誅其種而不知其自相殘殺已無遺類初石虎愛其子遂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朕得至此如朕肯

殺阿鐵理否阿鐵遂小字也未幾遂謀逆虎誅之立子宣爲太子而宣弟韜有寵於虎宣使人殺之事覺虎復殺宣而立世更以保宣而殺勒子斌遵復弒世鑒旋弒遵冉閔乘之弒鑒自立父子兄弟殘殺幾盡視司馬氏更有加焉天道好還非意計所能及也方遵弒世時中書令孟準勸遵誅閔遵召鑒密謀鑒出告閔閔遂殺遵及衍推鑒即位三閱月而殺鑒自立令城中曰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塡門閔知胡不爲已用遂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其屯戍四方者皆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鬚濫死者半酷虐至此龍城之誅其能免乎是時并州南北皆戎馬地由趙入魏由魏入燕篡逆相仍迭爲雄長遵弒主七閱月而鑒弒之鑒弒遵三閱月而閔殺之閔滅趙未及三年而俘於燕與遵鑒先後就戮奸人敗類貪須臾之得而殘民以逞北州士民糜爛於凶殘之手戕刈不啻草菅矣石氏之罪浮於冉閔朱龍之孽甚於反戈綱目於冉閔之篡逆書

殺而不書弒略閔以惡石而閔之罪自著矣

永和九年燕主儁稱帝改元元璽是爲前燕并州地入於前燕以恪爲太原王燕主嘗夢石虎齧其臂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購得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儁數其罪鞭之投諸漳水尸倚橋不流王猛收葬之儁臨終名太原王恪曰景茂冲幼社稷屬汝恪曰臣何敢干正統若以臣能荷主之任當輔少主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恪受詔輔政鎮靜嚴重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虛心諮詢善政一時稱治晉初聞儁卒

皆以爲中原可圖桓温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水經注漳水逕紫陌西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慕容儁投石虎尸處也

永和中夏四月二龍見於燕之龍山燕有黑白二龍交首遊戲解角而去燕王皝祀以太牢命所居宮曰和龍燕都龍城地在龍山之東輒覽注龍城在今熱河塔子溝東北逕於此立興中府所建之塔猶存蒙古謂三爲古爾板塔爲蘇巴爾漢故名曰古爾板蘇巴爾漢城

裴頠列傳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宏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周弼見而嘆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襲父爵累遷侍中渡江後士大夫皆崇尚虛無不親政事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尊不以物務自嬰遂相仿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力挽頹風又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旣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之淵藪崇有論略云悠悠之徒闡貴無之論建賤有之說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而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兆庶之情信於所習則心服其業故人君必慎所教班其政刑各授四職使不肅而安莫有遷志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絶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言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虛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

足惑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元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砥礪之風彌以陵遲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是其說頠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可扶明大業有益於時焉得靜默不示所存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旣化之有非無之所能全也理旣

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由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衆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于已有之羣生哉

永和中薛强爲軍謀祭酒强河東汾陰人祖尙書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謚莊父濤襲爵爲梁州刺史謚

忠惠皆以義烈著聞强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友善桓温入關猛謁之温曰江東無卿比也如生輩尙有幾人吾欲與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明威其人也温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强聞之自商山謁温遂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强察温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温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强壘下求相見强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强遂總宗室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重加禮命累轉左戸部尙書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謚宣强子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後秦左戸部尙書幼而儁爽倜儻多大略豪傑多歸慕之强卒復襲統其營仕姚興爲河北太守棄官歸保鄉邑晉將劉裕署相國掾除平陽太守委以北道鎭捍及長安失守遂歸魏仍立功於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詔闕明元深加器重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闕右宜克終

良算與朕爲東道主人辯務農教戰恒以數千之衆抗赫連氏又授并州刺史太常七年卒於官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隨劉裕渡江位府記室參軍辯歸魏謹亦來奔授河東太守襲爵汾陰侯始光三年與奚斤共討赫連昌擒其東平公乙兜克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并爲一郡除平西將軍復爲太守神䴥三年山胡白龍憑險詔奚眷與謹並爲都將討平之封涪陵郡公謹自郡遷州威恩兼被風化大行眞君元年徵授內都坐大官輔政每訪以政道深見賞重追謚曰

元謹子初古扳沉毅有器識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
之眞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承宗屯據河側詔扳糾
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
爵永康侯太武南討以扳爲都將又共陸眞討氐仇
傉檀强免生平之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尚文成女
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族叔安都歸順敕詣
彭城勞迎延興二年除鎭西大將軍開府儀同進爵
平陽公三年以善政徵詣京師獻文親自勞勉改爵
河東公卒謚曰康謹第三子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

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以德義服人或有兄
弟忿鬩鄉里爭訟者恐胡聞之皆內自改悔鄉閭化
其風敎咸以敬讓爲先由本州從事擢授河東太守
兄弟併爲本郡當世榮之扳子允少有父風弱冠拜
中散襲爵河東公除懸瓠鎭將後除立忠將軍河北
太守羣盜懾氣郡中淸肅卒於郡謚曰敬按史稱永
嘉之亂汾陰薛氏聚其族黨阻河自固不仕劉石及
苻氏興乃以禮聘薛彊拜鎭東將軍彊引秦兵自龍
門濟遂入蒲坂亂離時干戈擾攘河京當寇盜之衝

馳突無時人民無所依歸有旦夕不保之勢汾陰薛
氏能引鄉閭族黨之衆同心共濟臨河拒守又明於
大義不仕劉石非智勇兼備衆志成城焉能當其狂
鋒而固守之也劉淵據有平陽未得長驅入關薛氏
與有力焉王猛語桓溫曰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叩威
其人也有宏濟之略不獨濟於時兼濟於家不獨施
於身且施於子孫允白宗守家法棄官歸保鄉邑法
順既克蒲坂使新舊百姓并爲一郡而又糾合宗鄉
壁於河際斷東西往來之路初古扳之奉命法順倡

其先抑明威敎之也父開於前子繼其後豈惟光於
桑梓實同爲濟時良才矣聞喜裴氏淸華沿於數世
汾陰薛氏義勇振於一家豈中條之靈秀間世而鍾
者與

太原王氏盛於典午時承子述述子坦之有名聞述
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
靜每坐客馳辨處之恬如襲父爵年三十尙未知名
人或謂之癡王導辟爲中兵屬進見導無他言惟問
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

嘗見導發言一坐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出補臨海太守涖政清肅嗣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尋進都督揚徐瑯琊諸軍事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述每受職有所辭必不受至是爲尚書令子坦之言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是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温長史温欲爲子求婚坦之還家省父述恒抱置坦之膝上坦之因言温

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温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謝安亦歎美之初試宛陵令頗受贈遺王導使諷答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初桓温議遷都述曰温欲以虛聲威朝廷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移洛陽鐘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

不應先事鐘虡温竟無以奪之卒年六十六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改曰簡子坦之嗣

王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述子弱冠有重名時人語曰江東獨步王文度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隆和中爲桓温長史父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太和六年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領本州大中正咸安二年詔大司馬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上前毀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何得專之上乃使坦之改

詔温卒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表奏剴直上嘉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期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安遺坦之書謂未悟之濠上曰知君思相愛惜僕亦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仁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

處各順其方以宏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咸以淸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幸復三思書凡往反數四焉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公忠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卒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事朝野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與寧中王坦之與殷康子論公謙之義略云立德存

乎至公成名在乎忘我公道體於自然謙義生於不足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每加損焉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爲愈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貌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文度指陳其義康子及袁宏竝有疑難復爲標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其言皆本於切實而不爲幽深恍惚之論故旣與謝安往復爲濠上之辨復作廢莊論以著其義略云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元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敎道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淸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

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且卽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莊生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懷之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忘我而遊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貢由是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

而風俗頹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胥以此也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毋乃類是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萬物用之不既日新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胡致堂曰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誣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詞浮說破蕩後生俾天下趨虛誕放曠之習自有載籍以來楊墨佛釋老莊與荆舒更迭爲患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而其術淺孟子辭

而闢之既無其傳矣老有莊列翼之其說浸漫足以悅人耳目而動其心故其後爲王何啟淸虛空曠華而不實之禍比之楊墨其被廣而其流遠此范武子所以有甚於桀紂之喻也佛氏之害前固言之矣若夫荆舒則取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眞用仁義之名以濟申商之實託理財之說以行交征之事伏人主之威以行空言之教假養材之道以收速效之士闓趨利之便以變天下之心兼此數端究其終極豈比王何之所尚有好者與不好者而已哉在嘉祐末年

康節邵先生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之聲嘆曰北方有此物異哉不及十年其有南人以文教亂天下者天運之自南而北康節占數與象而知之蓋荆公援周禮以禍生民而有宋一代之興衰係焉故幾先見於此也

容齋隨筆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齊宋景業亦言五月不可入官今世上大夫赴官者輒避之嘗考釋氏以正五九三月爲三長月奉佛者皆茹素其說云天帝輪照四天寅午戌月正臨

南天故食素以邀福官司謂之斷月而其義不見經典俗忌相承太史公言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況陰陽之術詳於衆忌使人拘而多畏尤難言也

永和中張平遣使降燕趙之亡也其將張平李歷高昌皆附於燕上黨馮鴦自稱太守附於張平時平跨有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所彝夏十萬餘戶拜置征鎭與燕爲鼎峙儁遣上庸王評討鴦不克復遣慕容根助評攻鴦根急攻之鴦奔野王攻陷冀州平與趙故將李歷高昌等因冉閔

之亡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儁遣子入侍旣而投欵建
康結援符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
節未盡儁遣上庸王評討平於并州并州壁壘降者
百餘所署悅綰爲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諸葛驤
蘇象石賢等率壁壘百三十六來降儁皆復其官爵
平率衆奔平陽遣使乞降
晉升平元年劉衛辰遣使降秦時符堅殺秦主生自
立改元永興堅以秦主生夜對侍婢言阿法兄弟不
可信明當除之懼而與兄法弑生名王猛至使掌機

密衛辰畏秦之强遣使附秦掠邊民五十餘戶爲奴
婢獻堅堅讓歸之尋復背堅歸魏舉兵伐秦堅遣其
將鄧羌討擒之復降於秦堅署爲陽夏公使歸統其
部落後堅使督河西諸部居代來城漸至强大控弦
之士數萬衛辰以秦復還其國歸命於秦雖於魏貢
追使不絕而誠敬有乖魏怒其不專心於魏而叛附
秦舉兵擊敗收其部落衛辰旣遁於魏仍復奔秦納
之此引秦兵滅代之由也
穆帝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凡蝕淺者災

淺深者災大尚書疏證云日食之變爲災災之尤重
者在純陽之月蓋至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
盛六陰並消於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
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
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
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周禮
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辯吉凶一曰祲謂陰
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璚之屬如虹而
短是也二曰象謂雲氣成形象如赤鳥夾日以飛之

類是也三曰鑴日傍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鑴四
曰監謂雲氣臨在日上也五曰闇謂日月蝕或曰脫
光也六曰瞢謂瞢瞢不光明也七曰彌謂白虹彌天
而貫日也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
璚重疊次序在于日旁也九曰隮謂暈氣也或曰虹
也詩所謂朝隮于西者也十曰想謂氣五色有形想
也青饑赤兵白喪黑憂黃熟或曰想思也赤氣爲人
狩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也
晉升平中秦符堅自將討張平初平謀叛竊據新典

雁門河西太原上黨諸郡地拜置征鎮欲與秦爲敵率衆掠秦境堅以晉公柳都督并冀諸州軍事加并州牧鎮蒲坂以禦之至是親臨追討以鄧羌爲前鋒督護率騎五千據汾上平使養子張蚝禦之蚝趫捷善戰力能曳牛郄走城無高下可超越出入秦陣者四五相持旬餘莫能相勝三月堅至銅壁平悉衆出戰堅將吕光刺蚝中之鄧羌擒蚝以獻平衆大潰請降堅赦平罪以蚝爲虎賁中郎徙平所部三千餘戶於長安蚝上黨人堅愛之常置左右秦人謂鄧羌張

蚝皆萬人敵也升平五年堅執張平滅之按晉升平初太原大亂豪望自相保聚所在築壁壘固守晉陽西南汾水上銅壁戍即居民所築謂其堅如銅也張平因亂竊據晉陽遣使降晉拜并州刺史跨有數郡遂拜置征鎮希冀非常初石勒入并遷陽曲人於襄國使平鎮并州及石氏敗平輒遣使附秦燕滅冉閔又附於燕更附晉與燕秦爲敵國聞秦有內難引兵畧秦境秦王堅自將擊敗其衆民稍安息太原自築罹殘破之後現自晉陽還於陽曲勒又還陽曲人于襄國太原之人分散流徙豪望保聚所在自爲壁壘平於其時倚石氏之勢鎮其地有其民而兩附燕秦更附晉與燕秦爲敵旣敗而復事之無藉之徒靦然人面惟利是趨反覆至於再三而生靈之禍愈烈并民何不幸而生於此時也方輿紀要太原縣西南汾水上有銅壁其民遇亂築壘壁堅守因曰銅壁

帝奕太和四年慕容垂帥八千騎追桓溫兵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輕騎伏於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由是吳王垂威名大振漢書地理志

襄陵縣魏襄陵邑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亦曰襄邑襄陵縣志縣東南三十餘里阡陌澗小石澗焦峪澗皆引龜山源灌溉燕伏兵於此垂功旣盛太傅評忌之太后素惡垂與評謀誅垂垂辟於外微服趣龍城燕王暐遣精騎追之垂散騎滅跡與世子令及楷并諸子俱奔秦初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當與卿共定天下王猛以垂將不可制請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已推誠納之矣暐黃門郎琛皇甫真並諫

暐防患請增并州壺關諸城兵以戒不虞暐不聽堅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暐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暐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拒之猛以壺關爲上黨鎻鑰先破壺關上黨不勞而定猛攻壺關克之執燕上黨太守慕容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黎城縣志壺口故關卽今吾兒峪東陽關在其東按壺關天險西北最勝之地所謂我去則易彼來則難者故上黨不拔天下不可得志也壺關不下上黨不可得拔也開上黨之鎻鑰操必勝之權擠變之雄略也

太和六年代世子實卒後魏尊之爲帝追謚曰獻明初代將長孫斤謀弒代王什翼犍實格之傷脇長孫卽拓拔鬱律長子沙漠雄之後爲長孫氏者至是謀逆賴實格之免於難實之忠赤著矣實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什翼犍名之曰涉圭卽魏道武後名珪者天生雄傑開魏一代之王業而出於獻明之遺腹神明不爽善人有後固宜然哉

晉咸安元年符堅平并州初揚安攻晉陽不下王猛留苟萇守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因爲地道遣上黨人張蚝率壯士數百潛入城中斬關納秦兵猛安遂入晉陽執刺史并州地入前秦慕容評畏猛不敢進兵屯於潞川猛留張蚝戍晉陽進次潞州與評相持猛遣將覘燕軍情形知評賣水鬻薪不撫將士人思爲亂有可乘之會謂安等曰慕容評眞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爲慮乃遣郭慶以鋭卒五千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評不得已請戰猛望燕兵後盛馳騎遣鄧羌往擊之羌與徐成張蚝等跨馬運矛馳赴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

衆戰及日中評師大敗俘斬五萬餘人評單騎奔鄴猛長驅而東進兵圍鄴號令嚴明民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嘆曰慕容元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堅自帥精鋭十萬至攻鄴拔之得郡百五十七軍還以猛爲丞相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農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强秦國大治時陽平公融在冀州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高泰謂猛曰昔魯僖公以頖宫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

平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
以逃罪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臨終堅訪以後事猛
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
願勿以晉爲圖言終而卒按猛生亂離之世不得已
而仕秦於垂危時諄諄於善作善成知功業之不易
而堅不能保其終也至云勿以晉爲圖大哉言矣權
天下之大勢而正其歸向明順逆之義重正朔之承
不特爲元魏燕秦諸臣所未及亦南渡諸人所未能
勵志者也猛謀國於北而不忘正朔晉偏安於南而

不治中原度量相越遠矣猛固天下才孰謂亂離時
無人也

咸安中裴秀爲廷尉正秀字秀彥潛子河東聞喜人
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
衆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而嫡母宣氏嘗使
進饌於客見者皆起宣氏後遂止時人語曰後進領
袖有裴秀嘗以母邱儉薦曹爽辟爲掾遷黃門侍郎
累遷至司空秀儒學洽聞留心政事嘗以禹貢山川
地名久遠變易後世或强牽引甄摘舊文疑者則闕
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
篇爲測高量深之法奏上藏於秘府泰始七年卒年
四十八其友人料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上聞詔
秀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咸寧初配享廟廷

寧康三年秦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讖之學秦王堅
思偃武修文增崇儒教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
皆就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絕

太元元年十一月秦遣兵擊代敗之劉衛辰爲代所
逼求救于秦秦王堅遣行唐公洛鄧羌朱彤等將兵

擊代以衛辰爲鄉導代王什翼犍使南部大人劉庫
仁將兵拒戰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奔陰山之
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中初什翼犍世子實早卒實
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至是庶長子
實君遂殺諸弟并弒什翼犍秦兵趨雲中部衆逃潰
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

太元元年十二月秦滅代分代爲二部劉衛辰乘亂
引秦兵趨雲中收代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亂
故鳳具以實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實君至長

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庫仁勇而有智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仇而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絶之德於代使其子孫永爲不侵不畔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其言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衆遂以滅代珪之依庫仁也庫仁實左右之招撫離散奉事周備常言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

魏亂後劉庫仁攝國事發雁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峙以援符丕庫仁字没根劉虎之宗也少豪爽有智略母平文之女昭成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慕容垂圍符丕於鄴庫仁以受苻堅爵命將大舉以救丕集雁門代等郡兵於繁峙慕容文依庫仁部夜率三郡人攻庫仁庫仁匿於馬廐文執殺之庫仁弟眷繼攝國事絜佛叛眷力不能討引苻堅并州刺史張蚝擊佛破之又破賀蘭部於善無眷第二子羅辰性機警有知謀謂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心腹之疾願早圖之從兄顯忍人也爲亂非旦卽夕耳眷不以爲意後徙牧於牛川庫仁子顯果殺眷而自立顯既殺眷又將謀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於衆中帝乃馳還代人賀訥道武之舅獻明后之兄也帝輕騎歸訥訥驚拜曰官家復國當念老臣道武居獨孤部代人穆崇往來供給時人無及者劉顯之逆梁眷密遣崇告道武且曰顯若知之雖刀劍剉割勿泄也崇來告難道武馳如賀蘭部顯果使人求帝不及道武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圖之代人尉古真密

以馳告染干疑泄其謀以兩車軸押古眞頭傷一目兄謚亦以從圍中山先登傷一目道武歎曰謚兄弟並毁目以建功誠可嘉也初帝叔父窟咄隨慕容永劉顯遣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隨之諸部人心騷動謀爲逆應顯帝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阻山爲固遣行人安同長孫賀使於慕容垂徵師垂遣子賀驎來援驎未至而寇已前逼帝自弩山幸牛川南出代谷會賀驎於高柳大破窟咄窟咄奔衛辰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卽位後復遣使徵兵於慕容垂垂使

子賀驎來會時劉顯已自善無走馬邑帝親征顯於馬邑南追至離澤大破之顯南奔慕容永盡收其部落

太元八年謝安石謝元等大破秦兵於肥水初符堅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敵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元遣劉牢之帥兵趣洛澗擊其將梁成大破斬之秦步騎崩潰石等水陸並進秦主與符融登壽陽城望之見八公山草木皆以

爲晉兵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陣元令少却以決勝負融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而略陳欲以止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秦兵自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追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秦兵小却朱序在陣後大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與張天錫皆來奔按符堅以投鞭斷流之衆傾國南下若疾風掃秋葉直欲以氣吞之而石元以一隅之兵破秦數十餘萬之旅非其智力有獨勝抑朱序之反間明於彼已之形乘間前驅而秦又以驕氣縱之移陣退兵晉乃得乘勢急擊秦兵退者不可復止軍亂融歿於陣語云驕兵不祥驕之反爲懼於是八公草木皆爲助勢風聲鶴唳皆爲聲援堅亦中流矢而北走矣堅初有童謠云阿堅車連三十年後欲敗時當在江湖邊而果敗於淮肥豈有數存其間耶然秦有必敗之理而當秦兵初至都人震恐之時桓冲深維根本至計以石元不嫺將略安石但遊談不暇爲憂而

陰謀取勝適得奏功爲天幸固非以淸談遊讌爲操必勝之權也

孝武太元中淸河人李遼上表請勅兖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入不省按修祀立學以道尊也道以正人心崇禮教消邪慝於未萌所以爲急務也是時瑯琊王道子以宰輔當旦奭之位崇尚浮屠窮奢極費帝心嚮之立精舍使沙門雜處內殿加以一醉崇朝長星勸酒幾不知世間復有倫理事坐致寵婦肆

虐醉寢蒙雜人心一至於此彼昏不知也素書云敗酒闕色所以無汚而況以身殉禮教之關於人心風俗者微矣

太元九年慕容冲起兵平陽冲爲平陽太守起兵河東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時慕容垂復歸於燕翟斌奉垂爲盟主請上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反正耳及引兵向鄴羣下勸進垂乃稱燕王燕慕容泓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還屯華陰其衆日盛自稱雍州牧秦王堅使鉅鹿公叡討泓以姚萇

爲司馬叡粗猛輕敵與泓戰兵敗爲泓所殺萇遣其長史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糾煽羌豪五萬餘衆推萇爲盟主萇自稱秦王屯北地羌衆降者十餘萬秦遣兵擊冲破之冲奔華陰泓衆至十餘萬已而燕諸將殺泓立冲爲太弟冲大破秦兵據阿房稱帝是爲西燕泓冲之叛也堅召慕容暐責之曰卿之宗族不可以國士期命暐以書招諭泓冲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聽吾死便卽尊位及泓

見殺冲復敗秦兵暐與慕容肅謀伏兵殺堅事覺堅誅暐肅并鮮卑無少長皆殺之燕王垂圍鄴不下曰苻丕必無降理不如開其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慕容冲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意時燕秦相持經年幽冀人相食邑落蕭條垂以桑椹爲軍糧北趨中山西燕主冲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冲縱兵暴掠士民流散千里無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帥騎數百奔五將山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圍之秦兵皆散走忠執之送

萇幽於別室遣人縊之萇欲隱其名謚壯烈天王按司馬公言人皆以秦不殺慕容垂姚萇而敗亡使秦治國無失其道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然夷考其時垂萇皆非甘心附人者也垂方至秦時猛言垂父子進用如龍虎假以風雲力請除之及言不用又詐爲垂使以陷之終不能動驕主之心至斬吏燒亭而丕猶念淮南之役不信石越言垂豈曾須臾忘燕哉其修好於長樂公也預爲復業地也一聞討丁零之命資之以兵激怒其衆襲飛龍盟翟斌盡反其所爲濟河

焚橋急不待時使景略尙在必不傳之翼而縱其所往也景略旣已逝又豈能固其心而使終爲秦用乎至姚萇更小人之尤因鉅鹿敗亡怒及長史懼而奔北糾煽羌豪乘變生心已敗復振非天實佑賊蓄謀久而發之甚驟堅不能制而出五將難已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戰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堅實似之而引用垂萇終爲禍胎不獨景略之明燭幾先也

晉太元十年符丕稱帝於晉陽丕堅之庶子也堅以

攻江東敗歸長安大亂堅爲姚萇所殺王騰張蚝迎丕入晉陽丕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卽位晉騰守晉陽楊輔戍壺關率衆進據平陽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求假道東歸丕弗許與永戰於襄陵敗死永進據長子稱帝河東人楊政收集流民據河西遣使請命於秦秦以政爲并州刺史監河西軍事

晉太元十一年拓跋珪復立於代王建元登國大會於牛川幸定襄之盛樂息衆課農國人悅之始改稱魏珪從曾祖紇羅與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爲主卽位後以長孫嵩叔孫普洛爲南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張兗爲左長史許謙爲右司馬王建等爲外朝大人奚牧爲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謀議長孫道生等出納敎命於是北征庫莫奚西討高車叱奴黜弗並破之又與賀驎討賀蘭紇奚諸部大破之還攻白漠衛辰遣子直力鞮出稒陽塞侵及黑城帝襲五原屠之收其積穀還紐垤川於稒陽塞樹碑紀功劉衛辰遣子直力鞮率衆九萬攻魏南部珪軍士五六千

人爲其所圍乃以車爲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乘勝逐北部落駭亂遂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衛辰不意兵猝至與宗族西去分遣輕騎追之擒其子力俟提于木根山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誅其宗黨五千人河南諸郡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先是河水赤如血至是誅其宗黨獲衛辰尸投於河收其部落而還報引秦兵滅代之怨衛辰少子勃勃亡奔鮮卑別部薛干部薛干部送於没奕干没奕干以女妻之潛遣使

護送於秦姚興見而奇之使鎮朔方此大夏之所由始也是年行幸漠南使元儀屯田於河北五原至於稒陽塞外立國之規模大定矣史志高車古赤翟之種北方名爲勅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悅跋城卽代來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界中川今朔平府北邊牆外按西渡大河出君子津以君子名津義其不欺人之死而沒其金也若乘人之危而傾其國不義孰甚焉此代王之所不釋於衛辰必收其部落而後已者西北沿邊倚河爲限衛辰恃險弛防而不知其不可恃也

太元十二年慕容永爲河東王稱藩於燕據有上黨太原平陽河東樂平新興西河武鄉八郡地是爲西燕先是西燕主冲起兵於平陽遂入長安課農築室畏燕主垂之强爲久安計將軍韓延殺冲立冲將段隨爲燕王慕容恆慕容永殺隨立宜都王子顗帥鮮卑男女四十萬去長安而東恆弟韜殺顗恆立冲之子瑤永又殺之立泓之子忠爲帝忠以永爲丞相聞燕王垂已稱帝不敢進築燕喜城於絳州之聞喜而居之至是復殺忠推永爲河東王初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不許與戰於襄陵敗秦兵遂進據長子後卒滅於垂垂因苻堅之敗復國其時慕容冲亦嘗起兵平陽得關隴諸郡當殺泓立冲之時冲能率衆聽命於垂亦可共成燕業而更號西燕至遇弒而立段隨又殺隨而立忠未幾忠弒而永立半年之間四易其主顚倒廢置并土昏冥沉淪無寧宇矣

太元十六年魏王珪擊柔然大破之徙其衆於雲中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及秦滅代遂附於劉衛辰魏

王珪卽位高車諸部皆服獨柔然不下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大破之史畧拓跋珪擊柔然遣長孫肥追柔然匹候跋至涿涂山降其衆悉徙其部人於雲中通鑑輯覽柔然之先曰木骨閭因以爲氏木骨閭子車鹿會號柔然

太元二十年燕主垂議擊西燕范陽王德曰永國之枝葉僭舉位號宜先除之以壹民心於是定議部分諸將出壺關等戶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分道拒守聚糧臺壁旣而垂頓軍不進永疑詭道由太行入

乃悉歛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垂引大兵入
天井關直至臺壁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於
壁臺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永衆追之澗中伏
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垂進
圍之是時丹陽王瓚王晉陽守將棄城走瓚進取晉
陽以瓚爲并州刺史鎮晉陽永告急於魏魏遣將出
秀容救之未至燕將士開門納燕兵垂執永斬之得
所統八郡七萬餘戸并州地入於後燕魏遣將赴援
出秀容遲徊不進已有乘時觀變之意晉陽自劉石

後荒亂無紀永因弑竊據綱維已失天之所以開魏
也西燕自慕容泓改元至永亡凡六主合十一年
晉太元二十年燕主垂遣太子寶帥衆八萬自五原
伐魏初魏王珪遣其弟觚入貢於燕垂衰老諸子用
事留觚以求良馬珪弗與遂畔燕侵逼附塞諸郡至
是垂遣寶伐魏魏張袞言於珪曰燕狃於滑臺長子
之捷有輕我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
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兵至五原降
魏別部三萬餘家進軍臨河造船爲濟具帝親治兵

河南時諸部大集連旌沿河千有餘里河東關砦皆
震合河之乳浪砦合河關鹽院渡正當津要寶列兵
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
百餘人皆釋而遣之是時元虔屯河東元儀屯河北
元遵以兵塞中山之路燕魏相持積旬魏執燕使者
使臨河僞告垂已死寶麟內自猜疑燒船後遁時河
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渡不設斥堠十一月暴風
冰合魏進軍濟河追燕軍至代之參合陂有大風擁
黑氣自軍後來臨覆軍上至暮引軍登山下臨燕營

燕軍不意魏軍猝至自相擾亂乃縱兵擊之燕人馬
相騰躡壓溺死者無數元遵以兵邀其前餘衆數萬
悉就擒擇留燕人之有才用者餘盡坑之還軍盛樂
按魏所都盛樂漢之定襄軍也其地在陰山之陽黃
河之北良田廣袤千里水草肥美霸王之基已肇於
此寶固非魏敵而帥無律之師臨不測之地及間間
諜輒相猜疑全軍妄動覆没於參合之陂至萬衆就
擒魏乃盡舉而坑之并州之厄至是爲極矣
太原中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追軍至白水初永率

衆向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將王次等相遇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將勿支參軍趙睦追永破之於太行永歸上黨又追至上黨之白水去長子百六十里與永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鏞乃還通志鳳臺縣南三十里天井關橫望嶺諸峯雄峙爲山總會西南接砥柱析城王屋又西迤姑射中條雷首東北跨陵川壺關潞城黎城遼州和順武鄉諸州縣又東爲燕山至碣石綿亘數千里隨地異名北嶽霍山五臺句注蘆芽皆其支脉海內名山崑崙而下以此山爲第

一水經注白水又東南流入丹水謂之交丹水漢地理志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水經注丹水出上黨高都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源水東北流又屈而東注左會絕水又東南流注於丹谷又逕二石人北又東南歷西巖下蘋藻冬青竟川含綠雖嚴辰肅月燕麥暄萋丹水又南白水注之又東南出山逕郯城西又南屈而西轉逕苑鄉縣北南屈東轉逕其城南東南流注於沁謂之丹口魏永安中爾朱兆自汾州引兵據晉陽南破丹谷軍是也

登國七年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鹽池宴羣臣北之美水宴羣臣於水濱木根山代王故居也代王賀傉築城於東木根山而徙居之即是其地平文皇帝鬱律亦嘗居此魏主宏嘗言遠祖世居北荒平文始都東木根山是也方輿紀要東木根山在大同府北志云五原有木根山此山在河東故曰東木根山晉太元十四年後燕慕容德等擊代叛部賀納追至木根山是

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于定襄之虎山因東幸善無

北陂三月慕容垂來寇桑乾川陳留公元虔先鎮平城時徵兵未集虔率麾下邀擊失利死之垂遂至平城西北踰山結營聞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甚遂遁走死

皇始二年并州守將封眞率其種族與徒何爲逆將攻刺史元延延討平之是時柏肆之役遠近流言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率軍討之不克死者數千詔安遠將軍庾岳總萬騎還討叱奴根等滅之

十六國春秋燕慕容永據長子時有五色雲見於長治之五龍山因以爲瑞風土記慕容永以長子五龍泉與長治五龍山瑞應相望併以五龍名泉唐志上黨有五龍山在長治縣南六十里高八百四十丈盤踞十二里一峯高十二丈五尺上有五龍殿遇旱禱雨輒應置祠以祭五方之神東北一里有小松岺枕崗而踞阜三面胥絕壑斷崖北爲雲梯環山胥茂李太白詩所謂上黨碧松烟也五龍泉在長子縣南十六里曲流十五里入濁漳元和志滏水出滏陽縣鼓

山泉源奮湧如釜揚湯故以滏口名臺壁在山西潞安府黎城縣西南水經注潞縣北對故壁臺

太元中秦主興遣晉王緒攻河東時西燕已亡燕所署河東太守柳恭等各擁兵自守晉王緒攻之恭等臨河拒守緒不能濟初永嘉之亂汾陰薛氏聚其族黨阻河自固衆不得濟及符氏興乃以禮聘薛彊彊受命率族黨引秦兵自龍門濟遂入蒲坂恭等皆降興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坂

魏登國中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背負陰山前帶黃河魏自猗盧南徙居定襄之盛樂從劉琨得陘北馬邑以下五縣地東接代郡南連西河朔方方數百里城盛樂以爲北都翳槐復城新盛樂城於故城東南十里至什翼犍卽位復移都雲中之盛樂宮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珪承嗣復國幸定襄之盛樂息衆課農卽古豐州地也舊通志古豐州之境有黑山與雲內州夾山東西相連大青山卽陰山亦名黑山今歸化城是其地夾山卽紅山摩天嶺也大青山東接察罕兒界迤北而西直抵襖兒都司以黃河爲界

北有數口胥通大漠高百餘仞袤三百餘里廣百餘里中產松柏材木望之蒼翠似畫屏後漢書五原郡西安陽北有陰山括地志陰山北戎地在朔州北塞外匈奴依阻其中漢武克之置陰山水經注鍾山卽陰山歸化城元延祐間修道碑載大青山爲祁連山邊外稱天爲祁連金時置靜州天山縣故名大青山爲祁連山水經河水自臨河縣東經陽山南陽山卽陰山也山在中國極北故名陰山水之北曰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而實大青山卽陰山也宋

白曰前漢盛樂屬定襄後漢改置盛樂屬雲中亦曰雲中之盛樂唐於盛樂置天德軍去大同五百餘里太元中魏主珪居北部柔然於雲中卽盛樂也李崇爲拔陵所敗自白道還雲中既而復至雲中引還平城是由白道還盛樂自盛樂還大同也

太元中魏王珪以燕師擊劉顯大破之時顯地廣兵强雄於北方有并吞之志會其兄弟乖爭魏張袞言於魏王曰顯志并吞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必爲後患仍遣使乞師於燕會柔然獻馬於燕而顯掠之燕主

垂怒遣兵會魏擊顯大破之顯奔西燕垂立其弟爲烏桓王以撫其衆徙八萬落於中山

太元二十一年燕主垂襲魏平城克之垂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青嶺卽廣昌之五迴道也廣昌之南層崖刺天積石壁立爲天門由此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虔鎮平城垂襲之虔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皆有二心會疾發頓平城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爲之設祭死者父兄皆號泣六軍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憤嘔血由是疾篤轝過平城北四十里築燕昌城而還北俗謂之老公城

晉太元二十一年魏改元皇始進取并州軍至晉陽慕容農出戰敗還遂東走初農鎮晉陽悉將所部六州軍之并州并素乏儲偫歲荒不能供具農又遣諸部護軍監督之由是民怨潛召魏軍遂大舉伐燕步騎四十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絡繹二千餘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至陽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命諸軍引騎圍脇已而還一戰敗之農棄城夜遁遂入并州

并州地入於魏魏志太原隸并州魏取并州治晉陽置肯嵐鎮又置軍爲西北之要衝明一統志魏於此置嵐州魏收言自恒州以下圖籍散亡無從詳考

晉隆安初魏主珪至自伐燕居繁峙宮按猗盧從劉琨求句注陘北之地琨徙馬邑陰館樓煩繁峙崞五縣民於陘南更立城邑漢之繁峙本在雁門迤北什翼犍卽位於繁峙之北建宮當於此時其地北近盛樂非今之繁峙今縣卽劉琨更立之地故宮不在於是也

道武時代人長孫嵩庾業延奚斤長孫肥叔孫建長孫道生均以才能爲道武所知常侍左右參預機要嵩寬雅有器度歸道武於三漢亭爲南部大人累著軍功明元初與奚斤安同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理萬幾世號八公帝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宋武遺以鄮酒及江南食物皆送京師明元末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皇長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太武卽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凡鑾駕征伐嵩以元老畱鎭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卒年八十謚曰

宣王配享廟廷庾業延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爲中部大人收斂畜産富擬國君劉顯之變道武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歸道武給其資用爲內侍長岳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爲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從平中原討破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以功賜爵西昌公遷鄴行臺岳爲將有謀略士衆服其智勇及刺相州秉法平當百姓稱之奚斤機變有識度登國初統禁兵從征慕容寶於參合有功章武盜起斤與元遵等討平之明元時爲晉

兵將軍明元幸雲中斤畱守京師詔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萬幾拜天部大人出入乘軺軒備威儀導從太武聽政遣斤收河南地南征平兗豫長驅至虎牢圍攻下之置守宰而還自魏初大將行兵惟長孫嵩拒宋武奚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每議大政多見從用卒年八十有九謚曰昭長孫肥少有雅度果毅少言道武在獨孤及賀蘭部常侍從禦侮帝深信任之登國初爲大將屢有軍功從軍中山破仇儒於九門擒趙準定中山姚平寇平陽

徵爲前鋒攻柴壁下之肥善策謀勇冠諸將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每有大難輒令肥當之無不奏捷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卒謚曰武叔孫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謀出爲并州刺史後免明元念前功以爲相州刺史飢胡劉武等聚黨建討滅之晉將王仲德逼滑臺兗州刺史尉建遁詔建渡河斬尉建除使持節督諸軍徇下靑兗諸郡又與長孫道生濟河而南仲德等東走威名南震

檀道濟將兵救滑建與道生拒擊之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絕其糧道道濟兵飢叛者相繼由是拔滑臺建沈敏多智東西征伐常爲謀主容貌清整雅尙人倫禮賢下士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及之南方憚其威略輒不爲寇太延三年卒年七十三謚曰襄賜葬金陵長孫道生嵩從子忠厚廉謹道武愛其愼重使掌機密與賀毘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明帝時爲冀州刺史太武卽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率衆出白黑兩漠間大捷而還

從征赫連昌爲前驅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凉宋遣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道生屯河上禦之誘宋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上黨王卒年八十一贈太尉謚曰靖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鎭後子弟頗修繕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強寇尙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令毁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爲將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嘗歷舉羣臣謂廉如道生與崔浩齊名當世以爲榮按魏自猗盧由北荒南徙參謀多奇人傑士出於雁門朔代之間而盛於登國當道武在獨孤賀蘭時庾岳長孫肥叔孫建羅結諸人侍從左右奔走禦侮以及賀訥賀悅之維持保護和辰之供其資用穆崇之往來奉給甚如梁眷之剗割勿洩穆古眞之車軸傷目而不渝皆志行之卓卓有合於古者至議政則有若長孫嵩長孫道生聽理萬幾穆闥拔統攝文武內則有許謙燕鳳之援經外則有李栗長孫

肥庾岳奚斤陸俟叔孫建長孫翰婁伏連尉眷之克敵進諫則有筆頭之抗直其他若尉諾和跋尉眷車路頭叔孫俊薛彪娥清陸翰賀狄干周幾或屢有戰功或文史侍從皆著聞於時太武命歌工頌羣臣謂智如崔浩廉如道生與嵩並爲三公自道武以來佐命勳臣文武兼濟無有及穆觀者蓋紀盛也後漢建武中興皆用南陽人鬱葱之氣聚而成奇道武崛起代北而佐命諸臣皆集陘南爲風雲際會亦北州一時之盛也

晉隆安元年魏主珪自并州啟行東伐使冠軍將軍于栗磾濬自晉陽開韓信故道即信自井陘入趙之道也魏軍由井陘出故關趣中山進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惟中山信都鄴三城爲燕守珪將進攻中山旣而謂諸將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圖之乃引兵而南擊信都降之至是中山饑甚進攻之與趙王麟戰於義臺大破之遂克中山得燕璽綬珍寶班賞將士論功分爵珪廣顙大耳自幼嶷然不羣復國後東西征討高車豆陳

紇奚叱奴諸部多附之至是克中山北還次於恒山之陽博陵章武盜起略陽公元遵討平之西幸繁峙宮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授田帝初得中山留心慰納士大夫詣軍門無少長皆引入存問周悉使人得盡言少有才能咸加擢敘命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

魏封爾朱氏於秀容川爾朱其先契胡部落大人爾朱氏因以爲氏爾朱羽健爲秀容川酋長從魏王珪攻晉陽中山有功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此北秀容也爾朱初見於此

魏太祖征慕容寶次於中山崔元伯棄郡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執送於軍門引見與語悅之以爲黃門侍郎與張兗對總樞要元伯少負儁才有神童之稱太原郝軒世名知人稱元伯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地於齊魯之間爲丁零翟釗及司馬昌明張願所縶軒歎曰斯人而遇此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鷃雀飛沉豈不惜哉元伯後仕魏爲天部大人配享太祖廟庭

後魏太祖還代京次於恒嶺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遇黃門侍郎崔元伯扶老母登嶺太祖嘉之賜以牛米管子恒山北臨代南撫趙東接河漢之間晉葛洪枕中書顓頊氏爲黑帝治太恒山巔名天峯嶺下建北嶽觀觀側有飛石窟上建后土祠鎭之魏書道武立廟於恒山置侍祀九十八祀用牲牢玉帛歲時祈禱水旱至文成帝東巡親禮其神魏書禮志和平元年幸冀州過恒嶽禮其神而還北岳祟祀廟庭至魏尤爲特重也

晉隆安二年魏制冠服朝野皆束髮加帽命有司冠服以品級爲差置六謁官準古六卿列爵四等曰王公侯子其品第一至第四散官五等第五至第九前世職次皆無從品魏制自第一至第九皆有之文武官材能秀異武官堪爲將帥者其品亦第五至第九官仿上古龍鳥爲名謂諸曹之使爲鳧鴨取其飛之速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推

魏主珪雅好文學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

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於是大索書籍分尚書三十六曹命崔宏通署其事以修文治按魏主益智之問可謂善問李先之對亦正然讀書之要領在於明理處事知易知之理乃能平難平之事非必撫摩於簡編之浩繁也而帝方用黃老之法置僊人博士煉百藥服者食散求長生卒至刑殺過當禍起蕭牆正坐不讀書之咎至爲導養所誤也

晉乘蒐略卷之十二下

魏起朔漠詰汾力微以前世爲君長[illegible]盧入中國進爵代王平文嗣世漸以强大昭成[illegible]太業至道武改號魏王南取并州東舉幽燕克中山之衆與以甲子稱尊改元束髮加帽初政規模風氣一變并州南北盡入版圖分建改置列入史志者具述於篇

并州領郡五太原上黨鄉郡樂平襄垣

太原郡領縣十晉陽祁榆次中都鄔平遥沾受陽長安陽邑

上黨郡領縣五屯留長子壺關寄氏樂陽

鄉郡領縣四陽城襄垣鄉銅鞮

樂平郡領縣三遼陽樂平石艾

襄垣郡領縣四襄垣五原建義刈陵

肆州領郡三永安秀容雁門

永安郡領縣五定襄陽曲平寇蒲子驢夷

秀容郡領縣四秀容石城肆盧敷城

雁門郡領縣二原平廣武

晉州領郡十二平陽北絳永安北五城定陽敷城河

西五城西河冀氏南絳義寧
平陽郡領縣五禽昌平陽襄陵臨汾泰平
北絳郡領縣二新安北絳
永安郡領縣二永安楊
北五城郡領縣三平昌石城北平昌
定陽郡領縣二平昌西五城
敷城郡領縣一敷城
河西郡領縣一夏陽
五城郡領縣三北東南東永安

西河郡領縣三永安隰城介休
冀氏郡領縣一冀氏合陽
南絳郡領縣二南絳小鄉
義寧郡領縣四團城義寧安澤沁源
天興元年六月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咸以國家啟基雲代應以代爲號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朕躬率六軍掃除中土遐邇率服今仍先號爲魏咸使聞知
天興元年秋七月遷都於平城即帝位改元以平城爲代都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史略今大同府治即古平城也後魏自盛樂徙都於此徙山東民十萬餘口以實代既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吏人二千家於代都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爲畿內其外地方四維置部帥以監之今大同城東五里無憂坡上有平城郭南北宛然魏時故址尚存續通典魏道武都平城東至上谷軍都關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門北至五原地方千里以爲甸服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

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察守宰不法者親考黜陟之自平并州後逾年北巡命諸將大襲高車分道並進諸軍同會破高車三十餘部別從西北絕漠破其遺迸次牛川勒石紀功以所獲高車衆起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爲三溝分流宮城內外又穿鴻雁池又穿城南渠通於城內作東西魚池車駕至自北伐初令五經羣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

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築灅南宮門闕高十餘丈引溝穿池廣苑囿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經途洞達按道武於顯晦安危之中屈伸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光剪方難遂啟中原爲不世之神武而制作經謨咸出長久遣使循行郡國置五經博士有卹民之心而知經國之本制度蘉然有則經緯萬端至於日不暇給史稱其規模宏遠而惑於方士以終其身爲德不卒爲可惜也

是年離石帥呼延鐵西河帥張崇不樂徙代聚衆叛初燕置離石護軍統稽部魏衜下離石獲護軍高秀和人心未定至是因民不欲徙挾之以叛將軍高岳討平之按遷離石之民於平城本人情所難況又挾之以爲亂也

天興元年詔并州諸郡積穀備泰初魏主深悔參合之誅欲撫慰新附并州初下以奚牧爲州刺史重倉儲恤民生以固邦本分尚書三十六曹八部大人主之命郡縣廣求遺書藏於民間者悉致送平城檢校音義收羅百家使咸知敬學儼然聲名文物具有典國氣象初新興太守上言晉昌民賈相昔年二十二爲雁門郡吏入勾注西陘見一父老曰自今以後四十二年時當大樂子孫永長言訖不見後破慕容寶之歲正四十二年通志勾注七峯似斗又名北斗山山有東西陘東陘山上有太和嶺西陘卽西隃雁門山實一山也孫紹先北斗山記古稱晉多山其南北環抱若天造神爲之者南山拱峙如屏障北則巍聳雄居如枕如負蜿蜒而西其峯巒突兀壁立峭拔儼然爲一方雄鎮者惟北斗則然祠在其巔天所設以界分內外朔漠之氣凝結於此者也

後魏天興五年十月太祖征姚興次晉陽遣將軍莫提率衆三千討上黨羣盜秦頗丁零翟都於壺關上黨太守捕頗斬之都走林慮提搜山窮討盡平之

晉元興元年柔然社崙據漠北稱豆代可汗併吞諸部奪高車之地而居之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傍側小國皆羈屬焉始立約束千人爲軍軍有將百人爲幢幢有帥戰攻先登時出寇掠柔然爲魏患自此始

晉元興元年姚興遣其弟平帥戎卒四萬七千侵魏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壁中泉少失井陷之魏祖躬帥將士親征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虛實長孫肥邀擊盡擒之平退走追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進軍圍之興悉衆來救將據天渡運糧以饋平太武問計於李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宜及其未到之先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兵家

所忌今秦皆犯之可不戰而取也從之增築重圍內以防平出外以拒興入安同復言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則敵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敵無所施其智力於是汾曲為南北浮梁乘西岸築圍今曲沃縣喬山以北自西而東山蹊斜結即蒙坑也興至蒲坂憚魏之强久乃進兵魏祖率步騎三萬餘人渡蒙坑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未及安營魏軍猝至興衆怖擾魏祖以精騎

衝擊獲斬無數興退南走四十餘里魏引兵還平亦不敢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魏知興氣已創乃分兵四據險要南絕蒙坑之口東杜新柏之隘守天渡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又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重以衛芻牧者使平不得近柴壁九月興從汾西北下營憑壑為壘欲以自固遣數千騎乘西岸闚魏泰軍東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毁浮梁魏人鉤取為薪蒸魏祖度興必攻西圍乃命修整增廣之至夜興攻西圍梯短不及棄之塹中而還又分其衆臨汾為壘

即逼水門與平相望魏固絕其水內外隔絕士卒喪氣冬十月平糧盡矢竭勢甚窘急夜悉衆突西南圍求出興列兵汾水西舉烽鼓譟為平接應魏祖簡諸軍精銳屯於汾西固守南橋絕塞水口興夜聞聲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但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計窮力竭乃將二妾帥麾下三十騎赴汾水死將士四千餘人多從平赴水魏祖使善遊者泅水鉤捕無一人得免平三萬餘人斂手受縛興遠來赴救自覩其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聲

振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求和於魏魏軍進攻蒲坂
晉公緒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太祖聞之引兵還
徙河西豪右萬餘戶於長安蓋柴壁在汾東天渡汾
津之名在汾水西岸設浮梁築圍守之秦人不能飛
渡柴壁之氣不通無所得食不攻而自陷此兵家先
占勝勢之道所以必勝也元和志太平縣東三十里
有子奇壘壘西臨汾水壘側有柴材卽平投水處也
方輿紀要平陽自劉淵建都後石趙慕容燕及符姚
之徒相繼據有其地居必爭之會秦不攻魏魏必侵

秦平蒲為樞紐故太武持重兵親臨決勝也
晉義熙二年魏天賜三年也魏發八部人自五百里
內繕都城勸農桑治畿內田校收入為殿最時魏主
服寒食散煉鍾乳硃砂等藥為之云可辟火董謐獻
服餌僊經立僊坊置博士煮練百藥訪求延年之術
胡三省言晉人多服此藥始於何晏語必有本魏主
服丹藥發躁怒刑誅無常又災異數見恒山崩雷震
天安殿燹滿廢寢食而難作史註魏之畿內自代郡
並善無陰館參合限以雁門而五原豐盛不與正與

今日大同同也
魏道武帝本紀天興六年秋北巡築離宮於犲山縱
士校獵東北踰罽嶺出參合代谷以揚威武又建祖
廟於白登歲一嘗祀兼祀天帝以山神為配
天興中講武於白登山以上陽侯奚斤為前軍將三
萬騎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合會講武親臨
校閱因田於白登見熊將數子顧謂冠軍于栗磾曰
卿勇幹如此寧能搏之乎對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若
搏之不勝豈不虛擲壯士自可驅致於前坐而致之

此為必勝之道也
天賜五年春正月行幸犲山宮遂如參合陂觀漁於
延水至甯川遂之石漠九月幸漠南鹽池至漠中觀
天鹽池度漠北之吐鹽池南還長川臨觀長陂蓋不
遑暇逸矣方輿紀要石漠在塞北自陰山而北皆大
漠也其間有白漠黑漠及石漠之分白黑二漠以色
為名石漠以地皆積石而名北史石漠在漢定襄郡
武要縣西北魏主西伐統萬命其將陸俟督諸軍屯
大漠卽此大同郡志云大漠在陰山北東極遼海西

盡居延皆是其地

天賜初遣離石護軍劉現率騎三千襲蒲子擒姚興守將衛譚克提而還通志蒲子漢縣後魏置鎮改伍城郡隋初廢郡改隰州

北史魏道武克中山北歸幸繁峙宮次於恒山之陽皇輿全覽繁峙故城在渾源州西南魏皇始中置繁峙宮於此爾雅注恒山爲北嶽管子恒山鎮晉陽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唐書天文志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魏孝文祭恒岳文天極構

高八暉肇起幽明合歡百神同悅龍旆鳴鑾載還伊室邁歷恒巒路鄰陰嶽惟靈作鎮出納炎冰帝道貴功神儀憑德

天賜三年正月車駕北巡幸犲山宮建五石亭校獵於屋孤山卽夏屋也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孤虛立成圖三百六十時登定襄角史山遂至青牛山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初珪行幸南平城規度灅南面夏屋山背黃瓜堆建新邑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宮引溝穿池廣闢苑囿幾費經營而後成之

大同府志犲山在縣東北塞外

魏道武天賜間赫連勃勃擾河外於時有縣人薛通率宗族千餘家西去汾陰城八十里築城自固因名薛通城卽今古城是也萬泉縣新城南依孤山東西二澗夾於兩旁俱稱絕險獨北面平坦可以長驅古城據在高阜有警可守依舊勢修築屹然崇隆賈仁先記詳其始末皇輿全覽萬泉故城卽薛通城也在縣西百步

道武時魏安同欲修大嶺道以通天門關平城南出

之要隘也通志天門關陽曲縣西北六十里乾燭谷凌井掃峪水出焉天門凌井一道相通互爲首尾山之東盡爲天門去城五十里山之西盡爲凌井去城八十里山勢嶮岈辨路一髮兩崖山骨輪囷旁有深溝稍上有石梯層齒積鱗可二丈許唐地理志陽曲有赤塘關天門關赤塘關在今忻州西南五十里天門在郡西北金史地理志陽曲鎮五陽曲百井赤塘關天門關凌井驛靳學曾關山賦嘗經之馬鹿經天門皆奇絕危險之極

後魏天賜末賈彝請詣温湯療病通志温泉在渾源州東南百里湯頭舖水似湯沐浴愈疾水經注温泉出西北暄谷其水温熱若湯能愈百疾故世謂之温泉與光初帝至靈邱駐温泉宮太和中孝文行幸代之温泉逾年奉文明太后幸代郡温泉元魏時御蹕經臨之地也

郡國書曰後魏宣武時河東鹽池富强者專擅其食貧弱者不能資益後復立鹽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卽位御史甄環表稱周禮山林川澤

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以爲民守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不及四體也明帝遂罷其禁

魏徙青齊人於平城置平齊城方輿紀要平齊城在府西三十里漢平城縣也道武自雲中徙此初爲代尹遷洛後爲恒州治六鎮之亂故都爲墟隋爲恒安鎮唐爲雲中縣皆故平城也城邑考魏築平城外郭周廣今府城明初徐大將軍達因舊土城修築周十三里有奇

晉元興三年夏四月雷震魏天安殿東序魏主惡之命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毀之時魏主服寒食散藥發躁怒至是寖劇占者言有急變生肘腋魏主憂懣廢寢食追思旣往成敗得失終日竟夜獨語不止每百官奏事記其舊惡輙殺之或行步乖節言辭失當皆以爲懷惡在心變見於外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以厭災譴狂藥暴發其烈如此至變生骨肉幾已先見迴思參合之誅雖悔何追矣

義熙五年拓拔紹弒其君珪將軍安同與代人長孫

嵩奚斤等擁立齊王嗣衛士執紹送嗣殺之時長孫嵩奚斤與安同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共聽時政爲八公故得同心濟事此得人之效也初魏將立齊王嗣爲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先殺其母乃賜劉貴人死召嗣諭之嗣性孝哀不自勝日夜號泣珪怒甚復召之嗣避匿於外珪思易儲立紹譴責紹母賀夫人將殺之夫人密使告紹曰何以救我紹夜與宦者宮人密謀踰垣入宮弒珪紹本兇狠無賴珪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至是弒逆嗣聞變遣人入平城告

將軍安同等衆翕然響應爭出奉迎乃即位衛士執紹並賀氏殺之賀氏本賀太后之妹有殊色珪殺其夫而納之遂生紹爲禍首按太祖於家國多難之秋幾歷艱險而後得國時值僭僞紛紜羣雄競馳太祖奮其威武所當者克所摧者服自北南下撫定中原制作經謨咸存長世史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不世之神武也及四方已定侈蕩漸萌富貴生不仁以至宮闈瑕釁變起肘腋屯戹有期實出非慮何前此蓋世之雄而後無匹夫之力也禍患生於宴安智勇

困於所溺天道之無常抑人事之有虧也

義熙五年恒山崩魏之變象也齊王嗣因變而自立郊天改元遣元城侯屈鎮并州劉潔魏勤鎮西河水經注吐京即漢西河土軍武帝封代共王子郢客爲土軍侯即此方言譌土軍爲吐京後魏置吐京軍吐京與離石部相比爲難初吐京反自號辛支奚康生從章武王彬直搗巢穴屢敗其衆追至車突谷與臨交接之地賊力不能抵輕騎退走追及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斃俘其牛羊駝馬以萬數臨縣志車突谷在縣東北後周置烏突縣蓋以車突谷而名在興臨交界禮記王制北不盡恒山周禮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白虎通北方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恒魏都平城恒山在其南魏之鎮山也拓拔紹敢行弒逆高卑異變震動不寧有地不能載之象故見於鎮山如此

晉義熙十三年二月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薛帛據解縣晉建武將軍沈林子自襄邑堡馳襲之帛棄軍奔河東林子收其兵糧是晉軍越中條山也通志臨晉

縣本晉春秋解梁邑漢置解縣魏太和十一年改置北解縣

晉義熙十三年二月冠軍將軍檀道濟自陝北濟河拔襄邑堡使建武將軍沈林子攻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於蒲坂不克時武衛將軍姚驢與昭爲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林子曰蒲坂城堅池濬非旦夕可拔攻之則傷衆守之則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阻形勢之地且王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及其未至當并力爭

之若潼關事捷昭可不戰而自服也道濟從之三月棄蒲坂南向潼關通志平陸縣南二里大陽渡唐志陝州陝縣有大陽故關即茅津

明元帝永興二年平陽民黃苗等依汾自固受姚興官號并州刺史元六頭討平之永興五年上黨民勞聰士臻羣聚爲盜殺太守令長相率外奔神䴥二年上黨李禹聚衆殺太守自稱無上王署置將帥河內守將擊破禹亡走入山爲人執送斬之按自魏永興神䴥十餘年間上黨民聚衆殘守令掠鄉邑已滅平

復起至再至三而不已者上黨重關天險山深徑阻藏奸以拒命也馮衍遺田邑書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三關即屯留之上黨谷壺口之吾兒峪涅氏之石研陘也南下太行援中州東出磁邢窺趙魏由間道可達平陽經驛途直接太原秦晉燕齊之門戶奸宄出沒之淵藪進則四出擄掠退則倚險自固往年河西大饑吐京山胡邀合叛氏會聚於上黨屢經勦滅未絕根株而況符秦慕容更迭竊據丕帝晉陽冲帝平陽永帝長子不靖之徒環視而起肆無忌憚據險以殘民也

永興初拓跋嗣如高柳川復置縣水經注高柳故城在平城東南其旁重巒疊巘霞舉雲標連山隱隱東出遼塞方輿紀要高柳城屬內郡西部都尉治此

永興四年立昭成獻明太祖廟於白登西有東西二廟并祀天神泰常四年築宮於白登臨觀降民數軍實出遊於白登之東北將軍都將元幹以騎從有雙鵰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莫能中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鵰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旌其能以

勵戎行

晉義熙十一年魏主嗣如且如城方輿紀要且如城在大同府東漢縣屬代郡中部都尉治此泰常四年魏主嗣西巡至雲中踰白道北通志白道在平鹵衛西北水經注芒干水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長城在右側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窮余每讀琴操云飲馬長城窟及攀陟斯途遠懷古事前言信矣寰宇記白道川土白如石灰遥去百里即見之西路

陰山以北惟此通方軌餘皆小道
永興五年夏五月幸雲中西河張外建興王紹自以所犯罪重不敢解散遣元城侯元屈等率衆三千鎮并州六月濩澤劉逸自號征東將軍三巴王王紹爲置官屬攻逼建興郡元屈等討平之秋七月河西胡曹龍張大頭等各領部擁衆二萬人來入蒲子逼脅張外於研子壘外懼給以牛酒歃血盟誓推龍爲大單于嗣曹龍執外以降帝臨白登觀降民收外斬之永興中婁伏連鎮并州初元城侯屈與西河劉潔銜

勤同鎮撫山胡吐京部與離石部叛命屈與潔勤擊之失利潔受傷勤戰死時胡叛降於夏夏主赫連勃勃置吐京護軍於此屈在并州不能治徵還以婁伏連爲并州刺史吐京部潛與離石部貳於夏婁伏連襲殺之
神瑞二年河西大饑民夷數萬戸屯聚上黨推白亞栗斯爲盟主號大將軍反於上黨自號單于稱建平元年以司馬順宰爲之謀主順宰河內人初自號晉王太守討捕不獲至是入黨爲謀議詔將軍公孫表等五將討之流民廢栗斯而立劉虎號率善王未幾前并州刺史叔孫建等大破山胡劉虎渡河東走至陳留爲從人所殺司馬順宰等皆死河西平
神瑞元年二月赫連屈孑入寇河東蒲子殺掠吏民三城護軍張昌等要擊走之西河胡曹成吐京民劉初原攻殺屈孑所置吐京護軍及其守三百餘人亂遂定方輿紀要石樓縣西三十里漢縣治此高帝十一年封宣義爲侯邑寰宇記城在團圓山下其城圓而不方俗謂之團城皇輿全覽石樓縣本漢置土軍

譌曰吐京
晉義熙中夏六月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主興見而奇之以爲將軍使助没奕干鎮高平伺魏間隙久之配以雜虜二萬餘落使鎮朔方遂謀叛秦柔然獻馬於秦勃勃掠取之襲殺没奕干而并其衆自謂夏后桀子維淳之苗裔稱大夏天王秋七月夏王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進攻虜施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請都高平以固根本勃勃曰吾大業草創若專固

一城彼必并力於我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遊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姚興死而後取之於是侵嶺北諸城大肆殺戮積尸封之曰髑髏臺

明元時嵩山道士寇謙之上書闕下自言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得圖籙真經爲修真養性秘法其書皆虛誕悠謬之言見者多未之信崔浩獨爲撰列治典初浩不信佛法曰何爲事此胡神亦不宗莊老及以公歸第寂寞年餘復進用至是忽反前

說易其持守如此按晉立佛精舍於內殿引諸沙門居之秦奉鳩摩羅什之神咒師羣臣聽講西經魏置仙坊煉藥試不驗而猶訪求浩不能矯正其非又從而學之何也司馬公謂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爲神仙者修鍊服餌以求輕舉鍊草石爲金銀術正相戾是以劉歆叙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技其後又有符水禁咒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爲一浩夙負稽古練習制度自比子房而信謙之言豈盡出本心毋亦於顯晦升沉之際而有黜移其素志者與

義熙十年魏遣干什門如燕什門代人名倘以字行爲魏謁者使燕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三若拜受詔則吾自以賓主禮見跋怒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屈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蟣蝨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不受志行堅卓無愧蘇武之節代北剛勁之氣也

義熙十一年魏薦饑比歲霜旱雲中代郡以北民多饑死太史令亮言按讖書魏當都鄴崔浩周澹力言

不可云山東人以國家居廣莫之地人畜無涯號曰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實諸州之地情見事露四方皆起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丐柔然將復窺伺隔恒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聲實俱損北方來春草生湩酪將出先簡饑貧之戶使就食山東以待秋熟嗣從之明年大熟遷鄴事寢然已爲遷洛之先聲矣

晉義熙中丁零翟猛雀驅掠吏民至陽城之白嵋山爲亂魏遣張蒲等討平之水經注護澤水出白澗嶺

是也
晉義熙十一年并州胡叛秦入平陽推匈奴曹宏爲
單于攻秦將姚成都於匈奴堡堡在平陽府西南七
十里匈奴種人嘗保聚於此因名姚秦時爲戍守處
至是叛秦攻堡姚懿自蒲坂討擒之明年姚懿以蒲
坂畔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姚成都拒之懿遣將
攻成都爲成都所擒義熙十五年劉裕伐秦檀道濟
等渡河攻蒲坂遣別將攻匈奴堡爲成都所敗蓋其
時并州諸胡南北聯結立堡保聚又當東西之衝故

裕并及於此也
晉義熙十四年赫連勃勃遣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
二萬攻并州刺史毛德祖於蒲坂德祖不能禦全軍
南奔歸洛以侯提爲并州刺史鎮蒲坂勃勃匈奴右
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鐵弗虎北部帥
劉猛之從子居新興虎意之北猛死虎代領其衆叛
附於漢鬱律與并州刺史劉琨討之虎走據朔方歸
附劉聰聰以虎宗室封樓煩公監鮮卑諸軍事雄據
肆盧川爲魏猗盧所敗逐出塞表虎死子務桓招集

部落後爲諸部之雄至衛辰嗣位仍入居塞內自勃
勃祖父以來世居新興肆盧皆在并州境內爲并州
外藩苻堅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部屯代來
城於是衛辰引秦兵滅魏魏人怨憤入骨拓跋珪統
勁軍濟河徑入代來城執辰殺之戮及妻孥并投其
宗黨於河以洩其忿勃勃辰第三子也奔叱干部帥
將送於魏阿利潛遣勁萬篡勃勃於路送之秦姚興
奇其言貌魁岸辯慧署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
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使將其衆鎮朔方時河西

鮮卑獻馬八千匹於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名
其衆三萬餘襲殺沒奕干并其部人衆至數萬義熙
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建元龍鳳祭其祖先崇其名
號威服諸部已而劉裕入長安裕歸勃勃舉兵徑入
關克義眞取長安僭稱帝仍舊都易名統萬至是復
取蒲坂署并州刺史以鎮之兼有其地啟東道之鎖
鑰其志不在小矣史稱勃勃器識開爽風骨魁奇爲
陰山轞結之異氣然其殘忍出於天性坑秦戰士二
萬造五兵器射甲不入斬弓人入便斬鎧匠蒸土築

統萬城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黑水之南委任阿利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酷虐非常殊不及身爲倖也夢溪筆談赫連城緊密如石斲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馬面極長且密予親使人步之馬步皆長四丈相去六七丈以爲馬面密則城不須太厚人力亦難兼也予嘗親見攻城若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則矢石相及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使敵人不能到城下自爲良法元和志夏州赫連城土

色白而牢固按魏主之發平城再攻統萬也諸將皆以統萬城堅爲慮魏主以用兵攻城爲下已知險之不足計也夏乘長安之勝入蒲坂取并州蒲坂爲東出要隘取蒲及并以威天下而守堅城於黑水之陽自以爲無患魏必不敢濟河而西矣及其死而堅城之衆潰於伏谷之師赫連昌至城北不得入而魏主揚鞭入之險不可恃如此胡致堂曰夏主築統萬城高堅逾倍而不免於亡夫聖人不使人恃城以爲固也禦暴保民不得不設其所以不可犯者恃人心耳

赫連勃勃殘忍好殺肆其驕暴夷夏囂然人無生賴旣死諸子相圖以名魏兵乘勝長驅而統萬失守無保民之道雖崇城不能固也故城郭溝池可以禦暴客而不可以禦人心秦之始皇併吞六國役無辜之民築萬里之城惟防北顧而不虞變起中華一二世宗社邱墟夏人築城十仞而不能禁魏師之入是以宮室城池用心於無用之地耳知治體者兢兢業業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馬危乎如一縣之引千鈞措一世於泰山之安豈以高城堅牆爲固哉

後魏泰常三年四月幸代至鴈門關望祀恒嶽建岳瀆祠於灅陰祀用牲幣此卽今渾源州之北嶽也四年正月南巡恒岳祀以大牢秋八月東巡遣使祀恒山楊述程登恒山記自通元谷逶迤尋上可百步許入貞元殿展拜北嶽琳宮寶座在淸虛境神面正南視五臺諸山環向北拱森森臣庶界華夷而稱帝尊埒四嶽而號北極珉碣琠碑磊立崖壁雖代有修設而遡建則自隋唐封濬時始也殿杪蒼柏古檜圍喬參天枝葉扶蘇浿爽尖燥

後魏泰常四年魏建嶽瀆祠於桑乾之陰祀用牲幣通志桑乾河繇應州東北流入大同縣境新橋村經城南古冢坡會如渾水東流經白登山南六稜山北古定橋徐疃村余家寨西冊田禰村貴仁村大新莊東冊田亂石村晏頭村馬營兒南徐村入陽高縣南川界隸縣境凡百三十里金志大同有御河如渾水桑乾河晉義熙十四年魏建嶽瀆祠於桑乾之陰祀用牲幣方輿紀要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嶽瀆祠在其陰

泰昌四年九月築白登宮初立昭成獻明太祖廟於白登西祠天神至孝文時尤勤祀事太和初幸白登山四年幸白登山太祖廟兼祀昊天上帝以山神配旱則禱之多有效十六年十月詔曰白登廟者有爲而興昭穆不次故太祖有三層之宇巴陵無方丈之室又嘗用季秋躬駕展虔今授衣之旦享祭明堂元冬之始奉烝太廟若復致齋白登便爲一月再駕可令典神者攝行祭事於是白登山宣武廟有司行事以爲常

泰常四年西巡至於黃河從君子津西渡大狩於薛林山西至於五原七年南巡出天門關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從天門爲西七屬要隘出天門取道岢嵐也方輿紀要天門關在陽曲縣西北三十里兩山迴合如門在府之乾方故曰天門府西北百二十里掃谷水南流出天門入於汾水天門山東北崖鑿有棧道隋煬帝爲晉王時所開路通舊嵐管州

魏泰常七年立子燾爲太子監國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日久不愈密問後事於崔浩浩曰皇子燾明

敵溫和立子以長則順置賢則人服於是立燾爲太子使居正殿臨朝以皇甫嵩及奚斤安同爲左輔坐東廂崔浩與穆觀邱堆爲右弼坐西廂百官總己以聽魏主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強識精察天人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

泰常七年魏立天師道場於平城初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掌朝廷禮儀軍國書詔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尤不信佛法左右多毀之乃命浩以公歸第浩旣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命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使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元孫授以圖籙眞經使輔佐北方太平眞君謙之奉其書獻于魏主朝野多未之信浩獨師受其術且上疏盛言聖王受命必有天應今人

神接對手華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於是魏主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起天師道場于平城東南重壇五層月設厨會數千人按學長生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此方術也浩一言而道場之設安意爲之浩不喜佛老而師受謙之術且引河圖洛書寄言於蟲獸之文謂靈命不可忽盡反其夙昔之所學研精經術者而若此其可使聞於天下後世哉

北史後魏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臣言和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初魏太祖殺和跋誅其家至是因變帝遣古弼祭以三牲霧卽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顧寧人日知錄云蕃俗信鬼匈奴欲殺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居貳師以徇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于恐爲貳師立祠室慕容儁斬冉閔於龍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人言閔爲祟儁遣使祀之

諡曰悼武天王其日大雪伯有爲厲理固有之而蕃俗之畏鬼神則不可以常情論三代以前無仙論元成以上無鬼論自哀平之際讖緯書出然後有如遁甲開山圖所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者其見於史者則後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

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辭怨詩行云齊度遊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驅車篇云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京之世乎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义羅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於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胡

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作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世祖時太原張偉與高允游雅等同被辟命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高祖敏晉秘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常依附經典教以孝弟門人感其仁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險易操至是應命拜中書傅士累遷至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康在州郡清身率下守宰皆服其化

魏世祖時大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旣而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莫不驚歎以爲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通志琉璃出陽曲交城山中有礦石色微紅不甚堅硬土人取搗成考如煉琉磺法成以爲簪釧環紐之屬五色胥備間有用以製燈者陶宏景曰代郡雁門屬并州多馬處生肉蓯蓉言是野馬精落地所生生時似肉作羊肉羹一名黑司命別錄肉蓯蓉生

河西山谷及代郡雁門通志蒲桃産文水清源太谷者佳魏文帝嘗言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其夏末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爲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趙郡李元忠曾貢齊文襄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練縑遺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皆輕財重義奉時愛已故也久相嘉尚良用佩戴聊用絹百匹以酬淸德

泰常八年閏四月車駕幸河内北登大行幸高都至於晉陽班賜從官王公以下還次雁門皇太子率留臺王公迎於勾注之北六月北巡至於參合陂遊於蟠羊山七月幸三會屋侯泉至馬邑觀於灅源十有一月帝崩謚明元葬於雲中史稱帝抱純孝之心逢危難之際權以濟事轉危爲安内外和輯而又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撰新集三十篇該治古義修文之令主也水經沽水經赤城東城在山阜之上下抗深湟是也

赤城今宣化赤城縣方輿紀要蟠羊山在參合陂東後燕慕容寶敗師於此灅源在馬邑縣西桑乾河發源處漢志謂之沽水水經謂之濕水大武燾亦嘗西如馬邑觀灅源皆是其地

魏太武帝始光元年柔然聞魏主殂蠕蠕大檀將六萬騎入雲中殺略吏民攻陷盛樂太武帥輕騎討之三日三夜至雲中大檀引騎圍之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太武顏色自若軍士射中部帥於陟斤殺之大檀恐乃還於陟斤大檀弟大那子

大那與社崙爭國敗而來奔大檀以大那子於陟斤爲部帥被殺一軍大震已而魏伐柔然大獲而還

魏始光三年十月魏主自將伐夏時夏主勃勃殂諸子相圖故欲伐之遣奚斤襲蒲坂周幾襲陝城以河東人薛謹爲嚮導十一月魏主入統萬取蒲坂長安軍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豆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垣而出魏分兵四掠殺獲數

萬魏主謂主將曰統萬未可得也他年當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蒲坂守將棄城奔長安奚斤遂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自長安奔安定斤遂入長安秦雍氐羌皆降河西王蒙遜及氐王楊元聞之皆遣使附魏

始光四年夏主及魏主戰於統萬夏主敗走上邽魏取統萬先是魏主自統萬還平城夏平原公定帥衆向長安與魏奚斤相持魏主聞之欲乘虛再攻統萬遂自將發平城至拔鄰山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

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及是魏主至統萬分軍伏于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

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魏主聞而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魏軍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軍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引軍分出其後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犄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追逐夏主至城北夏主不得入遂奔上邽明日魏主入城獲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留常山王素鎭統萬遂還平城夏平原公定聞統萬

破亦奔上邽魏主詔奚斤班師斤固請益兵滅夏魏主乃遣將益兵以助之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基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魏主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魏主壯健鷙勇臨城對陳親犯矢石鋒鏑交加於前神色不變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膳不求精備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者多致負敗又善用人唯其所長不論流品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常曰法

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果于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嘗自言崔浩可惜亦有悔心之萌矣斬覽注君子津在今歸化城西南黃河東岸水經河水經千楨陵桐過二縣間濟有君子之名卽此抜鄰山在黑水東北

魏太武都代時師事寇謙之居於代之南山有鳳凰見名其山曰鳳凰山北史謙之讃之弟有道術世祖敬重之元好問鳳山記略由眞人谷行水聲激激自澗壑下半山一峯爲釣魚臺其上爲十八盤爲青部

嶺爲風門自風門繞佩劒峯之右爲來儀觀觀在山腹有天寶四載石記予爲之反覆數過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寇謙之自嵩高迎謙之來居此有鳳凰見爲立觀且以名之觀之東有養虎峯飲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峯峯之南有神山與五臺境接西南有玉案峯西北有煉丹峯洗藥池玉女峯峯南有會仙峯旁有五葠樹北有王母池佩劒峯白虎池池旁有鳳棲樹谷中有水簾朱砂白雲三洞青龍嶺旁有桃花洞觀北少西有洗葠池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池中殿曰太霄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高與壇樹等名望仙凡洗葠望仙諸蹟皆朱自然遺蹟也皇輿全覽鳳凰山在代州南三十里鳳凰觀在其陽亦名未儀觀高悟眞董參元馮通元朱自然孫冷然尉遲如玉皆棲止焉唐天寶五載改鳳凰山爲嘉端山

神䴥初魏主如統萬初崔浩言劉義隆與赫連定遥相招引莫敢先入如連雞不得俱飛赫連定殘根摧之必仆遂如統萬謀襲平凉使古弼等將兵趣安定

與夏兵戰大敗之魏取安定隴西旋克平凉復取長安夏主畏魏人之偪舉衆北上吐谷渾遣騎乘其半濟擊之執夏主定以歸送於魏殺之定甫滅西秦旋亦覆滅夏自勃勃僭號至定亡凡三主二十二年

魏太延五年魏主發平城舉兵伐凉使代人穆壽輔太子監國又使嵇敬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蠕蠕七月至上郡屬國城部分諸軍以僞檀子源賀爲鄉導至姑臧分軍圍之姑臧城潰牧犍降北凉亡魏主還平城以河內人常爽爲宣威將軍索敞爲中書博士

時魏方尙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爲意厰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多所成就常爽亦置館於温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水經注桑乾城西有温水卽此漢上郡屬國故城在今榆林縣北方紇奚氏改嵇氏嵇姓始此

太武時古弼討并州叛胡以功進侍中吏部尙書典南部奏事弼代人也少忠謹好讀書善騎射爲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大宗嘉之賜名筆後改名弼令典

西部與劉潔等分管機要世祖卽位平并州叛胡進職又與劉潔屯五原河北以備叛氐世祖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令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公弼屬官惶怖懼誅弼告之曰吾以爲事君使畋獵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闚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何避死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畋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尙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世祖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卜可謂社稷之臣

延和五年太武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壽輔景穆

居守長樂王嵇敬建寧公崇二萬人鎭漠南以備蠕蠕吳提果犯塞壽素不設備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頹山會敬崇等破吳提兄乞列歸於陰山之北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走道生追至漠南還

後魏河東羅崇之常餌松脂不食五穀自稱受道於中條山世祖令崇還鄉里立壇祈請崇之云條山有穴與崑崙蓬萊相屬入穴中得見仙人與之往來詔令河東郡給所須崇之入穴行百餘步遂窮世祖曰

崇之修道之人豈至欺罔或傳聞不審至此叙之
魏世祖徵韋文秀於京師問金丹事文秀京北人有
道術徵至令合丹文秀曰臣昔者受教於先師曾聞
其事未之爲也世祖遣與尚書崔頤詣王屋山合丹
竟不能就通典垣曲縣東北王屋山山形如屋古今
輿地名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泰山爲東頂武當爲南
頂天臺爲西頂王屋山志山形如王者車蓋絶頂曰
天壇山峯突兀東曰日精西曰月華上有石壇名清
虛小有洞天壇屋山巔曰天壇常有雲氣覆之輪囷

紛郁雷雨在下飛鳥覶其背爲仙靈朝會之所
始光二年太武舉兵大伐柔然遣長孫翰等從東道
出黑漠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間白漠在黑漠之
西亦謂之大磧魏主從中道二軍出栗園一軍從西
道出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
度漠擊之柔然震怖焚廬舍絶迹西走柔然既破高
車敕勒諸部皆來降其部落附塞下而居自武州塞
以西謂之西部以東謂之東部依漠南而居者謂之
北部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方輿紀要

朔州西武州城南去岢嵐百十里戰國時趙之武州
塞也漢爲武州縣後漢末縣廢訛爲武周遼於此置
神武縣城周五里鎭西衛分軍戍此輿地志塞上自
陰山而北皆大漠也李靖破突厥軍於磧口漠南遂
空磧口卽石漠也又分黑白二漠黑漠在白漠西武
后萬歲通天二年突厥嘿啜建牙於黑沙卽黑漠矣
魏太和中孝文帝追柔然至石磧卽石漠矣追奔勅
勒至西漠卽大漠之西偏也北史石漠在漢定襄郡
西北晉義熙二年魏主珪如豺山宮遂之石漠唐貞

觀四年李靖襲破突厥於定襄突厥徙牙帳於磧口
卽石漠之磧矣志云大漠在陰山北東極遼海西盡
居延而石漠近歸化城尤爲北部往來之衝也
宋元嘉五年魏改元神䴥并州卜田謀反伏誅餘衆
不安遣將鎭慮虒撫慰之夏四月魏主伐柔然先於
泰常八年柔然冦魏邊築長城自宣化之赤城至五
原二千餘里置戍以備之至是柔然據漠北數擾并
邊魏主蓄力圖之常以財者軍國之本鄭重愛惜賞
賜皆勲績死事之家未嘗輕施與以爲軍國計至是

軍用充裕始議出師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抗言曰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不能制夏則撒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可一舉而滅也遂定議公卿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舍之北伐若後有彊敵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南北殊俗水陸異宜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强彼若果來如以駒犢鬬虎狼何懼之有爰舉兵而前柔然果不設備遂燒廬

舍西走厥後邊政廢弛柔然數擾懷朔沃野士民乘風四起并州遂爲盜藪始知魏主貽謀之善後人不能守也

魏太武延和二年幸美稷命陽平王它督諸軍擊山部白龍於西河克之魏主輕山部自引數十騎登山臨視白龍伏壯士擊之魏主墜馬幾爲所擒代人陳建以身扞之奮擊殺數人身被十餘鎗乃免九月大破部衆斬白龍及其將帥屠其城破白龍餘黨於五原詔山部爲白龍所逼及歸降者聽爲平民通鑑山部卽步落稽五部之苗裔赤翟居離石山谷間

太延三年遣將討山部白龍餘黨於西河滅之帝以離石數叛徙其民五千餘家於京師齊語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卽山部之種也後漢爲西河郡治永和五年以匈奴寇掠徙郡治離石離石有南單于庭遺種繁衍時出爲患至是討平之

太延中魏主燾遣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發諸軍濟河君子津之南曰來違津高歡遣恒州刺史庫狄于等將兵自來違津渡是也

太延中魏主燾幸意辛山破賀蘭諸部還幸牛川方輿紀要意辛山在牛川之北北史意辛山賀蘭部所居逾陰山而北卽賀蘭部拓拔珪會燕慕容麟於意辛山擊賀蘭諸部是也通志意辛山在府北塞外

太延三年魏詔吏民告守令罪魏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長吏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太武帝本紀太平眞君三年五月行幸陰山北六月景戍楊難當朝於行宮先是起殿於陰山北殿成而

難當至因曰廣德已酉幸稒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方輿紀要稒陽塞在大同縣西北古豐州境漢稒陽縣魏道武使元儀屯田至稒陽塞外是也

太平眞君四年柔然數擾懷朔魏主如漠南襲之劉絜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太子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魏主用絜言不擊柔然果以軍猝至惶駭北走司馬楚之督軍糧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不久賊至乃伐柳爲城灌以水俄而賊至冰滑不可攻乃敗走其得機如此

太平眞君八年吐京胡阻險爲盜詔征東將軍武昌王提征南將軍淮南王佗討之不下山胡曹僕渾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諸胡提佗等引軍討僕渾二月己卯高涼王那等自安定討平朔方胡因與提等合軍共攻僕渾斬之其衆赴險死者以萬數九年西幸上黨誅潞叛民二千餘家徙西河離石民五千餘家於京師

太平眞君五年討汾胡於六壁魏置六壁城防離石諸胡也在孝義西南十五里六壁者貞壁黃壁白壁許壁柳壁并六壁爲六也魏收志永安中置顯州治六壁城領定戎建平眞君等郡又領瓜城東多城團城等三城唐爲府兵所居曰六壁府瓜城卽虢城之譌寰宇記孝義縣有虞虢二城晉滅虞虢遺其人於此六壁防離石諸寇因爲大鎮太和中置西河郡復舊制戰國時吳起爲西河太守築吳城以拒秦在六壁西南方輿紀要近時賊據吳城從向陽峽窺汾州卽其處也勝水經六壁城亦曰元象泊旌元象之孝貞觀初改縣曰孝義兼旌縣人鄭興也明于謙過孝

義詩茫茫烟樹繞孤城千古猶存孝義名郭巨墓荒春草合比干臺古野烟生落花飛絮迷征旆剩水殘山惱客情鞍馬忽忽無限意不堪回首暮雲平孝義縣志縣東三十里汾河上有比干臺紂遺比干於騶虞山築臺避暑此其遺跡云縣東北五里有郭巨墓

太平眞君七年築畿上圍起上谷西至於河廣袤千里九年罷塞圍西幸上黨詔於壺關東北大王山累石爲三封斷其鳳皇山南足北討蠕蠕至受降城積糧城內留守而還帝性淸儉率素服御飲膳取給而

已羣臣請更峻京邑城隍修治宮室從周易設險之
義引蕭何非壯麗無以重威之言帝曰古人有言在
德不在險屈丏蒸土作城而朕滅之、豈在險也今天
下未平土木之事朕所不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
以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出勳績之家、親
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間、
左右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
向無前指授節度無不制勝性明於知人嘗敕州郡
徵求隱逸衡門不耀名譽者太原張偉、及渤海高允、

廣平游雅并以禮徵至令允改定律令州郡遣至者
數百人皆差次敘用偉太原中都人、今榆次縣地偉
淹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恒依經典、教以孝
弟、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淸雅非法不言、與高允
等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至營州刺史進爵建安
公卒贈并州刺史謚曰康爲儒林之望、而允尤一代
人傑、允與崔浩修國史浩得罪允授太子經太子導
允使言國書皆允所爲允對問實與浩同其事且謂
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蓋黑子

受布事發、允曾使首實耳、魏主旣誅浩、而惜之悔其
失言、允尤明於歷數、初不以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
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
旣已知之、復懼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
遽問此、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褊
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四年、未嘗見其
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
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
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

徒得罪、詔指切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子獨敷陳
事理、辭義淸辯、人主爲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
宗愛用事、威鎮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
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旣失
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其言論制行、皆有魏一代之表表者、魏道武初定中
原遂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
生大武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徵盧元高允等令
州縣各舉才學於是人皆嚮學儒術轉興後立鄉學

置博士助教郡分大次中下而以次增廣之常爽置館於温水之右教授千百餘人於是魏之儒風大盛州上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歲舉踰衆蓋魏自開國以來引重經術入文蔚起非獨武功之丕煥也

太武時羅結爲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百七歲精神不衰結代人從道武幸賀蘭部賜爵屈虵侯太武以其忠慤甚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甯東川爲私第別業并爲築城號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

焉年一百二十卒謚曰正

後魏世祖初年蓋吳作亂於關中屢殘破諸縣來襲聞喜縣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裴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驍勇騎數百人奔赴賊聞救至引兵退走

太平眞君七年河東蜀薛永宗聚衆入汾曲西通蓋吳受其位號河東蜀蜀人之遷居河東者也初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反魏將拓拔紇討之敗死吳衆擾動關右永宗居汾西屯聚河側以應之世祖親臨討伐詔汾陰薛拔糾合宗族壁於河際以斷二寇往來之路軍至東雍臨汾曲觀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崔浩請急擊之大敗其衆擒永宗斬之蓋吳退走北地

太平眞君七年魏將代人陸俟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俟又斬之初魏伐蓋吳獲其二叔俟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放還後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劉超復反俟單馬至鎭諭以成敗誘納其女超無降意俟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

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飮俟佯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鑑注魏內入諸姓步六孤氏後改陸氏俟代人

太平眞君中春三月葬惠太后於崞山從后意也別立后寢廟於崞山建碑頌德通志崞山連峯疊障上有崞山神廟左有甘露池池最燥民禱雨置瓶池中瓶滴甘露輒雨魏武帝大安和平間數畋於崞山世祖田於崞山有虎突出長樂侯穆顗搏而獲之世祖

嘆曰詩所謂有力如虎顗乃遏之襄城孝王盧魯元
亦葬於嶂山當時近畿之勝地也宋張忱嶂山廟記
嶂縣據嶂山縣因山得名予嘗周覽四顧其崇巖宏
嶺連峯壘嶂四隅環合列岫森然周圍拱抱若城郭
狀謂之嶂山不亦宜乎是山以西北爲主而峻極最
高若城之馬面狀俗因以馬頭山呼之方輿紀要嶂
川水出嶂山縣故城南西流出山謂之嶂口故嶂縣
亦有嶂口之名其山連峯壘嶂爲諸山之冠後魏紀
太武保母竇氏葬嶂山故累代皆致祀皇輿太和閒

畋嶂山如繁峙皆親往焉

太平眞君五年九月六日帝行幸河西自河西至馬
邑觀於嶂川通志嶂川水源出渾源州東北二十里
流經州西南十五里古嶂縣麻家莊出應州西安鎭
折而出注於桑乾河八水合而渾流故曰渾河水經
注㶟水又東流四十九里東逕巨魏亭北又東嶂川
注之水南出嶂山縣故城南王莽之嶂張也縣南面
元岳右背嶂山處三山之中故以嶂張爲名矣其水
又西出山謂之嶂口北流逕繁峙縣故城東王莽之
當要也又北逕巨魏亭又北逕劇陽縣故城西王莽
之善陽也

魏太平眞君十一年宋將薛安都柳元景入盧氏進
攻宏農詔洛州刺史張提率衆度崤蒲城鎭將何難
於風陵堆濟河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閿鄉元景退走

東魏天平初遷鄴齊獻武王使汾州刺史斛律金步
騎三萬鎭風陵以備西寇軍罷還晉陽

魏太平眞君中春二月西幸上黨詔於壺關東北大
王山壘石爲三封又斬其北鳳凰山南足以斷之時

望氣者言大王山有天子氣太武帝壘石爲三峯欲
厭之後唐元宗潛龍於此天數所在人不能測也地
形志壺關有大王山在縣東南三十餘里盤八十五
里上有闕龍逢祠鳳凰山在壺關縣北十五里

太武時景穆方爲太子從征蠕蠕至靡渾谷與賊遇
虜惶怖擾亂太子言於太武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
尙書令劉潔固諫以爲塵盛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
此由賊恇擾有此塵非賊盛也太武疑之遂不急擊
蠕蠕遠遁旣而獲虜候騎乃云不覺官軍卒至上下

惶懼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子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及監國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游戲者於是墾田大增而

竟以天逝年二十四薨於東宮按景穆以冲齡之年負高世之略知兵用智卓絕等倫而更以民生日用之恒經營調度仿周禮任農任圃任工任商任牧任嬪任虞之法官府內外各有職司使百姓有牛家以牛貿易自相爲治而野無曠土今山鄉計田論牛猶其遺俗使得永其天年盛治可復見於時顧寧人言後魏雖起朔漠據有中原然其墾田均田之制有足爲後世法者景穆監國敷治墾田積穀實惠及民卓然爲英明特起之令主而惜不能竟其用也魏自道武正位至太武始廓清夷夏太武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戎軒四出周旋夷險平秦隴掃統萬剪遼海蕩河源南夷荷擔北蠕絕迹廓定四表混一華戎北史稱其武功之大光邁百王然果於殺戮以人爲嬉卒至釁成所忽更以景穆之明德令聞夙世殂夭天不祚而信圖籙謂之何哉

文成興安元年魏復建佛圖聽民出家魏主親爲沙門下髮初世祖以崔浩言不信佛法又於僧室見有兵器閱其財產得釀具及窟室婦女遂阬沙門焚毀

經像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至是詔州縣各建佛圖一區大州五十小州四十所毀皆復之按天下事物極必反弊至積久革之愈難魏主誅除沙門指漢明爲荒君而用勢力殺伐以行之浩使之也浩務爲侈大之辭以惑人主沙門必更有如浩者轉而相煽佛與道輾轉爭勝至其極力而勢有必反浩以佛法爲虛誕而務滅之圖籙眞經更虛誕之尤者不能以此抑彼而況爲之不以漸也

太安二年丁零數千家亡匿井陘山聚爲寇盜詔定

州刺史許宗之并州刺史乞佛成討平之井陘山形險易於藏姦賊盜竄伏其中東西抄掠旋即平定通志井陘在平定州東九十里舊名井陘故關路通井陘縣唐置承天軍於此方輿紀要州東故關道出井陘之要隘口也

和平元年行幸樓煩宮括地志樓煩故城在崞縣東北晉時所徙置也後置宮於此古樓煩在陘北永嘉以後猗盧取陘北之地劉琨徙樓煩之民於陘南更立城邑即晉所置縣也史記趙世家西有林胡樓煩

之邊在嵐勝之北

高帝和平元年詔樂安王良督東雍吐京六壁諸軍趣河西征西將軍皮豹子等督河西諸軍南趨石樓討河西叛胡河西叛胡詣長安首罪遣使者慰安之按帝於汾胡叛則討之服而舍之井陘之寇盜懾以威歸命之叛部綏以德王者行師神武不殺之道也皇輿全覽石樓漢土軍縣譌爲吐京魏書李洪之傳顯祖時築壘於石樓白雞原討山胡即叛胡也

魏文成帝和平三年二月行幸中山遂幸信都靈邱縣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羣臣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弓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碑勒銘寰宇記御射臺在靈邱縣東八十里水經注臺在北阜上臺南有御射石碑南則秀鄣分霄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

和平二年石樓賀略孫反鎭將陸真討平之按顧祖禹言石樓即岢嵐州興縣之石樓山汾州石樓縣東南六十里有山亦曰石樓賀略孫爲吐京部人吐京離石二部中無稱石樓者或是時離石樓叛密邇輿

縣之石樓山餘黨竄入賀略孫據之而叛因以爲名也

和平二年幸樓煩宮發并州五千人治河西獵道明年幸河西田於崞山觀漁於旋鴻池行幸陰山詔曰朕每歲閒月命羣臣講武所幸之處必立宮壇糜費之功勞損非一宜仍舊貫何必改作也北史稱文成屬太武之後內頗虛耗帝與時消息靜以鎭之養威布德有君人之度惜其不壽也

和平六年獻文帝嗣位帝初生在於陰山之北幼而

神武聰叡機務禮敬師友即位後振䘏饑荒收瘞暴
骨初立州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八
皇興四年蠕蠕犯塞車駕北伐諸將會於女水大破
虜軍至自北伐飲至策勳告於宗廟帝雅薄時務常
有遺世之心冊命太子臨朝從御崇光宮采椽不斲
土階而已旋以文明太后有憾崩於永安謚獻文史
稱帝聰叡夙成兼資雄斷故能更清漠野大啟南服
而早有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謂之何也魏自太
武以降世有英哲而均不永其天年景穆之薨年方

二十有四文成二十有六獻文二十有三俱以英年
早逝豈有數存其間耶
皇興初雁門段榮於大邗城南掘得衛操頌桓穆功
德碑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衛瓘以操爲
牙門將數使於北頗自結附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
親姬澹等十數人歸北說桓穆招納晉人於是晉人
附者稍衆桓帝嘉之任以國事劉淵石勒之亂勸桓
帝匡助晉氏東瀛公閻而善之表加右將軍封定襄
侯及桓帝崩操立碑於大邗城以頌功德文內略言
桓穆二帝威禁大行聲著華裔劉淵寇擊并土東瀛
請援二帝不渝信義會盟汾東南救湼縣東解壽陽
窘迫之邑幽而復光太原西河樂平上黨遽遭寇暴
六郡凋傷旌旗輕指賊黨破喪和戎靜朔危邦復存
非桓天挺忠孝孰能超常不爲回動有德無祿大命
不延年三十有九以永興二年六月寢疾薨殂高山
其頹舉國同悲桓帝忠於晉室駿奔長衢常犯霜雪
四出行誅石胡因釁敢害并土率衆百萬平夷險阻
一州崇祜六郡戴德以死勤事經勳同模考行論勳

謚曰義烈刊石銘功永垂後昆桓穆二帝並禮重操
始操與宗室鄉親入北者衛勳衛崇衛清衛沈段繁
王發范班賈慶賈循李壹郭乳等封侯皆桓帝所表
授也六修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雄姬
澹莫含等名並列於碑雄字世遠澹世雅皆代人勇
健多計畫與衛操俱入代桓帝壯其膂力並以爲將
常隨征伐大著威名桓帝之赴難也皆表拜將軍雄
速有戰功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
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並見委任六修之逆國內

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戮雄澹並爲羣情所附謀欲南歸言於衆曰聞諸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不早爲計恐無種矣晉人及烏桓驚懼皆曰死生隨二將軍於是雄澹與劉琨任子遵率烏九晉人數萬衆叛而歸琨琨率數百騎馳至平城撫納之會石勒攻琨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琨以得雄澹之衆欲因其鋭以擊勒雄澹諫曰亂民飢疲未可便用宜休息觀釁而動琨不能從勒率輕騎與雄澹戰澹大敗率騎千餘奔於代郡勒遣孔萇追滅之

元魏時張天生爲河南令天生翼城人出爲令河南當荒殘之後民無安息天生爲令一以撫字爲懷除寇害濟民困百姓多賴全活吏民懷德子伯成亦出爲河南令嗣父之德兩世濟美政通人和蝗不入境民立碑頌之

北史獻文帝本紀皇興元年秋七月幸武周山石窟寺寺在大同縣西三十里武周山上魏書釋老志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赴京白帝於京城西武周塞鑿山石壁間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大同府志石窟有十佛寺一同升二靈光三鎮國四護國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太華九天宮十兜率後魏時建始明元帝神瑞終孝明帝正光歷百年而工始畢內有元載所修石佛十二龕又大同府東南南堂寺一名永寧寺

魏書李洪之傳顯祖時討山胡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明一統志水經蒲水出石樓山下縣因此得名唐李益石樓山見月詩紫塞連年戍黃花磧路窮故人今夜宿見月石樓中

獻文時徙靑齊民於平城桑乾徙靑徐望族於代族氏多高允婚媾流離飢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於朝允歷事太武景穆文成獻文及孝文五帝出入尚書中書秘書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爲人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允初家貧養薄妻子不能自立而所爲乃如是由其經術湛深毫無係累而爲一代儒宗之望也魏土地記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曹操遣

子彰擊烏桓逐北至桑乾卽此
魏孝文宏延興元年時宏方五歲少有至性魏主病癰親吮之及是悲泣不自勝魏主問其故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宏雖卽位太上仍視事勤於爲治愼擇牧守進廉退貪罷門房之誅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繫積年羣臣以爲言太上曰滯獄誠非善治然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後暴崩太后稱制改元承明復改太和
魏孝文宏太和元年契丹入附於魏其先輌比能爲

魏所殺衆遂微保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是自號曰契丹莫賀弗勿干帥部落萬餘口入附於魏居白狼水東是年魏主祈雨於武州山俄而澍雨大洽
太和元年魏主幸方山於太祖營壘之處建恩遠寺起文石室靈泉殿於方山南引如渾水爲靈泉池東西百步南北二百步魏主屢臨幸爲馮太后營壽陵也又於北苑起永樂游觀殿穿神淵池三四五年均如方山馮太后樂其山川曰它日必葬我於此不必附山陵也乃爲太后作壽陵又建永固石室于山下立碑於石室之亭欲以爲廟七年魏主宏及馮太后如神淵池觀魚於池遂如方山八年魏主如方山遂如鴻池胡氏曰卽旋鴻池也是後屢如方山及靈泉池十四年西如方山復如靈泉池至永固陵葬後數往謁焉文明后傳文帝孝於太后營壽宮於永固陵東北及遷洛陽乃表瀍西爲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宮猶存號曰萬年堂大同志云山頂有拓跋魏二陵及方山宮遺趾
太和三年幸火山按河曲縣火山唐嵐州地宋置軍

山巓有孔投以草焰卽上熾可熟食百草不生上有礀砂窟下有氣砂窟地接定羌合河關在其南
太和六年發州郡五萬人治靈邱道幸武州山石窟寺明年復幸石窟寺方輿紀要武州山在大同西二十里武州川水所經也魏土地記平城宮西三十里有武州塞卽此山也峪中有石窟寺又有石窟塞泉水經注武州川水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并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巖結搆蓋浮屠巨麗處卽石窟寺也又靈邱東南溪

行逶迤二十里有山曰覺山闢一區賜額曰覺山寺
通志覺山在縣東南三十里由隘門三峽入取道巖石間路裁容騎右壁峭插干霄左絕澗數百丈下有怒濤晴雷起足下宋起鳳游覺山記將次隘門峪口河聲澎湃激湍飛雪兩山虎踞不相下惟中容澗道數丈順水勢飛渡水逼仄急於就下爲峯崖所束排扼逆轉騰躍豎起轟然奔奪而入水不遜石石又中砥遂覺深谷中彭彭若鉦鼓甲兵聲衆山皆響行水石間里許漸及巖路路且狹下臨無際峯頭一二塞

垣石子纍纍從人謂胥楊延朗守三關時遺址
太和七年六月武周水泛濫壞民居舍武州川出武州山西白羊山流經大同城南合如渾水又北合火山西谿水水導源火山水經注武周水有二源俱出一山東北流合成川北流逕武周縣故城西王莽之恒周也又東北合黃山水水西出黃阜下北流雖山之水注焉水出西山東流注於黃水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周川水武周川水又東南流又東轉逕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崖結構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川水又東南流出山魏土地記曰平城宮西三十里武周塞口者也自山口枝渠東出入苑一水自枝渠南流東南出火山水注之水發火山東谿東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熱爲樵炭也又東注武周川逕南流注如渾水平城縣東
寰宇記河東縣故永樂東北十三里有五老山又河西縣十七里有五老仙人祠晉張僧鑒謂潯陽之五老峯橫隱蒼秀其形勢如河中之五老山雄秀差同
山在方山東城西南峭壁千尋危磴側立援鐵絙而

上其南最高曰玉峯一名靈峯山有雷公洞上洞在歸雲巖下洞在北峯有東西錦屏峯峯有張果洞又韓君隱此號韓峯峯東南有韓君洞羅通微隱此號眞人洞又有青城太乙玉峯蒼龍太白王母白沙元武保德諸洞洞之陽有宸瓢巖又號皮囊洞洞旁有龍井禱雨輒應山麓又有飲鹿金龜金沙玉女諸泉舜南風操反彼三山兮商岳嵯峨天降王老兮迎我來歌楊巨源酬裴舍人詩二妃樓下宜臨水五老祠前好看山

太和七年始詔班祿時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白自立者北邊將吏貪婪尤甚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從坐有能糾告者即以所告之官授之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尙有代耕之祿今貴臣服勤無報若使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恐奸人闚望忠臣懈節求事簡而民安不可得也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廉吏至是淮南王它復奏請依舊下羣臣議中書監高閭言饑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無濫貪者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

其姦廉者不能自保於是始詔班祿六鎭以官吏貪贖名變澤閭之議其有見而云然與

太和八年魏中書監高閭請依秦漢故事于六鎭之北築長城又云計六鎭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是六鎭皆在代都以北胡氏謂以千里計之六鎭相距各一百七十許里按高閭以北部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用其長以奪其短請築長城置兵扞守此其所陳抑末也拓拔攻討柔然累世矣亦嘗屢捷而大勝終不能滅之者覩武而不耀德也不務以德綏懷而惟兵是尋則塹池千步祟城百尺延袤萬里適足疲民而自怠非長久安固之道也方輿紀要武川城在大同府北塞外魏六鎭之一也北史魏主燾破蠕蠕列置降人于漠南東至濡原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分爲六鎭曰武川曰撫冥曰懷朔曰懷荒曰柔遠曰禦夷杜佑曰後魏六鎭并在馬邑雲中單于府界武川鎭在白道溪水上

太和九年禁圖讖之學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

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者一切皆焚之又諸巫覡假稱神鬼妄說吉凶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按自光武宣布圖讖而東漢圖讖之習盛至晉泰始初禁星氣讖緯之學收滅遺書而根株未盡民間私學尙多至此更加禁斷以靖曲學而親孔子之祠修列聖之祀可謂知所取舍矣

太和十年魏制五等公服已復給尙書五等爵以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胡三省注公服朝廷之服五等

朱紫緋緑青也
是年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州在河南十三州在河北置三長定民戶籍初魏無鄰黨之法惟在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內秘書令李冲請定民籍略云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擇鄉人彊謹者爲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大率十疋爲公調二疋爲調外費三疋爲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八十一子不從

役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三長迭養食之詔百官議中書令鄭義等以爲不可冲力持之遂從其議民始皆愁苦豪强者尤不願旣而課調省十餘倍上下安之
太和十年魏詔均田初魏多蔭附於豪强之家以求庇蔭附者無官役而豪强徵斂倍於公賦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饑民流田業多爲豪右所占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詔男夫十五以上受不種樹之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人成丁者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并倍之以供耕作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歿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桑田皆爲世業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

傳付於是有口分世業之制唐時猶沿之按有經世安民之志者必講求於體國經野孝文留心民事而欲創百世之規每覽先王遺典經綸百氏儲蓄旣積黎元不安而慨季葉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軀或因饑饉以棄業百姓困敝乂安無期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勸課農桑與富民之本其事雖未能行之久遠而奮發有爲欲以三代之治治天下其猶崇本務實同仁一視之盛心宋林勳

作本政之書陳同父以爲必有繼承用於一變之後顧寧人謂其知言、而美其治可爲後法胡致堂言魏孝文慨然有志於先王之道以李安坦片言起而力行之不撓於貴戚近習於是邦有常賦官有常祿賕賄殆絶民力寛裕其應如響而且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太平之風其治行之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豈不諒然哉

太和十一年二月詔以肆州之雁門及代郡民饑開倉賑恤又以民食爲重年穀不登民無所得食罷尚

方錦繡綾羅之工出御府衣服金銀珠玉及外府繒布絲帛班賚有司下至工商皁隷逮及六鎭邊戍畿內鰥寡孤獨皆有差按至是惓惓爲民之心無不至也祲則反已自責賑必兼施其濟捐內府之珍以賚臣民卽減膳徹懸貴五穀賤金玉之意而與民同患也

是年肆州迤北大疫牛疫多死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遣使造籍以分去留所過給糧貧不能自存者三長贍養之按自古歲旱其害先及農民小早則流離大旱則擠於溝壑而牛則農民倚以爲命牛疫而餓死者相望焉胡氏謂孝文留意恤民發廩移民出御府服珍器用以班賚之可謂美矣而不及農人其猶以德爲政之大闕然內外府之所積亦不能遍及也

太和十四年葬馮太后於大同縣北之方山太后殂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逾禮羣臣諫之始進一粥葬太后於永固陵既葬始聽政薦蔬食經宿乃飯毀瘠如故司空穆亮諫曰王者爲天地所子爲萬

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戚父母憂而子悅豫者情有自止也按史稱太后初忌魏主英敏恐不利於已盛寒閉於空室絶食三日欲廢之魏主無憾意又有宦者譖於太后太后杖之及太后殂魏主亦不復問其所遇之薄如此此爲子者勞而不怨之常道而獨於先帝之受酖有未可竟忘者胡致堂言馮太后於帝幼冲時寒而飢之者三日、瀕於死矣乃怨不形而孝彌篤自情文觀之則孝爲已至自義理論之則義有未安顯祖之見酖義所不共戴天者也使孝

文不見其酰則已年已十歲加之夙成庸有不知知
之而孝於母篤志力苦而不知義理之中君子惜之
然其天性純至持守堅定知有一理而率其本性無
虧使逢伊周之輔其所成就豈易量哉
太和十五年幸武州魏主以邊方津要屢出時巡太
和以後六七年間五幸武州邊關皆有車轍馬跡焉
合河孝昊山上有魏孝文廟世傳魏孝文居憂避處
西山曾經厯此山見有異氣立廟厯之文謂爲昊
太和十六年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詔祀唐堯

於平陽虞舜於廣甯夏禹於安邑周文於洛陽皆戊
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至期親行拜祭
立孔子廟於京師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謚孔廟
嗣復如魯城親祀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
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祀典禮備極尊崇
是年魏主幸并州聞并州刺史王襲有政聲使人驗
視襲風令百姓立銘道左頌其功德詰所爲不實降
職三等
太和十六年始議政於平城宮之皇信堂又更定律

令於東明宮大同縣平城宮在縣北門外元魏故宮
也宮起於天賜初營西宮加築北宮垣泰常八年廣
西宮起外垣牆周圍二十里始光二年營故東宮爲
萬壽宮起永安安樂二殿此平城宮創建之始也至
太和初起太和安昌二殿宮南起朱明思賢二門東
起東明觀七年皇信堂成議政於皇信更定律令於
東明又以安昌殿爲內寢皇信堂爲中寢朝饗羣臣
於太華殿既而毀太華殿爲太極殿徙居永樂宮殿
成復還居之大會公卿於經武殿議南伐水經注太

和十六年毀太華安昌諸殿造太極殿東西堂及朝
堂夾建象魏乾元中陽端門東西二掖門雲龍神虎
中華諸門皆飾以觀閣東堂接太和殿殿之東階下
有一碑洛陽八風谷之緇石也殿之東北接紫宮寺
南對承賢門門南即皇信堂堂之四周圖古聖忠臣
烈士之容刊題其側堂南對白臺臺甚高廣臺基四
周列壁閣路自內而升國之圖籙秘籍悉積其下臺
西即朱明閣直侍之官出入所由規制大備
太和十七年魏主幸并州時以平城地寒風沙常起

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伐齊以脅衆召任城王澄謀之澄以卜宅中土經略四海周漢所以興隆魏主意乃決

太和十八年魏主還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魏主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尚書于果曰先帝以來久居於此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魏主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黃

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吉黃帝從之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始都東木根山昭成更營盛樂道武遷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何爲獨不得遷乎羣臣乃不敢言遂發平城北人習戀故土憚於南伐及至洛遣澄還諭衆乃開伏魏主喜曰向非任城事不成矣

太和十九年魏立國子太學立小學於國之四門魏主好讀書善屬文詔策皆自爲之李冲李彪高閭王

肅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于是下詔斷諸北語一從正音求遺書法度量至是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已又班品令賜冠服宴羣臣國老庶老于華林園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

太和中河東汾陰人薛聰爲治書侍御史聰字延智彈劾不避彊禦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憚况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聰方正有理識不妄游處雖在

闇室終日矜莊魏主外以德器遇之内以心膂爲寄親衛重兵悉委總領時政得失動輒匡諫而厚重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曾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否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是虜原鮮卑非蜀也因投戟而出帝曰薛聰醉耳其見知如此後都督齊州政存簡靜卒於州人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

太和二十年魏吐京胡反州兵討平之初吐京胡反

詔元彬行汾州事討破之胡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不服彬請兵三萬以討之魏主大怒曰小寇何有發兵之理若不克者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大懼身先將士討平之

太和中柔然遣使如魏時敕勒叛柔然柔然可汗自將討之追至四漠魏僕射穆亮請乘虛擊之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廷魏主曰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

業奈何無故動兵革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太和中蠕蠕頻寇奚康生爲前驅軍主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主康生本姓達奚世居代祖直柔元鎮將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笴從征有功進直閣將軍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從章武王彬討之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墜馬胡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射殺辛支復爲統軍勇冠一時

太和二十年正月魏初定族姓魏主雅重門族詔以代人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勳著當世位盡王公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其舊爲部落大人而三世官在尚書已上者皆爲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若本非大人而官顯者皆爲族按衣冠推奬門地自晉以來皆尚之而盛于元魏初以太原王及范陽盧清河崔滎陽鄭四姓爲衣冠所推咸納其女充後宮復并趙郡李爲五姓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爲首選調則專取之故李冲有張官列位爲致治爲膏粱子弟之辨韓顯宗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諍而出類拔萃者

不聞焉司馬公謂選舉先門地而後賢才爲晉魏之深弊雖魏孝文之賢而不能明辨也豈非隨俗之爲累哉通鑑集覽代俗以勇健能理決鬬訟者推爲大人說文天子因生以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姓者所以繫統百世使不別氏者所以別子孫所出也故世本之書言姓卽在上言氏卽在下門地之說古未有也

魏孝文自代遷洛欲大革胡俗旣自改拓跋爲元氏而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以姓或重複皆改之於是

斛拔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氏乙旃氏為叔孫氏丘穆陵氏為穆氏步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劉氏賀樓氏為樓氏勿忸于氏為于氏尉遲氏為尉氏其用夏變夷之意如此然至於其孫恭帝翻以中原故家易賜蕃姓如李弼為徒河氏趙肅趙貴為乙弗氏劉亮為侯莫陳氏楊忠為普六茹氏王雄為可頻氏李虎閻慶為大野氏辛威為普毛氏田宏為紇干氏耿豪為和稽氏王勇為庫汗氏楊紹為叱利氏侯植為侯伏侯氏竇熾為紇豆陵氏李穆

為擒拔氏陸通為步六孤氏楊纂為莫胡盧氏寇儁為若口引氏段永為爾綿氏韓褒為侯呂陵氏裴文舉為賀蘭氏王軌為烏丸氏陳忻為尉遲氏樊深為萬紐于氏時宇文泰顓國事皆出其手遂復國姓為拓跋而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其舊

太原王氏衣冠盛於南北朝宋武誅王氏遺子慧龍時年十四為沙門僧彬所匿因將過江依習辟彊辟彊與江陵令羅修等謀襲荆州不果奔後秦秦滅歸魏明元引見請効力南討言終流涕明元終不果用

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宋將王元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宋將到彥之檀道濟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宋文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司馬楚之以畔太武聞曰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

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復遣刺客呂元伯購慧龍首元伯為反間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慧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固諫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遂捨之慧龍自以遭難流離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游雅曰慧龍古之遺孝也卒之日謂功曹鄭奕曰吾誓願鞭尸吳市戮墳江陰有心莫遂乞葬河內州縣東鄉庶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詔特

許之贈安南將軍荆州刺史將吏共於其墓起佛事
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吕元伯感全宥之恩留守
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少孤事母至孝閉門不交人
事襲爵長社侯寶興子瓊字世珍襲祖爵孝昌三年
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卒贈征北將軍
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
家於太原晉陽

太和中魏主宏如火山詔立宣武廟於白登山旣而
復自平城如火山元和志大同縣西五里曰火山其

上有火井水經注火山有火井南北六十七步廣減
尺許源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
之則烟騰火發其山以火從地中出故亦名熒臺火
井又東有湯井廣輪與火井相狀勢熱又同以草內
之則不燃皆霑濡露結故俗以湯井爲目井東有火
井祠以時祭祀方輿紀要白登南有武周川川東南
有火井火從地出得草則烟燄騰上其南有風穴三
伏盛暑寒吹凌人瑟瑟有聲而其山出雛鳥形類鵶
烏純黑而姣好音與之同績采紺發觜若丹砂性馴

良而易附卯童幼子捕而執之曰赤觜烏自恒山以
北并有此矣山海經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燃左
思蜀都賦火井沉熒於幽泉注火井欲出火先以家
火投之須臾隆隆如雷聲焰出通天木華海賦陰火
潛然海中鹽氣所生陸游曰大山軍其地鋤深有火
不妨耕種大同火山亦其類也又元中記南方有炎
火山四月生火其木皮爲火浣布

太和中孝文遷都於洛改東雍州治爲正平郡今絳
州也通考正平有汾水澮水龍谷水鼓水晉虒祁宮

通志汾河在絳州南門外繇太平東南吳村流入州
境水經注汾水西經魏正平郡又西經王橋澮水入
焉澮水在州南五里源出翼城縣澮高山西南過絳
縣合絳水西過虒祁宮又西南至州境二十里經州
西南橫橋莊入汾水經注鼓水發於九原山鼓堆西
南經魏正平郡南入於汾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水
本於正平梁軌病水滷生物瘠鑿山原引鼓水圖經
鼓堆水地鈌絕經濠坎續之以槽穿城牖入注池別
分走阡陌灌溉畦町訖入於汾龍谷泉在州東十八

里龍香村左傳龍見於絳郊是其地也
魏太和中孝文巡狩至樓煩樓煩上有山曰孝文在
靜樂縣西南八十里連交城永寧諸山皆曰孝文蘆
芽管涔之迤支也蘆芽山東出枝環迴至止爲天柱
山西出枝爲鹿徑嶺遶回至止爲黑風山管涔東北
枝轉南折北之兩脊爲兩嶺山管涔蘆芽異名同體
在岢嵐州北百里山之陽名管涔寧武界其北隸州
境者高六里盤踞二十九里爲州南山西南連乏馬
嶺山有七峯土人胥名南山山之陰名蘆芽山五寨

縣界其南隸州境者高八里盤踞三十五里爲州北
山西北連霸王山懸崖陡澗二纖羊腸山有十二峯
土人胥名北山由北轉西爲合河之石樓山又西爲
合河之高梁塢昔人謂天臺王屋之山皆從寧化而
來卽管涔蘆芽之發脉也通志靜樂縣孝文山魏孝
文巡狩至此上有孝文帝廟
太和中魏孝文幸洛至襄垣之小虎山回轅今名其
店曰迴轅在縣西北三十里秋冬之交楓葉滿山殊
爲淸麗縣北十里有山㒵然崛起名曰白石梯西有
大谷蜿蟺屈曲將數十里其高下之勢岈然窪然若
堙若穴其整峻之狀白石齒齒懸崖峭壁其石負土
而出突怒偃蹇其潭黛蓄膏渟凊冽甘寒傍有一區
石平土厚坦夷爽塏爲二仙祠又西五里韓王山上
有韓王廟山峯秀出諸山之表鬱然森陰暑中望之
輒有寒色其南鹿臺山涅水漳水環繞其下劉龍詩
沃壤似枰山下展人家如畫水中居姚九功碑記略
襄垣境內有魏孝文帝廟一在縣西獅山北麓一在
縣北五陰山巔蓋孝文自代遷都洛陽往來駐蹕於

此故後人思之廟祀不絕云
後魏太和二十年二月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
禁冊府元龜龍星木之精也春見東方心爲火之盛
故爲之禁火通志引左傳晉文公以綿上爲介子推
田介山推焚死之山故太原俗有寒食汝南先賢傳
陸翽鄴中記皆謂介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
爲之禁火史記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
曰介山綿山介休之東南山也形勢綿亘林木叢鬱
山半有抱腹崖環繞百餘里盤踞深厚是以求而弗

獲非萬泉之介山也子推死於介山而禁火古有其事龍忌之說並存其理可也

太和中建明堂於北苑之南苑在大同縣北太和初於北苑起永樂殿至是更於其南建明堂水經注如渾水自北苑南出歷京城內河干兩湄太和十年壘石結岸夾塘之上雜樹交蔭郭南結兩石橋橫水爲梁又南逕籍田及藥圃西明堂東明堂上圓下方四周十二戸九堂而不爲重隅也室外柱內綺井之下施機輪飾縹仰象天狀畫北辰列宿每月隨斗所建

之辰轉應天道加靈臺於其上下則引水爲辟雍水側結石爲塘事準古制而矞皇過之是太和中之所經建也

太和中除逋亡緣坐之法初魏以有罪徙邊者多逃亡閭戸充役崔挺諫曰良莠分門別類各異其處善者之不與不善爲伍猶不善之不與善比倫也善人少惡人多若混同無所區別一人有罪延及閭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季膺盜跖之誅矣帝是其言詔命除之

孝文朝宋弁爲并州大中正弁字義和西河介休人也初爲著作佐郎遷尙書殿中郎孝文訪政道弁自下而對聲姿清朗進止可觀帝稱善久之因大被知遇賜名弁取卞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嘗奉使於齊齊司徒蕭子良秘書丞王融皆稱弁謇諤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閒遂過之孝文問江左事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旣以逆取不能順守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後爲司徒左長史專參銓量申達舊族淪滯者至是遷大司正弁勤勞王事恩遇

亞於李冲帝每稱弁可爲吏部尙書遺命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先卒年三十九謚正族弟世景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誦讀博覽羣言尤精經義弁甚重之舉秀才上第爲彭城王勰法曹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兼司徒法曹參軍裁決疑獄剖判如流彭城王勰每稱曰宋世景精微尙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游肇常委之兼領數曹深著稱績左僕射源懷薦之宣武以爲不減李冲後爲滎陽太守終日坐聽事未嘗寢息事

巨細必知發奸摘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家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道璵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毋喪不勝哀而卒

皇輿全覽魏孝文幸五臺置十二院於靈鷲之麓環繞鷲峯前有雜花園名花園寺卽顯通寺也寺建自漢明帝永平中名大孚靈鷲寺李邕五臺山清凉寺碑在夋漢時卜中箭嶺用肇造我清凉寺拓於元魏

增善住崇基在五臺之中五臺惟中臺最勝靈鷲峯矗起雲表臺懷在靈鷲峯之麓左襟右帶前頫後仰若在懷抱其地陽陸平林上有菩薩頂文殊院孝文置十二院圍環拱向五臺之中北臺最高氣寒風烈層冰夏結積雪不消孝文車駕經此清凉山志北臺頂有黑龍池卽天井也南下有白水池與天井通其水經繁峙縣峩谷口流入於滹沱大河支山延四十里至繁峙界太平廣記魏孝文禮臺山常臨北臺往來拜謁見人馬行跡石上分明愍山大師詩寒威入骨千峯雪怒氣衝人萬竅風衲被蒙頭初睡醒不知身在寂寥中

孝文太和中夏六月北州大旱詔曰春旱至今野無青草上天致譴實由匪德百姓無辜將罹饑饉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內外諸臣其各行謀猷以救民瘼肆州雁門及代郡近邊之地素鮮蓋藏加以比歲不登民無所得食逃亡流徙所在加意撫恤詔六鎮雲中及關內六郡各修水道通渠灌溉蓋以旱乾而思通水爲恤災救患之道也

孝文帝幸上黨見屯留縣疑山有伏龍勢疑而不進遂斷山東麓以厭之北史太平眞君九年西幸上黨誅潞叛民二千餘家詔於壺關東北大王山累石爲三封又斬其北鳳凰山南足以斷之孝文疑有伏龍襲世祖前事爲此非確有所見也魏書地形志鳳凰山一名天冢山在屯留縣西南十二里疑山在縣西南九里同一山也山巔有孝文廟括地志屯留卽古純留故城在長子縣東北三十里其址尙存卽所謂霍壁也或云在今屯留縣十里之平村一名卞和莊

春秋赤狄邑謂之留吁左傳晉士會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晉人執衛行人孫蒯於純留肅侯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皆是其地

太和中魏中尉李彪免彪家世孤微初遊代都以李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其才學禮遇甚厚公私汲引及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冲無復宗敬之意冲浸銜之及魏主南伐彪與冲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務彪數與冲爭辨形于聲色事多專恣冲不勝忿乃積其前後

過惡上表劾之請付廷尉魏主覽表歎悵久之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爲滿也有司處彪大辟魏主宥之除名而已冲性溫厚及收彪之際瞋目大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遂發病荒悖言語錯謬醫不能療以爲肝裂旬餘而卒鑑注道固李彪字

太和二十年吐京寇叛汾州刺史元彬遣軍擊破之追至車突谷又破之臨縣志車突谷在縣北與臨接界之所合河查山之南即其地也

太和中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獸圈有猛獸逸出登門閣道幾至御座左右侍衛皆驚靡王叡獨執戟禦之猛獸乃退叡字洛誠太原晉陽人永明中屢遷至吏部尚書封太原公至是親任愈重詔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嗣遷尚書令進中山王加鎮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時沙門法秀潛謀多所攀引叡曰與殺不辜寧赦有罪得免者千餘人及疾太后與孝文每親視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卒之日太后與孝文親臨哀慟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宣又圖其捍猛獸狀於諸殿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

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子襲字元孫叡卒代領都曹爲尚書令後出爲并州刺史次子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免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孝昌中爾朱榮表椿慰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復授太原太守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性嚴察下不容奸吏人畏之天平末還鄉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卒謚文恭齊神武親送其葬從子凝初居晉陽除奉朝請稍遷中散大夫以疾歸鄉里移居上黨

北史魏孝文帝紀二十一年幸龍門使以太牢祀夏禹河津縣西二十五里即龍門口也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水陸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故曰曝腮龍門枚乘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唐李白詩黃河西來决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桑麻

北史太和中魏主由太原幸朔州時已遷洛始北狩

八月幸懷朔鎭已未幸武川鎭辛酉幸撫冥鎭甲子幸柔元鎭自西而東以次問民疾苦按孝文恭儉慈仁開一代文明之治制誥率出手裁然魏之武功不肅自帝遷洛始初魏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簡任親賢邊士充鎭使者不阻進階太和中勳舊防邊戍推遷不過軍主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鎭者爲清途所隔又峻邊格鎭人不聽外出邊士無階可進怨望逃遁遷洛後邊任益輕惟底滯凡才乃出爲鎭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得罪配邊爲之指蹤政以賄成邊人見之益輕中國至柔然犯邊懷朔士民殺其鎭將沃野諸鎭聞風響應旣而六鎭盡叛并州以北並爲盜藪爾朱榮起秀容高歡出懷朔宇文泰出武川豪强桀黠之輩乘時擇利游惰不逞之徒輾轉膠結延及正光之末而益不可制矣國家當艱難締造之後尤當圖慮深遠思邊塞綏禦之不易輯和將士警戒非常及至紛亂而思治理難矣而帝謂用武之地未可文治殆非本心至任城引周漢附會其說而帝乃曰吾之子房夫子房之舍洛而定

都關中以東制諸侯也亦謂洛非用武之地矣任城適與相左耳北魏一代興衰之由係於此也

北史太和中穆泰陸叡等不願遷洛潛煽爲變謀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頤僞許以安之密表其事遣任城王澄率并肆兵往討遣侍御李煥先單車入代宣示禍福泰自度必敗率麾下數百人攻煥郭門不克單馬出走城西被擒澄亦尋到泰等皆伏誅按此因不欲遷洛而激成之任城不能辭咎責有攸歸矣

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北巡還至離石置石城屬西河按車突谷卽烏突戍後周置烏突縣葢以車突谷而名隋太和縣地後省入合河在合査山下興縣之南境也方輿紀武帝時封代共王子綰爲侯邑後漢爲西河郡治晉亦曰西河圖

太和二十九年魏改姓元氏詔北人謂土爲拓后爲䟦魏以土德王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宜改姓元魏主雅重門族嘗與羣臣論選調李冲曰張官列位以爲致治豈爲膏粱子弟使以貴襲貴傅說呂望不

可以門第得之魏主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例時北州人士率以門第相高至隋唐間猶然太原王姓爲衣冠所推時引以爲重至武后時陰抑之猶其遺風也

太和末并州刺史新興公丕不樂變易舊俗朝臣朱衣滿坐丕獨仍舊服帝以丕宗室耆舊亦不强也後以元隆等謀留太子恂擧兵丕在并州緣坐免爲民妻子留居太原時舊族多病遷洛帝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雁臣

太和中魏徙河西馬牧於并州初世祖平統萬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爲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及是遷都洛陽魏主自代徙雜畜置牧場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蕃并州樓煩西河皆其徙牧處也河西牧場卽在河套內

太和二十一年北巡次於太原親見高年問所不便詔并州士人年六十以上假以郡守至平城謁永固陵南巡至汾州賜高年爵各有差次平陽使以太牢

祭唐堯幸龍門蒲坂以太牢祭虞舜夏禹修堯舜夏禹廟帝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爲獻文吮疽五歲受禪悲泣切代親之感獻文甚嘆異之撫念諸弟始終曾無纖芥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覆帝手又曾於食中得蟲穢物並笑而恕之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每言凡爲人君患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帝曰粗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不爲不急之務重損人力巡幸內地如須

伐人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人苗稼無所傷践諸有
禁忌穰厭之方一皆除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經義
一覽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
釋義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馬上口授不改
一字詔冊皆帝文愛奇好士情如饑渴用人隨才輕
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元邈不以世故嬰心史稱
其雄才大略經緯天地役已利物視下如傷有以哉
中說天地篇或問魏孝文文中子曰可與興化元魏
之有主孝文之所爲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其

褒崇如此中說問易篇曰元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
徵天以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未忘中國齊梁
陳之僭德斥之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阮逸
註魏道武始有中原得正統天授之也東晉至劉宋
中國無其主然皆舉兵中原有復一之志故以爲近
正元經帝元魏而斥齊梁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
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周故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
止劉宋帝晉宋之未忘中國而斥齊梁皆尊中國之
義也

魏太和中文中子祖虬爲并州刺史關朗隨虬鎮并
州時有烏桓之役令虬與參軍國大議馳驛以聞籌
策準於筮往往如神朗所筮也朗字子明河東解人
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浮沉鄉里不求宦達虬封
晉陽尚書署朗爲公府記室虬卒後朗遂不仕虬子
彥師事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彥有
憂時之念請朗以筮決之朗曰占筭幽微多則有惑
請命蓍卦以百年爲斷揲蓍遇夬之革捨蓍而嘆曰
當今大運不過一再傳爾從今甲申歲戊申大亂禍

始宮掖有藩臣秉政世伏其強用之不以道臣主俱
屠地彥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
其在并州之交乎後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彥請刻
其歲朗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辛丑之歲
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幷六合彥曰其東南乎朗曰
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西北用
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
况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
能興之彥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歷不出

三百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其危乎朗聞之
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以降天下無眞主故黃初元
年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
達者當先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
洙泗之教修矣彥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之交乎
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
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
地冥契其數自然彥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
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朗曰象生有定數吉凶

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彥曰周公定
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豈亦可易乎朗曰聖
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固有不易之數假使庸主守
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於未衰之運故曰周
德雖衰天命未改彥曰龜筴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
定將來之基龜筴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
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
路安車狂夫審量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
豈有周禮既行歷數不延於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

踰乎二世天命人事同歸一道彥曰治亂興廢果何
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
代無隱考龜筴而研其慮千載可知彥書策而藏之
其後宣武正始元年甲申至孝文承安元年二十四
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
屠地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
如其言彥老於家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
旣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後文中子以大
業之政甚於桀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及寢疾

嘆曰天將啓堯舜之運吾不遇焉此知天之學也
魏宣武景明四年置行臺於北邊兼統民事以僕射
源懷爲行臺時魏遷洛後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
困弊乃使源懷持節巡行北邊賑貧乏考殿最事之
得失先决後聞懷通濟有無饑民賴之懷劾鎮將元
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短長繫
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
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
抵罪沃野鎮將于祚有受納并即劾免沃野漢縣在

今榆林府西北懷朔故城在今吳喇忒東北
魏正始元年魏築九城於北邊時柔然侵魏魏詔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畧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壘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

是其言隨宜定議設置
正始元年魏太旱時北邊連年饑饉民無所得食困弊已甚邢巒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者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初貢篚相繼商賈來入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爲之分限竊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北史魏宣武帝本紀正始元年夏六月詔立夷齊廟於首陽山括地志首陽山一名雷首山一名歷山一名中條山一名吳山隨地異名水經注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與中條山連麓卽雷首山也鄧穆游首陽山記畧首陽山在蒲州南爲伯夷叔齊隱處山下有二賢祠門外古柏二殆千年物有歷代石刻其最舊唐開元十三年梁昇卿碑也祠之右卽二賢葬處直墳之前爲屋中樹山谷老人碑及刻首陽山古賢人墓七大字夫首陽之重於天下後世以二賢之故然考山之所以得名安成劉氏取春秋傳趙宣子

田於首山謂爲汎名禹貢壺口雷首至於太岳蔡仲墨云雷首在蒲坂縣東蒲坂卽今之蒲州今首陽山數里有中條山州志謂此卽雷首曰中條者以其界河曲之間延綿不絕故名首陽稱首山猶太華曰華匡廬曰廬不可據此謂首陽爲汎名也唐吳融首陽山詩首陽山枕黃河水上有兩人曾餓死不同天下人爲非兄弟相看自爲是遂令萬古識君心爲臣貴義不貴身精靈長在白雲裏應笑隨時飽死人
魏正始三年罷河東鹽池之禁初河東鹽池立官司

收稅景明元年中尉甄琛上表請弛鹽禁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並取之以時不使戕賊雖置有司實爲民守之也今障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天子富有四海何須患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詔下八部議錄尚書事彭城王勰等以爲宜依例禁言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鹽池之禁爲日已久今遽罷之一行一改法若奕碁

愬如舊式景明四年詔依例禁未幾復如琛議已而鹽利多爲富彊所擅乃還收入公至是復罷鹽池之禁自此官雖無榷而豪貴乘勢占奪近池民戶障護專利彊弱相陵至神龜初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前立禁限非與細民爭利什一之稅自古有之遠近齊平公私兩利及甄琛罷禁乃爲繞池之民擅自固護障禁倍於官司請復監禁從之至是十六年間監禁凡三變此北魏榷監之始末鹺政於是不一矣

魏永平二年聞喜人裴延儁爲中書侍郎時魏主專心釋典不事經籍延儁諫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未嘗廢書先帝天縱多能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矣不納于是佛教盛于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爲之立永明寺以居之處士馮亮有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閒居寺卽今嵩嶽寺極巖壑土木之美

遠近觀聽承風無不事佛比及魏主末年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尹起莘云自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而佛書布中國後遂有親講者於是復使西域得佛書七十部而還侏離之言盈天下魏爲之也

延昌二年魏恒肆二州地震山鳴踰年不已民覆壓死傷甚衆按元魏初起於代置司州治代都平城遷洛後改平城曰恒州恒州之南西南曰肆州遷洛後代北兵制寖弛六鎮漸以不靖相視而起恒肆二州爲戎馬蹂者數十年魏由此而衰二州地震山鳴至

於踰年幾之先見者也
皇輿全覽大同縣西北五十里方山一名方嶺高祖賓禮舊老東平公畢衆敬與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甚相愛敬接膝歘洽有若平生允年九十八被名在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德盛而氣清也

宣武延昌中帝以肆州地震滅膳撤懸詔曰肆州地震陷裂死傷甚多言念毀没有酸懷抱亡者不可復追生病之徒宜加療救遣大醫折傷醫並給所需之

藥就治之併以恒肆震災獨兩河一年租賦延昌三年二月詔曰肆州秀容郡敷成縣雁門郡原平縣並自去年四月以來山鳴地震於今不已告譴彰咎朕甚懼焉祇畏兢兢若臨淵谷可恤瘼寬刑以答災譴史稱世宗寬以攝下軫恤民瘼以此

延昌中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作亂招尼惠暉爲妻自號大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唯以殺害爲事詔光祿大夫元遥討平之集覽釋氏有大中小三乘法門大乘者梵語云摩訶衍言其運載無邊得無上菩提

晉乘蒐略卷之十三

肅宗孝明帝熙平二年八月南秀[illegible]太僕卿陸延正光五年秀容內附乞扶莫于破郡殺太守孝昌二年西部敕斛勒反於桑乾與河西牧子通并州牧子素和婆輪嶮作亂均領民酋長爾朱榮前後討平之是年汾州正平平陽山胡叛逆詔章武王融為大都督率衆討之

魏熙平中南絳賊陳雙熾等聚衆自號建始王與大都督長孫稚宗正珍孫等相持不下詔裴良為解汾

州慰勞使平之良字元賓稚字承業俱聞喜人咸以義勇著聞平絳蜀反丹谷清廉二路險澀不通以河內太守源子恭為當郡別將俄而建興蜀復反相與連勢進子恭假平北將軍征建興都督與正平都督長孫稚合勢進討大破之正平賊帥范明遠與賊帥劉牙奴並面縛請降

魏神龜中汾州吐京羣胡薛羽等作逆以中散大夫裴良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值別將李德龍為羽所破良入汾州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憑城自守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儁大都督章武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尊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拒王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勢圍城良率將士出戰大破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賊令斬送宜都首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人惑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德龍議欲拔城良不許德龍等乃止景和卒以良為輔國將軍汾州刺史行臺如故都督高防來援復敗於百

里侯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城民大飢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通志雲臺郊在吉州東五十里魏五城山胡聚衆於此

魏宣武立夷齊廟於首陽山酈守愚言首陽在河南述征記石曼卿云夷齊恥周之事死於堯舜之區庶幾見揖讓之風焉則非洛陽之首山矣盧綸伯夷廟詩中條山下黃礓石壘作夷齊廟裏神亦可傳信

正光中楊愔隨父司空津之并州性恬黙好山水遂

入晉陽懸甕山讀書後仕齊獎拔賢才人皆稱之

正光四年魏遣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元懷荒二鎭之間阿那瓌拘留孚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遣尚書令李崇僕射元纂率騎擊之那瓌驅民北遁崇等追之不及而還使參軍于謹追擊之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其衆謹字思敬代人栗磾六世孫沉深有識量涉獵經史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不求仕進或勸之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崇聞而辟爲鎧曹參軍至是

屢立戰功後率輕騎出塞覘賊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散其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賊雖疑有伏恃衆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爭逐之謹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謹兼解諸國語嘗以單騎入叛部諭以恩信西部乜列河欵附南遷而設伏據險以待拔陵之來伏發而大敗之收乜列河之衆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命出攻梁謹料蕭氏必戀邑居用其下策先令大軍據江津斷其走路悉衆圍其城城陷梁主出降振旅而還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封新野郡公固辭不受謹自以功名既立願保優閒乃上駿馬及鎧甲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遽爾獨善不受及晉公東伐謹時有病請與同行詢訪戎略天和二年卒年七十六謚曰文謹有智謀善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兩三騎朝廷軍國務多與謹決謹亦竭其智能故功臣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誡諸子務存靜退子孫繁衍皆至顯

達當時莫比

正光中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聚黨作逆衆至數萬聞喜裴慶孫募人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至夕慶孫身自突陣賊王闞郭康兒衆大潰

魏正光後汾州吐京胡復鳩集北連劉蠡升南通絳蜀凶徒轉盛以聞喜裴慶孫爲別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來拒慶孫與戰

敗山胡絳蜀於齋子嶺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假節輔國將軍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通志傳齊嶺陽城縣西北七十里沁水縣界文獻通考齊子嶺今王屋縣東二十里周齊分界處

元魏時河東張天生任河南令天生翼城人居官以愛人爲務除寇害濟民困百姓多賴全活洛人德之子伯成亦任河南尹有善政蝗不入境鄉民立碑頌

之兩世循良濟美厚德之綿休也

皇輿全覽聞喜曲沃之交有輿區曰紫金山昔有妖賊陳昌自秦渡河依阻其中寇掠村落曲沃人秦憲字子令年弱冠勇略軼倫招鄉勇百餘夜刼營擒昌餘黨潰散賊患以平平陽府志曲沃前抵紫荊春秋晉新田地漢置絳縣北魏太和十一年改置曲沃縣薛文清曲沃道中詩四圍山抱一川平新晉猶傳舊日名是也

魏定燕趙復太原至永初泰常之世南北朝分疆於信陽之平靖武陽廣峴三關并州南北盡屬魏地魏自正光以前戶口增盛孝昌之際更遭亂離恒代而北盡爲邱墟明莊寇難紛糾隨所跨擅迭爲雄長一地累封不可備舉魏收紀地形錄武定之世以爲志稱自恒州以下諸州永安已後禁旅所出戶口之數無從得知恒州之代郡善無梁城繁峙高柳靈邱朔州之大安廣寧神武太平附化靈州之盛樂雲中建安眞興蔚州之始昌忠義附恩顯州之定戎建平眞君武昌廓州之廣安永定建安武州之吐京等郡率

就荒殘并州爲戎馬之塲者百餘年

正光中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使懷朔鎭將楊鈞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右丞張普惠上疏曰蠕蠕久爲邊患今革面稽首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自勞擾興師郊甸之內投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勍敵盜天亡之醜虜況今旱暵方甚于時而動未必有濟其言至爲深切納不當納之人而輕動大衆此右丞所謂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而竊爲寒心者也

魏正光四年夏四月沃野鎭民破六韓拔陵反魏遣

臨淮王彧討之拔陵南單于之苗裔其先曰潘六奚
訛爲破六韓子孫遂以爲氏時元乂執政驕慢貪縱
紀綱壞亂牧守率皆貪汙由是百姓困窮人心思亂
沃野鎭民破六韓拔陵遂聚衆反攻殺鎭將華夷響
應率衆南侵遣別將衛可孤攻圍武川懷朔二鎭地
在歸化城西北爲六鎭之二神武尖山人賀拔度拔
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鎭將楊鈞擢度拔
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衛可孤攻懷朔鎭經年
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

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
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彧言懷朔被圍旦夕淪陷
大王頓兵不進懷朔若陷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
雖有良平不能爲大王計矣彧許爲出師勝還復突
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
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或與拔陵戰於五原兵
敗賊勢日甚乃以李崇爲北討大都督命將軍崔暹
廣陽王深皆受節度旣而暹與拔陵戰於歸化城北
之白道大敗拔陵并力攻李崇崇不能禦引還雲中

初李崇長史魏蘭根說崇請改鎭爲州言昔沿邊初
置六鎭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强宗子弟或國之肺
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厮
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悉居榮顯顧瞻
彼此各生憤怨請改鎭爲州分置郡縣府戶悉免爲
民入仕次第一準其舊疏入不報至暹敗死廣陽王
深復申前說言國朝倚北邊爲防愼簡親賢擁麾作
鎭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
得遷除當時人皆欣願受事太和中李冲用事凉州

士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給本鎭驅使遂
隔清途自非得罪莫肯與之爲伍又以或多逃逸益
峻邊格鎭人不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
者不得遊宦邊人言之流涕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
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及而還李崇議改鎭不
允而拔陵爲亂崔暹隻輪不返將士解體所慮非止
西北恐諸鎭尋亦如此疏奏不省至是東西勑勒皆
叛始思崇深之言詔改鎭爲州諸州鎭軍貫非有罪
配隷者皆免爲民以酈道元爲大使撫諭六鎭時六

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北魏之亂始此矣
是年六月西部鐵勒降魏廣陽王深擊拔陵破之降其衆二十萬先是賀拔度拔父子爲衛可孤所虜度拔父子與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子勝奔恆州爲廣陽王軍主拔陵圍廣陽王深於五原勝開門出戰賊稍退深乃拔軍向朔州勝常爲殿以斷後朔州即吳喇忒東北魏所置之懷朔鎮也深擬退守恒州爲後圖李崇謂諸將曰雲州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能全則并肆

危矣留費穆爲朔州刺史鎮之時魏北境州鎮惟雲州一城獨存四面拒敵穆不能守棄城奔爾朱榮於秀容參軍子謹言於深曰今寇盜蠭起非專用武力可勝請奉威命諭以禍福謹通諸國語單騎詣叛部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鐵勒部酋長乜列河等將三萬餘戶詣深降深據險要伏兵以待先以乜列河餌之拔陵邀擊乜列河伏發大敗其衆初阿那瓌爲魏討拔陵自武川而西屢破拔陵兵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未幾拔陵爲柔然所殺深與行臺元纂奏請別立郡縣安置降戶詔就食冀定瀛三州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
正光五年魏秀容人乞莫千反酋長爾朱榮討平之
通鑑集覽註魏秀容有二一爲北秀容亦曰梁郡城在今朔平府朔州寰宇記梁郡城北接朔州即爾朱氏所封是也一爲南秀容今名秀容都在太原府嵐縣南水經注秀容護軍治去汾水六十里是也秀容酋長爾朱榮爾朱羽健之元孫也初羽健從攻晉陽有功魏主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封之健以離都遠

請居北秀容乃環所居割地三百里畀之爲世業地近平城即魏救燕屯師之北秀容也至羽健之孫代勤官肆州勤子新興即榮父也世爲秀容部長始遷居汾陽之秀容魏土地記爾朱徙居汾陽立秀容護軍治之今嵐縣西三十里秀容城即漢汾陽縣治也境內有狗舐地穿之得泉名狗舐泉畜牧蕃息新興爲部長得所部人心牛羊駝馬日益繁熾色別爲羣谷量而已魏每出師輒獻馬輸資糧助軍每春秋時與妻子閱畜牧川澤射獵自娛新興子榮機警有大

志秀容北山有池三清深不測曰天池北人呼天曰祁連亦曰祁連池新興與榮遊池上忽聞鐘鼓音謂榮曰父老相傳聞此聲者皆至公輔當爲汝耳後榮襲領所部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人皆爲用至是以討平乞萁千功進博陵郡公榮嘗率衆攻拔肆州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刺史尉慶賓還自是兵威漸盛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段榮竇泰等皆往依之先後討平南秀容牧子萬子乞眞并州牧子素和婆崙嶮追擊阿那瓌度磧而還

魏孝昌元年八月太同縣北邊外柔然鎮民杜洛周反攻沒州縣高歡蔡儁尉景段榮彭樂皆從之魏以常景爲行臺與都督元譚討之景等屢破賊衆隨滅隨起征討不息國用耗竭預徵六年租調稅入市者人一錢幽州民執景叛降於杜洛周賊氛益盛矣

魏孝昌二年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帥北鎮流民反魏以長孫稚爲北道都督討之時賀拔允與弟勝岳在恒州已而平城爲鮮于阿胡所陷岳奔榮勝奔肆州鮮于修理邀擊長孫稚敗之於滹沱復以廣陽王深爲北道大都督秋八月賊帥洪業殺鮮于修禮降魏其黨葛榮復殺洪業自領其衆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廣陽王深引兵躡之榮攻章武王融殺之深爲榮遊騎刼以詣榮併殺之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遂陷冀州杜洛周陷魏定州所至蹂躪民無安息

後魏孝昌三年蕭寶寅及聞喜縣民薛修義等聚衆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以應之時長孫稚奉命西討使子彥與別將楊侃引兵北渡河據石錐壁安邑侃擊平修義等賊薛奉賢來降會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言鹽池天產之貨密邇京畿惟應寶而守之均贍以理今四方多虞府藏罄竭以鹽稅準絹而計一年不下三十萬匹臣不先討賊徑解河東者非緩長安而急蒲坂恐一失鹽池三軍乏食也請依常收稅從之唐食貨志鹽池凡十八井六百四十惟安邑有池五總謂之西池皆隸鹽鐵置官榷之開元中池涸始有池夫營種之課宋張席上鹽漫生之利遂罷畦夫鹽池攷中條山在池南自蒲州接於太行形如臥弓

環池而繞之山頂有桃花洞水流入鹽池與安邑池爲兩池官置使以領之又中池北百步許有淡泉一區味甚甘冽俗謂鹽池得此水方成也又西北十五里有硝池六天旱則生自鹽也南層山牆立天巖靈秀地谷泉深古稱解鹽若通舟楫可食天下出產洵饒裕矣

孝昌四年爾朱榮舉兵并州初高歡段榮等皆在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歸爾朱於秀容榮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

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事榮與天穆及賀拔岳密謀舉兵入洛魏主亦惡儼等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遂以高歡爲前鋒至上黨魏主復以私詔止之已名復止此即舉兵至河陽之先導也

是年三月爾朱榮舉兵晉陽時胡太后進毒弒其主翊立幼子釗榮謂并州刺史元天穆曰吾欲赴哀山陵翦姦佞更立長君元穆曰如此則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聲罪舉兵直至河陽先是榮與世隆天光等密議廢立以彭城王勰子子攸有令望欲立之使天光具言於子攸遣人密迎子攸會榮於河陽濟河卽位李明開城納之徐鄭皆亡太后落髮出家遣騎執太后及幼主釗沉於河引百官集行宮西北列胡騎圍之責以不能匡弼之罪縱兵殺之自王公以下死者二千餘人令軍士言元氏旣滅爾朱氏興賀拔允言大勲未集不宜遽有此舉榮自鑄金爲像數四不成命參軍劉靈助卜之曰未可榮亦精神恍惚不

自支持久而方悟深自悔曰惟當以死謝朝廷是夜復迎魏主入城謝河橋之罪誓言無復二心魏主亦誓言無疑立肅宗嬪爾朱氏爲皇后榮晉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封太原王仍還晉陽時葛榮圍相州榮帥師討之以侯景爲前驅葛榮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兵揚塵鼓譟又以人馬逼賊刀不如棒戰時以棒椿之命壯勇分道衝突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葛榮自破杜洛周并其衆號百萬榮率精騎七千破於滏口擒之餘衆

悉降恐其疑懼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縱其所之
羣情大喜登時四散數十萬衆一朝盡釋待出百里
之外分道押領隨便安置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
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葛榮赴闕增封太
原王爲太原國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爾朱后性復
妬忌魏主外逼於榮內逼於后恒怏怏不樂嗇意殺
榮以天穆在并州恐爲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入
有告榮以魏主之謀榮具奏之魏主曰外人亦言王
欲害我豈可信耶於是榮不疑永安三年九月天穆

至伏兵明光殿東序榮與天穆俱入坐李侃晞等抽
刀從東戸入榮卽起趣御坐魏主先橫刀膝下手刄
之併誅天穆是夜爾朱世隆率榮部曲走屯河陰先
是榮黨田怡聞變議攻宮門賀拔勝止之及世隆走
勝亦不從魏主甚喜之魏主既誅榮與天穆詔河西
賊帥紇豆陵步藩襲秀容爾朱兆急還晉陽以禦之
按劉淵居部人於汾陽汾澗之濱汾陽迤北山谷盤
廻民夷錯處其間越數十年爾朱復徙居於此豈亦
以類相從耶邊地重畜牧牛馬以谷量世傳合河南

川山谷間皆爾朱牧地北魏時離石生部錯處界上
爾朱蓄力百有餘年豪擅財貨懾服雜鹵邊民咸安
田牧及六鎮擾亂散家財招合義勇兵雄諸部鎮人
浮河而下者約束歸誠又以七千騎破葛榮百萬衆
遂王太原號天柱至以封號名山當時之烜赫可知
也卒乃希覬非常僞象問占至帝后沉流衣冠塗地
無復人理豈惟地逼致斃也爾朱賊魏而魏收作榮
傳謂榮若修德義比於韓彭伊霍亦太不倫矣中說
載關朗於孝文時筮曰戊申之歲當有藩臣執國柄

以兵服天下者其在并州之郊乎秀容并之西郊也
而應如響豈有數存其間耶要之庸材怙勢適足焚
身榮終於夷戮及兆稱兵晉陽竄死赤洪流離烏突
求如曩時春秋佳日與妻孥閱牧川谷射獵自娛倘
可得哉通志今靜樂縣碾河外有山曰天柱以榮得
名狗舐泉在其西赤洪嶺在秀容南是由南川追至
離石也岢嵐南山在其北是踰大萬山至岢嵐也
正光後秀容內附六鎮南訌不已爾朱收以爲用魏
改薄骨律鎮爲沃野鎮鎮人浮河而下入秀容川卽

新興所遷之秀容寰宇記忻州西北五十里有秀容城後魏肆州治此秀容郡也

魏永安三年冬魏僕射爾朱世隆反與汾州刺史爾朱兆立長廣王曄於長子冬十二月遷其主子攸於晉陽而弒之初世隆率榮部曲攻河橋據北中城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衣來郭下魏主遣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罪止榮身餘皆不問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羣胡皆慟哭聲震城邑魏募人從馬渚上

流乘船夜下縱火船焚橋爾朱兵溺死者甚衆世隆亦收兵北還詔行臺源子恭鎮大行丹谷築壘防之地在澤州西南丹水南流注於丹谷是也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率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曄即位世隆兄仲遠亦起兵徐州兆引兵召高歡歡不至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諸將有勇略堪主軍者衆以兆對榮曰兆雖勇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將軍不亂唯賀六渾耳賀六渾歡之小字也及兆引兵向洛召歡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爲悖逆吾勢不能久事爾朱矣乃以山蜀未平辭不至兆遂輕騎涉河叩宫門宿衛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兆執魏主鎖之撲殺皇子縱兵大掠殺臨淮王彧等兆責世隆曰叔父在朝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兆遷魏主於晉陽高歡聞之率騎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爲陳禍福兆不納竟弒之三級寺通志太原縣之原三級佛寺即爾朱兆遷孝莊於此史記逸事今

遺趾尚存

魏永安三年魏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兆及晉州刺史高歡擊殺之兆使歡統六鎮初步蕃兵勢甚盛大破兆軍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歡并力賀拔馬過兒請緩行以敝之歡往往逗遛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得歡相與誓爲兄弟時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七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

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腹心使統之有罪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毆允折齒曰天下事取捨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衆委焉歡既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瀼陽曲縣今忻州定襄縣是也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歡又請以并肆降戶就食山東兆從之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

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以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耳王信讒來追今不辭渡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因輕馬渡水謝歡引頸授刀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得伸力用耳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復斬白

馬與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結聚兵饑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兆雖驍勇兇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復召歡將詣之以孫騰牽衣而止

魏自破六韓拔陵反後六鎮盡反寇盜日滋葛榮杜洛周而外所在蜂屯官軍誅夷旋撲旋起亂不止絳賊陳雙熾聚衆掠附近村莊曲赦平陽建興正平三郡詔假鎮西將軍都督長孫稚討平之汾州諸胡亦反邊境騷然高平勅勒酋長胡琛反自稱高平王魏

將盧祖遷擊破之凉州幢帥于菩提反執刺史宋穎穎求救于吐谷渾伏連籌將兵討平之營州民就德興反盧同持節慰諭之德興降而復叛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轉戰九旬始平之西北寇盜隨平隨起沿邊迄無寧土郎中辛雄上疏云夷夏之民相聚爲亂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命故也宜及時慰撫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妙盡才望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

彊暴可息矣此窮其亂源爲愼始圖終之道而當時因循不察遂爲亂階胡文定公言魏氏之亂始於女主臨朝穢德彰聞劉騰元義擅權黷貨以召六鎮之兵其間非無忠謀主計排難解紛者如元匡崔光袁翻李崇張普惠薛淑元孚元深元順元纂辛雄路思令楊椿源子邕之言皆不聽自趨於敗亡而爾朱榮高歡始得乘其敝也其所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永安初賊拒守潼關都督宗正珍孫討鳳賢長孫承

業討寶夤於長安除楊侃爲承業行臺左丞軍至宏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坂飛棹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人有鬬志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賊望風潰散長安可坐取也時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承業以爲難侃言宗正一夫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蒲坂西逼河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民西圍郡城其家皆畱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虞坂崖勢衺曲南北脊可守險承業使其子彥與侃率兵北渡不由虞坂涉險取道於平陸東北夏縣東南至石錐壁據之懾安邑東諸村命送降者各還村候臺軍舉三烽乃以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修義鳳賢俱降遂克潼關侃之力也隋志河東虞鄉縣石錐山卽石錐壁

永安中陳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問之慶之曰吾始以爲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

冠人物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永安三年爾朱世隆至長子徵兵於泰寧太守房謨泰寧故城今沁水縣地也泰寧守斬其使及兆得志其黨蘭安定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皆叛安定給謨弱馬令往慰勞諸賊見謨遥拜謨先所乘馬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善養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曰此房公馬也世隆聞之以爲長史

永安中太原人温子昇爲郎中隨元天穆拔大梁魏王顥使陳慶之擊之天穆將北走郎中温子昇曰顥

新入人情未安擊之必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不能用而敗鑑注子昇字鵬舉太原人

河東汾陰薛氏文學之盛聞於時孝通子道衡字元卿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才名大著吏部尚書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夫子罕值其人復遇薛君矣武平初詔修定三禮陳使傅縡來聘命兼主客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屬和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

投魚耳江東雅好篇什道衡每有作南人無不吟誦搆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至伐陳臨江與高熲言否終斯泰之理引郭璞語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數已將滿斷其必克有四熲忻然曰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及檢校外出在任淸簡民懷其惠治績昭著不獨文章名世也按薛氏自晉魏以來代有賢喆威明總宗室之兵威振河輔允白棄官歸保鄉邑法順克復蒲坂并新舊爲一郡洪祚統宗鄉壁河際斷賊來路皆能以沈毅之識定安全之計他如破胡之息訟明讓延智之彈劾强禦士達之不應元灝矯然特出名聞當世子文通繼美幾與聞喜裴氏比隆矣

普泰初薛孝通爲中書郎首創大議立節閔帝深爲節閔所知孝通字士達河東汾陰人聰子博學有儁才初以蕭寶夤引參大將軍府事禮遇甚隆寶夤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托以拜埽求歸元灝入洛宗人薛永宗應之孝通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

固守及元灝退走得免羅禍至是忠事孝閔倚任尤重內典機密外參朝政汲引人物知名士率多推薦外兄裴德茂性傲惟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謂之曰吾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裴傲也永熙三年出爲常山太守孝武西遷徵赴晉陽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文典齊神武讓劍履上殿表猶使爲文曾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興和二年卒著文集八十卷

五朝志虞鄉縣有檀道山一名方山又名百梯山嵓巃插漢爲中條之首檀道之高與二華爭雄水經注曰石壁千尋瑶溪萬仞卽今之靑石掌洪流崖也方嶺雲迴厥頂方平此方山所繇名也緇服麻衣之遊卽靈峯塔院也連木乃陟百梯方降今之百梯村其遺名也王禹偁詩店荒檀道絶寺古柏梯懸檀道西南五老山峭壁千尋危磴劖立援鐵絙而上最高曰玉峯韓君隱此抱朴子云韓君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檀道之半曰柏

梯山巒巘懸絶鑿石闢溪憑崖標閣宋司馬光詩笑談空谷應步武白雲隨衆壑如翻浪鄰州若布碁是

禮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惡池卽呼沱陳澔曰惡池并州川之大者河之從祀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祀河也元和志滹沱水出繁峙縣泰戲山西流至砂凋合北樓口水又西流至新興村合華巖嶺水經縣城南入代州又西南逕崞縣東又西南逕秀容縣東東轉逕定襄縣北又東逕五臺縣西南又東逕盂縣北入直隸正定府平山界

魏節閔普泰元年高歡治兵滏口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以冀州迎高歡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爲高敖曹所敗初歡屯兵壺關聲言東出乾謂其下曰高晉州勳略葢世今日之來必有深謀潛謁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神人明公威德素著若兵以義動鄗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歡大悅與同帳寢趙郡李元忠復勸歡就乾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迎歡歡引入觴再行取箏鼓之長歌慷慨鼓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

見公猶事爾朱耶歡曰富貴皆彼所致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歡曰趙郡醉矣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因言殷小無糧仗向冀州可濟大事歡握手謝之考異紇豆陵侯莫陳代北三字姓

魏中興元年高歡起兵討爾朱氏歡初畏兆衆彊以問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敢行弒逆屠公卿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足懼遂進兵時世隆立廣平王

恭進爵太保爾朱兆奄有并汾天光仲遠專制關右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爲貪暴而仲遠尤甚所部富室多誣以謀反沒其婦女財物投其男子於河人畏之如豺虎由是四方皆惡爾朱氏憚其强莫敢違至是歡起兵聲討朔州人斛律金庫狄干平城人婁昭勸成之歡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將起兵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鎭人配契胡爲部曲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徵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

執別衆號慟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不意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惟有反耳歡曰然誰當主者衆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無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不爲天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惟命歡乃饗士起兵然猶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爾朱羽生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

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立渤海太守元朗自爲丞相都督諸軍事用竇泰計縱反間言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仲遠等屢使人往諭兆兆執之益疑懼引兵南遁歡遂進戰大破兆軍代北人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去之不盡必爲後患椿曰此易致耳乃見世隆以共討高歡說之於是兆自并州天光度律仲遠自長安洛陽東郡皆會於

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歡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塞歸道以示必死兆望見歡責以叛已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殺天柱我報讎耳歡曰以君殺臣何讎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初戰不利兆等乘之歡弟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橫擊之兆等大敗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遂還晉陽斛斯椿執爾朱天光度律賈顯智襲執世隆並斬之歡擊

爾朱兆軍於武鄉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復遣竇泰馳至秀容兆驚走縊死山中慕容紹宗保榮妻子及餘衆降歡厚待之

魏永熙二年以賀拔勝爲荊州刺史時高歡襲殺爾朱兆據晉陽廢魏主恭及朗立平陽王修自爲大丞相魏侍中斛斯椿等勸王圖歡勝兄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出勝鎭荊州倚其兄弟以敵歡勝神武尖山人與秀容壤地相接初隨父度拔鎭武川賊帥衞可孤圍武川城陷勝父子皆鹵於賊尋襲殺可孤尋

兵援廣陽王深於五原所向常爲殿後時北境州鎭皆沒歸爾朱榮於秀容榮見勝大悅曰吾得卿天下不足定矣表鎭中山韓樓舊勝威名不敢南犯及榮死世隆夜走勝以臣無仇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後降齊神武及神武與魏孝武有隙召勝引兵赴洛魏主入關勝奉表自率所部赴之宇文泰使晉陽密覘歡之爲人還謂岳曰歡所未篡者止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歡用間潛使悅殺岳魏以宇文泰統其軍明年歡舉兵反使侯景取荊州勝兵敗奔梁梁武帝厚遇之常曰此北間驍將南州罕有其倫也送勝北還勝每執弓矢見鳥獸向南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至長安從周文摧東魏軍于沙苑別攻河東略定汾絳玉壁之戰勝識神武旗鼓募勇敢士三千直犯其軍與神武遇漣吔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勝必殺汝也持矟追數里刃垂及之神武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比易騎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勝諸子在東者皆遇害勝憤懣致疾而

死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與公掃除逋寇不幸顚隕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周文覽書流涕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惟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眞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與文士討論經義死之曰惟有隨身兵仗及書千卷而已按史稱朔州總管爲北方重鎭北齊驍勁多聚于此賀拔勝北間驍將名聞江左其突圍陷陣辟易千人神色如平常雖古賁育無以過之矣懷朔風氣剛勁民習干戈時有强猛之士出其間

然或急功嗜利以攘奪爲能强梁遇敵禍不旋踵勝始勒衆還都守不敢讐君之義入關奉表矢忠主衛國之誠洎乎江左流連關西再返憂北國之傾頹慼南還之顧遇史稱有長者風終能保榮持寵抑其深明大義不爲利疚不爲威屈具有儒者氣象難得之五季尤難得之喪亂隨屬之懷朔也綱目於勝卒具書其官蓋予之也李百藥論勝功成夙殞周文藉以開基成敗顧可論英雄哉北史記載賀拔勝事甚詳魏收傳其事多闕略且貶抑之玉壁之戰歡幾爲勝

所獲勝親屬在太原者皆殺之魏收時已從歡與聞機要親見其事乃曲爲歡諱掩勝之美收撰魏書嘗謂人曰吾於人舉之則使昇天按之當使入地今觀賀拔勝傳是非失實時謂穢史良有以也通志神武尖山在今神池縣賀拔氏宗族居此魏神武郡地齊書齊孝昭時議行魏史魏收以爲直置秘閣外間無由得見錄付并州聽人傳寫一時士論譁然嘗考爾朱榮於河陰荼毒士類收亦在圍中及神武定居晉陽收先入幕府尤深悉爾朱始末後爲爾朱榮作傳榮子文略大遺收金論榮比韋彭伊霍顛倒失實不倫已甚而猶好爲大言以自矜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

魏永熙三年魏大丞相高歡反於晉陽初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見宇文泰乃心公室宜往就之裴俠曰宇文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投之無異避湯入火也若圖歡憂可立至未幾歡果反歡生於晉陽小字晉陽郎晉俗小兒皆以郎字猶吳人之稱某官也歡先世坐法徙懷朔鎮世居鎮之白

道南久習邊俗孝昌初柔元鎮民杜洛周反歡往從之醜其行事逃奔葛榮與秀容人劉貴爲奔走之友因貴歸爾朱榮於秀容秀容在蔚汾谷之東漢汾陽縣地時經荒亂歡初至家徒壁立支宣始生尙未能言聞后與親姻共憂寒餒欻然應曰得活衆大驚因不敢復言歡居秀容久之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榮廐有惡馬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如此馬矣榮大奇之爰與謀軍國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此竟何用也乘

時清帝側霸業舉鞭可成榮悅與參軍謀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堪代我者惟賀六渾耳以歡爲晉州刺史孝莊誅榮兆自晉陽舉兵向洛名歡歡使長史孫騰詣兆至太谷以汾部欲反辭謂騰曰兆舉兵犯上吾不能久事之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歡歡緩行以待其弊及兆兵敗求救歡內圖兆復慮步藩後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時兆據并州葛榮并杜洛周之衆流入并肆二十餘萬草竊不止兆患之使歡統其衆歡建牙陽

曲川謀以其衆就食山東慕容紹宗力言不可歡因譖紹宗與歡舊有隙兆乃囚紹宗趣歡發歡始自晉陽出滏口自是歡統六鎮兵雄天下此歡定霸之始初魏眞君中或言上黨有天子氣在大王山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晉陽坊歡實居之及是以晉陽四塞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既滅爾朱立魏主朗又廢朗立平陽王修至是舉兵反立淸河王子善見是爲東魏按高歡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爲孝武所疑而西遷雖有逐君之慝而能惓惓盡恭事靜帝以終其身後之論者猶舉四十啟邀迎之故事原其不得已之初心然其心實已無王隨其廢立挾之以行詐力耳歡依爾朱榮於秀容居遊數年習知山徑夷險故能驅逐山部安輯邊氓覘爾朱塗炭衣冠故自不同然歡依榮資以起事而旋假大義以致討此何異曹魏本與袁紹合勢而旋挾天子以誅袁也要皆惟利是覘卒至犯上滅倫與爾朱同一轍也方輿紀要高歡依爾朱於秀容此南秀容也漢汾陽縣治此故城在宜芳今嵐縣地漢時合河未立縣統入於汾陽境內

世傳合河南川皆爾朱牧地也

通志興縣東三十里大寨山巔有寨曰高王寨山南曰小寨與大寨相應高歡經營山部時所築是時步落稽雜處山谷費也頭奴紇豆陵伊利在西河歡起家太原熟悉并北形勢建寨於山巔踞建瓴之勢以驅伏莽此其規略也寰宇記元魏置嵐州高歡於嵐蔚汾谷置蔚汾縣合河關在北屬神武郡此興縣立縣之始晉魏以來離石荒廢山部叛服不常遣將鎮撫至高歡大加攘斥始見平治然後蔚汾可得而城

北齊以朔爲重鎮蔚汾瀕河立治爲門戶樓煩合河二關遥應統於神武郡聯爲聲援西北之鎖鑰筦樞於此歡固一時之梟雄也地理志大寨山在興縣東三十里山脉臥而復起上有寨土人稱高王寨稍北爲小寨山一峯獨立亦戍守地大寨山下有石乳洞口徑尺餘人蛇行而入中似屋屋壁小口側身入又似屋屋頂鍾乳涓滴下成白石山東連桃花山上有桃花寨寨南有仙洞洞在山半石穴可通入其中時寬時隘似門戶者三內平地二畝許四望胥石穴東

南穴清源湛深水中三白石柱上楮洞頂柱左右又有窔洞寨下仙洞有三口僅容側身入數百武倏開做怪石峭立石隙小穴如蜂房入者必以草節識路東南入倏有灘曰莜麥灘地殊寬洞頂高十數丈四壁胥鍾乳滴綴似積莜麥然又東南入曰仙人澗水廣可二丈色黑有獨木橋無敢渡者水有三石柱晶瑩似玉其旁洞不可勝計人莫能窮洞外峯突起羽士搆閣其上又北連石堠山山巔怪石攢簇曰蓮花峯高數十丈形似斥堠北別起一峯石脉中斷架木梁度峯南黑龍池有祠祠後池水蒼黑水旱不涸祀水禱雨輒應

魏孝武西遷周文令薛崇禮據龍門引河東薛端同行崇禮失守東魏遣賀蘭懿薛彥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並招諭村人多設奇兵懿等疑有大軍退去端復還楊氏壁周文遣南汾州刺史周景恕鎮之徵端赴闕爲參軍數攻戰有功進封交城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强直不避權貴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遊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大統十六年東討襄

弼爲別道元帥妙簡英寮周文謂弼曰爲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對曰眞才也魏主廢有勸周文踐極者端以爲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戡剪僭僞然後俯順樂推周文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脫所著冠帶袍袴並賜之進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久處選曹雅有人倫鑒擢用咸得其才周受禪進爵公孝閔之際端頗有同異晉公護不悅出爲蔡州刺史爲政寬惠人吏愛之再轉基州蔡州父老請留端者千餘人未幾卒進封文成郡公謚曰質

永熙中魏孝武徵兵東郡太守裴俠率所部應之俠
河東聞喜人父欣西河郡守俠志識聰慧年十三父
憂哀毀若成人正光中奉朝請累遷東郡太守至是
應孝武徵赴洛授左中郎將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
沙陀先鋒陷陣俠本名協周文嘉其仁勇命名俠以
功進侯王思政鎮玉壁爲長史草思政報齊神武書
甚壯烈周文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
守躬履儉素愛人如子嘗語從弟伯鳳等曰淸者莅
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固窮自修懼辱先也俠所居

第湫隘上爲起宅賜良田鄉里榮之卒贈太子少師
蒲州刺史史費嵩和廉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
吏畏其威雖古良吏何以加兹信不虛也

天平初魏封高歡爲渤海王歡以太爲重歡居晉陽
遣其子澄入鄴輔政爲尚書令京畿大都督由是號
令皆出政府魏主尸位而已是時龍見并州民家井
中亦異徵也按歡初給鎮爲函使見宿衛羽林相率
焚領軍張彝宅置不問慨然曰時事若此財物可常
守耶乃傾產以結客潛有異志及得進於尒朱傾身
附之從榮據并州孝莊誅榮兆起兵晉陽歡辭不赴
名已有圖兆計而兆不知也使統六鎮餘孽據晉陽
四塞之地卒擄其衆其襲兆也一日夜馳至窮追竄
死北踰大萬𡾊智虎於岢嵐南山歷尒朱榮妻子於
烏突戍至無遺類後已方歡擊兆時兆責以背義歡
曰本戮力共輔王室今帝何在歡以大義責兆兆應
無辭試問孝武何在可憐靑雀子飛入鄴城裏恐歡
亦無以對兆矣綱目書歡殺兆謂與尒朱等耳榮嘗
謂兆曰爾非賀六渾匹終當爲其穿鼻其才力誠過

之然史稱庸流所爭唯在權勢引詩貪人敗類謂兆
與天光仲遠世隆貪而不和歡正坐此何加於兆輩
哉至歡嚴邊守除寇暴當時賁其力李延壽謂山部
步落稽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
間種落繁熾魏主遺臧質書言自漢居五部於并州
境內其地皆山部雜處西河離石以西步落稽據之
爲寇而歡捜討不遺餘力履危涉險因使聚落無荒
獨出濟時勝汾陽部人遠矣通志陽曲縣北三十里
陽曲川齊神武建牙於此時有敕軍門者絳巾袍白

稱梗陽驛子願廁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
搤殺人者乃署爲親信都督兵士素惡兆而喜歡兆
信歡使領降戶就食山東天奪之魄也
東魏天平元年歡西伐費也頭奴紇豆陵伊利於河
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復討平山部山部自孝昌以
來離石西河數被其患謂之部荒言侵擾人民如在
荒外也歡僞與約和乘其不設備而殲之俘其諸王
以下四百人并逋逃之衆五萬餘戶歡外修好突厥
內驅山部晉之西鄙敉寧矣

天平二年置恒州靈邱郡又置北靈邱郡領靈邱沂
泉二縣接恒州恒山吸曰飛狐口北則代郡北部之
所窺也築長城於馬陵土墱之間復置郡於此以塞
飛狐之口凡以捍衛太原也
天平二年魏封高洋爲太原公洋內明決而外如不
慧衆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識慮
過吾洋纫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
抽刀斬之曰亂者當斬又各配兵四出使人帥甲騎
僞攻之兒澄等皆怖撓洋獨勒衆與格攻者免胄言
情猶擒以獻
天平二年東魏高歡擊稽胡斬劉蠡升初魏孝昌中
稽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居朔平府左雲縣之雲陽谷
稽胡卽步落稽劉淵五部之遺散處於西河自離石
而北沿邊寇掠不止至是歡襲擊大破之其北部王
斬蠡升首以降
天平四年東魏遣李諧聘於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
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此間無人物此等何
自而來耶時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

盡一時之選每梁使至鄴鄴下爲之傾動高澄常使
左右覘之一言制勝爲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當
國家多難之時以言辭傾動風流相尚自南而北非
治體也魏度支尚書蘇綽常以喪亂未平爲已任嘗
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
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史稱綽相周文
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民修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
斲雕爲樸變奢從儉風化旣被而下肅上尊疆埸屢
動而內安外附視以言辭相矜尚者有華實之分猶

崇體要並爲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命文章皆依此體初綽爲行臺郎中宇文泰未深知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有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言綽有王佐才泰因召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達曙詰朝謂惠曰蘇綽眞奇士卽拜左丞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記帳戸籍之法條敎六一曰清心二曰敎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治獄訟六曰均賦役又置屯

田立府兵寓兵於農後人多遵用之昔人謂三代以還宇文氏法度稍有可觀有自來矣

西魏大統中周文帝大舉向河陽齊高祖率衆禦之使汾州刺史斛律金徑往太州爲犄角之勢金到晉州以軍退不行仍與行臺薛循義共圍喬山之寇俄而高祖至仍共討平之因從高祖攻下南絳邵郡等數城五朝志曲沃有喬山在縣東北四十里遞高五里太行之支山也太行自澤達翼再折而西爲喬山山麓有軒轅廟西麓有夢感泉縣東北石磴造雙[illegible]巔北壁萬仞徑絕鑿石梯之石輙動搖迂道東峯之北縣山後登梯徑差曲既躋巔羣山胥斷嶄然削成南北可三四丈東西少廣有石室無彊道人嘗棲此其中峯祠軒轅中有石洞窈然無際樵者嘗入聞水聲山覆洞上如橋相傳葬軒轅衣冠於此

大統中達奚武以大將軍出鎭玉壁武字成興代人祖眷父長並爲鎭將武少倜儻好馳射初出爲東秦州刺史賀拔岳引爲別將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與趙貴同翊贊周文帝從平悅封須昌伯累立戰功至

是鎭玉壁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禦之敦退武築柏壁城留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遷太保周軍東伐隋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知齊將斛律明月遺武書曰鴻鵠已翔於蓼濶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乃班師武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從一兩人門外不施戟常曰我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今不可頓忘疇昔天下未平圖恩未報安得過事威容武年逾六旬親祀華岳禱雨攀藤而上稽首虔祈藉

草而宿澍雨卽至卒贈太傅謚曰桓子達奚震字猛略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渭北校獵時有兎過震射之馬倒而震足不傾躓因步走一發中兎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屢有功績從平鄴拜大宗伯震父嘗爲此職時論榮之通志柏壁城在絳州西南二十里魏置柏壁鎮又置東雍州北史王思政列傳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容貌魁梧有籌策孝武在藩引爲賓客及卽位委以心膂封祁縣侯齊神武湣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

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總宿衛兵思政以洛陽四面受敵關中有崤函之固士馬精强請西幸關中及西遷進太原郡公并州刺史如故思政相視玉壁險要請築城卽營度移鎮遷汾并晉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來寇不能克高仲密來附驛召思政將鎮成皐復鎮宏農思政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有備思政之去玉壁也命舉代人乃進所部督韋孝寬孝寬後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

魏孝武西遷蔡祐扳難西歸祐字承先高平人聰敏有行檢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膂力周文召爲帳下親信元進等有異志祐持刀直入斬之并其黨伏誅周文以此重之河橋之戰祐下馬步鬭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多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卻祐徐引還祐每戰常爲士卒先

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嘆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叙其信重如此祐少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常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言訖各大笑後皆如言穆事宇文泰侯景軍戰於河上泰馬驚逸墮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以策扶泰罵曰籠東軍士爾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捨之穆因以馬授泰與俱逸魏軍復振倉卒之際急智若此眞義勇也孝武西遷後河高都長平恒爲戰場時有奇傑出其間此其倫也

明一統志宇文周巡行至襄垣之五陰山地形志襄垣有五音山訛音為陰也其南鹿臺山濁漳水與銅鞮水合上有周文王廟後周置韓州城於甘羅水之陽當其轍迹所經矣通志襄垣背韓山面鹿臺左龍洞右寶峯漳水環其東南甘泉羅其西北內平夷外高峻山堂肆考襄垣縣山勢巍峩上有龍洞及仙堂寺洞深百餘里入遼州境趙三麟記東堡至大石坡抵坪上越南橫山復西折貝嶺十五里上虹嶺東有甘花南有賢山兩山重嵐隱豹數盤至巔登望仙閣

既陟復降懸岸千仞半天開徑為捨身崖復行二里棧腐中斷結衆衣帶縮而下十八轉始得石葉稍平出險抵寺寺內外有五泉山石純青中為獨秀峯亦曰翠微西北接天井山可望不可及南入石弄凋穿百檝中至下橋基又五里抵漳河大峽即齊高歡隔河拜爾朱兆處魏書地形志慕容氏時上黨嘗置安民城襄垣縣北城底鄉石勒攻上黨時築城以積芻米今名石勒城皆上黨形勝地也周齊交爭時併及於此

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十一月東魏遷都於鄴初歡欲遷鄴魏主不可遣騎屯高都之建興今澤州鳳臺縣也並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入鄴歡以魏主既西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晉陽形勢不能相援乃議遷都遷鄴後常居太原勁兵健將皆聚朔寧講武事衣履改用戎服夢溪筆談北齊以來全用窄袖緋綠短衣長勒韡通雅重衣在上而短者或謂罩甲亦謂褂子古戎衣謂之袴褶蓋騎服也晉書輿服志弓弩隊各十八人黑袴褶急就篇註褶謂重衣之

最上者短身而廣袖若今之馬褂也唐初賞軍有從戎缺胯之服不在軍者服長袍猶今之缺襟袍也隋書禮儀志惟褶服以靴取便於事施於戎服趙武靈王好著短靿靴後世乃漸以長靿北齊長靿仿此唐故事短靿靴不入殿省至馬周加飾靴氈乃許之唐書李光弼以短刀置靴中即靿靴也北轅錄歸德無貴賤皆著尖頭靴又不獨長靿矣劉克莊詩少小從軍事袴韡蓋皆從戎之服鄉音謂靴曰靴鞮楊子方言履下禪者謂之鞮今韋鞮也說文靴亦鞮屬

賀拔允列傳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父度拔爲軍將允便弓馬頗有膽略與弟岳殺賊帥衛可肱仍奔魏廣陽王元深深敗歸爾朱榮允父子兄弟並以武藝知名榮素聞之見允待之甚厚建義初除征東將軍光祿大夫封壽陽縣侯邑七百戶永安中除征北將軍蔚州刺史進爵爲公魏長廣王立改封燕郡公兼侍中使茹茹還至晉陽值高祖將出山東允素知高祖非常人早自結託高祖以其北士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魏中興初轉司徒領尙

書令高祖入洛進爵爲王轉太尉加侍中魏武帝之猜忌高祖也以允弟岳深相委託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爲變及岳死武帝又委岳弟勝心腹之寄高祖重其舊久全護之天平元年乃賜死時年四十八高祖親臨哭之贈定州刺史五州軍事史稱高祖世居雲代以英雄見知後遇爾朱武功漸振鄉邑故人彌相推重賀拔允以昆季乖離處猜嫌之地初以舊望矜護而竟不獲令終比於吳蜀之安瑾亮方知器識之淺深也

樊遜列傳遜字孝謙河東猗氏人也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其兄仲以造氊爲業常優饒之旣而自責曰名爲人弟獨受安逸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之曰汝欲謙小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見賢思齊自勵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爲臨漳小吏縣令裴鑒蒞官清苦遜上清德頌十首遜大加鑒賞重擢爲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後暹從於邊遜往從之梁州刺史劉某晉人也以遜兼錄事參軍後舉秀才制詔問升中紀號求才審

官釋道兩教刑罰寬猛禍福報應五問對皆稱旨尙書擢第以遜爲當時第一清河王岳率衆南討遜從軍往來治事尙書崔昂薦舉付尙書考爲清平勤幹詔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等十一人校定羣書時秘府書籍紕繆者多遜請借多書之家參校得失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無遺闕又詔尙書開東西二省官選所司策問遜爲當時第一左僕射楊愔辟遜爲其府佐超除員外郎將軍世祖鎭鄴名入司徒府管書記登祚遷員外散騎侍郎天保初病卒

西魏大統三年都督賀拔勝從周祖攻宏農勝自陝津先渡河東魏將高干遁勝追獲囚之下河北擒郡守孫晏通志周祖攻拔宏農而自河以北猶附東魏車騎將軍高梁楊摽父猛先爲邵白水令摽與其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舉兵以應朝廷太祖許之摽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者三百人內外俱發遂拔邵郡擒郡守程保及令四人並斬之衆議推摽行郡事摽以因覆憐等成事遂表覆憐爲邵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率義徒更爲經略於是

遣諜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汾二絳建州大寧等城並有請爲內應者大軍因攻而拔以摽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樂可朱渾元等爲殿摽分兵要截殺傷甚衆東雍州刺史馬恭懼摽威聲棄城遁走摽遂移據東雍州邵郡民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脫身走摽又率兵攻而復之名勝志垣曲縣後魏之邵郡也魏初置白水縣孝昌中復置郡改白水縣爲邵郡周邵分陝於此因以爲名春秋襄二十二年齊伐晉戍郫邵是也

魏孝武入關齊神武以薛修義爲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招下魏北華州刺史薛從禮修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祖壽仁秦州刺史汾陰公父寶集定陽太守修義少而俠輕財重義正光末募得七千人禦寇以軍功拜龍門鎮將宗人鳳賢作亂圍鹽城修義表請一大將招慰鳳賢等猶豫據險不降與書降之孝莊以修義爲宏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齊神武爲晉州刺史相待甚厚韓陵之捷行并州事初齊神

武欲大城晉州城司馬房毓言賊若到此雖城何益乃止及沙苑之敗徙秦南汾東雍三州人於并州又欲棄晉州遣家屬向英雄城關右行臺薛修義諫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晉州城使我無所趣修義曰若失守則請誅斛律金曰遣仰漢小兒守收家口爲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修義行晉州事及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修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遁去就拜晉州刺史後以事除名追其守晉州功復官卒

贈司空
西魏大統三年宇文泰伐東魏東魏泰州降魏於蒲州置泰州宇文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汾東魏之南汾州今吉州也絳魏之東雍州今絳州也魏遣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泰州別駕薛善開門納魏軍刺史薛崇禮棄城走追獲之先是崇禮固守蒲坂善謂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列衣冠世荷國恩今猶爲歡守一旦城陷送首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欵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决善與族人斬關

以納魏師及泰既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俱叨封邑與其弟愼固辭不受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兄祥曰高歡廹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傳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祥從之糾合鄉里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珍與善或以匹夫募義或以歸命辭封知順逆而識進退唐魏之風猶古矣
東魏元象元年汾晉并入東魏西魏以隰爲邊宇文測督軍駐守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獲之釋縛待以客禮給餼糧衞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爲寇汾晉之間遂通慶弔按東西魏干戈相尋邊境迄無寧時測治兵境上禮以禦暴擾則縶之服而舍之使仇敵化爲一家亂離時復見三代之治禮可已亂豈不諒哉興縣并之西境亦同逢盛事矣
西魏大統四年以王思政爲并州刺史鎭玉壁初思政爲東道行臺以玉壁險要請築城以鎭之宇文泰因以思政鎭并守玉壁八年高歡伐魏入自汾絳連

營四十里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攻圍之不能克十二年韋孝寬代思政鎭玉壁高歡會兵於晉陽至玉壁圍之以挑西師西師不出歡百計攻圍不克用術士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智力俱盡卒不能拔周置勳州於此以旌孝寬元和志玉壁故城在稷山縣西南十二里周迴八里四面並臨深谷元王惲玉壁城懷古詩我行河東幾欲徧大抵盤迴山阜轉南峰高與北山齊玉壁城根分一綫荒烟廢壘黙抔土炮具梯衝經百戰短碑盛說郎君靈萬騎陰風想

平甸一曲悲歌勅勒川當時神武已悽然韋公守禦盡良策更看百升飛上天乃知枉殺咸陽日卽是邕皇入鄴年劉遂初詩魏相旌磨夕未還鄴公各節盡人間盛時文化無烽火玉壁關頭月滿山

東魏興和三年高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轉漕供軍需備饑饉嵐州羊腸坂汾陽故城後魏立倉於此由汾水漕太原魏自懷朔叛命以來農商失業六鎭之民就食齊晉東西分裂連年戰爭并代喪亂無依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是歲并州大稔民

稍蘇息歡破山部俘獲一萬餘戶分配并州以并州軍器所聚動須女工置晉陽宮以處配沒之口按歡以晉陽爲根本還鄴後多在晉陽其招魏王思政曰若降當授以并州并州要重於諸州故置宮於此以供軍需轉漕太原以固根本合河瀕河亦轉漕地也歡尤愛士重文嘗田於臺澤李元忠馬蹶良久乃蘇神武親臨撫視太原西山下有祠曰晉祠古臺駘澤也歡詣祠畫禮徽范陽祖鴻訓至并州作記命諸子受學亦猶慕江左之風流矣

東魏武定元年高歡築長城於肆州北山自靜樂縣北馬陵戍至㟞縣西北土墱障北部之衝以衛太原宋張齊賢敗契丹於土墱卽㟞之土墱也大統三年宇文泰使柔然侵魏三堆阿那瓌掠肆州至於三堆歡擊走之至是東西築城四百里以爲藩籬今靜樂縣治古三堆城也是時靜樂尚未建城其地有土阜三因以爲名高洋擊走離石山部因巡三堆卽此歡築長城於寧雁之南沿邊建廣安永定建安三郡置廓州領之以扼其要紇豆陵伊利不赴召擒其渠還

其部落劉蠡升爲汾患執而戮之并汾始得安輯史稱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馭事嚴肅聽斷明察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而治軍廣儲糧餉引六鎭就食之民因之以成霸業外修邊塞內驅山部并州境內有經營遺蹟亦一時之雄也吾人言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才智散逸不有以振發而磨厲之天下始多故矣當爾朱兆引兵向洛召歡之時歡言兆狂愚如是而敢爲悖逆吾不得久事爾朱辭不至非不知有君臣之義也卒亦

自陷於叛逆綱目於歡無怨辭而才智生於亂將能自全者少矣

魏武定二年齊高歡襲山部分爲二道以斛律金爲南道軍司由黃櫨嶺出歡自出北道度赤洪嶺會金於烏突戍合擊破之按黃櫨嶺在烏突戍東通典西河郡西北至樓煩郡中有界相隔山谷險隘猗盧遣騎從西河出鑒谷即黃蘆嶺道也興縣東南合查山與臨永諸山盤結界隔東西汾水西流至此東而東趨烏突戍在其山下爲山部出沒之所南道由黃蘆

嶺踰孝文山至烏突北道由樓煩度赤洪嶺會烏突直搗巢穴南北山谷林箐深密之處無不到故能一舉而破滅之此蔚汾之所以立縣也

東魏武定四年韋孝寬爲并州刺史守玉壁高歡舉兵侵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又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寬縛木接樓以禦之歡鑿地爲十道孝寬掘長塹邀之每穿至塹輒擒殺之塹柴投火以皮排吹之在地道者亦皆焦爛歡以攻車撞城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樓孝寬作長鉤遥割之歡又於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圍攻五十日士卒死傷七萬人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圍去歡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弩射中丞相歡聞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勅勒歌自和之哀感流涕其辭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

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自是歡亦不起矣容齋隨筆云古樂有勅勒歌以高歡敗玉壁恚憤疾發使斛金習勅勒歌歡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歡以敗玉壁而歌以自遣非困於勅勒川也魯直題陽關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又書韋深道諸帖云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高老以重兵困勅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明月金子也以斛律金爲明月誤矣

東魏武定四年十一月高澄如晉陽歡西討不豫而

還使洋鎮鄴徵澄赴晉陽明年歡卒初歡病篤澄爲神武書名侯景不至景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至是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侯景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尚能畜養非汝所能御也堪敵景者唯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後如其言按高歡初事爾朱陳舉鞭可成之霸業思奮才智與晉陽之甲適以使統六鎮號令汾東奪北鄉之馬而僞悲天柱再盟白馬機變之際變化若神至聲討爾朱之逆然後朝覲以匡帝室

亦桓文之舉也乃惑于邪謀仍蹈廢立之轍疑沮愈深孝武西遷雖有悔過事君之心盡歡以事靜帝然其行事固不足稱矣史稱歡才略似魏武司馬仲達而深謀密計亦概相似要其無君之心一也

名勝志闕竇容墓在平定州治北竇容石艾人魏冀州刺史有治績沒而葬於平定尚存武定八年紀德碑字畫剝落不可辨

東魏武定七年秋七月太原公高洋如晉陽時盜殺高澄於鄴而洋趨保晉陽也初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忌之洋深自晦匿每退朝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或竟日不言澄前獲衡州刺史蘭欽子京爲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謀作亂進食寘刀盤下殺之洋聞之神色不變指揮部分入討羣賊斬而臠之秘不發喪勳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乃入謁東魏主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叩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先時有童謠曰百尺高竿摧

折水底燃燈燈滅識者知爲澄兆至是果遇盜殪於床下時澄居北城東柏堂洋在城東雙堂聞變亟入討賊臠羣賊而漆其頭徐宣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乃赴晉陽親總庶政

北齊天保元年夏五月高洋稱皇帝廢東魏主爲中山王東魏亡初洋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夢人以筆點已額以告王曇哲哲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乃當進也先是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燃河邊羖羊飛上天東魏徐子才宋景業善圖讖勸洋受禪洋以告

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子才子才曰正爲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乃發晉陽至鄴逼東魏主禪位於齊以故犢車一乘送出雲龍門遷於北城夏五月卽帝位於南郊改武定八年爲天保元年國號齊是爲北齊詔曰并州之太原王命是基賜復三年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冬十月宇文泰以齊伐之率師北渡至絳州洋親御戎出頓東城今太原縣汾水東是其地

泰見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畜產皆死乃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

西魏大統十六年初作府兵宇文泰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凡民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受田之丁歲輸粟謂之租隨鄉所出輸絹綾絁麻布無則輸銀謂之調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則折絹謂之庸旣籍爲兵則皆免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糒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郞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唐府兵之制本於此尹起莘言三代而下寓兵於農庶幾古制者府兵而已然用之則在於人其時魏以八柱國分統諸軍餘率爲散官無所統御權重而徒以法行不能盡法之情久而自廢也

天保三年帝自晉陽幸離石起長城自黃蘆嶺北至社千戍四百餘里按通鑑註此長城蓋起唐石州北抵武州魏書斛律金傳黃蘆嶺在烏突戍東嶺極險

峻并汾要隘也合河北界偏老南連黃蘆爲太原西陲東魏武定中築長城自靜樂縣馬陵戍起關其西北玆由黃蘆嶺北抵武州接馬陵戍外防偏老之衝內倚黃蘆之峻用以戒備西魏城經興縣境上縣南長城坪以道里形勢考之當其遺跡也

天保四年山部圍離石戍帝親討之未至解圍竄去因巡三堆戍大狩而旋按離石界連吐京山部之窟宅也魏中平八年以離石寇亂徙西河治太原玆氏而故郡荒廢山部日熾魏西河恭王司馬子盛碑畧

曰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徙治茲氏是時離石荒廢山部雜處澗谷至高歡力加搜治天保後屢勤討伐族類漸稀民始稍安

天保五年齊主討山部從離石道道斛律金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犄角夾攻大破之男子十三歲以上皆斬女子及幼弱賞軍獲雜畜十餘萬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部莫不懾服顧祖禹曰石樓即興縣之石樓山也山四面壁立隱然天險上有兵壘今址存史稱齊主討山部

從離石道一出顯州一出晉州方輿紀要北齊改嵻縣為北顯州由顯州取道樓煩地里適合興縣石樓之險逾於汾州之石樓顧祖禹紀載鑿鑿殆由顯州道里計之而別有見也

天保六年帝如晉陽親討茹茹大會諸軍於祁連池即天池也乙亥出塞帝親率輕騎五千追茹茹至懷朔躬當矢石大破之茹茹率部人數百降初茹茹舉國來奔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茹茹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置之馬邑川給其稟餼繒帛此天保四年事也明年菴羅辰叛帝自晉陽至恆州黃瓜堆率千餘騎遇茹茹別部數萬四面合圍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潰圍而出復大破之獲菴羅辰妻子茹茹遠遁至是大舉事定仍還晉陽大治宮室齊主洋本無遠識至外寇既平遂生侈心時或以驕暴陵虐其臣下李集諫比桀紂齊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

齊天保七年築長城自西河總秦戍大同延安之界築長城東至於海率廿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蔚汾沿河置泒涙等砦明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枝東至鳴紇戍四百里先於天保三年築長城起永寧州北至左雲縣社千戍置三十六戍今合河東南鄉地名長城坪是其遺址天保六年發民夫一百八十萬自居庸下口西至恆州築長城九百餘里逾年又築長城二百餘里數年之間五興鉅工齊之民力竭矣溯自秦築長城越六百二十七年覩

明帝泰常八年以柔然寇邊築長城自雲州之赤城站至五原置戍以備之東魏武定元年築長城西至靜樂縣之馬陵東至崞縣西北之土墱凡四百餘里隋開皇三年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緜歷七百里四年又發十五萬人緣邊築數十城以遏寇衝大業三年築長城發丁男百餘萬西距榆林東至豐州西北之紫河四年復築長城自榆谷而東卽秦始皇築長城起自臨洮之地也煬帝如五原巡長城用民之力至是爲已極虐民爲已甚

而未得其用自秦漢以後勞民以逞得失昭然卒未聞有以長城爲防而止其南牧者安可以有限之脂膏塡無涯之巨壑敝所事而事於無用之地以求勝也

北史唐邕傳齊文宣嘗登童子寺望并州城或曰金城湯池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傳稱邕專掌兵機識悟閑明承變敏速自督將以至軍吏勞績由緒無不諳練每有軍機手作文書口處分耳聽受故顯祖比金城太原縣志童子寺齊文宣建爲棲道之所時有二童子見於山故名前建石塔後鑿石室縣東有北齊唐邕墓在大韓村東唐耿漳童子寺詩半偈留何處全身棄此中雨餘沙塔壞月滿雪山空聳刹臨回磴朱樓閉碧叢朝朝日將暮長對晉陽宮

北齊書天保中帝入晉陽宮朝太后於內殿通志晉陽宮在故唐城內春秋時董安于理晉陽宮通鑑梁大同十一年高歡置晉陽宮以晉陽爲根本至天保間大起宮室更建法華崇福天龍等寺皆鑿石通谿依山作石龕刻佛像於石皇輿全覽齊神武建都晉

陽與鄴並立隋煬繼修唐起義旗則天後爲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劉氏皆以此興宋以參辰不兩盛改爲平晉寺而行宮始廢

周孝愍帝宇文覺元年廢魏主爲宋公自稱天王魏亡時離石北部數犯汾北周命宇文盛守汾水關玉海注汾水關在嵐州合河縣東七十里是以合河之蔚汾爲汾水也括地志靈石縣高壁嶺有雀鼠谷汾水關宇文盛所守在此當是時南汾州爲東西魏交爭之地東魏置州郡耿耿於是西魏命將守關非獨

爲離石北部也

北史斛律金傳金字阿六敦朔州勑勒部人工騎射善用兵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神武密圖匡復金贊成大謀性質直神武重之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屯兵白道備邊天保四年除太師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幸其第孝昭踐祚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城卽位禮遇尤重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羡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尊寵當時莫比天統三年卒年八十謚曰武元和志太原縣西南十七里有

斛律金墓金子光字明月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嘗射鵰於雲表應弦而落時號落鵰都督及爲晉州刺史州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戍屢爲寇患光襲破之又取周絳州白馬澮交翼城等關戍敗尉遲迥於芒山擊齊王憲鎮玉壁建華谷龍門二城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韋孝寬以兵來逼戰於汾水大破之史稱光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戰無不克屢挫兵威既而讒興詐以震主之威自毀藩籬之固如秦之甚間李牧牧死而趙滅千古同慨也

北齊書文宣將受禪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徙一郡郡人張思進奏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正應其言帝悅而止天保中置大明宮以太原爲北都都城左汾右晉宮在都城西北天統初世祖在晉陽既居舊殿少主未有別所詔馮子琮監造大明宮宮成世祖臨視怪不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敦行節儉以示萬邦兼北連天闕不宜過峻世祖稱善後主以大明殿成免并州太原一郡來歲租復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鄴下

通志爾朱敞字乾羅北秀容人父彥伯誅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年十二自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敞解所著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暮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牀坐敞再拜哀求長孫氏愍之藏複壁中購愈急長孫氏資而遣之遂爲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史嘗獨坐巖石下泣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周文帝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累遷至護軍大將軍迎長孫氏至家厚資給之

劉貴列傳貴秀容陽曲人也父乾魏世贈前將軍肆州刺史貴剛格有氣斷歷尒朱榮府騎兵參軍建義初以預定策勳封敷城縣伯邑五百戸除左將軍大中大夫尋進爲公榮性猛急貴尤嚴峻每見任使多愜榮心遂被信遇泣望日重加撫軍將軍建明初以破元顯除晉州刺史轉行汾州事高祖起義貴弃城歸高祖於鄴天平中除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加行臺僕射與侯景高昂等討孤獨如願於洛陽貴凡所經歷莫不肆其威酷修營城郭督責切峻非理殺害

視下如草芥然以嚴斷濟務性峭直攻訐無所迴避故見賞於時與高祖布衣之舊特見親重興和元年十一月卒贈冀定并殷瀛五州軍事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史稱貴知爾朱必敗棄歸高祖霸業始基義深匡贊然以布衣之舊而嚴酷用事雖見賞於時亦爲公論所不予也

張華原列傳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高祖開驃騎府引爲法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仍侍左右從於信都深爲高祖所親待高祖每號令三軍常令宣諭意旨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祖猶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密有拘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殆天所縱以明公蕞爾關右便自隔絕故使華原銜喻公旨明公不以此日改圖轉禍爲福乃欲賜脅有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累遷爲兗州刺史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四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

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致獄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駁食之咸以化感所致後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

婁昭列傳昭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祖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父內干有武力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世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雄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從破爾朱兆於廣何魏孝武

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兗州樊子鵠反昭討之子鵠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君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州事委寮屬昭舉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謚曰武後封太原王

堯雄列傳雄字修武上黨長子人也少驍果善騎射輕財重氣爲時所重永安中拜宣威將軍給事中持節慰勞恒燕朔三州大使仍爲都督從叱列延討劉靈助平之累立戰功時禁網疎闊官司相與聚斂惟

雄義然後取復能接下以寬甚爲吏民所懷附魏武帝入關雄爲大都督隨高昂破賀拔勝於穰城除豫州刺史周遣韋孝寬攻豫州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寶舉豫州降雄別攻破樂口擒丞伯逐韋孝寬等復以雄行豫州事雄雖武將而性質寬厚治民頗有誠信爲政去煩碎舉大綱撫養兵民得其力在邊十年屢有功績豫人至今懷之又愛人物多所施與賓客往來禮遺甚厚興和四年卒於鄴年四十四贈使持節都督青徐膠三州軍事大將軍司徒公謚武恭

東魏武定末高洋謀受魏禪自晉陽擁兵而東至平都城卽遼陽平都故城也通志帝如遼陽甘露寺禪居深觀自二月丙戌迄三月丙辰始至自遼陽按志稱文宣嘗從世宗行過遼陽獨見天開餘人無見者蓋無龍虎之姿而行舜禹之事故示人以不測耳遼州志州西北七十里趙平都城址尙存

元和志序行記曰高洋天保中大起樓觀於晉祠下穿築池塘晉水源出懸甕山從祠下流出風土清嘉自洋以下皆遊集焉至今爲北都之盛齊王晞嘗詣

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來頗得不以魚鳥致怪晞笑曰昨晚陶然不以酒槃被責卿輩亦是流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

齊文宣末裴謁之上書切諫謁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至是見帝舉動乖常抗章陳奏言甚婞直帝怒持刀欲殺之白刃臨頸辭色不變文宣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取後世名爾文宣投刀嘆曰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齊卒於壺關令

天保中齊主遷柔然於馬邑川按馬邑川逼近邊牆川北卽外地也引柔然入內地給以稟餼無異揖寇兵而齎盜糧自作不靖也雖云羈縻叛可立待矣經注桑乾水會馬邑川水出馬邑西川源承靜樂之天池伏流至洪濤山下滙爲七源仍合流出馬邑

天保七年齊發丁匠三十餘萬大治宮室齊主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馭下內外肅然至於軍國機要決策懷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

遂縱酒淫泆肆行狂暴作大鑊長鋸坐碓之屬陳之於廷威刼天下每醉輙手殺人以爲戲樂嘗使楊愔進厠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又持槊走馬以擬斛律金之胸者三金立不動又嘗乘馬欲下峻岸趙道德攬轡回之齊主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于地下啟先帝論此兒酣酗顛狂不可教訓齊主默然而止他日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杖我道德扶之纔復沈湎如故時內興三臺外築長城土功不時崔叔瓚進言怒而使左右擢其髮以溷灌之曳足以出拒李集之諫始釋而終殺之由此內外惛惛各懷怨毒彼昏不知惘然以爲天下無人狂暴忽發出於尋常思議所不及前後判若兩人雖因酒肆虐亦天奪之魄以厚其毒非所得自主者矣

天保中齊主盡誅諸元初以彭城言光武中興爲誅諸劉不盡於是誅始平公世哲等宗室二十五家至是更滅元氏之族前後七百餘人高洋之惡亦太慘矣昔人謂孝文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之及其後爲高洋所勦幾至於殲何也蓋自拓跋珪以來殺戮

過多孝文寬仁好儒亦數舉大兵天道好生玩兵恃武者難乎有後也理固有然而操戈者亦不仁之極矣他時高氏亦不免殄滅於他人之手天道好還相尋不已是猶齊祖盡滅劉氏之族而子孫塗炭於建武明帝盡滅本宗之派而子孫傾覆於梁王圖人者適以自圖滅人者適以自滅方正學之言諒然哉

東魏以絳州爲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西魏建州刺史楊摽將謀取之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守橋摽夜率精銳從他道濟蓑克之注建

州今澤州

天保九年齊主自晉陽北巡至祁連池以北部叛服不常屢勤西狩晉陽王業所基遷鄴後時至其地以晉陽爲北部洋在晉陽嘗以矟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即殞狂暴之象動於四體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齊主以上黨王渙於兄弟行爲七執之渙殺使者而逃獲送於鄴又與永安王浚有舊怨齊主酗酲爲樂浚切諫之滋不悅徵浚不至馳驛收之與渙皆盛以鐵籠寘於地牢

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旋並殺之惡愈肆而禍愈慘殘酷忍虐無復人理夏商之季不是過矣

北齊天保十年十月齊主洋暴殂於晉陽官子殷立常山王演廢殷自立改元皇建齊主明習吏事以王睎爲侍郎睎不受或勸之睎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難保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明年演出畋墜地絕肋殂湛立之改元大寧

周保定元年韋孝寬爲勳州刺史齊境并汾山中生胡數出抄掠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孝寬欲當其要築一大城處徵徒遣姚岳監築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三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爲軍至斂兵自固岳卒城而還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齊動靜先知之故克成功也

北齊河清中始用士人爲縣令魏末以來并汾除授

縣令不由選舉多用厮役充任由是士流恥爲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爲縣令治民之本請革舊任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爲縣令自此始并汾當亂離之時內則山部抄擾外則厮役橫歛至於廉恥道喪選用非人清流羞與爲伍亂無已時矣紀士人爲縣令幸之也

北齊河清二年大雨雪霜晝下雨血於太原周將楊忠與爾朱敏等將突厥伐齊令達奚武帥步騎三萬

自南道進期會晉陽周師逼并州忠又使斂據什賁遊兵往來河上劉向曰血者陰之精傷害之象僵尸之類也按是時武成初御周人乘虛侵擾遊騎臨河以脇之拊晉陽之背什賁在保德州西北南通合河關合河以南之關砦皆戒嚴矣

河清初突厥入寇遣唐邕驛赴晉陽纂集兵馬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初值神武外曹以幹濟見知文宣頻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至是詣晉集兵在路聞寇將逼斟酌事宜改救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

集後拜侍中并州大中正護軍將軍從武城幸晉陽至武軍驛帝將殺虞侯都督范洪邕諫曰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因得免累遷尚書令晉昌王令赴晉陽監勒諸軍事討高思好事平餘尚書事高阿那肱譖之由是被疎邕性識明敏在齊一代典執兵機凡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强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及武平府藏漸虛邕支度取捨大有裨益而以懼那肱譖愬恨孝卿輕已遂留晉陽尋入於周

周保定三年齊河清二年也周遣楊忠將步騎出北道與突厥伐齊又遣達奚武出南道期會于晉陽忠拔齊二十餘城突厥以十萬騎會之三道俱入時大雪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欲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齊主命六軍進止皆受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韶拒突厥軍于塞下齊主將還宇文護母遣使乘傳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護名爲相其實主也旣爲母請和不遣

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遣之未晚齊主不能聽而還之

初周人迎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官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及是周人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懼許歸護母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令人爲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製錦袍以爲信驗護得書悲不自勝齊人復使其母與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乃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爲之大赦

通志周宇文護令參軍郭榮於汾州觀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惟榮所立者獨能自守孝先攻汾州宇文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于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

河清二年周將楊忠襲并州不克而還遂於陽曲古城北置定襄今之定襄也古定襄在歸化城漢書郡

國志凡郡治所在縣名必先書前漢定襄郡首成樂即今歸化城唐貞觀中突厥思摩帥衆渡河居於故定襄城是其地也後漢徙定襄郡於朔州郡治首善無今朔州也建安時塞上人民流徙於陽曲故城置定襄縣至是置縣於古城之北地近紫塞并州之後護也

河清二年白建爲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文帳明解書計至是典軍事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細馬合數萬疋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賊退敕建送馬定州建以馬瘦違敕以便宜從事戎馬無損建有力焉建勤於在公以溫柔自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世稱唐白

北齊時陽城人上官顯願爲輔國將軍時東西割據干戈爭奪不絕顯願殄寇安民厥功茂著遠近倚以爲重帝勅議同元雲祺營成周壁俾世其業

河清三年春周軍及突厥至太原城下爲陳齊主登北城突厥見齊軍容甚盛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

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也齊兵鼓譟而出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時平原王段韶仍理并州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諸將欲擊之韶曰步人氣勢有限不如列陣以待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戰殪其前鋒餘悉遁仍令韶率騎追出塞而還初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是齊嬖幸用事反椎冰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其召亂是年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鼓以應之

北齊河清四年夏四月齊主湛傳位於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初演立湛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湛卒殺百年傳緯天統三年湛卒緯改元武平

天統中以高阿那肱爲晉陽尙書令阿那肱善無人代人綦連猛依附之與和士開婁定遠趙彥深元文遥唐邕胡長粲等用事時號八貴而和士開恃寵驕橫尤甚趙郡王叡請出之不果叡竟以讒死和士開威權日盛朝士無恥者或爲之假子士開患傷寒醫

云應服黃龍湯治大熱病用年久糞汁也士開有難色適一士人往參請先嘗之一飲而盡士開與穆提婆俱專權奢縱琅琊王儼甚不平領軍收士開送臺斬之齊主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謂固自不似凡人入見齊主言至尊至千秋門琅琊必不敢動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執其手彊引以前請于齊主曰琅琊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稍長自不然願宥其罪齊主拔刀鐶築其辮頭良久乃釋之已而陸令萱祖珽先後間言齊主擕儼之晉陽使劉桃枝拉殺之時年十四

北齊武平三年齊主賜穆提婆晉陽田斛律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備寇敵今賜提婆恐闕軍務光弟羨亦善治兵突厥畏之謂爲南可汗光行兵效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甲冑常爲士卒先士卒有罪惟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

諜傳之於鄴初祖珽專權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珽啣之及聞謠言更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老母謂陸氏珽嘗因罪置地牢夜以蕪青子爲燭眼爲所薰喪明陸氏嘗泄密語於珽因以爲解而譖之齊主殺光及羨并其子周主追贈謂侍臣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

齊武平六年周建德四年也齊主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胡后造珠裙袴爲火所焚尋復爲穆后營之小憐卽穆后侍婢也陸令萱穆提婆高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陳德信等並預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一戲之賞動踰巨萬至府藏空竭乃賣官取直由是守令率皆商賈競爲貪縱民不聊生周主謀伐之韋孝寬疏陳三策其一大軍出軹關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遣北山稽胡斷其并晉之路百道并進所向摧殄其二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

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堅壁淸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蓄銳養威覲釁而動長駕遠馭坐自兼并書奏使伊婁謙聘齊觀釁定議伐齊集覽萬春周齊分界處唐置縣故城在絳州河津縣三鵶卽脋陽關在南名脋山之間

武平中朔州行臺高思好反舉兵直至陽曲時趙海在晉陽掌兵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帝聞變使婁敬劉桃枝等馳之晉陽帝勒軍續進思好軍敗與王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朔州爲北齊重鎭驍勇皆聚於此至兵敗將死而麾下二千人無一降者亦足見風氣之剛勁矣

周天和六年齊斛律光及周韋孝寬戰於汾水之北先是韋孝寬請築城於汾北謂其下曰周齊爭持彌年若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於華谷長秋築城以

杜其意乃畫地形且圖其狀華谷在稷山西北今爲鎭長秋卽漢長秋故縣在絳州西北今曰泉掌鎭孝寬請先築城以占勝勢宇文護不從已而齊斛律光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今華谷鎭南有故城光所築也稷山縣北曰古城龍門城也光旣築二城遂進圍吉州之定陽築南汾州城於吉州之南以逼之至是與孝寬戰於汾北孝寬敗光築平壠衛壁統戍等鎭戍十有三所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未幾齊段韶圍定陽城三面重澗皆

無走路惟東南一道詔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扼之汾守楊敷棄城走遂取汾州周以不築城而失勢齊築十三城而拓地汾絳爲戰爭之場矣

元和志周武帝時除天下碑惟郭林宗碑詔獨留林宗事蹟詳於史傳而聲望施及後世公道不没於人心宋趙瞻過林宗故宅詩悲哉漢末之人士虛名譁衆世皆靡姦雄憤怒相角觝潰然天下黨禍起黨禁根剔密如此何歟漏網郭夫子意在大儒照物理逆鑿禍福以行已才不蓋人行不詭謙損涵納海之水

又豈高卧安閒里鴻飛鳳舉不可企前覩亂國如覆軌明哲大雅之所美有道進退能猶是故宅莫問但遺址然誰敢謂李元禮其徒器識不能爾詩意亦本范滂論林宗語而事理更爲透切泰與李膺爲友同舟而濟宏奬人才汲汲恐後聞治鉤黨酷烈私爲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於誰之屋亦未嘗絕迹於世外也然奬進至屠沽傭卒而天下不以爲嫌會葬至千餘人之多而其時不以爲忌惟不爲危言激論而以李偉之不咨國事爲愚不可及斯眞實學問所謂貞不絕俗也王荆公新法亂天下當時諸君子排詆不遺餘力亦略相同明道先生持論和平有激成之語非學問深醇不能道及於此可見

周建德四年周主伐齊將出河陽宇文弢曰齊藩鎮有人河陽精兵所聚恐難得志如出汾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趙煚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鮑宏言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不捷如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爲上策周主不從拔河陰攻金墉不克齊都督傅伏守之也伏爲齊東

雍州刺史周主招之不應既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伏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請速斬之以謝天下及周主滅齊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招伏伏聞齊主被擒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出見周主伏地流涕曰臣三世爲齊臣食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他日語及前救河陰事謂高緯曰朕三年敎戰決取河陰正爲傅伏善守城不可動而退軍其見重如此

魏徵總論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能氣懾西鄰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璧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疆埸無警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得以壽終幸也亂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

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一函夏享齡不永勣用無成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灌焉已墜洎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陽身禽於青土天道人事至此俱窮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賦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沐雨櫛風拯溺救焚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以人從欲損物益已彫墻峻宇甘酒嗜音鄽肆遍於宮園禽色荒於外內既不軌不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婢媼擅迴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刳剒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並進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

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勝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歟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士木之功不息嬪御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廈不燔延期過歷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周建德五年周主總戎東伐至晉州軍於汾曲遣齊
王憲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
里徑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韓明步騎五千守
齊子嶺尹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辛韶步騎五千守
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白華谷攻齊汾州諸城
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王誼監六軍攻晉州城
周主屯於汾曲每日自汾曲赴城下督戰齊王憲攻
洪洞永安二城並拔之城中惶窘晉州刺史崔景嵩
夜密送欵王軌率衆應之登城鼓譟齊衆潰遂克晉

州王軌太原祁人贊誅晉公護參豫機要平晉後從
平并鄴拔周齊相角平陽如射的然齊盧叔虎嘗謂
其主演曰今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
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地日
使窮蹙彼若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爲我敵也至周
主臨戎諭臣下曰前出軍河外直爲拊背未扼其喉
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先克之鼓行而
東足以窮其巢穴此扼要當衝先爲必勝之勢命將
分守塞其援軍之道故一舉而克之也方輿紀要雀
鼠谷在介休縣西南二十里長一百四十里汾水流
經谷內即周書調鑿谷也水經注汾水南過冠爵津
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澗道險隘水左右悉結偏梁
閣道累石就路縈帶巖側或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上
帶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魯般橋蓋古之津隘今之
地險自來用兵皆扼要於此霍州志千里徑在州東
三十里爲自州北出汾州徑指太原之道北齊書晉
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
士馬勞苦魏平陽太守封子繪請於舊徑東谷別開

一路旬日而就地當衝要在并晉二州之間石樓縣
志土軍川俗訛爲統軍川在縣五十里源出團圓山
有土軍谷亦曰吐京谷西達於大河縣境諸水悉流
合焉寰宇記土軍城在團圓山下其城圓而不方謂
之圓城魏主熹如上黨西至吐京路通汾晉之要道
也靈石縣志縣西南五十里蛤蟆嶺俗呼蚰子嶺即
古賈胡堡唐兵取霍邑駐此垣曲縣志鼓鐘鎮在縣
北六十里亦曰鼓鐘城水經注教水出垣縣北教山
出峽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南流歷鼓鐘川川西南有

鼓鐘城鼓鐘川水至馬頭山東伏流重出南入於河
後魏置白水縣爲郃郡治博物志記垣縣東有郫邵
之扼亦要地也方輿紀要蒲津關在蒲州西門外黃
河西崖今名大慶關山陝間之喉吭也亦曰蒲津渡
又作橋曰蒲津橋亦曰河橋河中渚上置中潬城守
固河橋北史齊神武侵汾絳令韋瑱鎭蒲津關守中
潬城魏宣武時元萇以河橋船絙路狹不便行旅乃
令空車從京出者率輸石一雙累以爲岸西岸有蒲
津城後漢建安中曹操遣徐晃夜渡蒲坂津據河西

爲營賊不復別守蒲津是也汾水關在靈石縣西南
括地志靈石縣有汾水關後周主邕分遣宇文盛守
汾水關既克平陽齊主緯自晉陽馳救分軍出於里
徑及汾水關盛拒却之旣而周主至平陽進向晉陽
至汾水關是也通典靈石縣東南有高壁嶺雀鼠谷
汾水關皆險要之地

武平四年并州有狐媚截人髮晉陽大旱得死魃長
二尺面頂各二目緯行幸晉陽有雉集於御座又巢
并州嘉陽殿時周師已入境遣高阿那肱自晉陽禦
之有軍士告稱那肱引西軍緯不之信也初天保中
顯祖自晉陽還遇愚僧阿禿師於路呼顯祖名云阿
那瓌終破爾國是時茹茹主阿那瓌在塞北强盛顯
祖故忌之每歲討擊而不知卽阿那肱也肱讀如瓌
音蓋前定也是時災異告警周師迭至緯方與馮淑
妃縱樂遊宴大狩於祁連池周師取晉州緯尙獵三
堆晉州亟告急從旦至午軍報三至肱云大家正樂
何急奏爲至暮報平陽已陷緯卽欲引還淑妃請更
殺一圍還晉陽兵集晉祠自帥大軍至平陽圍攻晝

夜不克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
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
以木柜塞之城遂不下周主復至平陽緯帥兵陳於
城南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高那肱請勿戰守高梁橋
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能遠來我何爲守
塹示弱於是塡塹南引周勒諸軍擊之兵遂合齊主
與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
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
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

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將立爲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禕翟等至是遇於中塗齊主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周主入平陽遂帥諸將追齊師齊主欲自晉陽向北朔州以延宗爲并州刺史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不得輒阻夜斬五龍門出方周敗齊師於晉州也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歛稽部乘間竊出盡取而有之仍立劉蠡升之孫沒鐸

爲王周人搜討欲窮其巢穴齊王憲以步落稽散處山谷險遠未可盡除宜先剪巨魁乃擊沒鐸擒之降其衆即離石諸部也按靜樂三堆城築於隋時北齊時尚未有城故聚獵於此靜樂樓煩鎮西之渥洼山士人呼爲周公山宇文周巡行及此地在離石之東渡河陟險窺太原之謀已非一日而齊晏然安之至敵已深入猶議近守高梁夜斬五龍門棄軍而去荒亂至此非周能亡齊齊所以自亡也通志高梁橋在平陽東北高梁城下五龍門在太原縣故城

齊武平七年齊王走鄴留安德王延宗守并州周師圍晉陽初周師侵齊議者皆以晉陽爲高歡創業之地宜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一舉可定周主用其策至是抵晉陽圍攻四合周戎衣及旗幟皆黑望之如黑雲自神武後以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爲黑衣故也延宗望見黑衣激厲士卒衆爭爲死童婦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段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延宗敬顯自門內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塡壓塞路不得

進齊人從後擊刺死者數千人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之城東道扼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前導幸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爲亂軍所殺使于積尸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既捷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能復振周主困憊欲遁降者言城內空虛乃駐馬收兵俄頃復振還攻東門克之延宗力屈爲所擒周於并州置總管府以懷王能爲并州總管移并州軍民四萬於關中按周用直指太原之策而

高齊果覆此第就形勢立言而謂其理信然尙未盡也太原四塞之地不獨高歡創霸泰人不敢東顧卽文襄孝昭以來周何嘗得志於齊也至河淸逮於武平縱欲無度國已空虛然後使人得乘其閒其隙有自開非人力所能救護數至終窮亦天道與爲轉移高氏之積惡已稔非晉陽之果不可守也

北齊隆化元年周武帝取滄州魏北絳郡地也齊置鎭於此以禦周師故名隆化周師旣入平陽並徇下隆化一如發蒙振落破竹之勢也翼城縣志隆化鎭

在縣東四十里東接烏嶺西臨翼城南連絳縣北接浮山爲商賈輳集之所北齊隆化初置鎭於此卽隆化城也

五行志齊武平七年并州招遠樓下有赤蛇與黑蛇鬬赤蛇死緯奔鄴傳子恒阿那肱引周師追至鄴執緯并恒殺之北齊凡五主二十八年而亡初高歡遊汾陽之天池得奇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自來纂竊之徒往往僞稱符瑞歡得石成文眞僞俱不可知然自歡至幼主恒六世而亡豈適然之合與

周建德五年以齊降將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齊長史趙穆等迎范陽王紹義至馬邑自肆州已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北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按周師入晉陽轉敗爲功一舉而下齊齊之北州人士所未計及而不甘心於此者也朔北爲齊之重鎭驍勇皆聚於斯自緯入鄴北州雖有南向之勢終無可主之人况阿那肱已引周師入鄴舉而滅之也齊亡於孽臣實亡於緯然周亦自是不競矣

建德六年二月置并州總管及六府十二月壽陽人起兵反率衆五千襲并州城刺史東平公宇文神舉討平之是時周雖據有并州而人心不附移并州軍人四萬戶於關中

建德六年周獲九尾狐吳越春秋禹娶塗山乃有白狐九尾而應之故時以爲瑞而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綱鑑質實云格物論九尾狐形似黃狗鼻尖尾大多疑審聽文中記云十歲之狐爲淫婦百歲之狐爲美女名山

記狐者古先之滛婦也其名曰紫紫化爲狐故稱姓自號阿紫說文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邱古文瑣語曰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於澮上見有犬貍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首陽之神有犬貍身狐尾其名曰耆飲酒得神則徵之

周建德六年周主殺温公夷其族高延宗以椒塞口而死并以高湝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爲業按史稱齊滅元氏之族至此未二十年而周

復夷齊族高氏自高洋以來世濟凶德數其滛暴之惡誅之境上可也乃懼其爲亂而族滅之蹈於不義上干天和已而隋復滅宇文氏之族自周太祖以下子孫皆盡尤酷於赤齊之族也滅國自蕭道成始至此殆有甚焉然則煬帝之滛虐實出非常有自來矣周一傳而遂滅隋再世而不永其所取之者非道守之者固不能久也反覆循環之天道歷世不爽亦大可畏也哉

北史周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宏等議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歷志度之若以大者稠黍依數滿尺實於黃鐘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鐘之律不動而滿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北史李業興以造歷功封屯留縣子屯留故城在長子縣東北三十里當亦以長子縣爲準也潞安府志羊頭山產秬黍、其南陰地黍白、其北陽地黍紅、魏書地形志羊頭山神農泉北有穀關卽神農得嘉穀處、北史達奚震等議羊頭山黍中者累尺中於黃鐘之律有異他鄉非

其地則無驗今長子黍用之爲量不差當天地之氣鍾於此耶

北周時陵川人郭誕爲并州刺史時當兵燹之後瘡痍未復豪暴間出爲橫誕以禮訓俗每有異政剔除奸弊彊梁畏法士大夫豚其高風遠近誦之

大象元年周主贇傳子闡自稱天元皇帝初邕自鄴歸病殂傳贇贇傳闡改元大象時突厥犯并州發諸州民修長城司徒于翼巡長城立亭障雁門東西皆嚴戍守天元荒暴日甚游戲無節晨出夜還公卿以

下常被楚撻后妃嬪御亦多杖背內外恐怖人不自安又復佛道像天元與二像並坐大陳雜戲令士民縱觀大象二年弑殂是年八月有蟻羣鬭各方四五尺死者什八九未幾楊堅竊位旋弑闡後周亡凡五主二十五年隋主復滅宇文族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胡文定謂隋文以書生斥德林此猾胥險吏之常態隋文以胥吏治國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均未知書是以亂卽隨之而非不永也

晉乘蒐略卷之十四

隋地理志太原郡統縣十五晉陽[illegible]城汾陽文水祁壽陽榆次太谷樂平和順遼山潞城石艾盂樓煩郡統縣三靜樂臨泉秀容定襄郡統縣一大利馬邑郡統縣四善陽神武雲內開陽雁門郡統縣五雁門繁峙崞五臺靈邱離石郡統縣五離石修化定胡平夷太和西河郡統縣六隰城介休永安平遥靈石綿上龍泉郡統縣五隰州永和樓山石樓蒲臨汾郡統縣七臨汾襄陵冀氏楊霍邑汾西岳陽文城郡統

縣四吉昌文城伍城昌寧絳郡統縣八正平翼城絳曲沃稷山聞喜垣太平河東郡統縣十河東桑泉汾陰龍門芮城安邑夏河北猗氏虞鄉上黨郡統縣十上黨長子潞城屯留襄垣黎城涉鄉銅鞮沁源郡十三縣八十三初州刺史領諸軍事隋罷州置郡別置都尉副都領兵與郡不相知

隋先世爲武川鎮司馬因家於神武樹頹縣境有樹頹水故名今偏關縣北卽武川鎮也文帝以父忠任魏及周功封隋國公周天和中襲爵隋國公及靜帝

立自進爲王遂移周祚滅梁并陳而一天下初隋廢周主受禪竇毅之女聞之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及長適唐李淵佐命者定此卽唐興之始

開皇初以晉王廣爲并州總管尋置河北道行臺尚書省於并州以廣爲尚書令隋先世家神武文帝爲太原留守築汾陽宮於靜樂之管涔山及廣爲并州總管開天門嶺棧道達汾陽宮名曰楊廣道宮在神武屬內蓋起家於斯故往來營建不厭荒山也

隋開皇二年突厥入寇朔州李充擊破之六月復由朔州轉寇馬邑柱國李崇破其衆突厥率所部遁還

隋於是年築長城調丁夫供役汾州胡千餘人亡叛隋主名汾州刺史韋冲問之對曰夷狄反覆由牧宰不稱所致臣請以理綏靖可不勞兵而定隋主然之命冲綏懷反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之役

開皇二年隋主聽民出家賦錢寫書造像詔境內之民任其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風靡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倍昔人謂隋主以不學得國故所爲如此

開皇初贈柳敏爲晉州刺史敏字白澤河東解縣人父懿爲汾州刺史敏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好學涉獵經史陰陽卜筮之術靡不習熟起家員外郎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敏本邑故授之敏處物平允甚得時譽周文克復河東見而器之曰今日不喜得河東喜得卿也拜丞相府參軍事兼記室與蘇綽修撰新制累遷大都督母憂旬日間鬚髮半白毁瘠過禮杖而後起以從平益州功加侍中遷尚書賜姓宇

文氏周初進爵公又除河東郡守復出爲鄖州刺史甚得物情及還夷夏士人並齎酒肴物產候於路敏從他道而還敏操履方正性又恭謹朝必夙興待旦久處臺閣明練故事監修國史律令進武德郡公武帝及宣帝並親幸其第開皇元年卒贈五府諸軍事晉州刺史子昂字千里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城郡公當途用事百寮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爲謙虛未嘗驕物時論重之宣帝疎昂然不離本職周

末拜大宗伯隋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有惠政卒官子調歷秘書郎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獨言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爲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大業中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清素守常爲時所美

開皇初柳儉爲水部侍郎尋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儉字道約河東解人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後擢守蓬州遷邛州治訟事庭决

遣之獄無繫囚在職十年人夷懷服後坐秀免妻子衣食不贍大業初徵之時牧州領郡並帶戎資惟儉起自良吏上嘉其績遷宏化太守清節愈厲五年入朝郡國畢集上謂蘇威牛宏等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賜儉帛二百疋令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按自周隋以來河東柳氏之盛甲於他郡其著名者如白澤思敬玠文皆表表一時其他位望爲世所稱則有崇蚪機敏裘旦元達謩之蚪弟檜檜弟鷟鷟弟慶慶子機機子述敏子昂昂子調旦子肅世濟其美衣冠簪纓輩出聚於虞解矣

開皇三年突厥伐隋入長城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時馮昱叱列長乂李崇皆爲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入寇邊郡六畜咸盡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沙鉢略懼亦引還

開皇三年隋遣衛王爽伐突厥大破之爽分八道出塞擊之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於爽曰突

厥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長史李徹力贊成之遂與充率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略潛遁其軍無食粉骨爲糧疾疫死者甚衆陰壽出盧龍塞擊高寶寧突厥不能救和龍悉平帝以突厥屢犯塞轉輸勞敝令朔州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實塞下又於河西令近塞民堡營田積穀由是邊儲充實

開皇三年隋漕汾晉之粟以給長安漕舟由渭入河由河入汾以漕汾晉也隋以長安倉儲空虛詔西自

蒲陝東至衛汴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沿河置倉黎陽陝州以至華州轉相灌輸

開皇三年詔求遺書秘書監牛宏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爲國之本莫此爲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自漢成河平三年書求遺書至元魏再見於是三見

開皇四年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隋主不喜辭華故有是詔侍御史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江

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搆無用以爲用也州縣踵習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齒上輕薄之藝者舉送天朝請加采察詔以其奏頒示四方通鑑注三祖謂曹魏太祖高祖烈祖

隋開皇四年頒甲子元歷張賓歷也張胄元較賓歷無驗參定新術更頒新歷埤雅云星歷隋志考論不一山川之精與星氣相屬順逆麗之而測驗各殊如晉志紀躔次并之雁門代郡屬於雍雍西之酒泉張掖列於并論者以爲蔽於天而不知地隋志未考證其非徐文靖山河兩戒考云觜觿參伐實沈也初畢十度餘八百四十一杪四之一中參七度終東井十一度自漢之河東上黨太原盡西河之地古晉虞唐耿揚霍冀黎郇與西河戎狄之國西河之濱所以設險限秦晉故其地上應天闕其南曲之陰在晉地衆山之陽其南曲之陽在秦地衆山之陰陰陽之氣并故與東井通河東芮城河北縣及河曲豐勝夏州皆

東井之分參伐爲戎索爲武政當河東盡大夏之墟上黨次居下流與趙魏接爲觜觿之分野胃昴畢大梁也初胃四度餘二千五百四十九杪八太中昴六度終畢九度自魏郡濁漳之北得漢趙國廣平鉅鹿常山清河信都北據中山眞定全趙之分又北逾衆山盡代郡雁門雲中定襄之地與北方羣狄之國北紀之東陽表裏山河以屏藩中國爲畢分循北河之表西盡塞垣皆髦頭故地冀之北土馬牧之所蕃庶故天苑之象存焉按此遵大衍歷分野遺意而引伸

其說朱子謂大衍歷最詳備鄭樵仲謂其區處分野如指諸掌王伯厚亦謂得天象之正是編援據羣書參考同異一歸於理非無本之論也

開皇五年隋築長城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綿歷七百里明年又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築數十城以遏外寇初以突厥犯邊築長城自是凡經四築苦累邊民自文帝已啟其端矣

開皇五年初置義倉貌閱戶口作輸籍法令民間每

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時民間多妄稱老小避賦役命州縣大索親閱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高熲請為輸籍法凡民間課輸皆籍其數使州縣長吏不得以走弄出沒偏下諸州自是姦無所容每歲河北自蒲坂輸長安者相屬於路諸州調物晝夜不絕者數月朱考亭社倉法本於義倉以助常平之不及何義門云班氏引孟子言常平蓋古法非自耿壽昌始為權道也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豈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常平社倉亦同此意欲為有備無患之道以隋氏為法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法繼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庶有實際而不襲空名矣

隋初以賀婁子幹為榆關總管開皇三年置榆關總管卽榆林郡後置勝州於此西北之要防也帝以子幹曉習邊事任之子幹嘗以河西五州兵擊擄吐谷渾男女二萬以歸時隴西頻被寇掠俗不設村塢命

子幹勒民為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右河西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疎遠者請皆廢省隴右之人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是其言使居榆關鎮之

隋初趙綽為大理丞處法平恕綽河東人性質直剛毅每有奏讞正色毅然遷大理卿刑部侍郎辛亶以衣緋褌議辟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曰卿

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執綽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上使人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乃釋亶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議辟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綽拜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誠直每引入閤中即呼坐

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同時河東人薛胄亦官大理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胄端子也

開皇九年置鄉正里長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治民爲害最甚上竟用威議乃以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里長之名始此

開皇十年春幸并州復以秦王俊爲并州總管隋懲周氏孤弱使諸子分涖方面天下惟并揚益荊四總管并尤臨邊復使秦王俊爲之時突厥方强太原爲重鎮帝巡方修邊事詔河東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有司言歲入浮於出府藏皆滿更闢左藏帝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故有是命禁諸州置公廨錢迴易取利公卿以下皆給職田不得出舉興生弛酒坊通鹽禁坊府軍人屬州縣帝勤於政事輕徭薄賦自奉務爲儉素非宴享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無綾綺金玉之飾即位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幾及九百萬自魏以來邊民得少休息

無踰此時

開皇中辛公義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開皇初王頒以平蠻功封公獻取陳之策頒字景彥

太原祁人僧辨子陳武帝殺僧辨頒號痛絕食頃乃蘇哭不絕聲布衣蔬食藉藁而臥至是伐陳自請行軍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士卒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曰郎君將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邱壟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鍤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鬚皆不落其本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

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上曰王頒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不問錄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按王僧辨與陳武會於白茅洲遇風而告天曰僧辨忠臣奉辭伐罪當使風息而風遽止冥冥中似有黙相之者而害於陳武至頒始得夷滅其國剖棺焚骨以洩憤雪恥乃更自縛歸罪不受官賞君父之義兩得之矣

說郛衛先生名大經解州人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歷象卒葬解梁之野唐開元中姜師度奉詔鑿無鹽河以溉鹽田至大經墓前發地得石刻辭曰姜師度更移南向三五步師度異之即命工人遷其河遠墓數十步按河東自晉以來多陰陽算歷之學晉時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聞喜人郭璞從之學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璞由是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京房管輅不是過大經與璞里居相近當亦竊聞其說嘗考其時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豈有數存其間耶然郭璞竟死於術不啻引

火自焚而衛大經猶得終守其墓是遵何道與史稱語怪徵神伎成則賤景純亦伎成之累也大經得葬於梓里景純墓在金山下陷入水中明時日本使臣至金山過其墓題詩云頭上有天惟日月墓前無地拜兒孫亦可哀已中條山之麓僅存璞書堂遺跡而大經魂魄猶得長倚於檀道石門間有幸有不幸其有非術所能自為者與皇輿全覽郭璞書堂在聞喜縣境中條山之麓內有懸泉

開皇中突厥數侵代邊邊將房兆名聞當時兆代人

剛毅有武略嘗爲行軍總管屢擊北部於沙磧部人憚之以功官封柱國卒於官

開皇十年柳莊爲給事黃門郎莊字思敬河東解人霞子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爲晉王廣納妃於梁往來四五反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莫不稱善蘇威重莊器識常奏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兼之者惟柳莊帝及高熲皆重之開皇十一年授饒州刺史甚有能名卒於官

開皇十年詔軍人悉屬州縣元魏之末兵制有六坊北齊爲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至是悉屬州縣其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皆依舊式罷北方沿邊之地新置軍府

開皇十一年幸并州以王韶稱職特加勞勉韶字子相太原晉陽人方雅好奇節初晉王廣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韶性剛直王甚憚之嘗出檢行長城王穿地起三山韶還自鎮而諫王謝即罷之高祖嘉歎至是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過憂勞柱石之望惟在於公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上勞而遣之及秦王俊爲并州總官韶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卒年六十八高祖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言甚悽愴使有司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示羣臣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覽未嘗釋手追贈魏國公

開皇中柳彧遷治書侍御史彧字幼文河東解人少

好學涉經史及遷侍書當朝正色百僚嚴憚上嘉其婞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時風俗頹壞彧多所矯正後以忤旨免尋復令視事因謂彧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勅有司爲築宅因曰柳彧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命持節巡行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汚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震懼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嘗因治讞立楊素於廷素銜之因以事誣陷配遠戍後徵還晉陽爲漢王諒所逼召入城諒反形已露彧度不得

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因之素又奏彧心懷兩端坐徙敦煌徵還卒於道子紹介休令

開皇十二年遣使均田河東地少人衆衣食不治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其後官無閑田不復給授

開皇十四年詔冀州鎮曰霍山就山立廟水經注霍太山有嶽廟烏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祀事鼓動則泉流聲絶則水竭神其說也

開皇十五年鑿砥柱初隋以渭水沙淺灕滯運令宇文

泰引渭東至潼關三百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而關東江河轉輸西上之貢阻於砥柱至是遣官集石工鑿之而砥柱六峯皆在大河中流人力不能施旋以開鑿無功而止阻於三門也三門之南有孤峯特起峯頂平濶禹廟在焉其西有立石數枚圓如削成括地志底柱俗名三門山硤石縣東北黄河之中大河湍激於羣峯間南折而東出兩崖峽水分流包山而過也

隋開皇中絳州聞喜人裴敬彝以大中大夫居母喪哭喪明有白烏巢冢樾兄弟八人皆爲名孝詔表門閭世謂義門裴氏敬彝七歲能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甘露頂父智周補臨黄令爲下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命作賦賦上父罪已釋表敬彝於朝補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心痛今心悸而痛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誠孝所感氣至如神居喪羸毀踰禮乾封初累遷監察御史母病攣躄不能乘敬彝自爲輿往迎其純篤諸比類非獨天性肫摯亦一門善

氣所聚也聞喜之裴自晉魏隋唐以來代有賢喆累世簪纓爲衣冠望族其來有自矣

隋高祖爲隋國公時引河東陳茂爲寮佐茂猗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敬及佐高祖典家事輒稱旨從高祖戰晉州齊師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乃感而謝之厚加禮敬高祖爲丞相委以心膂典機密十餘年遷大府卿進爵伯卒

北史杜正元傳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

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惟正元一人應秀才曹司重以啟素素志在試退正元乃使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時並了素讀數遍大驚曰誠好秀才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為貢舉科目之首故其重如此

開皇時薛世雄為帥都督有勇略世雄字世英河東

汾陰人兒時游戲畫地為城郭令諸兒攻守有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莫不齊整父見而奇之曰此兒當興吾家矣年十七從平齊拜帥都督大業初從征吐谷渾進通議大夫世雄性廉謹行軍破敵秋毫無犯上嘉之嘗從容謂羣臣曰我欲舉好人既而曰欲舉者薛世雄世雄廉謹節概有古人風超拜玉門道行軍大將與啟民擊伊吾啟民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不意兵猝至懼而請降遂城伊吾戍守而還

隋初郭榮初為內史舍人榮字長榮太原人容貌魁岸外疎內密人多愛之嗣為水曹參軍以功進大都督使綏集稽胡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宏信廣安招還威寧等五城以遏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為寇仁壽初詔領西南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以嚴正聞大業中擊平黔安從征高麗有功嘗進諫曰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不納榮躬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百餘日上每勞勉之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元感亂馳守太原復從至柳城遇疾卒贈兵部尚書謚恭

開皇十六年建長城於并州北邊起合河縣北四十里之偏橋村東徑幽州延袤千餘里皆因古蹟修築

是年始析置陵川縣屬長平郡元好問謂陵川在太行之巔天壤間清涼境也明鄭洛陵川道中詩按節觀風逐太行陵川遺俗自陶唐幾間茅屋千山暮一逕烟蘿五月涼雲裏孤城藏市井雨中絕嶺見耕桑民間生事猶難問巖谷蒼茫思未央

隋開皇十六年內軍將軍梁軌以亢陽頻跡晉水之

故道疏源分泒開絳州渠道十二建牐激水引水灌
田分定日時以均其利初鼓推清濁二泉合流而下
寖成大溝水不能及溝軌謂水動物也順之則下激
之則上乃因地宜以激水後雖小有變更而大勢因
之又患民井滷生物瘠疲因鑿山原自北三十里引
古水地缺絕經濠坎則續之以槽穿城塘入衙注池
分走街衢阡陌瀌瀌然鳴激溝渠灌畦町訖入於汾
河元王沂李榮祖政績碑水利不通歷有年矣公至
得一斷碑於草莽合而讀之知爲隋臨汾令梁軌水

利碑今改縣爲正平矣上載通渠十二公循其跡衍
而鑿之滌其源而疏其流濬其室而通其礙碑行者
不漫漶蓄者不泛溢成上或下順其勢或分或合依
其經田園有灌溉之澤川泒無壅竭之患闔境皆受
其福乃爲梁軌修廟植碑以著其績薛宗孺梁令祠
記軌開渠利民又貫入牙城蓄爲池沼迤邐閭落浹
淪園圃歲無熯旱之憂邑民歌頌其德刻石以銘其
功
開皇十六年始於梗陽城置清源縣移置交城縣於
漢晉陽之西境括地志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縣南
百二十步本春秋晉梗陽邑漢爲榆次縣地隋分榆
次縣地於梗陽故城置清源縣皇輿全覽交城縣本
漢晉陽縣西境北齊於此置牧官隋析置交城縣於
今縣東北七十里之故交城天授元年移置卻波村
即今治也隋以楊姓惡楊曲之名改曰陽直移於汾
陽之故城後復改曰陽直移治木井城即陽曲川今
縣治仍曰陽曲隋復改陽邑曰太谷又改并州南之
受陽爲文水縣州南故壽陽復置壽陽縣春秋之馬

首邑也復改置原仇猶縣於故仇猶西南即今治尋
曰盂縣改岢嵐縣曰汾源今之靜樂也改石城縣曰
平寇今之崞縣也時繁峙縣久廢仍置縣因舊名隋
以太原爲重開國之初改置太原郡邑設總管府於
晉陽置大鎮以犄角朔方捍禦北狄李白所云襟四
塞之要衝控五原之都邑也
開皇十七年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於滄
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
拘律令諒自以其地爲天下精兵所聚見太子勇以

讒廢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而高祖甚愛之崇其威重遂說高祖云太原備突厥宜修武備高祖然其說於是大發工役繕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此晉陽之甲所由起也他日高祖謂諒曰爾爲藩王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汝如籠中雞耳何用腹心爲殆有先幾之哲也

開皇十七年免秦王俊并州總管以王就第王再爲并州總管漸好奢侈違越制度盛治宮室俊好內妻

崔氏性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上以其奢縱免官崔妃賜死劉昇楊素并言秦王非有他過止於費官物營廨舍尚可容不應至此帝曰法不可違卒不許

開皇十七年以突厥突利爲啟民可汗妻以宗女義成公主築大利城於朔州居之上欲離間都藍特厚其禮賜賚優裕遣牛宏等相繼爲使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長孫晟說其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以伺察雍虞閭其地即沙鉢舊所居之鎮也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亟來抄掠邊郡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郡每先有備撥長孫晟初以雍虞閭反覆無信終當叛去染干誠欵可撫使敵雍虞閭以爲邊捍於是許染干而拒都藍因更離間之使爲我用其自爲計得矣而誠信未立非大邦綏遠之道是以屢服屢叛而邊鄙不寧也鑑注都虞閭都監玷厥達頭染干號突利可汗芹山在漠北後周時突厥分三部其中部木杆可汗牙帳居都斤山隋初沙鉢可汗居此亦作度斤唐時突厥可汗

亦嘗據此其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無草樹謂之勃登凝黎猶華言地神也

開皇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是時姦猾磨錢郭取銅私鑄或間以錫錢益濫惡乃令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以惡錢貿易者吏執而治之私鑄頗息大業以後私鑄復起錢轉惡薄錢每千輕至一斤或剪鐵鍱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通鑑開皇十八年禁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者初上

從并州還有云延州刺史獨孤陀好左道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獨孤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者曰猫鬼疾也上由是意陀所爲令高熲等雜治之具得其實上怒令以犢車載陀夫妻將賜死陀獨孤后之異母弟也后爲之請免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至是誅被訟者詔畜猫鬼及諸野道之家並投於四裔隋書獨孤陀傳上意后疾陀所爲令僕射高熲大理丞楊遠等雜治

之陀婢徐阿尼言本從陀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則死家財物濳移於猫鬼家陀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沽陀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咒之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并州還陀於國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咒之遂入宮中大理丞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叩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

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由是其事具得實上以其事下公卿牛宏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後以衆言釋陀落爲民隋書志宜春有畜蠱之法五月五日聚百種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藏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它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者按自巫蠱起於漢而後左道之說行於世至猫鬼野道又其下者理之所無事

之所有而其道不越妖由人興一語綱目發明其義謂王道昭明風俗淳一其道不禁自止醫宗雖有解治多法究以邪不勝正爲操本之論唐之傳奕其明証也

開皇中詔行新樂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當有變故聞者皆不謂然初牛宏使祖孝孫等參定雅樂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

音而旋相爲宫之法由是著名宏等殆奏請復用旋宫法上猶記何妥之言注宏奏下不聽作旋宫但用黄鐘一宫于是宏等復爲奏附順上意其前代金石並銷毁之以息異議宏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廟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稍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大業之末竇常言卒驗竇常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宫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終於千八百聲爲之應手成曲其法不行於時竇常無子貧病死且死悉取其書燒

之

開皇十九年長孫晟奏染干部落歸者益衆雖在長城之内猶被雍虞閭抄掠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距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横塹令處其内使得任情畜牧帝從其言令趙仲卿屯兵二萬爲啟民防達頭代州總管韓洪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敗洪軍仲卿邀擊大敗之帝命將分道出擊都藍都藍爲其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染干部下分道招尉降者甚衆按夏勝二州之間卽河南之套地也徙近内地啟後來侵擾之患王瓊謂掘塹始見於此秦紀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高紀深塹而守梁韋叡傳夜掘長塹自古有之也隋志朔方郡後魏置夏州榆林郡開皇二十年勝州治榆林郡漢沙南縣地有雲中城拂雲堆金河紫河自馬邑郡流入縣西有漢王原城皆河套地

開皇十九年突利因長孫晟奏言都藍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使高熲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擊之都

藍聞之與達頭合兵掩襲突利大戰於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渡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突利與其下人謀歸玷厥晟密遣使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問晟晟紿之曰城高地逈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懼而投誠晟自將突利馳驛入朝高熲仲趙使卿將兵三千至族蠡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

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陣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熲兵大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里而還嗣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擊突厥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令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陳達頭帥騎兵十餘萬直前周羅睺乘賊陣未整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衆號哭而去按昔人謂魏舒毀車崇卒以敗狄楊素除戎車爲騎陳以破突厥皆鼓檝而勝耳

方陳設鹿角步騎相參此古法也衛青劉裕皆用之未之能易也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方素除舊法爲騎陳也達頭聞之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十萬騎直前固謂得用其所長矣周羅睺乘其陳未整而擊之鼓無前之氣摧未定之軍馬不及奔而自逸人不暇用力而先怯彼散我整一鼓作氣以克之羅睺之智勝而力專也不然以未習軍旅之衆輕易古法相與馳逐於沙草之場彼反得以其所長攻其所短矣故變易古法不可不愼也隋志

雁門郡靈邱縣後周置蔚州唐志夏州北至安樂戍東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古永濟柵也通鑑輯覽註大同城在今吳喇忒旗故天德軍城西南唐書地理志天德軍乾元後復徙屯永濟柵故大同城也都藍卽鉢略之子雍虞閭都藍爲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方輿紀要族蠡山在朔州北境趙仲卿破突厥於此

開皇二十年夏四月突厥達頭可汗犯塞長孫晟率降人爲行軍總管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

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斬千餘級史萬歲出塞至大芹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啟民上又發兵助啟民守要路俟利退走入磧啟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可汗憐養百姓如天覆地載染干如枯木

更葉枯骨更肉千萬歲常爲大隋典羊馬也帝又遣
趙仲卿爲啟民築金河定襄二城隋志榆林郡金河
縣隋初置榆關總管定襄郎雲內縣之恒安鎮也邊
防考大芹山在朔州北塞外史萬歲破突厥於此
通鑑開皇仁壽之間民戸獨冀州一百萬戸隋以信
都爲冀州此以古冀州之域言也禹冀州兼幽并營
三州地其界比他州爲最大後依天文晝野分州大
梁爲冀州分隋志以信都清河魏汲河內長平上黨
河東絳文成臨汾龍泉西河離石雁門馬邑定襄樓

煩太原襄國武安趙恒山博陵河間涿上谷漁陽北
平安樂遼西等郡爲冀州則其地亦兼有幽并營三
州地故其戸最多也
仁壽二年春突厥思力俟斤等南渡河掠啟民男女
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行軍元帥楊素率諸軍
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
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並降突厥二
人與虜并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掩擊大
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啟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

寇折時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
部皆叛步迦降於啟民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
晟送啟民置磧口啟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通鑑注
鐵勒匈奴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
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分屬東西兩突厥
隋初徵柳機爲納言機字匡時解人慶之子也偉儀
容有器局頗涉經史性寬簡而無所損益出爲華州
刺史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主禮遇益
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昂俱列顯要至是並爲外職上

賜宴楊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
無言尋還州前後作守俱稱寬惠卒謚簡子述字業
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尚蘭陵公主仁壽中判
吏部尚書事職務修理爲當時所稱而性亢不少屈
抑數於上前面折楊素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轍
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銜之卒爲素所
陷没於瘴癘
仁壽初梁毘爲西寧州刺史蠻夷諸酋長相率以金
遺毘毘置金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時楊素權寵方盛毘劾其專權擅殺帝怒收毘繫獄及帝親詰彈奏益力帝亦由是寢疏忌素按史稱楊素橫肆人皆畏附抗而不撓者惟梁毘及李綱柳彧而已而毘能回君心於眷注方隆之時尤人所難裴懷古言誠信可通神明況於夷人毘不爲利疚自不爲威屈而得行其志也

仁壽三年龍門王通獻策不報龍門今河津縣通先

爲祁人高祖虬仕魏至并州刺史因家河汾河汾者汾水入河地也當隋之時道術之裂已久通銳然修周孔之業教授於河汾之間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及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其使人雖童僕必斂容鄉人有喪必先往反必後其婚嫁必具六禮曰三綱之首不可廢禮嘗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弟子自遠至者曰衆

屢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吾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預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嘗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學者宗之通

名跡不見於隋史司馬光以爲疑然朱子稱其學有可用之實荀揚韓氏皆不及康節邵子亦嘗爲之贊其倡明道教成就後進學識有大過人者北方之儒宗也通鑑集覽考隋書王通無傳其行事略見於唐書王績王勃傳績通之弟勃通之孫也通鑑所載多本中說然據中說唐初魏徵杜淹皆通弟子隋書爲徵奉敕所撰何竟不爲通立傳或曰王績嘗持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授陳叔達欲上史館時長孫無忌不說學叔達弟叔恬嘗斜無忌淹又與無忌有隙故

其書遂不得上宋龍川陳氏又曰房魏諸公雖嘗往來河汾而師友之義實未成且智又不足以盡知其道故當時朝論有所不及說或然與近時蒲州人吳天章文中子舊居詩云汾水湯湯繞舊居白牛溪畔雁飛初早知道不關窮達應悔金門輕上書天章名雯居蒲應博學鴻詞不遇著有蓮洋集趙秋谷宮贊謂千頃之波不可清濁天姿國色粗服亂頭亦佳恰稱其詩之分量亦河汾之餘風也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於祁永嘉之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恥歸於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峙信兹山之奥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儗儗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邱泉疑泗渶又注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常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東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

周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之道未能行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并錄之以備考通志河津縣北四十里雙峯山文中子隱處中說子遊黃頰之谷遂至白牛之溪黃頰在雙峯之北隨地異名

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王無功言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蒼溟高深極矣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道衡子道衡見文中子於長安退謂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於是備聞六經之義道衡被害郡舉秀才不應文中子嘗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神明文中子季弟名靜收字之曰保名文中子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文中子嘗謂收也曠而肅又謂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論者謂收學識列董常之亞而軼魏徵房元齡杜如晦上云收父道衡與汾陰人薛孺相友善初生卽養孺宅至成長殆不識本生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開皇中爲侍御史方直

無回曲收早承育敎成就始基於此
中說禮樂篇文中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摇竿鼓棹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於漢擊磬襄入於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得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品相得矣
中說子在絳出於野遇陳守曰夫子將何之乎曰將之夏陳守令勸吏息役董常聞之曰吾知子之行國矣未嘗虛行也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一布衣出行而郡守息役是不虛行也王伯厚謂中說其言闊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文中子思以道濟天下流露於聲音程效於桑梓釣者固非常人陳叔達尚可與言非聞蕭墻之釁未嘗不思與太平之基矣
杜淹撰文中子世家略云文中子祖居河汾八代祖虬事魏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虬家河汾之始初文中子六代祖彥法究道德考經籍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再傳至安康獻公生國子博士隆郎文中子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四年文中子知筮卦得坤之師

獻兆於安康獻公獻公曰地二化爲天一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及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志仁壽三年詣長安知時不可用歸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

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頴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時文中子之敎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中屢徵不起大業十三年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

七日而終門弟子會議曰吾師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仲尼既没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子余讀史文中子不見於隋唐史傳竊嘗異之及讀中說序始知杜淹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亙有由矣困學紀聞云封禪秦之侈心此河汾篤論也房魏學於河汾而議封禪之禮不以爲非安在其爲守師說乎梁有許懋而唐無人焉曾謂房魏不如懋乎

中說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注隆爲銅川令龔鼎臣注隋初置銅川縣今忻州秀容是考隋地里志定襄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十八年置忻州龔注是也文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時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福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潛質潛之季子爲諫議大夫給事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有傳福時之子見於文藝傳者勔勮勃助劼勸中說太原府君名三子而敎焉龔鼎臣注文中子三子福奬福祚福時何義門謂福奬疑即福郊也福時

爲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之學矣

困學紀聞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文中子之敎興於河汾閻云按鄭注檀弓西河云龍門至華陰之地水經酈注屢言子夏石室正在其地與宋汾州無涉宋汾州治西河縣今更名汾陽縣非子夏設敎地也

中說關朗篇云文中子以六經分授諸子及門賓威賈瓊姚義受禮温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陳元備問六經之義不專經者不

敢以受也正觀中魏徵有疾王凝往問焉留宿宴語
徵中夜而歎曰大業之際徵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
徵及房杜等曰君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陳仇之
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徵於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
笑曰久久臨事自當知之正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
與房李溫杜獲攀龍鱗參預大議上嘗於閑宴之次
謂徵曰禮壞樂崩朕深憫之昔漢章帝急急於張純
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
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徵與房杜等並慙慄

再拜而出房謂徵曰元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
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
以禮樂示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有元
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凝志其言因叙其事附於中
說後蓋聖學之重如此董仇早歿程薛繼殂河汾之
教抑而不出不能無憾於房魏也明時河津薛文清
公瑄中年盡焚詩賦草潛心理學爲一世大儒殆亦
祖河汾之教而起者近時關中李因篤得傳徵君山
信詩云河汾文獻未全空蠱上乾初有是公不卜同

舟贍郭泰徒知中論擬王通芳期虛訊春來鳥劇飲
猶傳雪後鴻他日華門相候處下車應拜采桑翁因
篤邃於理學顧寧人推重之當時所稱四布衣之一
傳徵君名山號青主太原人學問宏博隱行高尚故
以不事王侯重之而言如此
司空圖文中子祠碑略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
者耳弊極周齊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
之以俟我唐之房魏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
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皮日休文中

子碑略百氏黜迹六藝騰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張
孟兼遊記河津縣通化里卽文中子講學處方輿紀
要龍門下口在皮氏縣西北山頂有石洞深廣相傳
文中子隱居處也中說王道篇子登雲中之城望龍
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固降而宿於禹廟觀其碑首
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皇輿全覽疏屬
山在河津縣東北四十里其北雙峯山文中子隱處
西北雲中山今有雲中堡在龍門山上明嘉靖十七
年建文中子祠於河津縣南三十里之通化村文中

子墓在通化村東北
中說問易篇子在蒲聞遂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於隍矣賦兎爰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
子曰好動者多難小不忍致大災易聖人之動也於是用以乘時矣故夫卦者知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知可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子曰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
文中子中說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子自言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

先人之田廬可居食也鄉居敎授在絳在蒲至夏城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闕所在皆有詔示嘗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弟子程元問六經之致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談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其言記註興而史道誣謂漢晉以後起居注之類虛美隱惡史無直筆故曰誣於史取陳壽自晉魏以下言之也諸所續經一本周公仲尼之道蓋異於荀揚諸子也河津縣志疏屬在縣東北四十里水經注汾水經珬城鄉北又西逕皮氏南所謂汾水之曲也
唐書隱逸列傳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謁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仿古作六經文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

與也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秘書正字不樂在朝解官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性嗜酒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渡河還家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鄉人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對酌酒懽甚困學紀聞云仲長子光中說稱之王無功爲傳云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爲祭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

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旨趣深遠矣
績嘗自言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
羅患、不避穢而養精、其自處如此績嘗題詩黃頰山
壁云別有青溪道斜徑碧巖隈叢榛橫古蔓荒石擁
寒苔野心常寂寞山徑本幽迴步步攀藤上朝朝負
薪來幾看松葉秀頻值菊花開無人堪作伴歲晚獨
悠哉通志河津東北四十里黃頰山有文中子洞
仁壽初楊義臣為朔州總管義臣代人父尉遲崇死
事襲崇官爵開皇中奉詔宿衛賜姓楊氏編之屬籍

義臣性謙厚能騎射有將領才突厥達頭入寨以行
軍總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遇賊大破之突厥又入
雁門馬邑義臣擊之寇遂出塞追至大芹山與史萬
歲合軍擊大破之漢王諒之變義臣敗喬鍾葵兵於
代州渤海賊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聚數萬攻陷郡
縣義臣既擊平妖賊向海公還兵破高士達斬張金
鏞威名大盛以功進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卒於官方
輿紀要大芹山在今歸化城西北楊義臣與史萬歲
破突厥於大芹山追入磧數百里是也

仲長子光字不耀遊于河東人問者書老易二字為
對、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文中子以為
知言嘗謂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
其可文中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又曰其名彌消
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薛收
問政于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
不知其政也文中子曰子光得之矣收問子光何人
文中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文中子曰眇然小
乎所以屬于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又曰仲長子

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王績著仲長先生傳
關朗字子明解州人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算浮沉鄉
里不求宦達魏太和末王虬署朗為記室虬與談易
嘆曰足下奇才也言於孝文詔見問老易朗寄發元
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為本飾之以政刑禮樂帝嘉
嘆謂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既而頻
日引見會帝有烏桓之役勅子明隨虬出鎮并州軍
國大議馳驛而聞朗終不仕虬子彥師事朗受春秋
及易共隱臨汾山

仁壽四年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以誅楊素爲名舉衆南下諸議參軍王頍者僧辨子也倜儻好奇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及高祖崩帝卽位以高祖璽書徵之高祖嘗與諒密約若璽書召則敕字旁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符則就徵及發書無驗遂定議舉事發兵晉陽時屢有異變龍見代州總管府井中或變爲鐵馬甲士彎弓上射之象諒不知警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嵐州司馬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

効命豈得身爲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耶臨之以兵辭氣不撓曰汝安能以兵脅我耶大丈夫寧死義耳安肯隨從爲亂軍吏皆言不斬模無以厭衆心乃囚之陶模岢嵐州人於時從諒反者凡十七州

仁壽中敬釗爲繁畤令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爲令有能名漢王諒兵至力戰城陷賊帥墨弼臨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喬鍾葵鍾葵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鍾葵曰受命則可不然當斬釗曰忝爲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爲辱已多何乃復以僞官相廹也死生惟命餘非所聞鍾葵熟視曰卿不畏死耶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敗獲免

仁壽中漢王諒發兵反王頍說諒曰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長驅深入直指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曹文安亦言帥精銳直入蒲津頓於霸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集旬日事定於是遣將分道四出余公理出太谷綦良出滏口劉建出井陘喬鍾葵出雁門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鍾葵率勁卒三萬攻

之景數爲鍾葵所敗司馬馮孝慈等助景拒守月餘朔州刺史楊義臣率軍赴救夜出西陘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數千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接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障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發驚潰義臣從擊大破之時晉絳呂三州皆爲諒城守諒命裴文安與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自簡精銳數百騎戴冪䍦蔽面及身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頗有應之者蒲州長史高義

明司馬榮毘皆爲所執諒忽改圖名文安等還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以王聃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刺史薛粹爲絳州刺史梁菩薩爲潞州刺史韋道正爲韓州刺史張伯英爲澤州刺史按是時諒以斷蒲津河橋謂可坐有舊齊之地其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不能疾趨深入退守蒲津諒之敗謀天所不與也失機全在於此胡文定謂隋文之終中外頗有異論諒所被書不如私約卽可用此問大行晏駕之由以十九州附從之衆用王頍等長驅深入之策

天不共戴死生以之宜也而詭言素反詐而無名是自爲逆也宜其敗不旋踵矣

晉陽兵起以楊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帥衆討諒素先以輕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紇單貴敗走聃懼以城降余公理下太行爲史祥所敗進趣黎州綦良不戰而退李子雄破於抱犢山劉建道去諒將趙子開擁衆十萬屯聚靈石之高壁柵絶徑路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出北軍之北直指趙子開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聞素至棄城走素緣崖谷自千里徑入徑極高險前守別開一徑自霍山北出汾州徑指太原諒知守高壁之險而不知千里徑可緣崖而前出於不意攻之無備而敗也諒聞敗大懼自將衆十萬拒素於蒿澤會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頍諫不聽退守淸源去并州三十里素復破其將王世宗擒蕭摩訶諒還保晉陽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

毓爲府主簿苦諫不聽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不若且僞從之徐伺其便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帝許之賢密遣人齎書至毓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當出兵拒之濤大驚拂衣而去毓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閉城拒諒毓見諒至紿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門毓遣

稽胡守堞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素識諒始開門納之毓誕皆死素進兵圍攻諒窮蹙而降王頍自殺之獲尸梟首晉陽諒以幽死坐諒死徙者二十萬餘家隋初使諸子分據大鎮而迭相猜忌不克有終自是以漢王諒之亂列戍太原建置留守唐公乘之而起舉兵西向克汾陽渡龍門撫定關隴東嚮而爭天下勢如建瓴於此啟其端矣周禮職方冀州鎮曰霍山亦曰太岳禹貢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自北而南在霍山之陽壺口雷首至

於大岳由南而北史記所謂霍太山也通鑑稽胡即步落稽散居介石二州隋介休治隰城介休縣屬焉開皇十六年分榆次晉陽地置清源恒州石邑縣有抱犢山開皇十八年改汾州爲呂州即霍邑也

仁壽末將軍邱和以蒲州失守除名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元胄坐與交通除名胄與和有舊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毋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奏之胄竟坐死徵政爲驍騎將軍以和爲代州刺史

大業三年六月帝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馳道達於并州過雁門代州刺史邱和饋獻精腆以和爲博陵太守自邊郡遷內郡以示賞至朔州刺史楊廓無所進仍使廓至博陵觀和爲式由是所至饋獻競爲豐侈西出樓煩渡河獵於連谷次榆林郡觀魚於河遂出塞耀兵經突厥中恐啟民驚懼先遣長孫晟諭旨啟民奉詔因召所部酋長咸集晟欲令啟民親除草示諸部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草大香啟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

侯躬自掃除以表至敬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啟民乃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舉國就役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爲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啟民及義成宮主來朝行宮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宴啟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諸部駭悅帝賜啟民路車乘馬鼓吹旛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七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地在雲內州東南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

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倐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十五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諸胡驚以爲神帝幸啟民廬帳啟民奉觴上壽王侯以下袒割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賜予甚厚啟民從入塞遣歸國八月入樓煩關至太原詔營晉陽宮通鑑注隋志楡林郡有金河縣郎單于都護府秦漢雲中郡地也金河上承紫河漢盛樂縣地

大業三年帝避暑汾陽宮敕并州楊諒餘黨已流配而逃亡者決於所獲之處初以窮治漢王諒之黨徙晉陽南北數十萬家至是大赦開皇以來流配悉放還鄉惟晉陽不在此例代州長史柳銓司馬崔賓山上敬釗陶模抗節不從狀命付有司褒賞初漢王諒爲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僚佐以皇甫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政事一以諮之及諒謀發兵誕數諫不納復謀拒諒不克而死諒之不臣高祖實啟之因非一誕所能回敬釗陶模雖抗節不屈而邊州被脅之民荼毒亦已甚矣

大業三年秋築長城役丁男百萬西距楡林東至紫河築二旬而罷明年北巡渡河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以離石之汾源臨泉雁門之秀容爲樓煩郡起汾陽宮時帝連年北狩出入樓煩合河等關因置樓煩爲北鎭而以臨泉隸焉發丁男二十餘萬復築長城自楡谷而東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隋五行志大業四年太原廐馬死者大半帝怒遣使案問主者曰每夜廐中馬無故自驚因而致死占者謂帝每歲巡

幸北事長城西通且末之應亦可想見邊民之勞敝矣隋志定襄郡大利縣有陰山有紫河通典紫河發源朔州善陽縣金河上承紫河

隋大業三年帝自楡林還至太原詔營晉陽宮宮在太原縣治東唐城內春秋時董安于理晉陽公宮即此也北齊於城中置大明宮宮內建宣德崇德大明景福四殿德陽萬壽二堂後漸廢壞至此加修

大業四年北巡至五原勅於汾北四十里臨汾水起臨汾宮以避暑是時南營臨汾北營汾陽宮臨汾據

汾湖之勝亦謂汾水行宮汾陽宮在靜樂管涔山上有天池因池爲宮山水相涵天然名勝唐創業起居注煬帝於樓煩置宮因過太原取龍山風谷道太原縣四十里風谷山上有石壁風至則穴中肅然有聲西接交城樓煩爲唐北都西門之驛道天門關棧道險窄故取道於此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園囿雖多久而益厭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以求勝地營宮於汾水之源環天池建宮室臺榭池在管涔山北原上周方里許常盈不涸澄渟如鑑即汾水之源

也北八謂天爲祁連亦謂祁連泊池東更有一池與天池通流清澈似之元魏孝文屢畋於此北齊高歡暨洋演皆至其地蓋北都之名勝也

大業四年八月上親祠恒岳河北道郡守畢集裴矩所致西域十餘國皆來助祭初裴矩說鐵勒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遣使請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澆河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臨羌城吐谷渾畏述兵盛不敢降帥師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獲其王公以下二百八擄男女四千而還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顯武濟遠肅寧伏戎宣德威定遠化赤水等縣設鎮戍徙天下輕罪居之聲威所及皆來朝貢助恒岳之祭陳培詠恒岳詩陽終陰始扶元化朔漠長留太古春

大業中河東汾陰人薛舉僑居金城驍勇絕倫家資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爲金城府校尉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於坐劫

瑗發兵囚郡縣官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改元秦興招集羣盜掠官牧馬羌酋鍾利俗擁衆二萬歸之舉兵大振分兵略地取西平澆河二郡鑑注煬帝改廓州爲澆河郡

大業四年齊王暕從帝幸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獵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從官皆言爲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得幸於暕違禁攜至汾陽宮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暕本驕恣昵

近小人遣左右喬令則等訪求聲色恣意淫樂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揀揀納之其後帝問柳氏女安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至是令甲士千人大索揀第因窮治其事得揀與妃姊有私揀左道為厭勝狀帝怒斬令則等數人賜妃死府僚皆斥邊遠謂侍臣曰朕惟有揀一子不然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自是恩寵日衰令虎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揀有微失虎賁郎將輒奏之帝亦虞揀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太

史令庾質子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質對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於斯亦昏冥決事矣

大業四年春正月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水經注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谷即左傳所云少水又名洎水也謁戾山即羊頭山按沁水由沁源縣東南流經岳陽沁水陽城猗氏南入於河而此云引沁達河蓋是時疏沁入衛永濟渠即今之衛河也北行二千餘里始達於涿其源不旺其流不長世靡谷三源齊注逕瀉經過州縣山澗之水參差翼注之疏其委積杜其旁瀉北則秦川帶衆溪以成川南合岳陽八十一川兼以濩澤陽柯之水匯流同歸於沁引以入衛而永濟之渠可以直通於涿其達於河者沁之正流也其通於衛而入涿者沁之支流也而以沁為巡遊北出之道故又曰御河昔人謂煬帝穿渠迄於南北開後世漕運之利為不仁而有功仁為心德理主於愛公天下為心者功在天下徇私而忘理者咎在

一人重民力也

是年改豐州為五原郡駕幸五原郡因出塞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皆插鋼錐外向上施旋機弩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其外又以繒周圍行宮一柱一鈴柱舉繒去地當行宮南北門施槌磬連繒以機發之有人觸繒則衆鈴發響槌擊兩磬以知所警名為擊磬其驕侈如此

大業四年帝西巡復擊吐谷渾先謂給事郎蔡徵曰

古者天子有巡守之禮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及將西巡先命裴矩說高昌伊吾等國啗以厚利使來覲帝至燕支山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以示中國之盛衣服不鮮者郡縣督課之吐屯設獻地數千里帝大悅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爲戍卒守之命劉權鎮河源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通西域之路史稱隋主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

華人失職不逞者皆往從之爲難天下盜共攻而亡之理勢所必至也地輿志西海在今青海西河源今青海南鄯善今敦煌西且末今敦煌西南

大業四年帝幸汾陽宮大宴羣臣更合河名臨泉縣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張衡具圖奏之衡言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敝願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譴衡以憲司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明年置樓煩郡因置汾陽宮并築郡城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進謁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復遣之榆林初張衡從幸汾陽宮房彥謙遺書略云并州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怨從賊者也而有司稱其願反非止誣良善亦恐大玷皇猷衡得書太息不敢聞時嵐州亦以刺史喬鍾葵應諒窮治餘黨罹罪者多帝復幸汾陽宮詔樊子蓋討絳賊敬槃陀等於時人物殷富子蓋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有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由是亂者愈衆詔以李淵

代之有降者淵引置諸左右賊前後降者數萬人餘黨散入他郡數年不能制時劉文靜爲晉陽令陰收名其豪傑說秦王曰汾晉避盜者皆在晉陽一號名十餘萬可得此唐起太原之由來也鑑注汾陽宮境內後魏嵐州地大業初置樓煩郡

大業五年四月出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千里按臨津關即合河關武德中改蔚汾縣爲臨津關從縣名後改合河關時帝幸汾陽宮故取道岢嵐出關渡河杜佑曰拔延

山廓州廣威縣地今在套內煬帝征吐谷渾經此

大業六年除榆林太守張衡名初帝以衡諫營汾陽宮謂侍臣曰衡自謂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已復敕督江都宮役衡聞薛道衡之死以爲枉楊元感奏之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除名爲民衡旣放廢帝每令人覘之衡妾告衡怨望謗訕詔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按煬帝必死張衡所謂欲蓋彌彰也然以衡之濟惡而臨死自白其事陰以其罪罪之天理昭

彰矣唐初以衡死非其罪謚曰忠奬其小節而忘不可追之大義失其理矣

大業七年冬十月底柱山崩偃河逆流三十里隋都長安底柱鎮河中流山崩偃河水逆上震動不寧陰陽失所所謂山冢崒崩百川沸騰也底柱山在平陸縣東隋書五行志引劉向洪範五行傳曰水者陰之表人之類也山崩偃河人不得其所時帝興遼東之師百姓不堪其役四海怨叛故其象如此

大業八年西突厥處羅可汗至分其部爲三使處羅弟大奈之衆居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巡幸按是時樓煩新置郡處大奈於內地以備宿衛踰年卽有雁門之變處羅不聞爲援昔曹魏居鮮卑步度根於雁門保塞軻比能誘與和親軍出仍合爲一敗績軍而軻比能子已入陽方戶志殊叵測至突厥圍雁門長驅直入處羅近在樓煩先時豈無聞見復不爲救援安知不與軻步同轍信不足恃先時段文振言帝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爲國患宜以時諭遣令出塞外然後明

設烽候緣邊鎭防務令嚴重爲萬世之長策時不能用而後無復有能言之者矣

大業十一年帝如太原四月幸汾陽宮避暑宮城逼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爲營居之時陰世師爲樓煩太守閗始畢可汗將入寇勸帝幸太原不從六月突厥入嵐城鎭抄掠遣范安貴擊之王師敗績安貴死七月帝幸雁門先至天池值雨山谷泥深二尺從官狼狽帳幕多不至一夜並露坐雨中至曉多死宮人無食資精於衛士按是時乘輿數出唯事荒

譙以至行止亦無定期供頓不能以時具師之無律可知矣宜突厥闘而竊其後也

大業十一年以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淵承制黜陟選補郡縣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羣盜初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至是奉命討賊淵擊龍門賊毋端兒射七十發皆中賊敗去斂其尸以築京觀盡得其箭於其尸

又擊降敬盤陀等擊絳州賊柴保昌降其衆數萬人時盜賊紛起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淵所至有功

大業十一年秋八月帝巡北塞突厥始畢可汗入寇帝入雁門始畢圍之九月乃解初帝以始畢衆漸盛拜其弟叱吉設爲南面可汗始畢懟怨由是不朝至是帝巡北邊始畢率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帝馳入雁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突厥進城上下惶懼撤民屋爲守禦城中兵民十五萬食僅可支二旬雁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突厥急攻雁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瘇欲率精騎突圍而出樊子蓋固諫而止乃親巡將士謂之曰苟能保全勿憂富貴以木繫詔書投滹沱而下詔天下募兵李淵子世民年十六應募說將軍雲定興晝引旌旗夜鉦鼓相應否則彼衆我寡不能支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始畢謂援兵大至義成公主亦遣使言北邊有急解圍去按是時處大柰於內地而復欲分始畢之衆意中已無始畢矣而始畢

卽乘間以挫其鋒天道惡盈方侈呼韓之來卽逢雁門之阨世民應援解圍因有輕天下之心晉陽之旗由是而起此卽盈虛消長之大機也

大業中突厥數寇北邊詔晉陽留守李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衆不滿五千仁恭患之淵選精騎二千爲游軍使之居處飲食隨水草如突厥而射獵馳騁示以閒暇別選善射者伏爲奇兵虜見高祖疑不敢戰高祖乘而擊之突厥敗走此以整暇禦其衝突食飲隨水草示以不測而無輜重

之累所以勝也

大業十二年詔以李淵爲太原畱守王威高君雅爲之副將兵討甄翟兒初魏刁兒自稱歷山飛聚衆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至太原潘長文不能禦已而刁兒爲竇建德所殺其將甄翟兒亦號歷山飛舉衆十萬攻太原淵舉兵應敵與翟兒遇於雀鼠谷淵衆纔數千深入賊陣賊圍數匝時世民年十八以輕騎突圍而進射之所向皆披靡拔唐公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至是翟兒復聚衆十萬轉寇

太原將軍潘長文敗死唐公破之於西河時太原楊世洛亦聚衆萬餘人寇掠城邑雁門人翟松柏起兵於靈邱衆至數萬轉攻旁縣尋俱滅之

大業十三年二月馬邑校尉劉武周朔方郎將梁師都各據郡起兵初武周爲馬邑校尉驍勇喜任俠太守王仁恭信愛之令帥親兵屯閣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宣言於衆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卹民奈何因以激怒衆心稱疾不出豪傑來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衆皆許諾翌日仁恭坐廳事武周與衆直入斬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賑饑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收兵得萬餘人遣使附於突厥武周自稱太守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貽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又攻陷定襄自桑乾鎮徙定襄兵勢益振梁師都聚衆攻破延安綏德等郡殺郡丞據郡自稱梁帝外聯突厥內結武周始畢以武周爲定楊可汗師都爲解事可汗均遺以狼頭纛武周將兵

圍雁門郡丞陳孝意悉力拒守前郡丞楊長仁雁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義族其家郡中戰慄厲兵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夕向詔勅庫俯伏流涕哀動左右被圍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武周改元即位孝意河東蒲坂人

是年離石胡劉苗王兵起苗王劉淵之裔也自稱天子以其弟六兒爲永安王起兵旬日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克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自衛至唐

興張綸徇下離石併降於唐亂始定
是年梁師都略定雕陰宏化延安諸郡自稱梁帝引突厥寇邊突厥號爲大度毘迦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地卽河套也又攻破鹽州郡地志鹽州郡本西魏鹽州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卽花馬池營也
是年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突厥以爲屋利設突厥語別部典兵者曰屋利設子和自稱永樂王始畢以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爲屋利設子和後降唐賜姓李

通志大業末突厥屢寇邊塞離石賊劉六兒復刧掠郡境離石太守楊子崇請兵鎭遏初子崇官將軍從帝在汾陽宮知突厥必爲寇屢請早還京師帝以子崇怯懦驚動衆心出爲離石郡守及是請兵上怒令子崇巡行長城路絕不得進而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崇高祖之族弟也欲還京師出孟門關輜重半濟遇河西諸縣殺長吏應朔方梁師都道路阻隔仍退歸離石所將左右聞太原兵起各散去唐兵至城下城陷子崇爲讐所殺隋初合河屬離石郡

大業中王度以御史出兼芮城令度文中子兄也爲令時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祀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度曰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首請度不得已爲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爲精魅所托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古鏡於樹其夜二鼓許聞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起視之則風雨晦冥纏繞其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身被數創死於樹下度命出蛇焚於縣門仍掘樹樹心有一穴入地漸

大有巨蛇蟠泊之跡妖遂絕古鏡紀序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郭文體似隸佚生云二十四氣之象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昔嘗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年遠無從辨證

温大雅起居注大業中高祖爲太原畱守時有賊帥王漫天別黨衆逾數萬自號歷山飛結營於太原之南境上黨西河京都道路斷絕帝率王威等及河東太原兵馬往討之於河西雀鼠谷與賊相遇賊衆二萬餘人帝時所統步騎纔五六千而已威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曰此輩羣賊惟財是視頻恃再勝自許萬全鬬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須臾賊陣齊來十許里間首尾相繼去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爲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幡幟盡以輜重繼後

從旌旗鼓角以爲大陣又以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爲小陣軍中莫識所爲及戰帝遣王威領大陣居前旌旗從賊衆遥看謂爲帝所在乃帥精銳競來赴威及見輜馱捨牽爭取威怖落馬從者挽而得脫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而前夾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陷斬級獲生不可勝數而餘賊黨老幼男女數萬人並來降附按此以智取不用全力而自摧挫無前如拉枯朽軍威大振畱守之名著於行間已爲義旗之先聲矣

大業十三年五月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畱守王威高君雅初隋以漢王諒之亂列戍太原置畱守淵乘之而起淵娶於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元霸元吉一女適臨汾人柴紹世民聰明勇決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世民娶將軍長孫晟之女晟族弟順德與劉宏基皆以避遼東亡命在晉依淵與世民善竇琮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世民加意待之出入臥內琮意乃安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嘆曰貧賤

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世民而異之謂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時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我來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文靜曰今上南巡羣盜萬數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收集可得十萬人畱守所將復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

曰君言合我意因部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與文靜恐淵不從知淵與裴寂有舊文靜欲因寂關說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拒之不利淵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與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

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淵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繇汝化家爲國亦繇汝矣時帝以淵等不能禦寇遣使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復說淵曰主上昏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罪及明公晉陽士馬精彊宮監蓄積巨萬以玆舉事何患無成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

遣使馳驛赦淵使復舊任謀稍緩淵之爲河東討捕使也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眞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主上猜忍尤忌諸李金才旣死公不思變通必爲之次矣淵心然之及留守晉陽太原許世緒說淵曰公姓在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郡之兵當四戰之衝舉事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收取英俊爲天下倡帝王業也文水武士彠左勲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起兵儉說淵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湯武之舉也淵曰湯武非

所敢在私則圖存在公則拯亂卿姑自重吾將思之時建成元吉護家在河東淵復遷延未發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文靜謂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且公爲宮監以宮人侍客公死則可耳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因淵從寂飲酒酣寂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爲此急計淵曰事已如此正須從之耳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等郡民爲兵擊高麗繇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

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命世民與文靜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初淵與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謀集兵平賊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等各募兵及兵大集威與君雅疑淵有異志謂順德宏基皆背征三侍安得將兵欲收按之以武士彠言而止擬因晉祠祈雨討淵世民伏兵晉陽宮城外淵自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司馬劉政會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

君雅攘袂大詬文靜世民已布兵塞路與順德宏基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遂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北去是時徵天下兵會涿郡民夫供軍需官吏督催嚴急不堪久役死者相枕於道東北兵起人民愁怨一以危言怵之惶懼從命文靜之譎謀也至以突厥之至誣威與君雅而急去之譎之奇而變也按世民有安天下之志倡起義兵李淵爲太原留守已賜斧鉞

得專征伐楊堅簒弒之罪上通於天大逆不道浮於獨夫以是號名天下聲罪致討亦無異成湯自亳之載矣爾乃堅守晉陽收名豪傑厚集其衆分擊東西二京義聲旣振羣盜自下遣良將統師南指楊土撫赦驍果離析楊廣之衆如此則不逾旬時畀人斯得天下歸唐其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文靜之機謀裴寂之佻巧私侍宮人詐爲詔書稱臣突厥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未能納於軌物貽謀不善流及後世變

亂相尋使論古者感懷盛治而思作事謀始不能無憾於皇猷之有玷也

唐紀高祖待裴寂最厚寂與宋金剛戰棄軍而歸上徵還責之旣而寵待彌厚爲國賞罰不明無以服人心寂禮報已過及此失地喪師亦當平行貶削不可以其寵而失刑高祖不取磊落奇士而眷眷於私暱狎比之人保護愛惜何以訓勵其臣唐初高祖惟以愛憎爲賞罰得有天下亦幸矣

唐史隋大業末并州劉義節補晉陽鄉長富於財裴

寂薦之唐公又與王威高君雅游兵將起義節刺知其情得先事禽威等從平京師爲鴻臚卿時傾府庫爲軍賞帑財大乏義節曰今京師屯兵多樵貴帛賤若伐街苑樹爲薪以易布帛歲十萬可致又請發藏內見繒取美尺補雜費得十餘萬段調度遂給累遷至少府監後以事廢爲民

大業十三年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自爲手啟遺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坐受寶貨突厥復書云若唐

公自爲天子當以兵馬助之淵不可仍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旣而突厥使至太原以馬千匹爲互市淵止市其半軍士請以私錢市之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耳乃遣文靜報之以請兵密謂之曰胡騎入中國爲蠹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藉之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此欲南下而先安北爲備患之道也

是月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以西河郡不從淵命因使將兵擊之時軍士新集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世民執而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遠近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遣張綸徇下離石龍泉文城三郡遂定入關之計按義師初起以安

民爲本不侵暴百姓廛市無驚王者之師動出萬全是以所向必克也

大業十三年六月義兵大集於晉陽淵誓師晉祠立起義堂亦曰號令堂開倉賑貸應募者日衆淵分爲三軍通謂之義士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以蒲州人裴寂爲長史晉陽令劉文靜爲司馬晉陽人唐儉并州人温大雅爲記室大雅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文水人武士彠爲鎧曹太原人張道源及劉政會崔善爲爲戶曹姜謩爲司功參軍殷開山爲府掾長孫順

德劉宏基竇琮及王長諧姜寶誼陽屯爲左右統軍以建成爲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爲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諮議金石文字記晉祠在今太原縣西南八里今縣則古晉陽之故址唐時爲并州爲北都唐高祖起兵嘗禱於此太原縣志起義堂在汾水東舊晉陽縣唐高祖誓義師於此

大業十三年秋七月淵以元吉留守晉陽帥甲士三萬西行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隋遣郎將宋

老生屯霍邑將軍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强欲爲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自惟虛薄爲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淵得書大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絶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皐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晩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雨久不止淵軍中乏糧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尙彊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糧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雖遠利太

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亡無日矣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世民迷失道得入導引追及左軍復還旣而太原運糧

亦至雨既霽淵趣霍邑與宋老生戰斬之遂取霍邑
初淵至霍邑恐宋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
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
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乃引兵進使建成
世民以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
詬之老生怒率兵三萬出戰淵與建成陳於城東世
民陳於城南淵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元自南原
引兵馳下衝老生出其背老生兵敗投塹劉宏基就
斬之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皆肉薄而

登遂克之明一統志受瑞壇在太原府舊倉城中唐
高祖舉義使子元吉留守獲瑞石有文元吉因築壇
祠以少牢
靈石縣志宋老生結寨於靈石縣之魯班纆以禦唐
兵地有石穴最深杳山谿峻險架木爲梁故謂之纆
劉武周築靈石仁義鎮堡與唐對壘亦其處也堡山
崖壁立四面塹削若天成極爲完固隋唐之際南北
被兵靈石爲四戰之場又其北爲冷泉關通志魯班
纆在靈石縣西南四十里汾河北上有寺傳魯班所
修山有風洞大風四時不息汾河經靈石冷泉兩渡
等地數折而東抵翠峯山下又西經魯班纆蓋扼要
之地也
浮山縣志秦王與宋老生相拒於霍邑從霍山東分
兵詭道潛行至秦王嶺牽遊騎轉戰於柏壁村府志
秦王嶺在浮山縣東北以太宗潛兵至此故名寰宇
通志老生師兵三萬守霍以拒唐馬蹶被擒死之霍
州東二里有隋宋老生墓宋張商英弔宋老生詩血
戰保孤城嗟哉宋老生身甘殉隋難義不屈唐兵晉

已塵埃盡光猶日月爭裴劉等死爾誰重復誰輕
大業十三年八月李淵克臨汾絳郡劉文靜以突厥
兵五百馬二千至淵喜曰兵少馬多君將命之功也
河東戶曹任瓌說淵自梁山濟河指韓城然後趣行
而進據永豐倉以規長安遂以瓌爲招討大使先說
韓城下之創業起居注大軍自臨汾宿於絳郡西北
之鼓山去郡二十餘里鼓山即古堆也絳州志鼓山
在州西北二十五里周四里高五丈穹窿而圓狀如
覆盆上有隋令梁軌祠軌鑿山引水以利民者水經

注古水源出臨汾縣故城西黃阜下其大若輪西南流故横溝出焉東注於汾尹仲舒鼓堆泉記鼓堆在州西北鼓者言人馬踐之逢逢如鼓聲蓋水源充滿激石下而然堆之西山曰馬首其東長陸纚屬相傳以爲晉之九原其北水出澤掌別名清泉堆水源數十環之觱沸雜發匯於其南容爲深淵中多魚鼈蝌蚪水極清潔洞見毛髮盛寒不冰大旱不耗淫雨不溢其南釃爲三渠一入州城周吏民園沼之用二散布田間灌漑萬餘頃所餘皆歸汾田之所生禾麻稌

穲肥茂蕃甘異他水所灌元靳柱鼓堆山詩神堯昔封疆士蔿舊城邑民俗儉且勤食力無寧日道其實也

大業十三年八月徐世勣出陽城踰方山濟河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時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濟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世勣言於李密襲據其倉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往寰宇記方山在芮城縣西北二十七里與二華爭高明張佳允方山詩高嶺平如掌洪流注似巵占河山之勝

大業十三年八月李淵留兵圍屈突通於河東初帝躬親率諸軍圍河東帝登城東原上西望城內所爲屈突果不敢出兵閉門自守城高甚峻不易可攻帝觀義士等志試遣登之南面千餘人應時而上時值雨甚帝命旋師軍人既得上城遂不時速下帝曰屈

突宿衛舊人解安陣隊野戰非其所長嬰城善爲捍禦我師常勝人必輕之驍銳先登恐無還路今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時殺人得城如何可用乃還命諸將移營河渚遣建成守潼關自引軍濟河馮翊太守蕭造來降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時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屯永豐倉佐建成守潼關以備東方兵世民帥劉宏基等軍徇渭北已而柴紹妻李氏及淵弟神通各起兵以應淵關中羣盜悉降於淵初柴紹赴太原時謂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

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神通亦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起兵以應淵李氏使其奴馬二寶說關中羣盜皆帥衆從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先娶淵女亦聚兵萬人各遣使迎淵淵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關中羣盜降淵淵以書慰勞使受世民節度按自隋禪周時竇毅女以一處子思赴舅氏之難奇偉類丈夫及長適淵而生世民削平禍亂一女適柴紹亦集義勇從軍號娘子軍雄武出一

門而巾幗尤爲殊絕豈天篤生之異應運而起固不擇人亦罕覯之奇矣

唐史柴紹傳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趫悍有武力以任俠聞補隋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妻以平陽公主將起兵紹走間道迎謁時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亦自河東往遇諸塗建成曰追書急恐吏逮捕請依劇賊冀自全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子必執以爲功徒死爾不如疾走太原旣入雀鼠谷聞兵起謂紹有謀乃相賀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彀騎發晉陽先抵霍邑城下覘形勢還言宋老生一夫敵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大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從下臨汾隋將桑顯和來戰紹引軍繚其背與史大奈合攻之顯和敗遂平京師高祖卽位拜左翊衛大將軍累從征討有功進封霍國公吐谷渾党項寇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貞觀二年平梁師都轉右衛大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加鎮國大將軍徙譙國卒贈荊州

都督諡曰襄

通志平陽公主高祖第三女也妻臨汾柴紹義兵起主與紹並在長安遣使召之紹卽間行赴太原公主乃歸鄠縣散家財招引山中亡命得數百人起兵以應高祖時有賊潘仁聚衆司竹園未有所屬公主遣家僮馬三寶說以利害潘仁攻鄠縣陷又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邱師利等各率衆數千來會京師留守頻遣軍討主率三寶潘仁屢挫其鋒主掠地至武功盩厔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侵掠故遠近奔赴

得兵七萬公主令間使以聞高祖大悅及義軍渡河遣紹將數百騎趨華陰傍南山以迎公主時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軍會於渭北與紹各置幕府俱圍京城營中號曰娘子軍封爲平陽公主以有軍功賞賚獨異於他主六年薨及葬詔加前後羽葆鼓吹大輅麾幢班劍四十人虎賁甲卒太常奏議以禮婦人無鼓吹高祖曰鼓吹軍樂也往者公主舉兵以應義旗親執金鼓有克定之勳周之文母列於十亂公主功參佐命非常婦人比也遂特加之以旌殊績謚曰

昭公主

隋末石艾人王君廓掠邯鄲邯鄲人王君愕說曰井陘之險可先取君廓從其言遂屯井陘山高祖入關君愕與君廓咸來附平定州志東廸常山扼井陘之重險西馳汾曲據太原之上游山川環繞道路四通是也

溫大雅創業起居注十三年歲在丁亥正月丙子夜晉陽宮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屬天若大燒火飛燄炎赫正當城西龍山上直指西南極望竟天俄而山當童子寺左右有紫氣如虹橫絕火中城上守陴人咸見之又衛嵩歌曰西北天火照龍山

大業十三年冬李世民將兵引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囿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月至長安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壁壘毋得入村落侵暴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不報命諸軍進圍城令諸軍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十一月克長安淵入迎王於東宮還居大興殿淵還舍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

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問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舍之因召置幕府後卒成大功按是時數十萬衆入長安民不知兵遠邇嚮順數閱月而定大謀古未有成功如此之速者約法十二章以便民不妄殺戮以保衆此王者之師三百年之業基於此其亦有由然哉

大業十三年李淵引兵自河東濟河而西朝邑法曹靳孝謨以蒲津中潬二城降方輿紀要隋都長安於蒲津起河橋以通河中置中潬城以守固河橋水中沙曰潬蓋建城於河中沙上以爲守也胡氏曰蒲津城在河西岸亦謂之西關城所以護蒲津浮橋者隋開皇中諸州調物每歲河西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輸於長安張說爲銘曰隔秦稱塞臨晉名關關西之要衝河東輻湊是也國語曰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爲兩開山圖曰巨

靈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贔屭首冠靈山者也

陳廷敬老姥掌遊記上黨南三百里沁水縣東有山曰方山又南十五里曰洞陽山又南十五里樊山三山高出地上皆直下萬仞繇樊山則枝分條披爲峯爲巒爲嶼爲嶌爲巘爲岫爲巖其又南則砥柱析城巖壁重複如樓堞如墉隍如玦如環繚絡數百里其中長川夾岸若斷若連蓋陟樊山之巓皆見焉樊溪東溪在山之南有曰老姥掌數十里之內聯嵐互輝俯可搏擷如置諸掌昔以掌名肖其形矣

隋末煬帝習於淫亂而蔑禮義蘭陵公主字阿五文帝第五女也美姿容性婉順帝於諸女中特所鍾愛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折節遵婦道事舅姑甚謹帝聞之大悅由是述漸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不果後適述晉王銜之見述用事彌惡之文帝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改嫁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表求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邪主曰先帝以妾適柳家今其有辠妾當從坐帝不悅主憂憤卒時年二十一

臨終上表乞葬柳氏帝愈怒竟不哭葬主於洪瀆川又襄城王楊恪妃柳氏姿貌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聘爲妃未幾恪廢妃修婦道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令使者殺恪於道與妃訣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相對慟哭恪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得不別埋君之惠也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流涕二女皆河東解州人節烈似魏之乳母識見類晉之閽應生同梓里皆聞風而厲節煬帝所爲如此不復有人理矣

大業十四年三月宇文化及弑帝於江都五月隋主侑禪位於唐高祖受禪溫大雅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大雅遷黃門侍郎弟彥博大有亦爲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大雅并州祁人與其弟並知名於時薛道衡見之歎曰三人皆卿相才也

隋先世家於神武樹頹文帝爲太原留守習於邊事宜其土俗煬帝小字曰睍地伐卽并州方言也初以獨孤信之女爲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

臣曰前代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有此憂又懲周室諸王微弱使諸子分據大鎭及其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帝乘機運遷周鼎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開皇二十年間天下晏如也而卒至溺寵廢嫡付託失所滅父子之道開兄弟之隙縱其尋斧剪伐木根墳土未乾子孫爲戮何哉蓋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而況盡滅宇文之族抑又甚矣天有顯道其以此也

隋皇泰主曰願自今以往不生帝王家按佛氏云人有死於此而生於彼者縉紳先生難言之古人有言人之所以有生陽氣旋而陰氣受也其死也二氣離也人物之生死皆然使無父母未有能化育者人之爲嬰孩也知求乳而已視無見也聽無聞也心無思也童然而已矣養而成之五官之用日長血氣盛筋骨强而體用備則强者向於羸盛者趣於衰至其極也心思聰明耗消澌散若冰釋若火滅其盡也不可止雖欲頃刻稽之不可也此人生死之大常也佛氏

之言曰衆生各因淫欲而汨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證無生而不能割愛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爲畜或畜而爲人輪轉相續無有窮已故人貴脩行精練不殺禽獸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卽生樂處此其迷人誘世之大略也蓋嘗思人與物無定數安知人死爲畜畜死爲人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也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了然於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

其寐之熟也則晦昧冥漠與死者無異又況氣旣離形如薪之脫火知識泯泯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所積皎皎然隨善惡所感而如有所往豈不妄哉胡致堂曰爲佛之學者脩行精練或有術數能知死期去留自如孰有生而不死死而復生者由聚散實理推之則輪轉之妄見矣蓋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卽性命道德之理非有二致也佛氏又有奪胎之論受氣胚胎誕彌厥月而爲他人魂魄所易彼謂如傒館有舍之者至有勢力者至則取而避之奪胎猶是也

亦誕甚矣浮屠之穎者讀易曰寂然不動齋戒以神明其德此固佛之道也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此固佛之教也是猶觀人者取其一節以爲全體所遺多矣彼徒悅齋戒之德而不知吉凶與民同患之用也徒取寂然之靜而不知感而遂通之應也徒喜其死生鬼神之名與佛同而不知原始反終爲物爲變之所以然也而昧者信之因以謂孔佛不二雖儁慧辨析如柳宗元亦推尊之曰其說合於生而靜者是亦斷章取義也宗元又曰佛者敎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而眉山蘇子表而出之以爲與孟子同是皆一偏之見也或曰如子所言則凡人之精爽靈明卓然異於萬物者其死也與土木同腐乎曰人之所以爲人蓋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不以生而精爽靈明不以死而晦昧冥漠者矣非窮理何以知之非盡性何以有之此繫乎學者功力之淺深不可以言詞斷也

晉乘蒐畧卷之十五

唐地理志河東道古冀州之域太原[illegible]河中絳晉慈隰石爲實沈分代雲朔蔚武新嵐憲[illegible]大梁分爲府二州十九縣百一十

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鎭而總之者曰道河東道天兵大同大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視此軍城鎭守捉皆有使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太宗時領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

督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至開元、河東河西朔方隴右諸鎭及范陽皆置節度使方鎭之權益重、

唐升并州爲太原府復改爲大都督府督并汾箕嵐四州置北都太原爲天下雄鎭、唐會要舊太原郡城左汾右晉、潛邱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餘步其崇四丈宮城在都城西北卽隋晉陽宮、高祖因之其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汾東曰東城、貞觀中李勣所築、兩城間曰中城武后時築以合東城晉陽城西南又有羅城以禦西來之水俗呼爲長龍城今太原府城、宋初改築於唐明鎭爲會城

武德元年唐王淵稱皇帝立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罷郡置州太守爲刺史高祖先世本姓李氏隴西成紀人、十世祖熙爲金門鎭將戍於武川、因留家焉、西魏時賜姓大野氏嗣佐周代魏有功、封唐國公子昞襲封昞生高祖、體有三乳襲封唐公、文帝愛重、復姓李氏、初爲樓煩太守、突厥入馬邑伏兵擊敗拜太原留守、會隋亂起兵入關平羣雄而

一天下通志武州川大同縣地、西有武周塞口

武德元年大赦改元以秦王世民爲陝東大行臺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義師所過、給復二年、餘給復一年

武德元年十一月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倒、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謂將士曰吾

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
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
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君素性嚴明、善御衆、下莫敢
叛、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綱目
書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美君素之義、而著唐之
淫刑也、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懷恩引
兵圍之行本拒守二年、糧盡援絕、乃出降唐主斬之
懷恩以久攻蒲坂不下、唐主數誚讓之、由是怨望、及
行本降、懷恩遂謀據蒲坂以叛、事覺伏誅、

武德二年五月神見於龍角山下特敕舍人柳憲立
混元殿於浮山縣南、以祀老子、名天聖宮開元中殿
爲慶唐觀御製碑命高力士董役重修、初晉州人吉
善行、自言於平陽之羊角山、見白衣老人、曰爲吾語
唐天子、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按唐以神見羊角
山易名龍角始割襄陵地置浮山浮山立縣起於是
時嗣於武德四年復易名曰神山神其事而命名以
崇奉之白衣老人於茲已再見矣初高祖起兵至霍
邑宋老生據險不得進、忽有白衣老人、傳霍山神語、
當傍山取路、破敵後、依山置祠奉祀、大類篝火興謠、
起事之初、藉以慰安軍心。非必實有其事也。唐援老
子爲祖、吉善行習聞前說、更爲是言以實之、迎合其
意亦無異篝火之謠、存而不論可也、通志慶唐觀在
浮山縣南三十五里中有烟霞閣唐書五行志大歷
九年晉州浮山縣慶唐觀枯檜復生、元和志龍角山
在浮山縣東南兩峯對峙東南峯有華池山下有穴
名珍珠洞深不可測舊名羊角山武德中更今名金
大定七年復更神山曰浮山今仍之

是年李密徐世勣俱降於唐、初密開洛口倉、羣盜就
食者近百萬口、倉無防守文券取者隨意委棄衢路
米厚數寸淘米洛水兩岸十里粲如白沙賈閏甫曰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襁負而至以所天在
此故也一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及兵敗以其衆
降唐密見唐主、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
殷開山曰、眞英主也、時世勣據李密舊境魏徵隨密
至長安乘傳赴黎陽勸世勣早降世勣籍郡縣戶口
士馬之數以啟魏公使自獻之唐主聞而嘆曰世勣

不背德不邀功純臣也賜姓李氏、未幾李密復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唐主以密首傳至黎陽示世勣、世勣北面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屍世勣舉軍縞素葬之、密素得士心、哭之多嘔血按世勣當敗亡之餘、籍郡縣戶口、使密自獻、及其歿而表請收葬、舉軍縞素、成禮而返、生死不欺其志丈夫事也、故居并而民懷之、至密以得士心而哭之嘔血、亂民亦有人心命將行師、以人心爲本也。

武德初并州石艾人王君廓聚兵爲盜掠夏長平河

東丞丁榮拒之君廓少孤貧爲駔儈無行善盜嘗負竹笥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笥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而主不辨也、鄉里患之大業末欲聚爲盜、請與叔俱、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者、與叔共殺之、遂皆亡命、至是集衆四掠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見使謬爲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仗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又與賊韋寶鄧豹等掠虞鄉與宋老生戰不利君廓保方山老生列營逈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隔澗語、祈請甚哀老生爲感動、稍緩之、君廓一夕遁去、高祖起兵名之不從歸李密、密不甚禮、乃歸唐、授上柱國常山郡公遷遼州刺史累有戰功、爲右武威將軍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以少制衆古未有也又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二千匹、入朝帝賜所乘馬、令自廷中乘以出謂侍臣曰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眥皆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過之、至發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盧江王瑗反、欲奪君廓兵以委王詵、君廓本紿瑗、使亂爲已功、乃從數騎候詵、留騎於外、曰聞呼聲

則入、乃獨欵詵、詐稱有急變當白、詵方沐、握髮出卽斬之因執瑗、以功授幽州都督、瑗家私悉賜之、君廓居職不守法度、長史李元數以法繩督、猜惑不自安、會被名方至渭南、殺驛吏亡奔突厥、野人斬之、以賊始仍以賊終、平定州志、州本春秋晉地戰國屬趙漢置上艾縣屬太原郡後魏孝昌六年改爲石艾

武德中蒲州安邑人張志寬、有孝行、爲鄉里所重王君廓兵畧地、不暴其閭、倚全者數百戶、後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歸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

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
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柏高祖遣使者就弔拜員外散
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按鄉里有孝行、亂民不
入其間、此亦如表聖居王官、而避盜者皆歸之也孝
可格天民秉之懿雖賊不泯也
武德初蒲州汾陰人薛大鼎謁高祖於龍門說帝絕
龍門軍永豐倉就食傳檄遠近據天府示豪傑爲拊
背扼喉計帝奇之授大將軍府察非掾出爲山南道
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庫浚滄州無棣渠民歌曰新溝

道舟檝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
德滂沛所在有治名、卒謚曰恭
武德二年唐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靜、文靜自以才畧
功勳在裴寂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寂有
所是、文靜必非之、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與弟文
起飲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首、家數有
妖、文起名巫於星下、披髮銜刀爲厭勝、文靜有妾無
寵、使其兄上變告之、上以文靜屬吏遣裴寂蕭瑀問
狀文靜曰建義之初忝爲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畧同
今寂爲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老
母留京師、風雨無所庇、實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
能自保上謂羣臣曰觀文靜此言、反明白矣、李綱蕭
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爲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
靜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今
文靜觖望則有之、非敢謀反、寂言於上曰文靜才畧
實冠時人性復粗險今天下未定、留之必爲後患、上
低徊久之、卒用寂言、文靜及文起坐死、籍其家、初大
業中窮治漢王諒餘黨、坑殺太甚、樊子蓋討敬槃陀

等盡焚汾北村塢、百姓相率爲盜數年不能制時劉
文靜爲晉陽令、避盜入城者、陰收召之、得知其豪傑
說秦王曰汾晉避盜者、皆在晉陽、一號召可得十餘
萬人、高祖遂因之、以成帝業、義旗之起、隋寔激之、亦
文靜善乘其勢耳、方其坐繫定策、識太宗於塵埃之
中、而又不惜囊私、交歡裴寂、俾介言唐公御以私而
央其計僞發赴遼之師以散離太原西河雁門卒伍
之心而成其謀其智殊黠而心亦良苦矣當是時振
臂一呼汾晉豪傑十餘萬之衆斂手嚮用奉使笑厭

始畢可汗戎馬隨踵而來功用豈不偉哉及夫勲業已成怨望召變卒以寂一言就戮而死將死拊膺曰高鳥盡良弓藏果不妄抑可哀已以高祖之愿厚太宗之往復營救豈不能貸一死於艱難起事之勲舊而揮刃不顧蓋有天理存焉大難未夷天生賢聖以刱平之而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理不容息滅方起事之始高祖身爲留後初心豈遽及此而文靜倡之使臣節不終裴寂知不及此而文靜導之餉龍山以昵交而朋友之道乖陷君親於不義又脅之以陰

事而父子夫婦之義淪使并汾之民紛紜沓亂各不相保者文靜爲首禍矣故太宗因時起事者也裴寂因人成事者也文靜陰謀害心者也害心者及身著報宜矣裴寂初爲利誘卒以功名傾文靜何其下也而亦誤於妖言覆敗同轍唯貰一死天有顯道不亦大可畏也哉高祖嘗語裴寂以世族華冑相矜詡蕭亭長刀筆吏誠不知自量寂非特難語蕭曹亦非文靜匹也寂於高祖交久情密與聞近要高祖受諸妃嬪之譖不適於太宗語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爲書生所教非復昔日之子也寂默無一言則併太宗亦忌之矣然則太宗之不能力救文靜者蓋亦有故已高祖先欲斬李靖太宗旣固請而勉如所言矣若又逆上意而力爭之於羅織旣久之餘則裴寂必并秦王而讒之蓋文靜晉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漢高魏武之比而未嘗歸心高祖寂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能挽回勲舊之寃而卒至於死者勢也爲文靜者當功成名著之時不與寂競甘心落寞用以全身而乃悻悻自取猜毒其識量亦淺矣

唐初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克長安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固請乃舍之因召置幕府按天下惟猜忌之心盛足以敗事而誤功而人多不能免者蔽於私也淵與靖當同處草萊之時淵智力不如靖而靖輕之淵不悅而忌之益甚故一得志而先推刃思快心於一旦昔人謂靖之將略與秦王伯仲間耳餘人不能及也唐公方經營天下因與之有隙而不惜其才微秦王力救免之則靖必死矣夫不忘宿怨雖漢高大度尚

且芥蔕於雍齒然得子房一言不旋踵而封之秦王固請僅得不斬而自不能用也其相去遠矣迹淵人物之鑑猶不逮滕公非有世民為之子則天下豈唐所有哉

武德二年復以齊王元吉為并州總管元吉猜鷙好兵居邊久益驕侈奴客婢妾數百人常令披甲戲為攻戰相擊刺前後死傷甚衆已亦中創其乳母陳善意苦諫元吉醉怒命壯士毆殺之性喜田獵載網罟三十車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蹂踐人

田禾又縱左右奪民物當衢射人觀其避箭夜潛出宣淫民家百姓憤怨宇文歆助守晉陽表言其狀由是召還罷鎮元吉諷并州義老詣闕留已詔復鎮并州劉武周寇并州引突厥之衆軍於黃蛇嶺兵鋒甚盛齊王元吉使張達以步軍嘗寇達辭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強遣之至則俱沒達忿恨引武周襲楡次陷之進圍并州詔李仲文將兵赴救拒却之按宇文歆表言王數出獵蹂民田縱左右攘敓畜產為盡每射於道觀人避矢以為樂百姓怨毒不可與共守言之

至為痛切晉陽王業所基而委之於驕奢好田酗酒妄殺之元吉豈復可牧民御衆免官追還是也復以詭計得留溺於所愛詰讓不加訓誡不行愛之過而稔其惡非特晉陽之人橫被虐政而元吉自此長惡不悛忌其封守至棄軍而去咎將誰執古人有言愛子者必敎以義方而不納之於邪驕奢田酒而安於忍所自邪也太宗時與蕭瑀等議封建魏徵李百藥力言不可及柳宗元著論謂封建决不可復宋儒猶或非之然如元吉之守并州毒痛并晉又曷可議封

建哉楡次縣志黃蛇嶺在縣北劉武周引突厥軍襲陷楡次卽此

武德中葬平陽昭公主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劒虎賁甲卒帝以公主有佐命之勳且嘗親執金鼓興義兵以輔大業豈與尋常相比按平陽公主以巾幗婦人當艱難之時招集義勇親執金鼓建特出之殊勳依古以來未之有也高祖贈以殊禮意在報功初不計禮之合與否也胡致堂言稽古婦人而有功者邑姜之功與周公旦太公望比亦異於常婦人矣而當日

不聞有變禮以事之者詩書所載無徵是知婦人不得用男子之禮也故過於禮者不若厚於禮厚於禮者不若當於禮非禮之禮君子不以爲禮也國家典禮政事法度而不稽諸古則不免於繆戾然平陽之奏功亦奇矣

武德二年宋金剛寇并州金剛本易州賊與魏刀兒連結刀兒爲竇建德所滅金剛兵敗帥衆四千西奔劉武周武周委以軍事中分家貲以其妹妻之金剛亦深自結因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

剛爲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三萬寇并州武周自引軍進逼介州沙門道澄以佛幡縋之入城陷介州詔姜寶誼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數以輕兵挑戰兵纔接子英陽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衆逐之伏發唐兵大敗寶誼仲文皆爲所虜既而俱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甚以劉武周入寇爲憂裴寂請自行以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討武周聽以便宜行事寂至介休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於度索原營中飲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遂潰失亡畧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自晉州以北城鎮皆沒姜寶誼復爲金剛所虜金剛殺之寂表請罪帝諭慰之復使鎮河東武周之陷榆次也元吉退保祁賊急攻之適還并州至武周進偪并州元吉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彊兵出戰元吉夜出兵携其妻妾輜重棄并州奔還長安元吉甫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深開城納賊武周入據太原帝怒謂李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寶誕佐之太原與

王地勁兵十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棄之歆建此計當斬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闕必諫今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帝悟釋歆并貸誕按唐初起太原使元吉守之攘奪并民以散離其心敵至輒棄軍而去信足以致變矣而幸卽於安者人心方厭隋亂太宗之紀綱法度從而振厲之故能撫定太原卒成王業不然如元吉之驕縱加以高祖之怙惜愛子其不至淪胥以敗者幾希矣介休縣志度索原在縣東南介山下

武德初虞鄉南山多宿盜虞州刺史劉義質不能治以獨孤懷恩代將時夏縣人吕崇茂招合羣盜自號魏王以應賊隋河東守將王行本有異志獨孤懷恩代虞州刺史與麾下元君寶解令榮靖謀引王行本軍與武周連和割河東以啗之會君素卒行本得其兵部畫已定而詔懷恩從永安王孝基等擊夏縣吕崇茂進戰不克軍城南崇茂與武周將尉遲敬德襲破孝基軍四將皆沒於賊皇輿考武德元年改虞鄉曰解縣今解州也後周於平陸縣置虞州虞鄉屬焉

虞鄉南山卽中條山橫嶺南跨芮城平陸北跨臨晉在解州南二十里中條之脊也歷爲巡防之路

隋唐間虞鄉人張元素仕隋景城縣戶曹竇建德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淸吏殺之是無天也遂釋縛後歸於唐累遷給事中貞觀中詔治洛陽宮殿元素力言五不可且云臣聞東都始平詔焚過度宮室陛下謂瓦木可賜貧人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宮之是隋役又興天下謂何上卽詔罷役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眞仁人之言哉

唐志涑水發源絳縣自陳村峪出伏流地中至橫莊復出絳環境皆山遶山皆有水源四達以爲利蒲州東涑水卽絳水也自絳縣歷聞喜夏縣安邑猗氏至臨晉縣合姚暹渠西流經此縣南三十里五姓湖卽涑水姚暹渠所鍾之地也中條山水谷口有泉曰谷口泉又有蒼龍各泉流入河山北淙龍潭亦流入姚暹渠涑水渠合姚暹渠西入五姓河引溉民田水經注涑水經張楊城又西南屬於二陂東陂謂之晉興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西陂名張楊池東西二

十里南北四五里五姓湖卽兩陂之餘流也蒲州東西川谷之水亦資引溉山海經甘棗山東曰渠豬山渠豬水出焉卽永樂澗也元和志永樂澗水源出中條山又有容谷澗寒谷泉玉泉澗玉洞泉南至永樂鎭俱引以溉田芮城稷山亦有可引之泉爲利不廣芮城縣通澤泉在縣東八里流合縣西之地皇泉又縣東北八里鹿跑泉縣西永樂澗縣南十五里大安池俱有灌溉之利稷山縣滮滮泉出稷神山縣北葫蘆泉縣西碧水泉東北白楊泉皆引流溉田注於汾

又縣東北馬壁谷澗一名猛水分爲三道東西中隨地引灌又有小杜渠東曲渠俱引猛水按此取山澗之餘流爲利也山右山多地少滂池乍成涸澤山泉水利在築堰收蓄夾沙之土不能蓄水祗隨流導引爲利不廣古渠或存或堙汾水善徙渠難久利水漲有衝蕩漫淤之患不能多引漢時鑿渠不利卽今滎河河津之地前事可信近時議通舟於汾製船如南式中有山石磽确不果於行自太原迄蒲津泉河水利惟有隨宜分引得尺得寸因利爲利不能鑿以爲

智也合河山鄉汾水不經川谷亦暴漲沙石俱下不能成田惟沿河設置水碓西臨大河灘地稍引黃水灌稻然灘形逼窄多不能取用河流遷變轉徙無常爲利亦微

張季霖鄉寧縣温泉記略鄂山腹有温泉迤流而西淙淙有聲下滙爲池分引漑圃縣東百三十里谿都峪每大雨西山諸水會於此下達襄陵太平二縣境漑田甚廣鄂水出縣東北宋家溝爲四渠漑田西南流經縣境南入於河

唐武德二年遼山城圮於水遼山亦曰遼陽舊城在遼州北三里至是圮于水武德六年改置遼州於此卽今治也居太行之絕頂當晉豫之交會南帶漳水北枕行山十八盤峙其左八賦嶺居其右地少平原僻而實險唐會昌中澤潞兵亂李德裕遣兵自儀州東據武安以斷洺邢之路光化以後河東與汴人爭邢洺州境常爲孔道五代之際邢洺有事自晉陽而踰太行州實爲之腰膂十六國春秋石勒當生時遼陽山草木皆成鐵騎形蓋雄勝地也

隋唐間夏城牧豕者居夏城以牧豕爲業文中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過之而問塗焉牧者曰從誰與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於天有魚有魚則潛於淵知過者蓋默默焉文中子曰不有言者誰與明道後遇丈人於河間之渚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文中子曰隱者也

武德二年置西德州并置長壽臨河二縣方輿紀要長壽城在石樓東六十里後廢

水經注吐京郡今石樓地漢高帝以封武侯宣義爲侯國

武德二年突厥始畢可汗卒朝廷遣使致賻先是上遣高靜奉幣使於突厥至豐州聞始畢卒勅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總管張長遜遣高靜以幣出塞爲朝廷致賻突厥乃還嗣突厥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上舉哀於長樂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鄭德挺弔其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葢是時中國未寧姑以厚待突厥爲安外之計也

武德二年衛尉少卿劉政會爲武周所虜政會密表論武周形勢陳攻戰之宜初政會爲太原鷹揚府司馬以兵隷高祖麾下王威等既貳政會爲急變書告其反執威等舉兵武德初授衛尉少卿留守太原調輯戎政遠近懽服會劉武周寇并州晉陽豪傑舉應之政會遂爲所擒密表賊形勢既平復官爵以昔預義舉有殊功也

武德二年劉宏基屯平陽宋金剛攻晉州拔之宏基陷於賊俄自拔歸授左一總管從秦王屯栢壁以勁卒二千由隰州趨西河躡賊歸路賊銳甚宏基堅壁儲勇乃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介休與王合擊大破之初義兵將舉宏基募士得二千人王威等頗大事宏基與長孫順德伏閤後麾左右執之從攻下西河宋老生敗棄馬投塹宏基斬其首師至蒲州引兵先濟河畧立戰功故遇敗而不辱也

武德二年二月置十二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强所向無敵定租庸調法其法以人丁爲本田則有租身則有庸戶則有調損益歷代之制而定之租取於田卽粟米之征庸取於丁卽力役之征調取於戶卽布縷之征也

武德二年始畢自將渡河與賊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勾注將侵太原會病死帝遣使持段物三萬賻之立其弟俟斤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處羅復妻義成公主立正道爲隋後居定襄衆萬人秦王之討武周也處羅以弟步利設騎二千會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婦人女子去總管李仲文不能制明年

復謀取并州時楊政道尚居定襄欲取晉陽以徙居之卜之不吉處羅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我自決之旋有疾公主餌以五石俄疽發死主以弟咄苾嗣是爲頡利可汗

武德二年頡利始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即河套也外以靈州爲塞頡利又妻義成以始畢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使居東義成楊諧女也其

弟善經亦依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言啟民賴隋得復位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德頡利以是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貲兵銳馬多謷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悖慢多須求帝方經畧天下故屈禮多所舍貸贈賚不貲然而不厭無涯之求也嗣頡利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雁門定襄王李大恩擊却之由是寇代州代州都督藺謩與戰於新城不利又敗永安王孝基畧河東至汾陰諸將與戰不能有所俘大恩言突厥饑馬邑可圖也詔獨孤晟共擊之晟後約大恩不敢進屯新城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帝遣李高遷赴救未至大恩糧盡夜遁突厥邀之衆潰而死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頡利未得志復帥騎十五萬入雁門圍并州深鈔汾潞取男女五千自以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李子和以兵趨雲中掩其後并州總管襄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汾州刺史獻俘五千神符責其負約深入頡利聞秦王且至引

出塞

武德二年宋金剛取澮州執右驍衛將軍劉宏基進逼絳州陷龍門初金剛說武周據晉陽南向爭天下遂進取澮州及於龍門地里志唐改翼城郡曰澮州即北澮州也九域志翼城縣在絳州東北二百里本春秋絳都晉更曰翼亦曰故絳漢爲絳縣地隋改爲翼城因縣東古翼城而名通志北有羊角南有翔皐兩山對峙如鳥張翼形勝之地也

是年夏縣民呂崇茂殺縣令應武周隋將王行本并

起兵與武周連據蒲坂軍勢甚銳總管裴寂不能禦惟趣民入堡焚其積聚民皆憤怨起爲盜關中震駭唐主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不若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王世民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實憤恨願假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於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按裴寂以屢敗而使唐主守關中與元吉之師太原一敗而携妻孥入長安庸人臨難誤國往往如此若非秦王力請毅然西向天下事未可知也唐

主才力不踰竇建德而以元吉與寂之狂暴愞懦而愛之任之其能有成者幾何矣史稱唐興周隋之際無所謂積功累仁之漸特以人厭隋亂因時而起而太宗之英武振起萬物精神其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所憑藉扶持而後能永其天命也唐書太宗本紀高祖諸將請棄河東守關中太宗請兵破賊大軍出龍門關河津縣志自鄉寧縣東南至龍門爲禹門渡卽後周所置龍門關也又折而西南三十里爲陶家營渡又五里爲雙營渡又十五里爲夾句渡新莊渡皆爲通津秦晉鎖鑰往來之津要也

唐書地理志武德二年移永和縣於仙芝谷永和縣志谷在縣東北五里仙芝水出此卽古域谷水也水經注域谷水東啟荒源西歷長谿西南入於河水元和志永和縣西永和關爲名關在縣西六十里下臨黃河路通陝西延川隋書地理志永和縣有關官又有與德關渡鐵羅關渡移縣於仙芝谷以守津要

武德初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取長子壺關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且失路時并州樂平人王行敏爲

屯衛將軍帝遣使馳往至與子武不協賊圍急儲偫空乏衆恟懼行敏患之會有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引去行敏又敗竇建德於武陟破劉黑闥於歷亭旣而釋甲不設備爲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遂遇害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按行敏守危城濟飢軍所至有戰功及陷於賊而不屈至死謂臣之心陛下知之君心卽天心誠不負矣

武德初朱粲新敗蒲州河東人呂子臧爲鄧州刺史

率兵與馬元規并力元規兵不進子臧曰乘賊新敗
上下惶沮一戰可擒若遷延其衆稍集吾食盡致死
於我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
俄而粲得衆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
坐公死矣賊圍固會霖雨雉堞崩剝或勸其降子臧
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死
河東義烈不辱其鄉矣
武德二年劉武周將楊長材據定襄騷擾關南李大
恩起兵討之敗其衆遂平定襄封定襄王析秀容復

置定襄通志定襄本漢陽曲縣漢末移置於此後省
入秀容至是復置
武德三年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渡河屯柏
壁、與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
情恇擾、聚入城堡徵斂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
諭民民聞世民爲帥而來、莫不欣附、自近及遠至者
日多、然後漸收其糗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惟介
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
嘗自帥輕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邱
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
之面、甲士驚寤、遂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
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按史稱世
民武藝絕人。故得免於難、然以一當衆賊若舉衆合
圍則坐受其困力無所施有天命者人不能侵所謂
王者不死、豈獨恃一藝稱雄哉、
武德二年十二月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崇茂求
救於宋金剛金剛遣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
孝基表裏受敵軍遂大敗孝基懷恩筠唐儉及總管

劉世讓皆爲所虜尉遲敬德尋相將還澮州世民遣
殷開山等邀擊於絳州東北之美良川大破之敬德
尋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坂世民自將步騎三
千從間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悉
俘其衆復歸柏壁諸將咸請進戰世民曰金剛懸軍
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扞
蔽軍無蓄積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
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
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按此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確中彼已事勢老成持重雖戎行宿將運籌不過如是而秦王指揮隨心發無不中天生賢聖開一代景運固不與尋常等倫矣綱鑑注汾隰隋龍泉西河二郡之地也汾州本漢西河郡兹氏縣地魏於兹氏置西河郡今州城是也後魏齊周之間爲汾州隰州即重耳所居故蒲城漢蒲子縣是也爾雅曰下濕曰隰以州帶泉汨下濕故名也

武德三年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蒲坂行本出戰而敗糧盡援絶欲突圍走無隨之者遂出降上

幸蒲州斬行本秦王輕騎謁上於蒲州遣將軍顯和等攻呂崇茂於夏縣初獨孤懷恩攻蒲坂久不下失亡多上數以敕書誚讓之懷恩由是怨望上嘗戲謂懷恩曰姑之子皆已爲天子次應至舅之子乎懷恩亦頗以此自負時扼腕曰我家豈女獨貴乎遂與麾下元君寶謀反會懷恩君寶與唐儉皆没於尉遲敬德君寶謂儉曰獨孤尚書近謀大事若能早决豈有此辱哉及秦王敗敬德於美良以懷恩逃歸上復使將兵攻蒲坂君寶又謂儉曰獨孤尚書拔難得還復在蒲坂可謂王者不死儉恐懷恩遂成其謀乃說尉遲敬德請使劉世讓還與唐連和敬德從之遂以懷恩反狀聞行本之降也懷恩入據其城上方濟河懷恩營已登舟矣世讓適至上大驚曰吾得免此天幸也乃使召懷恩懷恩不知事露輕舟而來至即執以屬吏懷恩不能成謀儉之力也

武德三年四月宋金剛軍中食盡北走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宿於雀鼠谷之西原劉宏基言於世民曰功

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遂進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陣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陣後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且引入卧內屈突通以爲言不聽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自乾燭谷走突厥其將楊伏念舉并州降武周所得州縣皆入於唐初

武周南寇苑金璋諫曰唐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爲長策武周不聽及敗泣謂君璋曰不聽公言以至於此未幾武周以謀歸馬邑事泄殺之并金剛腰斬之按隋唐間西北邊不靖者率引突厥爲援梁師都起於雕陰爲解事可汗郭子和起於榆林爲平楊可汗皆與定楊可汗同受封於契丹雕陰榆林壤接并邊武周起代北導引突厥擁衆南下進據并州畧定汾絳凶焰方熾勢不可遏秦王出而

執敬德走金剛復河東故地武周乃棄并州還走突厥倚所援也而卒戮於突厥以其所援爲其所僇天道好還果不爽矣方武周之初起也兄山伯訾罵辱之曰汝不擇所與必滅吾宗而倡亂發難起兵六年而滅竟如其言方輿紀要陽曲縣西北五十里麥井溝即乾燭谷谷口天門關以在縣治乾方故以乾名三關志新城在神池縣武周建都於此今址存後魏桑乾郡即此通志武周自桑乾徙鎮定襄齊天保六年置朔州在今州南四十七里新城即古定襄也通志右玉縣南古城有劉武周營址武周據并州猶夜有火光兵象也

武德四年突厥寇代州初突厥至雁門總管李大恩拒却至是踰關寇代遣王孝基拒之舉軍皆沒進圍崞縣李大恩衆少據城自守突厥不敢逼月餘引去又西寇石州刺史王集擊却之轉寇并州左屯衛將軍竇琮等擊之往來雲擾幾至歲無寧日樓煩關在并代之間當突厥衝要設兵戍守是年關南置管州曰北管州兼設監牧馬者兵之用其地宜畜牧置監

牧使三於嵐州統樓煩元池天池之監凡征伐發牧馬先儘彊壯不足則取其次歲錄色膚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撫省監在管州南關在州北其山管涔其水汾源隋置汾陽宮即在其處寧雁迤南之要防也地理志管州即今之靜樂縣元池天池俱在管涔山上

武德中置絳州於正平縣兼置總管府地界兩河之間左有汾水右據武平前極峨嵋之險後接姑射之陽州治北引鼓堆泉爲大池長慶中樊宗師爲絳州

刺史嘗作絳守居園池記叙其亭臺池塘花木暨澗中有迴漣亭旁植竹木花柳刻石記之宋淳化中、摹勒晉唐以來名人書法上石、曰絳帖、石舊存儒學中、後移置晉王府、絳州志州本漢汾陰縣、魏改正平郡隋改臨汾縣曰正平武德初復於正平縣置絳州宋范中淹詩絳臺使君府亭閣參園圃一泉西北來羣峰高下覩池魚或躍金水簾常布雨怪柏鎖蛟龍醜石鬬貙虎羣花相倚笑垂楊自由舞靜境合遁仙清陰不知暑每與風月期可無詩酒助登臨問民俗依

舊陶唐古

武德三年三月劉季眞降季眞離石胡人父龍兒大業十年舉兵自稱王鋒甚銳將軍潘長文連年擊不能下後虎賁郎將梁德破殺龍兒衆乃散唐兵起六兒復聚爲盜附劉武周季眞從之季眞自號突利可汗六兒爲拓定王迭爲邊害西河公張綸眞鄉公李仲文合兵至石州討之季眞懼而詐降詔以六兒爲嵐州總管季眞爲石州總管賜姓李及宋金剛戰澮州勢未決復連武州六兒從金剛在介休秦王執斬之季眞聞敗棄石州奔高滿政滿政殺之按隋唐之際離石爲盜藪嵐永間生民塗炭尤甚初以劉龍兒舉兵稱王龍兒死劉苗王糾合餘衆復反僭稱尊號六兒卽其弟稱永安王者也與季眞旋服旋叛必至於死而後已小人隨勢爲轉移慮事伎倆止及於此太陽出而爝火無光同就夷滅而邊民之罹禍已久矣

武德三年秦王至晉陽唐儉封府庫以待初世民入并州并州所屬州縣悉下以儉爲并州道安撫大使

至是仍使儉安撫并州所籍獨孤懷恩田宅悉以賜之留李仲文鎭并州仲文數擊破劉武周下城堡百餘所仍詔儉校并州總管高祖聞并州平大悅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取之論者謂并州平而賞及賜宴羣臣過矣昔韓昭侯惜一袴不妄予曰人君嚬有爲嚬笑有爲笑袴豈止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并州大功將士宜受上賞而侍宴羣臣先得邀惠又使之稱力自取此魏齊淫奢所爲豈足爲法多取則傷廉少取則異衆且爲公卿近臣束帶搢笏而抱負縑

繪豈朝廷蹌濟之容是因一喜而數失不能以禮自律固難免於譏議矣

武德中夏縣人呂崇茂以縣應賊永安王孝基與獨孤懷恩唐儉于筠攻之筠請急攻城絕外援且當有變時懷恩挾異計紿孝基曰夏城堅攻之引日宋金剛在近內拒外疆一敗塗地不如頓兵待秦王破賊則夏自孤此謂不戰而屈人也孝基謂然會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虜官軍師遂大敗是皆誤於懷恩而致爲賊所乘也敬德將兵助呂崇茂守夏縣上潛遣

使赦崇茂罪拜夏州刺史使圖敬德事泄敬德殺之敬德去崇茂餘黨復據夏縣拒守秦王世民引軍自晉州還屠之按考異據高祖實錄帝曰平薛舉之初不殺奴賊致生叛亂若不盡誅必爲後患詔勝兵者悉斬司馬公疑實錄歸過於高祖而謂秦王引兵屠之秦王天姿開爽必不盡決至是自以實錄爲準定也

武德中劉世讓討平離石叛部初叛部攻陷石州轉陷嵐州世讓舉兵搜捕敗其衆秦王之討劉武周也突厥處羅可汗遣其弟步利設帥二千騎助唐武周既敗處羅至晉陽總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留倫特勒使將數百人云助仲文鎮守自石嶺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可朱渾定遠告仲文與突厥通謀欲俟洛陽兵交引胡騎直入長安命皇太子鎮蒲坂以備之又遣唐儉安撫并州暫廢并州總管府徵仲文入朝儉至并州密奏仲文與妖僧志覺有謀反謀又娶陶氏之女以應陶李之謠謟事可汗甚得其意許立爲南面可汗及在并州贓賄狼籍命裴寂陳叔達蕭瑀離鞫之得實仲文伏誅通鑑注可朱渾北部三字姓

武德中張道源守并州道源并州祁人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譔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卧尸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隋末政亂辭監察御史歸閭里高祖興署大將軍府戶曹參軍至賈胡堡復使守并州京師平遣撫慰山東下燕趙後以孤軍守趙州爲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閒遣人詣朝請乘虛擣賊心膂詔諸將率兵應接俄而賊平還拜

大理卿卒贈工部尚書道源雖官九卿無貲產比終餘粟二斛賜帛三百段按道源賢孝聞於鄉里卓行清操為世所重處危難而不忘君卒得其用無愧復禮至孝之鄉矣

武德三年以孟受陽置受州賽魚城為受州治建乘天軍為太原恒山之界今平定州地在太原東偏受陽即魏中都壽陽城也其改入文水者西壽陽也

是年秦王復屯并州自七月出屯至十月始召還以元吉為領軍大將軍并州大總管討黑闥用王珪魏

徵言也按突厥擾汾晉始末志於太谷以太谷有二道一控澤潞一控邢磁故出重兵以扼之而秦王屢屯并州自七月出屯經秋徂冬歷四月之久坐守邊關蓋已懼其逼而陰外之也秦王有功高不賞之嫌而天策羣材耀人耳目適為儲嗣所忌高祖用王魏之謀使討黑闥以敵秦王元武門之機已兆於此矣

地志泰州今太谷縣武德三年兼置太州尋罷

武德四年突厥寇唐汾陰處羅之弟頡利士馬雄勝有憑陵中國之志王世充使人說之曰昔啟民賴文帝有此土宇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孫宜奉楊政道伐之時突厥已立楊政道於定襄遂如其言寇汾陰未幾復帥騎十五萬入雁門寇并州總管襄邑王神符戰汾東擊破之頡利聞秦王且至引出塞

武德時薛收與從兄子元敬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子元超善屬文尚巢王公主屢遷擢宏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衛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輒泫然流涕授黃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所薦豪傑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元

鄧元挺崔融等皆以才自名於時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時太子射獵詔得入禁籞元超諫曰內苑之地緜叢薄冒翳沓絕磴險遂殿下截輕禽逐狡兔銜橜之變詎可無虞又戶奴多反逆餘族或兒謀竊發將何以禦夫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惟殿下罷馳射之勞留心墳典為美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時疾劇因政出武后陽瘖乞骸骨敷陳合度進退以時汾陰家法於茲不墜矣

武德四年夏竇建德率兵救鄭凌敬言於建德曰大

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趨蒲津入無人之境探必勝之權關中震駭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諸將撓其謀其妻曹氏亦言祭酒之言是也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近以取山北并代汾晉之地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於是進戰卒爲所擒建德之趣聊城也謂其下曰吾爲隋民隋爲吾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縱兵攻圍入聊城擒化

及先謁隋蕭皇后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宏仁孟景等集隋官斬梟於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其子承基承趾於襄國而斬之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能得士心其用人洽事皆有條理常食蔬茶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所役婢妾纔十許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數千卽時散遣之建德雖起於盜而能明大義完君臣之節又不愛財色分甘遂下此皆丈夫所爲而行之絕無强勉至急人之難而

亡其身亦可哀已盜亦有道未可一例而論也高祖容王世充而勦建德失是非輕重之宜矣通鑑注滏口滏水之口在磁州釜陽縣與上黨連界

地理志晉州臨汾東北十里有高梁堰武德中引高梁水溉田入百金泊臨汾縣志高梁又名梁墟在臨汾高梁都程黃里高梁水卽涝水一名黑水寰宇記涝水源出五嶺山自浮山縣東趨會金河水又西至樊家莊名樊家河堰築於樊家莊以石爲之疏流竇洞受水洞旁鑿月池在堰北以蓄水開渠十三里引

水溉焦堡北孝南孝等村田仍引水入城內外蓮池以便民汲引并灌外城壕護城防禦

武德中詔胡大恩徙鎭鴈門并州石嶺北自劉武周亂後寇盜充斥大恩數擊突厥有威望故徙鎭於此

按續漢書雁門郡理陰館始皇移樓煩於善無縣今勾注山北下館城雁門之北地也建安立新興郡既北悉棄之其地荒廢魏文帝移雁門南度勾注置廣武城於今州城西二十里後魏明帝又移置廣武東古上館城內卽今州城雁門之南境也自曹魏收集

散亡聚之九原以爲荒郡魏末六鎭叛亂姦宄不逞之徒錯處其間武周因乘之爲亂而餘孽未淨至貞觀後始見廓清其來遠矣

武德中建姑射神祠於臨汾之姑射山此卽元皇廟之所由及也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如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唐奉老子故取莊子書意建祠奉祀神仙道家之說發端於此寰宇記臨汾姑射山前有石孔山九孔相通深不可測姑射山之支曰平

山平水出於上潛於其下山有洞曰神居莊周所謂有神人居之者寰宇記畧姑射山自西北蜿蜒而來平山其支石孔其隅三磴其鉤帶有泉自山下東流經祠南抱山麓而出有百十餘穴流珠噴玉皓然淸瑩併歸於渠溉襄陵西北之田四十里餘流歸於汾河

武德中秦王世民追宋金剛將尋相及於呂州乘勝逐北至高壁嶺嶺在靈石縣東南二十五里今名高壁鋪皇輿全覽靈石縣高壁鋪深溝古稱險要宋老生結寨於此方輿紀要靈石縣東南有宋老生寨與秦王嶺相對老生築以禦唐兵處通考霍州北八十里今爲高壁鋪古稱險要之處其北爲冷泉關關外迤北皆平原曠野入關則左右山河中惟一線靈石口有冷泉渡山河鎖鑰天然嚴固縣志南有郭家溝之天險北有靈石口之嚴關扼塞陝要創業起居注稱爲守險之衝河東重地也高壁嶺一名韓信嶺北與雀鼠谷接最爲險固嶺上有淮陰侯廟相傳葬韓信首於嶺上後人或疑非是然土人奉祀至今歷數

千年不改未可盡非嶺下爲常家山山之中有郭溝溝河諸山之水會流於此經曾般邐入汾上有天險橋兩山夾峙中界深溝古稱險要唐殷堯藩韓信廟詩長空鳥盡將軍死無復中原入馬蹄身向九泉還屬漢功超諸將合封齊荒凉古廟惟松柏咫尺長陵又鹿麋此日深憐蕭相國竟無一語到金閨

武德中秦王敗宋金剛於介休追數十里至張難堡今之張蘭鎭也按張蘭鎭在介休東北四十里商賈貿易輻輳並集儼然并南之一都會也人戶稠密華

屋朱欄池塘花木宛似江南東望蠶簇西距雀鼠綿山環其前汾流繞其後夙稱雄勝武周與金剛攻陷而據之敗李仲文姜寶誼於雀鼠谷裴寂將兵不能禦秦王一戰敗之乘勝逐北連敗於雀鼠谷至是追及張蘭由西南轉東北幾至窮無所入非太宗之英武不及此也

武德五年突厥入雁門命雲中總管李子和趨雲中掩擊之時劉黑闥引突厥將十五萬騎入寇并州朝議連和封德彜曰突厥有輕中國心若不戰而和示

之以弱明年復來不如擊之既勝而復和則恩威並著矣乃使并州總管神符擊之命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過其南下之勢神符擊頡利於汾東汾州刺史蕭顗大破之頡利引還明年小寇朔州與屯將相勝負抄掠不已地志雲州今之定襄也

武德五年遣鄭元璹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塡溢山谷元璹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辯詰頡利頗慙元璹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中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弃昆弟積年之歡、而積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按

元璹使突厥初以突厥暴疾見疑囚縶羈留虜庭至數年之久、歸而再往、不辱如故、帝以蘇武張騫譽之、元璹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矣、終能偃旗繼好、幕北塵氛無驚、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公亦足償五使之勞矣

武德七年初定均田租庸調法其制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六寡妻妾減七皆以十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虫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猶有在官之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林氏曰周制步百爲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唐之口分

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貞觀之盛正戶不下三百萬丞濊唯增十五萬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爲後日計旣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是以啟兼并之漸至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名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也顧祖禹謂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唐法猶爲近古然令繁弊生胥吏

以法爲高下追呼守候時所不免王荆公動援周禮而至新法病民治民之道唯在與民宜之而已矣

武德七年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依周齊舊制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名望高者領之按以門第品量人物非古也袁誼不尚瑯琊之族謂所貴於名家者世篤忠貞才行相繼若博採望第至鬻婚姻以求利祿曷足貴也其後量品秩爲高下以太宗之明而頗氏族志於諸州非王者崇德尚賢之意矣

武德五年唐置屯田於并州初竇靜請太原置屯田議者以爲煩擾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等論難於上前卒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詔靜檢校并州大總管諸將出征者過靜靜爲陳敵中虛實多所克獲按屯田之法起於邊境不特省餽運之勞而久於其地敵中虛實俱得偵知而用間出奇之道在我矣靜爲得之太宗用其言而推廣其用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自陘以北皆入化宇居中御外不讓美於前也

新唐書武德七年七月歲星犯畢占曰有邊兵頡利入寇代地諸將禦之不勝更與苑君璋分擊并地君璋引突厥攻朔州入雁門由忻州至并州剽俘騷然數爲諸將驅逐抄掠如故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效北樓關請互市帝不能制帝始兼天下罷十二軍尚文治至是以虜患囂張乃復置之以練卒

蒐騎宋白曰朔州春秋北翟地曹魏立馬邑縣西晉末猗盧據其地後爲懷朔鎮孝文於定襄故城置朔州天保八年移於馬邑城

武德中突厥數出并代連兵深入李靖屯駐於太行之松嶺山以資守禦調發令嚴兵士不得侵掠師出以律民不知兵土人德之爲立專祠歲時奉祀澤州志松嶺山在州西南其上有李衛公廟潞沁太谷浮山皆有廟治兵安民民懷其德所及者遠也

武德八年命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

代州都督藺謩與突厥戰於馬邑南之新城不利復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嶺李高遷趨太谷以禦之命秦王出屯蒲州備突厥八月突厥踰石嶺寇并州轉寇潞沁韓等州詔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厥頡利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并州道總管張瑾與突厥戰於太谷全軍皆没瑾脫身奔李靖行軍長史溫彥博爲虜所執問唐兵糧虛實不對虜遷之陰山突厥賀咄設陷并州一縣代州都督藺謩擊破之頡利遣使請和而退按唐制水部郎中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決溝渠凡舟楫灌溉之利皆總而舉之而兹命斷石嶺道令水部司其事者開溝渠横截要道鑿深塹引山泉之水注如宋時之溏濼以限敵騎也然立塹而不守仍可塡塹通行長驅南下突厥之踰石嶺寇并固未嘗阻其兵行也彼築長城塹山堙谷以爲固者更不足恃矣

武德九年頡利自將十萬騎入寇出師禦之帝馳六騎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責其負約羣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鎧光明部隊靜嚴虜大駭帝

與頡利按轡卽麾軍卻而陣焉蕭瑀以帝輕敵卬馬諫帝曰我若閉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畏又盛兵使知必戰彼入吾地旣深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已而頡利果請和盟於便橋而還放歸溫彥博初突厥知彥博近臣數問唐虛實彥博不對及歸詔議所以安邊者彥博請如漢置匈奴五原塞爲捍蔽與魏徵廷爭卒從其議結社反帝始悔之晉陽人唐儉初與秦王游同在太原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後没於武周而終不忘唐陰得當以報及武周

敗亡封庫籍兵待奉王以明矢守之義亦猶彥博之
不以虛實告也
武德中劉世讓爲檢校并州總管屯雁門頡利與高
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月餘乃退嗣復寇武州世讓
馳保武州城數壞輒立柵完拒襄邑王神符鎮并州
讓數以氣凌之坐是削籍嗣復起用帝問備邊策答
曰突厥數南寇者以馬邑爲之中頓也請以勇將戍
崞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奇兵掠其城
下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

帝曰非公無可任者卽命世讓戍崞城馬邑病之未
幾滿政以馬邑降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
武德中突厥爲患時突厥方强數執邊將太宗銳意
邊功嘗引將卒習射於殿庭諭之曰朕居閒無事則
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民得少安由是人
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嘗言吾自少經畧四方
每觀敵陣則知其彊弱嘗以吾弱當其彊彊當其弱
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
後無不潰敗取勝多在於此太宗久歷行間身先赴

敵行之皆有實效然王者爲天下重其身當別有權
衡也
武德九年二月初令州縣祀社稷又令士民里閈相
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此舉春祈秋報通
於里閈和神人格上下社鼓春酒民氣和樂培養國
家元氣開國之規模也
武德中大史令傅奕上疏言自漢譯胡書僞啟三途
謬張六道以地獄餓鬼畜生爲三途並阿修羅天神
地祇爲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僧亦苟避征徭不

守戒律於是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
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麄穢者勒還鄉里
唐書食貨志絳州有沙陽銖源等錢監天下諸爐九
十九而絳州三十初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
製輕小凡八九萬纔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
後世錢文稱寶始此錢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
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并
州分治監盜鑄者論死沒其家其後盜鑄漸起詔所
在納惡錢而姦亦不息第五琦爲相復命絳州諸鑪

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爲重輪與開元錢並行以一當十是時錢法旣屢易物價騰踊後河東錫錢復起置飛狐錢院於蔚州而幣重錢輕錢轂交易不得均平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爲錢以通貿易今之錢古之下幣也若縱民鑄則上無以御下物賤傷農錢輕傷賈下亦無以事上而奸盜起矣

貞觀元年分天下爲十道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與將帥來歸上皇割州縣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

多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河東其一領蒲晉絳汾隰并南汾箕沁嵐石忻代朔蔚澤潞等州

是年改臨津縣爲合河縣合河故城在今縣西北五十里唐縣治此元和志以城下有蔚汾水西與黃河合故名皇輿全覽蔚汾水在縣南二里源出縣東百里嵐縣界黃尖山西流合諸澗水爲通川又西南入於黃河縣東關北岡下通惠泉自崖阜間分三穴湧出西南合蔚汾水達於大河縣北嵐漪河自岢嵐川流入界經縣西北五十里入河縣東南八十里南川河源出合查山西北流合蔚汾水入大河合河故城北有合河關東有蔚汾關南北三川之水滙流入河山水所聚也宋元豐間東遷縣治五十里於故蔚汾關西卽今治也

貞觀初置宏文館聚經史子集四部書二十餘萬卷以甲乙丙丁爲次館設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遂良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更日宿直聽朝之隙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

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身吏受賕抵法何異於胡之可笑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笑也

貞觀元年夏五月苑君璋降君璋馬邑豪也以趫雄自奮初劉武周入寇君璋曰唐以一州兵援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不可與爭太原而南多巖阻今東甲深入無踵軍有失不可償不如連突厥與唐合南面稱孤爲上策不聽引衆南下使君璋守朔州及突厥殺武周以君璋代統其衆居馬邑馬邑人不願

屬突厥君璋將高滿政勸君璋盡滅突厥之衆以歸唐君璋不從而馬邑困於兵人厭亂滿政因衆不忍夜襲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降唐唐以爲朔州總管君璋引突厥攻陷馬邑殺滿政夷其黨乃進保恒安其部多中國人皆叛去君璋數引突厥入寇犯太原邊人苦之高祖遣雁門人元普賜金劵頡利亦召之恒安人郭子威說君璋曰恒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應據恒安援突厥以觀變君璋遂執元普送突厥頡利遺以錦裘羊馬其下怨投書於門曰不早附

唐父子誅子孝政懼諫曰大人許唐降又貳頡利是自取亡也即單騎南奔君璋喻返之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率衆來降封芮國公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事貞觀中卒

貞觀二年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初師都據延綏諸郡河西州縣多應之外連突厥內聯結諸叛師都日益蹙詔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經理之至是旻蘭表可取狀命柴紹薛萬均併力旻以勁卒直據朔方東城頡利來援會大雪羊馬死紹逆戰破之進屯城下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降自初起至滅十二年

貞觀二年頡利引兵入朔州地聲言會獵時漠北大雪羊馬多凍死人饑懼王師乘其敝先舉兵入塞會突利爲頡利所攻求救詔將軍周範壁太原

貞觀二年九月突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障帝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朕方爲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障塞按古長城延袤數千里自漢至隋沿邊所築城障非一而未

如蒙恬所築之浩大廣遠恬自謂伐盡地脈豈可更事踵修帝不用其言亦猶以世勣爲長城之意而實有不必爲無益之舉者也

貞觀三年裴寂還蒲州沙門法雅坐妖言誅寂嘗聞其言坐免官遣還鄉里寂本蒲州桑泉人至是請留京上數之曰計公勳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澤爲羣臣第一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但以故舊不忍盡法得歸守墳墓幸已多矣寂遂歸蒲州未幾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聞論死

流靜州

貞觀三年二月李靖及突厥戰於陰山敗之漢書音義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水經注鍾山卽陰山也故郎中侯應言於漢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自孝武出師攘之於漠北匈奴失陰山過之未嘗不哭謂此山也唐鄭愔詩陽鳥南飛夜陰山北地寒漢家征戍客年歲在樓蘭玉塞朔風起金河秋月團邊聲入鼓吹霜氣下旌竿海外歸書斷天涯旅鬢殘子卿猶奉使常向節旄看

貞觀三年以李靖爲定襄道總管統諸軍討突厥先是頡利陽請和親復陰應師都帝命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復以李世勣柴紹薛萬徹爲諸道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靖帥驍騎三千繇馬邑趨善陽嶺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其猝至大驚曰兵非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徙牙於磧石靖縱諜者離其心腹李世勣出雲中戰於白道亦大破之頡利旣敗竄於鐵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至絕漠然卒降匈奴靖以三千蹀血邊廷足湔吾渭水之恥矣遣鴻臚卿唐儉撫慰之又詔靖將兵往迎之頡利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尚十餘萬若度磧走依九姓則不可得乃率衆夜發前屯磧口靖謂張公謹曰詔使至敵必自寬若疾趨萬騎賷二十日糧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俘男女十萬擒頡利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初李靖言于帝曰北方霜旱廪糧

乏絕華人在北者保據山險必應王師帝然所謀及擒頡利中國人歸自塞外者十餘萬人果如所言史稱華人步卒利險阻部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爭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而又離其黨以孤其勢出其不意而直擣之則敵在吾目中單于所以稽顙而至也上皇聞之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吾子能滅突厥付託得人矣初靖守鴈門突厥寇太原選各鎮兵屯太谷以禦之他將多失亡靖軍獨完其謀慮深遠人不能及也按李靖以三

千蹀血邊庭建奇功於窮荒萬里之外迴思高祖以宿怨欲刃之以洩憤者其亦未知有今日也當武德之七年高祖患突厥頻入寇欲遷都以避之秦王曰不可不出十年必定漠北至是纔七年而其言售且雪其父稱臣之恥可謂克家之子矣夫唐高祖之臣突厥也爲晉陽留守耳晉高祖之稱臣契丹也爲太原節度使耳始畢耶律皆爲外地之君而君子終不以與之晉陽留守太原節度使尚不可況萬乘之主乎故唐高祖先臣之繼用敵國禮尋又正君臣之儀

而太宗發憤慷慨幹父之蠱脩德行政中國旣治偏師一出禽其主而空其庭方之十年生聚十年敎訓然後用之者一何速也可謂英武之君矣突厥旣亡其部落降唐者尙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爲中國患宜徙之河南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敎之耕織可以化爲農民顏師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置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溫彥博請準建武故事置塞下實其地使爲中國捍蔽魏徵言留居中國數年蕃滋倍多必爲心腹之疾宜縱之使還故土帝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於幽靈諸州分突利故地爲四州頡利故地爲六州以突利爲順州都督頡利爲右衛大將軍立單于都護府於雲中酋長拜官有差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故胡三省言此後方盡有隋恒安定襄之地今朔州有秦時馬邑城漢定襄地也隋馬邑郡之雲內縣恒安鎭古雲州也自

是復之漠南遂空匈奴不得爲巾頓無異漢武收河南地阻河固守此中國之所以强而漢唐禦邊最善之策也惟太宗欲冠帶四彝以威天下而唐室世有邊患遂啟於此實靜之言曰北部首邱未忘一旦變生犯我王略不如因其破亡假以賢王妻之宗女披其地土部落使權弱勢分易爲羈制斯得善處之道旣有以聯屬其心復散離其勢自可久安長治若矜一時之雄而忘遠慮不能無貽患於將來也宋白曰朔州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後魏初雲中今九域志

所見定襄乃武德四年分忻州之秀容爲定襄而北定襄自石晉割地入於北國其名晦矣古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今歸化城東藏經塔有天輔延佑碑皆刻豐州卽是其地

貞觀中唐儉使突厥還具言頡利可取李靖因襲取之儉并州晉陽人父鑒隋戎州刺史與高祖善嘗偕典軍衛故儉與弟憲高祖頻親遇之數與參大議義師起置諸左右尤所信倚儉事親孝雅與秦王游同在太原見隋政亂陰說秦王建大計及大將軍府開

授記室參軍呂崇茂以夏縣反與劉武周連和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于筠率兵致討儉以使適至軍會孝基等爲武周所虜儉亦沒於賊始懷恩屯蒲州陰與部將元君實謀反會俱在賊中君實私語儉曰獨孤尚書將舉兵圖大業猶豫不決故及此所謂當斷而受亂者俄而懷恩脫歸詔復守蒲君實曰獨孤拔難得歸再戍河上豈天意耶儉密遣劉世讓歸白發其謀會高祖幸蒲津舟及中流而世讓至帝驚曰豈非天也命趨還舟捕反者懷恩自殺餘黨皆誅俄

而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封庫籍兵甲以待秦王帝嘉儉身幽辱而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爲并州道安撫大使許以便宜盡簿懷恩貲產賜儉還爲天策長史晉莒國公唐書唐儉傳儉嘗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於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出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四方豈復快心於一獸善哉言也此卽所謂枯木朽株盡爲難者忠愛切至通達國體不獨審勢

克敵熟於戎行也帝卽爲罷獵主臣相得稱盛事矣儉於顯慶初卒年七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貞觀四年五月以史大奈爲豐州都督初隋以五原郡置豐州大業初廢唐初張長遜降復置豐州至是復以突厥降戶置豐州九原郡其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郞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由是漸入居內地

貞觀四年平突厥西北諸蕃內屬分頡利部衆十餘

萬處於豐勝靈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建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突利爲順州都督割頡利故地爲二左置定襄都督府領州四阿德執失蘇農拔延右置雲中都督府領州五舍利阿史那綽思壁各即其部落列置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皆得世襲所謂覊縻州也按定襄雲中太原北邊突厥出没之要衝其地南大河北白道今之歸化綏遠城左近是也突厥利其水草恒列幕於此前時頡利以十五萬騎入雁門圍并州總管襄邑王戰於汾

東秦王屯并州備邊重太原也突厥既平復定襄恒安地斥境至大漠太原安處內地更分置都督府於邊外以爲外蔽安內攘外之烈唐稱極盛然史謂其好大喜功勤兵於遠豈不以引北部居河南散入并州境內成爲漏卮後復渡河牙於定襄故城居龍荒之最壤畜牧廣衍漸至攜背後反爲悍將驕兵之用故史以責備賢者之道少之也

貞觀四年并州大稔斗粟三錢流散者咸歸鄉里唐初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至是邊儲充牣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一喜也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漸蹈危亡一懼也安不忘危英主之遠略也

貞觀四年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時帝欲懷四裔諸部降者賜袍帛首領拜中郎將列五品者百員居突厥降戶於豐州西突厥種落在伊吾貯糧磧口賑之大亮言綏遠必先安近疲中國以奉四裔猶拔本根以益枝葉求內屬者覊縻之使居塞外停招撫省勞役邊人得就隴畝此中國利也大亮讀書識義理厚

於天性徵時張弼脫其死及貴圖報弼匿不見一日識諸涂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以臣官爵授之帝授弼代州都督世賢大亮而多弼之不自伐也

貞觀四年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今四夷効順徵之力也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初封德彝與魏徵爭辯於上前德彝言三代以

還人漸澆訛故秦用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未識時務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耶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作之帝卒從徵言至是回憶前說益知德彝言謬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嘗為中

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按時有升降道無異同民猶三代無可易之治封德彝險陂居心欲以法律繩天下濟其武斷之私魏徵持論既正語亦明了實足破奸回亂政誣民之曲說徵能言之而帝能用之明良之遇合非偶然也或謂太宗以既效自滿所云皆新史潤色之語持論過深史稱當時天下治安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而帝躬行節儉嘗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之失而止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

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貞觀之治近古有由然哉胡致堂曰自書契以來觀之三代之時固不若唐虞之世周之文盛又不若夏商之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唐室風俗又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朴無有澆訛是結繩之治可以易約劑土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治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夥則氣漓而人澆蓋或二三百歲或五六百歲淳漓一變而天地之氣虛盈消息後世不及古遠矣且地之生物無窮尚有一易再易三易之差

而天之運行亦不能常春而不秋也此大淳漓之驗也若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義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乎饑渴者易為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而至語三代之治使人有士君子之器猶未進也貞觀中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詔自今不得笞背太宗有意於養民故耳目所接其心在民禁笞囚背亦可謂善推其所為者矣其致戶

滋多家給人足宜哉

貞觀五年敕修中鎮廟續停驂錄嵩山爲中嶽霍山爲中鎮南北對峙而黃河界之中鎮廟建自唐初太宗更宏擴其制劉祁霍山中鎮廟記略謂神之廟侈於貞觀間踵前事也徐貢霍山詩霍山古北鎮勢尊出羣麓山深異風景春盡樹未綠居人苦多寒鑿土爲住屋屋頂土原厚亦種麻與菽乃知此方民猶有上古俗

貞觀中太宗幸并州至恒山祀北岳禮成其文云蒼

蒼元氣紀三光而成象茫茫后土鎮五岳以成形衡岱啟東南之阯嵩華表西中之固惟靈山之秀峙亘朔野而標奇虎嘯龍騰風雲之所吐納霓裳鶴蓋神仙之所往還壘嶂參差凝煙含翠重岡紛糺照日分紅絕壁千尋孤峯萬仞桂華侵月松蘿挂雲幽澗冬暄飛泉夏冷寶符臨代邪之美靈虵表陣勢之奇鑠石七年無以虧其大含波九載不能損其高巍巍乎與乾坤而永固隱隱乎橫古今而不絕

貞觀五年開党項之地爲十六州黨項內屬者前後三十萬口党項漢西羌別種其地古析支也北鄰吐谷渾東入西河界雜處山谷崎嶇繚曲方三千里以姓別爲部一姓又分爲小部落大者萬騎小數千不能相統故有細封費聽往利頗超野辭房當米禽拓拔等氏而拓拔氏最强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鄭元璹諭其酋細封步賴舉部降步賴入朝宴錫特異以其地爲軌州即授步賴刺史步賴請師兵討吐谷渾其後諸酋長悉內屬以其地爲崌奉嚴遠四州即首拜刺史有拓拔赤辭者初臣吐谷渾伏允待之厚與

結姻抗不至李靖擊吐谷渾赤辭屯狼道峽抗王師後諸羌俱歸赤辭亦內屬以其地爲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爲都督府擢赤辭西戎都督賜姓李貢職遂不絕於是自河首積石山而東皆爲中國地武德中白蘭丁零羌內附以其地爲維恭二州至是復與契苾數十萬內屬統分其地爲十六州然叛服不常時騷擾內地合河關迤西皆其設帳幕之所開元中張說討党項出合河關即此屬也

貞觀五年九月以張儉檢校代州都督初思結內附

部落饑貧朔州刺史張儉招集之入居內地其不來者仍居磧北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徙勝州都督州司奏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入其部落說諭徙之代州卽命儉校代州都督思結卒無叛者儉因勸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後薛延陀度漠南屯白道川思結之居五臺者叛走州兵追之會世勣敗薛延陀軍還夾擊破滅之

貞觀九年李靖督軍伐吐谷渾大破之窮追及其西

境先是任城王道宗擊破吐谷渾其可汗伏允謀入磧疲唐兵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靖馬多死諸將以磧無草馬癯糧乏難遠入侯君集曰虜大敗之後鼠逃鳥散斥堠無存君臣相失取之易於拾芥柏海雖遠可鼓而致也靖乃中分其軍為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道宗由南道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水源君集道宗引兵行空荒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人齕冰馬噉雪追及伏允於烏海與戰大破之君集道宗次星宿川望積石山覽觀河源星宿川卽星宿海積石山卽大積石也靖督諸軍窮其西境襲破伏允牙帳斬獲無算伏允子順斬天柱王來降伏允脫身走衆散稍盡為左右所殺靖之追伏允也總管高甑生後軍期靖按之甑生誣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坐誣減死徙邊或言甑生秦府功臣應援免帝竟治其罪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之見按唐世塵清漠北軍功之大無出衛公右者其擒頡利滅薛延陀破吐谷渾窮追直極西境非法令嚴明曷克奏功若此而以按甑生後

期至為反噬若非太宗之英斷甑生可免奸僞滋起晚年閉門自守謝絕賓客戚友功大而主不疑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忠勇老而彌勵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者獨斯人也其臨大事決機果料敵明根於忠智撥除羣盜佐命定業卒以功名終太原南北多祠祀之以貞觀二十三年卒年七十九陪葬昭陵謚曰景武

貞觀初召王珪爲諫議大夫珪字叔玠太原祁縣人僧辨之孫性沈澹志量隱正初高祖入關李綱薦珪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世子禮遇甚厚建成與秦王有隙、責珪不能輔導、流嶲州建成敗太宗召爲司諫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閤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上益任之遷侍中珪與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上以珪善人物命詳論之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理繁治劇

衆務畢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上稱善而元齡等亦以爲盡已所長謂之確論進封郡公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嘗先拜珪亦以師自居子敬直、尙南平公主、時諸主下嫁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備婦禮、本於珪、卒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貞觀中榆次令孫湛引源渦水溉田源渦水在縣東八里源渦村其泉湧出雖冬不凍泉側草木經冬常榮引溉村田流經半里許會洞渦入汾洞渦水源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至平定州合浮化水西流至壽陽縣界土人名冷泉河合黑水經榆次東十五里合流村合大涂水又西五里合洞渦水又西南流至太原縣北移村王名都注於汾水經注洞渦水又西蒲水南出蒲谷北流注於洞渦又西與原過水合盧湛征艱賦曰經武館之故郛問厥墟之遠近洞渦

水又西南爲淳湖涂水注之

唐薛陶詩十年馬足行多少兩度天崖地角來崞縣五峯天涯兩山世所謂天涯地角也通志五峯山在縣東二十五里五峯高聳根巨木銳似犀角然俯臨滹沱似人伏首而臥謂之地角天涯山在縣東南四十里峭石壁立形似芙蓉土人名蓮花峯山氣溫和雪下輙消謂之天涯皆以近紫塞而形其荒遠也金元好問詩九州上游推大鹵獨恨山形頗推僧天崖一峯今日看快似昂頭出環堵

貞觀中王思誠圖王績棄官隱黄頰山記云黄頰山在河津縣東北四十里山半有袁達寨一峯屹峙旁通峪東西對峙入峪二百武山迴磵曲峯巒四合東巖下有新舊石城巖仰出似抱腹城倚巖甃石爲之新城北有石壁高四丈中開罅相距尺許內有石潭似仰甕泉湧滙爲池名蓮花池池水流石間循峪出卽白牛溪也溪上卽文中子授經地有東皐子黄頰山詩石刻西山由峪口北上路峻名閻王坡數里復折東北有石樓上狹下廣狀方正似樓東山壁立崩

崖尤峻削西厓有文中子洞洞北百武豁佛殿陟石梯而上又架木梁梁西爲王績洞峪外壞廣衍卽東皐也東鄰姑射山接稷山界直南汾河似帶東皐下爲南渚去峪五里許東皐子棲此賦之獨居南渚時遊北山西窮馬谷北達牛溪馬谷卽遮馬谷也入峪一徑溪水界焉今名牧羊道黄頰山詩別有淸溪道斜經碧巖隈賦所云往往溪橫時時路塞者峪內多雜卉有石韭石茶北山諸峪多與阻獨馬峪紆邃多巖洞居人耕嶺上并事牧獵緣嶺至鄉寧境

貞觀六年詔天下行鄉飲酒禮禮樂志州貢明經秀才進士孝弟旌表者行鄉飲酒之禮皆刺史爲主人先名鄉致事有德者謀之賢老爲賓次爲介次爲衆賓與之行禮季冬之月正齒位則縣令爲主人鄉之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爲賓次爲介次爲三賓爲衆賓大抵如鄉飲酒禮錄鄉飲酒一卷班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齒序有別遞相勸勉按陶唐舊俗重彝倫明孝弟於耳目親近之地堯舜至今存矣山谷之中亦有卓行几席之間卽可明禮鼓

之舞之以化民成俗鄉飲酒遺意也裴耀卿言在州與百姓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由庚南陔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生之義或爲泣下此禮之通於人心者韓琬舉茂才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觶曰孝於家忠於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人皆榮之此禮之光於儒林者

貞觀中絳州聞喜人裴矩爲殿中侍御史太宗疾貪吏欲痛懲艾之乃閒遣人遺諸曹賕一吏受饋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固當罪然陛下以計紿之因

郎行法所謂罔人以非道以德之道帝悅爲羣臣
言之曰矩遂能延爭不面從人盡若此何憂不治突
厥數盜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帝
曰彼勢與我絕緩急不爲用矩曰北部方熾歲苦邊
若權順許以示外援須我完實更議之帝然其計虜
不敢逼隱太子敗餘黨保宮城不解秦王遣矩諭之
乃聽命慮事精慎如此方矩之事煬帝也矩知帝勤
遠略乃於諸胡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合
四十四國列南北中三道奏之帝由是甘心四夷及

蠻夷朝貢踵至諷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
前曳綺縠珥金排者十餘萬詔百官都人列繒樓幔
閣夾道被服光麗窮極奢華自歸唐後慮事謹密獨
立敢言佞於隋而忠於唐隨所用爲轉移也司馬公
言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史稱矩好學
有文藻智數多識故事性勤謹未嘗忤物雖厮役皆
得其歡心故於隋則隨其所欲於唐則勉其所尚太
宗奔走天下咸歸陶甄矩年踰八十精明不忘善用
其才而才愈奮歐陽公言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與
國所用亡國之臣也豈不諒然哉

貞觀九年修龍門山大禹祠元和志大禹祠在龍門
山上祠南絕頂之上有唐高祖廟廟壁畫行幸儀衛
之像蓋義寧初義旗至此也喬宇龍門記略出河津
西門由石棧進謁神禹廟遍覽壁間畫圖東西壁皆
次第治水隨刊之蹟所見圖畫變化雄妙莫踰於此
東曰雪竇飛泉席天章筆西曰煙凝古柏晉溪素菴
筆後屏有二圖曰揭石尋珠湧露出波前楣有圖曰
春江晚渡雪軒誠意筆呂柟龍門記略望河樓在龍

門左闕之上蓋梁山中斷而東峙者也外俯黃流白
雲吞吐雲雷孤山直對而雷首中條渺渺冥冥乍見
乍沒蹴蹬而下至流丹亭亭北倚石崖其南半懸中
流下亭就河壖西山東轉北遮河流佇灘環望四面
皆山中如院落其前則兩山拱峙自窟穴而出故曰
龍門云明黃宏昆禹門詩禹門山豁大河流開闢乾
坤奠九州秦晉平分雲外樹魚龍長護水中洲言其
形勢如此

唐之王業肇基太原實成於太宗太宗居太原時文

德長孫皇后來歸太宗始生有二龍之符文德后來歸叶大馬之占乾坤定位天也非人也太穆后以不能赴舅氏之難奇其相射屏歸高祖而生太宗長孫晟以太穆勸撫冥厥女、奇其識、以文德女太宗而成內助其作合皆天也太穆幼讀女誡列女傳、一過輙不忘工詞章文有雅體文德喜圖傳鑒古別善惡矜尚禮法著爲女訓其皆能文章明大義天所予也太穆歸天而文德相太宗貞觀之治與有力焉唐世賢輔推房魏而后陰相之、平時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

曰牝雞司晨家之索也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帝固要之、訖不對、遇有大故、則抗言不諱、而出以和婉帝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帝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帝驚問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也、妾敢不賀、帝乃悅、房元齡以譴歸第、后病篤、與帝訣曰元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謀秘計、未嘗宣洩、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帝卽召元齡、使復其位、凡婦人愛女重資送私外家、邀爵祿、疾病喜祈禱、求福田利益、俗之常也、而后

獨異所出安樂公主將下嫁、帝資送倍於永嘉公主、魏徵引漢明帝欲封皇子事、諫而止、入告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抑私情、眞社稷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成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徵以疎遠能抗言如是、請遣中使厚賜、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后兄無忌帝欲引以輔政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已極、不願兄弟更執國政漢之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誠其識大體如此臨

危遺言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足矣、且言妾生無益於時。不可以死害人。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原、誠無所恨、因取衣中毒藥以視上曰、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乘輿、不能當呂后之地耳、帝嘗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及隱太子釁鬩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嬪、消釋嫌猜、帝藉得少安、當疾甚時

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爲善有福則吾不爲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蠧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平時帝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鞫命囚縶候上怒息徐爲申理宮壼之中刑無枉濫豫章公主早喪其母后收養之慈愛逾於所生妃嬪以下有疾后親撫視輟已之藥膳以資之訓

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嘗白后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焉其慮事曲至如此皇后毋儀天下履中居順如宋之宣仁明之明德皆以才德著聞而文德以中正柔順之德輔成至治直而不激曲而善入能持大體不干預外事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著女則三十篇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識見過人又在大穆上矣后歿帝入宮悲慟謂近臣曰朕非不知天命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不能忘懷耳繼文德後能進

言者賢妃徐惠爲嗣音妃始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手未嘗釋卷辭致贍蔚文無淹思論著盛傳太宗聞之召爲才人竭誠奉上貞觀末帝數調兵討定四夷稍治宮室百姓勞怨充容徐惠上疏言東戍遼海西討崑邱士馬罷耗漕饟漂没捐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壑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符也又言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不能無煩有

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酖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略如此帝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恩厚得先徇侍園寢吾志也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贈賢妃陪葬昭陵文德化行宮中羣相仿傚然貫稱賢後先濟美弼成內治文德初居太原故舉史冊所載后嘉言懿行列爲女則用光晉乘

隋唐間巾幗中每有奇人王珪母李氏有知人之鑑

謂珪曰我看汝富貴但不知所與者何如耳一日房喬杜如晦造珪氏窺見大驚敕具酒食盡歡既去謂珪曰二公皆公輔器子必與之俱貴後卒如其言杜甫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詩曰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

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叔嫂盛事垂不朽

貞觀九年蕭瑀參預政事帝嘗曰武德末太上皇有廢立議瑀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初學記載此詩云勇夫安識義智者必懷仁

貞觀中李淳風爲大史丞淳風太原人幼俊爽博涉群書尤明天文歷算陰陽之學貞觀授直大史局上言渾天儀宜更造太宗異其說令造之貞觀七年成至是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歷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又預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遷太史令太宗嘗密召淳風訪以武氏秘記淳風言其兆已成因勸無蔵疑似太宗善其言而止淳風每占候吉凶合若節契當世術家疑有神相非學習可致然竟不能測也顯慶元年以修國史功封昌樂縣男

復詔與算學博士梁述等注五曹孫子十部算經令國學行用龍朔二年改授秘閣郎中又增損劉焯皇極歷改撰麟德歷代戊寅歷術者稱其精密咸亨初還爲太史令年六十九卒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閣錄並演齊人要術等十餘部多傳於代子該孫仙宗並爲太史令按唐宋以前言藝術者多産於晉皆能以通靈入妙之思成濟時利物之能若師曠史蘇卜偃郭璞其表表者也淳風精於算歷以文思傳世而不爲元奇誕妄之說藝術之不詭於正者也

唐府兵之制河東道天兵大同天安横野四軍太原王業所基天兵軍在太原城内三萬人設重兵於此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及定天下悉遣還太原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至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開大都督府於太原以齊王元吉鎮并州留守太原因隋制十二衛析爲十二道道皆置府府各置軍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府兵之制始此至是太宗定兵制設折衝果毅都

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分天下軍府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隸諸衛凡府三等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府置折衝都尉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兵行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横刀凡民年二十六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射者爲越騎餘爲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

發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罷兵之戍邊者曰軍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於道河東天兵大同天安横野四軍皆臨邊要岢嵐等處守捉五分守近邊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也初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爲太原府武德七年改太原府爲大都督府督并汾箕嵐四州大同軍在雁門之北本大武軍邊防之要衝置軍以鎮之天安軍在雲州西北突厥部落出没之所增置重兵後之天德軍即設於此横野軍在蔚州東北當飛狐要隘貞觀五年破突厥復故地置軍塞飛狐口以重邊

防此河東四軍居中馭外之道守捉有五岢嵐守捉並樓煩秀容守捉遏其内入雲中雁門守捉固其外防補四軍所不及凡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府兵無事則耕於野其番上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警命將行師事解輒罷籍藏於府兵歸於衛伍散田畝三時耕稼一時治武故士不失業國無養兵之費將帥無專兵之患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三代以下之善

法也史稱古制兵法起於井田唐府兵得寓兵於農之意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已得其大意太宗改統軍爲折衝別將爲果毅取折衝禦侮致果爲毅之義迨後府兵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據險專制京衛反弱措置之勢使然也

貞觀十一年九月河溢壞河北縣賜瀕河遭水家粟帛元和志河北故城在芮城縣北五里本魏城春秋晉滅之賜畢萬者也水經注河北故魏國也後乃縣

之在河之北今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一十許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明嘉靖中縣令勒石題故城曰魏文侯城縣東北八里馮村南相傳爲魏文侯師子夏處縣東子夏墓俗名老師墳水經注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塚干木晉之賢人也魏文侯過其門式其廬寰宇記段干木墓在縣東北十五里高二丈有祠唐貞觀十五年敕禁樵採

貞觀十二年幸柳谷觀鹽池夏縣志柳谷在縣北五里中條山中貞觀中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是也鹽池有二一在解州東三里接安邑界其鹽不勞人力自然凝結盛於夏秋殺於冬春一在安邑西南二十里曰安鹽池與解池爲二墾地爲畦以水沃之水耗鹽成每歲二月墾畦四月引水八月而止鹽池攷中條山在池南自蒲州接於大行形如臥弓環池而繞之山有鹽風洞每仲夏應候風出謂之鹽南風鹽得此風一宿而成山頂有桃花洞水流入鹽池置使領之中池北有淡泉一區味甚甘冽俗謂鹽

得此水方成也又西北十五里有硝池六天旱則生自鹽池而南層山牆立天巖雲秀地谷泉深天壤異境也安解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上供國賦邊儲所資於此者甚大太宗總一天下權衡財貨之出入鹽池皆隸度支以裕國富民而親臨監視察其盈虛枯旺之節霖潦暵旱輔相裁成之用使民有餘力公用不匱亦治太平之一端也

貞觀十二年二月帝至蒲州祠禹廟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車駕飾廨舍樓觀盛儲偫

多備魚羊饋貴戚帝數之曰此乃亡隋之故俗也隋刺史堯君素帝嘉其守河東之忠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一彼一此褒忠戒諂與王之治略也王伯厚言太宗贈君素詔表忠義以厲臣節與藝祖贈韓通制略同其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沈約撰宋書疑立

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是年如河北觀底柱刻銘於底柱之陰唐書地理志平陸縣隋之河北縣也唐天寶三載李齊物開三門石下得戟大刃有平陸篆字因改爲平陸縣呂枏底柱記略大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折而南是柱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紫金駱駝二峯之間其形如柱植立中河時暴雨河漲是柱頗偏西岸蓋冬後則東流倒於西岸而是柱正當中爾東岸山砰有古刻底柱二字及唐宋元人詩司馬公曰唐太宗刻銘底柱之陰魏鄭公撰字幾沒然殘缺僅可讀平陸縣志底柱山在縣東五十里

貞觀十三年遣突厥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初以李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朝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還其舊都俾世作藩屏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言頡利既敗其部落咸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寮部

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故留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今戶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許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將遣突厥渡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鎮撫部落其踰分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至是始命思摩建牙於大磧之南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泣奉觴上壽曰奴等破亡之

餘分爲灰壤陛下存其骸骨復立爲可汗願萬世子
孫恒事陛下又遣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就其磧落
集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
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本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
言幾至狼狽蓋至是始明中外權衡爲固本計悉徙
突厥還故地思摩帥衆十餘萬渡河設帳於故定襄
城其地廣衍美水草利畜牧後稍南渡河分處夏勝
二州之地時突厥盡爲封疆臣改雲中府爲單于大
都護府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

唐食貨志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
萬斛以供京師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
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以輸司農乾元初第五琦初變
鹽法就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
徭盜鬻者論以法榷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
一百一十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
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
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又以鹽生
霖潦則鹵薄暵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爲令遣吏曉導
商人舟所過奏罷州縣率稅至大歷末鹽利六百餘
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自晏罷而陳少游奏加民
賦貞元中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其後軍
費日增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嘗少息
鹽鐵使李錡盛貢獻鹽鐵之利積於私室而國用耗
屈摧鹽法大壞其利三倍於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
百五十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鹽
民田園籍於縣不得以縣民治之貞元中盜鬻兩池
鹽一石者死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

賞千錢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韓愈
韋處厚條詰之以爲不可司空輿更立新法其課加
倍壕籬鹽池之隄有盜壞與鬻鹻皆死兩池鹽盜販
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於是兩池榷課大增其後兵
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
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轉運不
足乃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
反僖宗爲再出然而卒不能奪爲民利者轉而爲暴
矣

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傅奕虛
其子以羚羊角叩之應手而碎蓋金剛石而爲僞者
也奕更著高識傳以行世胡致堂曰佛齒流傳經傳
奕掊擊其妄著矣而婆羅門所尢寶貴之曰舍利子
云精氣所結也附於佛骨齒者自然有之若僧體則
火而後有之嘗思而得其理凡賦而爲形各有粹極
不貳之氣如金玉竹箭松柏之在於沙石草木間者
皆有用於人今佛氏貴珍其身而鄙賤人理閟蓄固
護以無所交施爲清淨之至及其死也秉畀烈火獨

得所謂舍利子而已是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病不
可療無所益於人而遏絶有用之源歸於無用之地
甚無當也夫物待人用人爲至靈聖賢之功至於彌
綸天地贊助化育而其本則由陰陽施受而生比之
舍利子之無用相去如何世人悅其名而不核其實
委心信事佛之徒因又崇飾眩耀之以憲宗英明猶
爲所惑婆羅所寶者非傅奕有以屈之雖太宗亦將
動矣後世虛僞益甚人莫能辨故諄諄著論以辨其
惑

貞觀中上謂侍臣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以爲樂在
朕飜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
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
左右皆悲按太宗念親不置而泣數行於生我之日
孝之根心而生者不假思勉也天子者天下之表儀
也三年之愛天下之同情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推是
心而使皆不忍於所親一言出而各親其親之道悉
自仁親施之其事甚近其理甚庸非於人所共適者

而使之不適也劬勞之日父母俱存置酒爲壽因以
自慶可也父母既亡乃於是時大爲宴樂苟有人心
者宜於此惻然不安矣太宗富有四海而猶不忘負
米之恨數百歲後讀其言使人惻然有感傷懷終天
而不能自已有同然也胡氏謂唐明皇千秋節之置
雖未目覩太宗當日情形而傳聞流遞人間豈未嘗
聞知而出於此乎弊中於所暱習爲宴安而不加察
也一彼一此存於不昧之心者微也太宗盡人子孝
慕之誠亦可以感人心矣

朱子語類河東地形極好乃堯舜禹故都今晉州河中府是也左右多山黃河遶之嵩華列其前隋唐人物多出其間唐杜審言和李嗣眞存撫河東詩城闕周京轉關河陝服連稍覩汾水曲俄指絳臺前姑射聊長望平陽遂宛然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昔出諸侯上無何霸業全中軍歸戰敵外府絕兵權隱隱帝鄉遠瞻瞻肅命虔王思誠河中形勝詩關設河津扼兩坻城臨天塹控三邊朱甍傑構重華殿翠壁穹題廣孝泉五老山高橫晚照二妃陵古起愁煙龍門

北顧思前聖雷首南觀憶昔賢渡口鐵牛唐室建汾脽寶鼎漢家遷海神望秩時仍古河瀆居歆歲不愆城郭一般猶舜日山川萬古是堯天

貞觀十三年上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臣不敢奉命按敬德於富貴薰灼之時而不厭糟糠此人之所難武人而有士君子之行雖自云不學而所學何事天性肫篤不假勉强所以克保其終也朔州自北齊以來精兵所聚猛將多出其間敬德世居朔州南之石碣峪村勇聞於時劉武周起馬邑與朔州比壤其必招而致之隨以南下此敬德之不幸也然自舉地歸唐一心無貳尋相之叛屈突通殷開山諸人疑敬德且亂因之欲殺而秦王釋之引見臥內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此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會世充自將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擒其將陳智略獲排矟兵六千王

顧謂敬德曰何相報之速也及隱太子以書招賜之金餠曰敬德起幽賤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雖敬德之忠誠不貳抑秦王之恩義足以結之也世不患無才視所以用其才而才乃爲世用太宗知敬德而善用之所以能盡其才也迨事定功成侍宴慶善爭坐橫擊此則武人之常態矣帝召讓之曰朕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也

敬德由是歛抑晩年謝賓客不與通餙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亦太宗教之也不然而言反者多雖解衣投地出其瘢痍而韓彭葅醢敬德豈能獨免於禍哉卒年七十四封鄂國公唐書尉遲敬德傳敬德習戰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矟遂大愧服朔州志州西九十里下無忌村相傳尉遲公所葬也州

南石碣峪村有鄂國公故宅遺址唐書敬德陪葬昭陵此處有墓當以故居在石碣而附會之也馬邑縣志縣西北金龍池有敬德養馬故蹟池南有鄂國公廟

貞觀十四年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學生能明一大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

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命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唐取士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儀禮周禮爲中經易尚書公羊穀梁爲小經時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帝嘗謂奕曰佛教元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書乃中國邪僻之人竊取莊老元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于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帝頗然其言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爲高

識傳嘗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立死復咒卽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

貞觀十五年突厥阿思邪思摩設帳於故定襄城之紫河初武德二年突厥入據定襄貞觀四年李靖討突厥自馬邑進屯突厥徙牙帳於磧口靖襲破於陰山軍磧口漠南遂空貞觀十四年移定襄於隋之恒安鎮是以平城爲定襄矣至是定襄已移進平城爲

思摩於定襄故城以爲外護扞圉邊境括地志漢置定襄郡在朔州北三百八十里後魏初都此城東西四十里有後魏雲中宮宋祁曰古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爲龍荒之最遼史豐州鎭振武縣漢盛樂縣背負陰山前帶黃河猗盧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是也唐天德振武軍設於此李絳言振武天德左右良田萬頃請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地在中外之交今之歸化城古定襄郡地土田衍沃水草甘美農商往來繁庶百貨聚集於斯移故定襄

城於恒安鎭貞觀時之定襄也今更移南數百里去古定襄遠矣

貞觀中平定州人崔珏爲長子令有仁政後人爲立祠長子縣志崔公祠在縣治東祀唐長子縣令崔珏歷宋及元加封洪武初正位號稱長子令命有司歲致祭元好問崔府君廟記略唐崔子珏府君祠所在有之或謂之亞岳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其所從來府君平定人太宗時爲長子令有惠愛之風後人因而廟事之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於人者多

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於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合河廟祀府君起於宋時

貞觀十五年以并州長史李世勣爲兵部尚書世勣在并州十六年內外安恬初世勣爲并州長史以威肅聞在太原治事久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築長城以勞中國置世勣於晉陽邊塵無驚突厥不敢南牧勝長城遠矣世勣以并州民

夷雜處備防嚴密築城於汾水之東曰東城汾西爲西城武后於東西兩城間築中城以合東城崔神慶治并州跨水連堞合而一之所謂太原三城也世勣於貞觀十三年築東城汾東之地濕鹵城中井水苦不可飲乃架引晉水入東城以甘民食昔智伯遏晉水灌晉陽堰出山之水今稱北瀆即智氏故渠其瀆乘高東北下注可架而引之世勣所引即北派智氏渠也名曰晉渠呂思誠風土記李勣爲并州都督有惠政人懷其德專祠祀之按太原爲西北重鎭安內

擴外久於其事而後可固北門鎖鑰太宗之任李勣既專且久內足以固其心外足以褫其氣突厥不敢南牧無形之長城孰能踰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所守也長城備外禦非人不守天之所限中外者不在彼而在此也

貞觀十五年突厥思摩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初思摩牙於漠南薛延陀惡之俟帝東封士馬皆從邊境虛空帥部衆乘間擊之思摩遣使告急詔李世勣爲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往討帝諭曰薛延陀負強踰

漠南而來行數千里、馬已疲乏、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已敕思摩燒薙野草、彼糗糧日盡、野無所掠俟其將退與、思摩合併奮擊之、時薛延陀遣子大度設勒兵十餘萬南踰漠壁白道川思摩已南走不可得適勣兵至行壏屬天遠率衆走赤柯度青山然道回遠勣選敢死士與突厥精騎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渡諾眞水以待欲以步戰取勝、卻騎不用卒五人爲伍、一執馬、四前鬬、勣乃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稍、直前衝之、薛延陀衆潰薛萬

徹率勁騎、先收執馬者延陀兵失馬不能去、唐兵縱擊斬獲過半還軍定襄執思結部落之居五臺叛走者誅之大度設亡奔漠北、會雪甚、衆皸踣死者十八、始延陀能以術禬神、致雪困勣師、及是反自敝云、胡三省注水聚處曰濼赤柯濼水所聚也諾眞水在雲中西北五臺本漢太原慮虒縣大業初改曰五臺屬代州

是年李世勣敗薛延陀還軍定襄薛延陀遣使請婚帝謂侍臣曰薛延陀倔彊漠北非發兵殄滅之則與

之婚姻以撫之房元齡曰兵凶戰危、和親便、於是許以新興公主妻之、契苾何力自薛延陀歸力言薛延陀不可與婚、上曰吾已許之矣何力因請敕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乃詔幸靈州與眞珠可汗會禮眞珠搜賦羊馬立聘不亟集失期不至乃責以聘禮不備詔絕其婚先是吐蕃因求婚不許入寇侯君集擊敗之、贊普懼、復請婚、許之、命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於吐蕃、贊普慕中國儀衛之美、爲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其國人皆以赭塗、公主惡

之贊普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其子弟入國學授詩書按柳芳言英衛善兵房杜濟以文諒哉乎其言之也安邊之道寇則攘之服而舍之已敗而後和恩威足以相濟不必盡敵而往也世勣敗薛延陀遠驅幕北還軍定襄延陀求婚而許之止戈爲武之道也知其不可而敕使來迎失期不至而後絕權也吐蕃以拒婚而入寇至既擊敗懼而復請然後許之贊普仰慕華風亦化其猜暴遣子弟入學授書文治之得也天下初定紀綱弛廢外安撫諸夷內修明典章

四方俊乂挾策負素鼓笥踵堂者數千人紆修袂曳方履誾誾秩秩復見聲名文物之盛房杜與英衛比烈矣

貞觀十五年李世勣擊薛延陀逾白道追及之於大青山大青山歸化城西北之山也中國人多出邊耕種於豐州灘其地南至邊牆北至大青山東至威寧海西至黃河岸南北四百里東西千餘里一望平川無山坡溪澗之險耕種市廛花柳蔬圃與中國無異各土酋分統之然猶近內邊也世勣窮追薛延陀又自青山西北行四百餘里至諾眞水直出大漠之北矣薛延陀收突厥故地建牙於鬱督軍山不數年世勣督軍復至其地遂滅之鐵勒百萬戶請爲州郡北荒悉平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宏廟略已滅延陀混元以降殊未前聞自爲詩云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

貞觀十五年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云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産辦裝又徙罪人往

戍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寒風如割熱風如燒行人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豈能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內地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永爲唐室舊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弗聽及西突厥入寇

始悔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帝嘗言遂良每寫忠誠親附於朕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遂良博涉文史工隸楷帝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帝方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莫能質眞僞遂良爲侍書獨論所出無舛冐者其所陳高昌一節經世之言也

貞觀十五年四月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陰陽雜書才皆爲之叙質以經史其叙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以配五音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

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有同年共胎而貴賤夭壽或異此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叙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則選年月墓田以卜葬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不擇年月也春秋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妖巫或以辰日不可哭泣或忌同屬臨壙僞教敗禮莫此爲甚時以爲確論鼂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慈湖先生謂眞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循自然之分而天常定富貴於我何有哉

貞觀十六年五月并州老人抗表言太原王業所因明年登封已後願時臨幸帝謂侍臣曰朕少時在太

原喜羣聚博戲暑往寒逝將三十年會中有舊識帝者相與道舊爲笑樂固請過并州帝曰飛鳥過故鄉猶躑躅徘徊況朕起義太原遂定天下復少小遊觀誠所不忘岱禮後冀與公等相見賜物各有差此亦如漢高之過豐沛也迴鑾遊介休之抱腹巖地在縣南四十里一名靈宮仙窟羣峯環繞澗水匝流石梯峻險松柏交加形如抱腹巖西有蜂房泉石勢倒垂瓏瓏百竅形若蜂房泉從中滴稍東爲東拱谷四圍皆山中有石巖橫空數仞周廣三里巖頂有泉倒流

如瀑布謂之懸泉匯爲白牛浤釋志超止於抱腹山
僧徒近百徧賫大齋麥惟六石日磨五升從春至夏
計費極多檢覆止磨兩石人以爲異貞觀中禱雨輒
應太宗周歷游覽有詩云迴鑾遊福地極目玩芳晨
寶刹遥承露天花近足春梵鐘交二響法日轉雙輪
對此留餘想超然離俗塵

貞觀十七年蒲州刺史薛萬徹開河中虞鄉涑水渠
引涑水下臨晋趙川渠在虞鄉縣北十五里疏涑水
歸渠下注灌數里之田後萬徹遷代州都督右武衛

大將軍太宗嘗曰當今名將惟李勣江夏王道宗薛
萬徹而已

貞觀十九年十二月次并州正月在并州宴從官赦
起義時編戶給復三年薛延陀多彌復發兵寇邊初
多彌以帝征高麗未還引兵寇新秦之地帝遣田仁
會與執失思力合擊之薛延陀大敗追奔六百餘里
耀威磧北而還至是復入寇敕江夏王道宗發朔并
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鎮朔州代州都督薛萬徹
將軍阿史那社爾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十州
兵鎮勝州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明年春執
失思力等擊薛延陀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彌輕
騎遁去部內騷然矣帝於是始發并州按并州東北
朔州西北勝州帝駐并遣發朔州控南下之衝勝州
筦東出之鑰簡近塞之卒伍以守邊關不勞而自治
時回紇歸命帝方發忿兵於高麗雖命將出屯固無
意於西北也

貞觀二十年帝如太原幸晋祠樹碑製文親書之石
今存祠中金石文字記祠在今太原府西南四十里

距今太原縣八里而今縣則古晋陽之故址唐時爲
并州爲北都昔人立廟以祀唐叔北齊書已有其名
唐高祖起兵嘗禱於此故太宗爲立碑覆以亭昔之
并都甚大祠去城三四里爾在懸甕山之麓晋水之
源後人引池結亭駕橋其上林木翳然是爲一方之
勝其廟負山而東面者晋水之神南面者唐叔之神
後晋天福中封唐叔爲興安王臺駘爲昌寧王宋時
又封晋水爲顯靈昭濟聖母今人但言聖母而不知
當時所祀者唐叔非水神也金石錄唐高祖起義禱

於晉祠聚兵於此太宗親臨勝地勒石紀功示不忘
舊德之意也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回紇部爲瀚海府僕骨爲金微
府多濫葛爲燕然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
府思結爲盧山府渾爲臯蘭州斛薛爲高闕州奚結
爲雞鹿州阿趺爲雞田州契苾爲楡溪州思結別部
爲蹛林州白霫爲寘顔州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
賜金銀繒帛及錦袍勅勒諸部大喜捧擻歡呼拜舞
宛轉塵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

酋長奏稱臣等旣爲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
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
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
充租賦仍請能屬文者使爲表疏帝皆許之於是北
荒悉平太宗務勤遠略威加四夷荒外皆置府州至
是爲極盛然其後不能守也
貞觀二十一年突厥車鼻建牙於金山之北其地三
垂斗絶一面可容車騎壤土夷博車鼻徙居之初頡
利兵敗車鼻率突厥餘衆歸延陀或說薛延陀車鼻
貴族有勇略爲衆所附恐爲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
之逃去薛延陀遣數千騎追之車鼻勒兵與戰大破
之至是乃建牙金山自稱乙注可汗突厥餘衆稍稍
歸之數年間勝兵三萬人時出抄掠薛延陀及延陀
敗車鼻勢益張請身自入朝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
鼻但爲飾辭初無來意竟不至蓋敗則內附勝則負
固外叛之常也
貞觀二十二年阿史德內附置初連城初李靖破突
厥於陰山徙其羸弱數百帳於雲中使阿史德爲之

長移於阿史德時犍部至是內附邊防考初連城在
漠南以近初連山而名設城於此隸營州都督府
唐書地理志貞觀二十三年長孫恕鑿龍門縣十石
壚渠溉田良沃畝收十石渠在今河津縣東北三十
里土沃倍收故名恕渠又鑿馬鞍塢渠卽瓜峪水也
瓜峪在姑射山西有清濁二渠瓜峪之北遮馬峪水
出一原坡下並築渠溉田

晉乘蒐略卷之十六

永徽元年四月晉州地震六月晉州又震二年十月晉州又震先時貞觀末年河東地震越月不震十一月晉州地震凡三見矣至是晉州一歲三震幾無寧時按貞觀永徽易世之際河東地震不已何屢震之祲獨在河東也武氏生長河東沴戾發於所生之地然必於易世之際何也太宗英明神武武氏方爲才人猶太陽出而熠火無光耳洎乎傳代陽消而不長陰長而將盛氣機方萌川原震動坤載爲之不寧故

變徵如此初晉王立爲太子雌雉集太極殿前雄雉集東宮顯德殿前太極殿王朝所會也而雌雉集於斯天戒著明如影響之相隨亦可畏已

永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爲皇后后并州祁人王思政之孫思政始封太原郡公子康襲太原公康之從子封晉陽縣侯皆家於祁后生長於祁入宮立爲后太宗才人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太宗崩出爲尼帝入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武氏蓄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越明年立武氏爲皇后王后淑妃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閒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淑妃將死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他生我爲猫阿武爲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猫武后數見王蕭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敢歸長安

永徽元年高侃執車鼻於金山詔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於是突厥諸部悉爲內臣置單于瀚海二都督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諸都督各以酋長爲刺史都督十都督二十一州皆統之時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帝亦恭已以聽嘗因出畋遇雨問昌樂谷那油衣若爲則不漏那律對以瓦爲之必不漏帝即爲罷獵虛心如此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遺風其後無忌遂良并加譴斥政遂無紀矣方輿紀要鬱督軍山在漠北初回紇屯

此貞觀二年爲薛延陀建牙之地東至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大磧北至車輪水貞觀二十年李世勣封延陀至鬱督軍山遂滅薛延陀是也狼山卽狼居胥山漢霍去病敗左賢王封狼居胥而還卽此山也水經注桑乾水與武周水合東南流經桑乾郡西北荒外卽桑乾都督地兩鎭三關志鬱都軍山在宣府北境外

永徽五年六月恒州大水滹沱溢漂没五千餘家山海經泰戲之山滹沱水出焉有三泉並導西南流玉

斗泉合焉又西流數里復有三泉流注之西流至沙澗東合北樓口水又西合華嶺水西過繁峙城入代州界下流至直隸靜海縣入海河東河北之大川也繁峙縣志滹沱水西流至下滙村伏流三十餘里至西河村復出自代及崞歷忻定五臺至盂入直隸平山界河在并州境內穿萬山東行伏汎霪雨恒獄以南泉山之水滙流并集沿河民舍廛市倐遭蕩析惟客水消退甚速數日卽可復舊而山谷窮民力不能勝矣

通志狄梁公性嫻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闤闠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公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蔕綴鼻或觸之酸痛兩眼翻白頭刻將絕公惻然曰吾能爲也因令扶起卽於腦後下鍼寸許仍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肬贅應手而落雙目聦視痛止其父母感泣奉縑公笑曰吾哀爾命危逼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按狄梁公以儒臣而嫻醫學觀物察理亦儒者格致之道也宋

祁叙列方伎言以伎自顯於世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不爲世所重梁公不以醫名而神明於醫大雅所不廢也晉唐以前能以藝術名家者多産於晉魏徵藝術篇舉其尤者言陰陽則箕子曉音律則師曠叙卜筮則史扁史蘇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語醫則扁鵲巧思則奚仲咸載於晉之紀乘而梁公粹然有儒者風故不以伎成自累也

永徽六年聞喜人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謂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竊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

顯慶中曹懷舜擊突厥叛部酋老弱於䴊鸕泊帥輕騎進至黑沙無所見而還大同府志䴊鸕泊在府西北

顯慶五年築講武臺於晉陽在起義堂西北誌興唐之盛唐書地理志晉陽西北十五里有講武臺故址金元好問講武臺詩作計千年復萬年似嫌蒸土不

能堅秪今講武人何在衰柳殘楊有亂蟬

顯慶五年三月幸并州童子寺賦詩而還太原縣志童子寺在縣西十里龍山上北齊天保元年建爲棲道之所時有二童子見於山遂名前建石塔後鑿石室唐耿湋童子寺詩半偈留何處全身棄此中雨餘沙塔壞月滿雪山空聳刹臨回磴朱樓間碧叢朝朝日將暮長對晉陽宫

顯慶五年正月幸并州宴從官及諸親并州官屬父老賜帛有差赦并州及所過州縣義旗初嘗任五品已上身亡歿墳墓在并州者令所司致祭賜酺三日甲午祠舊宅皇后宴親族鄰里於朝堂會命婦於內殿賜從官五品以上并州長史司馬勲一轉婦人八十以上授郡君賜氊衾粟帛按武氏以女子竊據唐之天下焜燿於其鄉榮及鄉之婦女慕富貴者趾相接不辨坤乾矣而獨有恥食周祿持不事之節矯矯拔出於巾幗中使倫理不没於人心如狄梁公堂姨盧氏斯抑奇已摭異記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於午橋南別墅姨止一子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

每遇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因盛雪休暇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兎來歸膳味進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就願悉力以從姨曰相自貴耳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是時武氏以文水爲武與比漢豐沛太原晉陽並爲京縣已極鄉里之榮梁公勛望冠時又爲盧氏戚屬枉造其庭而田舍娶婦獨懷女主之恥巾幗有人亦可愧丈夫之有靦面目者然盧氏以女子持節義不知有周梁公以孤忠爲社稷惟知

有唐各行其是固不可以是爲梁公之慚德也
是年築飛龍閣於并州城西上御飛龍閣引羣臣臨觀時比歲豐登斗米至五錢麥豆不列於市天子行幸所至有朝堂皇后所居爲內殿時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使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委以政事上每視事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大權悉歸中宮權侔人主故歸梓里而耀其權貴如此唐地理志飛龍閣在太原縣西北顯慶五年築

龍朔三年麟見於絳州百官稱賀乃議改元以明年爲麟德元年按隋末有二孔雀集寶城朝堂前高德儒等奏以爲鸞於其地起寶鸞殿當時孔雀已飛去無可驗而遽擢賞有加太宗率兵徇西河執高德儒數其指野鳥爲鸞而誅佞人前鑒不遠也再世卽有麟見絳郊之事改元以稱瑞應復蹈隋之覆轍蓋是時武氏已專擅大權欲以祥異餙觀聽其下承風旨而媚悅之也不然麟遊於郊豈無所考據而來女主之朝哉

麟德元年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爲其長至是部落漸衆阿史德氏請立親王爲可汗以統之上召見謂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爲單于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爲單于大都護遥領之一統志雲中城在大同府城北郭外後魏建此爲西京

總章二年定銓注法取人以身言書判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注而唱集衆告之類以爲甲主者以次審定然後上聞各給以符謂之告

身武選亦然課試以騎射及翹關負米如郭子儀中負米科是也人有格限未至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黔粤閩州縣都督選士人補授居官以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計資量勞而擬官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然當時有舍德行而趨文藝之誚矣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史稱李勣愛人以德此亦如裴行儉先器識之意也

總章二年并州都督李勣卒謚貞武勣在并年久令行禁止民彝懷服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燎其鬚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尙幾何其用兵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持法嚴人爲之用所向克敵臨事選將必相其奇厖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福之人不可與成功名嘗謂人曰我十二三時爲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不快意則殺之十七八爲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既沒士皆爲流涕自屬疾帝及太子賜藥卽服家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輙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耶弟弼爲晉州刺史以勣疾召爲司衛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於下將罷謂弼曰我卽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亦望詒後遭不肖子蕩覆無餘我子孫今以付汝有志氣不倫不厲言行交遊非類者先撾殺然後以聞毋

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按英公爲子孫門戶計而笑房杜其志猶未廣也太宗削平禍亂用元齡如晦輔政如晦長於斷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同心濟謀使號令典刑粲然完備元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終如始褚遂良言元齡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冐死决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元齡爲最如晦雖任事日淺而帝與元齡許與親欵謨謀有大過人者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人由之而不知柳芳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志慮蓋深遠矣子孫不能守其家法淫佚召變而於房杜無與也英公擢自破亡之餘依乘風雲勒功帝籍黎陽之節徵信於太宗至房帷易奪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决乃以家事一言而定武氏起而唐之宗屬無遺孰階之厲也惟不學無術私己畏禍昧於不可奪之志卒至於此極房杜之子孫爲家累非房杜所及知也玆以一言誤國能無愧於房杜哉

上元元年劉曉上書論選以爲今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

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烟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儀鳳元年以狄仁傑爲侍御史仁傑字懷英太原人時權善才等誤斫昭陵柏當除名特命殺之仁傑爲大理丞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爲不孝仁傑固執

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法不至死而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爲侍御史初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絶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相謂曰吾輩豈不自愧相待如初每云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儀鳳中裴懷古爲監察御史恒州浮屠爲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爲后往復申析后意解得不誅閻知微使突厥懷古監其軍默啜欲官懷古不肯拜將殺之辭曰守忠而死與毀節以生孰愈請就斬不避也遂囚軍中因得亡而素尫弱不能騎宛轉山谷間僅達并州遷祠部員外郎累遷至并州大都督長史并州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爲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并州人攜扶老稚出迎隨數十里不去人心愛戴如此

永隆元年以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萬討突厥大破突厥於黑山今歸化城故豐州北

是其處也初行儉行至朔州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嘗領軍至漠北日暮已立營塹壕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復動

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皆嘆
服至是軍至單于府北大獲全勝禽其酋長奉職熟
泥匐爲其下所殺餘黨走保狼山注承徽元年置狼
山州屬雲中都護府容齋隨筆唐時裴行儉討突厥
軍已立營行儉忽命徙營高岡比夜風雨暴至水没
前營衆莫不駭歎此事傳聞稱奇前之人已有如此
者戰國策景陽將兵救燕暮舍各營壁地已植表景
陽曰若所營者水至皆滅表不可舍促令徙明日大
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事與行儉

相同是明於高下晴雨之宜知兵者必識此

容齋隨筆唐高祖起兵太原女平陽公主時在長安
帥奔鄠發家貲招南山亡命諭降羣盜申法誓衆勒
兵七萬威振關中與秦王會分定京師李克用困於
上源驛左右先脫歸晉陽告變其妻劉氏神色不動
立斬之陰令大將約束諸保軍以還克用歸欲勒兵
攻汴劉氏曰公當訴之於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
孰能辨其曲直克用乃止平陽公主生長太原劉氏
深居晉陽而斡旋大事以智决策奇人傑士烈丈夫
所難爲者英斷出閨閤斯亦奇已等而上之王莽女
漢平帝后楊堅女周宣帝后李鼎女吳太子瑛妃以
一女子明大義於名義淪喪之日存天理正人心莠
可以愧當時之爲人父者不獨爲女宗立之極矣

開耀元年復以裴行儉爲定襄道總管征突厥軍於
代州之陘口初行儉既擒奉職召還伏念與阿史德
温傅連兵爲寇至是行儉率衆至雁門多縱反閒由
是伏念與温傅寖相猜貳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
山以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

程務挺自石地道掩取之伏念比至金牙山失其妻
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細沙行儉又使副
總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單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
執温傅以自效然尚猶豫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
至不復設備敬同等軍到伏念狼狽不能整其衆遂
執温傅從閒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塵埃漲天而至
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乃伏念執温傅來降非他盜
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单使迎前
勞之伏念果帥酋長縛温傅來降行儉盡平突厥餘

黨、以伏念温博歸京師、獻定襄之俘斬伏念及温博等五十四人於都市按永隆以後、大將領兵控西北者裴行儉、薛仁貴最著、行儉絳州聞喜人、仁貴、絳州龍門人、同出一鄉而行儉以謀勝、仁貴以勇勝、行儉伏壯士保萬里之糧、用反間縶伏念温博於闕、此以謀勝也、仁貴不死象州而北軍驚、發三矢而敵氣懾、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此以勇勝也、二公謀勇均能爲國家捍禦邊陲然行儉儒將風流雅有人倫之鑒、論昭儀之立爲禍始、明於大義仁貴天

山坑卒、爲有識所譏、其器量固不同矣、

開耀元年臨汾人薛紹尚太平公主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太平公主武后女也秋七月公主適薛氏自興安門歷三坊燎炬相屬夾路槐木多死紹兄顗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亦不得不懼也天后以顗妻蕭氏及顗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使與田舍女爲娣姒邪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止

永淳二年骨篤祿入寇攻并州不下移攻嵐州陷之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先是嵐州兎害稼、千萬爲羣、食苗盡、兎不復見而寇至、兎陰精陰盛兵象也幾先見於嵐州按元魏於岢嵐置鎮唐置軍其地爲嵐州門戶永淳初罷鎮爲柵故突厥乘虛而入也

舊唐書狄仁傑傳仁傑并州太原人、初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參軍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晉、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仁傑生長太原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

就詰衆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後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卒爲中興名臣、澤州志橫望隘、在太行絕頂即唐狄仁傑望雲思親處、有橫望舖張銓題詩云駐馬徘徊意慘然庭幃遥望白雲邊憑將幾點思親淚留得唐家二百年

永淳元年四月聞喜公裴行儉卒贈幽州都督謚曰獻行儉絳州聞喜人、聞喜公其封爵也河汾燕間錄聞喜之裴、自後漢裴輯而下、葬北倉村、數里間凡五

十二人、皆尚書侍郞國公將相、宇內罕有、行儉自父仁基謚忠公、以忠節傳家、子光庭建樹宏文賜謚忠憲、聞喜之裴、非獨爵祿稱盛也、行儉始以秘議貶儀爲禍事聞左遷、及十姓叛命、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俘都支降遮匐兵不血刃、黑山之賊斃泥熟匐俘溫傅阿史伏念至京功亦偉矣、兼有知人之鑒、在吏部時、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勃等雖有才、而浮躁淺露、非享爵祿之器、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

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終於臨川令、照鄰惡疾赴水死、賓王反誅、皆如其言、爲將帥時、所引偏裨後爲名將、又爲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令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復傳、行通陰陽歷數、每戰豫道勝日、尢工草隸、名家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至其臨下、一以寬恕、初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士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其宏量如此、寰宇記聞喜縣有裴光庭墓在縣東二十里、即北倉之遺也

永淳二年、突厥伏允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及單于府之北境入寇并州、轉陷嵐州、時檢校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雲州、虜問大將爲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紿我也、仁貴免冑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羅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

永淳三年五月、骨篤祿復入寇、使其弟默啜分兵四掠雲中、大擾、徙其民於朔州、骨篤祿寇蔚州、殺刺史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突厥別部復寇掠嵐州、偏將楊元基擊走之、是時豐州殘破、朝議棄豐州徙其民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言豐州控河遏寇、自秦漢以來列爲郡縣、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守遷百姓於靈慶二州、突厥得乘利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國、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若廢之、則河傍地復爲敵有、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

高宗從其言按史稱休璟以儒者號知兵邊境山川夷坦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衂嵐州西境逼近套地若棄豐不守則太原迤西皆可入之路故破豐後遂由并州轉入嵐州抄掠不已是時豐州殘破東出樓煩下并汾沿河過渡由合河可入交文置樓煩合河蔚汾三關塞其南下之道雖因豐州失守以固內防亦太后隱重太原之意也

永淳中帝幸汾陽宮狄仁傑遷度支郎中爲知頓使韋道出妒女祠相傳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并州長

史李冲元發卒開别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耶止其役上壯之嗣持節江南安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屋止留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初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勒碑以頌轉豫州刺史越王支黨二千人將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四哭碑下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

初宰相張光輔攻越王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縱使暴橫使無辜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至民歸順萬計奈何殺降以爲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左授復州刺史

按仁傑原貞黨詿誤者流豐州與請宥脅驅者以安反側同一仁人之言而養元氣之和以培國脈具有儒者氣象歷官至數十年後父老猶思其故澤異地之人心無不皆同德政入人之深久而不能忘也

永淳中妖賊白鐵余以綏州反命程務挺王方翼等討平之白鐵余卽步落稽本余姓之鐵工因以爲號豫謀作亂埋銅佛於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紿鄉人曰吾於此數見佛光集衆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之數年歸信者衆遂謀起事據城平縣今綏德州之清澗縣也方翼飛檐擊賊火其柵擒白鐵余餘黨悉平封太原郡公說文檐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追敵也

王方翼并州祁人字仲翔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

童治事精幹嘗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地乃朽木也太宗聞而異之擢右千牛高宗立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奸豪脅息累遷至朔州尚德府果毅裴行儉討遮匐奏爲副兼檢校安西都護築碎葉城面三門紆還多趨以詭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略悉獻珍貨未幾徙庭州刺史杜懷寶鎮西安失蕃戎和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薄啜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戰伊麗河敗之斬首千級俄而三姓咽麪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

知所部諸軍謀爲內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而號譟無聞者殺七千人即遣騎分道襲咽麪等皆驚潰烏鶻兵遁去擒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後召議西域事上見衣有汙濯處問其故具對熱海苦戰狀視其創上咨嗟久之方翼善書與魏叔琬齊名

永昌元年紀王慎檻車徙巴州自河北路西上歷絳至蒲而卒孫女楚媛適聞喜人裴仲將聞慎凶問至號慟嘔血數升免喪不御膏沐者垂二十年楚媛初適仲將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藥膳接遇娣姒皆得歡心時宗室諸女皆以驕奢相尚誚楚媛獨儉素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以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觀自古女子皆以恭儉爲美縱侈爲惡辱親是懼何所求乎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衆皆慙服至是盡哀盡禮不踰素志梓里重之

中宗嗣聖元年武氏光宅元年也作五代祠堂於文水改文水縣爲武興縣太原晉陽並爲京縣初武后

廢帝爲廬陵王立豫王旦改元文明四月遷帝於房州九月武后稱制改元光宅御紫宸殿施黲紫帳視朝立武氏五廟武承嗣請追王其祖始立武氏七廟絳州聞喜人裴彥宇子隆進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后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后不從至是更立祠堂於文水改氏族志爲姓氏錄以氏族志不敘武氏本望命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爲第一等胡三省

注文水并州屬本受陽縣隋開皇十一年更今名
光宅元年九月太后殺侍中裴彦初武承嗣勸太后因事誅齊王元嘉魯王靈夔太后謀於執政彦固爭及李敬業兵起太后問計於彦對曰天子年長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承嗣因使御史崔詧言彦受顧托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稱太后歸政必有異圖后乃捕子隆送詔獄遣騫味道鞫之李景諶誣子隆必反劉景先胡元範明其不反遂并下獄以騫味道檢校內史李景諶平章事斬子

隆於都亭籍沒其家無甔石之儲景先等流貶有差子隆弟子大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求見曰陛下爲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覽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爲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按史稱裴彦厚重寡言有奇節通左氏春秋深明大義知武氏窺竊神器而防微杜漸策使歸政面折廷爭於斧鉞之前非明於大義恪守臣節能無迴惑退懦以自保安全而惜其所見之晚也當中宗欲以侍中官元貞之時彦以處非其地不權輕重固執其說使帝激而有言至一言之失倉皇入告遂釀廢立之禍武氏包藏禍心已久彦適啟之遂成其事則彦已黨於武氏矣而又欲申正論以從公議適所以賈禍也胡文正憫彦之愚而追罪其力排元貞之初心起於一念之私終成莫大之罪綱目書侍中以原其始言益微矣賢人君子不幸而遇非其時稍不檢攝後雖欲自拔而不能如裴彦者

亦可哀已至伷先以髫年披鱗申明大義不畏刑誅孝以濟忠矯然特出流俗未可概論也

垂拱元年突厥邪史邪骨篤祿等數寇邊以淳于處平爲陽曲道行兵總管擊之突厥寇代州處平引兵救之至忻州爲突厥所敗未幾復入寇黑齒常之拒之至兩井遇突厥三千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擐甲常之以二百餘騎銜之皆弃甲走日暮突厥大至常之令營中然火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去

唐書列傳武攸緒并州文水人惟長子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武后時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后疑其詐許之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賜金銀鐺鬲野服王公遺鹿裘素障櫻栢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與家奴雜作、晚年肌肉銷眚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巢國公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

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來以璽書迎之將至勅卽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禮不及行、朝廷嘆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言、及還朝官並祖城東、俄而諸武誅、唯攸緒不及、睿宗下詔慰諭、復名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以誣被繫、張説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允其奏至開元十一年、卒於所居、

垂拱元年示狄仁傑於制獄來俊臣周興等搆之也、俊臣等私畜無賴數百人、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與其司荊萬國俊、共撰羅織編成反狀、構造布置加以非刑酷法、有定百脈突地吼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或使立高木引枷尾向後、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訊問、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懼仁傑之對置前誣以反文織成之於時訊反

者、一問卽承得減死、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有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王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事、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寢弛、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稱變以聞、武氏問俊臣、俊臣乃詐為仁傑謝死表上、后召見仁傑等、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拷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乃知其詐、因免死、武

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請必殺仁傑乃貶仁傑彭澤令按仁傑守正不阿卽其承反數語有周受命唐室舊臣甘就誅戮義不忘唐而甘心就死也與其搒掠而死曷若就義而死此仁傑之所以承反也而當時之轂首加楔石縋倒懸至請君入甕炮烙之刑不烈於此仁傑身遭大難未嘗阿求天不欲亡唐使武后回心而留仁傑武后亦欲自附於正使仁傑得傾心而反周若仁傑早登鬼籙成其不附周之志節而一綫不絕之唐

誰爲復正至后委心任用凡所陳說無一不規於正於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而痛切言之曷嘗阿合取容如他人所云爲陛下家事聽其所爲哉仁傑有撥亂反正之功武后之得倖全其生其原皆本於此仁人君子之慮事無在不貽之以安於死生之際而可以明其節於艱難危疑之際而可以白其忠不然而仁傑之義烈炳著豈下心事女主者哉名勝志狄梁公故里在今太原縣狄村舊碑在慈觀寺中

垂拱二年四方告密者紛起人皆重足屏息麟臺正字陳子昂疏略云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元感作亂不踰月而敗蒸民之心猶望樂業至煬帝使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天下靡然始思爲亂於是英雄並起而隋不祿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寃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前事可師疏入不納魏書地

形志壺關縣有令狐徵君墓上黨記云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去郡六十里卒葬其山卽孝武時上書訟戾太子寃者按陳正字引樊子蓋窮治諒黨荼毒汾北因而名亂言隋唐之所以興敗至爲痛切而當時索萬周來諸人太后信之中外畏甚虎狼正字不能去其毒而攖其怒三老能回孝武之心而正字不爲保身之謀迨後死於獄中其亦有由與

垂拱三年突厥篤祿元珍復寇朔州遣黑齒常之擊之以李多祚爲之副大破突厥於黃花堆追奔四十

餘里奚厥皆散走磧北多祚世爲靺鞨酋長以軍功得入宿衛常之領軍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爲軍士所損官屬請笞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馬笞官兵乎卒不問由是人皆感奮能得其力所至克敵爨寶壁見常之有功表請窮追餘寇詔與常之計議遥爲聲援寶壁欲專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卒萬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千餘里掩擊其部落既至又先遣人告之使得嚴備與戰遂敗太后誅寶壁改骨篤祿曰不卒祿方輿紀要大同府西南王瓜堆即古黃花山趙武

靈王九年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山是也北魏孝昌初斛律金自雲川南出黃花堆爲上谷賊杜洛周所敗即此

四年帝在房州太后垂拱三年免并州百姓庸調終其身子孫相承如漢豐沛優於所生之地重枌榆也時武氏皆貴顯武攸緒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武氏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爲攸緒遂優游巖谷冬居茅椒夏居石室武氏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按攸緒當勢焰薰炙之時夷然獨存節概非獨其志節之高也蓋疢心於武氏之所爲目不忍視耳不忍聞知其必敗而去之入於山深林密之地豈復知人間有利祿之可戀史稱攸緒少有志行恬淡寡欲其設心以爲必如是而後得所安以爲高蹈猶淺也然明哲保身亦士君子之所不廢矣

唐史衛大經傳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暑步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耶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詢其家

而還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孔懷言就謁辭不見大經邃於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爲志如言終

垂拱中侯思止以誣告舒王謀反得幸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宏義亦素無行以告密太后擢爲殿中侍御史思止宏義奏置制獄入者非死不出內外人自危疑相交莫敢交口道路以目或無故密遣掩捕羅織罪狀嚴刑逼承時法官競爲深酷搜括無遺蓋武

氏初起恐人心不附伺察甚嚴以嚴峻督責羣下故
酷吏得乘間殺人以求進也
六年帝在房州武氏永昌元年以僧懷義爲新平軍
大總管討突厥懷義行至紫河在今歸化城南尚未
至邊外不見虜刻石紀功而還
是年十一月太后始用周正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
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蒲州人宗秦客改造十二
字照爲曌天爲兩地爲埊日爲囙月爲囝星爲〇君
爲凮臣爲恵人爲𤯔載爲𡕀年爲𠡦正爲𠙺以獻至

是行之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
嗣聖七年帝在房州九月武氏天授元年二月太后
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九月武氏改國
號曰周稱皇帝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內地西突厥十
姓自垂拱以來爲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繼往絕
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武氏以
爲竭忠事主可汗
八年武氏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爲龜永徽初命五品
以上佩魚銀飾袋三品以上金飾袋佩必用魚以李
爲鯉也至是改佩龜以元武爲龜也改文水縣武澇
泊爲朱雀泊府志朱雀泊在文水縣南二十里少東
有伯魚泊即九澤遺蹟也二泊俱注文水入於汾
春渚紀聞張無盡丞相在河東於上黨訪得李長者
古墳爲加修治且發其土以驗之掘地數尺得一大
盤石石面平瑩無他銘款獨鐫大覺二字故人傳無
盡爲長者後身盂縣志縣西三十里李賓山有神佑
泉相傳爲李長者墓名勝志盂縣李賓山李長者葬
地也樂平縣志唐李賓譯經於山中其地無泉會風

拔大松成池數十尺人呼爲長者泉
天授中徐有功爲蒲州司法唐制法曹司法參軍掌
鞫獄麗法督盜賊知贓賄沒入時法官競爲深酷有
功獨以寬爲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
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
酷吏所誣搆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
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神色
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
時司刑杜景儉亦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

遇徐杜必生、有功時有橫被羅告、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耶、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輙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有功司法蒲州、獨存平恕、故為時所仰望、如是他日周與奏有功出反囚當斬、太后止免其官、然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長壽中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摇、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摇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十一年武氏延載元年、以僧懷義為朔方道大總管、討突厥、先是突厥可汗骨篤祿死、其子幼、弟默啜自立、寇邊、武氏以懷義為總管討之、懷義未行、突厥退而止、又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會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武氏、懷義心慍、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一夕皆盡、懷義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武氏密選宮人有力者、執之樹下、使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焚其尸、

十二年帝在房州武氏天冊萬歲元年、默啜攻石嶺關、圍并州、復入忻代、都知兵馬使渾瑊自石嶺關南

督諸軍進討、為犄角之勢、默啜旋卽引去、

武氏萬歲通天元年、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郭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得無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耶、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元振言、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

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美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今宜以此報之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斤俟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欵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遥割而棄之恐傷諸國

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后然之按自長壽初置四鎮戍兵收突厥五咄陸五弩失畢十姓地欽陵耽耽於是志在兼并又以總兵專制不欲歸欵釋其權吐蕃百姓疲於徭戍久欲和親而欽陵獨不從命若竟拒其請彼轉得有辭以稱兵吐渾已沒於吐蕃仁貴大非川之敗青海亦沒執此爲辭則彼必不肯舍近求遠我既有辭彼亦無怨此說詞之善於得間也然吐蕃國弊民愁而欽陵欲斂怨爲功我但以好言通問則彼上下猜阻而不能大舉矣

武氏神功元年突厥默啜寇勝州縱殺略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注代州北有大武軍調露元年改曰神武軍天授二年改曰平狄軍

十四年武氏神功初帝在房州默啜遣使求六州降戶初突厥内屬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之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綿農器鐵姚璹楊再思等請給之李嶠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璹等固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

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婚默啜由是益強仍時出寇掠所過人畜金幣子女剽有之兵將顧望不敢戰益輕中國按朱礽謂漢傾府藏給西北其彊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唐世亦然驅降戶六千帳與默啜復子之穀種綵鐵是何異豢虎而傅之翼而不知其病則受養彊則反噬也終唐之世西北不絕干戈之擾者其以此與

是年以魏元忠撿校并州行軍總管元忠數出征討馭軍持重雖無赫赫功然亦未嘗敗北上封事略云

今敵以騎為强馬非數十萬不足與爭請弛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為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民間畜馬可數十萬詔州縣以稅錢平市之更使人乘敵騎市其良以益中國敵騎漸耗國之利也後王宗嗣鎭北邊輙高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寖少戎騎充裕唐設監牧於邊境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色別為羣坰政於是稱盛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太后問卿向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避之

神功元年河東人衛遂忠、告來俊臣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太后密問吉頊、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乃下其奏棄市仇家爭噉其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始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恨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相賀於路曰、從今眠背始帖席矣、自武氏聽告密以來、周興索元禮、與來俊臣競為暴刻、旋有告周興與邱神勣同謀者、命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元禮殘刻尤甚、亦為武氏所殺、俊臣更以羅告之孽、毒發於諸武、武氏亦為之不寧而俊臣死矣周興身蹈入甕之法與元禮俱盡小人伎倆、終必為法自斃、武氏用法、以威制

天下、卽以其法危及一家、發於河東人之告密遂準法赤族告之術愈巧而天道如轉輪、更巧於還矣、是年命武懿宗婁師德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奏請族誅河北百姓從賊者、左拾遺王求禮廷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能勝、苟以求生而已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於草野詿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杜景儉亦曰、此皆脅從請悉原之、武氏從之、

元石爲楷文水龍堂記文水西谷之水其水多文因以名縣河南廟碑文水縣迤南五里鄉名樂村卽古西河地也隱泉經流至此澄清可濯故曰清泉隱泉在隱堂山麓山壑峭立有泉隱而不恒流故名隱泉山一曰子夏山子夏退老西河嘗憩此有石窟名隱堂洞在隱堂山隈去地百丈有奇躡石蹬而上洞邃四丈有奇洞內一窟方廣一丈有奇中有風聲似輕雷洞前石壁抜立千仞夏秋飛泉瀉落似匹練一名子夏室按文水古西河地世傳子夏設教於此今縣

西南子夏廟有三一在隱泉山一在南武都一在樂村皆在西河附近之地皇輿全覽云昔子夏退居西河之上卽此當別有見

李學詩記文水縣南三十里有山曰熊耳峭然壁立高超漢斗二水環帶於東三峯排戟於西南則商峯北則孤嶺乃西晉名山也縣西陶山衺亘蜿蜒羣巖競秀或曰唐帝嘗憩此河南廟碑云卜公結廬於陶山之麓不踰歲民去其陋石窟之虎渡河而北盤紆之泉洴湃之流澆灌民田三十餘疃田皆沃饒

是年以狄仁傑爲鸞臺侍郞同平章事上疏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敎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方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王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

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爲天所祐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鎭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調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尙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爲可汗

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爲宜立阿史那斛瑟羅爲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校長短哉但當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二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寇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

二虜不擊而服矣先時詔發兵戍四鎮仁傑上言貞觀中克平九姓以李思摩爲可汗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禦邊患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堅壁清野使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擄獲之益不數年三部不討而服矣所議雖俱不行論者是之

嗣聖十五年武氏聖歷元年時突厥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武氏命武承嗣之子延秀納默啜女爲妻延秀至突厥默啜謂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惟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拒延秀以知微爲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發兵寇嬀檀等州移書數朝廷曰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爲婚我爲此起兵欲取河北耳武氏命狄仁傑輔皇太子將兵討之默啜寇掠定趙等州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

十五年武氏聖歷初武氏以帝爲皇太子河北道元

帥狄仁傑副之討默啜初武承嗣三思求爲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武氏曰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因勸武氏召還廬陵王武氏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武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武氏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至是召還廬陵王命爲太子帥師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爲帥應者雲集數盈百萬

唐書宋之問傳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偉儀貌雄於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值習藝館累轉尙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武后遊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魏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然之問以傾心媚附張易之、諸結諸公主、不爲時所重、初之

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攖令文直往扱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驕勇聞、之遜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

長安中太原爲人文所聚、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於時嘉謨轉晉陽尉少微亦尉晉陽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爲太原主簿並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徐庾浮俚不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

郡國書曰緜山卽翼城西覆釜山之名、小緜山者翼城覆釜山下有子推廟其南爲靈山日知錄漢書武帝紀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地理志汾陰介山在南今萬泉古汾陰地楊雄傳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率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雄作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於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水經注亦引此而辨以爲非然可見漢時已有二說矣

長安元年河東大旱并州文水縣猷水竭易曰天地

絪縕萬物化醇盈天地之間者氣也、二氣交感而適合、氣合則化生而爲雨、天地一氣之彌淪天一生水水者氣所生也、而水復爲氣、此陰陽原始反終之義也氣自卑而升上、雲出於山、氣之通也水自高而趨下、水澤於地、氣之化也、氣爲水之本、水爲氣之化氣結而水息矣、水流而氣消矣、萬物由氣以成形由水以需養、一息一消天地之道化所由醇也若陰盛而常伏、陽鬱而不舒、干天地之和而應於所生之地旱極而竭所必至矣

張籍送裴相公赴鎮太原詩明年塞北淸蕃落應建生祠請立碑以晉公之勲名而猶舉此祝頌當日碑祠之重可知漢書萬石君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此後世生祠之始西京雜記平陵曹敞收葬其師吳章平陵人爲立碑此生立碑之始冊府元龜宋璟爲相奏言臣聞廣州與臣立遺愛頌夫碑所以頌德紀功臣在郡日課無所稱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施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停止從之此戒沽名之漸昔人言士君子不

但當遠利尤宜遠名晉公爲皇甫鎛之黨擠之外出往鎮河東豈復有立名之意藉以此頌之而不悅公者卽以此扼之平淮西之碑椎擊磨治豈非以名之所在衆共爭之耶若宋璟可謂善於逃名者矣

北夢瑣言唐明宗尤惡墨吏貶陶玘爲嵐州司馬以懲貪也嵐州居萬山中投邊遠苦瘠之地以窘辱之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敢犯贓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飭簠簋厲廉隅有自來矣

是年以狄仁傑爲河北安撫大使先是仁傑與河內王武懿宗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爲契丹所脅從復來歸者懿宗皆以爲反生刳取其膽河北人爲之語曰唯此兩河殺人最多謂何阿小及河內王也至是北人爲突厥所驅廹者虜退懼誅仁傑上疏言河北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破逃亡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小人之常行也又諸城入偽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

非辜以經與賊同是爲惡地至於汚辱妻子刼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簪笏未能以免賊平之後爲惡更深且賊務招攜秋毫不犯歸正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玆結聚邊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此爲大事罪之則衆情恐懼赦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凡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

以賑貧乏修驛遞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蔬糲禁其下毋得侵擾河北遂安

嗣聖十六年武氏聖歷二年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請令三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並昭雪寃獄自武氏稱制以來學校殆廢酷吏所陷親友流離未獲原宥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三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途仕進又酷吏乘間殺人求進至如仁傑元忠並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葅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臣恐

歸之負寃得罪者亦皆如是伏望悉皆昭雪死者遂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幽冥歡欣和氣感通矣疏入不報按武氏自知其所為不韙而又慮人心思亂故鉤隱擿伏欲以嚴刑峻法威制天下而傾危不逞之徒遂乘間以肆其奸仁傑之鄰於死者一間耳元忠坐棄市流徙者四至體無完膚止餘一息嗣立更舉裴魏負寃之毒深以證曩時枉濫之過甚使併得昭雪以順人心后非不知其言之可用也特以護非日甚逢惡者多至於輾轉迷謬亡可立待幸留一隙微明使裴魏諸人猶得更展其用綿唐祚於匆替人事之可為亦天心之厭亂也

嗣聖十六年武氏以魏元忠充天兵軍大總管婁師德輔之以禦突厥駐并州時府兵之法寖壞諸衛不免徭役漸以貧弱逃亡宿衛不能給天兵軍多出於應募不問色役優容充數駐守太原至有不能受甲者

長安元年并州文水縣猷水竭武氏井溢長安中并

州晉祠水赤如血舊志垂拱三年春雌雞化為雄按文水縣古大陵城東南猷水出焉平地湧泉周十里至是忽涸武氏衰竭之徵也

嗣聖十七年武氏久視元年周遣將軍李楷固駱務整擊契丹餘黨平之初楷固為契丹李盡忠將善用緪索及騎射舞矟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時方擬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

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鎭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爲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止其役

十七年武氏久視元年梁公狄仁傑卒謚文惠后信重仁傑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武氏每屈意從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及卒武氏泣曰朝堂空矣武氏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

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武氏擢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武氏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按梁公守以人事君之義舉光嗣如祁奚舉惟其人不避親也譖者有人不顧知也其立心一秉至公故雖以武后之恣行無厭而公象恥奮忠動以至誠善藏其用於匆用之時優游從容卒權大謀非智勇深沉而能若是乎公世居太原之狄村詳於慈觀寺碑記習居并邊又官於并故熟悉邊事凡所論議皆曲中事情一時聲望所歸武氏亦不得不眷懷枌榆引以爲重而善反之也文公詩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綱目於其卒具書爵謚明其心在唐室權其歷事始末而深原之也

久視初敬暉爲太州刺史唐置太州於太原之南今太谷縣也暉字仲繹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初爲

衛州刺史時河北方秋築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部賴以安至是遷太州刺史以治幹聞璽書勞之長安二年張柬之引爲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率羽林兵與桓彥範等將騎五百人斬張易之張昌宗於集仙廡下明日中宗復位加金紫光祿大夫爲侍中平陽郡公實封五百戶進封齊國表請諸武王者悉降爵繇是皆爲公三思憤俄封平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初易之已誅暉苦請收諸武不從三思濁亂暉每椎坐

悵悵彈指流血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貶聛壁州司馬又放瓊州禁錮終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徙嶺外三思尋遣周利貞矯制殺之睿宗初追復官爵賜封二百戶還其子孫又贈秦州都督謚曰肅愍

十九年帝在東宮武氏長安二年三月突厥破石嶺關寇并州以薛季昶充山東防禦使與幽州刺史張仁愿相知以禦突厥七月突厥寇代州九月突厥寇忻州復以相王爲并州道總管武三思魏元忠爲之副然卒不行按是時突厥寇專以擄掠爲事由石嶺

窺并由代及忻乘間肆掠掠足則還突厥自歸六州降戶後勢更强盛益輕中國石嶺關爲突厥南下之衝唐初命姜行本斷石嶺道以防突厥戍守尤嚴至由石嶺深入梟張已甚乃命將行師而未聞追奔逐北蓋當武氏末年有不暇及之勢矣明一統志陽曲縣東北一百里石嶺關爲并代雲朔要衝勢甚險固武經總要石嶺關山勢迴抱號爲險阻路可行軍車舊有關城控扼慶歷中關南倚山爲城即烽火山南至控山西南連天澗地勢險深可過南牧東西溝澗

四百餘步開方田金元好問雪中過石嶺關詩句故
國煙花重迴首蜀橙山驛記金壺

長安二年十二月天下置關三十地理志唐十道計關百四十有三在河東者三十有三河中之風陵蒲津龍門晉之府城絳之武平太平隰之馬鬬永和太原之白馬井陘盤石葦澤赤塘天門汾之陰地長寧沁之柴店嵐之樓煩合河蔚汾憲之雁門石之孟門忻之石嶺代之東陘西陘石門天井皆是也玉海注太平關置於貞觀七年風陵置於聖歷五年餘皆故

關合河自蔚汾立縣北有合河關東有蔚汾關志不詳建置年月疑即置於此時唐六典司門郎中掌出入之籍凡關二十有六爲上中下之差其在河東者蒲津爲上關關中之門戶也石州孟門嵐州合河爲中關邊外濟渡之要津岢嵐代雲出入之通衢也設關以限中外隔華夷依險作固閑邪止暴并州形勢完固南北水陸要隘不可悉數矣

嗣聖二十一年武氏長安二年也夏四月周復作大像稅天下僧尼作之糜費巨億李嶠上疏曰造像錢

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疏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敎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顧察臣之愚行佛之意武氏爲之罷役召見廷珪賞慰之

二十年帝在東宮武氏長安三年改岢嵐鎭爲軍初張仁亶從岢嵐軍於朔方留者號岢嵐守捉寰宇記武德中嵐州爲岢嵐州鎭大歷中加兵三千其後李

迥秀又加兵六千號爲岢嵐軍論者以此爲突厥之要衝備防宜嚴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河東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皆總於道道有大將曰總管又改都督行軍曰總管在本道曰都督留兵更番戍守無虛日也

神龍元年河南北十七州大水西河人宋務光上書以爲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禳之至使里巷謂坊門爲宰相言朝庭使之燮理陰陽也唐制久雨則閉坊市北門以祈禱陽陷於陰而水溢沴不關坊門也務光以防微杜漸而爲是言得其要矣

神龍元年淸源尉呂元泰諫觀潑寒胡戲疏言潑寒爲戲若以爲謀時寒若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時上方御洛城南樓觀之故元泰奏及疏入不納按書洪範曰謀時寒若言君能謀則時寒順若潑寒戲本出西域康國歲以十一月致舞乞寒以水交潑爲樂武后時嘗爲之改於季冬玆復踵行元泰以淸源尉小臣敢持正論亦可謂矯矯者矣胡三省註

淸源縣屬并州隋於古梗陽城置以水爲名

中宗神龍元年春正月帝復辟復國號曰唐復以北都爲并州時張柬之等舉兵討亂張易之昌宗伏誅郊廟社稷寢陵百官旗幟服色悉如永徽以前以神都爲東都北都爲并州

唐書景龍二年童謠曰羊頭山北作廟堂明皇瑞應錄云帝潛潞邸重九與郡官登壺關山東北有紫雲見光彩照日卽位於羊頭山下作行宮曰興唐宮羊頭山在上黨壺關縣後漢書安帝時羌寇河東以任

尙爲御史擊羌破之於羊頭山
景龍二年突厥寇并州擾忻代張仁愿爲并州都督長史遷朔方總管突厥以河爲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仁願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絶其南寇之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爲虜有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鎭兵以助其功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爲中城距東西

兩城各四百餘里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以將軍論弓仁爲朔方軍前鋒遊奕使自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鎭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甕門及備守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後常元楷爲朔方總管始築甕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初默啜攻石嶺遂圍并州以張仁愿統恒定詔州及淸夷障塞軍之兵與薛季昶犄角虜入代忻仍詔略仁愿築三受降於河外障絶寇路復以唐休璟使代屯兗其鎖鑰西北邊防於是益密通鑑集覽云中受降城在今吳喇忒旗西黃河北岸元和志本古九原郡地漢更名五原東受降城在今歸化城西黃河東岸元和志本漢雲中郡地西受降城在今吳喇忒旗西北黃河北岸元和志本漢朔方郡臨河縣故理處宋祁云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

唐景龍三年春正月明皇至於襄垣漳水有赤鯉騰

躍按此龍飛瑞應也襄垣之漳濁漳也北齊神武自晉陽出滏口爾朱兆追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歡隔水拜兆輕馬渡水卽此

中宗時蒲州解人柳澤耿介少言笑風度方嚴奏罷斜封墨敕其略云神龍以來紀綱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妃主之門同商賈然擧選之署若闤闠然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近致遠其害將長疏入不報又上疏言驕奢起於親

貴綱紀亂於寵倖陛下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耶驕奢之漸危之梯也謂福之耶臣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今儲宮肇建願采溫良博聞恭儉忠鯁者爲之僚友使朝夕講論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略使人發狂今貴戚打毬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遊藪澤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惟陛下誕降謨訓勸以學業則長享福祿矣臣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死自至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權倖人主威震

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殷鑒不遠夫寵愛之心未有能免要去其太甚閑之以禮則可矣使居寵思危覩過務善睿宗善之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時嶺南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慶立造作奇器以浮巧譎怪爲珍玩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主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爲費明主不忍象箸非奢忠臣憤歎歎宜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搖蕩上心書奏元宗稱善景龍開元之間澤與河東人郭山惲同出一時桑梓號爲儒宗而山惲以依阿邪說不能保其終澤侃侃陳辭至再至三忠愛之忱流溢楮表爲世所重山惲以一念之差依阿取容貽譏士林凡自命爲儒者可不愼哉

景龍中河東人郭山惲以儒學聞稱善治禮遷國子司業時帝昵宴近臣及修文學士詔徧爲伎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爲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爲黃麞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此亦如元紫芝之以于蔿歌

也歌未畢中書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咨賜服一稱人皆榮之惜後不能終其守也

景雲初漠北十姓等部皆內附詔處其衆於金山以右衛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州鎭軍大總管節度和戎大武并州之北等軍屯并州以長史王晙副之撫新附檢鈔暴黙啜屢擊葛邏祿等詔所在都護總管應虜勢寖削後黙啜爲拔曳固擊殺立其兄黙棘連爲毘伽可汗黙棘連欲南盜塞又欲城所都暾欲谷曰突厥衆不敵唐百分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

處無常習於武事彊則進取弱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若城而居戰一敗必爲彼擒且我兵新集不可動也遂遣使請和

景雲二年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并蒲都督二糺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初宋璟姚元之同入中書協心圖治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請托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爲復爲貞觀永徽之風未幾同遭貶斥韋安石與李日知代姚宋爲政自是紀綱紊亂亦如景龍之世分置都督糺察所部用非其人賞罰不

公并蒲之間騷然矣

先天元年九月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陀者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處月自太宗時入朝居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其地爲北庭有大磧名沙陀因以爲號以朱邪爲姓今巴里坤西北路天山之北有大磧綿亘即沙陀故地其後徙於陘北沙陀入貢初見於此即後唐之始永徽間於處月地置金滿沙陀二州處月酋金山從薛仁貴討鐵勒累進金滿州都督數爲吐蕃侵擾至是以避吐蕃徙於北庭率其下入朝嗣復領金滿州都督數傳至盡忠始與執宜東歸定居於神武之新城

開元二年沙汰僧尼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强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帝從之沙汰萬二千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毋與僧尼道士往還崇臨終遺令曰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

而弛政刑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子追薦冥福道士尤不可延之於家永爲後法

開元二年王晙爲并州都督長史上言突厥以國亂款塞與部落無間延傺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內伺邊鏬入必連衡以相應前至河冰且將有變書未報而突厥巳叛乃勅晙將并州兵濟河以討晙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止雪反風俄而和霽時叛部分二道走晙自東道追及大破之拔晙將并兵濟河由合河津濟也

唐志開元二年文水縣令戴謙於縣東北五十里鑿甘泉渠二十五里鑿蕩沙渠二十里鑿靈長渠千畝渠胥引文峪水傳溉田數千頃先於武德初汾州刺史蕭顗引文峪水入常渠溉田文谷即文峪也貞觀三年縣民相率引文谷水由柵城渠溉田通志文峪河在縣北二十里源出永寧州孝文山一出交城縣西山牟崖龍口一出縣土安都泊泊河三水滙流縣文峪口開柵鎮東南流至石永都入汾地理考文水縣東北猷水即鄔澤水漢志注鄔九澤在北是爲昭

餘祁呂氏春秋所謂區彝之澤也

唐開元中天台司馬承禎被名至都元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承禎善篆隸上命以三體寫老子列正句文水經注敎水出垣縣北敎山山上有泉不測其深山頂周員五六里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王屋之支峯也杜甫憶昔行曰憶昔北行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君艮岑青輝慘么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岑參還少室詩昨詣山僧期上到天壇東向下望雷雨雲間見回龍

開元二年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開拓疏决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郡國書曰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計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于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討淮西度支使皇甫鎛又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初德宗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天德間州縣團保相察法禁綦嚴白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皇甫鎛奏置榷鹽使如江

淮榷法犯禁歲多盧宏正以兩池鹽法敝更立新法其課倍入後令益嚴江吳羣盜以所剽易鹽不受者焚其室盧宣宗乃使兩畿輔望縣令者爲監院官戸部侍郎裴休爲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地榷課大增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都餽轉不足仍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爲再出大抵解池鹽唐隸度支專佐軍國大歷間更錫嘉名益資其用

開元中置女鹽監於解州女鹽池在解州西北七里據地高阜亢旱則生鹽淡苦不可食水溢生魚或生硝亦名硝池吞吐姚暹渠中條諸谷澎湃之浪漲則淹没田廬衝决禁牆爲池患故築硝池堰重加黃牛堰以殺其勢六小池在女鹽池西北四里一曰蘇老二曰賈瓦三曰金井四曰熨斗五曰永小六曰夾凹皆受靜林門水入臨晉涎水灘澗東三里有張公泉二澗水大與鹽池相涉故築底張堰以障之七郎堰在池鹽西解川北灘西高東下女池決則洪濤巨浪

直犯鹽池故東築永安堰又東築七郎堰解州東灘有數泉又受北灘以上諸水遭大水輙潰決爲鹽池患故築卓刀堰長樂灘在池北西接臨晉諸灘若姚暹堤決水卽南趨女鹽或湧北灘爲鹽池患故築長樂堰五龍谷堰在池西南因縣山有五龍谷水勢洪湧築北堰排入硝池以防池患西禁堰在西禁牆下與卓刀七郎諸堰相連爲客水之備白沙堰上接瑶臺下抵苦池在鹽池之東排東南條山諸谷大雨澎湃之浪併巫咸谷蓮花池洪洛渠禹王城泉源之水

俾由苦池入渠此鹽池在東第一渠極長且險每遇山水暴發駈石衝激沙堤難支夏縣生靈以堤爲命不但鹽池之患也李綽堰南自王谷口起由東轉折而北至苦池灘止共五堰現存其三而四堰五堰皆廢排東南條山諸谷暴雨之水併白沙堰潰決之水俾由苦池入渠此鹽池從東第二保障距運城頗遠不可不加意防守也黑龍堰在池東南自東郭北抵任村受中條磨兒盤窑子溝界灘山泉之水併防李綽堰潰決之水中有黑龍潭深不可測唐開元中於

此置廟壁水堰在池東南自界村北抵聖惠鎭受山坡之水恐黑龍堰萬一潰決故又築此小堰以禦之東禁堰在築牆下長一千六百二十丈闊二丈五尺與壁水堰相鄰防東灘各水之患大李村堰小李村堰西姚東堰南堰西堰蠶房堰常平堰龍王堰金盆堰桑園堰渠村堰趙家灣堰俱在池南長闊不等各就地勢築堰以防南山暴注之水焉按姚暹渠水發南趨爲鹽害若涑水暴長洩入姚暹渠爲患益烈故姚暹築長堤防之又加涑水堰爲愼防之道也

開元四年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初默啜擊破拔曳固特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併散走之卒自柳林突出斬之默啜自武氏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至是除滅子將郝靈荃使突厥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宋璟爲相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幸遂抑逾年始授郎將

開元五年張嘉貞爲并州長史嘉貞蒲州猗氏人上言突厥九姓新附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鎮之辛酉置天兵軍於并州集兵八萬以嘉貞爲天兵軍

大使初嘉貞爲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至是統兵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爲未來之患嘉貞不營生産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將相何憂貧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終不廣占良田爲子弟酒色之資其言通達事理鄭處誨明皇雜錄云張嘉貞爲并州長史天兵軍使明皇欲相之而忘其名詔中書侍郎常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邱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作詔以爲相夜閱大臣表疏得嘉貞所獻遂相之議者以謂明皇欲大用人而鹵莽若是非得嘉貞表疏則誤相齊邱矣洪忠宣謂嘉貞爲相在開元八載齊邱以天寶八載始爲朔方節度明皇臨御未久方厲精爲治亦不應置相而不審其名史錄其事史不可盡信類此皇輿全覽猗氏縣城外西南隅有張嘉貞墓子延賞孫宏靖俱葬於此

開元中以郭虔瓘爲朔州大總管初突厥可汗默啜

衰老昏虐其葛邏祿胡祿屋諸部降唐者前後萬餘帳制皆以河南地處之遣郭虔瓘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

開元中奚契丹拔曳固等來附置於大武軍北未幾降戶處河曲者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晙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帥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興兵剽掠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爲間諜日月滋久奸

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爲內應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衆論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爲諛辭皆非事實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戸妥帖皆欲自衒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歸時已嘗賓降戸於河曲皆獲安寧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曏者頡利既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

久安無變今北虜尙存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或其親屬豈樂南來較之彼時固不侔矣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爲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願審茲三策擇利而行疏奏未報降戸跌跌思泰阿悉爛果叛

開元六年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古禮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使民知尊長養老入於孝弟作敬讓不爭然後成敎而國安仿貞觀鄉飲酒刺史爲主人先召致仕鄉有德者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與之行禮縣則令爲主人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爲賓次一人爲介又其次爲三賓又其次爲衆賓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及主人皆六豆主賓介三賓衆賓既升卽席工持瑟升自階就位鼓鹿鳴卒歌笙入立於堂下北面奏南陔乃間歌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司正升自西階贊禮揚觶而戒之以忠孝之本主賓介以下皆再拜奠酬既畢乃行無算爵無算樂頒行其禮於天下綱目特書

之終綱目千數百年開元始行此禮雖舉一廢百其猶有餼羊之遺意與

開元六年二月移蔚州橫野軍於山北去太原九百里屯兵三萬爲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頡質略同羅都督毘伽末啜霫都督比言回紇都督夷健頡利發僕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騎兵爲前後左右軍討擊大使皆受并州天兵軍節度有所討捕量宜追集無事各歸部落營生仍常加存撫

開元八年突厥降戸僕固都督勺磨及跌跌部落散

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
城密奏請誅之誘勺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
河曲降戶殆盡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
側者聞之皆恟懼秋并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
引二十騎持節卽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人皆
以爲危說曰士見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
同羅由是遂安
開元九年正月改蒲州爲河中府置中都增建官屬
制置悉同兩京元載建中都議黃河北來太華南倚

總水陸之形勝鬱關河之氣色言其雄壯有可乘之
勢也嗣罷中都復爲蒲州時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政
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人皆服其化嘗謂人曰
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蒲
州當秦晉之交居要受衝兵燹後民力困敝象先以
寬簡治之隨時所宜非以無事爲安也
開元九年新作蒲津橋唐初橫絙列艦以渡絙斷艦
破至是改作蒲津橋於兩岸開東西門各造鐵牛四
牛有一人策之其下鎔鐵爲山又爲鐵柱五十六貫

之分列兩岸以爲浮梁皇輿全覽蒲津橋在蒲州西
門外唐六典造舟之梁四河三洛一河則蒲津大陽
盟津洛則孝義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
橋正義曰在同州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
也綱目於西晉初書作河橋此復書蒲津重津要也
賈至陝州鐵牛頌沓冥精兮混茫氣凝爲伏牛載厚
地巨靈西掌屹贔屭長河東流泙沸渭堅立不動神
之至闔伯璵河橋賦略條山左臨高嶂東連於渤海
晉關右抱浮梁西截於長河却頓鐵牛駭浮川之魍

魎旁飛畫鷁驚入浪之黿鼉竹笮其維不虞於奔濤
擘赫金鎖斯纜何懼於層冰皚峨
開元九年張說將天兵軍出合河關王晙討蘭池叛
部詔說相聞經略晙發河東九姓掩擊之說將步騎
萬人由合河關掩擊叛部及党項於銀城先是叛部
潛與党項通謀攻銀城連谷據其倉庾說將步騎渡
河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党項更反攻叛部潰之
走入鐵建山說安集党項復其居業因奏置麟州以
鎮撫餘衆拔九姓散處太原王晙之誅河曲降人也

九姓皆疑懼說持節往諭李憲力言不可說曰吾肉非黄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輕騎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部長慰撫之九姓始安至是並收其用至誠之感人雖至仇敵無不動者及既破党項而以王者伐叛柔服之道御之尤深得命將行師之義矣合河爲神木通津出合河關西岸即神木之採林古銀城地也當是時九姓雜居內地党項竊發無時守合河之津謹出入以備非常兵興時并州西邊之要隘也續漢志雲中郡沙南縣有蘭池城順帝陽嘉

末烏桓圍度遼將軍耿畢於蘭池城即此在今朔州西北杜佑曰麟州漢新秦中地銀城連谷皆神木縣地嵐州合河縣北有合河關趙珣聚米圖經合河關在府州南二百里陝志駱駝山在神木北套內

開元十年張說敗蘭野餘黨於木盤山議徙河曲六府殘部先是緣邊戍兵六十餘萬說奏罷二十萬上以爲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耳所以制敵不在多也後帝益嚮邊功說上嶲州鬬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鬬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帝雖納其言而陰已疏說按史稱明皇銳志武事開互市以弱西蕃諸軍戰馬動以萬計外示充盈故說減戍兵非其本心然而禁旅虛耗宿衛不備以致漁陽犯闕羽林兵弱不能抗惟其多而不精彊外乾中以及於難語云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矣

開元十年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銀麟豐勝等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以宰相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按六州皆在并州西界黄河迤

西之地置朔方節度使以重西北之防說徙五萬殘胡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

開元十年始募兵充宿衛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前人以兵農既分三代之法不能復而爲一切苟簡之制使後世多亂歸咎於說之變法廢法然亦時勢使然非

一朝夕之故也
是年改汾陰曰寶鼎汾陰本漢所置縣古綸地夏后少康所邑也元和志縣北四十三里百祥村西有殷湯陵癸未淪入汾河以石柩遷葬明初建陵寢於其東以便歲時致祭縣北十里有湯王廟配以伊尹仲虺宋開寶間敕修有李瑩銘汾陰今榮河縣也宋大中祥符三年祀汾陰有榮光溢河之瑞因改寶鼎縣曰榮河括地志故汾陰城俗名殷湯城以城北有湯陵云

開元十一年帝自東都北巡張說述聖頌序略云開元十有一祀皇帝展義於河東北上太行畱宴上黨整兵耀武入於太原帝上太行詩云清蹕度河陽凝笳上太行火龍明鳥道鐵騎遶羊腸白霧埋陰壑丹霞助曉光澗泉寒宿凍山木帶餘霜野老茆爲屋樵人薜作裳宣風問耆艾敦俗勸耕桑涼德慙先哲徽猷慕昔皇不因今展義何以冒垂堂
開元十一年五月庚辰帝次潞州以故第爲飛龍宮潞州給復五年帝曾爲潞州別駕居潞故有是命矣

上黨舊宮賦詩并序云朕昔在初九佐貳此州未遇扶摇之力空俟海沂之詠泊大橫入兆出處斯易一揮寶劒遽履瑶圖承歷數而順謳謡著天衣而御扆夏嗟乎向時沈默駕馹馬而朝京師今日逍遥乘六龍而問風俗爰因巡省途次舊居山川宛然人事無閒忽其鼎革周遊館宇觸目依然雖迹異漢王而地如豐邑擊筑慷慨酌桂畱連空想大風題兹短什三千初擊浪九萬欲摶空天地猶鬱否陰陽始遇蒙存貞期歷試佐貳佇昭融多謝時康理良慙寶劒功長

懷問鼎器夙負拔山雄不學劉琨舞先歌漢祖風英髦旣包括豪傑自牢籠人事一朝異謳歌四海同如何昔朱邸今此作離宮雁沼澄瀾翠猿巖落照紅小山餘桂馥長坂舊蘭叢卽是淹畱處承歡樂未窮
是年幸潞州過高平縣之長平更穀谷爲省宛谷大唐傳載澤州長平卽白起坑趙卒之地開元中詔爲省宛谷至今天氣長陰有泉色赤於其下立丹井碑唐書地理志高平縣有省宛谷本名殺谷明皇幸潞州過之因更名寰宇記在縣西北二十五里西面百

步東南北各六十步台起坑趾卒四十萬露骸千步積血三尺處周昂省究谷詩嬰兒偃蹇正堪孩換得山西老將回往者不追來不戒莫將家世論人材

是年以并州爲太原府置北都太原府給復一年太原府剌史爲尹罷天兵大武等軍以大同軍爲太原以北節度使領太原遼石嵐汾代沂朔蔚雲十州帝過晉陽宮有詩云緬想封唐處實惟建國初俯察伊晉野仰觀乃參虛井邑龍斯躍城池鳳翔餘林塘猶沛澤臺榭宛舊居運革祚中否時遷命茲符顧循承

丕構怵惕多憂虞尚恐威不逮復慮化未孚豈徒勞轍跡所期訓戎車習俗問黎人親巡慰里閭永言念成功頌德臨康衢長懷經綸日歎息履庭隅艱難安可忘欲去良踟躕

是年祭后土於汾陰初上將幸晉陽張說言於上曰汾陰脽上有漢后土祠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爲農祈穀帝納其言祀於脽上祭曰太史奏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祥風繞壇日揚其光圖經汾陰縣北去汾水三里西北隅有邱曰脽邱上有后土祠脽在河東岸特堆崛起長四五里廣二里高十餘丈舊汾陰縣在脽上漢置后土祠在縣西地理志河中寶鼎縣本汾陰開元十年獲寶鼎更名皇輿全覽榮河縣本戰國魏汾陰邑漢置汾陰縣唐改寶鼎宋祥符中改曰榮河

是年二月帝在太原立起義堂碑以紀其事帝親製起義堂頌及書刻石記功於太原府之南街略云姬詠周原劉歌沛邑於昭義堂誓衆貪始天命所起于胥頌之張說起義堂頌序略并州起義堂者高祖誓

衆之地也高祖龍躍晉水鳳翔太原百神前驅萬姓來奔金石一變日月重華太宗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駕英雄而爲奧主一區宇而定大業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今之謂也太原縣志起義堂在汾水東舊晉陽縣元宗以王業所基勒石表勝蹟元和志起義碑在乾陽門街元宗御製并書馬燧平河中還太原賜宸扆台衡二銘勒石起義堂即此

是年二月戊申帝還至晉州南出雀鼠谷張說扈從有詩云豫動三靈贊時巡四海威陜關凌曙出平路

半春歸霍鎮迎雲罕汾河送羽旂山南柳半密谷北草全稀遲日移華蓋和風入袷衣上林千里近應見百花飛帝答張說詩雷出應乾象風行順國人川途猶在晉車馬漸歸秦背陝關山險橫汾鼓吹振草依陽谷變花待北巖春聞有鴛鸞客清詞雅調新求音思欲報心跡竟難陳蘇頲和聖製詩雨施巡方罷雲從訓俗迴密途汾水衞清蹕晉郊陪寒著山邊盡春當日下來更知西向樂宸藻叶鹽梅

唐書裴漼傳裴漼絳州聞喜著姓父炎之永徽中爲

同州司戶參軍年少不主曹務吏白積案數百刺史李崇義讓使趣斷炎之命吏連紙進筆爲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詞筆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後爲永年令有惠政刻石頌美漼始擢明經調陳畱主簿遷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雅與張說善說方宰相數薦之漼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焉擢吏部尚書世儉素而晚節稍爲奢侈事人以爲闕卒謚懿

開元十三年遣使如突厥用裴光庭之謀也光庭聞喜人行儉子時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侍郎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突厥屢求和親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偕來可以偃旗臥鼓矣說卽奏行之上遣中書直省袁振諭旨於突厥突厥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

開元中裴寬爲蒲州刺史寬聞喜人性通敏工騎射

通書記由吏部侍郎出守蒲州州久旱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由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元宗賜詩褒餞帝自擇刺史賜詩云視人當如子愛人亦如傷講學試誦論阡陌勤耕桑虛譽不可飾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見安貞德自彰獄訟必以情敎民貴有常恤惸且存老撫弱復綏強勉哉各祗命知予眷萬方開元十四年蕭嵩爲河西節度使時王君㚟新敗河隴震駭嵩以裴寬爲判官與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寢安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

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爲政務淸簡所蒞人愛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寶閒稱舊德以寬爲首然惑於佛書與桑門游習誦其書志彌篤云終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

開元中河中解人張琇父審素爲巂州都督陳纂仁誣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詔御史楊汪卽按汪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巂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旣而吏共

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琇與兄瑝尙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瑝時年十三琇十一歲夜狙萬頃於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鬬爲琇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於斧奔江南將殺搆父罪者然後詣有司道汜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帝亦謂然謂九齡曰孝子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因轉相仇殺遂無已時下詔申諭乃殺之臨刑賜食瑝不能進琇顏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閔之爲誄揭於道斂錢爲葬北邙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爲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爲人傭夜讀書久之手殺讐人詣官自陳帝原之其厚於天性諸此類也

開元十四年詔冀州鎭曰霍山秩視諸侯大修中鎭廟於觀堆山麓蠲山下十戸灑掃廟庭廟自隋開皇就山建立武德初平霍置祠貞觀元年建興唐寺於霍山廟南之山趾歲時飭治至是崇祀晉秩敕曰河東冀方其鎭維霍今者省方旋軫重獲休徵同受三

神之貺獨忘百岳之禮其霍山宜崇飭祠廟秩視諸侯蠲山下十戸以供灑掃晉州刺史春秋致祀大歷初命魚朝恩與吐蕃盟於興唐寺卽此劉祁中鎭廟記略云神之廟修於唐貞觀閒歷代增修爵則先公後王公曰應聖王曰應靈起唐改元迄宋政和益著績停驂錄嵩山爲中嶽霍山爲中鎭中嶽中鎭南北對峙而黃河界之喬宇霍山記略自趙城覽周穆王封造父之地趨中鎭山峪入十五里至鎭下其形勢伯仲於諸岳廟在山麓廟外皆本山分胍合抱以繞

其前古松數株樣枒詭怪如青幢鐵幹枝皆東向與
唐寺在廟南之山趾唐太宗建斷碑猶存依山帶壑
特勝他處唐趙嘏詩滿水樓臺滿寺山想見其勝

開元十七年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寖墜廉耻日喪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絶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

然之雖然其說而諸色入仕無所裁損識者譏之通典唐因隋制又置九品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謂之流外

開元二十年行幸北都還至汾陰祭后土史記封禪書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於是始立后土祀汾陰脽邱上親望拜如上帝禮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作寶鼎歌立祠脽邱廟碑文云脽上祠者本魏晉鄭邱之舊漢家后土之宮汾水合河梁山對巒是也

唐書柳冲列傳冲蒲州虞鄉人父楚賢大業中爲河北縣長高祖兵興堯君素據郡固守楚賢說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籙動以誠信豪英景赴天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耶君素不從楚賢潛行自歸授侍御史冲好學多所研總天授初爲司府寺主簿詔遣安撫淮南使封河東縣男景龍中遷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太宗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羣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冲請更修時俗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論者謂文之弊至於尙官

官之弊至於尙姓姓之弊至於尙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冲治氏族凡四海望族則爲右族自謂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先天時詔冲及徐堅吳兢與魏知古陸象先劉子元等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討綴成書號姓族系錄

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帝幸北都如汾陰祠后土大

赦賜文武官勲階諸州賜老帛初上欲幸太原中書令蕭嵩言十一年祀后土祈穀累歲豐登有祈必報請行報禮於是詔祀禮成刊石上自爲文略云脽上祠者本魏地郊邱之舊漢家后土之宮汾水合河梁山對麓歲在癸亥始肇祀事茲校獵上黨至於太原赫戚戎於朔陲霈展義於南夏享惟克誠介以繁祉黃雲蓋於神鼎絳光燭於靈壇自昔已然乃今復見銘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彼汾之曲高脽傑異景象遺光壇埸舊位意多漢武跡在

橫汾風流可接簫鼓如聞壽宮創制神鼎勒勲

是年祀汾陰過平遥貶平遥令王同慶爲贑尉帝因修祀至平遥王同慶供頓廣爲儲偫帝以煩擾百姓坐是貶黜遠近悅服是時元宗方勵精圖治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諸人佐之故能隨事精詳獨持嚴正治政釐然可觀惜不能保其終也鑑注平遥漢爲平陽縣後魏以太武名燾改平遥縣屬西河郡

開元中李太白客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適子儀以他事犯禁令將寘於法太白力言子儀氣宇非常後可大用因得免議者謂唐興之功多出子儀以其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實子儀一人之力謂以爲唐室輔也太白喜縱横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在并州與元參軍宴游晉祠歸而憶舊游寄詩云君家嚴君勇貔虎作尹并州遏戎虜五月相呼度太行摧輪不道羊腸苦行來北京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瓊林綺食青玉案使我醉飽無歸心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簫鼓鳴微

波龍鱗沙草綠節錄以志其事至太白以永王璘獄當誅子儀請解官以贖流夜郎赦還絶大人物極奇遇合前後適值亦罕有也前人書李太白詩後云千仞翔孤鳳高歌一代中在天猶被謫入世豈能容瞻落高驃騎恩深郭令公再回唐社稷諸將莫言功

開元二十二年方士張果晦鄉里世系隱中條山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爲侍中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爲銀青光祿大夫厚賜遣歸後果卒好事者以爲尸解上由是頗信神仙唐書張果傳

果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武后時遣使召之卽死後人復見居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聞元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見晤輒氣絕仆久乃蘇晤不敢逼馳白狀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神仙事語秘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號通元先生賜帛三百匹給扶侍二人至恒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爲立棲霞觀漢方術傳注尸解言將登仙假托

爲尸以解化也葛洪年八十卒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然以爲尸解得仙方士死言尸解猶浮屠死言寂滅也府志平定州東北七十里張果老洞有二一在塔崖上一在坡底村爽豁幽邃遺像尚存按少陵贈韋左司詩云尚憐終南山迴首淸渭濱往復見意左司試理人策第一名聞於時而誦少陵佳句非無識也明皇方崇昇仙慕神仙事而濟以方士張果進雖果道術非無因而濟不能引君於當道阿合取容宜爲士君子所不重也

開元中帝北巡如并州至北都立靑城宮於洛漠城置丞豐頓改龍泉頓爲萬年頓詔太原給復一年以太原王業所基巡幸振耀威武藉申丞思用張說言也宇文融劾奏說所親吏張觀等依據說勢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詔尚書省鞫之晉陽記帝幸太原次龍泉頓北都留守杜暹奏曰龍泉土著人有名唐萬年者帝因改爲萬年頓通志太谷縣西北十五里洛漠城秦王翦伐趙所築明皇幸太原置丞豐頓立靑城宮於此

唐置三監於嵐州以三使分領樓煩元池天池之監樓煩牧政甲天下所謂屈產之乘也兵志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又得牝牡三千於赤岸澤設監置使監牧之制始此凡監四十有八樓煩爲最著今靜樂縣南七十里樓煩鎭唐所置監也元池在憲州之東天池在憲州西南監使雖分而統繫於樓煩溪澗水草甘美滋息蕃庶開元中王毛仲領閑廐詔州縣有馬者先郵遞軍旅之

役百姓畏苦多不畜馬而騎射之士減於前後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歸樓煩監牧馬雜外種乃益壯大東封從牧馬數萬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得監牧之力樓煩馬與西種並重於時祀要樓煩監城開元四年王毛仲所築也兼領天池元池天池監有城置於孔河館乾元後移於安明谷口道人堡下李克用表置憲州於此

恒嶽志唐開元時方士張果往來恒山中夕陽巖下通元谷爲果舊居上有果老嶺緜亘險峻楊述登恒

山記石洞一隙露丹竈遺踪深奧莫知底止是謂通元谷張三峯曾居此谷有俯視羣山螘垤低之句陳繼儒恒嶽圖說飛石窟而上更數十武爲聚仙臺上有石坪可坐舉首一望北則大漠重壤東北則盧龍范陽諸塞南目五臺隱隱在三百里外而翠屏五峯畫錦封龍諸山皆俯首伏脊於其下大行東繞如屏大河在其西而滹沱桑乾清濁漳貫之稍前則漢文覗慎夫人北走邯鄲道也

開元二十三年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綱目書使安祿山討契丹敗績有使之者也使之而不能正其敗績之罪以至隳國典貽國禍則守珪之罪也守珪養祿山爲子並引與祿山同里之史思明濁亂天下罪有攸歸矣集覽阿犖山

新舊書俱作軋犖山軋犖山突厥所謂戰鬬神也祿山母阿史德爲巫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及產有光照穹廬鳥獸盡鳴范陽節度使張仁愿搜廬帳欲殺之匿而獲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父死母再適安延偃遂更名安祿山

開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爲公侯伯

唐書王維傳維字摩詰太原祁人、九歲知屬辭與弟
縉齊名資孝友開元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張九齡執
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遷給
事中安祿山反、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
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
行在、肅宗憐之、三遷尚書右丞維工草隸善畫、名盛
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
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
機所到、學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

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
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
裴廸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
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
開元中張說在并州并州文水人李憕舉明經高第
授成安尉以政尤異遷主簿說引憕置幕府、及執政
表爲監察御史累遷至河東採訪處置使入爲京兆
尹楊國忠惡之、改東京畱守安祿山反元宗遣常淸
募兵東京憕與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繕城
勵士卒將遏賊西鋒祿山兵至城下常淸兵皆白徒
戰不勝輒北憕收殘卒數百裒斷弦折矢堅守人不
堪鬬憕約奕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
皆夜縋去、憕坐畱守府奕守臺城陷祿山執而入執
憕奕及官屬皆害之、憕十餘子、江涵渢瀜等皆同遇
害唯源彭脫、源八歲俘爲奴、故吏識源於洛陽人家
贖出之、歸其宗屬代宗聞授河南府參軍遷司農主
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惠林佛祠

者憕舊墅也、源依祠居、闔戶日一食、祠殿其先寢也
每過必趨、自營墓爲終制、時時偃臥埏中、長慶初年
八十矣、李德裕表上其事穆宗詔曰昔盜起幽陵振
蕩河洛贈太尉憕處難居首正色就死兩河聞風再
固危壁殊節卓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之行巢父之
操泊然無營汔此高年夫褒忠所以勸臣節也旌孝
行激人倫也鎮澆浮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舉
是四者大儆於時其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
南尹遣使賜袍笏又賜絹二百匹源頓首受詔謂使

者伏疾年耄不堪趨拜附表謝辭尋卒忠孝濟美風節凜然

開元中顏眞卿爲監察御史出使河東眞卿師古五世從孫少孤事母至孝舉進士擢制科累遷監察御史初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眞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至是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聞者聳然立朝大節凜凜如嚴霜烈日人皆畏而仰之嗣爲蒲州太守蒲人服其教及守平原安祿山陷河朔平原獨完屢摧賊鋒元

宗聞之嘆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是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事具載史傳不具列志河東一節以原其始

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制十節度使爲重鎭河東節度使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統天兵大同橫野岢嵐四軍雲中守捉屯太原忻代嵐之境治太原府兵五萬五千人此河東節度使之始按唐設節度使統軍以備邊河北三鎭之拒命端起於此將帥握重兵於外武夫悍將扼險要專方面據有其土地人民財賦足以自給而又以甲兵之堅利獨制一方恣其橫暴太原猶未若諸鎭之甚也自方鎭强而京師不得不弱開元以來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亡匿耗散宿衛不能給張說乃募士宿衛更號曰彍騎分隸十二衛然多市井屠販不習攻戰因勞憚遠潰爲盜賊至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廢兵益滋多歲給衣糧支絀民困而士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

糧並廢矣六府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安祿山反至皆不能受甲迨後方鎭兵布天下天子不得不自置兵於京師朱全忠盡易以汴人而禁軍更無一兵可用矣開元之際海內安富乃安而勞之富而飭之使困敝之民聚而爲悍將驕兵之用反得倒持其柄豈非嚮邊功而好大自貽之戚哉唐書地理志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卽其部落列置州縣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凡府州八百

五十六號爲羈縻云時每歲供邊兵食衣糧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關中不給於用

是年穿三門運渠唐建都長安轉漕經此山巖上有閣道石牽泐深尺許三門當水者鑿之重漕運也時歲用滋多庾廩不給李齊物穿三門運渠鑿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沃醯而鑿之棄石入河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不勝其苦公私勞費民益困敝王翰三門津記津在平陸縣治東六十里河南山脊峻下其尾屬於北山鑿

三門以通河流入鬼神三門之北爲開元新河又以新開河爲公主河未詳其說意卽齊物所穿之渠名無考

是年王忠嗣奏置振武軍西去東受降城百餘里唐初平突厥置雲中都督府於盛樂至是復置軍魏土地記雲中城東八十里有盛樂城後魏永熙中置盛樂郡爲雲州治卽此唐史振武天德艮田廣袤千里其地據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在唐朔州北二百八十里與定襄故城對其北七十里有黑沙磧云

杜陽編太原王維及弟縉以科名文學冠絕當代時人曰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縉常鎭并州與李光弼同守太原爲衆所推、然以政事委羣吏晚年奉佛尤謹代宗問浮居法縉盛陳福業報應五臺山祠鑄銅爲瓦金塗之費億萬計大歷中羣臣承望風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問政刑日以湮陵兄維少與縉齊名工草隸詩畫名盛于開元天寶間諸王待若師友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遺中人王承華往取縉裒集詩文十卷上之縉兄弟同

以文章名、一時梓里慕其風流然皆長齋禮佛終日以元談爲樂雖云士大夫高致而所就已小太平廣記裴晉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語人云雞魚葷腥逢著則啜、生老病死、時至則行、胸次活潑其過女几山詩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所見大而規模自遠同一梓里志趣不同如此按晉公身任天下之重而不爲空虛寂滅之學淮西之平獨排羣議以成大勲惟斷乃成也摩詰以淨修空色相、而公以歷險濟艱屯、趨向不同而晉公深遠矣

天寶五載王忠嗣辭河東節度許之時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功名日盛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築雄武城林甫惡忠嗣助役有言而忠嗣遂辭河東之命已而祿山兼河東節度使取樓煩諸監之馬而林甫不言也按唐之中葉養成天下之亂李林甫十九年之相釀之也元宗晚年委政事於林甫而林甫妬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至使帝天性滅爲仇讐中外側目九能因事陷人於法假薰炙之勢

以陵人然以智巧傾人者人亦以智巧傾之恃勢力以無道橫逆加人者人亦以無道橫逆加之邢縡之謀亂也國忠鞫之令引林甫交私之狀而林甫寵衰國忠貴震天下卽用其術以制之至將死而流涕屬後事嗟何及矣此阿思布之反所必欲窮摘其謀而碎其家者也回思屏黜勲舊殺戮謗議天下之人可得而盡防之乎得君之路至多安得一一而壅遏之小人之道終窮而國家之患未已至延秋西行流毒中原雖抉含珠襪金紫未足蔽其辜矣

天寶十四載郭子儀收靜邊軍擊高秀巖於河曲縣之遂收雲中馬邑開東陘子儀華州鄭人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遷橫塞軍使徙築天德軍兼九原太守安祿山反詔子儀爲靈武太守兼朔方節度使至是斬賊將周萬頃敗高秀巖始開東陘嗣拔常山下井陘與李光弼合破史思明衆數萬河北諸郡始斬賊守迎王師太子卽位靈武子儀與光弼赴行在國威大振帝惟倚朔方軍爲根本賊將阿史那從禮誘河曲部落數萬迫行在子儀執獲之河曲平至德

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敗走之又敗安守忠於是關陝始通進河東副元帥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旌幟鉦鼓經百餘里中軍元帥李嗣業率回紇後擊塵且坌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於道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帝遣其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時子儀光弼皆有元功難相臨攝故有

魚朝恩觀軍容之使而不立帥也會相州失利魚朝恩素嫉其功因是媒譖之子儀還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擾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置散地非宜帝亦悟詔爲諸道兵馬都統率威遠及河西河東鎭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會河中太原兵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有

功於帝忌宿將難制離搆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爲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盡裒肅宗賜詔勑上之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時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名回紇吐蕃寇河西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初子儀自相州罷歸部曲離散麾下纔數十騎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吐蕃聞王師至潰歸元振說帝都洛陽子儀反覆言雍州天府用武之國秦漢用以成帝業洛陽地阸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爲鬬場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社稷臣也朕西決矣僕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以子儀爲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鎭河中永泰九年詔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復鎭河中九年入朝帝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請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長久之策也又陳衰老乞骸骨不許德宗嗣位詔還朝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帝悼病廢朝五日贈太師陪葬建陵賜謚曰忠武按史稱子儀事上誠御下恕遭程元振魚朝恩之讒

無故屏黜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握重兵在外一聞君命卽至讒卒不行彼恃功負氣者豈能堪此而人情所極不能堪者尤在盜發其父墓一事時子儀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涉之卽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引咎自責一切不問夫豈薄於孝哉審量於輕重大小之間寧賊不得而不使上下震動罪已之言一出天子釋憂衆情綏定魚朝恩欲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旣無所施而指縱穿窬之心亦必汗顏泚顙黜

自愧悔武侯有云難平者事也子儀眞善平事而可與權矣要自事君以誠之一念而變化出之誠無不格仇敵可化爲心膂誠無不孚敗軍轉因而制勝章敬之遊朝恩爲之感泣承嗣之强西望爲之拜屈免冑入敵中而敵衆捨兵下拜處之雍容出之勇决非誠至而能若是乎史抗温儒雅達節度致敗主軍者渾瑊而子儀引爲已責人之常懷勝則矜已敗則諉人負我子儀誠於克敵誠之至而怨生轉敗爲功諸葛武侯之德度令公庶幾似之要惟事上以誠則精

忠貫日月偉量宏江海使代宗能傾心用之豈復有河北之患惜乎知不及此也

至德元載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illegible]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降時史思明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弓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

發相繼賊不能當歛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爲槍城於道南夾滹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摶戰光弼集弩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得太原弩手之力也嗣光弼與史思明相持日久子儀引兵自井陘出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十餘萬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又敗之於沙河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

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壬午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槍歸營奔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

至德元載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眞源令河東張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祖籍南陽居平陽之芮城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不與庸俗合姚誾以平陸世族居址相近往來通好巡於開元末

擢進士第出爲淸河令秩滿還都或勸一見楊國忠答曰是方爲怪祥更調眞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以法誅南金政簡約民甚宜之至是楊萬石逼使迎賊巡帥吏民哭於元元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西至雍邱與單父尉賈賁合有衆二千初雍邱令令狐潮以縣降賊睢陽因殺使者迎賁等入屠潮妻子磔城上潮怨賁攻雍邱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卻敵因兼領賁衆潮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元宗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勵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

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至德二載安慶緒遣尹子奇將同羅突厥奚兵與楊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許遠告急于巡巡自寗陵引兵入睢陽城父令姚誾亦至巡有兵三千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誾等合合兵六千八

百人尙衡遣將南霽雲至睢陽計事霽雲感巡誠意留不去與萬春等敗楊朝宗於寧陵北通餉道子奇攻睢陽悉衆逼城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專治軍糧戰具籌畫一出於巡子奇復引兵圍睢陽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兵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

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旣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秋七月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飢病不能鬭遂爲賊所

圍巡修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鏁大鐶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于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士

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尙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賀蘭進明不敢分兵恐師出爲叔冀所襲又忌巡聲威嫉其成功而愛霽雲勇壯欲留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彌月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强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所爲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霽雲泣下霽雲歸至城下冒圍血

戰僅得入城城中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與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吾衆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不如堅守以待之所餘纔四百人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生不能報死爲厲鬼殺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奇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齒碎何也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奇以刀抉視其齒存者三四

將釋之賊衆懼其得衆心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雷萬春姚誾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且死顏色不亂生致遠至偃師亦不屈死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藁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前後大小四百戰殺賊卒二十萬人其用兵不依古法敎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敎之或問其故巡曰古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與賊野戰賊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爾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必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故下爭致

死力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衂被圍久初殺馬食旣盡羅雀掘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城中知必死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譙守邱曉救之曉不受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召曉杖殺之命中書舍人蕭昕誄其行時議者或謂巡與其食人寧若全人有名士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由是人無異言按巡死守孤城圍久食盡羅雀

掘鼠至以人繼非忍於睢陽之人而殘食之也食垂斃之殘黎而保江淮數十萬生靈用延唐世獨能灼見其大堅守以綴賊兵義烈實出非常或疑其不全人而食之循迹忘本所見抑已小矣考巡守雍邱在於天寶十五載之七月迄至德二載正月閱時已歷數月而後赴救睢陽譙郡彭城臨淮諸將擁重兵不救而巡以一軍獨往自正月至十月前後幾及一年牽阻賊勢使不得南下城陷不過三日而鎬即至廣平得以收復東京使賊不至散漫難制巡雖死而功亦偉矣其用兵出奇制勝至事不可爲而節彌厲凜

凜有生氣更爲從來史冊所罕見炳於千古平陸姚誾以梓里夙好隨同守死雖其氣概未如睢陽之奇烈而與共患難附驥尾而名亦顯故詳列死事始末論其時世而并及之姚誾陝州平陸人崇族孫父弇開元初處州刺史誾性豪蕩好飲謔善絲竹天寶末歷壽安尉遷城父令與張巡親善以守睢陽功至德二年春加東平太守與巡同死難贈潞州大都督官一子

唐至德時絳守韋武鑿汾水溉田一萬三千餘頃皇輿全覽汾河在絳州南門外自太平縣流入經州東折而西入稷山界所謂汾曲也絳州雖臨汾河而水勢直瀉難以引灌武因河勢轉曲設法引流而不能行之久遠故雖利濟一時後遂未設渠道惟引山泉之水分流灌溉州西二十五里鼓山即鼓堆也周四里高五丈穹窿而圓形如覆釜人馬踐履有聲四周胥石磴下有泉發源九原山西北有二穴北清南濁清者名清泉濁者名灰泉北穴爲石口尺五許自滙

而爲池幅幀一丈池溢而南折而東流南穴爲土口尺許亦滙池溢而北折而東合於清流泉西引泉流輪溉古堆莊溉地無番期下流溉馮家莊無番期下至席村莊有激水石牐渠水由上至下分晝夜時刻輪溉席村李村蒲城及三泉莊白村盧李村李村盧家莊孝陵村王莊磨頭祁郭北關等地其大溝俗名天河於席村北建石牐激水東南灌白村地西南灌席村蒲城李村地又於水西莊北建石牐激水經東稍南鑄鐵分水口一口灌南北王馬莊龍泉莊蘇村

至德二載蔡希德寇上黨執節度使程千里賊屢攻上黨常爲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之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爲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寧失帥不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于洛陽囚之

至德二載史思明寇太原遣人取攻具於山東以兵送之李光弼遣人殲之於廣陽明一統志廣陽故城在平定州南三十里今廣陽村卽其地入太原之要

道也

至德二載六月田乾眞圍安邑會陜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已者踰城來降乾眞兵解安邑遁去

至德初回紇至帶汗谷與子儀軍合及同羅叛胡戰於榆林河北大破之河曲皆平

至德初汾陰人薛愿爲潁川太守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愿悉力拒守期年救兵不至城陷死之上問李泌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思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絷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于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

城不過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按泌以賊强而權其大勢由太原出井陘扼北來之衝自馮翊入河東據西入之勢又互攻首尾使疲於奔命百戰百勝之道也唐以太原爲根本先定河東扼其要收復兩京之略具於此矣

至德二載二月郭子儀平河東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衝要得河東則兩京可圖賊將崔乾祐守

河東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子儀潛遣人入
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至是子儀
引兵趣河東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應官軍乾祐踰
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乾
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乾
祐未入自解東白逕嶺亡去遂平河東拔子儀勞苦
功高平河東後至四月即有清渠之敗時府庫無積
蓄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
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爲統

攝不復計官爵高下至潰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
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
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軍行儲備
糗糧艱難倍於往時一經挫折軍士易於解體而子
儀一以恩結人心人樂爲之死故能已蹶復振遂定
大功河東既平各道併進聲援遙接是年九月收復
兩京奠天下於泰山之安雖唐之氣運方隆而宏濟
艱難以成中興之業者固非人力不至於此矣
至德二載李光弼守太原撊史思明將十萬衆來寇
時城中卒不滿萬衆議培城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
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於城外鑿壕自固
作墼數十萬及賊來攻城取其土以增壘城壞輒補
得不陷徹民屋作礮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
斃數十人思明選驍鋭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
汝潛趣其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
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賊爲梯衝土山以攻
城光弼募工穿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宴城下令
倡優詈侮遺人從地道中曳其足入斬之自是賊行

皆視地徙營稍遠光弼僞約降而潛穿地道周賊營
中搘以木至期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若送
欵者賊皆屬目俄而賊營忽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
亂鼓譟突騎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還留希德圍守
又擊敗之斬首七萬級亦委資糧遁去又收横野等
軍擒李宏義以歸初賊至光弼張幄城隅以止息經
府門不顧圍解越三日乃歸私寢按天寶末安祿山
領四鎭節度使并州亦在轄內初反時雖以計執副
使而并州郡縣皆爲朝廷守及思明來寇光弼力戰

郤之用。能固結人心。屹然爲重鎭。以屏蔽兩京。成中興之業者。光弼之功獨偉也。唐中葉安史之亂。匡濟之力多出河東。陸贄言往者靈武中興。尚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太原之兵與朔方犄角。樓煩三監牧馬充盈。羊腸倉轉輸利便。密邇靈武。征調以時。故足以控扼西北。蕩平禍亂。及叛將負固。而太原之衆猶能牽掣而挫其鋒。光弼保太原如金墉。尤爲諸賊所憚。史思明請誅光弼云。陛下若不誅李光弼。臣當自引兵到太原誅之。唐室始終以太原爲根本。

得太原之力尤多。實由光弼維持保護而爲根本計也。通志。徐溝縣集義村。唐李光弼守太原。村民舉義兵應之。因號集義。光弼能用其民。其時之竭力致死可知。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法行三百步。亦惟光弼能用之。光弼用兵峻厲嚴肅。出奇制勝。而能持節行。讀書執禮。以孝友著聞。居然儒者。非尋常將帥所可同年語矣。

至德二載。置河中節度使。兼蒲關防禦使。治蒲州。此河中節度使之始。初置澤潞沁節度使。治潞州。至是置鎭河中。以資河東之力。祿山初城雄武。扼飛狐之塞。已有窺太原之心矣。漁陽兵起。劫太原留守以脇之。其志未常須臾忘河東也。及光弼力戰。却退太原。控扼西北。於是蒲關路絕。而靈武以東。雄關健將。隱然金墉。翼於磐石之安。蒲潞作鎭。置帥衛靈武爲左輔。始得從容奏中興之業。不然。左輔空虛。靈武當殘敗之餘。邊野蕭索。一蹶豈能復振。李郭之功固偉。而亦由河東之形勢兵力。扼要當衝。進退攻守。俱得其用。故能易危爲安。復定社稷也。

乾元元年。置振武節度使。領鎭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徙天成軍合飛狐之安邊郡。而廢雁門東北之橫野軍。唐初飛狐没於突厥。貞觀中破突厥。始復故地。至是改置軍。時子儀已收復西京。置軍鎭以控扼西北。

乾元元年。顏杲卿子泉明爲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爲史思明所虜。思明降。乃得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眞卿時爲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

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爲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己女閔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眞卿悉加贈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乾元二年夏四月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九域志潞城在潞州東北四十里隋開皇十六年置春秋潞子邑也

乾元二年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時太原承荒亂後思禮鎭數年貲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河東遂爲雄鎭初潼關之敗思禮墜馬臥草間有小卒授以馬始得脫不告姓名而去思禮德之訪其人數年不得及鎭太原以吏事將誅代州刺史辛雲京忽有代州卒張光晟求見思禮一見卽識之曰子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曰向恥以小德取賞故不敢見今來謁求爲州主免罪思禮大喜曰雲京罪亦不細今特爲故人貰之後雲京亦爲河東節度使張光晟亦爲代州刺史是年七月嵐州合河關河三十里淸如井水凡四日而變

乾元五年名郭子儀還京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先時淸溝之敗募人軍者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一切皆衣金紫名器冒濫及九節度師潰魚朝恩短子儀於帝因召還以光弼代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朔方將士憚光弼之嚴樂子儀之寬初聞命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紿之因躍馬而去

寶應元年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初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貲儲豐衍積米百萬斛管崇嗣代之爲政寬弛耗散殆盡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鉤校出入將士隱没者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使慰安諸將推辛雲京爲節度使因而授之會絳州諸軍乏食突將王元振謀

亂聲言主帥不卹卒饑且令修宅激怒士卒殺都統
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兵屯於翼城亦殺其節度使
茘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爲帥併即授之按此即唐
世藩鎮之禍所由起也昔人云邱夷則淵實下陵則
上替肅宗於軍士賊帥廢立不聞有處置之命反於
所欲立者授以節鉞自是承襲爲常至於唐亡而後
已平盧廢立楚州賊將至河東相視並起河東夙稱
忠順祇由撫御失所奸人乘變不亟寘賊於法又從
而因任之紊亂名分實始於此所以相尋於禍亂而

不已也

寶應元年三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時
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非新
進諸將所能鎮服以郭子儀爲汾陽王知諸道節度
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
給絳軍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
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
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爲功子
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
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
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
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代宗廣德元年以僕固懷恩爲河北副元帥賊將田
承嗣以莫州降李懷僊殺史朝義傳首京師以史朝
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
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爲盧
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
於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

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
冀無事因而授之分河北諸州節度以幽莫嬀檀平
薊爲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爲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爲
相州管魏博德爲魏州管滄棣冀瀛爲青淄管懷衛
河陽爲澤潞管范祖禹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
蕃夷僕固懷恩爲制將也唐書藩鎮列傳安史亂天
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幸安瓜分河北地授叛將
護養逆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擅署吏賦稅自私效
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一寇死一賊

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爲王土裂河北地爲合從以抗天子自河以北翻城數百角奔爲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孤掌之上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亂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强僭擬益甚土田民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滛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楚蹛而和之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大歷貞元之間反此方以象虎狼而

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爲守邦之道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魏博傳五世至田宏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偲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潞澤傳三世而滅有州五

廣德初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耀德軍乾元初置於河東至是併罷之初郭子儀以大盜既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代宗不察乃自河中爲始敕罷河中節度按此魚朝恩妬功而竊權也子儀忠於謀國散軍息民是時河南諸鎮兵罷之易耳河北若不受命子儀必有以處之而魚朝恩屯兵中渭橋與鄜縣名備吐蕃實以自衛若從子儀所請則渭橋鄜縣之兵必還禁旅不得外屯矣於是深以爲憾而陰易之顛倒位置使渭橋之旅安然無恙而獨罷子儀

所部之兵撤其節鎮驩然以爲得計謂是足以抑之也小人妬君子無所不至而不知君子之心祇知有公撤河中之兵而蕭然賦閒部曲散盡於子儀何損焉小人私心悁悁惟患竊據一朝失倚則如虺無頭蠆無尾之不可一朝居用心固不同矣子儀待士以誠撫下以恩身係天下之重而歸命於君忘其身以赴國家之難而威不能怵其心惟期安民代宗不察勳臣之忠用朝恩言敕書殺禮君道缺矣易曰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廣德元年九月遣使檄僕固懷恩入朝不至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內忌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新立大功名出諸將上而爲雲京所拒大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儀等屯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中使駱奉先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

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絶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身負六罪思得一奉天顏又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官讒口臣奏奉仙非不摭實陛下竟無處置竊聞四方奏事皆令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儻不納愚衷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書入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諷令入朝懷恩抱遵慶足號泣訴冤然以懼死爲詞竟不奉詔而北走懷恩既去朔方兵亂不止李抱眞言於帝曰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謂子儀已歿故衆爲所用若子儀來皆不召而至顏眞卿亦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帝乃以郭子儀爲河東副元帥謂子儀曰朔方將士思公如旱苗之望雨公爲朕鎭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及子儀至咸鼓舞感泣喜其來而悲其晩也子儀至河中雲中子弟戍河中將貪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十

四人杖二十八人府中遂安按懷恩作副元帥大功既立畏中官之讒擁兵駐河東非必遂有不臣之心也雲京疑而激之遂至叛亡亦可哀已然其先奏畱降將使安史餘孽坐擁大鎭流毒中原百有餘年終唐之世未能殄滅迄至於亡孰階之厲耶懷恩之死亦天奪其魄特假手雲京以發之至雲京恬過遂非不恤國事激成變亂亦難免於誅譏矣

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反以郭子儀爲河東節度等使懷恩謀取太原使其子瑒寇太原辛雲京覺之乘城

設備瑒攻之大敗而還遂圍榆次旬餘不拔大將焦暉白玉擊敗瑒軍殺瑒於榆次南之鑿臺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謂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我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靈武雲州都虞候張維嶽在汾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衆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首詣

闕帝命輦懷恩母致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始知盧諒之詐杖殺之嗣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剌數十萬衆俱入寇懷恩更以朔方兵繼之行至中途遇暴疾死二寇聞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子儀嚴備不戰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扣馬固諫子儀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

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因取酒共飲各執酒酬地爲誓於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見天子藥葛羅率衆追吐蕃殺獲萬計按世稱懷恩屢立大功畏讒擁兵卒雲京激而致變此

重其功而未究其心懷恩之叛在當時固由激之使然而謂其終無不臣之心則未可全信也觀其奏留降將恐賊平寵衰已陰有跋扈之意及叛將環拜馬首乞行間自效而留使分帥河北陰自結納使皆歸命藉爲聲援以徐觀其變又招誘回紇吐蕃諸部數十萬騎兵策馬奔衝而至謂可橫行吞噬豈復有故國之思主臣之念反復易變以至於死孰爲爲之耶自蹈亂亡拒命至三年之久挾寇爲國大患而帝猶爲之隱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此太阿倒持至於終唐之世而不悟也

代宗永泰元年以李抱眞爲澤潞節度副使初抱眞奏請起子儀使將兵河東而朔方亂軍自定帝心重之抱眞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節度副使抱眞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旣不廩於官而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按此卽府兵之意而抱眞爲之不動聲色不須廩給兵自精足唐府兵法壞壞於不得人而行之不以實也集覽澤潞卽昭義藩鎭有州五郴汾晉澤潞

大歷三年以王縉領河東節度使縉初爲太原少尹與李光弼同守太原謀略爲衆所推雲京卒以縉代時兵馬使王無縱等恃功驕蹇以縉書生易之多違約束縉悉捕斬之諸將悍戾者殆盡軍府始安按史稱縉好賄晚年佞佛政事一委羣吏故卒不免然如

晏涵之嫩則不敢議矣

永泰元年裴諝爲河東租庸鹽鐵使諝絳州聞喜人寬之子初爲河南參軍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故爲寬將德寬舊恩遣騎跡獲之僞授御史中丞諝疏賊虛實於朝事泄思明恨罵瀕死而免賊平除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拜河東租庸鹽鐵使至是謁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榷酤利歲出納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耶諝曰臣自河東來農人愁嘆穀莢未種誠謂陛下軫

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以利孟子治國言仁義不以利故未敢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時朝堂別置三司決庶獄辯爭者輒擊登聞鼓譎上疏曰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動天聽爭纖微若然安用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譎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爲重輕獻獄官箴以諷進河南東都副留守凡五世爲河南譎視事未嘗敢正處以寬厚和易爲治不鞠人以贓裴氏爲聞喜望族世敦友愛譎承寬後習其清簡咸稱舊德不虛也

永泰元年閏月郭子儀還河中初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凋敝部落未安請以路嗣恭鎭之嗣恭披荊棘立軍府威令大行子儀還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大歷中回紇侵太原破鮑防軍拜渾瑊都知兵馬使自石嶺關而南督諸軍犄角虜引去進兼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子儀爲太尉德宗析所部爲三節度以渾瑊兼單于大都護振武東受降城鎭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州節度副大使後與李晟收咸陽泚平論功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縣樓煩郡王徙咸寧復平李懷光還屯河中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闚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辭請好詔約盟以瑊爲會盟使爲結贊所劫羸服待罪得釋還河中瑊治蒲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好書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敘著行紀一篇辭不矜大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君子賢之

唐書王緯傳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父之咸爲長安尉與弟之賁之奐皆有文緯舉明經以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大歷中與李泌俱爲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泌見惡於元載嗣恭希意欲殺之緯護解得免泌執政奏爲浙西觀察使初州縣有韓滉時罰錢未入者十八萬緡府史請裒爲進奉緯上疏蠲以疏民力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以諸道員錢四百萬緡獻爲羨錢緯奏此州經費大忤延齡意改檢校工部尚書史稱緯居官以清白稱然

好用刻深條約苛碎人不能堪清而不刻斯得之矣

唐史盧綸傳綸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湖大歷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閿鄉尉累遷監察御史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辟元帥判官遷檢校戶部郎中因舅渠年得幸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帝問渠年盧綸何在答以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歷十才子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

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宏止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以聞

大歷四年回鶻請婚封僕固懷恩女崇徽公主下降可汗以兵部侍郎李涵往冊命道經汾上陰地關石壁上猶傳遺跡唐書地理志靈石縣西南五十里有陰地關一名南關出汾晉間之間道也稱南關者以冷泉關在北也廣川書跋崇徽公主手痕在汾州靈石縣陰地關石壁主蓋僕固懷恩女懷恩以嫌猜叛入回鶻沒其家入後宮嗣回鶻請婚以懷恩女封爲崇徽公主冊命下降出塞道出汾上托掌石壁流傳於後豈怨憤之氣盤結於中而不得發遇金石而開者耶唐雍陶陰地關見入蕃公主石上手跡詩漢家公主昔和蕃石上今餘手澤存風雨幾年侵不滅分明纖指印苔痕李山甫詩金釵墜地鬢堆雲自別昭陽帝豈聞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處用將軍宋歐陽修詩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蹟爲誰留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

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嘆息巖花澗草自春秋

大歷八年九月晉州男子郇模以蔴辮髮持竹筐葦席哭于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蓆裹尸置筐中棄于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于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事見元載傳餘十八字史不傳

大歷中杜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爲塔以葬鄙哉鴻漸之貪也生既位極人臣死又徼福於佛使福而

可徵鴻漸眞得計矣然鴻漸雖好佛而不悟其要誠悟其要、則必如瞿曇棄國王之位、割妻子之愛、入山林毁衣服、惡飲食、苦形體以成其道也、今生則出入將相受萬鍾之奉而不能舍及老病死矣、乃始爲僧、意謂死而受生復得善果豈非貪心蔽蒙之極歟、佛氏以生死爲一大事、精練之至不但坐而死矣或立或倒或預言死日及期不爽世俗所共神而敬之者也而君子不取蓋惡不由其正也曾子易簀以爲安尙不肯一息安於不正而況其他乎夫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故剪爪墮須猶或藏焉豈有死而削髮以爲達哉鴻漸死于宰相不以衮服斂藏而必出於此者其以是爲福乎抑以是爲罪也代宗貪非英傑鴻漸位列鼎鉉與元載王縉、並以誦佛迷惑以人爲菩薩鬼神、導以鹵簿、百官迎從、直同兒戲、鴻漸甘爲僧人之奴隸、冥心曲附、目入於衰昏泯亂不可救止削髮爲塔亦如兒戲冥冥以終身也

大歷十二年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初解安兩池生乳鹽開元時池涸水淡鹽廢河中姜師度始有畦夫嘗種之課至是遇秋霖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賜名寶應靈池張濯記略云寶應靈慶池者山海經所謂鹽販之澤也供華夏二十餘州宅黄河千里之曲北抱原勢南負山陰涵濡溶澄浸漬爲鹵外無寸草内絶纖鱗水或紫赤鹽皆潔白大歷丁巳秋雨爲災凡厥井疆漫爲塗潦乃徵畚鍤修隄防導溪澗積濇白波如山西迤北滙散於女鹽翌日開霽紅鹽自生盈掬傾筐或纍或栗形攢伏虎色澈丹沙靈貺休徵古未之有詔賜池名曰寶應靈慶池置祠於條

山之北按唐紀河中府池鹽以是年秋霖多敗判度支韓滉恐鹽戸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遣蔣鎭往視覆如滉言因賜號置祠鹽生霖潦則鹵薄雖或有生發而利亦減矣匿災爲瑞徵稅如故時人醜之

大歷十三年正月回紇寇太原焦伯瑜等逆戰遇於陽曲之柏井大敗而還回紇縱兵大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於陽武谷郭子儀奏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遣渾瑊將兵鎭振武軍回紇始去初回紇之

入也河東押牙李自良曰回紇遠來求鬬難與爭鋒不若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抗其前大軍躡其後無不捷矣節度使鮑防不能用敗還九域志代州崞縣西有陽武寨今置堡路通太原東都事略柏井在太原城北四十里宋徙并州城於陽曲縣唐節度使置都押牙牙前重職也

大歷中置鎮將於石州以綏御党項會要党項部落代宗永泰後皆徙石州因置永安鎮以統之讀史紀

要永安鎮在永寧州城內徙党項於此初郭子儀以党項部落散處地與吐蕃濱近易相脅表徙靜邊州都督夏州樂容等六府於銀州之北夏州之東以離沮之其地在大河以西麟勝等處今神木榆林迤北之地迨後野利把利等氏與吐蕃姻援贊普悉王之因是擾邊陰結吐蕃爲變郭子儀芟其反謀嚴邏以絕吐蕃來道表置都督府於是野利等族皆入朝並徙其部於延綏等州然猶在河西也至永泰後稍徙石州則踰河而東直入內地矣置永安鎮將以統之既不能安其居馭之又失其道永安將阿史那思暕賦索無極氏族不能受亡走河西仍不時往來并汾之間騷然矣

大歷十四年以馬燧爲河東節度使初燧父爲嵐州刺史燧隨父至嵐州嘗與諸兄學輟策嘆曰方天下有事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沉勇多算至是鎮河東至晉陽燧以太原王業所基宜因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潴爲東隍省守陴萬人太原承鮑防柏井之敗兵力衰單燧募牧

馬厮役數千人悉備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土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前冒狻猊怪象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肄之辟張建封爲判官署李自良爲代州判官委任之居一年太原軍雄於北方李懷光反詔燧爲河東行營副元帥仍兼晉絳慈隰節度使與渾瑊合兵討之降隰絳定聞喜萬泉等六縣請給三十日糧破河中挺身至城下召諭一軍感泣請降果以二十七日入其城

河中平還太原帝賜宸扆台衡二銘勒石起義堂榜其額以寵之太原縣志起義堂在汾水東舊晉陽縣亦曰號令堂唐高祖誓義師於此唐書馬燧傳河中平還燧光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還太原帝賜宸扆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額以示寵異

大歷十四年以張涉為右散騎常侍涉河中人也上在東宮時涉為侍讀即位事皆咨之旋晉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擢為常侍學士如故涉與太原人喬

琳友善琳粗率喜恢諧無他長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用之晉同平章事琳旋以衰老耳聾罷政事上由是疎涉嗣以事罷歸田里

德宗建中元年秋八月振武畱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九百餘人帝命回紇使者董厥盡帥九姓胡歸國輜重甚盛至代州畱數月求資給踐禾稼人甚苦之畱後張光晟欲殺回紇未發會九姓胡怒董厥獻策光晟請殺之奏於上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董厥執而鞭之光晟勒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帝遣源休送董厥等喪還回紇相頡子思迦立休等於帳前欲殺者數四畱五十日可汗遣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如以血洗血汚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不見可汗而還

建中二年詔河東節度使馬燧以太原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眞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討魏博叛帥田悅悅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令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

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係千餘館穀三千萬斛邢圍亦解李納李惟岳合兵救悅復壁洹水遣將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鏁維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渡進屯黎陽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令之曰賊至則止為陣畱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畢發而止伺悅軍畢渡即焚其橋軍行十餘里悅

聞之、率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
鼓譟而前、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陣以待
之、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兵大敗、追奔
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計、斬殺尸積三十
里、淄青兵幾盡、於是李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田昂
以洺州降、悅夜走魏州、嬰城拒守、告窮於朱滔王武
俊、馬燧與李抱眞不協、頓兵旬餘、始至城下、攻之不
克、

建中三年四月、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討朱滔王武

俊、滔等發救田悅、軍至魏州、李懷光軍亦至、燧等盛
軍容迎之、朱滔以爲襲己、遽出陣、懷光擊之、滔軍崩
沮、士卒爭取寶貨、王武俊引騎橫衝之、懷光軍分爲
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溺死者不可勝數、滔復堰
水絕官軍歸路、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歸、武俊以爲
不可、滔不從、燧遂與諸軍涉水而西、保魏縣、李抱眞
馬燧數以事相恨望、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
成功、李晟往來解說、乃和、時兩河用兵、河東澤潞河
陽朔方四軍屯魏縣、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
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兵、凡蓄積錢帛粟
麥者、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又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鄽市囂然如被寇盜、會朱泚亂、帝出奉天、燧領軍還
太原、史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令於衆、
無不感激用命、鬪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能
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
不臣、使大臣奔辱、燧之罪也、是以責備賢者之道罪
之也、燧提太原久練精卒、合諸軍十餘萬之衆、老師
糜餉、卒無成功、還軍太原、誠不滿於人望、然孽萌護

養日久、瓜連蔓結、輾轉相依、誠有不能一時剪滅之
勢、如田承嗣據貝博魏衛相磁洺七州、未嘗北面天
子、河東昭義諸軍並進、承嗣幾成擒矣、卒以李寶臣
攜貳、國威中奪、窮而復縱、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豈
有數存耶、

建中初、澤潞將張伾守臨洺、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
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伾悉召諸部將立軍門、命女
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爲賞、願以是女賣
直爲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

將兵擊悅城下敗之伾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功冠一時惟忠義之忱足以激發人心故三軍用命一鼓作氣也

建中二年六月汾陽王郭子儀卒子儀爲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爲名臣者甚衆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其爲人所信服雖至叛將無不敬重如此

德宗時專以太原兵抗山東而邊警時聞備備不充陸贄言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而有司競爲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利反操利權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此蓄斂乖宜也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此措置失當也文言備邊之失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帥朔方河東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宜併之減浮費以豐財懸賞罰以考成則西北寧謐矣帝重其言而不能盡用贄指陳時政洞若觀火皆本仁祖義出之自言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若贄者始可以言學矣

德宗時夏縣人陽城爲諫議大夫極論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引誼申直名震一時城初隱中條山不求仕進李泌欲辟致之府不受未幾擢授司諫以言爲職居位則思修職而又遇可言之時非如著作佐郎之可以病謝也當是時縉紳相望丰采城驟進草茅與聞得失居進言之地必言人所不能言而城默然若未嘗聞知者韓文公作諍臣論譏切之而城不屑也在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至是帝受裴延齡之譖逐陸贄等舉朝默無一言於是城乃抗聲直

起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上疏極論延齡罪申雪諸寃累日不止言益加厲帝欲相延齡以是中止按人臣進說於君憤激固不可爲然關利害安危之大而迫切陳詞天下皆諒其心人主亦迴其意延齡卒不相一言而繫天下之重者如此方其始銷聲匿采不輕用其鋒及大故當前引繩批根而言之垂涕泣而言之卒能回君心於咫尺天顏權寵方盛之時使奸回不得倖進爲國家培養元氣此其志不在小而所見亦甚遠也古君子不苟潔以沽名

不獵小而忘大太類如此歐陽公上范司諫書謂當德宗時强藩叛將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斯時豈無事可言而必遲至七年之久止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未足其意夫沮延齡論陸贄卽進退與廢之大機而以格君心者往復開陳至逆鱗而不避斧鉞必求濟事然後已其未言前之歷有年所知其無濟而姑舍之非隱忍緘默苟以求安可知也强藩當積重難返之時聲敎不達於畿外非口舌所能爭亦難盡責之司諫一人併於其所得當於言者而略之也隋唐以來中條山之麓多奇人傑士如城尤晉中之矯矯者乎皇輿全覽夏縣小吕村有陽城祠鄉人歲時奉祀姜洪陽城公廟記略縣治之南十里條山之下柳谷之口地曰陽公鄉卽唐諫議大夫國子司業道州刺史所隱處也鄉人重公節義立廟於所居之地歲時伏臘致祭祀通肸蠁焉公名城字亢宗唐史稱夏縣人隱居柳谷而韓昌黎柳柳州文集又云家於北平隱於條山蓋家世原北平隱居夏縣日久遂爲夏縣人名賢經過之地人皆樂引爲重而尊

奉之也

天寶以後西北邊歲需戍守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陸贄上陳其弊略云自祿山搆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贈以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於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精圖

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所謂覩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所以啟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得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産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彊且以水草爲居射獵爲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所短也

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産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修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不易也職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從行備封疆守要害浚壍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慮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所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所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所謂倒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

未懲者何也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也又開陳六失詳明切至罷四方之防秋者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糧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

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遙罷豈同日論哉乃於隴右朔方河東各建文武一人為元帥屬以節度府之兵各以沿邊要州為治所所部州若府遴良吏為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守中國所長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去矣按宣公疏陳時弊縷縷數千言廉頗李牧之守邊趙充國之屯田合以捄凋敝之時勢難易短長之故歷歷如畫奉天詔書誠摯武人悍卒皆感動流涕顧當其用也偶以失道後至帝驚且泣既見而太子以下皆賀及危

難稍平頗倒於奸回之口至欲殺之而後快而帝亦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秉梗贄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為今古集驗良方五十篇示鄉人亦可哀已史稱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列冊帝所用纔十一而唐世用以不競無策可施矣

德宗時太原祁人溫造字簡輿隱居王屋山號其居曰處士墅造大雅四世孫輔國之子也安祿山亂輔國往見平原太守顏真卿助為守計李光弼厚遇之後以薛嵩薦授太常丞謝嵩屏處郊野世雅其高節造姿表瑰傑性嗜書氣盛少所降屈不喜為吏隱居王屋張建封書幣招禮往從之及建封節度徐州造謝歸慨然有高世心建封恐失造因妻以兄子時李希烈反攻陷城邑天下兵鎮陰相掎逐主帥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於朝密詔建封擇士往說濟遂以造往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臣盡忠願率先諸侯効死節造還馳奏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

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將用為諫官以語泄出長慶初以京兆司祿為太原幽鎮宣慰使召見帝曰朕東宮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覲使問行期乃不報為我行喻意因賜緋衣至范陽總素憚郊迎造為開示禍福總懼矍然若兵在頸繇是籍所部八州來朝還遷殿中侍御史後因事出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召授侍御史知彈奏劾夏州節度使李祐違詔進馬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

温御史造性剛急、人或忤己雖貴勢亦以氣出其上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發南曹爲官九十八圭史皆論死遷尚書右丞封祁縣子、後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濟源河內温武陟四縣田五千頃、名爲御史大夫方倚以爲相會疾不能朝卒年七十贈尚書右僕射

唐食貨志德宗時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揮下舟百日乃能上諺云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關中

土地狹所出不足給京師常轉漕東南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已後歲益增多民罹其弊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風波覆溺失常十七八依山鑿爲棧道輓夫繫二𨪐於胸而繩多絕輓夫輒墜崖死而船覆門匠亦隨之矣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運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功於是成平陸縣志底柱山一名三門山石柱相對距岸而立形如三門三門鑿山通河洪波湍激於羣峯間其向北有一門地稍脩廣水

安漕舟經行於此巖上有閣道牽輓深險不測巖石下刻翠陰禹功稍東刻忠孝淸愼類顏魯公書

郡國書曰冀州堯舜禹所都三面距河其八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漢興張良以河渭漕輓爲便其後番係言漕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底柱之東可無復漕成帝綏和三年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拆底柱隋開皇三年沿河置倉運米以給長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運倉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

石經底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十五年六月鑿底柱唐亦轉漕東南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貞觀十二年帝於洛陽觀底柱祠禹廟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發卒六千鑿之不成其後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石耀卿上漕事便宜曰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跡可尋可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矣玄宗未俞二十

二年耀爲京兆尹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河口在鄭州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于倉而官爲僱役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轉輸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使漕舟避三門之險玄宗然之至是以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七津倉西置鹽倉鑿渠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倉在陜州西六里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悦天寶元年穿三門運渠開元新河在三

門北一小河俗名公主河唐陜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爲門以通漕闢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長以入輓舟而上米堆山在三門東德宗時秦漕不可改歲運經底柱多覆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僱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集津唐貞元二年李泌開運道成泌爲陜虢轉運使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嶺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益開集津倉山西徑爲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爲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功雖成而頁重涉險使臨不測未爲常法矣

德宗時韋武爲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三千餘頃水經注汾水又西逕魏正平郡南又西逕正橋澮水入焉絳州志汾河在州南門外水自州東南折而西流即詩所謂汾曲也鑿渠於汾之曲處水自湧入又得澮助之所以資灌溉也

興元元年三月李懷光奔河中懷光以不能令其衆謀於賓佐李景略言取長安殺朱泚單騎詣行在懷

光不能從閻晏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亦恐李晟襲之遂東走至河中判官高郢勸懷光歸欵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孔巢父宣慰并其將士悉復官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于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于是懷光左右發怒殺巢父懷光不之止復治兵拒守至是懷光之罪不可逭矣

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李懷光將兵入援懷光爲晉

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徙朔方節度使至是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厲軍士倍道自蒲津絕河將抵奉天前遣裨將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大號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爲人疏而愎訥言宰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斂重京兆尹刻薄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翃翃等計懷光有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殆矣以告盧杞杞即說帝曰懷光兵

威已振逆賊破膽若席勝一舉滅賊入朝宴勞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不得其情因勅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經千里赴難爲姦臣梗隔不得朝悉憤去咸陽明日賊大至李晟語懷光垂賊離巢進攻懷光辭不出數暴杞等罪帝爲貶杞又劾奏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慰懷光然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戰興元元年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抵於地時部將韓游環將兵衛奉天懷光約爲變事發帝幸梁州使馬燧等進討拔絳州遂圍河中斬懷光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聽以禮葬按自古治兵重將將將無全才在所以將之而始見才之用將將亦無二道在所以處之而將之用始顯若既不知所以用之既得其用而處之又不以道則腹心胥化爲仇敵使皆如郭子儀之用舍進退始終不渝其節天下有幾人哉懷光以數千里赴難解重圍於禮亦有問勞宴慰將士通君臣之情而不得一見當其時帝居距軍中咫尺耳即盧杞入言而帝何難立意名見而問勞之使不出宴賜之惠不施賞賚之典不行

直使引兵擊賊薄待如屬以衆人而謂能堪之乎及懷光上表再三陳杞罪惡然後不得已而黜杞使將帥得操退相之權則何怪懷光之輕視朝廷也易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在師而不承天寵則下有違心矣尊王而不聞錫命則上有闕德矣德宗不善將將而朱泚未滅懷光已叛豈獨盧杞之罪哉德宗實有以召之矣臣下有功不賞而使卒至於叛亡君子不能不明正懷光之罪而蓋亦憫之也

興元元年以李晟爲諸道副元帥初晟從河東節度

使王忠嗣居太原時年十八征叛羌党項累立戰功蕃酋乘城忠嗣募善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讙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在太原時與嵐州刺史譚元澄善澄嘗有德於晟後貶死晟爲直其枉撫其二子建中四年涇卒亂晟奉詔自河北奔命由飛狐道出承天關晝夜兼行至河東詔拜晉絳慈隰節度使晟提孤軍當李懷光朱泚之衝移軍東渭橋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

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爲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旋晉副元帥沉謀獨運收復京城宮闕不殘坊市無擾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虡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車駕還長安羣臣言晟蕩平兇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能知之

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曏非相距也吾聞五星嬴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後以讒解兵柄九年薨謚忠武子十五人聞者愿憲愬聽愿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政簡而嚴卒於官憲初調太原府參軍事以德行稱徙絳州有惠政愬初爲晉州刺史治異等淮西之役愬夜入蔡州縛元濟遂平蔡功名之奇與晟合轍聽少警敏晟奇其才後議擇名臣節度太原者帝曰李聽往在軍中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乃授河東節度使文宗嘗歎曰付

之兵不疑退處散地不怨惟聽爲可按晟初事王忠嗣於河東往來并邊直嵐州刺史譚元澄之枉忠誼感人英傑樂爲之死故能提孤軍抗强賊入長安而人不知建朱有之殊勳暨子愿憲愬聽均起并晉以治行稱而愬立奇功復似之晟起家太原諸子功名先後俱出太原抑亦奇已晟有大功於國而帝忌其功名張延賞從而讒之當是時晟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請爲僧不許辭方鎮乞病不許不得已爲其子求婚於延賞亦不許晟懼曰武夫性快

釋怨於盃酒間、則不復貯胸中、非如文士難犯。外雖
和解。內蓄憾如故。懼不自安而延賞卒以結盟吐蕃
傾之、誤國殃民、小人可畏如此、史稱晟之功在社稷
而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反信讒不疑、令延賞
以私憾敗謀君臣同辱顛倒已甚然晟卒以榮名終、
爲世宗臣、諸子皆至公輔、不墜家聲、天佑善人、豈人
所能屈抑哉綱目於晟卒書爵諡美之、終唐世、書爵
諡者五人、狄仁傑、宋璟、裴度、馬燧、及晟、皆忠賢也、
興元元年馬燧討李懷光取晉慈隰州以渾瑊爲河

中節度使康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懷光遣將守晉
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說芊之詔以渾瑊鎮河中三州
隸燧燧初以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奏請詔武
俊與李抱眞同擊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改日知爲晉
慈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帝使燧兼
領之燧表讓日知且言因降而受恐後有功者踵以
爲常遣使迎日知至籍府庫歸之已遂復取絳州
興元二年吐蕃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又陷麟
州按銀麟皆今神木縣地對渡卽合河津兵戈之擾

震及鄰境
貞元元年八月馬燧平河中、先是燧敗李懷光兵於
陶城又及渾瑊破懷光兵於長春宮燧軍寶鼎分兵
會渾瑊逼河中破之於長春宮南遂圍宮城懷光諸
將相繼來降時連年旱蝗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
懷光、李晟力言不可、云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
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
偏何以制之若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旣
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奬勵且討

逆未竟、遽赦而還、臨邊示弱、易起窺伺、又府庫方虛
朔方將士、賞不滿望、亦恐生變。怨聲並起若園守旬
時、必將內潰、馬燧亦言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
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於是決意進取
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
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
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
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
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

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得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燧至乃開門降遂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皆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捉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自縊而死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

出降燧斬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輿地志唐河中府夾河爲兩城西城卽河西縣東城卽河東縣河中府所治陶城在蒲州府永濟縣北寰宇記舜陶河濱卽此寶鼎本漢汾陰縣宋改榮河縣

貞元元年以李泌爲都防禦轉運使時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殺其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絶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絶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既成謀則不能入矣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

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聞之稍自安泌具以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遂疾驅而前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

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句汝餘生汝爲我齋版幣祭前使愼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聞泌已入陝而還按此亦濟變之權謀易危爲安以緩爲急之道也蓋緩則安而潛移急則驚合爲一而其妙用在使士卒思米抱暉思節散離其勢而陰用之至反側皆安而縱之使往以絶其根株河東有在山之勢陝虢得按堵之樂大將御戎不專以誅戮爲事聲色不動而措於泰山之安如庖丁之披郤導窾迎刃而解也泌

之功能如此而不爲元載所容德宗以萬乘之尊不能庇一舊友而匿之於魏少游唐事尚可問哉

貞元二年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鎭守使以圖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僊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繒帛寄于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內叛外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繇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爲然因置十六衛上將軍然卒亦不能復也

貞元二年詔燧以河東軍助韓遊瓌夾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州皆降結贊糧盡羊馬多死遣使以重幣甘辭屢求和於燧燧遽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

河旋還太原諸軍皆閉壘不戰以故結贊得引去士卒乏馬多徒行者及刼盟歸謂燧兄子弇及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等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饑公若渡河我無種矣合釋弇以報蓋欲使文珍等宣言於帝傳播中外燧不得而掩之帝果悔怒奪其兵按琿瑊稱燧制敵有大過人者權德輿言燧以晉陽大鹵用武之地城東平坦受敵引汾晉二川漲爲平湖順地形以導水勢守陴者歲減其役板榦不勤而金湯自固斯可謂扼要善變非不知兵者矣河曲之

殺燧擁河東嵐石之衆駐石州當是時李晟渾瑊韓遊環分道并進燧襲其後結贅腹背受敵勢必不支況當馬乏糧竭之時無難一鼓而滅之乃無端逗留石州數月之久不復濟河失機墮術矣以間執讒慝之口燧之初爲趙城尉也回紇歸國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燧爲置頓先遣人賂其渠帥約無暴掠帥遺之旗曰犯令徑殺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俱拱手遵約東亦惟通權故足濟變也及爲大將反以輕聽售欺固

難明其初志矣通志太原舊城東起義堂有賜燧宸扆臺銜二銘石州漢離石地合河南界也

貞元二年帝憂歲饑經費不充欲減西北邊戍卒時泌方勸帝復府兵因言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但須急爲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北部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以市之計十八萬疋可致牛六萬頭又命鑄農器糴麥種給邊軍耕荒田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直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耕者浸多邊地居人少粟麥必賤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三年應代下令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疲弊爲富庶而府兵亦易成矣按唐書秦以地廣人寡晉地狹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兵强國富今太原近邊無業之民邊外佃種仿此泌亦知邊民可用而因地立法與鄴侯謀忠而計奇相

肅宗功甚偉爲一代名臣與留侯同稱不得以好言神仙而少之也

貞元三年以李自良爲河東節度使自良從馬燧入朝使鎮太原自良固辭曰臣事燧久不欲代之帝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誠爲得體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授之居治九年民不知有軍上下諧附

貞元三年樊澤爲荊南節度使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客河朔相衛節度使薛嵩表堯山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

旅輟所乘馬傾褚以濟是歲澤上第擢左補闕澤有武力、喜兵法、累遷山南東道司馬就拜節度使每射獵諸將憚其材武數、與李希烈确、擒其將、賊氣沮縮、威惠著襄漢間、至是爲荆南節度使會山南東道軍亂剽居人復使澤往鎮之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謚曰成子宗師、字紹迹、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徙絳州刺史有治績進諫議大夫宗師家饒於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不答然學力多通解、著春秋傳

魁紀公樊子凡百篇韓愈稱宗師議論平正、有經據嘗薦其材云

貞元中改置清塞城守捉爲清塞軍重邊防也元和志雲州東至清塞城一百二十里又東至天成軍六十里金周昂詩地擁山河壯營關劍甲重馬牛來細路燈火出寒松刁斗方嚴夜羊裘欲禦冬莫言天設險亦入漢提封

唐書列傳陽城先世由北平徙夏縣、世爲宦族性好學以學行著聞隱居夏縣東南中條山麓之柳谷、少家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盡得其理、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城常易衣出城謙恭簡素、遠近慕其行、來學者接迹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决之有盜其樹者、城過之慮其恥、退自匿、寡妹依城居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梧乃受、山東節鎮聞城義者遣使遺五縑、戒使者不令返、

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舉縑與之李泌聞其賢欲辟之府不起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賜緋魚辭以老病、至泌爲相言於德宗、召拜諫議大夫、縉紳想望丰采、以爲且死職及受命他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帝厭苦、而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居位八年、至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者、城乃約祁人司諫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厲、帝召宰相抵城罪、

順宗方爲太子開救良久乃得免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帝怒張萬福上言天下太平主聖臣直帝意乃解終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三年不歸侍者斥之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太學生薛約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帝惡城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二百八頓首闕下請留城爲吏遮

抑不得請既行人皆涕泣至道州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辭去及順宗立召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卹有加卓行爲世所重時丞貞元年也越數十年河中虞鄉人司空圖與城同里亦以卓行聞於時咸通末圖成進士受知於王凝凝辟幕府召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祿主簿尋遷郎

中僖宗次鳳翔卽行在拜知制誥龍紀初以疾辭昭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乞乃聽還歸中條山山形如臥弓層山壁立天巖雲秀地谷泉深王官谷出其中谷內巖洞深邃泉壑幽勝旁有天柱蹲鶴諸峯瀑布貽溪諸水東南瀑泉自天柱峯懸流百尺而下出王官谷入於大河山水之勝甲於河東圖無意於世得請辭歸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旣休

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徘徊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遊此中哉每歲時祠禱鼓舞圖與閭里耆老相樂王重榮父子雅重之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而盡時寇盜所過殘暴過王官谷不入近地依以免難聞哀帝被弒不食死史稱城以鯁峭圖知

命其志凜凜與秋霜爭嚴眞丈夫哉而其志抑可傷已二公當叛逆竊據之時進不得有爲於國退不能自潔其身遲回審視至無一可爲而後去之初未嘗忘君也夏虞居相近里相接其行事亦略相等亢宗不能却山東之鎌未發而置之齊里八大事之用表聖置重榮數千之緡於虞鄉市中令人恣取獲免允怨不觸不背適得所處之正列入卓行傳不虛也顧當羣雄交搆禍難建中貞元以來自河以北無王土以至白馬含寃投尸濁流而一二卓立獨行之士猶

能使狂暴歛祇河北寇盜接迹於道獨不入王官谷士大夫避盜者皆往依之人心不盡泯滅而至能回盜賊之心抑又奇已朱考亭謂唐末進退不汚者惟司空圖一人而陽城以一言沮延齡之相無愧諍臣中條山天鍾神秀不獨鹽鐵之饒民俗醇厚堯舜禹之故都三聖人皆有儉德遺風未泯王應麟詩地理考河東土地平易本唐堯所居其民有先王遺敎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諸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鄭氏譜曰唐魏虞夏所都之地舜耕歷山陶河濱禹菲飲食惡衣服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歷數千年猶存亢宗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往迎負歸奴醒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晨炊屑榆而食之宴如也表聖歸隱王官谷躬耕自給一介不以取人皆有儉德非儉不足養德二公學養深醇故能處困不辱而帝王儉德畱貽至今風氣淳古不嫌儉陋矣

貞元十一年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卒太原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爲畱後說深德之定遠自

恃有功於說遂專河東軍政說不能堪由是有隙定遠以私怨殺大將頓令茵埋馬矢中說奏其狀定遠聞直詣說拔刀刺之說走免定遠召諸將爲僞勅令說詣京師以行軍司馬李景略爲畱後說忌景略蓋始於此大將馬良輔覺其僞定遠遂走登晉陽南門之乾陽樓夜踰城而墜爲枯栟所傷而死

貞元十二年以李景略爲豐州都防禦使初衆推景略爲畱後節度使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道太原爭坐不能過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目非

豐州李端公耶又拜遂就下坐景略先爲豐州刺史前刺史每邊使至與抗禮時梅錄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遣人謂曰可汗新没欲弔使者乃坐高壠待之梅錄俯僂前哭景略卽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於是敵容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紇使者至皆拜於庭至是說益不能平因寶文場薦景略爲豐州都防禦使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率衆二歲儲備完實雄於北邊通鑑注唐人呼侍御爲端公通志唐豐州在河西歸化城在其

東省志貞元廿〇年四月嵐州暴雨水漲二丈按嵐州沿河皆合河縣地河水大漲三川水不得洩壅而爲患也

貞元中衛次公知禮部貢舉次公河中河東人舉進士高第累遷殿中侍御史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德宗崩皇太子久疾禁中或傳更議所立衆失色次公曰太子雖久疾冢嗣也內外係心久矣必不得已宜立廣陵王鄭絪贊之議乃定順宗立王叔文等用事輕弄威柄次公與絪多所持正至是知貢舉斥華取實不爲權力侵撓後入爲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以貧不得調次公名見曰子之祖勳在王府寧限常格乎卽優補而遣終淮南節度使名還道卒年六十六謚曰敬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游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尙終身完潔如此

憲宗時薛苹封河東郡公苹河中寶鼎人初以吏拜長安令歷虢州刺史擢湖南觀察使徙浙東以治行遷浙西觀察使加御史大夫至是得封爵所居守法

度務在安泌治身儉薄所衣綠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居三鎭聲樂不聞於家所得祿卽分散親屬故人而無餘藏年七十致仕卒贈工部尙書謚曰宣

貞元中御史中丞薛存誠劾浮屠鑒虛寘於法直聲震一時存誠河中寶鼎人中進士第擢累監察御史元和初討劉闢郵傳事叢詔以中人爲館驛使存誠以害體奏罷之轉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瓊林庫廣籍工徒存誠曰此姦人竄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又神策軍與咸陽尉袁儋不平誣奏之儋被罰二歲皆

執不下憲宗悅遣使勞之拜御史中丞至是浮居鑒虛關通賂遺倚宦豎爲姦會坐于頔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窮治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於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死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仗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按果無實未幾復爲給事中會御史中丞闕帝謂宰相曰持

憲無易存誠者乃復命之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子廷老及進士第讜正有文風寶歷中爲右拾遺尋加史館修撰鄭注用事嶺南節度使鄭權附之悉盜公庫寶貨輸注家爲謝廷老表按權罪由是中人切齒又論李逢吉黨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諍官逢吉怒出爲臨晉令文宗立召爲殿中侍御史開成三年遷給事中廷老在公卿間侃侃不干虛譽推爲正人忠直之風兩世濟美廷老子保遜第進士擢累給事中保遜子昭章官至禮部侍郎克世其家積善之餘也

貞元中李憲爲絳州刺史絳有幻人怵民以亂憲執誅之憲初調太原府參軍受于頔田宏正之辟皆有治行及至絳河中兵本仰食於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糴常十數萬石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濱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畱垣縣粟糴河南以錢還糴絳粟既免負載勞又權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利累官至嶺南節度使所歷皆以吏能顯政績卓著憲李晟子也憲與愬於晟諸子最仁孝喜儒以禮

法自矜持愬早喪所生爲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非嫡敕諸子服緦愬獨號慟不忍晟乃許服縗入蔡之役得李祐不殺用建奇功人謂晟克京師亦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與晟適相等晟少從王忠嗣於河東往來嵐州得刺史譚友澄之助撫其二子每不忘河東解兵柄後闔門獨處七年之久蕭疏閒放視人世榮名蔑如也史稱晟功存社稷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然功蓋天下者惟退可以免禍晟以身隱而憲愬能守禮法亦有得於持滿之道而保

世也
唐貞元中引霍泉分南北二渠灌趙城洪洞民田皇
輿全覽霍山在趙城縣東北四十五里山下出泉分
流南北澗北澗大小有二小澗源出霍山谷中西流
過跑地橋入汾大澗在縣北一里源出霍山觀音溝
亦西入汾南澗大小有二小澗源出霍山谷中古屯
南大澗在縣南二十里上紀落鎮源出霍山青條谷
中皆西流入汾居民引以爲利至是分引霍泉爲二
渠名北霍南霍以十爲率趙城得七洪洞得三宋慶

歷五年二縣相爭因立碑爲定制北渠分爲三道灌
本縣永樂等四十六村田五百九十二頃有奇西北
入汾南渠分爲五道一曰南霍一曰九成與南霍通
一曰小霍灌本縣道覺等四村洪洞曹生等十三村
田一百六十餘頃一曰大霍一曰清水亦合北霍諸
陡門及截大蟲堰郭北澗諸水而成灌本縣營田等
八村洪洞苗村等六村田一百三十五頃有奇蘇祐
言霍山下皇通渠灌田畀以漕石無混於多寡蔚州
水利鐵板分限如漕石晉祠築堰浚渠歲有勞費有

田則用水有水則用力力之多寡視田刻石紀事
元和元年詔河東天德軍討夏綏留後楊惠琳從河
東節度使嚴綬表請也綬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
顏將兵赴之得勝還光進父良臣弟光顏其先河曲
九姓酋帥複姓阿跌氏以祖賀之貞觀中內屬襲拜
雞田州刺史光進與弟光顏少依舍利葛旃葛旃殺
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良臣卒二子隨葛旃至太原
因家焉後以功賜姓此李氏籍隸太原之所由也光
進光顏俱從河東軍以沈果聞河東節度使馬燧謂

光顏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累立戰
功搴旗陷軍出入如神光進從馬燧救臨洺戰洹水
有功歷御史大夫代州刺史光顏亦拜洺州刺史弟
兄榮冠當時元和十二年光顏敗賊於郾城其甲凡
三萬悉畫雷公符斗星署曰破城北軍初元濟以董
昌齡爲郾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
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
也官軍絕郾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都統韓宏陰挾
賊自重忌光顏忠力思撓蟣之乃飾名姝教歌舞六

博襦襹珠琲舉止光麗遺使遺之曰以公暴露於外恭進侍者慰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待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二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因厚遺使還之士氣益勵李愬之入蔡也裴度築赫連城於淹口卒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

戰却之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去死溝中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郾城降而後蔡兵盡萃於洄曲愬得建奇功此功之最大者董重質棄洄曲光顏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敬宗初真拜司徒河東節度使寶歷二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忠光進歷振武節度使從靈武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

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如初其孝友如此明一統志良臣與仲子光進俱以收兩京功良臣拜開府尋遷中丞以仲子貴贈太保光進遷渭北節度使封威郡王大歷中轉官賜姓李父子兄弟世濟忠良俱以功名終歸葬於榆次縣西北十里之使趙村通志河曲縣有阿跌屯步落稽部後唐命屯河曲賜姓李氏光進光顏皆生於此一統志光進與弟光顏前後刺代州皆以御史大夫領事軍中呼爲大小大夫以別

之令榆次縣有元和碑二一唐安定王李光進墓碑令狐楚撰文略云公策名太原始以勇敢從馬燧立戰功繼以愿恭事李自良鎮并齊部伍戎府之務緣手風生遇目冰泮二唐太尉李光顏墓碑李程撰文略云公發跡并部人皆懷之及公之來如渴者得飲寒者挾纊各附所安金石文字記榆次縣西北十里使趙村有李良臣墓光進墓在其右光顏墓在其左中丞李良臣碑長慶二年李宗閔撰李光進碑元和平蔡後令狐楚撰李光顏碑開成五年李程撰光進

碑稱安定郡王則史所略

元和二年以武元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衡字伯蒼并州文水人平一孫舉進士累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爲御史中丞德宗目送之曰是眞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爲判官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憲宗初復拜中丞至是擢以爲相上素知元衡堅正有守眷禮信任異他相浙西李錡求入見既又稱疾元衡

曰錡自請入朝詔已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天下羣屬耳目若藩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上然之未幾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上御安福門慰遣之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己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上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上悉以兵事委之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罷兵矣師道貲給遣之王承宗亦

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數上章詆訴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鬬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賊遺紙於金吾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甚急上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爲再不食贈司徒謚曰忠愍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捕得小卒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張宏靖以爲疑屢言之上不聽皆

斬之而師道客潛遁去綱目發明武元衡以賢相而盜賊殺諸通衢不翅如獵狐兎其故有自來矣自大盜遺禍諸鎭連衡更歷四世制御不得其術治之愈急其勢愈熾至於智力俱困元和諸臣力以平賊爲事遣將出師毅然不以成敗利鈍沮其謀而叛黨闚視而起元衡躬任討賊之責不爲浮議動搖叱去游說之人不顧詆毀與賊爲仇誠足當大臣之職雖身死賊手而綱目大書其官無忝股肱之任足爲唐世賢相夫賢人君子以身許國及其成功則亦有幸不

幸存焉要之不失其正則雖死之年猶生之日而忠肝義膽真與天地相爲始終恐後人或以元衡死於盜賊曲加擬議故特因綱目所書詳爲之說以告後之安於義命者元衡從弟儒衡姿狀秀偉不妄言帝以元衡殁待之益厚屢遷知制誥儒衡論議勁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會草狄兼謩制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克復明辟儒衡泣訴於上曰臣祖平一當天后時辭榮終老不涉於累上慰勉之繇是薄楚遷中書舍人元

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然以疾惡太分明終不至大任遷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贈工部尚書

元和二年以裴垍同平章事垍字宏中聞喜人素有精鑒李吉甫爲相求賢垍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爲得人元和三年擢垍爲相上問爲理之要垍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稅分上供送使留州三品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輸本色準錢過倍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所立之價就實估出處時價以重斂於民有司於折價則準省價以多取錢於買物則又準時價以多取物反覆倍征於民垍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民困稍蘇時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待之優厚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垍不敢以私廢公其嚴峻如此

元和二年以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故有是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百試不差九歲暗識音律敏悟絕人未冠謁顧況況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元和初對制策乙等爲集賢校理至是召入翰林遷左拾遺四年旱建言乞盡免江淮賦以救荒瘠且多出宮人從之河東王鍔將加平章事居易言鍔誅求百計不䘏彫瘵今若假以名器諸節度使且爭裒割生人以求所

欲與之則壞綱紀不與則有厚薄且言宜罷孫璹鳳
翔節度使進張奉國以獎其功凡十餘奏皆稱旨由
是益知名吐突承璀出討王承宗居易言比年以中
人爲都監猶未專統領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即承
璀爲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
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自陛下始且劉
濟諸將必恥受承璀節制挫軍將之銳不聽後對殿
中論執强鯁上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上變色罷謂
李絳曰是子自我拔擢乃敢爾必斥之絳曰陛下啟

言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也上悟待
之如初俄有言居易浮華無實行出爲州刺史追貶
江州司馬順適所遇若忘形骸者嗣轉中書舍人命
持節宣諭田布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固辭深州圍
益急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
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出鋭
兵三千使李光顏將合本軍徑薄賊還裴度招討使
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
其心未及誅夷自必生變光顏久將有威名度爲人

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不聽乃改外遷爲杭州
刺史始築隄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
泌六井民賴之再拜蘇州刺史病免文宗立名遷刑
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初二李黨事興移病還東
都踰年拜河南尹開成初進太子少傅會昌初致仕
六年卒年七十五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毋請謚
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多見聽然爲當路所忌
遂擯斥乃放意文酒既復用偃蹇益不合居官輒病
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

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
醉吟先生爲之傳暮節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
與胡杲吉收鄭據劉眞盧眞張渾狄兼謨李元爽會
皆年高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最工
詩多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
率篇易一金甚僞者相輒能辯之初與元稹酬詠號
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篤於才華蓋
天禀然敏中爲相請謚曰文
元和初杜黃裳罷爲河中節度使黃裳字遵素有經

濟大略而不修小節不得久在相位遵素頗通餽謝故不爲世所重昔人謂憲宗方欲削平僭亂毋寧舍小圖大厚賜之以資其長算然遵素終不忘情於利欲則亦未必能就大謀也

元和三年沙陀朱邪盡忠悉部落三萬衆歸唐循烏德犍山而東初貞元中沙陀部七千帳附吐蕃吐蕃寇邊常以沙陀爲前鋒久之吐蕃疑盡忠貳於回鶻議徙沙陀於河外舉部愁恐盡忠與朱邪執宜謀曰我世爲唐臣不幸陷汚今應走蕭關自歸於是東行

吐蕃追之行且戰轉鬬不解部衆略盡盡忠死之執宜裒瘢傷士裁二千騎七百雜畜橐駝千計欵靈州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遂處其部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府兵馬使沙陀素健鬬希朝欲藉以捍虜爲市牛羊廣畜牧休養之

元和四年六月以范希朝爲河東節度使希朝命沙陀悉詣河東選其驍騎號沙陀軍復以沙陀處陰山逼近吐蕃徙調河東處其餘衆於定襄川於是朱邪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此朱邪入中國之始通鑑注新城即後魏之新平城黃花堆即神堆景福初李匡威等襲雲州李克用發兵晉陽先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擒吐谷渾邏騎敗匡威赫連鐸於雲州即是其處通鑑集覽注定襄川唐定襄縣之川也在大同西北神武川後魏故神武郡之川也在今神池縣東北黃花堆在今大同府山陰縣北一名黃瓜堆後唐太祖生神武川之新城即其地新城即古鄯陽在朔州西南

德宗時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洄言天下銅鐵冶乃山

澤利當歸於上請悉隸鹽鐵使於是申嚴私鑄之禁元和中採鐵二百七萬斤裴休爲鹽使增鐵山七十一歲率鐵五十三萬二千斤唐鐵冶凡一百八十六鐵山五迨後鐵冶盈積運使言大通冶鐵可備諸軍州數十年鼓鑄願權罷採以紓民遼州高魏開鐵冶疏以臣鄰境所有言之舊有八冶曰臨水曰彭城曰固鎮曰雀爐曰祁陽曰山嘴兒曰砂窩曰渡口先時設立總司提督爐取日萬貫今諸有丁力之家或三戶或五戶起爐一座每月課收鈔貫止徵鐵數資國

用而不病民斯爲得也
元和四年三月以李鄘爲河東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鎭九年軍政一出監軍裴垍請以李鄘代之鄘邕之從孫也垍里居聞喜重河東之守而不任循默猶罷鄭絪而薦李蕃均爲忠於所事也
元和五年王鍔鎭太原建言朱邪族孳熾散居北川恐啟野心願析其族隸諸州勢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處沙陀鍔有吏才工於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耗散甚衆鍔到鎭之初兵不滿二萬人馬

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進御左右皆有饋遺多稱譽之上復欲加鍔平章事李藩權德輿皆以爲不可李絳諫曰鍔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白居易亦言宰相位極人臣非清望大功不應授今除鍔則諸鎭皆生冀望鍔在鎭百計誅求自入進奉若除宰蕃鎭效之競爲割剝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按王鍔進羨餘而白居易上其狀嚴綬守太原政出參軍而裴垍劾其行二公皆并人見聞尤確言之不避嫌怨如此憲宗以杜黃裳通餽謝而罷之而自納王鍔之賂又欲以宰相賞之前後不倫固難責之他人矣
元和七年李絳言振武天德左右良田萬頃請擇能員開置營田可省費足食於是詔以韓重華爲振武軍營田等使盧坦表薦之也重華列屯益兵廣開廢地三年之中墾田四千三百餘頃三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度支使盧坦經度屯置百三十人分種百頃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中受降城出

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列栅二千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暴人得肆耕其中歲收穀四十萬餘斛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既復請開田五千頃可盡給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五城之軍不允按此卽歸化城水草豐美之所也土田腴良利墾種實塞下之計莫過於此坦吏績有聲表重華以興大利適時事所宜昔韓愈以輸邊之費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謀所以實塞下而紓籌策中唐以還陸贄先建大議李絳深籌而亟行之用廣邊儲當國之實政也

唐志元和中更恒岳曰鎭岳元和志漢改恒山爲常山至周武平齊復曰恒山管子恒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漢之間山在渾源州城南二十里高十里周百三十里北連玉華峯東連柏山南連錦峯嶺山脈繇陰山南入朔平大同府境繇朔州西折而東爲勾注覆宿夏屋茹越書匡宊起于州南爲恒山繇恒山南行爲太行王屋西南盡于河東行爲紫荆居庸而東北盡于海山巔建北嶽廟晉葛洪枕中書顓頊氏爲黑帝治太恒山

蘇轍注長公詩注五臺山有草藥名長松亦名仙茅近世有患太風疾者自分必死入五臺山遇一僧以長松令服而兩眉再生張天覺集僧普明居五臺山患大風眉髮俱墮哀苦不堪忽遇異人敎服長松示其形狀明採服之旬餘毛髮俱生顏色如故今土人以長松雜甘草山藥爲湯煎甚佳李時珍曰長松生古松下根色如薺苨長五六寸味甘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臺山靈氣所鍾隨地融結而成非下方所得有也

元和七年李吉甫奏臣訪飛狐縣三河冶銅山約數十里銅鐵至多飛狐錢坊二十五里兩處同用巨馬河水以水斛銷銅比方諸處鑄錢人工絶省向時三河冶置十鑪鑄錢舊蹟并存事堪覈實今但得錢本令本道應接入夫三年以來其事即立救河東困竭之弊易定援接之形制置一成久長獲利詔從之置五鑪鑄錢每歲鑄成萬八千貫時朝廷新收易定河東道久用鑄錢不堪弊至此俱受利元和志廣昌縣南三河冶舊冶鑪鑄錢至德以後廢及是修復

元和八年徙受降城於天德軍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于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衝要美水草守邊之利也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堠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時以受降城騎士并隸天德軍李絳言于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財貨以結

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于無事之時豫晳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八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元和志天德軍本安北都護舊理西受降城天寶中于大同川西築城名曰天安軍移理焉乾元後改為天德軍西南移永清柵至元和八年復移軍于大同川之舊城

元和九年胡証為振武節度使証河中河東縣人業

儒而勇膂力絕人嘗援裴晉公於陀晉公未顯時羸服私飲為武士所窘証聞突入悉驅諸惡少出人不敢抗時稱其俠初舉進士渾瑊美其才從于顧掌書記嗣為田宏正副使遷諫議大夫至是鎮振武時党項屢擾邊單于都護府累更武將職事廢証至令嚴邊謐後充京西北巡邊使太和公主嫁回鶻以証為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覿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納貲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受省費以絕鬻官之濫次漠南北人欲屈脅之証以唐官儀自將訖不辱命還進京兆尹左散騎常侍其強幹如此然好殖財自奉養奴數十人營第修行里彌亘閭陌車服器用珍侈素與賈餗善李訓敗衛軍利其財聲言餗匿其家爭入剽劫卒罹其禍云

元和九年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宗元河東人以黨王叔文十年不量移出為遠州刺史得柳州唐書列傳宗元其先河東人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貞元十九年

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身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至是徙柳州刺史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傭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韓愈稱

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道也、元和十四年卒於柳年四十七柳人懷思不已立廟奉祀於羅池、托言神降於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愈爲文以實之云按柳州居柳柳人視之如父母邊方文學由此而起其治與民宜、而學足以陶甄士類、使移其治柳者於朝早自樹立、從容圖治其所設施未必不釐然可觀也而卒一蹶不復振者少年氣盛功名之念過切銳志圖進汲汲如狂至於蓄疑敗謀而不能自拔也其貽許孟容書云宗元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但

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所自取顧自以得姓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居卑濕昏霧之鄉恐遂填溝壑曠墜先緒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嗣續之事不絶如縷每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聆無後繼者摧心傷骨若受鋒刃先墓在城南尢懼毀傷松柏芻牧不禁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植今已荒穢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愁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其言哀惋淒切爲將伯之呼語語動人然時皆忌其才高復進、故無用力者宋歐陽公言寒食野祭爲非禮唐時禮崇拜掃北方尢重而公憶及田野道路士女徧滿至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言之痛心如此而歸本於一行既敗萬事瓦裂悔心之萌於斯更切以柳州之人

其才與學皆可有爲於天下徒以一時失足遂誤終身凡不如柳州者又可輕言躁進哉